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〇冊目次

萬曆疏鈔五十卷(三)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 一

本朝京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一)

〔明〕過庭訓撰
明末刻本

..... 一八三

萬曆疏鈔五十卷(三)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

滇蜀類

張應登 滇事未見平定及時應議戰守疏

薛繼茂 聞警觸衷陳一得以備採擇疏

孔貞一 嚴土司之情形破兩省之同異疏

呂邦耀 土司惡形漸彰勢難姑息疏

錢桓 土酋完局未盡西南隱禍堪憂疏

錢桓 土舍方有結局黔撫忽有更端疏

朱一韓 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目錄

李百世

兵部 隣司黨逆流禍黔蜀疏報異同疏

宋一韓 滇事計慮宜周乞審處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逆賊進逼會城撫臣束手無策疏

胡忻 黔夷歸情替衆滇撫玩寇殃民疏

宋一韓 滇事方殷粵寇踵至亟行剪除疏

王元翰 滇患孔殷乞垂念以杜禍本疏

滇蜀類

滇事未見平定及時應議戰守疏

張應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四月

臣等竊惟滇南一隅百夷雜處先年麓川之役遣尚

書王驥督四鎮之兵三至其地經畧一十五年而立

三宣撫司尋甸之役遣尚書伍文定侍郎梁材亦督

四鎮兵以往而後得凱旋也邇來緬酋招致黨與負

固逆天隴川之役計擒岳罕而進西之役亦成一創

疏鈔

滇蜀

今擁大衆直犯三苗幾入門庭我張先聲設疑兵而

彼復遁去卽前擒獲尚非犁庭掃穴之功况兵至彼

去兵散彼來自其故智夏退秋深烟消瘴解定爾復

入審時度勢不可牽制臨江之師亟養迎賊之勢而

尤不可不預爲戰守之圖也除開屯田練土著二項

已奉 旨催查外 臣等考之故事摘以時宜條爲八

事曰申勅諭以撫諸酋曰改將銜以便彈壓曰陞撫

夷以重事權曰專開屯以贖罪將曰招商放以實藩

籬曰廣事例以補軍餉曰酌訓練以安客兵曰嚴考

察以肅官守監騰永去天萬三千里而遠土夷企望德意而有司不能宣布者未必無之故安銓陷尋甸大學士楊一清言諸夷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設立爲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土官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承襲者止令土舍管事平人不畏強陵暴無所不爲且雲南各處土官夷兵入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止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姓蒙化姚川之類俱有官兵若肯疏鈔

故有擒罕首惡賞資加級特異剿後功次如議定賞格施行該雲南巡撫吳定等議得暹羅國在緬地之後牛噠喇在緬地之旁皆與緬世讎先年俱見侵掠計者謂得暹羅攻其後牛噠喇擾其左我爲之搗其中使彼狼狽不暇顧應未必卽滅其種亦可使之畏氣落魄牛噠喇可徑爲之其暹羅國須乞朝廷命便宜諭令其先聲討賊冬初進兵與牛噠喇兩路並進由前觀之諭屬夷以助兵天朝鼓舞之典由後觀之諭遠夷以夾剿兵家牽制之方似皆今日之不可疏鈔

耶景永景遇之夷猛別猛健之衆皆其新附之敵國
未必無構二心如此是附緬諸酋亦可榜諭解散各
守其土也除差諭暹羅聽兵部覆行外臣等謂宜賜
勅一道 聖旨榜文一張敘述緬罪當討安撫屬夷
助兵及在陣領兵土官與夫三宣被殘諸夷獎其願
忠及時收復部落俟入秋代爲報警仍行協力剿殺
恩簡賀正直復逃西附緬各酋有罪者不赦其餘餘
係天朝遠方黎庶各宜自守疆土毋得仍前助逆刊
刻榜文通掛逃西各地使彼聞知不敢擅專竊討恩
疏鈔

漢書

四

千里卽有兵機安得飛越往還臣等謂騰衝將宜
改副總兵職銜仍聽撫按鎮守節制統領守備控制
三宣其公署軍馬參將放物毫不加添特新有總兵
之稱可資彈壓亦得乘便裁奪機宜夫邊事以習服
西深知邊轉以就近而易任彼中參將劉招桂謝崇
爵皆有威名各能肩鉅疏中查其履歷薦刻居最者
陞授前職換給勅書關防特給旗牌統兵協守騰衝
一帶姚關順家守備如故而或兵一千或兵五百應
否足用當聽彼中事定議非臣等所能懸斷也將
疏鈔

漢書

五

陞轉以風多官員缺就本省慎選材望並茂者調用或優見任簡新來無非所以爲地方也撫夷文職不可以尋常視矣然有武將與夷情相關而使過中不可不暴白其迹者鄧子龍是也臣等初訪姚兵之叛以子龍忿恨裁革漲其幕下肆行要挾卒致殞命千百鬼哭天陰故行恭治得旨提問事尚未結昨會肅將材時有人賀使臣稱述子龍之材而直述其心術之詭且曰子龍可用則用可死則死惟此兩端若悠游不斷恐生他事初意謂子龍就縛而幕下之逸入疏鈔

漢蜀

六

緬地者聲息猶相通也今果緬來矣緬中果有紅軍可識矣緬賊向無火器而得之於紅軍矣緬來而子龍果以假遊擊視事矣子龍甫至而緬果遁矣彼時之料子龍者何其持券而待一一合也若爾則其罪豈減於思箇賀正卽寸子龍不足贖者而事關曖昧誰肯質證彼中原題亦謂使過卽代爲白冤況時方多事不如恨之戴罪立功無功而罪自不可原也聞子龍先年以隴川尹噉猛卯諸處屯田爲必不可開毅然任事行之條陳夫在宋耀興連西路董平據南

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旌視一方况擁兵禦寇地得膏腴不能爲翟童之所爲乎子龍之言以人廢之今子龍之稟曰已割蘿蔔莊乃三宣鼎足之中止可以復進西南可以圖思箇一以近轉輸二以扼及側三以控三宣四可爲屯田善後之所止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千崖蓋達東去小隴川俱距一日程去芒市二日程正在諸路適中之地則此蘿蔔莊者原土司耶原總府耶抑原開也而投獻總府者耶此正可使子龍練兵關也資軍實疏鈔

漢蜀

七

拒緬黨爲三宣聲援他日般師留田美地薦草我擅其利而又以時閒暇下所伐材繕彼郵亭我擅其勝此可指計之效如莊原土司則減子粒差役足矣如原總府則別爲撥換足矣如原開也而投獻者則官物也總府土司不得而有之矣子龍既令專屯自贖不得輕爲陞轉止以原任遊擊管事成功另行奏請定奪仍聽騰衝副總兵節制或照先議冬春駐隴夏秋回騰聽其往來防守之便庶乎功罪不得相掩公論不致慘剝也屯田宜當官開賑矣而一遊擊領兵

幾何惡能卒辦古者募民以實塞今者中虛以墾田
率皆招各省各流久之而成土著即今雲貴二省出
仕者多誰爲土著之戶非隨征安置即裔寓相繼尤
多蜀產其初或避兵避荒而遠徙或遊學遊宦而忘
歸如云冒籍則家食其土者將百年丘壠相傳者已
數輩祇今以文學起家以功曹入仕往往會於都下
叙家人禮臣等因是而知占籍冒籍自是兩端爲兵
爲民原可一視蓋空際遍地開墾屯田有願受一廬
之遠人可當編氓之一助招之不可不廣惟令明開

疏鈔

滇蜀

八

三

原籍之貴姓叙及新入之歲時年終報部可憑查考
生子有孫應與土人一體肄業求舉此爲占籍之定
例如有干碍行止罷學之徒不得於此僥倖於彼假
以開屯營求出身斯爲冒籍始當嚴禁大約占籍十
年而入學者不得指爲冒籍五年而入學者不得執
爲占籍占籍之多學校之盛即廣額無傷斯選塞實
而得寓兵於農之意又得用夏變夷之道不獨騰隴
即各極邊亦所應議也招商開田爲後日之餉計耳
此何時也安能以畫餅充饑一清又言分投買運仍

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夫腳其價比之時估量增
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糧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初
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
司衛所官有納糧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遞加
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割付千餘道
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
農散官等例雲南兩役俱行之今則九邊四川皆兵
與地方相應併議如恐吏弊冒昧似昨年吏部所查
筆者則撫臣填給割付部丁監收銀糧司道完日應

疏鈔

滇蜀

九

自來京者具文連劄付本人親齎每年總具一冊報
部如給劄執照者則司道以收完報撫臣撫臣類齊
付承差報部事完本部仍填總單開列行原給衙門
張掛內外交證耳目難塗如此則雖聽選加納之例
亦可舉行也廣布事例以足軍餉爲目前燃眉之急
而據疏客兵一萬三千輩之則將來不便調取養之
則糧餉亟宜措備數月之內費餉不貲操練誠是而
又不可無區別之法臣等竊謂揀選能造火藥器械
者當爲一營委官督造武藝精絕可作教師者選出

數百名又汰其無用輪班幫運其餘則皆堪練之兵矣分爲數營隨其資之所近以教師教習之以設總分領之而司府官或五日或十日輪行查驗本地軍舍俱令入營學習每月又合營數次庶兵皆可用而餉不虛糜矣談兵談餉總之安攘計而正其事者文武大小將吏也南夷與北虜不同北虜則我居常以厚利啗之而厚幸其去南夷則我居常以香餌餌之而厚望其來聞當初壯官卒拔應襲有一藩長重索數千稍不如意故爲遷延逾期不得冠帶而奸人乘

疏鈔

滇蜀

十

機誘入歸緬緬太以金珠爲冠遺之而又厚贈之故罕拔去而各同聞風亦去爲淵驅魚罪宜誅滅但其人與骨皆朽矣今則叅將同知巡夷之行勘事之往委不可廢而土司喧索尚有以銀器諸物致敬名爲常例者有能勘平其事而卻之不受卽彼夷亦服其清正而酌水獻花事之如佛天緬雖犬羊知佛事其清正者則必心非其樂受者向背可知顧化與否寧不較者不但叅將同知卽前此有爲本道者諸夷直欲食其肉而獲其皮邊徼河賴於若人也子龍與若

人同里同穢而同忌李材之功者子龍既爾思得一當若踵行故態則諸夷有唾之而已宜行撫按嚴戒子龍改過維新求以保身名而勿以決性命斯可耳今日司府俱稱淬礪不敢妄加評品而述已往以警方來見撫按之考察宜嚴無得庇縱釀釁至於土崩瓦解決裂而不可收拾也等語膚見八事如此此番擊退緬賊警報雖覺多時賊營未入關內遲度爲難兵力復窘事勢則然不必爲當事者求肯擊退斬獲俱應叙功而平定無期罷兵有待宜俟夷夷招納舉無遺美通行優叙至於莊陣宜備猶實存恤委當先議以作士氣等抑前聞之安邊固守於計爲長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畢弔民則彼遠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虐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若多方間諜使之離二自行攪動我以靜待而以計勝是又在彼當事者長慮而得之也伏乞勅下該部詳議施行

疏鈔

滇蜀

十一

聞警觸衷敬陳一得以備採擇疏

薛繼茂 湖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恭聞邸報見雲南巡撫吳定一本為西事多虞苦無長計懇乞聖明俯賜酌議以保極邊重鎮又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一本為滇南實關係國體乞勅當事臣工相度機宜以安遠夷以固疆場事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二臣所言皆滇事滇人也不能言於滇之外猶能滇言之也三皇上試垂聽焉夫帝王馭夷之道臣戰守撫而臣所以行之者三兵食

疏鈔

十二

信而臣戰可勝守河固而後撫乃可久兵雖精食雖足而尤以信為先滇南去京萬里與緬為鄰有謂緬叛者有謂緬通貢為不叛者有謂緬實叛為假貢以愚我者斯言也孰不可信乎叛貢懸殊第於此辨之審斯兵食可得而議也戰守撫可得而議也少聞父老言緬近西域其性好佛從古不犯中國有岳鳳以龍川頭目殺生奪印差人論撫之官戚索金寶鳳即欲守印而不可得勢窮計迫因而結緬資援又有土舍莽光國等索苦酸削助逾於鳳原非緬兵出犯

緬賊聞岳鳳成擒曰岳鳳嘗說天朝要來征我使我每年防備今日方知是反叛天朝曾為文書以自明其不及中國築城設堡也兵是將仍以備緬為名至今並無緬一兵一象侵涉吾境人見孟養思遠之告難猛廣思仁之叛逃勾引緬兵送猛乃頭目來食蠻莫之語以為緬反緬非果反中國也蓋夷人恒性最深於怨緬與孟養原係世讐值酋長思國愚懦受牌手思遠欺陵見中國失倚投緬借兵緬遂加兵孟養思遠告急於我發兵助戰大敗緬人於是奏立思遠

東鈔

萬曆

十三

疏鈔

為宣慰遠報非寡思導奸殺戮思國宗親不堪其虐眾叛親離緬酋乘機以送思國之子囊賽管食地方為由圖雪前耻夷民戀其舊王翕然迎之思遠不戰而走奔至騰衝告急調兵運餉驚擾全滇彼時緬兵不數日而自向矣先年猛密酋長兄弟爭官中國不能至其事見岳鳳投緬得勢亦入於緬其子思禮奔投騰衝上司將思禮併伊母等挾安置龍川思仁安置猛廣而思仁糾計猛烈要脅思禮母去為妻思禮伏兵防禦思仁知覺騎馬奔回泰將都千龍巡歷騰

川之時思仁求見本官數其罪狀量責十板諭令省改不意思仁傷弓驚鶴奔緬有第四子所管地方阿瓦借兵曰送猛乃頭目管食蠻莫爲猛密屬地通緬咽喉先因猛密土舍思順思化爲岳鳳途黨思順歸降復叛撫夷同知漆文昌安撫思化守蠻莫以拒緬凡緬人經由其地卽殺之貨物不通皆由阻截豈以一寢食忘思化哉救思化聞思仁送猛乃頭目遂傳警報欲我兵顧盼爲自衛之謀一則曰賊兵不知其數衆七十餘獲已倒承乃江邊搭浮橋三處一則曰

疏劄

其明

十四

三寶

達離巢穴故謂緬欲犯中固不敢信以爲然若謂猛廣等處皆我藩離緬既侵凌安得不謂之叛則當爲強固藩籬之策綢繆牖戶令其無隙可乘何置之度外不爲一處直待其至我封域而後應之乎大抵緬加兵於難者乃夷人之常性來必有志長驅逼貢於我者乃慕義之真情不可過爲阻仰適箇之失思達自貽之戚也思仁之反被責畏罪之心也蠻莫之危思化積怨之故也失今不爲之恐將來有不可圖者語云治患必寬其已然則知救之之法必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桑梓私衷勢難默輒以聞見條爲九款蓋病者自言其病頗得其真不敢以忌醫爲諱亦未敢自謂長計伏乞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務求至當經久可行庶皇上永紓南顧之憂而全滇長享無事之福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計開一撫屬表以固根本金騰地坐極邊近則土司一十五喧二十八塞田土相爭婚姻相競強凌弱聚暴寡望我中國處分具告到官差人提取恐嚇逞威猛於虎狼誅求之欲深於溪壑愛其官長汗其婦女稍不知意卽稱臣

疏劄

其明

十三

累毆金加之重罪又有拜見打點之責訟未剖而家已破矣土官當襲非數千金則冠帶不得榮身致終身爲土舍者十常八九習儀拜牌間有事故患病不到則殊連問罪指倚按臣巡歷派買肥鷄鴨竊盜生發咬令誣攀富夷應納錢糧火耗等項一倍加至二三倍自知勢不能立多以地土投典士夫舉監之家依爲倚靠又連攀取利倍蓰者有之父祖而貽于子孫有之求之不遂告於官司夾打監追向他人借還亦復如是又有哨把等官盛張勢焰貪虐交加土夷視我中國之入如豺狼之不可近遠則有三宣撫司五宣慰司或被緬侵侮中國懼挑邊釁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坐視不收力屈心離勢不得不投緬爲主投之者雖家奴遺族得管地方不投者雖嫡派親枝莫能成立以上情狀不能盡述皆臣家居目擊素爲寒心合無將近夷土舍之不得襲者盡給冠帶便其約束夷民習儀拜牌果有事故疾病不到者不必深究詞訟辦理差原告勾攝從公勘處衙門人役需索毆罵違戕勢豪迫債不許凌虐其要尤在慎選賢

疏

漢陽

十六

三百六十一

司守令痛洗往者陋習如所云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萬人又就近立社學以教其子弟每處立義倉以賑其災傷哨把等官不許擅自到彼肆其科索爲輩驅雀爲淵驅魚遠夷近緬者如木邦宜慰司地方廣闊自岳鳳陷死罕章流落施處當查明奏請頒給勅命使招撫散亡之民厚我藩屏猛密宣撫司有思奔爲岳鳳誘死於緬止同置思仁思禮於隴川猛廣之地然則猛密境內緬人站據乎如木邦之空虛乎亦其疎遠子孫豈敢毋未霜及之者當查嚴改正或如猛淋差館姪野益乘恩遠雖有破緬之功微賤寡恩國人不附恩國既有投緬之罪嫡子曩覓頗得人心感念曩覓非自作計得蓋愆或因思遠敗緬有功仍令堵截亟宜從長計議再乞通將遠近諸夷各給勅諭一道明白潮諭從今以後中國與爾通爲一體痛痒相關宜各立紀綱治亂持危與威懼絕投緬者互相檢束嚴知情誼坐之條禦緬者互相助援重賞勇建功之賞軍衛有司不得濫釐科擾各夷毋得滋事興訟自相殘害無事則唇齒相託各爲

疏

漢陽

十七

三百六十二

我守有事則胡越相濟各爲戰戰人心固精堅於金城將可以不設兵可以不屯餉可以不費編募孤立有不稱貢於外藩者否也伏候聖裁二廣屯田以裕兵食滇南兵餉每年二十五萬有餘本省錢糧止足八萬日晏不給大同農以請發年例爲難漢趙充國用屯兵之計坐困先零況夷方地廣人稀鹵莽未開廣南府知府潘文昌留心講求竭力開墾衝風冒霧出入如家試之益益處已有成效他處可學尚多因田兵多有物故以邊疆於瘴亦不盡然蓋炎荒之地露居水飲藥餌未備寒暑交侵安得不病而死若畏瘴廢屯是因噎廢食矣苟欲爲滇南造福非屯不可而着實舉行尤非於不河按察司雖有此田水利道統轄通省責任不專谷無加添文昌屯田副使之銜使肩其事假以便宜不責近功務圖長計農器藥餌及田兵衣食居處皆從優厚三年成熟方行起料夷方地土高者可以刀耕火種下者可以注水成田不難暫費而承寧以勞而逸地闢民聚瘴癘之象亦何自消待有成效之日調免員役從重陞賞田

廣發

廣發

大

三

增則餉減食足則兵強其於緬何難之有不然養兵費餉竭盡民膏一旦不敷脫巾競起非長久之計也伏候聖裁二練土著以備不虞滇南用事以來土著之議以未能信而未嘗舉行及散兵爲變永昌幾遭荼毒非不和客兵之害然土兵未練緬警俄傳去歲驅驅旋旋復聚客兵既募姑暫特以無事土兵又成重餅矣未嘗練之豈謂夷民皆柔軟脆弱而不堪用哉議論既多推藏之必責狂不專之考成之効施爲無序生騷擾之端釐制不朝漸苟且之獎土著

疏

廣發

五

以實必有可觀既撫之以融其心又練之以作其氣
二者交相爲用不遇數年可得統緒萬眾觀上死長
長知勇知方彼桑梓之慮休戚相關以之探哨必真
以之征戰必勇一呼而集一麾而散屯田土著相須
而成滇南可永安無慮矣伏候 聖裁一因通貢以
圖長計緬之順逆雖情形難決力之富強則出沒可
虞中國撥爲叛夷彼出絕歸順之望矣張副使遣入
宣諭卽欣然懷悟遣出覓該道重賞差官護送歸
國心悅誠服且遙西之敗淫冷寒臚述貢獻方物借

疏鈔

康熙

二十

孟建轉達勘悉臣國未允許而且施之壯勝點悍中
國以市賞焉廉順義稱臣邊民安享二十餘年承平
之福倭奴狡獪不測故不況其奏緬點不如虜狡不
如倭只緣通事號哄在緬處則曰中國要來征剿在
中國則曰緬兵要來侵犯兩相疑阻不能自明正可
因此機會披示肝膽使知前者浮言原非中國本意
漢武帝始通西域且能建永昌郡況我朝天下統一統
皇上臨御以來威德遠播四夷向風緬酋緣係緬甸
宣慰司敢以貢欺我那不稱緬既願貢何爲打破猛

廣內知緬貢來時猛廣內樂通邊其會又稱貢無緬
文係差官賞實微功不知貢物不下千金差官安得
卽蒙千金之賞以償其貢其無緬文者或中有別獎
亦未可知亟宜嘉與棄過許之更始或五年或三年
一次立限分界不得多帶兵象及我內地仍破格優
賚厚往薄來忠信可行於蠻貊省養兵之費以賞貢
夷信義所加何心不結但不可因其貢而懈其防順
則德足以懷叛則力足以制成敗之數任人而不任
天操縱之權在我而不在彼公若不允則如前形迹

疏鈔

康熙

二十一

疑阻作假成重益墮茲本計求得以肆其播弄一旦
悍然執兵與我從事於邊鄙雖欲招撫而不可得矣
伏候 聖裁一時駐劄以便處撫夫夷情重大其有
事告急於我駕遠阻隔及我爲勸處而事勢變態多
生意外之虞文移往來常經旬月道路飛語尤易訛
傳遂使上下之間致懷疑畏或撫道計日待遷避開
邊之名付之不問夷心忿爭聽其自興自息不惟瞻
望君門遠於萬里卽金騰亦隔九關矣上德不宜下
情不達如兩人猜嫌各不見面說口乘機唆美安得

晏然令無今後兵備守巡道於冬春二季輪駐騰越州或進隴川等處巡歷就近安撫所開屯田所練土著一併親臨查驗量帶隨從員役雞犬草木不許侵擾使窮荒異類樂觀漢官威儀酋長來見宣示朝廷威德待之以禮貌結之以信義詢其利弊優其賞賚平易近人人必歸之亦可得其事情之實其中處置之機巡按御史須親至騰越州出巡若有夷情叢蔽及受害含冤許得徑自申訴一應員役有仍前索取夷貨者密訪重究撫鎮衙門不必待地方有事平常疏錢

漢蜀

三

言六十

之日亦閒駐騰永裁省供億禁示參謁幸以爲常則夷漢有聯屬之意情形無壅闕之嫌茲入卽欲因是生非亦有所畏而不敢矣伏候 聖裁一通文告以得夷情緬與中國道里既遠文字亦殊與緬連界諸夷言語頗同狀貌相似往往諸夷警殺捏稱緬兵而我探報失真江搖內地金騰離夷方既遠撫鎮離金騰亦遠欲待勘實且奏豈不遲誤軍機報後追尋茫無的據諺曰一日一雲南三日一北京蓋其俗然也距關先年總兵戚繼光用兵邊哨探尖哨一至卽便

羈留待應驗真假定行賞罰故每偵必得至今禦虜猶有明哨暗哨之術何獨樂緬而不然乎合無行各土司選敏練通事之有身家者量爲優待貢以探緬先取官舍通事甘結到道緬有舉動集兵演象必非一朝夕之故探得消息取印信文書同譯字通事星夜置郵倒換果有實跡重行獎賞如虛坐以妄報軍情之罪稽遲失誤罪亦如之夷酋生事一併探報院道郵遞公文或曉諭或誡諭或詰文令其具文回覆以便撫處武弁舍餘許得習譯夷字文爲生員兵備疏鈞

漢蜀

三

言六十

道選勤慎指揮等官把紮地方要害之處遇其警退就令具文稟白夷夷文互相印證彼愛惜祖職卽或樂功不無畏禍報若虛誕桑梓難欺豈不爲自固之計不然責任弗專聽其虛喝調兵不信成舉火之虞萬一姦人勾緬出犯必有徵兵不至之時矣恭遊所州把總哨官承自府選漢人之殷實給以冠帶或千百戶之廉能者送用彼投充異鄉之人未諳土夷之習以上把守夷方及恭遊標下哨把官員巡按至日

李列考察庶知警勵伏候 聖裁一懲往事以假便

宜用人勿疑兵戒中制况軍機秘密有不可令人知者兵備遣控制華夷當一面駐劄永昌或移駐金騰探聽得實即當相機行事及具報撫鎮離省一千七百餘至公移往返坐失機宜先年兵備羅汝芳深入夷有誘緬心腹之人要約盟誓刻期可擒岳鳳而都御史王凝制之遂成後來之禍張文耀悉心經畧區畫有條祗鈴制各官中其飛謗上司誤信且以不及改調而不能得終其續遣情非細須賴擔當稍欲施為動遭掣肘無惑乎報警有虛聲而責成無實效也

黃鈔

滇蜀

三十四

臣謂兵備恭遊貴於得公既得其人貴於久任欲享功以生事則結束為難將養望以失機則滋蔓可慮自必竭盡精力熟思而審處之土應事務聽其儘力展布後行揭報撫按不得從中違制他日利害則有攸歸况撫按以時巡行又得面相計議亦無偏任獨斷之患至於李材發兵破緬進西之貢可據乃幽囚困囹夷人無知皆謂皇上頃其發救他日若被緬使侮知告救之無益院遣亦以前轍為鑒即告未必請救是仍先年不與倣主之意也豈不寒諸夷之心

虎鈔

滇蜀

三十五

解任事之體哉亟宜將李材釋放張文耀仍補雲南副使員缺即非本道參與其事地方有賴伏候 聖裁一飭鎮臣以重責成沐英開闢滇南世封鎮守夷人無遠近小大未有不知沐氏之名者巡撫贊理軍務權非不重而更代不常即有威名旋非其故矣沐氏墳墓親戚皆在南京又見在錦衣衛千戶未必敢為跋扈承祖宗基業身任重寄僅以虛名備位地方安危夷情虛實與已若不相關朝廷高爵厚祿謂何乃聽其優游自便而不一責成哉該府會省有莊田耕者即為莊兵不下萬餘並無軍衛有司差役之擾養務壯足堪防禦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合無行令鎮臣將鄰近三宣如羅白斯等莊之精壯者選千餘名委之衛官與土著一體操練若遇調發聽恭遊督領鎮臣不得節制遇有征進令別處壯丁三丁供一減我額餉尤占忠順其羽翼之生事者業經剪除即令該鎮自行禁戢以全體面如仍前放縱撫按不時拏究毋得庇護所用旗牌官聽巡按御史考察實乃沐氏之福然地勢事鎮臣例得與聞與司道手足相

倚緣禮節爭競屢奉明旨會議未定亟宜恭酌時
執以和其衷蓋伊祖開國之初事權甚重司道禮文
極殺今時勢不同自難執一撫按鎮並稱三堂司道
亦難與之過抗比照兩司按院接見禮節酌酌取中
定爲儀注奉旨舉行該鎮有謙恭折節之誠二司有
同寅協恭之美所謂將相調和而士豫附者也若勢
不相下日久成隙構成疊端是鎮臣拘泥舊規欲伸
及屈非計之得也伏候聖裁一查無礙以助軍需
雲南僻在萬里法網甚疎各府州衛縣庫貯贓物刺

疏鈔

滇蜀

三六

餘官銀詞訟終贖均徭雜差銀兩報官公用者固多
自行支銷者亦有士大夫稀少上司省交際之類財
流通商賈增額外之課以臣昔年所見如永昌府并
稅多未報上司永昌衛銀差僅維支用一處如此他
處可知又有設處聽候買辦賞犒等銀俱稱無礙習
軍民之脂膏也見今軍餉不足且年例金陡增三千
兩金出於金沙數江千里內近來金沙興實并皆爲
緬酋所據民間婦女首飾搜括幾何往年額金二千
餘金則委官受賄銷金割金匠爲燕小民破產陪費

不足猶至四川買補今敲朴追呼不知當作何狀無
米之粥巧婦難施合無嚴行布政司及各府州縣衙
等衙門將前項無碍等銀盡數查出就中通融除必
不得已者仍存在官其餘以佐軍餉之急上司節省
一分地方即受一分之福再乞俯念邊方連年儉收
官民交困將撫臣疏後所加金一千兩減免云南仍
舊解金二千戶部於京師揀買二千以足四千之數
年例兵餉不必給發彼中自行措處蓋自行措處蓋
自雲南解金自戶部發銀路遠差官驛遞勞擾如臣
所議不過轉移之弊彼此兩便又且不誤上供燕
通民安生保無他變不然民窮財盡中國虛耗萬二
緬酋出犯必有瓦解之虞矣伏乞聖裁

疏鈔

滇蜀

三三

嚴土舍之情形被兩省之同異疏

孔貞一 四川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臣惟蜀三面逼隣番隣夷土蠻內地復雜土府所籍
土府有籍隸蜀藩餉供黔省有事則聽我征調無事
則聊示羈縻於蜀則文移期會公然抗視於黔則額
徵正賦明示拖延置漢法久已閑格而題題尚屬管
伏尤未敢有矯命而推行者惟鎮雄知府龐清故絕
胞弟龐源管理府事源故而水西以堯臣入贅因而
代爲管理因在播報效優叙蒙賞堯臣具呈兩省欲
疏鈔 滇蜀 于八
襲職鎮雄黔取吐司甘肅與川中所批駁矛盾堯臣
復逐安化藏信何希堯糾全忠二司於叙府仍具襲
職詞投部部行川省查勘應否准襲近已據司道府
各官查勘情實不准襲授是堯臣入鎮雄之始末也
畢竟堯臣據鎮雄者私意非公與也取結議襲者黔
也非蜀也堯臣口稱奉旨者是叙賞之旨非襲爵之
旨也堯臣嘗德黔怨蜀於黔則時俛首懽耳以乞資
於蜀則頃目怒睨以求逞緣是前督臣王象乾有土
司貪婪無厭西南隱禍可虞用備計處之奏近撫臣

喬壁星有嚴逐異省土舍更正姓名以杜冒亂之開
蓋據理執法懲往杜來非有所求多於堯臣也惟是
黔以安疆臣長諸蠻專征調輸餉供驛站若視為
必不可缺附庸之屬而審時度勢又視為必不可明
罰飭法來伊携二之憂而以視疆臣之故視疆臣之
弟以爲堯臣之罪此在黔言黔不特數年前如是數
十年而後猶然也蜀以安疆臣爲黔宜慰堯臣爲黔
土舍乘隙而據蜀部繼而逐蜀土司殺蜀土民燒蜀
宜撫日起事端日尋干戈蜀今日議防禦明日議攻
疏鈔 滇蜀 于九
守永寧等處源設有恭將遊擊原設有總鎮而近因
調兵運餉益我羅累目前亟欲結局日後未如稅駕
蜀實爲堯臣苦矣此在蜀言蜀不特數年前如是即
數十年而後猶然也無惑目前兩撫臣之見不合而
議論紛紛也臣嘗借爲之評曰黔蜀三撫臣假互相
更調彼黔撫臣何以爲蜀計蜀撫臣又何以爲黔計
也邇蜀撫臣遵旨追印差都司張神武奮擗令旗在
輸兩省父紅殘殺多命神武方自翊其功面黔中乃
據前驛各堡伍紳改直數其罪即衛驛所申一二盡

實而其所擄殺者所奪佔者乃閭宗傳等所勾土酋
堯臣所助逆賊也蓋慈目故習宜神武手刃哉如罪
在神武應實屬事之官崇明之口及所搜入之贓勘
實如律再審閭宗傳等聲攻永寧之時應否截堵應
否出兵竊意出兵者如神武主之而執以責神武乎
是責救水者責其冰至而不從隄以備責救火者令
其溫蓄而禁其撲滅則過矣出兵者如崇明自爲之
而執以責神武乎是見滑天者不詰責滑堤之人而
歸咎源泉之混見燎原者不詰責延燎之人而吹求
藏鈔

價也小醜跋扈義當殲滅而內地兵力勢必困蹙
當謂此漸次收合之時也乃節據守巡二道并將領
府縣等官詳報堯臣逆狀最著其詳文書冊見
在也近聞六月十一日據該道呈報准建武遊擊葉
靖國手本移稱據鎮雄府校生百姓汪汝才劉朝位
高九林等數百家約共萬餘人各携家口逃出邊界
口稱安堯臣假名閭宗傳劫殺川貴屯堡以洩私忿
事機敗露結連米西屯集軍馬志謀不執當饒府州
威迫我等同叛不從將我數百家妻女分派以犒水
藏鈔

西軍馬又據報稱安堯臣將金刀一把爲令賜部下
真正標幟目把渣多目今起兵攻城賊陣取夷良
州已故知州親弟胡泗素負勇名善於殺伐委伊頭
目賜刀一把專委統兵泗因安堯臣謀死伊兄夷良
州知州抄沒家財不肯從允被堯臣差人催追兵冊
拘率泗當將堯臣差人殺死統領六眷近隣比流溝
等二十餘處約當男婦老幼奔投建武邊界等因疊
報矣又接撫臣會稿有留餉之請據蜀若謂勢在必
而令省效有實據據此近來似謂討之多事

安會進則驍最退則匿穴我進則彼退而縋我我退則彼進而誑我我勝猶來隋九彈雀之誚我却不免貽溪水溺舟之譏應車來馬猝定爲難某卒輸糧繼續匪易臣謂非黔蜀之協心不能也夫黔蜀皆屬皇輿秦越豈容易視今黔蜀以生事喜功而蜀責黔以養寇釀禍蜀責黔以不約束不併力協助而黔責蜀以不安靜不慮患虞災以同室者而互相攻擊以併舟者而兩相忤怨此何異於兄之家被盜而弟與盜爲鄰兄若弟不議盜之強如何狀竊如何狀我家資曾被所劫法若干我公高曾被所殺擄若干當鳴之官司擒治咸當含忍俟其再登而兄責其弟曰子何不協我攻盜而銜我也弟責其兄曰盜未必能緝而害我及也緝未必能獲而蔓難圖也家之衆族與其戶隣亦莫不兩持互論而竟莫如盜何也何以異哉夫置之則簞籬之內猶我堂與卽抗顏行美兵戈而辱國體此不可聞之外夷也不待智者辨之也討之則疲敝之後人各厭兵以內地一小醜卽動大衆擾兩省塵頭聖慮似未量時勢而權輕重也亦不待

智者辨之也嘗聞宋臣朱熹氏曰樂夷狄者其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其要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今日惟有朝廷之不振紀綱以服夷心則所謂處置得宜承宗欽手削地是也伏乞勅下兵部覆議觀變詳情度如應終竟臣之罪應討之而可刻期奏績乎應與蜀以討賊之權而責黔以協力之義申功令明賞罰俾計日報功則勞一時而安百世似亦可爲也倘蜀不可以用兵不可以嘗試特賜乾斷渙給音責成貴州撫臣做土同襲職舊例起送竟臣赴部覈其功并覈其罪可原其功而赦其罪或令自陳平播夙勞並查平播叙功各官有無分茅舊例或賜之應得官爵或處之近北邊地界爲徧裨照流升升轉則功罪相准當心自服而鎮雄之流土隨我安化威信二土司之安置隨我燕予奪出自天朝衆口可無異論不惟一鍼不勞反側可安伍兵不試全蜀咸寧而名分既定紀綱自肅蜀不必言急黔不必言緩蜀不必議黔黔不必議欸兩省之嫌疑以解數年之局面以結西

南之患夙以消三川之民亦得以息肩而國家之

治安亦可以保無虞矣

疏鈔

滇蜀

手回

土司惡形漸彰乞責成鑒省撫臣陳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臣辦事該科接得川貴總督徐丁憂王象乾揭帖大率叙安疆臣貪橫之形爲西南隱伏之禍其心甚苦其慮甚長夫疆臣之罪惡自朋衆議之紛紜不一或曰土夷常性不必深求或曰曾助朝廷須爲曲貸或曰瘡痍未復宜以撫卹爲先或曰叛逆未形何必預開釁隙豈不中時勢合人情但駁衆無定形須視叛服之狀當機無定局須酌彼我之權如藉安氏之力而朝廷之權有以制之也則安氏爲朝廷所用不難以撫綏之亦不難以羈縻之也譬服之道自得如藉安氏之力而朝廷之權無以制之也則安氏不爲朝廷所用不難以侮慢我亦不難以抗衡我而叛逆之情必彰今觀其冒籍官府矣殺擄男婦矣又并吞五司矣且攻圍內地郡縣矣此其情爲服乎爲叛乎此其權爲朝廷用乎不爲朝廷用乎其過焉姑息在彼徇狂朝廷基字小之虛名而不顧近司之被掠疆臣挾五司之含恥而自恃朝廷之必容五司諒已之無

疏鈔

滇蜀

三五

援而附於疆臣則輔車唇齒之交深愈厚其毒華人
以啗利而甘爲嚮導則巫臣中行之屬衆羣逞其謀
猶性難馴狼心未已楊曾往年之覆轍必將復尋播
地昔日之兵殘又將再見揆諸形勢何可不防若其
無他防之何害若其有變防之爲虞稍示裁抑保而
全之督臣之謀良爲有見而裁抑之道亦難言矣大
抵身在事外者僅見其緩急之形身在事中者兼備
夫籌畫之畧不習其情者急之或起外釁緩之或長
戎心以習其情者緩則可以量用柔急則可以量用

疏鈔

滇蜀

三十六

伐以疆臣之久於黔也富貴於黔也擅生殺於黔也
制其死命以裁抑之者莫過於貴州撫臣而撫臣郭
子章則大有可議者子章柔鄙邪陰全無風力貪婪
寬縱鑽刺通神楊曾兵到貴州省下子章日夜涕泣
寢食俱廢疆臣給與金字雙鈴小紅旂一面爲記令
其藏於撫院衛後李指揮家得以安然無恙曾受其
活命之恩疆臣餽送子章凡遇生辰年節金銀臺盤
珠寶首飾每次不下六七百金皆借別衙門文書封
進毫無所覈又受其暮夜之賄疆臣利子章之易與

而厚餌之以遂其貪子章利疆臣之私交而故縱之
以通其惡與援中外俱納贈遺之資橫肆蜀黔俱被
殺劫之慘傳聞道路實有煩言蓄賊養奸莫此爲甚
爲今之計莫若一意責成子章令其相機處置蓋與
之習則可以得其情得其情則可以揣其計揣其計
則可以用其權或感之以聖恩之不可忘或曉之以
國法之不容赦或訪其孰爲附疆臣者而問之以携
其黨或體其孰爲憾疆臣者而結之以圖其心緩急
並施恩威互用不惟上全國體亦可下息人言如疆

疏鈔

滇蜀

三十七

臣服罪輸情悔過安靜則與之交者駕馭之術也面
節鉞之任堪居如疆臣跳梁跋扈玩法生心則與之
交者釀禍之根也而法網之加難違朝廷威令所係
西南治亂攸關是在聖明一垂念間耳伏乞睿覽
採納施行生民幸甚國體幸甚

士會完局未盡西南隱禍堪憂疏

錢桓四川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

臣於本年正月十一日入境適守巡川東二道謁臣
要門因詢及鎮永地方云撫院撤兵已久安堯臣聞
單騎還黔矣及接得邸報該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
題爲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懇乞嚴勅責成
毋使退方再罹荼毒事奉聖旨着議來說兵部着
議得近自丁撤兵之旨令堯臣退歸授以職銜仍求
龐氏子孫襲職以撤兵責之蜀以堯臣退還責之黔

疏鈔

滇蜀

三十九

此科臣聞見真確申明詔旨聲畫周詳兩撫臣必不
得自弛其擔等因覆奉聖旨是這夷情已有旨處
分了着各該撫臣查照屢旨一面撤兵一面責令安
堯臣退還本司仍着各該撫臣查數前功以憑叙錄
如兵撤不回奏來擒剿其龐氏有無真的子孫應否
改土爲流一併作速查議具奏毋得延緩以貽地方
之患欽此臣爲地方兵端已弭可以相安於無言矣
但據所聞見則安會之去未會制絕龐氏之立終屬
危疑似結未結之蜀已判未判之形臣有不容默默

者爲皇上陳之堯臣歸黔自宜挈家而去乃其妻

子尚留鎮雄豈徙宅而忘其妻耶是陽以身回水西
而陰以妻操府柄其意可知也堯臣奉旨回黔則鎮
雄已非安氏有固宜置之若棄矣乃每寨留頭目二
名土兵二百名將爲誰防守乎豈欲斷絕龐氏來路
乎其意又可知也蜀中差府佐將官查取龐氏宗枝
彼乃陳兵阻遏并差官衣被面盡搶去是明明絕龐
之後而發發欲復人鎮雄此等機械將誰欺乎其意
又可知也以若所爲皆退而不退正科臣疏中所云

疏鈔

滇蜀

三十九

今日撤兵仍伏池日用兵之根終是西南不了之局
置其然矣今查龐氏子孫除安堯臣種去親枝龐阿
章父子并阿擺外尚有阿固阿菊者父子疊繁不乏
其人則改流之說未便立龐之說爲長容查取至日
所在撫臣喬璧星覆勘的確擇可自強者請命承襲
外然以臣私憂過計不憂繼龐之無人實憂龐枝之
權禍而不敢繼又不憂一時之難繼實憂安會之生
事而繼之者鮮克有終此勢所必至臣不得不熟慮
之也夫安堯臣以黔中士生含憾蜀人贅占據土府乃

復成殺赤子亡慮數千焚燬廬舍盡成焦土堂堂天
朝豈宜容么麼小醜跳梁猖獗一至於此卽置之重
典亦不爲過。皇上待以不死止令退回更念微職
將授之職微此望外之恩宜何如感激也者尚復垂
延鎮雄而變詐百出以抗王命乎彼永寧士民遭其
荼毒恨入骨髓誓不與俱生故撫臣整兵移鎮誠爲
匹夫匹婦復讐良非得已夫豈樂于觀兵以苦累此
凋殘地方爲也且其張一時撻伐之威而驅十餘年
占據之狡會其於國體所全實多詎可謂無功乎然

疏鈔

四十

一奉撤兵之旨當卽振旅而還則蜀撫之事盡矣惟
是明旨以堯臣退還貢之黔今堯臣身退而心不退
復爲立隴之難似不容不望黔撫而督責此安會者
況鎮雄府隸蜀省稅賦則供黔餉頻年以來堯臣貢
賦不供積逋數萬見奉都察院勒劄督催則黔亦何
德於堯臣而尚過爲庇護耶若立隴枝必輸將惟謹
則立隴不特爲蜀地計亦所以爲黔餉計也。臣入境
已久聞見頗真事關地方安危不得不披瀝具陳伏
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上請申飭前旨責成黔中

撫臣同心協慮差官嚴督安堯臣將留住鎮雄妻子
目兵悉令撤回籍去隴阿章等逐名放還見今查立
隴枝不許從旁阻撓他日承立隴後不許生靈侵陵
如或抗違聽_臣等兩省撫按另疏參究擒勦庶安會
自此永絕他念西南自此永息兵端蜀黔可收寧謐
之福聖主可釋宵旰之憂矣邊陲幸甚宗社幸甚

疏鈔

滇蜀

四十一

土舍方有結局之機黔撫忽有更端之議疏

一錢

於恒四川巡按御史馬曆三十五年五月

臣於本年正月內入境以至抵省聞土舍安堯臣雖奉旨回黔而其妻子仍在鎮雄其目兵散處各寨竊慮禍根猶在結局爲難非黔蜀同心協力不能了此事已於三月二十二日具疏題請外乃近接邸報見貴州撫臣郭子章等本爲鎮雄土舍歸黔謹遵

明旨查叙征播前功懇恩授職并悉夷情以安邊地事夫安堯臣征播既效有微勞則量授職銜亦不爲疏鈔

漢書

四十三

過至謂安堯臣於馬曆三十六年四川撫按批准繼襲又稱水西鎮雄原是一家而堯臣爲隴富之後及云養母者氏訴留堯臣終身在側養老徐求隴後與夫堯臣帶來千家欲令之去則安土重遷累數百言無非擬安會之偏詞以瀆天聽若將爲安會復入鎮雄張本者是落我心而開黨端將鎮雄之局愈不可結而西南之禍憂方熾大耳臣豈容無說而處於此請就其說而一一剖析之其謂四川撫按批准繼襲夫以黔中土舍而據蜀中土府此途理亂常之事

明例所大禁也設果批准其時撫按何不請命於

皇上未有題請安可爲憑憑名之爲纂據耳及查舊

案萬曆三十七年該前督臣李化龍批云隴澄之爲

堯臣久矣何故突爲兩人委官伴爲不知幾於掩耳

盜鈴前按臣崔景榮批云堯臣乃水西安疆臣之弟

川省土官以貴州土舍繼襲殊於事體未通已經達

部班班可考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一又謂水西鎮雄

原是一家鎮雄姓隴水西無姓而謂堯臣爲隴富之

後臣查四川土夷考鎮雄土官並無隴富過繼水西

疏鈔

漢書

四十三

之文而堯臣何以爲之按乃堯臣原以入贅已故知府隴清之妻奢氏而來此事彰明較著孰不耳而目之乃謂無姓更捏稱隴不情甚矣夫安疆臣世爲貴州宣慰司以列聖以來授之衣冠三品土司儼然民夷之上而安堯臣其弟也果無姓乎抑有姓乎果姓隴乎抑姓安乎假使不爲安姓則又何所據而姓隴冒名承襲是呂易贏牛易焉之故事也將誰欺耶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二人謂養母者氏赴黔訴稱隴氏別無所立猶准堯臣終身在側徐求隴後承繼

近據委官連義府同知詹淑呈爲欽奉 聖旨事
承奉督撫喬都御史憲牌委同原任總兵葛鑑親詣
鎮雄會同該府老女官者氏同九捨頭目官民擇立
隴氏親枝阿固前沐解赴兩院勘審承襲及稱者氏
已久癱瘓寸步難移等因據此則阿固之來實出自
者氏本意而謂別無可立豈不大謬至者氏奄奄一
老嫗久病牀褥數年於茲豈能遠訴黔中茲特安會
之校計耳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三又謂亮臣應帶千
餘家皆水西跟隨入鎮雄人也欲令安疆臣約束病
疏鈔

鎮雄

聖旨

失信於夷何以臨於其上諸將失必故土而令之方
謂之失乃鎮雄原屬隴氏之土非安氏所有也竊據數
年而始退還何得駕信爲失而沮以失信自居味斯
言也則黔撫明以鎮雄許安會矣彼蜀省上府黔撫
不得擅以與入若必欲徵信必將使安會再據鎮雄
乎而亮臣歸黔之胡有耶如日星豈容轉移諒聖心
自有正將廟堂須宿矣論陳不須過慮但臣有慨
於中不得不爲先事之防耳且安會近日情形大可
駭異近據分守下川南道恭議楊國樸兵巡下川南
疏鈔

鎮雄

聖旨

及叙馬濬兵備三道實策調度親詣建武撫綏流離
外彼安酋方奉明旨歸齡而敢抗違狡猖一至於此
臣即欲奏聞祇以方議結局猶冀黔撫嚴詞約束飲
其狂鋒或可相安於無言也今見黔撫之疏顧惟言
是聽及爲周旋毋乃教猥升木耶臣於是不能無言
矣詩云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讐彼秦人尚義
猶相誓以敵王懷況爲封疆重臣者耶夫黔省蜀省
總屬王土黔撫蜀撫總爲王臣比肩事主自宜和衷
併力以靖夷氛以紓聖慮豈宜秦越相視也彼黔撫
之事皇止座中餘年矣寧不知報國之義而惟狡
酋之是徇乎凡以此酋奸計百出而黔撫歸養情殷
一時惑於其說而不自覺也其生平文章事業臣爲
青襟時已仰止而嚮慕之惟此一疏則不能無遺議
焉臣心甚平臣言無刻黔撫靜言思之當亦有不
愜於中者未必不以臣言爲忠告也夫亦可備他山
之石乎總之驅安立隴赫赫綸音不得少違休兵息
民惓惓德意務須仰體是在黔蜀撫臣善承之耳然
安酋啓疆之念一日不息則結局必不可幾鎮雄處

分之肩一日未結則兵端尚未可測理有必至勢有
固然臣不得不熟計而預言之也伏乞皇上勅下
兵部覆議上請責成黔撫嚴戢安酋聽候授職撤回
妻子自兵送出鎮雄印信不得再與兵戈自罹天誅
俾蜀撫得以安然勅立隴後歸職流離之衆收拾殘
破之區庶鎮雄結局有期兩省兵端永息萬里遐方
未定而聖天子亦免四顧之憂矣臣愚不勝激切
悚息待命之至

疏

奏

臣

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宋一韓

兵科郎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等惟王者御夷太上信義服之其次威力制之人臣謀國姑息太過以釀患不若處置得宜以銷患土婦奢世續爭官匿印主以惡目閻宗傳助以惡壻安亮臣屢煩文告不聽再發明綸不服朝廷是以有擒勦之令爲追印也及印已獻宗傳以降局可結矣蜀撫猶欲移兵亮臣黔撫難之一時建議者亦謂無兵無餉勦之不便朝廷是以有撤兵之令夫撤兵是矣

疏鈔

滇蜀

四十八

而專歸之無兵無餉臣等竊以爲未盡撤何也以蜀不能忘情於安氏亮臣不惟無意於鎮雄也方寸之印明請改鑄豈不破奸謀而省事端蜀計不出此而急急故印之求若以印爲兵端者故印獻而兵不休則不能忘情於安氏之驗也亮臣實欲有鎮雄之地故贅隴婦冒隴姓因垂涎隴爵非一朝一夕故矣日爲緩師之智始黔撫曰願退也頃據蜀撫揭亮臣實無退意則不能無意於鎮雄之驗也夫蜀而不能忘情於安氏亮臣而不能無意於鎮雄也懷邾者日加之

罪微功者日挑之要挑矣必至於微微矣必漸至于

逆其勢不至草雉禽猶如楊應龍之績不止惡乎論

無兵無餉哉今日只當以義理論不當以時勢論故

臣等亦云西南不宜兵有三無兵無餉不與焉昔

成祖怒田氏之煽禍密遣校士取其二兇寂然無譁

亮臣小豎子耳至欲詘兩省之力而合討之何不武

也則不宜兵安氏世欲恭順亮臣兄弟有功於國今

驅亮臣而兵之不得與閻宗傳待以不死且以鎮雄

之故波及水西而遽斬其祀何以服四夷乎則不宜

疏鈔

滇蜀

四十九

兵易之利行師也以豫其征邑國也以謙不豫不謙謂之悞忿之師今兩撫不相下明乎不能戮力於矣則不宜兵然第曰不宜兵而機宜坐失卽今日撤兵仍伏他日用根之兵終是西南不了之局此何可草草也臣等請先責蜀黔而後及處置之略可乎方征播報故人知爲隴澄不知爲安亮臣也今日及面相讐乃始名爲安亮臣耳不名爲安亮臣不見爲貴州土舍某據鎮雄之罪顧亮臣入蜀誰縱之而又誰聽之乎亮臣官事劄嘉靖三十二年題准土官土舍嫁

要止許本境本類不許越省遺害也方每季兵備道
取具甘結故違者聽撫按從實具奏兵部查究是堯
臣之賢例所禁也弘治十三年題准土官襲替其通
事把事人等撥置不該承襲之人爭奪讎殺者俱問
發極邊煙瘴地面充軍是堯臣之請襲又例所禁也
夫不宜婚而婚不宜襲而襲與不宜聽而聽一則縱
虎逸柙一則養虎遺害豈固失矣蜀亦未爲得也且
堯臣犯例而婚而請襲而又立功芳餌旣不肯吐重
質又難卒悔前人驕之咥之後人礫之魚肉之此適
成其禍

疏抄
五十一

足促之使亂耳藉曰諭帖有及狀不可不問不知偶
語可封交關之書可焚王者所以定傾已亂政不必
小小恩辭之較量也故今日平定西南當以撤兵必
責之蜀而以退安堯臣必責之黔明旨曰安堯臣聽
選選授職銜爲孔御史有赴京之議也今予臣不任
事者亦謂之選授恐堯臣聞之愈益惶惑則宜俟其
退而予之爵秩任事酬其平播之功所以安其心明
旨曰鎮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蓋杜安氏之篡耳第
隴氏無後矣豈欲求焉堯臣變詐多端不令所親

信者冒之必利其非隴氏之種者奪之爭豈有已時
乎鎮雄宜改土爲流以其地歸之朝廷所以絕其念
如堯臣執迷不退責令閻宗傳立功自贖以計贖之
再不退而責令安疆臣大義戚親以族保之是又所
以窮其情凡此皆看落黔撫臣等非寬蜀而難黔以
黔撫恩信足以服安氏兄弟也伏乞勅下兵部咨行
四川巡撫喬璧星貴州巡撫郭子章大破藩籬共諧
國事蜀撫毋曰兵力旣集盛氣難降苟違明旨雖
功亦罪黔撫亦無曰負擔將池苟幸得代倘貽後患
疏抄
五十二

雖去猶及焉總之完三臣之局行兩省之難亦所以
保全安氏也惟聖明裁奪

覆降司黨逆流禍黔蜀報與同疏

兵部覆疏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四川巡撫奢崖星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本官題為恭報蘭印已獲叛惡未擒并陳降會無端狂特暴虐謀為不軌之狀乞賜剿捕驅逐以彰國法以絕禍本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三併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為叢土舍之情形破兩省之同異勢宜一心協應永杜西南禍本永貽三川治

疏鈔

漢蜀

五十二

安事等因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四川巡撫奢崖星題稱宣撫真印竊匪鎮雄世續供報活口可據見臣詭詞支飾不還曉以頑悍無用休以王師將臨然後理屈詞窮假稱謬致聞宗傳追印於阿野之手然聞宗傳等委可執擒何至公然遁迹以素所占匿之印為追獻之功不知以貴州土舍而獲鎮雄其印亦當追獻竟臣亦當首擒且殘虐鎮雄軍民擅兵執獲其罪惡實彰於聞

著今有惡俱匿鎮雄而鎮雄又肆倖倖若失今不盾

將來禍更有大于此議稱我兵乘彼人心離散仗義

執言驅之歸去則聞宗傳等無所憑依可一力士縛

也不日移鎮叙南親為調度除已分布官兵把截要

隘直入鎮雄搜捕首惡外仍照近議將安亮臣驅逐

回巢靜聽部覆 明旨處分倘桀驁不遵發兵一併

擒剿以為土酋跋扈不臣之戒其承寧宣撫真印已

驗奢崇明收掌訖又看得本官題稱奢崇明既實授

授主官則追印以給之有不容緩以故差都司會書

疏鈔

漢蜀

五十三

張神武奉文宜諭世續不遵欲其還宜撫司固有之印以了前件惟其怙終如故聲言必殺崇明別立所愛孫戈內訌張神武因其嫡庶尋兵乘機而執亦以世續印即與俱不意印先此而匿鎮雄聞宗傳狂逞干後第神武等畫殊之把截一兵不設致首惡聞宗傳等出逃鎮雄亮臣居為奇貨質其妻奴助以多兵逼令反叛是神武始謀不臧之罪無以自解但念印信未得首惡未擒先罷一首事之將領恐諸將解體賊等決心且姑饒戴罪捕賊立功自贖候事竣之日

于功罪疏內從重請旨處分不謂貴州按臣先發之
大都皆起于畢節道顧起遷之揭帖安氏前後起疆
黨逆之罪俱屬不道蓋永寧衛實其鈴轄今夷會賊
虐竟不聞其肯展一籌爲同舟共濟之思徒以摩泥
昔市也堡殘破歸怨于蜀而不以養奸自咎且賊常
云任你四川做得十全貴州自有計較又云遍打一
帶軍民自有話說說明以焚劫挾于黔而令以罷兵
掣肘于蜀也爲黔計惟勿墮其奸力不足則與蜀協
圖水鎮雖跳梁或不敢把持他事以干天紀何至備
疏鈔

滇蜀

五四

正屬按臣事肯半年之間不出三語耶竊恐狡酋無
知以黔爲易激將來不得志于蜀必覓挾于黔今蜀
臨邊諸將皆以媚敵爲長算此臣所以終不能已於
言也除張神武仍候簡事結局應聽四川按臣查勘
從公奏報至于臣已知入之明有責任使即當席蓐
待罪乞罷以謝人言第有師命不可以請容臣矢志
滅賊後卽加顯斥以爲撫臣不職者之戒又看得四
川巡按孔貞二題稱蜀黔三省何爲永寧鎮雄二司
奪獲印信承襲事情在黔省貴州生事喜功不安靖
實鈔

滇蜀

辛五

自肅蜀不必言急議剿黔不必言緩議款兩省嫌疑數年之局可結各一疏爲照討逆誅負凡以戢寧地方兵固非所諱言抑亦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如其逆形已著勢必滅此而後朝食若止兩夷相執未足逆我願行此禦夷之大都也今據四川撫臣之議恨堯臣之黨惡未可置之不問欲大張撻伐爲中國振神氣此其說固自堂堂前此貴州按臣之議有臨播兵之後民力不支意在休養瘡痍爲黔蜀培元氣此其說亦自正正兩臣者均之忠愛赤心何嫌何疑何異疏鈔

疏鈔
漢蜀
五十二

何同也惟中國之馭四夷治以不治所從來矣又聞守在四夷未聞爲四夷守夫兄弟閭閻父不能有其子而能必夷之不軌哉且張神武之輕率撫臣亦云欲具疏題叅是神武之舉業已誤矣豈堪再誤爲今之計要在權重輕之勢審先後之着倘大難一開收拾未易狐兔與悲後將誰諉且羣夷播兵禍始一印乃今印已獻矣名正而中國之威振矣卽聞宗傳之首惡自可徐爲設擒至於安堯臣之應否驅逐應否

臣各捐誠心多方酌議虛衷區處務宣朝廷恩威俾黔蜀永鎮之明帖然救寧斯爲完策若夫株連蔓延恐後此多事未免僅聖明四顧臣未敢謂計之得也既經各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請合候命下本部移文四川撫按衙門查照先今題議事理會議妥當具奏以憑覆請定奪施行

疏鈔

疏鈔
漢蜀
五十七

滇事計慮宜周亟勅審處以靖邊方疏

宋一韓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頃接得雲南撫按鎮臣陳用賓等揭帖言武定府金沙江外夷賊阿克即鳳騰霄者乘府州官公出聚眾攻城陷殺守禦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困推官白明通焚劫居民甚慘且聲言隣境土夷有助之兵者用賓權諭解散仍相機進兵行事并乞假以便宜從長調度其知府陳典知州黃榜王啓光姑今戴罪擒賊業已移文川貴撫臣禁止東川會川水西諸夷疏鈔

滇蜀

五十八

不許助兵黨逆據此情形其氣甚惡其勢甚急而該撫臣亦處置有條矣等看詳至此竊不能無疑于中者蓋不止稟報與面審參差如撫臣所云已也嘗試就其情形度之阿克有意恢復故爲驚伏之計條至城下飄忽如風雨不可測識謀何密也繞一舉事輒以衷情輸入曰我某夷也某夷助我又何輕泄也襲其無備斬關而入殺戮官民勢甚猖獗志何僭也口稱被馬一龍等誣害只是復讎獄囚止放強盜馬伏生等九人餘重犯誅放倉庫炬燭俱不敢動又河

顧忌也以此料賊無遠志非夷民互相讎殺則乘機爲盜耳總之守土官撫馭失宜故釀患至此卽撲滅此猖獗何難哉撫臣甚其罪於楊應龍欲舉兵加誅三等深服其討賊之義猶恐其輕病重瘳如前人議麓川之役也竊謂其有機宜焉賊果擁眾流劫合行衆兵急擊若止據城堅守不過金底遊魚無須窮究第取二三渠帥以彰國法及測自安儻逆會窮奔急猝未獲亦宜設法重購必膏斧鑕會中將必有應者矣阿克果係鳳繼祖苗裔合問交通之人不宜漏脫疏鈔

滇蜀

五十九

倘是奸人詐盜名字大言虛喝亦宜根究明白誅其真犯不可影嚮依附希圖抵飾大率今日所最艱者戰守之備所必資者犄角之力毋坐失事機以玩寇亦毋臬疑土司以益敵無過推赤心以堅外應之謀亦毋過生事端以重守土之罪撫臣所云相機行事從長調度者當不出此矣兵難踰度書生也豈能料敵事關職掌不能不畧出意見以佐一籌伏惟勅下該部覆議施行等幸甚邊方幸甚

逆賊進逼會城撫臣束手無策疏

宋一韓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頃自逆賊阿克殺官陷城騷動滇中該撫鎮具疏以聞語甚愴惶竟不知蒙從何起臣等謬有陳說業以歸咎于守臣撫馭失宜未敢過為吹求猶冀撫鎮二臣定亂俄頃立收桑榆之效也今據按臣周懋相揭帖賊自武定破後假送曰推官進逼會城矣要挾犂犂索府印以去矣自是賊志益橫危尋甸府破嵩明州矣攻富民元謀羅次等縣殘木密關矣離幸授兵疏鈔

疏鈔

漢書

六十一

重關之限是為撤防標下無一旅之卒平日所謂尺籍伍符歸于何所安所稱軍門幕府乎是為弛備滇中之變每四十年一發撫鎮既明知之何不思預防臨時狼狽至此是為給亂聞變之後按臣即傳檄整兵乃遲至旬日始行點軍而事難收拾比點軍矣是為玩寇賊未至不急令收保反以城外生靈委之使賊肆行焚劫益張熾然之勢是為啗敵猶幸賊無遠志所索不過一印耳假令志不在印何以應之是為辱國下馬羅呼賊似可施吾條龍矣卒聽其飽欲而去是為獎叛賊去而事機已失矣乃借兵餉于鄰而曰効征序征揚征猛之役是為嫁禍臣等所不能為撫鎮二臣解也今日之事秦績則罪可減秦績則罪又減惟縱賊而遁逃之與夫驅無辜而鋒鏑之至于師老財匱兵連禍結將以掩罪罪滋大耳何也今日所最可患者猶不在西南而在東北建夷陰蓄異志連和西虜狎漢種落乃金元苗裔而為我腹心之患者宣大薊門逼在腹京軍士三月無糧勢且岌岌焉將東來遂在此在彼竊謂今日之事但宜督

疏鈔

漢書

六十一

過守土之臣卽滇中可長無事矣參照雲南巡撫陳用賓世守雲南黔國公沐畝一則屢蒙彈射殊無折衝千里之精神一則素習驕華何有振揚百世之風烈賊來計無所出未聞有備無患之謀賊去意有所圖因作將取固與之說明輸肘後之佩何止城下之盟生靈塗炭奚堪軫事決裂乃爾二臣合候事定之後分別議處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嚴督撫鎮二臣姑令戴罪擒賊事平之後酌量情罪與在事道將等官分別議處斯亦所以安重鎮而靖邊方臣韓方在請

疏鈔

滇蜀

卷三

告事關邊情職掌不得默默伏乞聖明留神裁決

黔夷飾情潛襲滇撫玩寇殃民疏

胡忻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接貴州撫臣揭帖謂安竟臣已難鎮雄投見具文申稱過繼緣由及征播功績乞要會題賞地安身且言原日隨帶千房十年生娶作何安置是猶索賚不合蓋以去之之道取之耳又接雲南撫按揭帖逾賊阿克攻陷武定殺官戮民猖獗十餘日直逼省會要挾猙獰大肆焚劫竟索冠帶印信以去而所過傾危殘破如蹈無人之境者夫竟臣以安易隴已自非義而臣匿印助逆構二奢張羣兇尤屬非法皇上宏恩棄過着歸本司聽候達授職銜正宜脫然引去顧復羶戀爾爾得非以防求後之意乎然鎮雄蜀轄也竟臣既貳於蜀則不得復轄於蜀胡泗何登甲汪汝才等鎮雄之官若民也泗等既仇竟臣則不能復事竟臣水西饒裕安覆臣同胞豈不相容使之糊口於四方撫臣恩洽土司理諭勢禁安民或可勉從當斷不斷竊恐遺患於他日若以千房生聚難移昔可帶之來今獨不可携之法乎嗟嗟一播猶難中國水西而附

疏鈔

滇蜀

卷三

益以鎮雅不幾兩播州耶至阿克者么麼一土舍耳
非有勢力之憑也入武定放囚以強盜馬伏生等九
人跟隨是其衆特烏合耳非有爰整之素也巡撫陳
用賓誠先時有攝敵威望則無敢渡金沙而躡武定
使臨事有禦侮方則無敢逼省會而肆焚劫惟一無
所顧忌糾犯武定包徂十餘日興闔而趨省城城下
殺掠躡躡三晝夜欲滿而後撤還乃又不遣一旅尾
擊於後或邀截於中致令志驕氣橫惟意是逞攻破
府邑所向無敵彼堂堂開府世鎮同城遇小寇輒東

疏鈔

滇蜀

六十四

手猥云無兵平日之贊理謂何縱由是殲滅蠢爾尚
不足洩城下之耻酬百萬生靈之憤奈何嗟口而談
以發縱指示自雅以殲度威賊自許以征播征時之
役自效是又將擄敗以爲功爲異日叙錄陞陞地殆
不知人間有羞耻事矣世廟時虜入畧督撫總鎮每
逮緊詔獄以懲失律若用賓者何置而不問耶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安堯臣既離鎮雅卽當決絕繫戀永
消孽孽如云有功可錄亦須另議爵賞陳用賓先行
詰責姑容戴罪剋期滅賊稍從末減如縱賊歸師老

財匱則與總兵沐獻并治以失律之罪斯國體尊
國威可振而西南半壁庶有療乎臣不任激切候命
之至

疏鈔

滇蜀

六十五

滇事方殷粵寇踵至乞嚴勅剪除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

竊惟天下之患莫不釀於積玩而發于忽矣忽者似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玩者實習於法令之縱弛故內庭之議論既與邊臣不相信自己邊臣之精神又與將吏不相貫攝籠絡爲日苟幸得代我自以爲遽廬人亦以我爲逆旅邊境相安便謂無傷蜂虿有毒誰則防之故今日所深可慮者在肩荷地方之重負欲釋而不果釋也欲釋而不果釋一旦地方有事得罪疏鈔

滇蜀

六十六

更重滇撫宜其及矣粵東固亦有宜然者頃看詳督臣揭帖殊可駭異欽州距交夷三百餘里非可一儻至也水陸設有防守官兵非乏備也賊由龍門港入焚劫殺戮官民交惜經兩日復由龍門港出悠然揚帆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是來不能遏堵狂鋒去不能邀擊歸路我實未嘗一矢相加賊已相載而還矣嗟嗟粵東雖小亦爲天子捍禦一方者何至積弱如是尚可使聞于鄰國乎郡守之守何土兵備之備何事遊擊之擊何賊總兵之總何旅賁地不同情罪斯異

宜矣乃若督臣亦有不得道其責者莫氏之殘黨戮餘之小醜耳勢已披猖至此未雨綢繆之策與平日約束之令樂可知也是非積玩於數年忽發於一朝耶假如黎維新都統之封不襲方物之貢不至其轄屬之縱橫又將何極方今初受安南之賞豈宜有此景象孰知夫前日之功乃開今日之罪也是非欲釋負而不果釋之患耶又有甚於此者澳夷盤據香山實繁有徒初與中國通而不過船舶于此數日而退後乃陸處矣初猶僦居寄頓後乃市地創屋矣初猶疏鈔

滇蜀

五十七

草舍後乃樓閣近且城居矣聞其積蓄甚富粟支十年招養倭奴教習水戰彼固曰備紅毛夷也我亦曰彼仰給我必不自絕於中國此說似是而實非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日若爲無害異日者或需求太急或處置失宜勢必不能相安於無事而貪利之武弁邀功之文臣又從而挑之將必有投袂而居平澳之責者中國之受其荼毒尚忍言哉故目前之易撲滅者交夷也後日之難收拾者澳夷也臣等爲督臣計但當速捕交夷以自贖其策無如責成黎維新內

外夾攻不出數月而罪人可得飲民之憤可雪若議處澳夷爲東南百年無事計似當責之後來非督臣懷刺畏譏之身所能結局也交賊既克聽其自爲裁決毋滋口語則可耳除道將等官如督臣叅治外伏乞勅下兵部行諭兩廣總督戴耀姑令尅期平賊并諭安南都統使黎維新擒獻眞正渠帥不得漫令惡惡致稽天罰東南庶幾有寧日哉

薛鈔

滇蜀

六十八

滇患孔殷維桑應切懇乞聖念以冀遐方疏

王元翰

工部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惟天下大勢如人之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一帶手足也心腹役使手足如手足受病則心腹爲之不寧焉頃者雲南土酋鳳騰奢鄭舉突發破州郡屠邑并殺知縣焚會城挾印信禍可謂烈矣而臣以其志在倡挾故物故擄掠飽欲揚揚去耳尋旬夷孽大理保等通謀憑險至圍郡城殺指揮乃土官其鋒可謂慘矣臣以其志謂效鳳賊所爲得官嚮應

薛鈔

滇蜀

六十九

耳今據撫臣陳用賓報捷疏則官兵甫集旌旗初指賊克卽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載矣若截其渡江歸路則進退無門腹背受敵金魚奔獸旦晚授首其局可結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必落膽奪氣亦一戰而可破也夫阿克特么麼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也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命卽方張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旦猖獗致地方破壞不可卒復生靈遭戮慘不可言蓋承平日久民不知武衆兵未備觸境生心故一發決裂爲爾而猶不止此也近聞臨

安鎮江新興嶧峨一帶羣盜鋒起千百成管劫搶城市燒掠村屯居民亂竄百里無烟而晉寧與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小大稟粟莫必生命此何景象也而衆口同辭咸怨恣將張名世謂河下交趾之役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故有手蒔秧苗頭已落而屍猶未仆有躬親負販賈見奪而命與俱傾舍寬良軀不可殫述嗟嗟凡此無辜赤子平日爲良民既苦有司驅迫化爲盜賊其有真正盜賊又爲將官敬畏及戮良民則民何恃何懼

疏鈔

滇蜀

二十

而不爲盜乎盜之所以日多而不可息也是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賄賂公行六詔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其蘇之門監司上官也屑越以處邊客甲科彈壓也遷任竟無一人故關長成政貪婪無忌法紀蕩然誠非一朝夕之故矣而其最爲害者莫如貢金權稅兩者爲甚地不通舟楫貨有幾何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土產全無幾勢必需別省也朝廷得伍民間費拾府庫給全百姓賠半是以室室空虛人

人喜亂日盛月新魁路無期聞會賊劫焚之日多乘間縱火之人蓋有不盡出於賊手者故今日之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焚監今稅監已焚矣而徵權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因請減更增至五千一樹十斧一羊十牧離心結怨使賊會借爲師名卽一賊撲滅而虐政不消滇之爲滇真未可知也南詔畏師天下從此崩解可爲殷鑒矣我皇上君萬邦富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權稅併復貢金源額二千生養林息爲

疏鈔

滇蜀

二十一

滇民續殘命乎詎料期詔三布歡呼如雷此無所驅而彼無所借賊勢自解必有縛而獻之者所稱戰勝於廟堂之上者也倘猶宴頑悍闖我元氣已固人心不推更遣一名將提兵揚剿如總兵劉挺威名素爲諸營憚服使其將帥壓境則先聲所至夷酋自環回泣泣痛計不出三月可懸數賊之首于葉街矣抑且猶有說焉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塗僅僅黔中一線烏道羊腸九泥易塞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爲異域如唐朱故事不聞可知

也臣計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羣直通馬湖東有西
粵路由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
達金陵可以出荆襄計莫便於此者此時政在各行
或以兵興暫歇事定之後亟宜着實舉行則入滇之
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水由江四途並進百脉俱
貫此咽喉彼通諸酋不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如此
滇可長存黔亦無所恙而萬萬世地利地機國家寧
握之矣益徵之今日亂形推之日後尋勢如關路之
係信非淺渺也臣鄉土之誼哀痛呼天萬非得已伏
疏鈔、滇蜀
乞勅下該部如臣言不謬採擇施行宗社幸甚臣鄉
幸甚

萬曆疏鈔卷四十三

東倭類

石 星 議征倭疏

徐 桓 征倭當急搗巢非計疏

張文華 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疏

吳文梓 倭奴假詐已彰乞嚴加責成疏

曾偉芳 欸貢非策留兵宜慎疏

遼中立 東事可虞廟謨當定疏

目錄

卷四十三

王德完 目擊東倭曩隙專修備禦疏

呂鳴珂 特伸盈廷公議以佐攘倭疏

趙崇善 東封難恃敬陳備禦未議疏

曹學程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劉餘澤 東征結局有功險臣榮惑天聽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三

東倭類

議征倭疏

石

星

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七月

先該本部題請特遣大臣經略陝西各鎮及帥師征討倭奴等因奉 聖旨是遣用大臣便着府部科道官會議來說欽此欽遵除移文各衙門知會外近該陝西督撫諸臣奏報賊勢已着滅亡有期經畧似不必遣倭犯朝鮮近據遼東督撫官咨稱該國八道已盡占據且安撫人民給散米布謗令降順為謀叵測前項征倭文武大臣應遣與否想應速為集議隨於本月十八日五府九卿科道官齊赴闕門公同會議該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定國公徐文壁等王學禮等吳繼爵等費甲金等徐文偉等議謂倭克朝鮮出師備援尤為良策但緩急之間須酌時而行之該吏部尚書孫鑰侍郎陳有年陳于陞議謂征倭大臣之遣誠攻心伐謀上策但我師地形未習饋運難繼未可輕議深入於本兵二佐增置一員務簡求熟練兵

者無事居中調度事急督兵征進爲諸路應援戶部尚書楊俊民議謂江海遼闊險夷難測芻餉艱難莫若渙發綸詔宣諭朝鮮臣民號召義兵光復舊國該國素無火器聞山東宋巡撫製造殊多相應頒給侍郎盧維祺議謂大臣須得習知倭情及素優弘濟者方可議遣禮部侍郎韓世能議謂朝鮮宜用恩附不宜用兵且請於洲直設總制南兵鎮江設總兵刑部尚書孫丕揚議謂沿海督撫宜增備倭勅書令其畫地分防順天十路有遊兵營保定六府有民奇兵營疏欽

夏倭

山東有備倭衛再選曾經倭戰之將令其教習水戰工部尚書曾同亨議謂再設經畧則平日設總督之意謂何十羊九牧必至債事宜將薊遼總督增備倭勅書爲便宜照先年例增設兵部侍郎一員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議謂大臣征倭義不容已但揆時度勢施爲宜有次第計倭奴劫掠已滿不久必歸若仍在平壤等處似宜只遵前旨行令遼左撫鎮將先發去兵馬二枝或再添一枝擇諄勇將官多裹根餉徑入其境協同彼中各道勇將精兵相機戮力共圖

剿殺或各就近伏兵要害擊其情歸宜無不勝即果使倭奴竊據朝鮮兩都住而不起而國王既來內附彼中無主人心無所繫屬似必先宣諭國王令彼中忠義陪臣急擇本王子弟宗族之賢者權署國事多方另召各道豪傑修力勤王亟圖恢復然後我乃選遣大將率領精兵水陸並進務求殄滅諒亦無難又須先將應用兵馬船隻芻餉作何處備必皆充裕可遣將而今之計惟宜亟行遣左鎮撫多差的當人役速詣朝鮮偵探倭奴去住消息不時馳報以爲進疏欽

夏倭

止通政使杜其驛等議謂文武大臣宜察才望忠實者使不離在京衙門三四品之列武臣宜察謀畧驍勇者使不離五府僉書之列推舉得人鎖鑰慎密既可固遼左封疆之限揀揀有道又可激朝鮮恢復之心大理寺卿趙世卿議謂朝鮮恭順有年一旦倭奴蹂躪至此卽遣官帥師征討以存亡國以固藩籬亦自長策但倭奴新破朝鮮中情遽難盡知遣官征討未可輕議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議謂大臣深入倭倭地形不習兵餉難繼勢必不可道河南道御史

傳好禮等議謂倭奴不圖金帛子女竊據朝鮮似有異志矧關白以匹夫竊圖又兼併多國遂破朝鮮此亦助敵宜遣文武大臣經畧不宜據議征討深入彼境等因爲照以全取勝者帝王之兵推亡固行者天朝之誼頃該朝鮮奏報倭勢猖獗臣等職在本兵義當撲滅況已陷我恭順屬國撤我密邇藩籬封豕長蛇寧有紀極若令深根固蒂必至剝牀及膚臣等初議特遣文武大臣稱兵征討不獨彰我字小之仁且以寢彼內犯之念兵貴先聲意蓋有在至於道途難知芻餉難繼諸臣所議固爲有見念圖王方奇命於我望救甚切彼爲嚮導道途不患難知彼資根餉軍需不患難繼又該臣等曾遣精細人員深入平壤目覩倭奴招撫人民整頓器械名曰二十餘萬寔亦不下數萬似此情形寧容輕視但遼東撫鎮業發兵往應特遣文武似應有待以遠鎮足以當之也今據諸臣所議言人人殊均之忠於謀國內如宜諭朝鮮號召義兵猶爲振三首策乞賜渙發綸音馳使面諭朝鮮國王傳檄八道陪臣大集勤王之師坐圖恢復

疏

夏泰

四

疏

夏泰

王

業我則增遣勁兵共圖殄滅倭奴若先遁去我亦無容深入如其收集盤據意滅朝鮮以與我抗則大彰天討斷斷乎不可已者於時不大調客兵特遣文武則吏工二部所議增設兵部侍郎一員專理倭事即臣等所請應選經畧大臣而左都御史李世達所請選遣大將率領勁兵水陸並進即臣等所請應遣武臣則諸臣之議雖若與臣等不同而其意未始不相合也伏乞上裁容臣等移咨吏禮二部及副邊保定山東淮揚督撫一體遵照施行

征倭當急搗巢非計乞詳審以收勝算疏

徐

恒南京刑科給事中

方今報倭警者及岌矣策倭患矣紛紛矣大都以防禦爲要策無能出奇制勝者獨本兵慨然以征倭自任而行人薛藩亦備陳其當急征業已奉旨選宣大保定等鎮精兵赴經畧調遣一以援朝鮮一以伐狂謀誠得制勝奇畫奏凱有日矣迺太僕少卿張文熙調四省兵往以搗巢爲請臣三復維之見其策甚奇而難行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欽此若以爲可行

疏鈔

良辰

一

而速令覆者該部必能斟酌可否何容臣贊但恐該部亦誤以爲可而允行之則失計甚矣臣不得不爲糾正而偶有一得之愚或足以少裨勝算者惟 聖明採擇焉臣讀籌海編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海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一作天氣即昏舟過沙礁卒皆覆沒以我之迷蹈彼之危未有能必勝者雖以元世祖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罕木兒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爲魚鱉史書元諸將棄師於海島而

生還者僅三人此其明鑑也卽我 世宗時乙卯秋

浙直會兵大衛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沒船師以千萬計夫大衛切近揚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其情歸者且不可乘危倖功况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東歸杜其內犯此兵法所謂批亢搗虛固爲良策而其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爲四列臣則以爲五難兵曰搗巢蓋攻所必救如孫臏直守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

疏鈔

良辰

一

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救也總傾其巢穴何能牽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兵二萬則約兵百萬餘矣今駐平壤者名四十萬則其精銳尚多也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遙如驅羣羊攻猛虎爾總能還涉未必勝而况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直隸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得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處乎

此其難三項以通州兵調遼陽人且救救生怨毒矣
況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爲必死之役誰肯舍
生以勇往者勢必騷動別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先
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
不踰萬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
者何資況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之衆寡不
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
卽無海波之險且未必獲利況風濤不測而欲冒險
邀功不爲故元棄師之續卽蹈大衛覆卒之轍矣文

疏

頁食

人

照爲此奏其未深長思乎夫善用兵者如用藥急則
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倭逼義州近鴨綠事急矣急
則爲治標計速選南兵精銳爲先鋒調宜大保定挾
助之而以朝鮮兵爲內應疾赴平壤聲罪致討可以
奪犬羊之魄而解朝鮮之危然非萬全算也愚謂
莫若先聲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
伏奇以躡其後何謂先聲今西賊殄滅神武奮揚宜
以提宣示四夷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諭倭
將彼必驚服求貢之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消弭朝

如期則可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威
而修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項惟敬曾
以大言起倭敬畏況假以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
人之一策也何爲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
也募生員蔣洲爲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
桀紂六十六州本非心服又占豐後王妻爲妾西海
山陽數國皆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洲者未必無人
若以重賞搆之得一二膽畧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
白頭立奇功於絕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

疏

頁食

九二

擊知倭性最懼急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吾乘
其隙而擊之則易爲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卽
令奮擊卒能報捷遼患二百餘年今宜勅經畧整
頓舟師於鴨綠江口善瞭者望倭船未抵岸卽四面
攻之截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全勝者此攻其
無備之一策也何爲伏奇聞倭善用兵兵之計不
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故鮮不敗
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蓋臣以前鋒迎敵佯敗走
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卒有王江涇之捷今宜勅

經畧相違東形勢於全復蓋義城堡中可埋伏處伏
奇兵伴誘之伏起夾擊寇雖眾必亂其勝之也必矣
此出其不意之一策也此四策雖愚之庸見實已
試之成規似爲鑿鑿可行者非敢爲文言以亂聽也
如蒙勅下該部覆加查議要見搗巢五難是否難行
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止可行者坐爲
採用如此則妖氣立靖海波日澄蠢爾倭奴將難而
禽獮之封爲京觀不難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此惟
皇上擇焉

疏欽

東征

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疏

張文華 南京禮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蓋自倭奴威協諸島侵陷屬國爲我中國慮近閔歲
矣所屢宵旰頒諭旨不知其幾所差文武將吏不知
其幾所調集官兵批發帑金不知其幾切謂當事者
計必減此而後朝食不然即堅持自守之計據險扼
塞坐困其歸無不可者慎無吝苟且目前以貽日後
憂也頃聞征倭邸報及遼東按臣周維翰一疏謂大
謬不然者奈之何始而畏倭之不去而媚言於貢繼
度貢之難行而借信於封哉夫自貢之說一出廷議
紛起所爲扼腕而嘆信者而籌者反復其不可狀甚
悉至蒙聖諭赦窮追卻貢欵明旨一下凜若秋霜
庶幾講貢之說寢而禍胎永絕矣孰意東征寡謀始
終堅迷於貢之一字而業已爲倭計哉自今言之王
京誠退矣非勢窮力迫也以欵貢也二王子誠還矣
非畏威悔罪也以欵貢也行長屯西生浦小西飛入
王京爲有挾之求爲必成之信國家安危誠係此一
許絕間而乃託言曰借貢以退倭非輕許而候國

疏鈔

東倭

二二

等弗之信也夫用間誘敵兵家之常計等非不知當事之苦心顧古之用間者託之以他詞持之以正法故間一行而敵在吾術中保無他虞也今在我借貢以退倭而使倭執詞以求貢是始以給倭終以自給初以爲間卒以爲信誠不知所爲與倭約者果借言乎抑真許乎及知貢之必不可行而易名爲封抑又誤矣何者重譯獻琛貢之謂也其輸納猶自彼來也倭奴雄狡異常計利我金幣一旦渝盟曾是可以大信貢之是許貢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可也又奚爲諱貢而言封命名定爵封之謂也其賚予特自我出也倭奴狼貪無厭勢必因封乞貢一旦及戈曾是可以名號藉之是許封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可也又胡爲借封而諱貢大抵我既加封彼亦來貢兩事未有不相因者此端一開坐令蠢然狡兔入我疆土侵我屬國荼毒生靈其爲宗社日後之隱憂一而已矣且錫予以封國之重典遣使以封國之大事萬一倭情巨測稽留天使以要貢市當時也將許之乎勿許之乎故不啻嚴而言款貢也是則

疏鈔

東倭

二三

而納之戶也不曰議貢而議封是朝三暮四而卒爲天下笑也今日倘不嚴爲杜絕而昔年北虜以順義王封矣其後濫觴撫賞馬市歲日以增卒至決裂莫可收拾可爲永鑒若之何而復蹈其覆轍也夫貢與封均之無一可者茲乃堅意行之得無謂許貢失信於倭而欲借封以行羈縻之術令彼長去而不來乎不知中國之待夷狄來則拒之去則不追未聞有喜其主而錫之封者中國之防夷狄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未聞有恐其來而錫之封者況狡倭反覆不常其欲去未去或來不來總之不係於貢不貢封不封者遽欲借此卸重肩還朝報命而一切利害僅委之一劉提臣等不知其故也嗟夫我之大兵深入暴露日久其死者委虎何窮而其疲且病者又將爲亡羊之續即欲多留彼中境奚以裨議者謂宜撤還境上衛我疆土撤我朝鮮自爲防禦有如倭奴目今畏寒遠遁無煩我師則獎率大衆抹馬治器鍛戈峙模王惟其時倘其春汛復逞則重整我師一大創之未爲非策伏乞 皇上博採公議斷自宸衷勅下經

畧卽將封貢一節亟行停輟以杜禍端庶幾海氛可靖而疆場永固矣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抄

更倭

一四

倭奴假詐已彰乞嚴加責成疏

吳文粹刑部給事中

頃留兵殺傷數多御史周維翰具奏而經畧無言猶謂出於傳聞不敢輕瀆天聽及接經畧塘報而展轉支吾猶謂越境偵探不敢過爲苛求欽蒙聖旨責令從實報來則宜朝命而夕奏疏也乃承旨以來翹首企足日佇奏章之至而寂然不報特遣書於本兵謂倭奴安靜無擾臣不勝其駭且疑矣夫慶州之人犯遼陽之搶掠皆倭也借云被脇亂民則降倭非倭而何中國喪師既真又安所諄諄爲倭辯也據宋應昌之意無非寬倭夷之罪以冀封事之成耳殊不知往來講和是賺兵緩敵之狡謀也暫伏釜山是將取姑與之故智也藉令大衆業已浮海而今之所云猖獗擁兵犯搶者誰歟行長旣云清靜而今之強掠資餉殺傷留兵者又誰與守候小西飛回話今旣數月矣又不知表文果安在歟夫當冬寒時非彼利尚且逞意鴟張肆行狼噬轉盼春風正可揚帆之便其所猖獗更何不至也善爲計者當約束三軍爲一心

屬兩國爲一體意氣相繼臂指相使庶幾可恃無恐
今經畧王於和將師至於戰二心不可事君懷疑不
可應敵兼之被脇亂民爲彼嚮導助彼聲勢當此之
時強敵在外叛卒在內吾以卑弱之師孤揮其中正
孫子所謂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
不能救前勢不能不及汲矣語云未見其形先察其
影言防者貴未然也今倭奴狡詐之情彰彰昭著奈
何當事者不修戰守以伐役謀且議封議貢以情軍
情遂至事機坐失敵氣日張行且剝虜將有不可措
疏鈔

東倭

二六

手足矣臣等竊有憂焉夫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宋應
昌等不待王命擅離信地是畏倭之心甚於畏朝廷
之心而當事者恬不爲意可憂一朝鮮君臣無志恢
復棄此藩籬東南殆無寧日可憂二登萊以及天津
地方遼闊且承平日久目不覩旌旗耳不聞金鼓居
常則談倭而變色臨敵則望風而却步可憂三淮揚
係漕運咽喉乃今饑民困水災者且蜂起屯聚川澤
恐不在顧吏而在蕭牆之內矣可憂四飛彈吉兵
綽淹留京城小西飛安量遠左降倭布散邊方非俄

族類其心必異乃今窺我門戶視我虛實一旦乘隙
而起何以制之則江皖徒戎之論是今日明鑑也臣
聞僭人之爵者當思人之事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
憂宋應昌身膺特遣李如松世受國恩合當矢心協
力滅此而後朝食斯爲上不負國顧乃持兩可之胸
應以倣倖萬一之狡夷綢繆之器百無一二迫其損
兵敗績事勢窮蹙則又稽延君命猶然不見奏聞其
狼狽之狀必有難於言者人臣勿欺之義謂何而敢
蒙蔽之若此也伏乞 皇上勅令經畧及督撫提督

疏鈔

東倭

二二

諸臣恪奉 明旨二力擔當并將廷臣條陳戰守機
宜兵食要畧一一舉行毋得持封貢而疎防禦信狡
夷而忽廟謨使國家大事決裂敗壞不可收拾則雖
伏罪請誅亦無及矣臣等非不知違奉 明旨省議
論以責成切顧職掌所關寧使臣言之不驗毋寧使
國事玩愒而自蹈內外壅蔽之罪也伏乞 聖明採
擇

倭報欲去未去屬國未復就復款貢非策留丹

宜慎疏

曾偉芳

兵部職方司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臣竊賄倭奴款貢之害三尺豎子類能言之乃疆場當事諸臣猶躊躇四顧而不能決非謂不款則倭不去乎臣則曰款亦去不款亦去又非謂倭不款而去將必復來乎臣則曰款亦來不款亦來臣請以當日之勢借者爲畫當年壤一創倭已知奄提朝鮮之業不厭其志同惟擄掠不歸將金帛子女安所償之還

疏

又倭

八

延釜山數月非不去也前者陸續驅重貨浮海而東其後者徐爲殿也況今大衆已還僅遺小西飛三十餘人王京乞賁行長留一枝以待知我大兵未撤其不能以此日一矢相加遠也明甚欲歸報關白忿土重來則風汎不利正冬苦寒勢又不能故曰不款亦去本謂我戰平壤斬敵數萬浮屍蔽江幾吳十里可明漢兵若風雷竟倭奴大創而去當不復來今稱克開城復王京還王于陪臣以議款故則彼又何威我懾我而能就我束縛守我盟誓哉且以沈惟敬前在

倭營見與爲嬉咸安隨陷胥州晝拔而欲恃此計貢以冀來年之不復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夫不款無憂其不去則何必借款以市其去款之難保其不來則何必重款以餌其來貢之當絕此兩者足以觀矣今不料絕貢之無關倭之去來也而首鼠兩端陽謀陰謀設內有樹疑以外招衆口竊爲當事者惑焉法曰毋怯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今日之計則惟卻其貢而嚴其守顧以中國而守中國則易中國而爲朝鮮守則難吾之自守也信地在數里之

疏

又倭

八

內器火衣根取給自便若蠶足而乎隨至吾之守朝鮮也暴露數千里之外遙呼庚癸動輒掣肘首尾不相及不留兵乎將前功盡棄欲宿重兵則師老力困禍無已時恐外藩未固內變先作蕭牆之憂將必在此然則舍料理國王之外雖使孫吳韓白復生無能爲朝鮮謀矣夫朝鮮析分八道幅員綿亘東西三千里南北西千里其地饒五穀火耕水耨不假力而足所在窖藏陳腐相因自昔以富強抗衡中國唐太宗親駕者再不能成功乃今倭夷二人如復無人之機

則豈非其主偷惰姑息廢而不治以至此與以李昫
荒淫沉湎自敗然尚有可爲者曰當今破滅之餘臥
新膏肓正惟此際猶然不倖徒列筆挺矛戟於前而
助之聞可乎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此於計已舛矣今
未能遽謀燕聚置君後去謂宜亟請 陛下勅一道
專人齎至朝鮮國王數以失守社稷罪朝廷爲若糜
金百數十萬恢復境土全以昇汝若不亟圖天且壓
棄雖天朝何能狎爲若得屢煩援師蚤自爲計無殄
若宗如果不可化誨其子老海君瑋頗堪托國命經

疏鈔

三

畧就彼熟察衆心願冀密約彼中 王大臣泥殺有
謀者呼吸從事仍以勅諭王洽自退開傳國世子唐
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此亦先朝故事何貶於王
新王既立革故俗無遺民弔死問孤練兵積粟號召
諸路忠義及父屠子戮顧指倭肉之民與共爲計萬
一倭急燃眉一時磨罷卑弱未能遽起則可令衆建
王族如田單宗人守莒即墨克復全齊不然則覆海
邇倭一帶棄之豪傑如漢任韓信黔布彭越三人關
以東各自爲戰夫與其敵來不守至委土地以啖倭

孰若出分吾國而猶不失爲吾守之利人情難忍不
能割豈手弗斷及亡其軀凡此皆可與新王陳說利
害曉譬禍福俾自處分天地之剖一官之置我中國
無所與焉誠爲彼定亂而已如此則雖朝鮮未必不
樂從於我天下事何遽不可爲至吾留兵所許不當
過初議五千歲猶不得過數萬行月諸糧盡貴朝鮮
取給亦當俟其君臣卑詞再請然後與之約曰若能
誓心固國則許能屏遠君側荒惑則許能出金帛捐
土地以禮賢俊則許能睦吾卒無相猜則許能日貴

疏鈔

三

不需中國金則許則吾且未斷而後與之則與之
足以示德德亦因新而生激焉有彼不求援而吾皇
皇焉自爲陳請欲留兵 萬六千欲難費中國數十
萬當先達迎如奉賜千彼固惟引喉承沐仰人授已
目爲當然雖與之千萬遺以益其疾而教之喻竟何
補於勝敗哉故必使彼自哀其請自供其費然後能
知難知難然後能自守夫惟自守而後可與之共守
此料理國王之道 王曰子之術善後良規更莫有
先於此者蓋世必有非常之大然後有非常之事非

常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爲乃究竟當爲不過如
是不務而猥云留兵是使中國歲以朝鮮自役也故
臣願當事者亟圖之也臣備員樞屬諸效瞥見諠當
與當官獻替佐承何庸置喙顧存亡屬國在此一舉
須聖明獨斷督率相密贊於下主持必行擇人善
任庶克有濟竊不自勝芹曝心伏祈陛下垂神採
納與二三輔臣從長商確下部遵行無使當事者今
日苟且塗塞而明日或滋弊端徒煩議論將朝鮮幸
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夏倭

三

東事可虞廟謨當定乞杜纂明以圖萬全疏

遼中立史科給事中

自東倭未靖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
甚夥其揣情形利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
知其不可矣臣卽再有陳說亦不能加於諸臣上矣
顧是說也朱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
之沈惟敬密計於倭劉黃裳昌言於朝請封易而爲
請貢請貢易而爲開市開市易而爲和親頃又專意
請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
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
始不能無言矣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爲國家計不爲
一身計爲久遠計不爲旦夕計自倭奴狂逞盤據朝
鮮我皇上宵旰而憂爲之遣將出師者計年餘矣
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之仇
也而臣子之羞也今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籠以封
號金冊銀章赫奕島外此可令四夷見乎以國體論
則倭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築城蓋房運粮
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逞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

疏鈔

夏倭

三

而當事者以爲難。悉日夜催促表文。以冀了事。目前未聞空言。可以畏敵。表文可以守取。卽稱臣稱貢。禮卑言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倭俗狙詐而狠貪。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爲訓。沿海設備。嗣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世祖噤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年之安。今無以制其死命。而以封爲羈縻。彼關酋雄長海外。卽稱帝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以乞此虛名也。勢必請貢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於

夏倭

三十一

今日而安能拒絕於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關外表窺伺之門。爲國家患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此其事之可否。得失。滿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當事者以冥冥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沿海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於釜山。爲敢取之計。我冀望於僥倖。爲苟且之謀。倭以欺要我。而操術常行於欺之外。我以欺自愚。而智慮常陷於欺之中。排盈廷之公論。捐數守之長策。阻忠臣義士之氣。爲逃責讓功之資。此入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且必

之謀非久遠之計也。豈不羞朝廷而汗青史哉。臣謂倭款不罷。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不決。則釀禍將來。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卽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國事矣。且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借口羈縻。得以息肩飭備。而今邊務廢弛。將士玩愒。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襲其故智。以爲退倭良策。尚可謂國有人乎。伏乞皇上深思倭情之巨。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尙書石星總督顧養謙。閉關謝使。一意防禦。毋推諉避事。因循養亂。毋徇一時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宋應昌。郎中劉黃裳。併座賜罷斥。以爲入臣欺罔。誤國之戒。則內外遠近。曉然知上意所向。在於安攘。大計孰不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所謂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慮哉。伏惟聖明留意。

疏敘

夏倭

三十二

目擊東倭黨隙專備禦疏

王德完

工部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臣惟倭奴封貢一節關係社稷安危在廷諸臣無慮數十人皆力言其不可謂即此可寢謀矣頃接總督顧養謙倭情一疏知表文將至事在垂成然止言求封不及貢市又言倭戶盡逐始可議封臣以謂總督或自有的擬及接朝鮮王李駘賊情疏則又謂倭賊向來屯聚劫掠蓋房築城轉運軍糧絕無歸計說和說貢眩惑軍情向背胡然頓殊若此昨因本兵石疏鈔

夏發

三六

呈集臺省諸臣于射所會議東事臣得讀本兵覆疏稿則謂一封之外似無他事又謂不許粘帶貢市致日後不靜又謂撫按查核金山倭戶一人未歸不得許封大都與總督符合臣以爲本兵或自有主見及扣其所以茫如捉影捕風臣問外傳總督貽書有貢市禁絕能以身任等語信然否本兵曰難必倘強索貢市只革其封號便是等又問金山倭戶肯盡數歸巢否本兵曰難必臣等又問特遣遼東巡按親至金山查看倭戶有無歸去可行否本兵曰不可由此

言之則倭之封而不貢也倭之去而不留也毫無足憑何能輕信臣又覽本兵覆疏開六月內晉州搶殺等情先該經畧奏報十一月內慶州搶殺天兵二百二十三名搶掠軍糧八百餘石等語一不差不差又謂朝鮮疏在去年十二月初七日之前總督疏則今年正月二十日之後故論倭情頗異然相隔止一月上下豈不叛服霄壤臣又覽參軍官葉靖國稟帖稱正月初四日金山倭夷尙有一千人金海龍川熊川等處行長所居或止二千人倭衆正在睥睨奈何言去

疏鈔

夏發

三七

則朝鮮疏稱三月進搶土國風汛要犯大明等語豈必盡虛臣又覽沈惟敬答倭書有曰既許爾乞降封貢如何因循不至則封貢已兼言之矣臣又覽倭國抄白副表一道有曰比照舊例蓋謂國朝封貢例也未又曰永獻海邦之貢則明白直言諸臣佯若不知殊爲悍盭臣又覽行長答沈惟敬書有和親字樣且以媾和之既而飾辨兩國相好卽是和親然倭奴狡詐豈不識相好二字臣又覽朝鮮陪臣金晬與總督顧養謙稟帖稱倭敵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將

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竊未知媒和者悉以此聞於朝廷否則惟敬許倭不止貢市何謂一封即可了事興言及此令人髮上指夫倭奴與兵朝鮮原欲入犯中國許儀初寄書內地云關白欲上取北京稱帝大唐又云善許和假降以破敵國即還邇市井之人且有先知矣經畧東征豈不辨此平壤克捷亦已奏功無奈碧蹄大敗魄散膽破乃始悚心堅意惟封貢是圖不復言戰鬪事矣然猶畏人知不以上聞及遼東撫按趙耀周維翰相繼奏報俱云封貢已疏鈔

東倭

三八二

成知難掩蔽乃始直言其故開城王京陪臣王子悉以封貢取效旋見羣議沸騰則又時露時藏或專言封而揮言貢以少殺公憤厥後知事勢已遂始明言請封大航三年一貢行長小船半年通貢蒼畫王事劉黃裳則直請委官至對馬島收查貢物許閩浙遼東大賈通市泊矣本兵亦左袒其說而重違明旨乃行總督勸議總督以機局已就莫可說和而懼有煩言止云請封絕口不及貢事乃本兵亦云對馬島開貢誠爲不可惟是封議不得不從夫名器難假繁縷

當情今以關白篡弑而錫之王封以號召三十六島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然使倭之欲而果止於封也使倭稽首就封而不復要貢市也使倭要封之後屢竄海濱而不復鯨吞華夏也則假虛名而有寔賞結與國而令支邦以財力困疲之狀戎馬瘡痍之候罷兵息戰體士拊民未爲非策顧倭欲無厭矣信難終封之與貢猶形影也景之與影猶循環也假令本兵總督陰予而陽奪之先請封號借明旨以綽廷臣之口繼請貢市快目前以貽日後之患則疏鈔

東倭

三八三

禍在作俑是謂欺君二臣何忍爲此假令秀吉行長陰叛而陽服之偃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備則患在噬臍是謂誤國二臣豈忍蹈之我朝鄭端簡公日本考謂倭吏好誦自持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見我無備則掩襲邊境正統中大嵩挑諸省被其害世廟之憂延漸直江淮間流毒更慘今若大舉復啓覆轍將尋是沈惟敬誤經畧經畧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皇上也無論旦夕可弭弛擔息肩即要領不保於丘園斧鉞伏誅於簡冊

馬夫犬羊喜惡難期桑土綢繆貴預今本兵曰倭得封卽颺去不吾犯也臣曰倭卽犯胡以卒應本兵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此三人卽捐軀其如二祖八宗之神罪何臣曰遠左戰士有幾本兵曰不過三千有零臣曰三千之卒何足禦數萬之倭本兵曰戶部糧餉無措去年遼東巡撫請召募家丁三千人竟裁減八百有零臣曰帑藏誠匱乏然遼郵危急何論惜才哉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兵當暫留遠左不宜速撤本兵曰業已先奔臣曰是所稱疏鈔

夏倭

三

鬼形者難再用耳諸臣曰卽有急朝鮮難出援不若於旅順口鴨綠江緊要險隘增兵戍守本兵曰多則乏餉增五手可足用諸臣曰剿提兵撤回亦要留住遠左本兵曰川兵難終不如募土著倭虜皆可捷伐相與咨嗟嘆息夫沿海邊防豈不數四甲飭然核諸文移之上則色色皆有求諸戰陣之間則件件成空遠左對敵尚且無兵內地承平豈能禦寇如以羸卒而搏猛虎譬則妻子而角孟賁豈不容所向無前是則恐力之不足今不差賄虜媚倭而急爲之防乃爭

誇長威悔罪而張以爲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以蒙唐智聰明自出百王之皇上此臣所爲扼腕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勾踐一小國君耳患吳之強也而苦心焦思置薪於座臥卽仰瞻飲食亦必嘗膽卒乃拊循士民訓練兵甲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千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以殲敵今堂堂天朝豈比最爾西越誠肯赫然震怒練將練兵懲虛責實當事諸臣臥薪嘗膽矢畫陳謀某鎮可用若干兵必有人有投石超距之氣某鎮可用若干將必個個有斬將塞旗之風某鎮可用若干糧必在在有士飽馬騰之慶見兔而急顧犬亡羊而卽捕牢則習流何止二千教士奚啻四萬除兇雪耻操縱縱宜苟玩惕歲時如處堂燕雀幸火未燃啣燭以爲安則延寇入室養虎遺患令外夷會長廝役從旁竊笑此議之所不敢辱也夫臣濫竽民垣司會計耳胡敢言邊事然杞人憂天爲其將壓也葵婦恤舟爲其將覆也今封貢若行覆壓立至臣苟拘攣職掌不一披陳則遠慮先憂曾不得自比于杞人葵婦故特效其欸欸之愚伏惟

夏倭

三

皇上採察劄言必謝倭款早修內治臣不任懇切禱
祈之至

疏鈔

見倭

三

特伸盈廷公議以佐攘倭疏

呂鳴珂通政司通政
萬曆二十二年

臣等待罪通政切惟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官以通政名謂政猶水也通之使勿壅闕而我太
祖高皇帝勅諭亦以宣上達下防權奸壅蔽為兢兢
蓋其重也須者東倭一事等日檢內外諸臣題奏
紛紛藉藉大都言本兵以封貢誤國經畧提督以欺
罔誤本兵遊擊沈惟敬以賂倭求封貢誤經畧提督
是政之不正莫大於封貢而說之壅蔽莫甚於倭情
臣等職掌喉舌欲以徹宸聰久矣而未敢遽聞者誠
念言事易任事難在海外風聞不宜以文法議論糾
當故事二月二十七日兵部尚書石星約九卿會議
演象所諸臣雖無面燭其非者却未見唯唯封議固
知各有心非乃亦隨班點點而退豈惟中書務倭臣
謂是日會議為隸卒所非嘆即臣等亦自羞之已而
抄出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濬二疏及朝鮮國
李松阻封請留兵之奏乃知情形近確盡涉奸蔽敢
不據素所採請為皇上陳之言者曰昨年倭據平

環聲言內犯沈惟敬承遣往探便以封貢啗倭矣令沈惟敬再往而和議蓋已定矣斯時經畧之遣不過揚示天下以制禦之意云耳乃提督李松松將也以戰往不欲以和歸鼓其銳氣乘倭奴持款無備奮擊破之大獲有功功固不可掩矣斯時果能矢心併力乘勝長驅卽倭無類詎謂以倭級市私昵辛利貨財且慮南兵戰勝分奪留守平壤兵不戮力大敗碧蹄至此敢復言戰乎所謂經畧提督始齟齬而協和斯其故耳於時沈惟敬幾爲倭奴憤殺乃復爲遊

疏鈔

東倭

三四一

說賄倭議封因嚴禁朝鮮不許殺一倭生靈而倭奴一任狂逞圍晉州三十八日殺傷幾六萬人迄今蓋屋造紅船兵儲糧爲不封貢則逞其吞朝鮮內外之謀聞洪王事譚審朝鮮嘗本來使何人則佯嘆誇東征之功背則涕泣哀訴云彼國受慘一空卽我兵亦倭也嗟乎皇上費二百餘萬之金救朝鮮乃不能戡倭而反坐視荼毒如此尙可以封貢結局耶推王封之意豈不曰封屬虛號朝鮮實禍予虛號以免實禍甚便不知封以正名名正言順先朝雖有封倭故

事原未有秋今倭既伐我國又殺川兵是逆寇也逆而封之爲晏狹傳笑外夷青史譏焉且關曰稱雄海上稱有六十六州其與劉挺書語極誇謾豈真借王號以爲重封之祇自輕耳或曰倭勢強而我兵弱餉匱不封且內犯夫平壤之敗非此強倭耶考嘉靖之季都御史胡宗憲總兵戚繼光平倭閩浙何我兵輒勝以堂堂天朝大統之兵寧畏一倭獨不得經畧提督如宗憲繼光其人耳誠畏而封之倭愈無厭封貢不已尙更有必不可從之要抑將畏縮而割土從之

疏鈔

東倭

三五一

也或又曰禦敵以術假封羈縻特緩倭而爲之備耳不知人情危則防安則亂虜之互市也中國財力竭而邊備日弛旋欵旋犯卽互市足恃哉今倭狡於北虜我以封緩彼彼亦以貢緩我沿海兵將一有恃則玩弛怠備一旦倭驚無全勝之兵噬臍何及矣若若乃許封不許貢之說尤謂不然蓋倭既封必遣使餽詞奉貢包藏禍心觀兵部郎中劉黃裳疏議貢道由對馬島而御史周惟翰謂狡倭窺伺遼左前門行人司憲被論後亦悔聽黃裳指揮豈貢議又自黃裳

堅之耶夫中國財力有限借以北哨虜東哨倭以偷目前之安財益竭而國勢就衰失策甚矣近該部覆議朝鮮國王所奏倭情未足盡憑止因畏倭故請留兵臣等以為朝鮮二年切厭兵矣兵可撤何樂於留倭果無後患何為阻封由知倭狡橫叵測之謀恐虎而翼必無幸矣設不信其言而斷在必封行且失朝鮮之心去不復來萬一不得已而降倭未可知也蓋朝鮮之所以仇倭而臣中國者以中國能制倭為若主也今友畏倭封其所仇則得以有辭於中國而中疏欽

東倭

三六

國其何辭於彼是封倭非明棄朝鮮而驅之從倭耶夫林朝鮮原為圖中國藩籬欲封倭原為結恩朝鮮朝鮮不欲封則封之何謂倭情出國王之口最真即行勒不確於此此不足憑更憑誰乎沈惟敬係積棍有利則附有急則奔言封固奇貨惡憑也不憑舉朝公議又不憑朝鮮所奏止憑沈惟敬斷以封許謂一封之外設有其他虞誓以身保此必良有獨見苦心處難以告人者第社稷重器封貢係關社稷安危要當盡心公聽以圖長治久安之策若苟且目前而至異

日事體決裂不可為即百其身捐糜無益矣諸言者非好歎歎誠為社稷關係至重亦戒石星生平人品耳箕嘯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乃謂之大同伏乞皇上勅諭兵部勿以封事自謀仍與士庶卜筮同之不然宋人以和自愚之覆轍可鑒也并一應東征事情虛實宜照御史甘士价題請差風力科道至彼逐一查勘從實具奏以明功罪仍乞嚴諭責成禦倭總督實心任事毋製虛文選將練兵壑屯謹候移駐遠左為朝鮮聲援其提督童任疏欽

東倭

三七

別訪應而有謀熟知倭情將領擇推允任或領兵萬餘蒐留朝鮮教國太戰守兵法事寧撤兵優叙至朝鮮王就差行勘科道領劄戒諭痛徹加省効越勾蠶之臥嘗生聚訓練雪耻圖存一面曉諭倭奴捲甲息戈盡歸海島敢再犯朝鮮定統天兵誅討無赦所憂害閩浙天津一帶海防勒各處撫按官加倍整飭以固封守沈惟敬護奸亂政即速革回姑俟倭情順逆治罪庶宸斷明而國是定內治備而倭患消其於國家安攘大計為有裨矣

東封難恃教陳備禦未識疏

趙崇善

山東道監察御史

頃自封貢之議一出，羣處抗疏力爭，其言是非利害，不啻詳矣。臣亦無容復贅。第不主封貢，當議戰守。欲主戰守，當議兵食。今日財匱矣，兵疲矣，民不可復擾。此當事者所以苦戰守之難，而主封貢之計也。臣愚以為戰不足者，守有餘，惟在得其勢，執其樞耳。臣昔年奉命巡按遼東，嘗詢考朝鮮形勢，而得其要領，敢為皇上陳之。蓋朝鮮北面與遼接壤，而東西南三面距海，東西皆崇山絕島，連亘阻塞，惟南面釜山乃倭夷所入之路。倭夷欲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尚二道，而全慶之間如雲峯、大丘皆有險可據。誠於此地設兵分布，則倭奴不能復入王京，而朝鮮舉國可安枕也。朝鮮安則中國之藩籬固矣。或者謂屯守無兵，無餉將奈何？謂全慶險隘易守，一可當百，今割綏川兵五千，尚在再加南兵三千共八千人，令之訓練，朝鮮兵卒每我兵一千，領朝鮮兵二千，朝夕教以武藝，總計之則有三萬四千之衆，使為將者

疏錄

具奏

三八

嚴其紀律，鼓其銳氣，何戰不克？何守不固？至於糧餉之費，不必取給中國，朝鮮水田極其膏腴，一歲之收不下數萬，我為彼國防守，彼獨不能為我兵餽餉乎？因朝鮮之糧供朝鮮之兵，無徵調轉輸之煩，而有安內攘外之策，莫便于此者。亦何憚而不為也？或者又謂近守鴨綠為便者，此又不然。蓋倭酋不得朝鮮則朝鮮西南有連花飛蓋、蛇梁、金梁等數十島聯絡海中，為之限隔，非惟不能由陸道窺遼左，亦必不能由水道窺天津。若倭酋據有朝鮮，則王京之漢陽江開

疏錄

具奏

三九

城之臨江平壤之大同江處，處可以通海，直達畿輔，不必渡鴨綠走遼陽也。是故欲安中國，必守朝鮮。欲安朝鮮，必守全慶。能守全慶，則得其要樞，而倭奴雖役可無患矣。舍險不守而專恃封貢，萬一倭奴乘吾無備，擁衆復入，悔將何及？蓋倭情反覆不常，自昔已然。今日即與封貢，必不能全其無渝盟之事。此守全慶一策，不可不及汲講求者也。伏望皇上留神省覽，初下兵部酌議施行。宗社幸甚，愚幸甚。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曹學程 廣東道監察御史

通者封事大壞發言盈廷走宗城縛惟敬戮從臣遺陽偵報不虛冊使揭帖踵至矣頃奉三聖旨允戴士衡周孔教疏着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悔是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衆論也又奉聖旨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是皇上又疑惑於楊方亨之揭謂封事可成也詎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貫轉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疏鈔

東倭

四

城出亡惟敬就縛倭奴何德旁亨獨晏然無事哉方亨且死生未卜乃請添冊便禁治流言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詐非本兵備候以欺三陛下必役倭設計以陷中朝至望三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遼東撫按之報見謂流言今冊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云可成賊臣候國一至於此吾誰欺欺天乎今據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爲封雖不顯言大都有據倭夷狡詐異常實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

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分割尚義割地不已必捲席朝鮮渡鴨綠而前遼危矣倭情吐露不待今日自宋應昌經畧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時沈惟敬使倭之日已與歆盟即不盡許七事業已輕諾二三顧養謙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乎惟敬就擒之日已覺發于朱龍光未死之先矣不察朝鮮日本一羣可航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于一封而難于七事不辨可知也夫堂堂天朝

疏鈔

東倭

星

反爲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昭露則愈緝制此忠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顧罷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以謝天下迺誤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執約甘心媚倭陛下獨不鑒南宋之事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祚前車已覆可爲寒心封事之非舉朝以爲不可宗城已悞豈容再悞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是以賊臣籠絡深計成則功歸于已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寧伏鼎鑊不敢奉詔夫人臣既委質爲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

不避何敢避難爲不忠哉願他日事成猶可結局了
事萬一不濟甚至執以爲質封外要求卽科臣伏蘇
武之節效真卿之義必不爲宗城抱頭鼠竄以貽國
羞然大損國威喪氣貶貶貽臭萬年臣竊悲之爲今
日計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云可成則責
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爲
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
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日今日封事成取耶言官
持議驗耶否耶一陛下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參贊
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以察察奈何偏執星狼狼自
用羣碌碌依厯星曰關白可封羣亦曰關白可封星
曰再遣科臣羣亦曰再遣科臣今日封倭之使卽昔
日排已之人彥博之薦唐介當不若是昔魏學曾赤
心任事奇功未見陛下嚴譴學曾而寧夏辛奏湯
平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
間使行止社稷安危係此一舉願陛下下熱察斧斷
天下幸甚

疏舉

東倭

四十一

東征結局有功險臣熒惑天聽疏

劉餘澤 禮科給事中

臣先是辦事省垣風聞資糧兵部主事丁應泰有疏
極言東征之役有罪無功而見今當事諸臣如蕭大
亨邢玠輩言事諸臣如張輔之姚文蔚于永清輩咸
被誣讒極其醜詆及昨見揭帖始知信然大都不曰
行賄則曰結黨譬以穢物塗人之而謂諸籍人之口
三寸如刀一網打盡臣又何敢犯其狂鋒迨其讒焰
墮其險阱哉第伏而思之國家之事當統論大體不
疏鈔 東倭 四十一
當苛求小罪臣子之義當裁酌公論不當矢報私讐
自倭奴興難以來厯皇上之宵旰七年所矣勞
皇上之將士十萬夥矣費皇上之財餉數百萬多
矣卽今以九廟之靈皇上之威天奪關會之魄清
行二會不勝內潰我將士四路同心乘勢逐北會長
多死倭衆大殲金山南海蕩焉若洗藉此結局卽書
之旂常垂之竹帛其千舞千因壘之功掃穴犁庭之
績豈不稱流亞哉以故奏捷之後兵部覆奉 聖旨
始云覽奏朝鮮南海餘倭悉皆蕩絕東征始收完局

此乃 皇天助順俾朕得行誅暴之義與繼之仁朕連年東顧之懷方今慰釋又云文武將士功次着上緊叙來念其遠征久勞許從寬擬咸使霽被慶典卿部還馬上差人傳與他每知道欽此大哉皇言明見萬里展也帝澤念及三軍當此之時微獨二百年之屬國鼓舞維新數萬衆之征人雖忻大賚卽八表咸歌寧謐四夷莫不尊親而獨不快于一幸災樂禍之丁應泰夫是以挫唇鼓舌覆地翻天簧鼓 聖聰羅織人罪愈惜愈工不勝不已 臣未卒業其揭而髮指

見倭

四十四

耻裂恨不能戾天縮地批其頰而唾其面食其肉而寢其皮也何者東功寬叙明旨昭如日月獨應泰朱之誦乎且其素負大貪之名謬承前箸之寄旣不能如李膺之服羗虜班超之護西域止知妬功嫉能變亂黑白甚至欲行一己之私盡奪十萬之賞果如所言毋論 綸音不信于天下纔惠不普乎行間是應泰之所見是而 皇上之所見非也爲人臣子而與君父爭是非何其欺也在昔大將在外不從中制故陳湯不以矯命蒙辜裴度不以顧制蔽罪蓋重軍功

存恕道也今海上將士沐風櫛雨橫草枕戈者數年以來苦亦極矣一旦以矢石汗馬之勞博祈楊國圖之辟毋論馬盡弓藏聞者解體脫異日疆場有緩急誰爲 皇上效死力乎最可憂者士卒以此傷心因之咸變應泰齏粉何足惜而患在社稷矣是 皇上欲作福于上應泰欲作威于下爲人臣子而與君父爭威福又何其欺也且也 皇上所與共治天下者以輔臣爲心膂以大臣爲股肱以言官爲耳目而應泰之疏擅要 皇上不下閣不下部不使言官與聞

見倭

四十五

是欲先致 皇上孤立無助而後應泰得逞其傾危之計洩其慘毒之謀利口覆邦讒言亂國從此生矣不思前此聖斷孰敢參與而應泰至今日復請之豈以 皇上養尊垂拱假手委心全不料理此大事耶又豈以其媒孽詭辭可以聳 皇上不虞之聽微不測之威或不顧此大體耶嗟嗟除日本之倭易除中國之倭難矧應泰之狡之狠更有萬倍于倭者 臣腸雖剛口不佞烏能勝之第所斬者 皇上靜觀東事歲月已長不如今日叙功何以了事必如應泰誣

奏何以服人仰煩睿思亟申優詔不爲譴謫小人所
中庶可以免倭奴之笑可以固朝鮮之存可以安將
士之心可以存國家之體臣時在待罪冒瀆天威
曷勝激切祈禱之至

疏欽

見後

四二

萬曆疏鈔卷四十四

李播類

梅國禎 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疏

傅好禮 西賊蕩平不久南兵調遣非宜疏

張棟 土酋情罪未確兩省宜見不同疏

許弘綱 西夏叙功敬陳末議以重爵賞疏

楊東明 議處播事以服罪人以安地方疏

譚希思 協力處分楊會疏

譚希思 役會雖知悔禍疑畏不出聽理疏

目錄

卷四十四

趙標 播兵要挾無匹國體傷殘太甚疏

洪瞻祖 黔黔分界甚明督撫執言互異疏

李化龍 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四

李播類

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懇乞宸斷決機

宜任宿將清獎政以消禍萌以安人心疏

梅國禎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三月

近見邸報寧夏家丁劉東陽等賊上檀權據城掠堡

此非常大變視唐藩鎮之禍猶有甚焉最可恨者逼

使總兵張維忠疏列巡撫党馨罪狀其二十條之內

多繫款虜以來題准遵行此其意蓋隱然暴揚時弊

疏鈔

李播

以煽惑衆心其謀更不軌矣當此虜會叛盟之後邊

境未定之時豈可視為細故而不早為平定乎今之

議者不過曰變起倉卒衆由迫脇緩之可散其乍合

之黨急之恐堅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蓄

謀非淺其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還延一

日則禍深一日狂謀愈甚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

愈遠脇從愈多人心愈疑既難以俟其自定又不可

嚇以虛勢外有勾連內有觀望近者蠶食遠者震警

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見御史賈希夷上請特

這一臣不蒙採納止令督臣魏學會相機撫剿雖專任責成事理宜然但學會素敢任事臣所推服聞變已久徐徐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材昧專制之義或以首尾牽制輕動爲難有不敢以明言者况邊事繁夥率於一身方經營戰歿之宜難專任討賊之事爲今之計非力剿無以定禍亂非分別無以有無辜非詔赦無以安脅從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蒙傑真爲濟時之急昨見寧夏各堡多爲所制而平虜叅將

疏鈔

呼指

二

蕭如薰獨能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以臣私計求舊易於得人使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遣不宜更議外若退開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者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皆負大將之材李如梅李如璋又爲少年之傑其家丁自各有官守之外尚多同心敢戰之人世受重恩必不自頹於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年力未衰威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父子同心不惟勇畧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

若慮其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宜於文臣中曉暢軍情實心佐事者公舉示人監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便他如閒住及戴罪將領史宸李應神麻貴馬孔英倪敏政等或素輕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自幼若遼東未伐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如松先往料理勒限起程即未必刻期擒剿必足以制其死命天威既臨不敢四出魚遊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地方觀望憚而自戢後首正法之後大加賑恤知朝廷之威惠並行紀綱大正此機

疏鈔

呼指

二

宜之當矣宿將之當任也若矣此亦圖報未知其得策矣然臣聞銀陳將成者當急爲補塞琴瑟不調者必改而更張今寧夏之變正銀陳將成之會而致變之日則琴瑟不調之驗也觀朝廷遣事自洪武以至嘉靖一時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自十八年以至今日又一時也蓋洪武以至嘉靖虜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年之勞無刻削之苦嘉靖以至隆慶和議既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刻削之苦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

戰修和則不免仍刻削以爲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首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卹而剋削之苛使之治生不給發身無階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卽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寧夏舊例有在各邊通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爲重以矜卹爲輕暫行於無事之時尙難以得其心相沿於用武之日其何以免於怨巡撫堦馨不能變通而更爲嚴峻以致叛軍借以爲名鼓衆倡亂使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勅兵科

字指

四

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款清查或係原舊有行或係堦馨作俑當因者明著爲例當革者卽爲調停此弊政之當清者也然其本則科臣王德完所陳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蔽之矣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慮其孱弱而計別爲調遣閒暇則畏其訛言而不敢深求臣前疏中思有以鼓舞之而言不見用近見侍郎王基條陳四事悉切實用臣扣其議論未之人情慷慨敢爲人樂爲用若卽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張而又明賞罰均勞逸察疾苦教技擊則數月而人

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復衛京營外之以風示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悉心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驕悍自伏其有處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叅奏別選賢能此皆救時之急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卽賜允行不惟一方之忤亂可平而各邊之人心悉定督撫不至掣肘而外夷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計先爲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瀆也

疏鈔

字指

五

西賊蕩平不久南兵調遣非宜疏

傳好禮山東道監察御史萬曆二十年五月

臣親抄報見浙江撫臣常居敬一本爲西賊未滅人心共憤願勦一旅以張天討以紓邊患事大都奏發浙兵一千名往寧夏助剿叛逆奉 聖旨常居敬助兵討逆足見忠義著令該將官統領上緊赴寧夏督撫軍前聽調殺賊兵部知道欽此夫西邊有事疆圉弗寧常居敬恨不能躬環甲冑一鼓誅絕欲遣兵助餉以紓西顧忠義之氣誠有可嘉不知浙兵所不宜疏欽

呼指

調遣者其說有四請詳爲 皇上陳之夫浙處東南寧夏西北道里相去五千有奇以師行日五十里計之殆三月之後方可自彼達此不惟緩不及事而兵之所過雞犬弗寧浙兵又素稱驕悍不法而五千里之遠寧能禁之不騷掠擾動耶是寧夏未必得力而所過地方已先蒙其禍矣其不宜調遣者一設有裨剿賊無貽後慮猶可言也夫浙步兵也所持器械以向敵者非狼筈則鳥銃耳何如邊軍之堅甲利兵強勇勁弩沉步與騎又不相敵矣議者謂當今討賊不

慮兵之不足惟患餉之不繼以不常繼之餉而復益之以一千無濟於事之浙兵時或餉乏鼓譟是又一

寧夏也往撫臣吳善言之被辱近邊化勇壯之要挾皆浙兵之明驗其不宜調遣者二或東南無警敵兵赴援猶可言也聞倭寇造船聲言內犯浙之寧紹台溫沿海地方近千餘里而浙之兵籍除影射占役外不滿萬餘萬一倭寇竊發沿海告急不知將借兵於他省耶復募兵於本地耶況東南財賦之區國家之所仰給者十五不河不預爲之慮其不宜調遣者疏欽

呼指

三使浙省助兵他省不與猶可言也夫常居敬既以忠義見注於 皇上矣而各省撫臣孰肯目處於不忠不義耶將見聞風響應各起勤王之兵以收討賊之效不知 皇上盡許之耶弗許之耶弗許則孤其忠憤之心而兵之可用未必不如浙兵許之是動天下之兵也而不勝擾攘恐國家自此多事萬一中祀人之憂誰任其咎哉且也公麼叛逾弄兵潢池以臣視之如仇上兩釜底魚耳當國家全盛之際逢此小亂遽張皇失措動天下勤王之師寧不起四夷之非

笑耶其不宜調遣者四然此非臣所敢臆說也臣嘗
巡按浙江兵之驕悍臣所素諳而統兵如把總哨官
又皆名色白丁非若世襲指揮千百戶之有顧惜者
每年春秋防汛所過往往割地方如被劫奪莫不
稱苦在東南如此西北可知矣賊平之後留之不可
去之不能如薊鎮南兵至今遺害此臣所謂不宜調
遣者若此爲今之計不必益兵惟專聚餉選擇計部
賢能才幹之臣一二員命於關之內外督運糧芻於
寧夏近地堆積餉足則兵強兵強則逆賊不足平矣
疏鈔 臣等
況督臣魏學曾沉毅有謀忠誠任事負海內之重望
具不世之長才加之以二三撫臣同心戮力料敵設
奇則逆豎叛下可剋期投首而西羌北虜將連遁寒
心矣臣向以爲軍火之兵恐不及與滅賊之功又何
待助於浙兵耶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停止調遣浙
兵專責督臣魏學曾以討賊之任不從中制不惑羣
言仍選計臣運芻糧於寧夏附近地方則兵食俱足
而滅賊有期矣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土酋情罪未確兩省意見不同疏
臣等待罪該科先接到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葉夢熊一本爲兇酋僭逆久彰憲臣疎縱貽禍懇
乞 聖明大伸國法以收生靈以杜亂謀事大都指
陳播州宣慰楊應龍之兇惡而參論川東追剿使朱
運昌容情故縱不行會勘已又接到巡按貴州監察
御史陳劾一本爲逆酋抗拒首怙兇挾兵肆毒人心積
忿選患可虞懇乞 聖明亟彰國法以收生靈事則
疏鈔 臣等
歷數楊應龍罪三大罪而復次其怙兇阻勘之狀歷
歷可據臣等竊以爲疑彼酋所居雖在貴州肘腋實
係四川幅輳其作奸犯科情罪昭著至此而四川撫
按黑無三言何耶已又接到四川撫臣李尚恩奏爲
虜衆逼臨松境預陳防禦事宜內稱議調播州宣慰
司土兵以備協守已又接得四川按臣李化龍揭帖
要將楊應龍勘問事情暫止行提以待整兵禦虜之
後仍行會勘臣等益以爲疑一土司也在貴州方欲
剿其黨在四川乃欲調其兵二楊酋也在貴州方欲

誅之以除害在四川乃欲藉之以成功何其意見相左之甚耶及該兵部覆奉聖旨楊應龍姑革去官職戴罪立功會勘事情准改限朱運昌罰俸三箇月其餘俱依擬欽此臣棟固不敢越俎而致家亦以爲奉旨處分依當似可無言矣乃今又接到四川按臣李化龍一本爲土酋謀亂無跡撫臣議剿未安乞賜行勘以安反側以全億萬生靈事備言楊應龍無可剿之罪貴州撫臣朱克有作惡之心若將爲此會辦寬而顯示其異同之跡者臣等於是乎不容無言也疏鈔

等摺

夫人臣事君無以有已况河有成心耶卽楊會所居雖係四川幅員實爲貴州肘腋四境之內固不可使人跳梁臥榻之側亦豈可容人鼯睡其重均也貴州撫臣於此會何怨而種種刑其罪惡似決不可宥者不過爲地方憂耳爲國家計耳四川撫按於此會何恩而總總辯其誣枉似決不可剿者亦不過爲地方憂耳爲國家計耳然貴州有見於剿心非不公也深疑於四川曰是若有私此爲者則過心雖公而言則私矣四川有見於宥心亦非不公也邊望於貴州曰

是殆有先入爲者則又過心雖公而言則私矣臣等生不長川貴之鄉身不履川貴之地固不敢予剿者而伐宥者亦不敢是宥者而非剿者獨以爲天下之事最忌成心今兩省諸臣所奏毋乃有成心乎據貴州所參稱千歲苗內官擅立師將私置旗牌與夫鄉擄職官劫放囚犯聚兵洪江抗拒欽勅一應叛逆之事果有干於國憲則一舉而剿除之亦何不可據四川所稱洪江初非險阻聚兵以爭頭目破毀旗杆擄禁哨軍皆屬有因而會勘不果乃因思南知府將奏疏鈔

等摺

犯帶同此會聽勘重慶絕無驚驚情狀則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亦甚可已業已奉旨改限會勘合無申飭兩省憲臣務戒成心各委廉平公正府官約會於兩省交界處所虛心審問如果叛逆有跡負固難馴不但流毒土司抑且貽殃內地真天討之所弗赦也則必從剿如果兇惡雖彰逆謀無據止於自戕種類未嘗侵害漢民非王法之所難容也則必從宥在貴州勘官固不得承望貴州之風旨而過於誅求在四川勘官亦不得承望四川之風旨而曲爲假貸在貴州

撫按固不可執必剿之成心而犯喜功之嫌在四川撫按亦不可執必有之成心而遺養寇之患毋分爾我毋計異同唯審實其情罪而輕重其罰焉此之謂實心爲地方實心爲國家不然謂之私昵可也謂之先入可也蓋地方之福豈國家之利哉且臣等効忠告於兩省更有進於此者人臣受君命而秉憲持法臨蒞一方嚆不欲境內又安以無負皇上之委託也此一會者從貴州言固以必剿爲安地方矣然此曾桀黠既與貴州相抗拒則日驕月縱後必難圖除疏欽
呼播
十二
之以消門庭之害獨非四川之利乎此爲虺弗摧之喻也奈之何四川之不深長思也故從貴州而至於剿亦未必非所以安四川也從四川言固以必有爲安地方矣然此曾邇梁素與安氏相傾陷則此弱彼強後必偏重留之以存倚捕之勢獨非中國之利乎此食牛必甘之喻也奈之何貴州之不深長慮也故從四川而至於有亦未必非所以安貴州也但須會勘的確實見其情罪或當剿或當宥則以貴州從四川亦可以四川從貴州亦可不失乎爲地方憂爲國

家計耳臣等因併及之

疏欽

呼播

十二

西夏欽功敬陳未議以重爵賞疏

許弘綱兵部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臣聞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爵賞何如而已當則咸王封一卽墨而齊治濫則肅宗偏給告身而祚衰人臣任職非事敗而同其罪者不當事成而同其功後世等功賞於軍恩循襲故常曲全體面入主既輕授之臣下亦輕視之于是乎名器愈濫而事功愈不可成國家承平久矣士大夫固不習兵寧夏變與中原震動召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姑克蕩平蓋謀夫孔

阮欽

字希

二日

多羣方鼎舉非若晨濠實鑄之提沉定而消神武而莫測也說者以爲宗社之靈詎不信歟然茲役也九塞安危關係不小奈何以平日邊功視之特一時臣子不宜重自矜詡以多取數于朝廷貽將水口實耳先是總督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楨各疏報功次頗號詳明然一嘉諸鎮之勞一陳欽遣之伐意見不無異同昨該按臣劉芳譽奉旨嚴實奏報獨詳按事情別陞賞直書特書大書不一而足犁然備矣臣等事關職掌自應有詳未採公評主引繩墨可無一言塞

責乎然行間將卒出萬死得一生卽賞疑固當從予兄經履嚴軍復有他難數近五百員名等不敢苛論論其大者夫舉衆者必挈其領敘事者必引其端方賊之助反也云數劫而河西四十七堡勢且交矣燎原不掩其萌不有其後惟憂賊其保而後賊可圖也則當叙遇賊之效也而賊急勾虜虜堅助賊不亡羈其羽翼何以使之奔絕而勢窮則當叙退虜之功賊俯而聽我傾而後殺士卒萬餘而城守自若不三離其腹忘何以使之內而變作則當叙間賊之功

夫倭賊盜劫掠焚掠南農於延禧城焚燒劫掠而并抵密授賊悉除不信亦恐何難論也則當叙滅賊之功遇賊之功蕭如薰向矣來保之守鹽州李駒南春之收復旅壘是其效也退虜之功李如松尙矣麻貴之功戰重沱沱之揚巢是其次也間賊之功周國柱尙矣李夢龍王漢夏之時等是其效也滅賊之功原出葉夢熊獨斷而諸將之乘機戮力抑又其次矣若諸偏裨自不得錄矣將齊衡提督總兵自不得與督臣並論而總督巡撫監軍主臣有全軍首陽焉

駁成則一體論功正不必以某事某策分彼此較低昂此輕重之等也府州縣各效微勞則叙李崇德等八人足矣列城循吏宜闕之以需別項之薦章各司道共襄厥美則叙楊時寧劉光國等十人足矣其餘方面盡置之以待將來之表樹各差御史苟非身與勛勩者決不希恩督撫諸臣上係奉旨徵調者必能讓善至承合吏書紛然白簡雖云往例實係陋規所當釐革此詳問之辨也魏學曾功魁罪首業已鑒自聖衷然被罪則救者違章叙功則贊者交口人心如

疏敘

十六

此公論可知蕭如薰領囊以鼓戰士奮身而斃渠魁臨難則寒寒至臣居功則恂恂處子一時名將實解其僞類叙之中信宜有優異之典蔡可賢趙夢麟重一奎等雖經廢革或難以過而盡掩其功俞尚德向稱鼓諒何遠以功而盡掩其罪此權度之準也至如弘綱者挈瓶之智既不如人汙馬之勞無能為役若以本等章奏冒濫署名則自朔方告變以來封事日盈几閣將言而按之人人而秩之耶且國家既設兵部又設兵部無非欲其事共參詳法相印証故

必身居龍屬之外而後可以定人之罪夫人之功若賞云則實陞云則陞彼談此狗雷同爲利陛下亦何賴焉夫驥命難同瓜果敝袴必待有功爵賞一端明主斤斤愛惜今有事則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廟廊事定則棲鬼沙漠者未沾片語之溫而錄錄因人者濫沐逾涯之寵欲以抑賞近勸勞臣使天下望風畢命斯亦難矣觀三祖之朝非戡亂大功不輕議賞卽世宗平倭之役初奉欽依擒王直者許封伯爵及直就擒賞格最稱簡易國家恩典何患今日

疏敘

十七

之不隆患將來之不繼耳年來紫小邊功輒叨上賞士大夫習而不察日取盈焉矧是役也宜中外之有越志臣等以爲陛下宜稍節之仍乞著爲定例以後按臣勛功止叙在外文武員役至於閣部恩命則斷自聖心司屬等官則聽憑部覆不必一槩稱叙襲故導諛是或一道也夫功成議賚通國譁呼何等何心獨云慎重喜勝易多溢美之詞戰勝易多溢格之賞明主論功亦求其當而已若曰操文法以復邊

議處捕事以服罪人以安地方疏

楊東明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臣聞議所當誅戰雖危而兵不可罷法不當罪人可殺而心不可服則今日之播事是已蓋楊應龍兇殘不道多所殺傷我與問罪之師異其悔悟彼犯無將之戒輒抗王師既負其固以自雄又驟我兵而縱殺名雖爲臣勢同叛虜是可追罪誰不效尤將王法有所不加而國體因之重辱臣謂戰雖危而兵不可罷者此也顧臣推引往事未嘗不原其情焉向者四川

疏鈔

學指

一

用兵兩調征剿而應龍閉命即行所止血戰未可遂謂不忠也及被部民揭告撫院一紙拘提而應龍聞命即至械繫經年未可遂謂不恭也甫釋縲紲即請征倭許之不敢不來驅之不敢不退未可遂爲不順也且重慶久羈候審一訊可伏其辜而未完即於旣放復提弛禁於前及覆於後此何法也虎兇出捫勢難再入即令抗拒不來罪止不服拘喚無悖逾之詞又無反叛之狀乃題請用兵驟加剿滅情輕名重啓

程生疑此何體也凡此皆當事之臣處置失疑之過

追大兵之既臨實奉旨而討罪爲應龍者止宜袒縛詣闕剖心自明朝廷念其舊勞加其新悟即有十惡之罪自從八議之條奈何計不出此堅臥園中縱令苗兵橫肆殺戮情欲辯而難明罪積少而成大堂堂天朝統六合之衆當全盛之時土司公麼敢敵君父此億兆蒼赤所不平而百萬貔貅所共怒者也於焉大興問罪之師永除跳梁之患即應龍亦難以自解而天誅豈可以復留第川貴兩省之事宜責川貴兩省之臣乃貴州按臣之疏已無同心共濟之義而四

疏鈔

學指

一

川撫臣之奏又無獨力敢任之能以兩不相協之心兼兩不相下之勢祇徒坐悞軍機養虎遺患耳臣以爲搆二之見既不可憑而專制之臣所宜蚤遣請一而行今就近省分整備兵馬糧草以俟緩急調遣一面遣才望大臣一員往勘奏中之事如果與師拒敵不係應龍國家即當赦其死刑從寬議處若其棄自巳作怙終不悛即以所遣大臣總督軍務調發川湖雲貴之兵假之便宜行事之權且懸封拜重賞昭示

四方無論本省部內之民遠近異能之士有能斬應

龍之首出獻者卽以其爵土財貨盡畀之彼居則如八角之鼠出則如失水之魚不數月而首領懸於闕下矣或謂區區小醜無煩大臣之行臣一觀應龍再觀兩省非假重臣難濟厥事或又謂播山勢四塞剿除未易不思長江天塹渡可如飛劍閣排空畏壘可下奚有如彈丸土哉嗟嗟避嫌者誤事好大者喜功禍既起於有所威逼變且釀於兩相推委此臣之所爲日夜憂也故不勝杞抱進此謬言如蒙勅下該部採擇一二覆議施行於播事未必無小補矣

疏欽

學楷

三

協力處分楊晉疏

譚希思 巡撫四川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臣聞人臣之爲國家而任助勦也事有貴于獨力擔當者固不宜因循牽制而失機會有須於戮力共濟者尤不宜隔別形骸而分吳越總之期於公家之務而貽地方之安而已切照土酋楊應龍其所居之地則轄四川其部內五長官司錢糧兵馬則供貴州其肆虐於部民而所部之民日號泣於貴州此貴州先任撫臣王體復所以有此剿之議也乃其奉詔征薺疏欽

學楷

三

就勦諸臣亦仰體朝廷好生之意從寬議處矣乃敢假請征倭負固不出此四川先任撫臣王繼光所以有會剿之請也使本酋而自縛請命則兵可以告撤矣奈何將官輕舉妄進逾禽抗敵橫殺隨經四川按臣吳禮嘉撫臣林喬相先後具題俱經兵部覆議大都欲川貴撫按一而宣諭脅從令其解散一面宣諭本會以禍福生死之關奉 聖旨是這上會還着兩省撫按官會兵多方設法擒治朝廷之意惟在禁暴安民誠除首惡以靖地方欲中事宜亦聽相機處治

不必過制欽此隨該先任撫按王繼光等遵奉遣牌差委標下練兵遊擊張奇峯前詣播酋語責至本年六月內據本會申辯雖有哀詞請命之狀而所成官兵未見處分應出赴勸尚在支吾隨該臣復牌詰責差指揮唐宗堯前去特宣朝廷之恩威揚外省之兵力多方化諭令其退出聽勸倘本會翻然悔悟擒獻助惡稱兵會犯自縛請罪是不但貴省之兵當撤回川省原調防禦之兵亦當調還本等衙門休息民力如或甘心叛逆抗拒不出又當遵奉屢次明旨兩省協力設法擒治以靜地方差出員役未報間八月初十日臣接邸報該巡按御史薛繼茂一本爲感時激衷不避嫌怨直指耳目所及以計安地方事大都念貴州之民饑寒之苦欲令先行撤兵此其心爲地方惜民力爲聖明廣生德即一念大馬不容少異但是說也行於上年未提兵之先則可行於今春既敗兵之後則不可施於楊酋未請命之先則可施於楊酋既負固之後則不可且兩省兵力皆朝廷赤子兩省財物皆朝廷積貯合兩省而一之則兵力全而

奸酋之嚮風有日分朝事而二之則大體褻而反側之歸命難期臣非好談甲兵也借朝廷禦暴之意以行聖明安民之心如是而已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仍照前旨容臣相機便宜行事仍令貴州撫臣協力共濟庶處置可無失策而地方可圖安靖矣

疏鈔

昨指

字三

役會雖知悔禍疑畏不出聽理懇乞天威先行
削爵徐計處勦以固生靈以安邊徼疏

譚希思 巡撫四川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

惟土酋楊應龍以殘虐而干法紀畏法紀而成負
固而敢抗拒而至千聚苗衆戕官兵此其罪業已入
不赦之條矣隨經按臣吳禮嘉具題兵部覆議行令
川貴撫按同心協志相機征剿仍責四川巡撫移檄
罪會詰責曉諭務得直情轉與具奏等因題奉欽依
各行前撫臣王繼先檄令遊擊張奇峯詣播詰責據
疏鈔

四指

三四

其申訴雖有搖尾乞憐之狀而戕兵首惡未言擒獻
應出赴勘尚屬支吾臣猶冀其終悔也復差指揮唐
宗舜前去大都宣朝廷之恩威開順逆之兩途所以
啓其迷而覺其良者殆不啻三令五申矣再據本會
申爲懇究虛實分豁誣枉辨別功罪開恩臨勘以安
地方事大率悔禍雖明疑畏猶深纓纓千言無非力
辯其有進獻大木從征效勞之苦無干犯內地失陷
糧草之辜至殺戮官兵則詭言委之干秦民仇人之
謀懇懇爲就成化年間故事惟請官臨勘是祈又聽

奸人刁哄暗令人赴關走辯以微恩命而延歲月
揣摩狡會其所倚鬼穴而甘格命者其說有五一以
天設其險而窮谷深菁難于馳驅一以人助其逆而
鼠竊狗盜多所招徠一則懼出之不死于法必死于
仇一則計土司之兵不吞其餌則絕其後一則度黔
蜀夾攻地隔人遠難于卒應如指臂之相使夫楊會
既以此數者縱橫于胸中而臣等既先盡得其情狀
則必當有以伐其謀而奪其氣此事關機密不具
之章牘以厚奸人之防惟謀諸總鎮將佐多方運籌
疏鈔

四指

三三

或更有奇術足以制勝算豈不能勦滅此會如發蒙
振落哉獨念作孽肆虐悖天道者應龍一人抗法犯
順敢資固者應龍一人播民環居何啻億萬其間依
附村落流寓寄住者十常八九天兵所至卽紀律嚴
明誓不妄殺能使玉石之盡分乎寧不達 皇上擒
治一人之明旨乎臣會同按臣吳禮嘉再四計處合
無請將應龍宣慰職銜先行削奪降爲庶人該司衙
門宣慰使司亦暫削除客臣等再行化諭開示項疑
從則容臣題請待以不死違則聽臣便宜大舉征勦

必使戕兵點目盡獻正法必使本會自縛赴某江或
安穩松坎地方聽委文武官從公勸處姑照夷俗問
斷必使五司長官無改其舊業必使七姓衆庶悉還
之故區本會祖宗原錫田土入冊者照舊付與爲業
未入冊者清丈均根招集良民管種其改署捕廳以
示彈壓議復學校以明化導分任巡行以戢奸暴與
夫一應未盡事宜逐一勸議停妥通詳兩省撫按請
自土裁該司近奉表貢與申呈上司文移止令開寫
播州土司姑將伊子楊朝棟降充爲土舍管理其事

疏鈔

字指

三六

督催根馬俟其歷役五年之上若能安撫流移處馭
得所和好族屬守法奉公聽彼官民公同保舉司道
嚴勸結詳撫按疏請復舊製職如或諭之不出首惡
不獻仍聽臣等先將流寓居民次第喚出遵奉節經
部覆明旨事理會同貴州撫按會兵勦處以滌一方
之妖氛行三尺之國法如此則操縱自上而天威風
行漢土攸分而邊圉孔安矣伏乞 皇上軫念無辜
之生靈當固有罪之兇孽當懲勅下兵部覆議上請

前經等處照施行

播兵壓境嬰挾無已國體民生傷殘太甚疏

趙

標馬曆按四川監察御史

案查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庸呈報播酋楊應
龍統兵攻破茶江縣殺將覆軍緣由到臣已於六月
二十八日具疏題報訖續於本月二十九日據副使
莫庸呈稱二十一日據州宣慰司批差任三齋文投
稱准本司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本司起於七姓先
百石口之禍因上司誣聽輕舉突入茶南蒙民竊越
疆界拋根成仇藏匿叛奴及誣邊目聳動議設兵將
防守仍夥古屬五司楊以誠等變亂成規惑聚飛練
多方動激致蒙軍門加參擢殺防禦官兵致有進剿
切思本省恩路被阻貴州讒禍越深萬不得已不得不
尋對頭儻蒙體察公道乞要將奸奴何那卿等數
十名差官交割并將次男身屍給領存殯常恩若容
護奸奴寧拚漢唐繼世之爵土并捨歷朝先令之功
勞跟尋逆黨盡皆生啖其肉不詣通府控訴徑至九
重關下甘於瞑目等因七月初三日又據副使莫庸
呈報前據快報陳忠報稱七月初六日辰時播兵齊圍

疏鈔

字指

三六

秦江城令通事與房遊擊馬知縣同講話時發還
本頭等語未及頃刻銳箭相衝播擁奔上牆我兵俱
敗投河各民家被殺房遊擊敗於南水門首級割去
是實張良賢胡守備一時殞命胡順亮孟百戶捉虜
上營房家一妻三男張家一妻一男二使女發馬知
縣取印領訖該縣士民男婦止有三百多人幸領旗
來傳教不殺殺馬知縣獄囚將門撞開俱逃死罪等
朝還投主營已撥有兵管二十二日令三日把領兵
勒令馬知縣做文楊宣慰看改過方報道府并按撫
疏鑒

學藩

二天

差余林等齎報本日下晚又令三日把來查庫銀止
一千八百零二十三目自牌一面差三日把招諭各
民安捕取一印信冊領又白牌一面差三日把令馬
知縣支米根與軍又差三日把求講話時將奏民發
還伊男屍還播添設將領撤退等語二十四日又差
目把李旭等三人來取庫銀一千八百兩上營去亦
馬知縣到播州為質要各民代伊赴奏安撫後各
民皆謂各願赴為認狀官吏士民盡押與去

目把鎮項又將文勒令吹邊去看房當用印與去就
將馬知縣男并舅子三人扛擡去訖時馬知縣與訴
安撫撤兵方去各目稱要打南川重鎮江津往迴等
語本日又發兵將倉穀盡行燒燬民房自南門橋至
勝果門北門至楊四廟盡燒去男婦男子擄盡令
一人押十婦人往大路圍捕各兵馬往三溪八東鄉
場去本日創營在坡邊河歇二十四日發四生員一
吏五士民次日來喚去認家小又被各兵擄去擄盡
等因到道看得暴賊已破之後自城外至大窩舖一

疏鑒

呼藩

二天

百五十里居民逃竄人跡已絕又隔白渡河無船可
渡故偵探谷有異同今依報陳悉旨圍城中出其言
似為可據等因初四日大據設道呈稱擊獲播面九
受供稱楊應龍聞中國通剿只得先出所領兵通共
三萬零五百其未發餘均係應龍子楊朝棟領守沙
溪七麻山等處防守並據報於本年五月二十五
日出打秦江至六月十五日堰水與房遊擊隔河相殺
將苗頭鹿罕殺死其餘殺死狀苗極多中傷者應龍
苗裔雲南苗裔等因到道看得秦江苗裔因房遊擊

被火燒乃得城見今還吳打南果龍川二處將二處倉很盡要燒燬使盡剿之兵無所資食方纔入司等情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二十一日播管親率兵苗六萬圍城與避擊張良賢對陣亂拋火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苗兵直入當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將百戶生擒明提調孟百戶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早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打入後堂將什物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

疏欽

○諭旨

辛

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鏐劫將內庫銀留數百勇兵看守圍寨至二十二日早差出把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貯銀檢過三千盡數持去仍很要庫吏及避難街民湯應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即打倉衆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綦路遠不便運餉暫將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攔取罪二十三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撥本縣會同吹剿爲撫又要取各寨民及楊可

橫屍宿要擡本縣到州作質事平之日方送還縣二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次即燒營鎮押目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率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舅許雲龍一路隨帶退兵三溪等因十九日又據該道呈抄播州宣慰司申該道公文一紙內稱准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七月初七日蒙差李光祚齎檄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典儀給賞次男還鄉歸葬繼世不忘今發奸奴何邦卿係匹死之屍于春一名原是從惡而首犯何汝仁等餘黨不滅必有後患一遺訴得明

疏欽

○諭旨

辛

自免致奸詭復生等情又據該道呈爲急報夷情事據綦江縣申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羅守用係生員羅舟羅羅羅于澤羅允羅勤義男告稱楊曾自破城之後一向創營三溪毋渡等處又于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海邊揮旗爲號播界自某處起某處止鑄一石碑豎爲界口號爲宣慰官莊且將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廩該本縣看傳途會理行無忌瀾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坊之民居食無賴殘破餘衆尙由復業等因到道合行呈報等因二十七日

又據重慶府知府張與行稟稱將寨之三溪毋渡等處南川東鄉壩等處立石爲藩界三溪創建倉庫等寨南之穀入倉行二牌合江皆藩故土差移古松等領兵八萬清理邊界攔阻者剪草除根又二牌合江津撥船三百隻過江往壁山奈祖民不要躲避一草一木不犯又六帖行涪州等李渡鎮潛住仇奴等情各呈稟到臣該臣看得楊曾破寨江後我之驍將銳卒一時都盡渝城危急人心動搖我實無備而姑以文告緩會亦是權計然城下之盟壯士且羞言之矣

疏抄

三二

乃會原無必死之心自覺生活出路雖虎服以思逞旋狼顧而不前越趨越驚惴惴然猶劫去倉庫而逼要印領之初意也況當是時曾縱兵流劫志已驕盈我壁修詞收援臣至渝陽天險豈遽爲亡寨之續哉乃總兵道府同駐相視無奇隨意發付索屍棺則屍棺索奏民則與奏民何邦卿既以檢歸于春又復生致優禮腆儀曲中曾懼何物愁愁遂來感憶吁嗟乎諸臣屈體辱國抑何至於此極也卷香楊可棟屍柩雖原有奉文許給發然彼索送與且加貨焉則

大非法紀至利邦卿于春係奉欽使追賊置犯乃擅自縊縛徑以再會不幾於殺人媚賊乎且置君命於何地也嗟嗟曾之入犯也縱橫剽劫焚蕩皮剝寨合一帶綿亘數百餘里內人相斷絕兇暴酷烈天地爲之慘淡鬼神爲之悲號我師劣兵微已立視萬民之塗炭而死付生還又坐致三命之沉冤臣以爲覆軍殺將猶之自爲推也彼功苦不足罪猶可言也將因獻賊賊之助猶爲遣也於心則何忍罪不可言也冷斷者不能復續矣往者不可復返矣而既損之國威

疏抄

三三

何斯乃得復振乎薄之君命何時乃得復申也語曰汪憂臣爲臣死諸臣之辱君至此自無難處項踵以圖後效自非然者諸臣亦何須自解而自贖哉頃曾倏聚族散騎形變如往來申文全是反書且越界插沽鐫碑建殿臣儼然作一敵國我之主漢官兵目前狼餉調遣徵會業有次第雖不足於攻似足於守矣諸臣與賊誓不共天每每形之詞色從此臥薪嘗膽枕戈待時前既連於慷慨會道後徐觀其從容

數其罪以為大戮而陵之初心始灰臣以今日之事
縱飭諸臣紀過戴罪必圖得當報效雪耻而後已不
然異日者追討而懷奪之亦何後詞之與有茲事體
大有關係臣據聞不敢不實報伏乞勅下吏兵二部
酌為議覆其獻囚送樞并恭城失守有罪官員總行
臣衙門查勘明白指名叅奏或即分別處治或待事
寧之日功罪併論恭候廟斷至會之罪惡滔天神人
共憤當亟嚴四凶之誅難再假三苗之虞矣仍乞勅
各省督撫銳心并力共圖成功其各處兵馬錢糧當
如何徵募如何奏濟亦乞速允所請俾有所取辦而
展布焉庶臣工思奮國體以全疆宇數寧而民生安
安矣

蜀黔分界甚明倘撫就言互異就

洪福祖
兵部
九年七月

臣等頃得罪該科接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
一本為西南界故已極籌事大抵四川貴督臣王象
乾撫臣郭壬章各差在任在外西安疆臣家貴令退地
為矢體且云各至其界即之限界恐起兵端又見撫
臣郭子直為疆界一事與督臣不合生疏求去先是
臣亦聞安疆臣近因索地之故處而亦有變擊妻女
而駐省城者心甚駭之臣訪川貴士大咸云督臣難
復求地意未遂堅決也若激也則成其謀矣臣心疑
其言又意督臣或自有說若數日而無所言伏念地
方事大兩調越城二副滅心獨持之將互形拘執且
當事者之情每激斷難理止其謹事外者之衡自平
決不同私所好刺矣今日勅處之議重有不容舍按
臣而他屬者臣恐因循致變敢不以聞臣伏讀大明
一統志云烏江在貴州宣慰司北城坐百里乃貴
播之界其南岸有烏江關按此則循江而上其北屬
諸其南屬滇地界分明亦難辨也原任督臣李化龍

善後事宜疏開水西所占儒溪沙溪水烟天旺四處
今督臣王象乾行文增開水西所占刀乾五冊桃溪
牛叢花毛等里而撫臣郭子章又切責水西退出水
烟天旺外復有嚴孔三壩里毛南京壩六苐等地方
乾桃溪係播民見住儒溪別係蘭州所侵而沙溪巡
檢司載在大明會典及大明官制中原屬貴州無地
可退限界已明不必勘而辨也臣所請爲勘者何也
二臣惟無至其胸中之限界則司道可以呈詳既不
能共捐其一膜之私則必厚藩籬而高城府言者何
自役之且安宜慰有無侵地之心跡不勘不明不決
在撫臣自謂含糊在督臣不無混扯故臣請爲勘也
夫今督臣之當據者舊督臣之圖也安宜慰實有沙
溪巡檢司播州虛名有沙溪驛圖界則了然矣而切
切然恐人之以失地議其後執有王之心售先入之
說有承風怨愆者又有安氏叛民羅學茂之徂七姓
故智而爲說者要謂山河之寶某處骨腴可割某處
險阻可收來便過求似也然獨不詳驛之僑於播也
又不詳貴州之地非安氏私有也宣慰司職供

省各項錢糧幸舊餘兩自辦龍湯六十五驛馬匹幸
餼其安宜慰衙門在貴州城內羅鬼服彼之民雜居
於貴州城外尺地王幸臣民王臣二百年來與流無
異所謂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其兵則斷頭掉
尾勇冠諸苗其人則愁而蠻至他強族姓不得代而
有之地則滇南門戶錯黔蜀而蟠其腸縱有地界相
沿失之於安則得之於貴不必爭也川沃貴貧損有
餘補不足可也督臣何故爭之水西隸貴州百里而
近沙溪去城都千里而進楊酋故民又與安氏夷人
雜處幸不合也督臣何故必欲爭之沙溪據土所爭幾
何全播之間得不償於夷傷木爨而克核更至智者
不爲崇幸介之奸而圖干載之建國議者不出攘隣
之彈丸而騷動西南半壁之天下勇者不任也且安
撫臣非楊應龍比也從督撫而討逆酋諭帖猶在所
約云何水西之兵不肯濟江則播州之賊必不入等
開山二百里而讓其功於官縱令人不分功信不修
睦賴又使之割地以謝播此謂資怨而申禍矣以新
怨而進播蓋此謂無幸矣若夫以隣國爲

堅實亦安能支哉且金錢數百萬何設將士數十萬
何集廟堂八年之宵旰何所復得變激而禍成兵連
而不解不若無事之爲福也蠻夷懷鳥獸之心政宜
蕩佚簡易故高皇帝怒除馬輝封疆奢者而三省
至今賴之督臣何過求也撫臣親見川貴大兵大木
大荒大疲之後決不可復用兵而又深慮亡後及木
不得已而以去就爲民請命雖自謂胸中本無成心
亦似未必然者方今奸民利其田土僉人奮其唇舌
武士競於功名正賢者當盡力之時又各持其意氣

疏錄

○字指

三八

而不相下以火救火孰知其終天下之事可以直道
擔不可不以平心應也昔范仲淹與韓琦議事不合
徑拂衣去琦持之曰便不容商量耶夫人臣以安社
稷爲忠不以辟土地爲富况今土地本無可辟而紛
紛激優改貴爲川蜀安爲播會何利於國哉至如差
官非體爭地非名用兵非策官不無指勒地不無起
爬搔兵不無耗病故舊督臣李化龍進播圖云願
陛下流豈第之恩布寬和之令明示守土之臣安之
勿擾六方小民翕然知有生人之樂一臣之用心亦

如是而已再爲安疆臣既退久侵之地寧獨斬一沙
溪願欲取諸其懷得無齟齬之懼若云姑與益重其
疑今日之事不勘不明不決督臣只在任勘撫臣亦
宜從勸司道不敢實勘合當題請按臣之就近有一
往勘報以奉朝廷處分蓋情難遲度按臣決無限界
至於中誠能任怨任勞必有公評之論督臣總宜靜
聽不得各生憤數掣掣其間又不得循循人之口此
地方安危所繫夷情嚮背所關是非一付之公評則
庶乎保大安民嚮庸懷遠之畧不難並見於今日矣

疏錄

○字指

三九

抑臣猶有說焉安疆臣奢世續等舉根而卒數萬之
師跋履經年爲國除難文法之吏洗垢索瘢宜慰無
地可退迫逐其身土婦以銀助工虐執其使似此舉
動大失夷心流方籍土與守鴻馬勞來之聲未徹而
無故激之魚爛鳥驚嗟何及也臣愚伏願皇上懷
遠招携以高皇帝爲法督撫以往年生事諸臣爲戒
而又以韓范名賢平心和氣爲國謀仍祈亟勅該部
行委按院勸議以聽處分無使國家失威德于土司
而地方清貼亦皆無諸臣之幸也至于承寧宣慰司

奢世續法司文卷見存絕無免差父地之說卽其助
功志款速宜釋遣其人以稱 聖朝寬大之意地方
事體相同理當求靜 等不勝悵悵

疏劄

持論

描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疏

李化龍總理河道都御史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

臣以憂苦之跡過蒙 聖慈俯賜憐憫速用代人 臣
感戴天恩等於覆載但多交印西歸以襄大事卽河
事且無能料理何況其他惟是近見邸報川省按臣
李時華以安順臣之事論列先後在事諸臣 臣讀其
疏纔纔數萬言其慮甚長其心甚苦其神補新疆不
小惟是地界之事似在兩持尚未歸一夫搆地 臣所
定也清疆界 臣所建議也乃自憂歸以來五年於此
迄無定議今 臣又復憂歸卽督臣王象乾亦且以外
艱解事矣而藩籬猶然未劃節外又且生枝不知何
日何年方得結局究也將至裹狄坐操其衡臣工兩
受其敝生事畢生於計似未爲便也 臣亦安得默默
無言而去乎夫冷之清描界所連者永寧永西二土
司二司之事都聞議論每與地方不同蓋以資格有
爪牙分土之說 臣司爲平播與事之人故每以實
功清界合併言之不知此自在 臣原題善後疏內但
歷年以來未嘗和紙 臣原題善後疏內正疆域

款有云賞格所謂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
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發及海內土司
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義猶且多支本折優
議叙錄此亦何負于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二番大
勞大費止爲土司營家事乎據此則賞功自是賞功
清界自是清界必兩事不後而後可言二司之事
請先旨永寧夫永寧無難處也記平播之初永寧
即具文申請將仁懷赤水儒溪冕平石寶桃紅村安
羅材賴麻山李博垓各地方賞伊提調糧馬下南道
疏錄 平播 五十二
參議劉三湘亦爲轉奏且謂此其故土當與無至開
蒙臣查儒溪等里乃播州五十四里之數後雖奢氏
所侵楊應龍在事仍恢復之其頭目如受初表切等
加兩下任納糧馬至安羅桃紅等村其頭目羅國明
羅國顯等則皆從楊應龍巢穴中挾出歸降麻李
博則皆官軍隨處斬殺報功取之著在塘報因緣
批駁之久之相謂曰在兵間不知其來歷若此
幾誤矣自是奢氏亦具文認罪辯豁謂原不敢有希
望朕分恩意其後西河等處舊屬播皆令督臣王

象乾查覆已明處置已定此無容復議者至於劉一
相之去則以考察拾遺一尚記昔年閩邸報見爲科
臣王士昌等所劾內事蹟五六款皆不知何地何人
竝無川中二事原與推官高折枝無干今謂一相即
以此去豈謂折枝假平撫按耶何無蜀中一事謂折
枝投揭京師耶永寧事起於是年秋冬之間一相去
於明年之春推官即以公事相左安能走使數千里
外於各處羅織其事而害之或者當日地方官民見
三人議論不合行事相反會一相被察不知其由遂
疏錄 平播 四十三
騰此議流傳至今耳且不直此也即謂劉安民力爭
永寧事而誣不能不動於讓地止司必招後議之說
亦係傳流之訛蓋昭示是年冬春之交方上善後疏
上疏後方調安民入播安民來見臣尚未知播中事
也臣一面面命之曰如何定府縣如何修城郭如何
招民如何天地如何清界一尚記所言清界事曰爾
傳與土司越我在此早把地界清了彼皆爲我效勞
之人我必從寬若待我去後新部院來原與彼不相
識必然執法清查反不得便宜矣或安民入播以此

論土司人遂傳以爲安民途中一途立談數語何所
復爭臣猶記安羅桃紅三村投降男婦共萬餘人臣
尚發銀賑之發兵護之羅國明等初出巢來歸臣賞
以花紅銀牌重慶之人驩呼動地其仁懷亦水頭目
王繼先永年等則皆半年之前暗來投降結有照者
臣曾刻有平播全書內載諸人來歷甚明乃平播之
後省世積一旦欲掩而有之此可聽否臣又記臣臨
行時劉安民有一條陳內五六款有一款言永寧所
求地當與之臣謂此爲土司所招耳批行該道查議
未報而臣去蓋其誤與劉相等耳當時若此其說
則取之播州送之永寧縱使不招物議亦復何所取
哉乎蓋臣在川時安羅臣爲其第亮臣求巢鎮雄布
政司已爲呈詳臣與按臣俱未之允遂欲棄而謀永
寧又見永寧人情皆願吹流奢世積一老婦無子不
能自固遂扛幫奢氏爭地自廣實欲自爲之地耳臣
既已嚴爲駁正比新督臣至又力加清查此志不遂
迄今仍播此說以惑亂官司提擬忠良將令人謂永
寧敗勝情狀西自播州守則一可植不拔之基一

司莫不聽之與此際願走魏前之機力產並公孫漢
之義何物校異對亦出此後談諸臣原不在事遂以
爲然而不知實不爾也此永寧之請也臣謂信冰酒
在川時聞冰酒有播州則直覺湯相避禍逃之水
西後以病死播於取麗冰酒西與多開其供費之
銀求以地贖屍播以難之有爲之謀諸日以益冰清
祗震乾爲券與之豈非之彼必阻辭爛不可舉而後
與之爭地彼無端矣如其議說果歸後數年而爭地
冰酒之券果辭解而不爾康黎地終不肯歸後經若
衆勸明亦果辭解以此時有增殿視止爲兩乘不決
之理批其符印鈔酌而播麗是轉則頃此播地臥
冰之幸也衣親尚書某家難巡撫貴州府應龍逆形
恐著異謀欲割名數通臣之文按國守密與計賊
國軍自莊取德龍定消出而後定必獲龍逃之則省
求救撫播國有康康議結與身與賊匪一掃地注批
後特則特強播人職無意相登應龍等逆龍彈失
冰酒之機亦亦微動兵相爭相敵金冰酒自雅辦根
馬若爾爾然死及播地夫冰之之地臣於平播之後

疏鈔

字楷

四六

尚未及清界安疆臣已遣兵突入播地住劄卽具文申報以安插獨民爲詞蓋隱然有侵據之意先以文嘗臣耳臣怒而駁切責之疆臣懼因退兵去且具結自明比臣回籍後見邸報則令兵官劉勝以受贓退札爲督臣恭提此退則彼進當不復仍舊貫矣此又播地入水之一也日臣之起家河上也督臣有使入京上地界疏竝以揭帖示臣見其議尚未決因復之曰當日清界郵意欲張嚴局而寬收之使國法與情兩得其平耳今宜從寬歸結爲妥近數月前督臣又有入京之使帶書報臣言僕亦非敢過求也止緣疆臣全不退地而貴州又不肯擔直令我攜而全與之我不能清以前未清之地而竝其已清者失之可乎此日來撫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開則謂臣原開止水烟天旺等四處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臣謂不必論原開只查係先年者姑與水西係近時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糧者今之均認必與地相當夷情尚未厭也另爲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心相商務求早結由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臣意此

疏鈔

字楷

四七

時當已結局而不意又有安順臣之事也臣記安疆臣諸目把在漢把以陳恩爲守在土把以柯阿箇爲守今疏安順臣係迷杓頭爲柯阿箇之子此亦至貴倨矣何故一旦携家出奔此必先有所以重傷其心而後羅學茂等得以就中取事不知此後能兩相忘否今已議定發回安插計此時當發回久矣此在督撫按臣必有善處之術在安順臣必有自果之策在安疆臣亦必有順令之恭必不至襲往年安定之續而蹈前代悉但謀之慘然其事總與地界無干今第宜早結地界以往後端耳臣聞邸報見督臣二次疏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查係播州故土應盡退還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論查係嘉靖以前侵占應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仁此即臣所謂張嚴局而寬收之說也所當遵照歸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侵地有洪武年者有嘉靖年間者甚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即臣所謂還年應與水西近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還與稍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應與應

歸地界已定止議認納根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今日在水西既欲得地必須增根何者昔爲兩爭不定之地今爲一成不毀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理爲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根重歸之安氏則根輕地已歸於安氏根猶累大播民在土夷事求勝在朝廷事事相假無論非朝廷所以處安氏亦豈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奢氏具文紛擾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候臣去別爲伎倆矣臣發保寧僧移文諭之今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據

疏錄

附錄

卷八

地求勝再蹈楊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鳳氏外有陳恩彼二人者尙知分義識時勢臣計歸結無難乃近聞鳳氏物故陳恩見疏當是王家猷李希聖張問達一派蠢愚小人撥唆疆臣葛藤下斷以至今日嗟夫平播以前猶是取之楊氏平播以後乃是取之朝廷既欲寸土不失又欲斗糧不納此於臣節順耶逆耶於安氏福耶禍耶鳳氏已在地下有疆臣良心不死早夜以思富有食之不能下咽者奈何其要求無已至衆叛親離尙復不知止足也臣謂當此之時即

地界徒寬歸結其於安氏似宜加以戒諭督其狼馬庶可以奪國體而戢夷情黨于主司者則待之太寬於處土司者則責之太備適以張其勢而益之疚耳且不虞土司謀臣從傍謂秦無人耶蓋臣因是而有感于任事之難也當播州初發難也四方畏之如虎文武避之如蠱盧應亮以一叅將調之從任懼而自刃其腹流腸而死彼時事勢居然可知乃一二書生身在行間披堅執銳與羣賊徒事於矢石瘴癘之間不幸而死則爲張棟幸而不死則爲張儉高折枝即

疏錄

附錄

卷九

有他事便在小過不及亦宜暫且相寬矣而土司狐兔情深疆土念重動則張輟裂眦賊虜跳梁冀以動後事者念亂之心而重首事者貪功之罪夫羅學茂無端勾引致難歸結幾成多事誠爲可恨然此近年事也若在先年不過清疆界耳招流移耳自督臣不能坐照於四百里之外卽愉與折枝又安能逾視於二三年之前儻因今日之變局而遂謂當日全局之皆非因羅學茂一時之講張而遂爲前後在事諸臣之罪案將無因噎廢食波至而自投於水耶誠恐平

疏鈔

時措

三十

搭諸人他日但有事端便當追論則立一時之功返以賈終身之罪此非所以勸勞臣鼓敵愾也諸臣刀箭餘生亦何足惜所借國家大體耳臣謂宇宙大矣固不必吝此一塊土以失違人之心精神多矣亦何必苦此一二人以快土夷之意自今而後下人多事似不必延及土人後人誤事似不必追及前人死人懷事似不必抵以生人爲朝廷明不御之權爲大臣存專制之體爲小臣酬殉國之勞庶不至縉紳制命夷狄而逆賊含笑地下後可緩急尚可使此人臣所

疏鈔

時措

三十一

我之餘急在東南故緩在西南也又皇帝建都北地三犁之後急在北夷故緩在南夷也後世則承平日久自不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故從古帝王有先天以開人有因時而立政亦各以其時耳夫播民之在水火八百年矣向以逆酋自干天討遂至興師糜費雖多然此一方之民從此遂長鮮水火永妻孥亦未爲非帝王覆載生成之全功也當定亂之初乘此無敵之威復其自有之土則一方小民既永出陷溺隣境土司亦莫敢支吾何拒非長猷便計哉乃在事之人中遭多故遂至不了其在今日議論已多觀聽漸消自不得不斟酌於予奪之間矣此所謂西時立政者也但欲善處亦不過近者歸地遠者認根如督撫所議住種已久墳墓難移姑以順蠻夷之心示寬大之政云爾么麼小夷亦重爵土應龍之事彼不見耶亦何必以敵國相視甚至不問事體大小但一清查便是開霽如劉一相之云若言取者便爲有罪言與者便爲有功且臣無自專之制也生殺予奪自應請命亦何必以聖人律人甚至不問法紀可否但一慎

重便曰避嫌如劉安氏之云若言取者便爲小人言
與者便爲君子蓋漢固不可落人情難爲振易爲
狗夷情東之難蹤之易今日以清地爲開邊他日必
有以失地爲安邊者今日以持法爲避事他日必有
以廢法爲任事者久之無論未清之地不能得將至
見有之地不能守坐使朝廷鞭撻四夷之威頓成懼
伏強隣之勢且不見狂狗之噬人者乎人益退狗益
進不至激其怒而杖殺之不巳然則釀成播州之剿
恐不在彼而在此也豈不惜哉固人各有心人各有

疏抄

序指

卷三

口此亦一非彼亦一非此曰胡爲避嫌而失羌
戎之術彼曰胡然冒嫌而棄盧龍之墓此曰吾爲急
公而置毀譽於度外彼曰吾俟論定而置死生於目
前今舉世之人如穴中視闕強弱難分以之必至兩
家袖手一事無成避空談而貽實禍則亦議論相勝
之流弊也臣謂邊疆爲重心術難明今日之事止宜
論是非而速爲處分不必定人品而遂爲軒輊庶月
前既得結絕將來亦免反覆此臣所感於論事者也
臣草土餘生不宜喋喋言事第西南夷所關朝廷邊

事所係事內者不爲分明事外者何以處置始事者
不道其詳後事者終謬其指臣故爲深切著明具疏
以請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議覆施行新疆幸甚矣

疏抄

序指

卷三

萬曆疏鈔卷四十五

明刑類

○孫丕揚 歲清天下囹圄疏

○孫丕揚 約束郡縣省刑罰疏

○江東之 敬陳職掌備陳冤獄以廣聖仁疏

○周曰庠 乞釋繫起廢以順輿情疏

○宋一韓 解澤已流繫臣未釋乞賜生還疏

○梁有年 旨意律例最明故違強解無禮疏

目錄

卷四十五

萬曆疏鈔卷四十五

明刑類

歲清天下囹圄疏

孫丕揚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擬浙江等司案呈犯法愚民何處不有戾法冤民亦何處不有若非每歲清理必待五年差官冤抑之犯難免圖上合無照兩京矜疑事例歲酌一字其於獄政裨補不小等因到部 惟國家典章兩京冤犯春秋時得荷德意而矜疑之以 都中含冤之夫鮮不

疏鈔

明刑

昭雪於天日者惟是省直輕重繫囚奚啻百倍京師也乃君門萬里獨不得偕郡人歲與天恩非所以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之聖治也既經各司具呈相應酌處 臣查得成化二年萬曆十三年密錄之例即曾通行天下旋即報罷豈非以省直地方各有審錄御史在耶顧御史職掌執法原無歲例即官御史時亦不敢輕開什者 臣請 皇上施好生之德擴解網之仁始於邦畿終於四海令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則惟有歲歲處處開矜疑之例焉耳

蓋犯人之在獄也情狀甚難巡撫允而巡按不允者恒獄於斯巡按允而巡撫不允者恒獄於斯赴理於藩臬守巡申詳於郡縣守令不允者恒獄於斯夫人命強盜或以贓証而遲疑中之流徒軍犯或亦必追贓而淹滯小之顯金發債或無財而追比亦必恒獄於斯近者動遲歲月遠者或久禁繯綬不得歸結合天下囹圄而總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已此皆仰仗皇上照及覆盆則得生不照則不得生者也

疏鈔

明刑

願皇上於巡按每歲審錄之外再申澄清囹圄之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爲撫按會疏之例方春特和也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有冤抑者按察司居省會也即審省會之囚守巡道有分土也即審各道之囚皆身親巡歷不得調審州縣爲諸囚憂亦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真罪實審無冤枉者照舊監候外中有死罪矜疑軍徒杖笞情可原有者許各詳諸撫按會疏以請第一列死罪之可矜可疑者每人述哀矜之狀其次列軍徒追贓之可遣可配者每件述處分之由又

其大刑笞杖之可保可釋者今監禁之犯撫按疏期勿過夏月爲率大都輕罪自發落無致久羈重罪仍聽部覆恭候聖裁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則天下郡縣無一不清之囹圄無一不清之罪囚如是歲審天下冤民庶幾漸少皇上政舉刑清之化豈不永賴於海隅蒼生也哉

疏鈔

明刑

約束郡縣省刑罰疏

孫丕揚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該浙江等十三司案呈司寇職掌邦禁郡縣分理刑名必須守令刑罰能省然後郡縣寬民可無國初民淳刑省郡縣尚樹戒石以儆官邦自今淫刑濫罰強平海內可無約束以救無辜等因到部 惟天下之治平食酷之利害之也吏治之貪酷刑罰之過使之也故善國治者先省刑罰而已所擬各司等呈委于邦禁有裨顧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遠戍

疏鈔

明刑

四

之重刑而在過撻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人也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每以制人之命故或有過志忘倫而刑者情流喜怒而刑者時違天人而刑者過可矜疑而刑者一不省約而任法即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決不待時何異焉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于此金作贖刑罰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貪吏藉此每以利人之財故或有罪內罪外而罰者錢糧里甲而罰者公用

上司而罰者冠扣錢穀而罰者一不省減而任情即使犯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錫地此與沒產入官何異焉天下之傷民財者孰大于此如是而欲其民樂

欲過貪酷接踵之風俾盡海內而刑清政舉約束之款容可已乎先臣丘濬嘗請禁於孝宗廟矣彼其時律例之未有借人利已察閭閻之共患守令假以虐民者各擬約束以立款範刑罰兩端共一十六條直陳民情逐款後列固不敢輕於律例以防民而縱民亦不敢重於律例任禁暴以為暴合無通行天下撫按各令所轄郡縣書置座側俾海內冤民曉然知皇上覆載深仁不欲吏之濫刑也如此不欲吏之濫罰也如此庶幾明命照臨一顧謾問其在官也接目

疏鈔

明刑

五

警心有所畏而歛迹其在野也家傳人誦有所恃而安枕斯於力挽貪酷手援蒼赤率天下之守令而革心革面必此刑罰之約束為首務夫撫按諸臣專制

一方即身督守令親省刑罰爲天子肩治平之任者也刑罰約束欲從省矣貪酷者不察而入薦何術懼天下之貪酷刑罰約莫惡不中矣庶幾有或棄而不錄何術與天下之庶能此爲治名實之辨民隱休戚之端朝廷嘉隆治迹遠讓弘治其機皆決于此是在察吏之撫按彰善癉惡舉直刺枉肯覈實耳如此則條教迪之于先導天下羣吏過未然之刑罰激勸督之于後懼天下羣吏過已然之貪酷即能任刑任罰豈得暴彼民哉 皇上欲爲生民立命脉爲海內

疏鈔

明刑

六

隆治平舍此適治之路似無由也伏乞 皇上再加裁酌如果篤堯可採恭候命下容臣通行撫按諸臣即將後開省刑罰請約束狀照依國初戒石事例各書守令公署以示遵守其撫按舉刺獎戒務考刑罰計寬嚴有無破敗人產有無殘害人命有無貪酷形狀而賢否之以示激勵仍先將各郡縣遵依緣由咨部知會郡縣不省刑罰者聽撫按查考撫按不覈實守令省刑罰者聽部院查考將見仁心仁政沛然海宇斯民永賴無疆矣 臣不任懇切祈望之至計開省

刑約束一律例原無宜省刑四條勿用磨骨釘釘枷號勿用數百斤三四人立枷勿用帶根板水缸杖生樹棍勿用腦箍竹簽嘴掌背花二倫理當重宜省刑四條父子兄弟告者恕父兄刑夫妻尊長告者恕夫與尊長刑妻妾替夫誣告者省妻妾刑于弟替父兄誣告者省子弟刑三刑流防過省刑四條先加撻者後莫加撻人加撻者我莫加撻已刑下體莫刑上體已撻輸者莫撻贏家四情偏防過省刑四條勿偏聽原被告加刑勿過疑証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

疏鈔

明刑

七

怒人強項加刑五選天時省罰四條旱荒宜省刑寒暑宜省刑霜雪宜省刑節令宜省刑六體人情省刑四條屍親宜省刑收尊長者宜省刑訴冤枉者宜省刑口訥宜省刑七人可矜者省刑四條老少者宜省刑饑寒者宜省刑病初愈者宜省刑殘廢篤疾者宜省刑八人可疑者省刑四條官員宜省刑生儒宜省刑婦女宜省刑賊情賸昧宜省刑省罰約束一省罪內罰四條勿輕罪已擬而又罰勿重罪輕擬而加罰勿改無力贖爲有力贖勿改輕罪贖爲重罪贖二省

罪外罰四條勿因事白罰富民勿脅短明取罪民勿罰紙穀收折價勿受賄賂故出入罪三省錢糧罰四條勿取常例寬限勿取重收秤頭勿染投櫃拆封勿脅多派大戶四省里甲罰四條勿明徵會銀暗用里甲勿里長輪支又派殷實勿用銀多而累管支包辦勿用銀少而令行尸出物五省指公費罰四條勿指迎送科罰勿指來朝科罰勿指士夫科罰勿指截糧科罰六省指上司罰四條勿指上司取無碍銀罰勿指上司送長夫銀罰勿指上司發獎勵銀罰勿指上司

疏鈔

明刑

八

司送節壽禮罰七省尅扣罰四條勿尅扣船車官銀勿尅扣各役工銀勿尅扣各行稅銀勿派取地方土宜八省紙穀罰四條勿尅扣上司官銀食穀抵數勿尅自理贖銀餘穀作正勿尅賑濟銀兩發倉欺人勿尅修理工銀勸借肥已

敬循職掌備陳冤獄懇乞聖明嚴申正律以重民命以廣聖仁以感召天和疏

江東之大理寺少卿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御世昆蟲草木咸得其所以所矧人命至重豈可獨殺故議獄緩死寧失不經我國法尤慎重之恩例有熱減臨刑有覆奏請者皇上允刑部之請令撫按諸司清理因循加恩於可矜可緩之刑不啻大舜之好生神禹之泣罪矣然獄有大槩有大寬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曾讀律至代寫招

疏鈔

明刑

九

草增減情節之條未嘗不歎仰太祖高皇帝定律以防奸弊無所不至今天下有司率置此律於不行曰紙過招情節盡出積習之手無則增之以爲有文其故入之害則有減之以爲無以逞其故出之私舞弄數字索賄數千金筆劔紙管牢不可破雖有智慧不能得其真治獄之槩莫大于此臣願陛下嚴勅所司以律治人無以官犯律舞文必遣以示奉律之謹恤刑之臣能詳審兩造不眩於成案者亟紀錄之庶幾弊可革也至若律定於皇祖爲萬世不易之

經例行於列聖爲一時懲惡之權情重律輕者引例以懲之不必泥於正律之文情輕律合者依律以斷之不必拘於新例之引若一槩引例有重議而無寬科是亦行法之弊矣臣願陛下嚴勅治獄之臣悉遵正律而慎於引例庶幾法可平也夫猾書之當革引例之當慎此法內之弊也在已定者尙可以改操乃圍牆之中天日不照有法外之冤焉則已死者不可以復生臣讀律至凌辱罪囚與淹禁囚獄冠減衣損與不給醫藥顛倩自殺與謀求殺害數條森嚴昭

疏鈔

明刑

十

如日星未嘗不歎仰太祖高皇帝定律以矜獄囚無所不備今天下有司置此律於不講有任性之燥而因微言之激怒有行已之汙而聽豪家之賄托於罪不至死之囚或用囊沙壓面不逾時而死或絕其飲食不三日而死一紙病狀一命立傾殺之無乃戢之無傷小民飲恨雖深情不能達聖世施恩雖廣法不能周臣每切齒酷吏欲具奏而未成也今臣待罪大理同官商確每遇重囚必求其生不得而後死之一歲之內駁回數人未聞再問旋報病死其間固

無謀買情或問官過於自信不欲人駁已也高皇帝設大理寺之意謂何且在輦轂之下況四海九州之遠郡邑衛所之罪不至死各官任意假病以殺之者不知幾百千萬是以肺石少不寬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雖欽恤之臣一歲十遣無能救於死亡其上于天和災沴頻仍於寓內下叢怨氣千戈竊此之由矣伏乞勅下刑部都察院申明治獄律例嚴飭各官通行內外督率十三司各除白罪毋風厲殺人每遇朝審熟審之期無論已結未結凡死獄中者開具名

疏鈔

明刑

十一

數奏聞以便稽考在外偏行十三省巡按御史清查所屬郡邑衛所凡獄或遇天災流行罪不至死者許令保出其死者果以何病以何親人知証必具文申報如有隱匿或有他故及屍親首告者從重論降若以繁文可省徒流杖贖皆報王司何於人命不然也從此長吏恐法網之觸徃行無瘼死之多全一人之命卽陛下之澤及一人也全千萬人之命卽陛下之澤及千萬人之也寒巖蟻穴隨在冰陽春之輝九垓八埏無適非恩波之被聖壽萬年臣謹因祥與天同懷矣

明詔重頒皇恩宜廣乞釋繫起廢以順輿情疏

周曰庠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惟人主祇欲政治惟此一心方主心別有向往天下日望其察識及王心既有覺悟天下日望其擴充前此七八年間一人之精神與羣工之意氣幾不相貫九重之德意與四海之休戚幾不相通頃幸國慶駢集聖東轉圖行政用人豁然與天下更始撤回礦使分解稅銀廢止煤稅封閉寶井珠池巡撫久缺者一旦推補臺省久候者一旦收用且又注意春秋疏鈔

明刑

十二

衍義兩書用圖至理中外臣工延頸舉踵望之數年不可得者忽快覩于一日此謂天機自動善端自萌朝無缺政世有淳風率由于此臣何敢妄有陳賈惟一念願望無已之心尚見有一二所當推廣者不敢不竭愚衷以備採擇伏讀恩詔首欵見已未發覺已未結正者咸與除赦惟欵依人犯不赦臣不敢謂一切欵犯盡宜開釋惟就其中有觸事陳言致干聖怒者有因人株連致罹法網者法司研審已明屢為題釋各犯幽囚已久日望生還皇上御宇三十四

載于茲其間處決重囚不過數次決過人犯僅至百餘通且停止數年不忍加決豈非親見其中真有冤抑者在乎且數年以內有祭其無辜繫之甚久而終得釋放者有矜其誣誤逮之未幾而隨得補用者矧於今殊恩四溢沉寃得解者此去不知凡幾獨令此

單未獲生入里門再見父母妻子皇上豈其忍乎此繫官有當釋者臣所為願望一也又伏讀恩詔一欵見中外職官養病致仕及降摘罷閑者俱准起用惟永不叙者不准臣不敢謂一切廢臣盡應起用惟就其中有義關宗社舉朝不敢言而彼獨言之者有計切閭閻眾論不敢先而彼獨先之者語雖通激心實無他迹似沽名情誠為國皇上自去年以前但施一善政布一善令孰非以前諸臣所為效忠個者身退藏于林莽言得採于廟堂豈不明見其中有不

明刑

十三

容終棄者在乎且萬曆初年有科臣建言請為典史尋即起用仕至尚書者有詞臣建言廷杖為民尋即起用仕至侍郎者矧今殊恩四達眾正登用者此去不知凡幾獨令此輩窮愁林壑不得再據尺寸皇

上豈其忍乎此廢臣有當起者臣所爲願望二也今恭上 聖母徽號再頒明詔海內臣民靡不歡聲莫得再蒙殊恩況夫幽繫屏逐之臣誰不虔千載之一過伏乞推廣德意勅下刑部將欽依人犯分別輕重某當監候某當楚放議擬停委開入新詔爲彼再生之路勅下吏部將永不叙用官員分別真假某當姑置某賜環議擬停妥開入新詔爲彼圖新之機又或特渙綸音釋者徑釋若近日頓脫馮應京於園屏起者徑起若先年召還趙用賢於田野此在 皇上不疏鈔

明刑

十四

測之恩在諸臣爲望外之幸猶足以熙鴻號而光史冊總之在一念之擴充間耳惟我 皇上留意焉

解澤已流蒙臣未釋乞賜生還以光新政疏

宋一韓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臣等聞人臣事君與子事父無以異也父母或有所甚患于人雖有家督情切泣諫然機未達便語難繁入寧過而從母過而激之一旦家有吉祥善事感嚴已著調和可施即平日所甚患者當不候其言之畢而渙然冰釋蓋所謂積誠以感動者宜如此耳竊望聖程以東事獲罪天下莫不怜之然而閣部無取問者遽奉昔日之旨以君父之怒爲怒也茲者皇孫誕疏鈔

明刑

五

育慶典告成閣部又不得不言者遵奉今日之恩詔以君父之喜爲喜也聞之一人不復保衛之辜三訊未平司寇之罰其所爲循職而將順也蓋違辜而逞罰非攘德而市譽也夫宴飲者一人向隅而泣滿堂失歡曾有嘗天賜赦違還均被而獨不得沾撫湯之恩于待從之臣是惡人高位老盜迎門而爭臣謀士不得以一面自脫也即孤臣自嘆不辰而陽春亦不到矣故聞臣請澤 聖澤也非爲學程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我國家定律亦有犯罪存留養親之

義項者恭上徽號長樂融融海內嘉聖母之純服而因頌皇上之大孝乃學程母生既不能養老且不及諫錫類之謂何其母乃非聖母之心乎故閣部之請廣聖孝也非爲學程也傳曰山數藏澤國君舍垢頃陝西逮捕縣官復寬之滇南戕內而寬平情以處聖心空洞曾何芥蒂之有不可使天下謂大度如皇上而終不釋然于學程一小吏謂匿瑕納污何哉故閣部之請廣聖量也非爲學程也人亦有言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于太山國家之于學程挫折至而困衡深矣河清難俟朝露先零皇上雖欲有之其道無繇也與其傳之青史有死諫之名盡若釋之一朝播實諫之名乎故閣部之請借聖德也非爲學程也臣等待罪刑垣見被逮者盡釋駸駸有刑措之風獨是學程未放尙爲新政之缺因念臣等叨列諫職排難定紛不及學程遠甚而飽食大官旋進旋退胡顏之有故從閣部之後而贊一詞惟皇上深惟閣臣將順之意特赦學程生還新政又一奇也臣等不勝翹歧待命之至

疏鈔

明刑

六

旨意律例最明故達強解無庸謹再闡釋糾正以昭法守疏

梁有年刑部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

臣等竊見刑部右侍郎沈應文爲問擬科場奸弊枉法臣等糾舉具本認罪請將鄭汝鑽枷號以洩章縫之恨併究合同贓數下落臣等蓋服其不吝改過矣顧所稱臣糾舉不嫌求重而自居于據法問擬且錄律例全文進呈御覽則又敢于欺罔矣臣等非好爲多言而律法所係不可無一語糾正夫鄭汝鑽割卷之樊國朝創見故明旨謂其行險害人殊可痛恨着法司嚴行鞠審而應文固畧不加刑嚴乎不嚴乎即云該司震懼以析楊亦故以掩長安衆人之口明旨要見同謀之人而應文反以爲逆謀千人夫使汝鑽而不首此謀難有神棍胡能入之明旨着以從重問擬而應文顧獨輕于免枷即云例原不枷獨不思例爲中央管幹者之有所被騙也故逮其管幹而免枷其被騙乃汝鑽業已中式豈有所被騙者比耶應文謂被誣者如盜賊誘從之徒故不加不思果若誘

疏鈔

明刑

七

從之徒便合于不分首從枷號之例矣居常講讀之謂何乃矛盾至此耶例之意義甚明而應文且強解以欺 皇上尚復有人臣禮哉至于以懷挾例爲民與營幹例發遣相提而論是矣而謂終身烟瘴重于三月枷號何巧言之甚也犯有差等則罪有差等終身烟瘴充軍後與爲民對看而以懷挾者之猶枷號三月以對割卷者之不容不枷號三月矣若謂例有差等法無兩引則例方新立而法方新行也舊例應廢可以參証而應文牽強附會以欺 皇上尚復疏鈔

明刑

一八一

有人臣禮哉至謂不能于例外從重失于奉法之太拘更爲可異 明旨將裁割一款添載條例正謂向無此弊向無此例何曾有例之內外可尋法之已成可拘故必如 明旨之從重問擬載之令甲斯足永革弊端耳今之應文于同郡年家子則升髦 明旨而與以不枷之別例于議定條款則委曲其詞而開以通同槩枷號之本例獨不思例因汝鑣而有則枷當從汝鑣而始應文豈不知之止爲欲免汝鑣之枷故說爲不通同之說卽以此說免汝鑣故不得不議

通同則枷不通同不枷之例畫蛇添足應文之心獨苦矣由此觀之不獨汝鑣之枷當亟行卽新例內之巧云不枷者亦當併削無以一人之私而貽後世以兩端之法也應文實違 旨從輕而妄謂 臣等不嫌求重將誰欺哉若謂烟瘴充軍已重則汝鑣不枷而爲汝鑣用命者及枷果執輕而就重耶抑詭騙之說 臣等前疏已具直論鑣之得中與不得中耳得中而得財卽關節與割卷互異亦非被騙不得中而先哄去財卽終始關節亦屬被騙豈真陽說關節陰謀割卷之爲被騙如應文所云耶總之汝鑣一日未枷則明旨一日悖違則應文之法字終屬未稱而心迹終屬未白觀其送大理寺招詞最多回護固不能蒙該寺亦不能厭 臣等亦不能厭天下人除該寺所駁及 臣等前疏所摘外卽如紹興府三宰若果無私何須回護而招內亦止云鄭汝鑣浙江上虞縣人此則自來招體所無亦可以畢見其隱矣應文弗自深惟而反謂該寺所駁不及免枷之議其不爲該寺所笑者幾希且株連之慮蓋謂禍起不測及盜賊妄叛者耳

明刑

一八一

汝鑽賊至二千人屬在事豈有訴求恐致株連之理
此直不知其何心可謂非該部未了之案乎臣等所
守者法惟期無天下共明之不能坐視應文之敢悖
明旨復強解律例明肆欺罔使法紀不著于上下輟
闡釋其詳糾正以聞伏乞 皇上睿斷施行臣等不
勝激切待 命之至

疏敘

明刑

三十

萬曆疏鈔卷四十六

弭盜類

○王德完 安民弭盜疏

李先芳 謬陳安民弭盜疏

蕭近高 民窮盜起申飭條例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六

弭盜類

安民弭盜疏

王德完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臣等特罪該科頃聞河南饑民流離殍盜嘯聚甚猖獗情有可矜不揣下愚謬陳三事漸破常格用拯災異起首賜命未蒙發下臣等固宜屏息以待何得再有贊陳第數日熟思 皇恩不布則饑民必難甦息盜賊必難消弭上意未宣則司農無由覆題撫按無由遵奉事體關係重大與尋常條奏不同前所請乞萬非得已臣等冒昧謹以初說再為申明 一曰

謹放賑夫賑行於江淮此特恩也河洛間安得以例請然礦徒結聚皆云饑餓無聊撫按以榜諭即日放賑矣又疏請倍加賑恤矣 聖旨亦令還籍聽賑矣夫前許之而後不結非所以為信也下求之而上不應非所以為孚也名與之而實不至非所以為德也且賑汝南而不及開歸則疑於畏賑河南而不及山東則失於偏賑出都而不發大庾則病於涸竭盜起

而賑就若盜之未起而賑亂成而賑就若亂之未成而賑與之太晚得之無恩今日賑濟事實難已而非自臣始發之也 二曰蠲起運夫起運以待上供何得輟言蠲然今民窮已極賣妻鬻子止博數錢搗葉磨根尚欠一飽若催徵之令未已則賑濟之意謂何而議者動謂起運原無蠲例然事窮豈能膠柱乎矧舊例又非盡無也又謂此端不可擅開然異災豈得常有乎倘有之亦難坐視也當今險危旦夕難保其不堪捶撻也明甚上縱不蠲下將自蠲名雖不蠲實疏鈔

涸盜

二

則無異於蠲與其存不蠲之虛名終無益於國儲而或為胥吏魚肉之地就若普蠲恤之實惠大有裨於民隱而可以成守令拊循之功倘謂國用匱空難蠲其全則蠲其半不能蠲之於今日亦當緩之於異時而當事者又謂停徵并追反為民累夫二年之賦并責之一年其累民也誠非小矣然垂死之民膏趣以速其死其累民不為尤大乎知其為累就若使之不累停徵不可孰若帶徵此蠲免之今萬不能已者非喜事也 三曰行平糴夫冬鬻妻子至春則無可鬻

矣冬伐桑柘至春則無可伐矣賑濟之已窮而接續之無計則非待平糴誰能少延臺臣章守誠憫江淮墊溺疏請扣留過淮漕糧平糴部覆謂平糴活民所見良是但今歲漕糧悉已過淮然今歲之漕已過淮者固爾無及來春之漕未過淮者獨不可留乎若曰臨德漕糧已難搬運則一以賑濟一以糴糴其用固不相妨也河南巡撫趙世卿巡按陳登雲會疏請留漕糧賑濟臣以為賑濟當扣錢糧而漕粟當專資平糴斷不可已乞再留南糧數十萬石平糴救民樂石疏鈔

涸盜

三

之言並宜採擇夫江淮則留江壯之漕河南則留河壯之漕粵東則留山東之漕其為力挽甚易江淮則留漕二十萬石河南則留漕九萬餘石粵東則流漕四五萬石其為數又非多借之於今而償之於後易之於民而還之於官其為力不窮其為惠又不費此古今救荒良法而司農所樂從者非皆齟齬不相合也夫不賑則無以救旦夕不糴則無以待來春不蠲則上有所施而下猶不被其澤三者並行缺一不可此舉動行於朝廷而四方民命之存亡盜賊之生息

咸判於此豈同細故乃漫不動心耶昔漢臣沒歸告武帝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謹便其家朕請歸受矯制之罪今河南江淮水患官產萬家父子或至相食臣等再四煩貼罪惡所辭然待與沒歸同罪死且不朽伏惟聖明俞納卽漢武且拜下風臣等無任踴越待命之至切討臣言足見忠君愛民

疏鈔

彈盜

四

謬陳安民弭盜疏

李先芳

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惟奸宄盜賊之作必起於饑饉凶荒之役生計無聊故自甘於不肖衆心相煽故合從而駢起苟上之人早施恩厚先以寬和鎮靜維其心途折萌芽繼以法制禁令定其志未有不披倡而潰決者也復自夏秋以來浙直湖廣在在告饑其未甚者臣姑不論若淮安以比德州以南青徐兗豫方千里之間正中原腹心襟帶之地臣得於行旅之所口傳皆云草根樹皮悉充饘粥弱子幼女半填溝壑未死者行乞於市中已亡者僵仆於道側城邑村落之外或至一望無星百里無烟臣誠不忍列聖累代生息之遺黎陛下愛養二十年之赤子而一旦死亡顛沛遽至於此夫腹饑不得食身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頻聞白晝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爭旦夕之命而計緩須臾無所賴藉不暇顧惜何憚而不爲此亦勢所必至無足疑也卽聖明在御德洽威行萬萬無揚竿持挺狂逞潢池之

疏鈔

彈盜

五

疏鈔

河盜

六

事而治之貴未亂也防之貴未然也可泄泄然不亟爲之計哉臣愚備覽古今變故往往生於煩擾成於弛縱於積玩之民猶不可恩威並運張弛並用然後民安而盜息庶乎其可弭矣臣請得終論之其一曰借運米昔人謂千斛在市物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故救荒惟常平爲善焉雖若宋時各郡猶有糴米獨至我朝盡廢此法動仰給獨賑而民始病矣頃者臣臣請截留二十萬石平糴以濟淮南官不失價民不失食最爲兩利之道請宜亟允其請併以施行之河

疏鈔

河盜

七

而無其地昔人嘗苦於均民之無衙均之此爲其時已富弼因救荒而足兵蓋亦此意既消變於目前且開利於日後不可不亟請也其一曰弛贖銀夫國家做古酌今量罪納贖其始本以積穀備荒也而後乃起解也撫按取盈於起解之外而利其餘司道府縣又取盈於開報之外而利其餘不才上官以擬罪多寡爲喜怒不才有司以多問紙贖爲趨承甚且修理有科囚米有罰夫果用之工而食之囚耶其契由於藉口起解而脂膏自潤堂堂天朝豈必須贖金爲濟也合無明勅撫按重災之地一切停免或俟年豐重解爲便其一曰禁令計國家甚嚴誣告反作之律所以抑遏刁頑保全善類良有深意邇來問刑衙門既已審實招虛又云姑念愚民免其抵罪徒憐和平之譽大開健訟之門此風一啓奸人得志或一詞而株連數十人或數人而說呈一事人命則有苦主欺詐則有被害何與旁人事而好曹起爭之此非營私即保誣善且一人在官一家不寧道路往來之費吏胥需索之費移之以餉餓夫不知其活幾何人矣合無

明劾撫按轉行各屬除切已重情外一切報罷爲便
其一曰核欺蔽盜賊之初發也以一吏卒縛之而有
餘及其成也以千戈征之而不足今之有司往往譁
大盜爲小盜隱小盜爲無盜苟且撙節長此安窮臣
愚以爲寧輕失事之降寬捕獲之限而不可不重欺
蔽之罰查得先年奉有 明旨近來捕盜法殷各官
及隱匿規避如事發不行奏聞一體治罪欽此真不
啻斧鉞之嚴也如蒙乞賜再爲申飭庶撲滅以時而
不至于滋蔓難圖矣其一曰戒姑息嗷嗷之人一倡
疏鈔
而百和嗷嗷之衆易動而難安臣昔見一二照棚于
譽者或寬其攘竊之誅或導以借貸之意衆心搖動
釀成大變不免禽蒐草薶迺底安定則愛之適以
害之查先年奉有 明旨朝廷惟惜窮民不有亂民
欽此真不啻日星之炳也如蒙乞賜再行申飭庶人
心警懼不至作亂速禍矣臣愚非不知請鑄請賑然
後于民庶爲美談議省然後於朝廷爲本論然用方
告誡而徼不可繼之施民已就死而講不可待之計
此何異操瑟齊門激西江而蘇涸轍者乎臣一介草

茅荷蒙拔置刑垣區區朴忠事求成可若第言之而
已則議之所不敢出也如可採擇伏惟 陛下勅下
所司酌議施行

疏鈔

海盜

九

民窮盜起時事可憂懇乞聖明申飭捕盜條例
以弭大亂以安民生疏

蕭近高 刑部郎中事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日前接得山東巡按蕭淳一本爲劇盜殺人劫財
勢甚猖獗事 竊歎以爲當今民困時艱之時盜賊
竊發所在縱橫寧獨東省爲然及今近日又見巡捕
營叅將王弘爵等一摺爲異常梟寇糾衆橫劫伏肆
拒捕官軍奮勇擒獲首惡等事 又竊歎以爲京師
輦轂之下賊勢敢爾橫肆幸而官軍圍擒首惡然猶
疏鈔 人拜盜

觀傷軍番張大福打傷軍番賀成等九名又况於下
邑窮鄉其陸梁肆害又當何如夫大盜之發必有肇
端去歲京師水災異常今歲南直江浙吳楚之地水
災異常冷戾相尋汗業相望民不聊生氣象愁慘此
竊盜之因而奸雄之資也以易動之人心迫之以窮
蹙之事勢伏有豪奸好事者藏名遁跡踴躍張虎視之徒
鼓倡其間一夫大呼響應者四應統無成謀亦能始禍
臣觀秦隋唐末諸寇或起畝畝或起商賈武起士卒
或起異教或起擔負其初起草澤時擒捕撲滅一卒

之任耳既而積玩成肆以小合大滋蔓難圖加以太
平既久所在無兵無事則玩縱有事則倉皇遂致朝
廷力不能制揭竿斬木盡爲戎首則今日盜賊之縱
橫所關於地方之利害國家之安危良非細故然所
藉以安輯消弭惟地方良有司是賴耳昔渤海羣盜
起漢宣帝用龔遂治之遂行郡而盜賊悉平安帝時
朝歌縣盜賊屯聚乃以唐詡爲朝歌長賊隨解散是
地方得一良守牢固已賢于萬師矣今之留情民隱
式遏亂畧者多有其曲蔽而不欲問熟視而不敢訶

疏鈔

人拜盜

十一

者未必無也倖深者塗飭以待遷任淺者掩蔽以道
罰故有明火持仗聚至千數百人者掩之爲鼠竊有
人賊俱獲者寬之以縱舍甚有夥行白晝大都之中
地方幸而擒殺者輒罪之爲貪功爲生事以故奸徒
聞風益熾結黨橫行流劫殺掠其氣甚惡居民重足
屏息人情洵洵難犬不寧道路以目嗟乎民生至此
亦何特以爲安乎周禮十二荒政如散利薄征緩刑
弛力諸條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于盜賊治愈
嚴急誠以迫於饑寒怨忿思亂盜賊必多戕害生民

不可不除也今非惟不之除也坐視其流劫而莫之恤一遇事發又故而縱之是施之奪也民間災傷之後又益以流劫之慘是重傷也則幾無民矣且小盜盜之積也今之鑊鋤曰挺鉞篋探囊之輩卽異時飛揚跋扈割據脅掇之雄也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小則爲劉六劉七爲鄧葉大則爲陳勝爲胡廣此其毒不獨在小民而禍且移之國矣是可不爲深慮哉查得大明會典內捕盜條例一款凡強盜打劫各該有司軍衛員役不分事情輕重務要登時從實申報如有

疏駁

得盜

十二

隱匿者撫按官卽將各該員役應提問者提問應叅奏者叅奏酌量情罪輕則罰治重則降斥議擬上請不許容隱違者聽部院該科叅奏重治又一欵各處民間被賊打劫卽時擒獲者不分城內城外各掌印巡捕官俱免罪一月之外不獲通行住俸候拿獲一半以上方准開支若中間能獲別起及別府州縣正真強盜及各越獄重囚亦准抵數但不許將照捕名數朦朧捉拏以圖抵飭仍通計一年之內除盡數拿獲及拿獲一半以上免罪者不計城內外積至五起

城外及無城去處至十起以上不分軍衛省司掌印巡捕等官叅究問罪俱降一級文官送部武官於本衛所各調用兵備守巡官分別罰治明例森然載在令甲此在太平無事之時且宜兢兢矧今民窮盜起四郊多壘之日可視爲故常不一爲申飭乎伏望皇上以宗社生靈爲念思患預防亟飭各地方撫按監司諸臣相與明憲飭法嚴行督屬加意消弭禁戢以安地方居常則潔已愛民遇災則多方賑濟務令窮民得所是爲弭盜之本保甲之法卽古此閭族黨

疏鈐

得盜

十三

之遺出入可以相守緩急可以相濟城市村落往往可行要在着實振舉卽有豪奸何容厠足是爲弭盜之方地方有魁夙廉得其主名宜踪跡窮治一有發覺固不可株累平民其真犯卽當盡法處置益人情愈寬縱則犯者愈多一發而大創之自當哀止是爲治盜之法而又兩台監司督率于上司宰飭屬於下臂指相使紀法嚴明神氣不振而自張非惟可以消目前之虞且可杜未形之憂此雖經生當該顧所以安民已亂道不出此臣又見近日各省撫按重犯

越獄之奏如湖廣鄖陽巡撫以江陵縣獄失囚報山
東巡撫以丘縣罪囚越獄報又以青州府監疎防強
賊反獄再寬限期報四川巡撫以雅州強犯越獄報
淡旬之間報牘四至夫成獄重犯類皆積猾巨慝與
前流劫之徒其呼吸可相遠其氣力可相使者也逸
虎兇乎曠野而欲其不噬人萬無是理誰司典守而
疎縱若是乃厯厯委其罪于一二簿尉及三四獄卒
乎查獄囚脫監及反獄在逃明例甚嚴是又當與捕
盜明例並行申飭以警怠玩者也臣區區杞憂謬陳

疏鈔

刑盜

十四

愚悃仰禱天聽如果臣言不謬乞勅下該部覆請施
行臣愚不勝惶悚俟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四十七

河漕類

備 傅希舉 開加河以圖永利疏

備 湯聘尹 議開加河以興永利疏

備 劉應節 議開新河以永裨國計疏

○ 張問達 河決異常運道陵園可虞疏

○ 白瑜 河工正當責成總河力請接濟疏

○ 父 河工關係至重經理始終宜慎疏

○ 汪若霖 河工孔棘邦本可虞疏

目錄 卷四十七

備 趙思誠 議修海口慎重海運疏

備 蔣科 賜議罷海運以定漕計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七

河漕類

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加河以圖永利疏

傅希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惟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乎永圖若因循延

捱雖目前幸免梗虞終難特以無恐脫或患出不測

則倉皇失措縱能極力開復所費更不知幾倍矣焦

頭爛額之功孰與曲突徙薪之計耶 臣 本疎庸謬膺

重寄數月來見得徐邗一帶河身淤墊日高歲裏則

疏鈔 河漕

探徐州洪視前歲又高三尺漕渠寧深幾何可勝此

淤沙之積累恐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

其大勢已可見矣幸而決於徐呂之下猶可爲也若

決於蕭楊之上則開河中斷兩洪俱涸如之何幸而

決於南岸猶可爲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躬

豐沛如之何 臣 日切憂懼悉心講求雖書策者無慮

數日約亦不過疏濬塞四端而已此外無他計也夫

黃河之性久則變遷自古然矣我朝河爲漕幾二百

年邇來淤決疏築歲無寧日不但平河之民疲於供

役卽歲工費常亦不下數萬金是尚可以苟延耶昔禹之治水不過順水之性耳今乃以欲強水之性以順我恐雖神禹亦難底績引其下乎傳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良可爲治河之永譬也臣集衆思而反覆度惟有關創加河寬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及照加河之議自前任都御史翁大立題請之後經勘至再派爲三難報罷然訪諸土人皆曰可開因選委義官韓宗堯帶領錐手步弓水人畫匠人等前去開河一帶三難處所逐一踏勘果否可開隨據

疏鈔

河漕

二

本官同稱呂孟微山等湖水常停蓄若自馬家橋開河則未免經費其中取土築隄委難爲力且起處低窪恐下流難以趨高應移上泉河口開向東南沿湖邊退出乾地可挑成河塌石橋西今尚有水八里然築不滿尺上原自有牙里溝可以改渡及勘葛墟嶺之高堅委難開深頗進南性義村東約祇五六尺可以避過其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委難開鑿賴奎兒莊東有隄溝可以避過侯家灣郭家莊西有平坦地可以避過良城至於加口上下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

之聯絡可因細加錐深雖間有砂礪亦皆無碍於挑挖等因畫圖貼說開報前來據此臣猶未敢遽信也又經備行徐州管河道副使舒應龍濟寧管河道副使洪忻再會勘詳確報奪去後至本年正月十八日據徐州道副使督同管河指揮文棟縣丞趙景昌義官韓宗堯勘得泉河口距原議馬家橋可十里許於此開渠沿湖邊直向東南則呂孟口湖遠不相及勢尤順便且借土爲隄一舉兩得前到性義嶺今指揮文棟等督夫試開一井黑土尺餘下皆砂礪用鑿挖

疏鈔

河漕

三

鋤亦可開鑿及至一丈上下又皆黃土似石在水內則堅確難開見風日則擲地卽碎距先年元開井處約有三百餘丈形勢可低五尺許開深三丈二尺卽與湖底相平似此高堅東西僅一千丈是不過開鑿費力視他工爲倍蓰耳隨向曹兒莊勘至加口鎮大約自泉河口至聚兒莊幾七十里俱宜全挑深闊始可成河但曹兒莊迤西則有性義嶺地勢漸高工力自倍迤東則有織佛溝地勢漸低工力稍省自聚兒莊至周家莊十三里見有三分河形尚有七分挑挖

之功自周家莊至臺兒莊二十六里見有五分河形尚有五分挑挖之功自臺兒莊至泇口鎮二十八里河闊十六七丈水深七八尺淺者三二尺不等前加刷濬即可成河奈中有侯家灣良城二處伏石隨勘得侯家灣可避入陟濤河開井七尺岸高八尺又雖下一丈二尺俱是黑泥泉水並無頑石但視正河稍遠六七里耳良城可避入西岸令州判易祿試開二井深至一丈五尺俱虛沙無石使周圍盡如此井則良城之石亦可避也約計兩處避石全挑之工亦不疏鈔

河漕

四

下十四五里過此則兩山對峙河經其中竊恐更有伏石及令錐手自水面探深丈餘雖砂礫亦無蓋泉流至此數派灌注已成完河而土脈亦俱潔淨可喜也隨沿河而南直抵邳州勘得自泇口至齊家莊四十六里河已深廣無煩挑濬自齊家莊迤東至郭家莊欲避峒山湖水當全挑一十五里引入沂河又有一十五里見河至連兒東可循周柳張不路馬等湖過開河以出馬陵山也既至宿遷細訪土民僉謂開同縣址以出侍丘湖東異日縣治改遷山麓使新河

環遶其南外築長隄以禦黃水縣治漕兩受其利斯爲全策且開河由邳州以至清河出口不惟漕渠全達黃水之害而邳宿桃原一帶湖水可得盡洩入淮所救淹沒民田亦不下萬餘頃矣續又據該道呈稱行據邳州衛經歷何養松會同桃原縣主簿劉恪宿遷縣典史王梓清河縣典史花樹報稱帶領錐手水平人等親詣邳州勘至清河縣大河口止逐段丈量測探自泉家口出周湖由招賢村煎鍋營至直河岸丁家莊共二十四里七分錐探一丈二尺黃土下有疏鈔

河漕

五

砂礫自丁家莊至朱家莊二十四里錐探一丈之下有砂礫自朱家莊由花溝哨至馬陵山井兒頭共五十二里錐探四五尺有砂礫惟井兒頭一丈一尺有砂礫過此則侍丘湖茅茨湖上下六十里又東南至楊老湖三十五年雨水不接平地無石又過此則蒼基靈城邵家胭脂電蚌水晶等湖共九十里至黃家墩又五里至萬家莊平坡無石又二十里至陳家莊俱有舊河岸闊一二丈水深二三尺又七里至柳林頭舊淤平又六里至大河口仍有舊河岸闊一丈水

深一二尺以上俱探無伏石易於挑挖等因到道竊
意此河一成誠開家萬年之利地方生民之福所可
慮者惟在工力之鉅錢糧之難耳若以砂礪伏石湖
水爲憂則皆人力可施地利可避無難者等西造冊
會呈到臣練臣尚未身親勘過未敢懸斷輕果又
經督同河南郎中熊子臣夏鎮主事陸徽親詣開河
一帶地方逐一勘度果與各道勘報無異惟勘行迴
避良城新開二井丈餘下半皆流沙又恐開城河後
或有他虞及探量正河伏石良城計七十五丈馬蹄
疏鈔
河清
六
灣不滿五丈二處共僅八十丈石上水深一二尺乃
懸工價四百金召募石匠四十餘名包工開鑿見今
改水與工匠作俱無難色此外少有應通變者不妨
臨期裁酌亦惟擇其省便者爲之馬耳及照此河大
較上起泉河口水之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之所
從出也自西止而東南計長五百三十餘里比之黃
河約近八十餘里且河渠湖塘居十之八九源頭活
水脉絡貫通所隔斷者無幾也開挑既便於西勢接
濟尤資其有泉是誠天建地設事半功倍見之未有

不欣美者昔年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范季馴
之開邳河皆屬治渠淤阻根運愆期一時情事之忙
促工費之浩大難盡名言俱臣之所身親而目擊者
今之漕渠根運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審勢已可隱憂
若不亟求永圖竊恐勢極難及旦夕卒有他虞則驚
惶勞費雖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亦在所不暇惜
又何嘗開新河開邳河情事之洵洵已也且括治河
十年之費即可以成此可久之圖黃河無虞其壅決
矣茶城無患其淤阻矣二洪無畏其艱險矣運艘無
虞其漂捐矣羊山之支河可以不聞境山之開座可
以不建徐呂之洪夫可以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以
中輟論其開河之費固屬不貲計其成河之利抵尚
有餘一勞永逸之策始無踰於此夫臣忝職司私憂
過計故倦倦一得之愚冒昧陳實實有不容已者不
然勞民動衆自泰慎之時詘舉靡有明戒也臣豈不
知而顧不自揣量輒以難大事功輕舉而妄動耶謹
將開河事宜款列上請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至重
運道爲急乞勅戶工二部廣集廷議如果臣言可採

速爲覆請施行河道幸甚國計幸甚

疏鈔

河漕

八一

議開加河以興萬世永利疏

湯聘尹戶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年三月

臣等待罪戶科於本年二月二十九日接到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一本爲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加河以圖永利事奉 聖旨戶工二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竊惟建非常之功者不可泥膠柱之見與不世之利者當大破桀舍之疑則斷之貴獨而定之貴豫審矣然謀無遺策而後可以克斷事期底績而後可以經始則博謀者乃所以資斷也謹疏鈔

河漕

九

始者乃所以成終也今傳希摯慮河身漸淤則運道艱阻憂且不測而其贊亦恐不貲贊一也與其後事而遺其憂孰若先事而備其患毅然以加河爲當開而欲以一身肩其事是誠焦勞於經畫艱辛於跋履而思爲國家開萬世之永利非所謂一勞永逸暫贊永寧者乎然勞之重大者勿可爲善處而費之孔殷者不可無預備之計開濬五百餘里其勞非可以旦夕期也工費一百萬金其贊非可以尋常計也役必用民民必資食以舊規計之每役一工給銀四分則

官價也津貼一錢則私助也然聞之民不樂就恒待
加至二錢蓋以厚水之功視挑土爲尤艱而陰雨一
值則前工爲盡捐耳今雖加給至五分六分而安能
禁民之私貼乎官給之外又有私貼則貼之者誰
也此不可不爲之早計而預處也聞昔年開河一百
三十里內多蒼跡始議用費七萬及其成功殆十倍
焉則今日雖議百萬而大役難料中道難輟恐不能
無倍於初議矣此不可不爲之早計而預處也卽如
希擊所議百萬果足充用然自兩淮餘鹽河南山東

疏鈔

河漕

二

賊罰臨清課稅河道預備銀兩可借六十萬之外其
未足四十萬不知果孰取盈乎譬之營室家者召大
匠規爲棟宇計直百金則必預蓄其資恒倍焉而後
鳩材聚工一舉可就未聞方具其半而據爾與工者
也今天下民力殫矣將欲挾括則自差御史查盤以
條似不可益其困也將欲挾括則自差御史查盤以
後府縣羨積一空雖挾括亦其能足其數也今宜大
集心計博采衆思工費約用幾何支取出自何所或
內帑有積則請蠲之以助工或庫藏無碍則借之

以爲費或各省撫按贓罰除備賑外盡數解京轉發
其餘凡有堪動者許內外臣工悉心開列具數奏聞
必使儲蓄可備乎六年餼廩不遺於一役則人不浮
食工可必成以往役之民爲就食之計卽疏濬之舉
寓賑濟之恩計無有便於此者夫然後下詔興工責
成當事諸臣協心幹濟久任加銜假以便宜寬以歲
月料不投於三至之疑書不惑於一篲之謗庶先臣
宋禮陳瑄之勲不得專美於前而宗社萬年之利恒
必賴之矣臣等係職掌所關不敢隱默如蒙 皇上

疏鈔

河漕

十一

俯察有可採錄乞初戶工二部併議臣愚幸甚天下
幸甚

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裨國計疏

劉應節 南京工部尚書
嘉靖三年九月

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悉仰給東南在祖宗時猶藉海運之利轉輸萬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致使國家萬年之命脉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士謂宜別通海道一路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防後猶議留遮洋一德者存此意也其慮遠矣矧今黃河不馴漕渠多故經理無策至蘆胥肝萬一河流他徙轉運不通彼時倉

疏鈔

河漕

十三

皇而後爲計不亦晚乎近該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寧有見於此廣求運道議開加河亦思慮預防之意臣等愚陋無知謬有一得敢爲我皇上陳之竊謂海運之所可慮者特以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今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齋堂島騰遊口入淮以抵淮揚估客往來殆無虛日風順不過四五日之程此人所共知也自海倉口入海由太清起溝二港直抵天津直沽口估客往來無虛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

亦人之所共知也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進莊楊家

圈迤南計地約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濬之工不過百里且乎原疏土無高山長坂之隔也香鋪易施工費未劇非有甚勤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數遣重臣往勘之矣然而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何故與緣勘事者未睹開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暇別求便道殊不知故河紆曲長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沙積闊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俱

疏鈔

河漕

十三

下濬之淺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入立莫施之議潮旣不通河復淺阻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旣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茲勢有固然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爲欲開膠河必通潮水欲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城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十四里俱乾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折由臺頭河至張奴河約十一里俱窪地

黑土間有泉水宜用開導自奴河至海口開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海口開歷陶家匯陳家口孫鎮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餘里河寬水深宜從舊河之傍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園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園迤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創開者什伍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圭測之高下悉有準以地鏈探之上下皆無石似的然可開無疏鈔

河漕

十四

復可疑者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南自淮楊北抵天津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然成渠以後可免剽淺之費揆幫之守挑濬之勞其利二也備港而行過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害內避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累率數鍾而致一石海運脚費既省則兌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吳越荆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丘濬所議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河復迅速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是兩利而俱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當

河舟所載之三海舟用卒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半退軍還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邊海之夷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發十萬石以濟遼瀋軍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召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以萬夫之力與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權費僅數萬金輸將既便緣使詰煩審時量刀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為耶竊惟膠河之役事理甚明若往返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茲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實心任事疏鈔

河漕

十五

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會議者會同漕河撫按諸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用既專庸功可奏治無效願請併治等之罪又查得山東班軍共計四枝除二枝赴遼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駐膠州一枝屯駐青州及查即墨一營亦為附近合於該營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工而命日免其操練專事工作仍於月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分以左其費而作其氣庶衆相競勸不世

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臣等生長海濱頗諳水利與厝水土之寄目擊漕渠之變屢差知水人員往復查勘至再至三私信膠河之役似不可已輒敢妄置一喙冒昧上請儻蒙 聖明允納勅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不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無復昔年險遠之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此矣

疏鈔

河漕

十六

河決異常運道陵園均屬可虞疏

張問達工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九年

月

臣惟黃淮之爲國家患也久矣淮河壅溢淪沒高郵寶應等處因而漫及陵寢勢甚岌岌 皇上採按臣之言特遣科臣同河臣會勘疏治黃分而淮因下流環陵積水一旦頓消高寶泗等處生靈得平土而居者幸數年矣運道猶未甚壞也自黃壩口初決時未卽杜塞以故水勢南下衝決日濶日深而李吉口迤東以至徐沛之間漸壅漸高水不能通尋疏開趙家園以濟河運僅僅一年而水復淤塞斷流又議開加河籍山東諸泉之水以圖直截爲運道便宜謀而工程未就粮艘停滯難行耽延以至十月漕粮尚未交完此臣始疏以爲運道慮也繼而黃河突漲泛濫歸德府蕭家口衝決二百餘丈全河盡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乾涸變爲平沙商丘虞城夏邑多被淹沒此爲何等水患也 蕭家口又在黃壩口之上上流既已乾涸黃壩口以下自斷流無水可知商舟既有能行回空之粮船自不能達可知此臣再疏以爲運道

疏鈔

河漕

十七

應也然臣猶幸祖陵尚未浸及也今接按臣吳崇禮之疏內稱河決黃壩口以來宿州之北鄉受水水由睢寧入海今河沒亳州蒙城宿州之南鄉鬻壁固鎮驛五河虹懷遠各縣之水皆入懷由泗州行泗州城外一望茫茫水勢日漲漫及陵麓臣一覽之竟夕不安憂惶莫措何遠道可慮而陵寢又更可慮如此夫陵寢爲國家肇基根本之重地而運道又京畿數百萬生靈之命脉亟築堤岸以防護陵寢亟濬河還以通濟糧運總河之臣職任何重而劉東星之病甚怙

疏鈔

河漕

十六

危速應更換臣已言之近日按臣馮應鳳又具疏言之乃不意按臣九月十九日上疏之夕東星即以前疾逝矣東星臥床褥間不能視事各河臣無巢承未免玩愒況今已捐館舍諸事停閣廢弛稽延更屬可虞爲陵寢計又爲運道計總河之重臣尚可以一日缺員而不急推稱乎按臣疏請如撫楚趙可懷事勒限日督之赴任以爲南還赴運之新舊潛艘計是不可不亟採而行也伏乞勅下該部速推才望精力之臣勒限赴代以總其事將築塞衝決疏濬故道一應

事宜從長計議施行庶於祖陵運道兩有所裨乃臣愚猶有說焉蓋治河於初壞之日力猶易而治河於極壞之後勢則難昔之難止於泗州陵寢今治陵寢而又兼運道且速道一壞於漫視黃壩口之決不登杜塞再壞於并力泐河以致趙家園之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又衝決於黃壩口之上全河奔潰南下直由淪河入淮漸漲浸浸勢及陵寢又河之壞視昔之壞爲何如乎今河之難治視昔之難爲何如乎臣再三酌之往也先爲隄防疏導以爲

疏鈔

河漕

十九

目前祖陵明歲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或尋求剋道通運長策以爲經久日後之圖以河之初壞及壞論難易而因以治之稍難甚難實成功若以數年大壞之河工而遽責之於一旦肩事之人是誰貼其言而誰任其咎哉此今廟堂之上所當酌議先後工程令其展步擔當而濟大事也伏惟 聖明垂察

河工正當責成總河力請接濟疏

白

瑜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二月

臣等惟當今第一喫緊無如治河治河第一喫緊無如調和人心調和人心第一喫緊無如措辦錢糧朝夕接濟臣等甫任工科皇上已下褒勤之旨微臣即進會疏之策深討論議異同事難壹一無非欲調和人心亦未嘗不以擔當爲主其後明旨斟酌獨主一見總河遂挺任之而人心翕然大定矣臣等於是不憂人心而憂錢糧之不接濟耳忽於本月十九日

疏鈔

河漕

三十一

在科辦事接總理河道會如春揭帖爲河工底積有期錢糧接濟宜速懇乞聖明俯允亟發以圖萬全事據管河郎中等官呈稱河工開自王家口直抵鎮口計呈四百餘里計夫三十餘萬原估銀百四十萬有奇除議減四十萬外該銀百萬今止馬價三十萬兩漕折十二萬兩漕庫堪動銀六萬今千歲修銀不滿三萬兩其餘議動倉穀河南十分之四山東南直三分之一約銀十五萬兩通過見在七十萬兩尚欠三十萬兩惟錢糧不繼盡棄前工所勅下部速議覆

請又稱寒決之後開歸一帶水必上壅隄防處處險

危恐奪全河等語臣等竊思之我國家旣欲護帝鄉

陵園之氣又欲漕江南北萬之粟挽全河而還之故

道總河不難於身嘗矣夫役星聚雲屯勢易叫噪處

薪米無令饑餒量贍給恤彼室家總河不難於安輯

矣朝巡夕宿自冬而春率屬有司結廬禦風雨褰裳

涉水總河不難以河爲家矣總河之勞瘁不亦備且

至哉獨計錢糧一節關係不小目今春融放水一旦

有排山倒海之勢吞天浴日之濤錢糧稍缺乏無

疏鈔

河漕

三十一

論工程坐廢三十萬之衆豈肯枵腹忍死有斬木揭竿起耳河漕何地良可寒心倘以爲仍取之官庫河上正官八十餘員各爲其百姓支散那移或有出於正額之外將遺百孔而千瘡者尚謂搜索未盡乎倘以爲仍派之民間小民在工者身爲拮据戶爲津帖皮骨殆盡近河者又汗淖桑田魚鼈赤子生產無存尚忍過千加派乎昔漢中葉金隄隕而瓠子傾天子親沉白馬玉璧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新填決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爲楫今曰正統白馬莊整時也

皇上何愛三十萬不出所有爲慶運民生永遠計乎
祈嚴勅下部卽日從長計議必如前旨預先措處俟
期給發措處而不得總河將該之工程業有次第巧
婦無米難炊悞國家者該部也臣等謂以白簡從事
措處而得或未效是朝廷不憐金錢百萬乃輕以百
萬填溝壑悞國家者總河也臣等請以白簡從事再
祈勅令開歸管河道等官預防上疏壅決加紮固隄
一有疎虞罪難它諉今日之最緊切者臣等猶有說
焉河程四百里而遞其錢糧分管自可稽覈第中間
疏鈔

河漕

三

應開應築應塞人心不齊修實者心力旣殫徇虛者
耳目可塗總河雖躬親省閱其能周遍當先立碑碣
自司道以下承委諸官某人某地一一勒名它日功
罪之案今日警心之銘也若開歸地方隄防與防邊
同增卑培薄歲有修銀候番人卒各有疆界乃有聽
其走水寸嚙漸至百千丈而不知者典守安在鼎蒙
之決可鑒矣與其查叅於後來不若嚴核於今日碑
碣分立功罪自明伏祈天語叮嚀該部查發錢糧該
河督臣查圖萬全使錢糧用有著落仍令將河上一

應經管官員照碑具題庶人心因惕而思奮河工不
日而告成矣臣等無任懇惓俟 命之至

疏鈔

河漕

三

河工關係至重經理始終宜慎疏

史 弼廣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

臣竊惟國家水患惟河爲甚上關陵寢下關運道况今之河又非昔比漸徙漸壯愈壅愈決陵患雖寧運道日梗所在生靈廬舍沉溺浮其樸木沿河者迄無成功談河者盡皆色變皇上簡命河臣併敕司空搜括金錢多方協濟大小臣工貪謂平成之功非朝伊夕近接邸報見河臣曹時聘運章告急再疏陳情竊有杞憂焉河工甚鉅宜熟講而後行臣觀往牒疏鈔

河漕

二四

併問故老先朝宋禮經營會通緩處河工始終數載揣高度低地勢既審入謀畢協兼以國初物力豐盛法令又行是以功成一舉利垂數世乃今則不然大役已興而議未決丁夫方集而技已窮驅饑疲之民於嚴寒之候負薪者有枵腹之苦荷鍤者多墮指之慘此不能慎始之過也濱河守令半集河上沿河赤子悉赴工所徵發太頻期會太促所在洶洶人不自保一夫生心萬衆瓦解此不能防微之過也昔挑黃家口既實金銀百餘萬金挑米旺口復需金銀八十

萬國家之財力有幾生靈之膏血有幾先事倘涉淺謀後事復云失策此不能長慮之過也至于加河之役亦一時權宜之計但河塞而後議加則加成宜必可以代河今導河而河流愈至漫衍濬加而河身日至枯涸二役並興一役莫竟所幸者去春霖雨聚集一運僅完不則其何以謝天下此不能國終之過也連年動衆毫無寸功比歲講求徒增聚訟國事至此可爲寒心爲今之計固當廣求方畧以圖萬全而厝處錢糧綏懷衆庶尤爲目前第一急務蓋集三省之

疏鈔

河漕

二五

衆于一方春令漸深雨濕交侵聚則氣蒸而疫作散則氣舒而民安謂宜分析區處合千人爲一屯每屯相去里許而于每屯之中擇老弱者供樵採精壯者供畚鍤又隨所屯之處多搭棚廠以安其居廣儲糴粟以足其用每丁每日給粟幾升給銀幾分各需實惠毋事空文則應募者必衆矣應募者衆則可免調鄉丁彼鄉丁畏糧而赴千里之役棄家而失農桑之期開州縣每一徵發論丁派夫而所派者率皆貧丁照糧貼役而所貼者盡出下戶破產絕筋愁苦不

支豈若應募就募就食者得斗粟分支之惠暫免流離饑寒之苦上收其用而下忘其勞比之鄉丁苦樂不相均豈至于錢糧內帑可捐外帑可借而漕糧必不可留蓋漕河國家之咽喉而漕糧尤國家之命脉咽喉塞固難久存命脉絕勢且立斃況今寰宇大同遠邇一體有漕省分固應均輸無漕省分亦應助役臣竊計每省所助不過三四萬則數萬金錢一朝可具而乃自分畛域那東秦西劍肉補瘡坐令諸曹爭執各司推挾局內者蒿目而憂局外者拱揖而避此疏鈔

河漕

二六

臣之所未解也或恐郡縣精口爪累小民乞以明詔詔之止將見在庫貯備用銀兩暫行那借徐爲處補計無便于此者然金錢不可食必變爲粟米臣聞山東河南江北地方頻年苦饑去歲頗稔誠能厚值以募米商而捐其稅米商必集米商集米價自平轉三省粟以供數萬之衆何憂不給如此則可免搜括之苦可免自約之擾財谷既豐食用不乏庶諸臣得優游了此未了之局也然臣猶有說焉漢時河決瓠子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之田蚡私其食邑從中撓阻

迄無成功嗣後天子沉璧馬百官負薪芻上下一心邀笑宴防揚聲史冊此其明効大驗也今日諸臣人持一心人懷一見山東諸臣利河南流河南諸臣利河東向卽有河臣總率于上而足難徧涉身難徧親度地程工不得不委之監司監司又復轉委于州縣上下推委率視爲常而監司諸臣文多溺服積議塞施計不由已則多方以排抑議或由人則百計而阻撓卒至移禍于彼要功于此而曰吾爲地方也吾爲百姓也數年以來山東河南諸臣此說橫于胷中牢

疏鈔

訂漕

二七

不可破不知兩地皆國家郡縣兩地之民皆國家生靈捐百餘萬之金錢損十餘萬之民命不能挽河以濟漕反致引河以傷漕昔也憂在徐邳今也憂在南陽且新及張秋是河臣悞皇上而河臣之所委用者悞河臣也惟前河臣繼殞諸臣得蒙寬議亦已厚幸而加銜進秩揚揚稱得意猶復引與共功獨不思諸臣伎倆具見之矣河已大壞豈堪此再壞堂堂天朝何患無才而令此工欺習誕之徒各逞胸臆以敗乃公事此臣之所以鬱結長嘆而不能已也伏願

皇上亟選英賢與河臣協規同力庶克有濟倘以諸臣久歷河上使功不如使過亦必嚴加勅諭令捐成心以收桑榆之勲無執偏見以蹈覆車之轍有功則破格加賞無功則從重伏法庶人心知警而平成之績可望矣

疏鈔

河漕

天

河工孔棘邦本可虞亟拯目前用防意外疏

汪若霖戶科給事中

惟自古有國家者將以集事必先安民將以成功必先塞患夫天下以患莫大乎迫用其民使卒然任之而有所不堪則必有一旦匡濶之形而或不可救是故春秋每役必書詩杖諸篇勞來征卒如同一體抑何拳拳者乎今天下以中原腹心之地而河數爲梗此非善症也北次亂漕于是有大修朱旺口之役挽而東南下令募三省夫二十萬人那轅中外金錢以八十萬計自冬徂春刻日竣事若探囊中臣切憂之蓋今夫集河上者加原額數倍而所稱八十萬皆推調虛餘于數千百里之外不可憑恃者也河臣暫括省庫金支吾旦夕據所奏報亦既洶河戰殄形窮癸庚呼切而乃且躬親督促不遺餘力方晨荷鐮夜半始休夫芻糗不施于前而鞭策不停于後雖有良馬不斃則軼數億萬安得帖然而遂無恙且今夫役之騷困極矣名之曰募而實非也按敵美錢計扣賦訂愚誤買質銷骨爲奸一人或輸數役寡婦孤

見倍值轉饑而不得脫鳥書亂如捕囚累向有忉
毒官司乘權市利藉口津貼徑充私橐半晷後至則
扑罰交加致自經斷而有不恤夫往歲之役耗傷過
半人有餘餉誰不貪生于是毋特子隨妻隨夫脚號
呼就道如赴屠垣遠者千里近亦數百比及河濱氣
力已頓條目莽蕩之野日身沮洳之場宿露食風戴
星揮雨而饑渴不得調適疾病不得呻吟衆噓成厲
上薄陰陽且夫一人應役則滿室驚惶屢檄飛呼則
羣情驚動于相俱廢不災而荒井閭凋殘維是之故
疏鈔

河漕

三十

皇上蒿目河漕聽諸臣條奏何但子來之咏周文也
安知民間愀苦有如是者夫時有緩急事在權衡操
瑟者不膠柱潤削者無遠波頃之河臣括洗無計議
借稅金于是司空以十八萬五千暫求假貸而河南
撫按交章留臨德倉萬石爲十八萬生靈少延數日
之命抑足駭矣乃部覆尚欺虐旨未宣臣殊危之夫
京師于河漕爲咽喉天下又于百姓爲肢體肢體如
病咽喉何爲屬在燧眉豈庸掣肘總河暨撫按諸臣
既得便宜措處凡可轉移何妨一面酌行一面疏請

且隨借補錄兩相當安用牽制迂迴以數十萬軀命
試文法也天下有玩之呼吸至累年而不可振失之
蟻穴卒四溢而不可收恤之累黍至費巨萬而不可
悔機貴防微計宜慮後管怪國家每遇大事人懷形
跡各守畛域居恒泄泄急則不問重輕付之乳焉無
告之氓至于伏禍隱憂則以遺之君父而不暇顧可
謂不忠今日河上諸臣即安得首尾橫戾如往年王
家口事南京兵工二部及各漕省奉旨派徵又安得
尚耽時日坐甘後至也蓋聞古者凶札則無力政
疏鈔

河漕

三十一

祖宗朝免租時詔以蘇宴人今日直隸災征役轉劇
卽有蠲貸第緩存留吏督如當下不見惠豈一切度
支皆難汰省而此窮民膏血顧不易枯耶近者京師
兩畿輔災皇上慨然發帑金十萬令其坐而受哺
矧茲鱗集蠲聚出死力服大役者其忍有靳焉宜下
明詔破格蠲賑使其踴躍從事而不生心所謂悅以
使民此王道也且民力亦可謂太蹙矣夫各郡邑畫
地鳩工大約縱橫不過四十丈一丈之內鑿者踰者
掘者築者加以汲鑿可需二十人日可下二尺百日

之內寬然就緒何事追常屢嘗徒令速斃仍有溢於私微以勤取媚亟于謝去以便已圖至于升斗關給諫多詭設民痛入髓查不上聞慘激若此豈伏爲國家根本計無疆者哉宜明諭河臣課程之內是與休息有司中倘有擅恣虐用一切不法者付追按御史論究所謂民亦勞止訖可小康非故爲是姑息也夫長城築秦豈不永利然竟以丁男四十萬人傷天下元氣至今長之石人隻眼之歌卒基元禍可爲殷鑒是故臣愚過計不在河工難成而在民力太竭民安疏鈔

河漕

手三

而後河可爲用卽河治而民已竭患方大耳屬者象緯家有言火犯房宋地兵今商臺蕭陽間適當其分推數察影安得視爲謬妄而弛不必然之計哉伏惟聖明惻然遠念并勅該部轉咨總河撫按諸臣遵便宜前旨速爲調劑用茂厥功仍宜周防嚴飭以遏亂萌實爲吃緊

議修海口慎重海運以弭非常以圖久安疏

趙思誠

兵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六月

臣惟徐淮界乎南北爲國家漕會之喉其民雄傑尤古稱難治之地會通河運路安而易淤且止一線海運易行而畏風昔已通行河運海運必由於徐淮則水在徐淮者不可不早爲之計河流淮流俱會於徐淮則民在徐淮者不可不亟爲之圖大禹疏河昔自天津分行入海徐淮等處止於淮水今河南徙自天津至淮安三千里之中領令諸水其勢已大又以合

疏鈔

海運

手三

淮則其勢愈大以河流激震合諸水入淮之勢徐淮安得不受其害舊淮安海口有八套故下流易淤上流不泛久因水政不修淤塞其七今止留一口以受河淮之入而一口亦且淤淺又安免衝潰之患而不逆流於今淮之地乎徐淮地勢早下卽淫雨之多亦爲池沼今十數年間加以河淮淹沒寸草不生民居其間稅糧何從而出朝夕何自而立今之議者不究其本源而止曰築堤隄防設夫守護夫築堤者恐其東西徙轉故以堤捍守堤者恐其一時衝決卽爲補

塞此在地勢平等處爲然也今徐淮居民在下而行路者俯視民舍是卽往來之路亦以水患漸挑而漸高矣築堤捍水則堤又高於行路而水勢在人房屋之上水勢高則衝突難禦築堤則水勢愈高徐淮之民寧可拯援者正坐於築堤而守堤之說尤爲勞擾大悖夫水高堤破則守堤之人抹死不服而暇於治水乎徐淮之人一歲或溺死千餘一歲或溺死數百有力者遷居高阜無力者守死下原而錢糧賦役亦同蠲免焉何其民不困而逃饑而盜乎盜起難治

疏鈔

海運

三十四

其工令一任事憲臣總督其役是修挑之中卽爲濟賑之意待死之民獲有更生之路矣然百姓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非獨百姓爲然卽縉紳亦所不免昔禹治水也承父之緒猶至八年之外今人智不及禹而責功者欲使大過乎禹功使用力而謗議四興當事之人且懼生事之咎由是上下搖動不得已而復蹈堤守之謬徒費財力而貽禍愈大徐淮之人將至不可復拯臣謂議修海口亟拯徐淮人命者此也海運本非易事况中間料理未聞預定卒然行之尤難

疏鈔

海運

三十五

卒始以全力勝波濤久則習慣任舟楫矣海島之人放舟於大海當洋之中而不失者以其知風識險且其雖堅固也欲行海運必用島人欲用島人必善撫馭又須別造海船照依島人之船先用大木二根鋪底然後安船於大木之上大木兩頭出岸外則不懼山石板必堅厚則環繞臺檣不壞島人卽我流寓之人山東一帶島之可居者不多島田可耕者有限在昔島中人少可贍衣食今生齒日煩島地將不足贍養止於打魚販賣糊口耳若至窮迫之時彼豈肯

荒鈔

海運

卷六

生死苦海乎今既內附起稅編差院道軍衛有司尤當體恤適宜使彼有生計無復後憂若行海運就用其人力償與工食俾教習船卒往來得遂島海之險易風雨彼皆能預識有備而無虞可保少失蓋必行海運者爲固計也必懷島人者爲遠運與地方計也不然則島人懷異海運不止風濤足慮而島人亦所當慮臣所謂慎重海運漸習海中道路者此也伏乞聖明愍念徐淮民命潛運重務勅下該部亟行議處淮安海口八路務要照舊挑通河身淤高務要設法

修濬錢糧夫役務要查緝停妥事在經久勿徒目前無憂議不揣民心帖定而咽喉之地不至有意外之虞海運原有深意欲試習善後則船隻島人諸事各宜熟思預處庶彼此俱至智謀萬全可爲遠圖經久之計

疏鈔

海運

卷七

懇乞聖明遠賜議罷海運以定漕計疏

蔣

科南京廣東道御史
萬曆元年七月

臣竊惟人臣之謀事也固貴酌通變之微權尤當圖經久之長策古語有云利不什者不易業功不倍者不廢常自古慎之矣况積貯乃天下大命而漕運乃國家大計利害之際辨之可不審乎臣世居淮揚乃漕河海運之利害嘗詢咨而得其槩矣今待罪南臺接見邸報知今歲海運漂溺異常臣竊嘆之卽其漂流損失出於不測者臣不敢過爲指摘試舉海運之疏鈔

海運

三八

失策者敬爲皇上陳之且海運之說肇自勝國當時領其事者如朱清張瑄輩本以市井無賴出沒海島加以胡元暴虐草菅民命則海運之行非制之得也惟我國初定島燕京時以會通河未開飛輓爲難暫從海運非得已也厥後開鑿會通歲漕四百萬石率由淮濟直達通州海運遂廢而不講矣近年邳河淤塞漕艘不通當事臣工始倡復行海運之說於是歲定十二萬石姑從海運尋識故道是亦謀國之一策也但舊歲初行卽遭沉溺今歲再運漂損甚多則

海運之難行殆章章明著矣漕河極京不過三千而海道遙遠則遠涉萬里漕河牽挽兩岸可憑而海道入洋則四望無際况春夏起運之時正風颶大作之候洪濤天湧濁浪山摧糧艘數百僅如一葉况裝載既重旋轉爲難洲渚全無停泊無所載胥及溺勢必所至且漕河漂流卽船米猶存而人固無恙海運沉溺卽船米盡棄而人亦無存奈何以國家鉅萬之儲委之於無窮之壑舉官軍無辜之命捐之於不測之淵縱不爲船米惜寧不爲民命惜乎臣以爲術之疏

疏鈔

海運

三九

矣况往年島夷匪茹南服騷然征勦歲始獲稍靖今海運復行設有不逞之徒睥睨粟米思爲搶竊則島夷之竊發不可不慮也連年上運俱遭淹溺則來歲轉運如就鼎鑊若仍行海運設有食生之徒竄伏海島或生他變則軍士之脫逃不可不慮也况漕糧正米一石外加耗米不過七斗而止今海運旗軍耗米之外勒加五斗有餘是交兌之時預爲虧補之地則民力之耗竭不可不恤也議者以爲黃河遷徙靡常淤塞不時以臣計之漕河之患惟在黃河自開以

北皆爲安流然由清河以至境山道黃河而行者大
約不過六百餘里往往淤塞多在徐沛之間黃河水
漲時有淤塞河水既平挑濬可施雖調發丁夫勞費
不貲視之海道利害不啻天壤況自國初至今黃河
未有數十年不淤其淤也未有不可復開者也譬之
周身血氣時有闕滯稍加宣導旋即流通若以一時
之淤塞而遽憂糧道之終梗其計不已過乎卽今徐
沛河工治有就緒若河道臣工益殫經畧可無梗塞
之虞兼以僅督如期漕船四月以裏盡數入開河水

疏鈔

海運

四二

未發衝滾不及自此以往率以爲常可免漂流之患
乃舍安流而就險道去故常而滋害端非國家之長
策也臣於海運久切隱憂茲值漂沒義不容默伏乞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今歲以後海
運盡行停止專事河漕庶國家無捐損之患官軍免
陷溺之虞而於民生國計不爲無裨矣

萬曆疏鈔卷四十八

水利類

○徐貞明 修水利議班軍疏

儲湯聘尹 蓄水利以裨儲運疏

備蕭彥 西北水田關係重大乞勘議疏

目錄

卷四十八

萬曆疏鈔卷四十八

水利類

亟修水利以預儲蓄酌議軍班以停勾補疏

徐貞明 工部給事中
萬曆三年十二月

臣惟神兆輦捷上遊以御六合兵食厥難惟務宜近取諸畿甸而自足廼食則轉漕兵則清勾若肯取給於東南不可一日缺者豈西北古稱富強之地不足以裕食而簡兵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之費夫役之煩常以數石而轉一石東南之力竭矣而疏鈔

水利

河流多變運道時梗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以慮變於將來竊有隱憂焉是竭東南之力而不能保國計於無虞此西北水利所當亟修者也軍丁遣戍雖有骨肉而軍裝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遠每軍不下百金東南之民困而軍土著忘不久安輒賂衛官以私回衛官利其初見之路又可以頂軍而冒根也輒縱之而使回又皆冒支存恤月根是困東南之民而不能使軍政之有賴此東南軍勾所當議停者也臣待罪該科水利修舉職掌攸關先任山陰時於軍

此錄

水利

行之苦又嘗目繁敢竭愚衷爲 皇上陳之西北之地夙號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彌望徒得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 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且不暇遠論卽如都城之外與畿輔諸郡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正以水利之未修也蓋水聚之則爲害而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等處地方桑麻之區半爲沮洳之場揆厥所由以上流十五河之水而泄於滹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泄之最下者留以蓄水浚之稍南者皆如南人圩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此畿內之水利所宜修也 又嘗考元史學士虞集建議欲於京東瀕海地方如浙人築塘捍水成田惜其議中格及末年海還不繼始有海口萬戶之設已無敢於元事矣 嘗臨文嘆惋恨集言不蚤售於

疏鈔

水利

當時今自永平灤州以抵滄州農雲之境地皆崔韋主定膏腴集議斷然可行當全盛之時河漕歲通而思患預防紛紛厭議獨於集議向廢焉未講者倣其意招撫南人築塘捍水雖北起遼海南賓青齊皆可成田有不煩轉漕於江南而自足者其思患預防之深意又不止於開河通漕而已此瀕海之水利所宜修也議者或以水利久廢驟而行之必役重而民擾勢逾而功難 臣以爲不然蓋施爲緩急在當時酌而行之耳民所素業者姑置勿問而荒蕪不治人所共棄者從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驟起以效力矣功力難施者姑置勿問而勢順費省功力易成者從而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而就緒矣順民之情因地之勢亦何憚而不爲哉伏乞勅下工部酌議覆請特命憲臣寔心爲國爲民者假以事權不沮浮議需以歲月不求近功將畿輔諸郡及京東瀕海水利相度土宜率先修舉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利稅或選健卒而分建屯營或招南人而許其占籍諸凡招徠勸相俱許便宜行事俟行之稍有成績

次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地方將江南歲運酌量改折助其費而究其功東南之歲運漸減西北之儲蓄常裕不惟民力可紓而國計永保於無虞矣東南之民素稱柔脆本不宜於遠戍也勾補無用莫不知之而軍伍日漸虛耗又不能舉其法而盡廢今徒致嚴於勾補之中而不議處於勾補之外非計之得也各處軍戶除戶絕法當除豁及戶內消耗止有老弱不堪法當紀錄外其有應解軍戶丁田衆多不願遠戍者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行分其戶爲三等而上下

疏鈔

水利

四

其班行上戶若干中戶若干下戶若干俱解赴應戍之所以資召募班行既定可免歲歲清勾軍戶無遠戍之苦里遞免解送之勞此班行之有益於民所當議者也歲徵班行或類解京師或轉發該衛就便召募土著則可揀擇壯丁不至老弱數得備禦之實用上著安居永無逃亡之患存恤月糧又可裁革併資召募此班行之有益於國所當議者也議者或以清勾則解丁永戍班行則每歲誅求似於軍政有碍臣以爲不然夫所裨於軍政者不當眩於勾補之虛數

疏鈔

水利

五

常求召募之實用耳今軍班歲出不甚多然積數歲以逼募則一軍之班雖募兩軍可也軍戶畏於軍補漸脫戶而隱丁若止徵班銀軍戶必無隱脫則一時之召募遂爲經制可也較之清勾有虛數而無實用所得不又倍哉伏乞勅下戶部酌議覆臣查照先年匠班事例將應解軍丁免其解補每年量徵班行以資召募將存恤月糧裁革以杜虛冒使南北之酌補永罷西北之行伍漸充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其有賴矣又照歲內諸郡邑統轄既分事多牽制先因亟極民溺以食內地事宜議欲專遣憲臣一員竟以歲內差多未經允行臣以爲水利重務必專其事權方克有濟各省清軍先有專差近浙江南直隸雲貴四川因先差御史養病陞任停差令各巡按御史兼攝惟湖廣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尚有專差是以政體未一伏乞勅下都察院酌議覆請專差老成憲臣一員經畧歲內水利如歲內差多則裁減別差并歸水利亦便將前各省清軍御史取回別差俱令巡按御史兼攝則水利之事權專而清軍之政體一矣

因泉思蓄水利以裨江南儲運疏

湯聘尹

諱軒左給事中
萬曆五年閏八月

而京口係江南之咽喉一綫之水每資於潮信而浙
福往來恒必由之舳艫檣櫓不啻蠅蟻鱗集也一膠
淺阻株守累日間有艤艦巨艦力排而來則小者若
摧枯拉朽號泣之聲徹於終夜況今日水涸捧土可
塞而艤艘畢集適其時也大江咫尺而莫能達瓜渚
在望而末由濟又奚惑乎漕輓之愆期也哉近該按
臣漕臣會題議開練湖矣然練湖可以資丹陽而不

疏鈔

水利

六

能以資丹徒也議開孟瀆矣然孟瀆可以資江陰而
不能以資京口也蓋京口與瓜洲對壘而孟瀆去瓜
洲頗遙空舟商舶可擊楫而泝流艤艘重舫難涉遠
而冒險則根運之必出京口無疑矣而可以不預爲
之計乎臣訪得京口之傍沿江一帶可以另建一關
引江流以內注比之舊關或低丈餘或低數尺視冬
間之水勢而定之準焉潮長則開潮縮則閉一調停
於啓閉之間而可以免涸轍之患矣雖然其不即京
口故閘卑之使下而必於另建者何也勢不可也蓋

夏秋水湧潮之出入京口自如也若更舉閘而卑之

則怒濤迅奔其就能禦以鎮江高阜建鈴之勢而下
注潏松之澤國其不舉田疇而沮洳之者幾希矣故
時當冬春則新閘竝啓而京口固不廢也時當夏秋
則京口獨由而新閘可常閉也姤月幾臨商羊將至
必預閉新閘置板於石塞土其中而車馬往來無煩
於津梁之設臣道經茲土得於目擊訪之父老耆之
薦紳質之守土有司僉謂建之便是役也其勢不容
不建而其議亦確然可建且民雖勞而不甚煩責之

疏鈔

水利

七

丹徒一縣可集也工雖巨而易就董之知府一人
可辦也又矣待鄭國之穿渠徐伯之鑿石而後底績
哉此工一就則不必負舟分載騷擾沿途岸水築堤
鞭撻老弱而江南之漕可速濟矣如蒙 皇上俯察
臣言可採乞勅工部咨行應天巡撫衙門委任責成
則江南幸甚國儲幸甚

西北水田關係重大乞勅任事之臣行勘議以圖萬全以固國本疏

蕭彥科給事中

自元臣虞集有京東瀕海一帶水田之議而未及行先臣丘濬又言之而未及議識者憾焉須徐貞明倡於先蘇鄭徐待力持於後而鄭且次第試之矣適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條陳可行之狀併欲專任貞明奉旨下部查議此宗社長久計萬世臣民之幸也臣惟談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成天下創爲之事臣疏鈔

水利

八

告誡而東南爲甚西北有水利則東南可息肩而轉輸之費漕卒之供所省又幾何矣此國計長利其不可不成者二也虜利於馬不利於陸誠使近邊之地阡陌有限溝洫有制虜將望而嘆息矣此制虜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三也凡議安邊必先實邊水利既興民將甘食美其服安其居閭閻相望難狗之聲相聞昔也曠莽今也蕃育此安邊長慮其不可不成者四也然而西北之不諳水田舊矣驅而爲之人將譁焉狗之則有所不能而違之則有所不可且事有專官臣疏鈔

水利

九

官有專勅非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者可比有司之督責能無嚴乎能以漸乎能聽其自便乎緩之則無濟于事而亟之則有戾于民是人情之議也其不可不于也且墾田之夫每一日不下千人將派之民耶以爲厲矣將徵之江南耶千里齎糧遠赴田作有望而走耳將召募耶往者河工募夫日銀五分猶然稱累何者官之募與民間自募不同勢則然也臣恐其募之而不可繼也將勸民自爲耶脫勸而無有應者計將安出且事出於勸不可以歲月見功也是墾

田之夫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二也西北有可耕之地常無可耕之人軍習於戈而安饗其餉民習於惰而輕去其業臣彥往閩寧夏古所稱塞北山南也又夙有水田籍漢唐二渠不煩徵力然往往就荒間之曰足於食而止何力田爲故驅之領田如起湯火又嘗聞甘肅有先撫臣楊錦者爲墾田之議而軍不願墾乃分派各堡另立墾軍卒之未有成效頃都御史趙錦之覆議曰未必處處可開必有可開之處未必人人能行必有能行之人此言得矣儻行之而驟

水利

恐後將無措也自領田之戶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三也且沿邊無根曠土軍民利而私種之久矣墾而爲田勢必起科能欣然就耶至於廣野有沙壓之虞水濱有泛溢之虞但一相度可無慮矣是荒利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四也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恒無能任事之人貞明乃其臣矣至憲要又敢爲難成之說以恐之哉第以天下事始乎難故卒乎易始乎慎故卒乎無患漢先零之役趙充國以謂無踰老臣然猶曰兵難遽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及其至金

城上方畧矣及覆詰難經三數奏後乃許之未至金城卽充國未敢易言也未經結難卽宣帝未敢易許也蓋事之不易如此王敬民倣充國之意舉貞明而臣等倣充國之意先勸議臣與敬民其意一耳伏乞勅下工部會同戶部查舉臣言可採覆議上請量加貞明相應職銜領勅前去躬親相視謀之撫按謀之司道謀之有司謀之士庶以一二喜事言言遽以爲可毋以一二畏事之言遽爲不可毋以人言不一而阻必爲之氣無以前說難爲而持必爲之心集衆

水利

廣思虛心勸議曰某處可墾須親見可墾之狀云何曰某處不可墾須親見不可墾之狀云何合用錢糧於何取給合用人夫於何取辦民間舊有之業有無妨礙近邊領田之戶果否經久然後次第具奏請旨舉行而任之以久無責一旦之以尋繹惑三至行之以漸無取一切萬一落空臣言以聞仍如舊議委之撫按司道徐徐圖之見本官體國之忠不相妨也古有大事必傳謀於衆而後行之故臣等敢效區區之愚如此臣等不勝倦倦

萬曆疏鈔卷四十九

工役類

張濤 飭成法以慎興作疏

宋一韓 罷不急之役以圖修省實政疏

范汝祥 富商紛紛營免大傷國體疏

目錄

卷四十九

萬曆疏鈔卷四十九

工商類

循職掌陳末議懇乞聖明特飭成法以慎興作

以杜奸端疏

張

濤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

臣等待罪工垣叨巡廠庫百工錢糧盡屬稽發一切工役似得與聞顧臣宜聞而多有不聞也將恐寮官而且隱法也將恐耗財而且階厲也臣職謂何而臣何能無言也臣欽親勅諭有云朝廷設立六科給事

疏鈔

工商

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者臣觀大明會典有云內府監局凡有工作俱要該衙門先期上請勅下工部奏差科道官會同內外委官從公估計料無冒破事非得已方准會題者有云凡內府及在外各項大工例應內官監估計工部扣留三分之一遇有工程嚴禁官匠從實估計不得恣意加增以俟扣留仍行監工科道及工部委官凡驗收物料嚴加稽查足用即止不必泥數收完管工人員如有仍前冒破聽科道官參究者臣證考勅典搜尋法意是蓋

專以有詳章奏實臣而即一工作又以會勅會估監工驗料防弊發奸併委任于臣也斯蓋其制也創自祖宗朝不意今日不蓋然也臣見本年以來半期之間數月之內多工通與積帑浩費繁禁城甫畢北上門未竟忽徑傳養心殿工矣而臣不知也忽徑傳怡神殿工矣而臣不知也忽徑傳永寧宮工役而臣不知也忽徑傳隆福門工矣而臣不知也徐訪部司始知各項大工切緊宸居委非得已第該監傳奉揭帖突從中出臣一部踰越出納之司升髦 祖宗之

疏鈔

二商

二

典則臣有所未解耳夫事孰崇于內地法孰嚴於內工而職掌有歸竟令職贖此臣所以難解也豈虞臣或一執奏將沮其熒惑之計耶豈虞臣或一裁減將拂其裕整之欲耶豈虞臣或一發覺將暴其破冒之罪耶審是則該監之所爲徑傳者誠巧自爲者誠工也獨是繁舉斯役以事 陛下而遂使上虧節愛之德下塗耳目之官此輩用心臣蓋有所不忍詰也軍匠卒譁擾闕庭斧鋸刀鉞稜沓禁地點關營誰爲任使 陛下將求居之安乎臣竊危之而無寧爲

帝藏慮矣臣又聞營建之揭朝行催辦之令暮出估議之覆未陳那借之說先售包匠之外復索撥軍接軍之外復促徵夫百運千踰暗侵明挾惟所欲爲殊無底極所以該部官僚感事傷心動色嗟嘆每對臣言我輩明做膽子任其微演隨所花費天高地遠無能曲爲忠計耳臣因惟在肯揚敢恒語其徒曰我所得恩澤及其財物皆緣修造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也夫使該監止于爲最足損 陛下以自封亦不可語忠也然前揭徑傳後揭踵繼多今閣部不得與

疏鈔

工商

三

其政臺諫不得佐其議應關職掌寢見廢落涓涓談談其漸不可畏耶縱其中老成持重導 陛下以政者不謂無人間有揭帖亦經 陛下批過然後徑發似又無他慮者乃明主防于意外善政率乎舊章倘官府之事一中官足備信任一揭帖足了勾當則祖宗立制內不必禁戒其擅爲外不必假之以票擬予之以看詳委之以監估責之以稽參爲矣而顧斷然以斯者爲冷也 聖祖神宗良有深意 陛下烏可不念耶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工無大小一有奏

請營繕務發閣票請自 上裁務由科抄聽從部覆
務令科道監視工程估驗料物審查侵弊勿令軍夫
並索勿令那借扣除致滋他弊尤願 陛下自今而
後至思倭倖虛驕帑藏多銷于共火年饑民窘膏血
久涸于銅鉢計節慎一庫今歲工程年例等項已
費三十萬有奇而歲人之數又不足以償其所出遇
大動作何能擇持請將內外不急之工俯從近日題
請事理暫爲停止庶爲法循其舊奸竇或無從生而
時虞其誑險德斯益有光矣

疏鈔

工商

四

罷不急之役以圖修省實政疏

宋一韓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

竊惟天之所愛者民民之所最苦者役也久張之弓
羿田弗能御久勞之民文武弗能使故王制役不過
三日周禮四年則無力政春秋尤謹土功凡作一廡
一門一臺一廂所必書焉凡以愛惜民力抑人君之
侈心耳自大工肇起 皇上始有狝小前規之意一
切傳造帶造備極華靡然而最大且急者宜莫如兩
宮奉先殿二役乃二役未竣復有永壽殿方殿崇光
殿之役諸役方殷復有兩配四齋宗德殿之命然則
役果何時而已乎恐海內窺 皇上之有侈而遂忘
天下也惡莫大於修禍莫速於忘豈震畏未之深思
乎臣等聞變不虛生古不空言 皇上勿謂土木之
役作止由我人主舉動感召陰陽如鼓應枹鍼芒不
爽故五行志曰治宮室飾臺榭是謂工失其性於是
有地震於是有山崩於是有大風拔樹又曰宴興淫
役奪民財傷民命是謂木失其性於是有訛言於是
有屋壞於是有霖雨傷稼年來災異頻仍不可勝數

疏鈔

工商

五

如近日應天大雹損傷二陵山東大水漂沒千餘家
茲已非細故矣尤可哀者鳳陽陵寢風雨暴作偃檜
朽敗殿廡此正五行志投樹壞屋之異其爲土木失
性之應明矣 皇上倘有意乎修省之實非大省徭
役倍減營繕不可也且獨不見二代之季乎象郭恣
遊鹿臺崇貨雖以神明之裔賢聖之祚猶不免斬焉
弱思焉亡況夫阿房絕咸陽之盛芳林長銅駝之棘
西苑稅江南之駕銀岳飛沙漠之塵若秦始得魏明
若隋煬若宋徽 皇二親諸君爲何如帝尚甘蹈其

陳鈔

工部

六

覆轍也必不其然昔太宗欲營一般材用已具鑒秦
而止越數年欲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
上書力諫其役遂罷至今頌太宗之能納諫而并美
玄素之能回天也今日主臣要當取法太上而或至
獻念出唐君臣下必不其然切謂今日工程宜初下
工部酌量緩急應急者刻期完報應緩者陸續籌補
至如新傳兩配曰齋及崇德殿斷在必寢毋令蠹已
匱之財窮已罷之力則土木得其常性修省不爲虛
文 皇上陋太宗千下風徽臣亦步玄素之後塵矣

富商紛紛營覓大傷國體并陳耗蠹根原乞勅
釐正以裨國用疏

范汝梓 工部營繕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

先該 堂官以內供時不可缺會商勢不容緩題奉
欽依會同科道審報於徽等二十二名具題隨蒙依
擬詎意續奉 聖旨優免張長棟等十二名 堂官
與巡視庫科道相顧駭訝上疏力懇收回成命并
乞勅查以絕虛冒 方謂 皇上大奮乾斷特賜轉
國不意天聽彌高昨佐九疇等又紛紛奏旨免也各
疏鈔

銷商

七

商差重累深勢須富家充役今京師富家大抵豫買
衙職實入侍衛金吾鎮校依叢托社爲伴免地富者
既以鑽求盡脫貧者又以疲窘難支再報將騷動編
氓不報必稍悞供應 皇上試思今日能將內供與
作一切報罷乎抑令一二疲商空手枝梧便可了事
乎况今急務若補大僚若下考選若起廢諸疏久寢
不下而獨免商一節動輒得僉伴門旁啓錢神恣行
宸斷愈輕網維盡裂異日有大機急事亦將從旁入
請從中出旨且一出而不可復收乎國體大壞釀禍

不小 皇上倘憐商困如明旨所稱屢虛實杜囑托減墊費禁需索等項皆係吃緊要務臣復何贅迺疲商受困尚有耗蠹根源爲今日一膏肓大害此關不破則商困必不可甦請畢其說爲蓋商戶之破家田將作繁而墊費之弊不可革稽錢之冒破由多寡濶而料計之權無所歸查官府監局錢糧歲有定額所入足供所出稍有浮費商戶尚可支撐惟困家歲有意外興作必先賒省糧料計內監同科道部臣奉命以往乃應修幾何應買物料夫匠幾何盡由內疏欽 備商 人

監憑應而決外臣不得異也內監報命一筆自開關數萬則數萬關數千則數千籌得愈旨而臣部止以三分存一之例括庫藏而應矣豈知名雖有料實出中官之獨裁即留一分已極三分之多派最可嘆者業已從節省而使留一分何又捏他端而併歸其私案是在本部方欲慎料估以杜浮糜而彼反借以營免窟在本部方欲議存留以待別用而彼反藉以飽狼貪則物力安得不詘商戶安得不困乎臣竊謂與其忿屑越而空爭於料計之後孰若嚴估筭而豫裁

於料計之時請自今凡興作料道部臣與內監逐從公酌量應造應修所費金錢數目公同填註具題奉旨施行則錢糧庶無滙費水衡不至一空且數既約於限中勢難浮於限外墊費自省而商議亦可獨支矣釐弊楚商此第一議伏冀 皇上檢發臣堂官科道前疏收回成命勅下覆查至於後來各工料計不得獨任中官務勅外臣酌議開定實數上請仍著爲令庶富商不得以伴費覓避而體綏等內端不得以無藝苛求而耗盡絕臣工言也數年拮据檢悉弊源不敢緘默惟 聖明留神察察

疏欽 備商 九

萬曆疏鈔卷五十

上書

○沈懋學 與方司馬書

又 與張孝廉書

又 復張孝廉書

○吳仕期 上張相公書

○魏允中 上申相公書

○劉廷蘭 上申相公書

○顧允成 上許相公書

目錄

卷五十

○吳正志 上申相公書

○顧憲成 上王相公書

又 與王辰玉書

○姜士昌 上李相公書

○宋 熹 上朱相公書

○鄭振先 上朱相公書

又 上李相公書

○王元翰 上宋相公書

又 上楊少宰書

又 與毛選君書

○邵朝忠 上朱相公書

○彭惟成 答王相公書

○李 植 上王相公書

目錄

卷五十

萬曆疏鈔卷五十

上書

與方司馬書

諱達時嘉興人時據家宰事

沈懋學

翰林院修撰萬曆五年十月

厚辱車騎失逐爲罪星變異常已多惶懼直言者復爾斥辱尤切感憤發食未寧遂成憂幽之疾不克候謝門下懇欲乞歸尚虧吾師曲成之耳 聖世重熙九夷重譯相君輔理之功真不可誣今 皇上懇留諫不忍忍誰謂以必去爲義哉顧聞計後作用難語疏鈔

上書

一

其旋蓋初疏惟知哀痛倉皇何暇解說匹夫小節等辭得無啓人之疑乎况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知之衆心未愜也倘懇求奔喪守制不允則伏闕苦陳 聖心必爲感動願達爾謝恩人之疑且深矣又况 聖諭七日內不辦事守喪而乃與聞朝政雖其心惟恐差謬或出忠肝而作事過出尋常何以自解于天下大臣之忠子之孝兩係綱常原無軒輊相君之所執忠也而孝之常議本在人心一疏持衡亦不可少臺省不言反交章保之於既留之後似屬逢迎附會尤

激常情矣吳趙二君於相君有龍門之誼恐他人先言必直傷大體故爲委曲陳情蓋忠於相君者相君能虛心達觀及加禮謝再疏請行即 聖怒真不可解亦危言解之寧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一旦斥辱五臣人心不屬遂使世道可憂相君王平相業頓覺瑕疵生交淺言輕無能効一得徒自憂鬱欲死耳此時正當大計事在老師守道不違以安天下屬望不淺失之東隅在老師爲相君收之桑榆者力擬千鈞萬無輕發且相君欲安 社稷收人心機尚有可爲者疏鈔

二書

一

生不敢冒昧言也老師爲朝廷萬世計能一留神否子素有嘔血之症偶爾復發生死未知惟老師愛不肖如子不肖乃未有以報也恐憂鬱而死終負深恩故漫瀆鈞嚴惟師慈財幸

與張孝廉書

名懋修江陵家子

昔者不佞候龍門欲圖一面嚴不敢請今病二旬生死未卜昨蒙老師賜問已感厚恩乃重枉車騎且升堂下拜不佞何敢當何敢當昏瞶中驚聞之起坐欲屈玉趾至榻前容倚牀叩首以謝而道從已發矣懷

決何如老師之留原出 聖明眷注且古之豪傑

天下安危一已虛名弗顧也人亦安得執常行議之

顧 皇上留之既懇矣老師亦不忍忽然請歸矣而

侯留之疏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言者

既不體 皇上憂天下至意又不諒老師不得已苦

心致干罪謫夫復何辭但非常之事守常道者弗知

也諸君惟知守道而未可語權且子之孝臣之忠同

倫一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而容諸君存孝

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出此而廷杖之

疏鈔 二書 三

舉老師竟不力於門下亦不進一言老師不得稱純

臣門下不得稱諍子矣天下所係以爲安危者在老

師而老師英風獨智位絕百僚諛者不欲規愚者不

能規而疎遠者又不敢規非門下誰盡言哉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惟門下深思而預計之則人心尚

可收相業尚可廣天下久安長治而禍機不啓門下

家世亦永有休光即不佞先大馬填溝壑亦含笑九

原矣不佞與岱與文名嗣修意氣相孚不獨年誼今

不得效忠千數千里外又恐一旦不起終負雅情故

敢僭言于執事惟高明裁之

又復張孝廉書

昨捧誦手札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矣

是矣顧不佞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耳夫經權忠

孝之說學士大夫數能言之即諸子疏中多書生語

然亦豈不知天下有此義哉獨各見其是又謂時勢

尚可一歸其智或偏其心或隘而其說宜並存于天

下以俟相時度勢者之擇衡于經權也昔者太公伯

夷並就養于西伯一則鷹揚把鉞一則叩馬抹轍君

子不以爲異心即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爲非義也老

師之留爲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爲世道計獨奈何

視爲狂童斥爲讐黨乎工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

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相爲天子定社稷禍蒼

生必以安人心培善類爲首策古今未有失天下之

心阻天下之善而可以有爲者人心疑則奸雄借指

善言阻則諛佞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以

伺其意者而忠良日遠富貴之從日近追事機大謬

初心而後悔之亦晚矣門下何不早啓其微耶不佞

伏念 皇上大婚成禮機局稍更老師之所以維持而左右者不可無術故不佞以爲老師之視聽當乞歸于報計之時而不當議去于大婚之後前日倘乘諸子之疏懇切請行經權忠孝旣兩得之而人心服義著類歸誠豈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今事已無及而機尚可回在門下誠宜深恩而預計也不佞愚衷蓋不徒以老師之不奔長爲離經而實以老師之不力疎爲失策乃門下云云或未深察故復陳固陋如此病中據案不盡願言辱尊論更欲往車騎過我不佞疏鈔

上書

五

卽嘔血欲死尚當撫牀一吐肝膽也遣力代伸惶恐俟命

8 上張相公書

吳仕期 寧國府學生
萬曆五年十二月

仕期死陵山中一白而也係宋左丞相吳潛十三世孫世居宣城之舊第貧儒籍少承父師訓長蒙 聖帝恩作養府校幾度文場進雖不售於有司退則益於修獨山田半百躬耕代養圖書數卷把玩樂幾魚鳥日親煩囂漸遠自謂昆吾產金荊山產玉使非百鍊則良不卽售苟良矣而不卽售終身焉亦可也何敢稽於一邇近哉恭惟 明天子在土聖哲夙臬

疏鈔

上書

六

問學日新念與天俱動與天合以順召順中外晏然海內士民翹首跂足想望太平矣竊聞之君其天也相其斗杓也百官其四時也天運而杓轉杓轉而四時行杓不化而爲四時也君其心也相其意也百官其四肢也意聽於心而四肢聽於意意不化而爲四肢也執事當 皇上御極之初肅托孤寄命之重幹旋四序揮使四體斷斷如一体休有容登明選公惟器是遠集衆思廣忠益厚風俗正人心信元氣之流遠四序而寒暑代謝不令而行元氣之流貫四肢而

疾痛痼癢不言而論在野在朝咸熙熙乎切伊周之仰矣即令不肖如期僵臥空山枯槁白屋而衡門之蒿獨茂寒谷之雲不飛亦得鼓舞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幸也幸也邇緣執事有父憂制當泣血過蒙皇上眷顧一留之再留之許七七後隨朝辦事此君父盛寵也執事既辭之復止之而依違於去就之間亦臣子盛心也嘗聞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妄諸途國有老成則舊章不求諸野又聞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何天子而可無腹心之臣故執

疏鈔

二書

二

事一留而繫君國之大計朝野獨非人情乎哉而孰不為君國憂哉孰不為執事諒哉噫噫噫以此為許大事而必欲與執事爭可否辨是非若輩何乃自苦如此及叩其所建言者曰翰林日部屬曰觀政進士曰南道一人俱以忤旨罷斥議者其不以蒲朝多綿羊多啞子或者以非綿非啞乃執事籍其口而不言是皆不識執事之心亦皆不識百執事者夫既量已又不量人又不量時勢雖言之誰則信之誰信之誰則行之以故且宜默默已也雖然此事信之

可矣遽言之於皇上未也言之皇上上而為執事諒可矣言之而不深諒其心未也言執事而量其心可矣諒之而不為執事設身一處未也皇上為社稷留執事執事為皇上留其身暫作權宜焉知不任國事於外而盡心喪於內久當論定焉知不依富弼故事守制不依劉珙故事言事羅文毅公扶植綱常一疏言猶在耳執事之留決非為待封為遷轉為賄賂計也文毅公所言執事胸中豈不爛熟而待諸臣言之左右為執事謀豈不詳審而待書生言之耶

疏鈔

二書

八

也養病山居百念灰冷雖聞翰林諸臣言事而不知知其所言者何如雖聞朝廷罷斥諸臣而不知所罷斥者何在然而執事實相也皇上聖明也以賢相佐聖明決無過舉而有所罷斥乃諸臣所自召想亦諸臣所自甘期與執事無素識與諸臣無舊交既不必言之殿陛不必救之諸臣而又上書于執事曉何乃自苦若此哉必有說矣昔唐宋儒生思効能於宰相不曰上書則曰封簡且曰為文以獻夫特為一進取計爾即馳聲宰相而相果庸之俾繼世謂相有知

人之明儒有乘時之策期志不在進取期策不能奮庸期言不係軍民利病期年尚未強仕又非狎狂急休而乃上書瀆相府豈不量已又不量人者與豈不奢勢又不度時者與豈不爲君國分憂不爲執事積慮者與曰非然也正人心厚風俗元氣也培養元氣執事責也諸臣爲執事謀而輕忤君國大旨罪矣罪矣豈惟加之鞭箠卽賜之死亦無不聽者但諸臣於國命似逆於執事則順於聖旨似忤於執事則忠既爲執事先人効順又爲事効忠而未聞極爲請免諸

疏鈔

二書

九

臣雖不死於執事之手亦幾由執事而死矣莫不曰相公振作元氣而元氣似乎其素之也相公忠於國謀而孝道似乎其少之也人心何由而正風俗何由而敦四時何由而順序四體何由而安寧也曰非然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君門遠於萬里惟執事之耳目最近君威等於雷電惟執事之轉移衆神猶非執事幹旋揮使則建議諸臣豈不盡粉矣哉故不復爲諸臣惜而惟執事之與謀未必無一得者在也期無官守無言責直從清夜一念頓自操筆自臨楮亦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蓋人心風俗關乎上之所養一有好者下必有甚萬古人心萬古風俗繫乎今之所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一日而無綱常一日衣冠而土木矣萬古而無綱常萬古衣冠而土木矣故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梁安社稷之柱石也執事以綱常自負何豈非正已而物正者哉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視天下事卽已事視天下人卽已身如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耳之所涉目必營焉手不耻其不能行耳不耻其不能視執事豈非以此爲度者哉

疏鈔

二書

一

古稱明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曰無關而曰補闕執事豈非德崇禮卑而欲常聞其過失者哉詩云靡不有初天下知執事矣而以永終譽期之所以効惓於執事者願熟計而行之人心常欲其正惟恐其邪風俗常欲其敦惟恐其薄元氣常欲自執事培之羣工百執事效之而惟恐有一之不貫則四時卽不順序四體卽不安寧故淵戰水競對越上帝直求自信不求人知直求同理不求同俗在朝不知無愠於朝在野不知無愠於野而輒有同異卽取之爲鍛鍊之

資銀鍊愈精成色愈足一切得喪稱識如飄風浮雲任其往來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無碍執事寧不爲天下一等人毋徒爲天下一品官者哉在朝朝重在鄉鄰重史書之人誦之百代傳之立德立功當在富韓上矣昔人謂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迄無定說至於窮山幽谷樵夫野子相與畫地而論長吏之賢否若燭照而數計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是否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知遠者之明也執事肯以愚生有飛蟲之一獲否乎譬之和五味者

疏鈔

二書

二

食之以平其心調五音者聽之以平其心夫五味必相濟而後美五音必相兼而後調若執事曰可朝野皆曰可執事曰否朝野皆曰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偏音誰能聽之哉以故言路一件願執事大爲皇上開之又願執事急自開之傳云興王賞諫臣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則潰傷人必多故先王立法特政有失許公卿以至列士獻詩督獻典史獻書師箴腹賦繇謠百工諫庶人傳語甚矣虛懷納諫爲隆世第一事而切直

之計爲聖君賢相所欲急聞者也是以激發人心移易風俗全在乎上蓋上風也下草也草無定何隨風哀西也上器也下水也水無定形隨器方圓也上雖開誠而求講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盡況震之以雷霆之威壓之以萬鈞之重自非性忠義不悅實不畏罪者孰肯以言而博死哉期自分贊魯學疎人微言懇進無裨於國退無益於身而爲執事預謀則忠矣執事秉國政操予奪生殺之權而期以一書生敢以筆舌諍信由執事能致之亦諒執事能容

疏鈔

二書

二

之且聞執事嘗謂可與言或不可與微言可與微言或不可與無言仕期不能無言不能微言而欲爲可言無亦太陽之照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之至不求鴈鵠之鳴而鴈鵠自鳴機所感也故聞吠於犬竇者卽羅而拜焉見踈石而吟者卽爲之下車賢聖觀人不待成功而卜之矣如必曰有左右先容則朽枯亦足以樹立苟無因而至前雖出和璧隋珠亦在所不齒此以語尋常則可非所語於賢相也執事以爲如之何燈下書記拜封簡矣倦且就枕尚未

解帶恍若有見於夢者曰昔鄒忌貌美不如徐公遷甚而忌妻私之忌妾畏之忌客有所求之皆以爲過美今之人多所私於相國多所畏於相國多所求於相國好竿而鼓瑟跣足而織履吾竊爲子疑之對曰有是哉鄒忌不蔽者三相國肯蔽於三耶況期生之言無私於相國無畏於相國無求於相國相國其謂我何或者相國見而哂曰書生何迂也杞人之憂而娶婦之恤也置之不問抑或見而叱曰書生何矯也似逾於吾又似遜於吾姑置之不問抑或見而嘆曰

疏鈔

北書

十三

書生何誕也爲紳言之且無當而草莽中有此蛙鼓得無厭乎期也亦聽之而已矣男子生身宇宙卽爲天下公共之身以道殉身惟知有道以身殉道不知有身死生不足爲大故而何利害之絲毫耶言未竟俄而醒復自剔燈注油啓封續簡以終其說幸閣下下虛心垂聽焉不勝惶悚之至

文章則佳矣抑亦可謂能盡矣但不如於忌下出位之義如我不在位來謀改之義又何如愚以爲此輩張之習亦不可長

上申相公書

魏允中 刑部選士 萬曆八年

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字蝕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左衽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儉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諛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

疏鈔

北書

十四

吳大水無年子殺父劉鎮治邊諸郡地震累日推髻之虜千百成羣出入塞下索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 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爲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必在彼字蝕以爲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

亂賊以爲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衽以爲安則見
禮樂文章而駭僉邪以爲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
諛以爲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
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
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爲宜及
今而矯之尚有可爲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
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
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
任其事爲天下國家計而不復爲已之功名與他人
疏鈔

二書

十五

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二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
而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
何辭焉

上申相公書

劉庭蘭通政司進士
萬曆八年

門生猥以庸愚膠庠採拔感念知己莫效尺寸深惟
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慙負薦書竊
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聖明聖忠厚正直爲百僚師
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
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數震江南大水漂湧秋客星
見慧星從橫河漢象斗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
者君象衆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桀桀之
疏鈔

主書

十六

于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爲國門生不敏知夫
子蓋早以爲憂也竊以爲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
已之詔不則亦宜減膳徹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
諫官御史亦宜撫實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
備修省之助今既數月矣臣等相蒙恬然不以爲怪
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爲
寒心夫天道神明災不虛生今天下子弑父僕戕主
郡邑榜篋租稅民至折骨易孩而食自經死者相望
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校其計畫未卜何之

僣答土蠻動推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一日災異之應爛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于舜禹於泛然章奏之中陡入諛語漫不顧上下此何怪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顧門生竊伏思之未必皆諸人之過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爲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者億萬不得一夫趙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卽竄諸疏鈔 上書 一之

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於先令制於已墮蔽久而忠言罔聞也災異之來得無堯湯視與夫子試畧舉言之未必不堯然易慮者蓋昔紂和元光之世士大夫多流於隨其寃也君命犯而至威奪元祐熙寧之世士大夫多過於激其寃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禍伏惟天子處于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之望門生遽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於君側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遽以言遽夫草野儒生居恒披疏鈔 上書 十八

心腹相口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

上許相公書

顧允成書曆十七年

允不肖猥附門牆之末往以狂慧濫叨 恩誼自分
沒齒亦所甘心不意 聖明旋賜錄用尋以母老多
病懇 奏乞休得蒙俞允念非閣下委曲王成堅不
及此奈允罪惡深重禍延先慈奄忽背棄痛苦摧裂
不堪爲人益不復敢有當世之想矣惟是允於第子
中辱閣下知遇最隆若泯泯默默無所獻其芹曝慙
負閣下究何以自贖也是以不揆僭有關說閣下試

疏欽

上書

八

善聽焉竊惟治道萬端未易悉數總其大要不過閣
下所謂紀綱風俗二科而已閣下憤發於薛進士之
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 皇上勅下九
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淳允以爲
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有言四海之廣兆民至
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
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
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
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

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
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王又以其
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
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
無所缺也紀綱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
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豈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
其身而禮義之風庶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
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

疏欽

上書

九

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
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
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
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再艤雖未覺其有變於外
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
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於勢相脇在於以
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使
人無可言所謂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者也使
人不敢言所謂如其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者也故吁唏盈朝逾人狗路上忘其實下忘其賤不妨爲大順之世誹謗者族偶語者集市上以貴伸下以賤屈不免爲大逆之世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方今朝廷之上人主果大公而至正乎宰執果秉持而不失乎臺諫果補察而無私乎果賢者上而不肖者下乎果功者賞而罪者罰乎果知有善之可慕不善之可羞乎草茅之夫固有所不能詳也請舉其畧夫吏科都給事臺諫之長也其任用自人主其引拔自宰執海內瞻仰胡容以匪人參也乃今

疏鈔

上書

卷一

陳海寧者彼何人斯曩日王夷陵之門四先生之一耳三先生皆以鼠竄而一先生獨爾鴟張自下顏面恣其簧口聖天子在上賢輔相在列惡用此爲允覽彼言路一疏又大可異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爲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易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以今日爲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廡廡外迫閭閻近由警蹕遠

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振鱗誤擢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櫓劉君志遠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尤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饒之屬皆懷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豈曰無謂間有一二上擢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承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

疏鈔

上書

卷一

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且皇上真可爲堯舜者也特以血氣方壯好惡靡常宰執臺諫果以宗社安危爲慮正當自責自修集思廣益積其誠意感動上心今乃外戰天下之公論內戰皇上之私恩本既不足取信矣而檢壬者流仍投間抵隙百方媒孽即宰執大臣謂小臣議已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則莫尊乎皇上將亦謂臣下議已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何以應之即言

者得罪於皇上而臺諫爲之營救也又將曰爾不
許人議宰執大臣獨許人議我何以應之無怪手其
祖歸机程屢言而屢不效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
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以故躁妄者爭
趨頑鈍者爭附又謂舉世輕言彼蓋有所重一手握
名一手握爵祿耳以允釋褐後近時所親記如前所
稱李劉高饒而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
洪春王君德新及今薛君敷教耳以庶官之夥三四
年之選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

疏鈔

上書

之三

世輕言也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選而行險僥倖者
躁妄者頑鈍者六手握名一手握爵祿者僅僅幾人
而止則其他皆居易俟命不躁妄不頑鈍一手握實
一手握道德者也化行智美於斯爲盛當以爲慶而
不當以爲憂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躁位爲
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真
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會王反馬會
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也受餽遺又請禁餽
遺天下終不信其非壘斷之夫也至於躁位捷徑之

說則往時建言名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議者要亦晚
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
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珂萬狀吾未見其
位之躁徑之捷也奈何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竈也
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
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躁位不捷徑耶且近時
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
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以宴安
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不以已私傾辛都憲

疏鈔

上書

之三

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中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
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
倘耿都憲不以一揭帖故參王御史則敷教不言何
得語建言者不啓蜚而雷鳴不習巖而難號也且君
臣公義也師弟子私情也近世士大夫每母知有師
弟不知有君臣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有識寒
心何得語建言者爲弟子嚆其師而不顧也彼何不
清夜思之所受者誰之爵所食者誰之祿所師者誰
之命而瞞心昧已爲此語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

無嚴高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鄒趙曾王諸人之阿比
何得有楊繼盛鄒元標之慷慨夫今日無嚴張即有
舜禹無鄒趙曾王即有皋夔益稷縱彼極頌功德不
過以爲堯舜之世止矣允考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諷
諷將不輟規贊襄不輟諷損益不輟鑒其亦何嘗不
慷慨也但其時上以好問好察爲常下以端言正色
爲常故有慷慨之實而無其名耳豈如彼狂于陳三
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
得有是也且大臣名爲國老齒高矣位尊矣故近時
疏鈔

上書

卷五

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屢何苦爲彼曹所
美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
淵以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
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
何慕不善者何羞朝廷之上所謂紀綱風俗已掃地
盡矣更何以今天下閣下欲爲根本之圖講挽回之
術寧有急於此者允竊觀皇上寬柔有容愛憎用
舍殊無固我如同以一以冒籍事去然有不四年而陞
祭酒不四年而陞光祿少卿者不爲禁也同一以
疏鈔

上書

卷五

冊封貴妃事去然有不三年而陞光祿丞者不爲禁
也他如祭時鼎羹應麟孫如法同事而異處者將其
左右用事之人借以立威福神不測預爲已地非必
皇上意也若皇上真可爲堯舜者也太傅申公雅
號坦衷亦能藏垢如用魏允真李三才一事類人情
所難克此以往足用爲善特恐半途而廢耳太保王
公雅負蒼生之望受知皇上正將大有爲第其才太
高其見太執信一也之無私而盡廢天下之公疑君
子之非真而不察小人之僞矯枉過正正且成枉長

善救失端在閣下所願閣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開以誠心啓以直道亟達使人務近莊士有諸已而後求諸君無諸已而後非諸君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則主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允未知所稅駕也允聞之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土有爭友何獨於師而無爭弟故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悅欲正名則子路以爲迂孔子雖偶一面斥亦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弟之相與疏鈔

上書

卷六

如此允不肯何敢望子路而中有所疑不敢不直陳於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有如閣下曰野哉允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允也謹拜教矣

上申相公書

吳正志 刑部主事
萬曆二十年

相公里居半載不肖未及趨候門墻極知草野踈懶無所比數然氛氛縈經相公或能有於形骸之外也迺從苦塊間竊窺郎報吏部爲推陞萬劍州一事致激上怒選司盡削籍爲民某不勝惶顛駭愕復不自揆度願因事而效忠焉夫萬劍州之被謫不過爲嚮者得罪於相公耳非常有披鱗之罪投明主之忌也間聞蜀道業已兩年其應量移與否不肖某誠不宜越俎稱說以冒植黨希進之嫌但二時人情洵洵會疑此舉雖係公直上庸斷然必有爲相公調停於左右而不樂翻然改革者夫相公十餘年來休休之度朝野習知其所異於婁江相公而危疑震撼之中尚蒙天下人心者賴有此耳方萬侍御抗疏時相公尚在中書此時不欲甘心得志而乃於解政之後藏怒宿怨陰錮之使不得庸乎又况舉朝廷之法用朝廷之人至公無私賢愚僉悅顧欲林連蔓及擊主爵者之手足使不獲用一直臣轉一卑官非辜被逮一

疏鈔

上書

一五

網無餘如是而後足以快當年之憤猶天下之古乎
某以爲必不其然第有二言之獻者黜陟者朝廷之
黜陟也而所以致朝廷之黜逐言官者則相公不得
而辭其責也相公既不能申救於曩時使御史得伸
敢言之氣猶嘗轉移於今日使吏部得行善善之公
如先朝唐介極言詆文彥博初請英州別駕彥博後
復相位卒言于上起爲叅政尋至大用至今壯唐介
者未嘗不多潞公方茲 皇上眷佇相公未必減于
執政之日而相公之自待奈何出彥博下哉相公誠

疏鈔

二書

三

以此時力言勸諍俾 皇上無以輔弼舊臣之故舍
怒于言官又無以舉用言官之故遷怒於銓部事而
濟則 皇上之量合乎覆載相公之心光乎日月事
而不濟亦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此舉相公果無所芥
蒂于其間以此昭明汪度而贊揚盛治豈不快哉至
冊立大典雖曰屢 旨分明然言官職掌所關乘時
建白非至上干出位之禁也 皇上威嚴之下斥逐
不已而至于削籍削籍不已而至于廷杖建垣爲之
幾空朝端爲之股慄傳之中外騷動一時之人心垂

諸史冊虧損 聖明之盛德說者咸謂相公不
書密勿之上或無人委曲維護以致 聖意憤激而
莫解國事決裂而難收事勢紛紜一至于此然相公
昔嘗以此言不遑去矣及今不以大計反覆開論徐
寬 上怒召還鍾羽正諸人置之諫職則羅大紘疏
中語幾終不自相公之心迹將何辭于天下萬世之
口乎且相公之執國政不爲不久其受國恩不爲不
厚君臣之相信不爲不深即今日還居綠野隱然負
海內士紳之望固不得自托于大小臣工之列以優

疏鈔

四書

三

游爲太平以潔身爲高致而于 宗社安危之際忽
然談之罔聞也廬墓罪人奄奄欲盡何敢蹈孟浪之
轍博上書之名以惑關下之聽竊念昔者以一言得
罪于婁江相公之私人自甘不測之禍幸賴 聖明
待以不死薄譴邊城是今日草土餘生皆國下之賜
也故歷狂愚之末少効大馬之忱僅以爲片詞有當
伏乞欣然議行則下以釋妨賢病國之嫌上以成容
賢納諫之美旋乾轉坤之力胥在此一舉矣士類幸
甚 本幸甚

上王相公書

願憲成

吏部郎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恭聞新命不勝踴躍此宗社生靈之福也追維不肖戊寅之歲聞先生之不難以寧親諷張江陵也誠中心欽之仰之以爲古大臣之風規如此也於癸巳之歲見先生之不難以引咎悟皇上也誠中心欽之仰之以爲古大臣之肝膽如此也已而先生有所不滿於志四顧躊躇致其政而歸則又中心訝之惜之乃今先生耕閒釣寂淡一紀而餘矣天下之故國

疏鈔

上書

三三

家之表裡當益壽之熟矣向之所見以爲是究竟是非否也向之所見以爲非究竟非乎否也又益問之精矣雅心銳氣日銷月鏤翼翼乎休休乎斷斷乎穆穆乎浩浩乎中和之體備矣是故根深者未必茂源遠者流必長雲龍風虎萬物快靚將令天下後世咸知吾君吾相之能相與大有爲也豈不卓哉於是中心忻之願之庶幾不日而身親遇之以爲古大臣之作用如此也先生其何讓焉聆望行色心旌擺搖旋感一兆亟圖躬詣請正屬構家難逡巡不果敢次第

具列以聞倘蒙垂鑒裁其可否則又幸矣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覽斯言當年一腔苦心千載如見令人遙對彷彿咨嗟嘆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相皇上後先幾何年得見皇上幾何時憲自甲午別先生於春明門下於時先生角巾布袍擁傳而南翩翩若登仙然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

疏鈔

上書

三三

入而覲皇上復親天顏不知視甲午之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因特爲先生誦之而復贊之曰時乎時乎往者不可遠來者不可再時乎時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先生加飯

寤言

七月一日之曉方隱几而臥有東里塾吏過訪予起迎之坐定問曰婁江王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謂應出否乎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生平旋乾轉

坤慰滿四海嗚嗚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寶山空手勸下局也堅臥不出無咎無譽中局也衆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於相國也予曰何叟曰老人日爲童子課句讀耳何知朝廷事獨好從縉紳先生借觀邸報竊窺當今執政後先相承總一心訣順之則安即天下交口而議之偃然無恙也逆之則危即天下引領而屬之無能久於其位也是故趙蘭溪至於蒙羣詬以死而後已猶得

疏鈔

上書

三四

厚蒙恩恤如在位有大勲勞然者沈四明至於十分狼狽而後去猶得特蒙恩諭如眷眷不能一日離左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古而然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線索者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轉移於其間也余默然叟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楊海豐願也促莫如陸平湖孫餘姚迨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勢

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廷亦不復信部閣矣固也請得而償之吏部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水火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真內閣之不問是假耶且所云水火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耶而朝廷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碍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耶將內閣碍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

疏鈔

二書

三五

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其相斟酌難爲異同矣叟之亦須爲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正不出於阿奉權貴爲閣臣者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公不出於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同異之迹也否則分宜江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爲愈耳況至今日平湖餘姚一綫之脈依稀欲絕曾何水火之慮而處內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內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

一釐正於其間也余又默默更曰猶未也近者繇又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沆等之君子太勁而苦用之不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穢用之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喜爲危言危行輕作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爲蕩言蕩行重潰隄防以激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爲小人執兩端而用中其庶幾矣是以懸阿比之端絕喧囂之實平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馴服無所施

疏鈔

上書

二十六

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核其實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擊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降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卽遇之猶恐不能絕而况樹之幟而道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爲工事事以詞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別明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割破藩籬過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擔當愛而

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美成西京之頹靡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漠然不介於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豈不假哉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挽回於其間也於是予復隱几而臥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疏鈔

上書

二十七

寐言

叟既去予釋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於芙蓉湖上相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有一大寬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曰寬何在予曰在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生勿詫也請以憲所親歷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鄒南阜其疏謝病歸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謂予曰此疏宜何如覆予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皇上

這一中貴持鄒疏至開着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裁酌試思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途亦曰如是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徐數日見蔡公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肯謂曰近思之南臯委宜擬留君所執良是予遂如論題覆皇上竟報可

疏鈔

上書

三八

不責也及予特罪文選請於堂翁心穀陳公擬陞江念所光祿寺少卿念所故受知於皇上中因山陵事罷歸數年矣疏上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陞光祿寺少卿九字吏垣許少微見而異之特携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鎮雲南已而爲言官所論後聽歸由前而觀皇上胸中固有念所也由後而觀皇上胸中又未嘗有念所也推類言之不可勝數蓋皇上之無成心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皇上科道不選歸之皇

上廢棄不起歸之皇上豈非一大冤耶且閭閻匹夫匹婦之冤則有司爲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爲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爲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皇上者矣於是皇上下公卿爲之昭雪其控訴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皇上之冤獨有內閣能爲之昭雪耳願先生留神爲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古之道也公言甚當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意所言則心腹語也竊管計之事英明之主寧不易

疏鈔

二書

三九

於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於寬大也事寬大之主寧不易於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道難以其不足於英明也我皇上英明寬大合而爲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此大冤也凡爲臣子孰不動心何況先生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帝表煌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而坐視皇上受此大冤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誦之至再至

三不覺放聲大哭一室大驚共起而呼予頃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心之同然者今茲之行其必以我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室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與王辰玉太史書

昨聞尊府君先生新命識者莫不以爲太平之理可計日而待轉相告語爲皇上賀也僕更默默爲先生賀爲皇上賀皇上之有先生也爲先生賀

上書

三一

賀先生之有足下也君臣知己父子知己天啓其達一朝合併上下千古寥寥有幾足下即欲不厚自勉安可得哉却聞足下每語客曰不意病頓中又加此一服毒藥何也不肯始而訝中而疑卒乃豁然而悟曰是矣是矣公決意將據天下之至可樂也遺天投艱天下之至可憂也庸衆所親在彼則甘之明哲所親在此則苦之甘之苦在其中矣苦之甘在其中矣狗味乎毒之爲言也昔伊尹一盡瘁乎鳴條再盡

粹乎桐宮賤而告歸爲太甲陳一德之訓肫肫懇懇猶若不能釋厥中者周公思兼三王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終其身未嘗一日逸焉用能造周救商流光至今此豈偶然而已哉故謂阿衡之任伊尹之服毒藥可也謂負宸之託周公之二服毒藥可也是天之所以成三聖也足下其知之矣足下知之進而與先生共嘗之眞父子知己矣先生知之進而與皇上共嘗之眞君臣知己矣夫如是太平之理真可計日而待矣然則先生之二服毒藥卽先生之九轉

疏鈔

上書

三一

靈丹也是天之所以成先生也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又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足下其知之矣僕不揣謬有一言之獻業已呈諸先生并望足下假燕閑一寓目焉不審亦可備藥籠中物否語不云乎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此僕之所以自忘其僭也又不云乎天下之實當爲天下惜之此僕之所以自忘其愚也臨緘不勝悵悵

王相公啓東
適政間有賢次足之變以爲吾丈哀荒中必無暇
遠存故人乃兩箋並呈華累下百言讀之且發且服
就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胸中會有此筆畫有此議

顧忌一時人心翕然風動至今語及之猶有生氣恐亦不得而過訛之者今以其推轂由我而不惟我之願指氣使遂指之曰叛然則必吳嘉禾王陽城乃爲忠順耶如是而猶曰不知閹部以何時異同然則平湖何名爲叛耶不可曉也且閹銓之間兩下皆正人則兩下以公相成固無異同之跡兩下皆邪人則兩下以私相成亦無異同之跡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誓諸惟其善而莫之違固是莫之違惟其不善而莫之違亦是莫之違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今不問其所以然而禁之曰分宜江陵亦何曾有異同之跡是等奏符之獨斷於晉武集三世之專任於齊桓皆不可曉也若鄒南臯請告一節見麓蔡公且命予面商諸相國予遂巡者久之及聞操留之諭乃已今謂蔡公駕言意相國偶忘之耶又謂中人而及南臯卽趙沈兩公不承越不敢過求至四明公會不難加歸德以滅族之罪又何有於南臯而身保之耶不可曉也及覆躊躇不得其說又不可再竇姑記所疑而存諸使中

疏鈔

止書

三十四

上李相公書

姜士昌

江西布政司參政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頃閣下傳示帖子以辨疏示職職之初齋賀入國門也竊見喁喁羣情謂朝廷枚卜方新而海內賢人君子遺佚甚衆銓部雖數有啓事原無感格旋轉之柄積誠懇請盡力披陳于皇上俾羣賢嚮用泰運弘開非政府事而誰事況閣下柄政伊始昔人所謂天下事尚可爲者是以不揣愚慙陳狂瞽之說誠冀閣下懇請舉行贊皇上維新之政也頃讀閣下疏以棄珠于地委玉于塗喻人材乞勅吏部以次錄用以光聖德聖政閣下未盡以職官爲謬世道幸甚至謂閣臣之職不過行所無事人材起用吏部列而土之皇上覽而下之閣臣奉而擬之豈惟不干皇上之權亦未嘗與聞吏部之事則於政府職事與職具疏初意似有未合者職不敢無說而處於此閣下雖典顧問稟擬而實名密勿實稱輔弼則調燮寅亮論道經邦責任並屬焉豈空寂無事之謂佐天子任賢使能乃調燮寅亮論道經邦者第一事也衮職有闕惟

疏鈔

止書

三十五

仲山甫補之閣下總領天下事非行所無事之任况

今日天變人離民窮財盡仁賢遺棄耆艾黜老之士

落落如晨星閣下所植之時又非行所無事之時閣

下不私門生故吏則政當及此時懇請密請於皇

上必錄用海內遺佚賢人君子夫賢人君子朝家之

六詔王塗之楨幹非閣下門生故吏比也又非薦一

士私一人以市恩分德者比也閣下初視事卽值

皇上下考選命銓曹啓事多所報聞縉紳稱慶頃章

疏壅隔日甚一日縉紳皆抱杞憂而未敢言王介甫

疏鈔

上書

三十二

紛更多事以禍宋近時揆地暗昧營私以禍國行徑

不同總歸於閣下疏中所云小人進君子退其夫有

萬倍於王介甫時者閣下及今羽儀方新行事未誤

而亟及之甚易非必再行青苗均輸等法而後與王

介甫同其禍國也夫國家事及今日改弦易轍則

無復可爲閣下相業不及今日光昭掀揭則亦無復

可爲閣下實重圖焉昧冒及此職誠無所辭枉繆之

畢

上朱相公書

宋

熈寧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

啓上相公閣下職自三十三年蒙閣下陶植濫竽柱

下偶承人之叨役江南巨奈南壯風土異宜遂得脾

病伏枕多時調理無驗屢次具疏旬骸天聽轉高病

勢轉劇對鑑自窺形銷影瘦不久當爲地下之觸軀

而猶日羈榮辱之場苦惱之境機心客氣役神勞形

何其不自憐耶且夫寒往暑來鳥飛兔走逝者如斯

滔滔不返浮生幻身電光泡影而古之人力足拔山

疏鈔

上書

三十七

扛鼎而無藥駐顏智足牢籠天地而無繩繫日七情

六慾擾擾於中固我將迎憧憧於內直待一身了當

萬緣都休如戲局一散而塗眉畫而洗去鉛華獨存

本質如獵場一罷而惡鷹猛犬威怒都消化爲烏有

翻思離合悲歡之狀搏擊奮噬之形徒付之白楊青

楓蕭蕭風雨而已職思及此慨然長嘆惟欲忘形胎

息靜慮存神離却塵煩保持性命一腔狗馬之忱念

受皇上厚恩未曾報效於萬一惟於山中靜室焚

香祝聖於無疆以盡方寸之誠心耳職每見世

之羶慕仕途者烏紗一戴着肉生根咬罵由人寧死
不去此等舉動既已不齒於人世又有一種耿耿孤
介之士批龍鱗蹈虎尾觸忤當道致令大臣陰蓄極
怒陷造陷弄身蹈危機如侍郎郭正域幾被奸黨羅
殺身患其旗校圍繞水泄不通負薪汲水躬親炊爨
待連親友囚係奴僕朝野寒心行道流涕彼時二三
公孤不爲下石則爲袖手世途風波更可畏也職思
及此慨然長嘆萬鍾千駟合眼成空富貴功名回頭
是幻何益我百年之身哉遂欲不來世焚脩然長往

疏鈔

上書

卷八

圖書數卷舊橐存松菊秋清故園可臥憲前曙而
纔醒日兩食而度歲憇幽竹之綠陰聽空巖之流水
笠可戴簔可披絮可羹藿可食伴野老以從容絮不
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看孤雲之來在倘得微命
復蘇假我三十年不死當讀盡天下之遺書閱盡世
間之人情謝盡一生之閒事然後遊海島登我肩陟
五嶽覽會稽歷仙丘丹洞訪玄客之蹤俯孤蹤覓穴
吊名賢之跡焉往而不得逍遙哉然追憶吟語必於
騎軒之世肆有天壽平格調和災理二儀順軌三光

効靈天無慧孛水屯地無變遷震動六合八荒無水
旱賊盜之憂雅熙太和在宇宙闔然後草茅之人得
藉庇廕目不覩饑荒耳不聞烽警得以優游卒歲職
已去之人不知何以贊頌明德但願綿綿遐算長爲
不死之人使職永適昇平游行大造與螟飛蠢動共
若於生成真三生之幸也閣下聖不自聖每聞人言
輒云慚愧欲死卽古亦烏凡凡之風何以加焉但受
善之懷不在明示人以言而在默喻人以意若陽受
而陰拂暗裏機鋒潛唆鷹犬登高招萬衆嚮應無

疏鈔

上書

卷九

翼而飛無脛而走人且窺其所受者假而所怒者真
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古昔權數率用此道閣下必不
然職亦不願閣下之有此也職已去之人何媚於閣
下而特爲獻諛何求於閣下而復爲頌語竊聆道路
之言微伺閣下之意似有一種險惡小人貢諛以達
閣下者謂優容柔和非所以憐人心乃假借威稜嚇
震宇宙箝制人言禁革抄報此等舉動雖五尺之童
亦知非上聖上之意又將誰欺今且輕喜易怒權重

業經其意者未有不溷鬱願其意者未有不流涕

衣鉢猶在竟爲傳道之沙門塗飾雖王難掩一腔之
心事欲收幕客則甘言如飴唱以老成持重之名欲
杜直言則威怒橫生特稟喜事奇章之旨吁亦奇矣
職雖無知蓋常觀之古人矣如文彥博韓琦德非薄
望非輕也一則唐介庭訐其短一則范純仁面詆其
非二公何嘗以其故貶損至德又何嘗修郤於言官
擅作威福譴呵之未已也唐虞之世不廢吁咈宇宙
廣矣大矣必欲盡人皆頌功稱德無少觸忤遂古以
來無此世界乃一聞人言動云結連朋黨威箝人口

疏鈔

上書

四

長唯諾之風銷慷慨之氣使彈章變而爲保舉寒蟬
化而爲喜鵲逞心腹牙爪之威借日月雷霆之勢長
安操月旦之士必有皮裏春秋而竊笑者豈謂世人
盡可以籠絡也職行矣廊廟江湖一時遮隔此言不
聽職固無如閣下何水清玉潔編茅而居閣下亦無
如我何如必欲授意於人加職以三字之獄職謹席
藁待命刀鋸鼎鑊皆不敢避本欲具疏條陳數款又
恐當事者鴛言構陷惘惘虛聲謂某事將行某言者
阻之某和某血當頭噴下職雖百喙何以自白矣今

而後望閣下放寬肚皮以運舟之腹納天下之善勿
復乍喜乍怒終日戚戚顛倒夢想爲淺露浮薄之態
以貽識者咲職山野鄙人不識忌諱冒觸尊顏死罪
死罪原贖肅狀敬壁伏乞炤存職不勝惶悚

疏鈔

上書

四

上朱相公書

鄭振先禮部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伏惟閣下輔理 皇上有年矣 皇上虛懷以任閣下異數時頒溫綸頻錫忠勞頌德之說眷倚不啻左右手蓋有 皇上所欲行不便於閣下而閣下格之者矣未有便於閣下閣下所欲行而 皇上不從者也一時得君之專有如閣下者乎向來揆地惟首輔得行其志乃閣下爲次輔在四明當軸之時爲首揆復晉江繼起之日正小疏所云合過去未來見在三

疏鈔

上書

四三

身而一之也一時行政之久有如閣下者乎得君專矣行政久矣竊意閣下十九以自爲十一以爲 皇上乃閣下相業何如也曹道長釋繫自是第一盛德事說者謂趙臣先釋爲此解免耳姑置勿論若爲民貪知府倪竦閣下以懿親之故甫囑推陞旋即起用人皆曰閣下不難破格如此也倘移此心爲廢棄諸賢地何至清時永錮無復賜環之望乎石門叅將虛缺經年以待令親吳有孚及到任未幾又陞登萊總兵人皆曰閣下萬厚親知如此也倘移此心以修兵

備何至兵虛餉置大壞極敝乎其他陞除一節欲遲則遲欲速則速欲內則內欲外則外欲格則格姑勿放舉其人然聚實有口誰能郭之人皆曰閣下從心所欲如此也倘移此心以脩明 祖宗朝故事何至大僚盡廢言路一空中外諸司結約一至此極乎夫皇上何私於倪竦何私於吳有孚何私於閣下幕賓而響應如彼職所謂便於閣下而閣下欲行者 皇上未有不從者也 皇上何憚于廢臣何憚于違事何憚于 祖宗官制而斐昂如此職所謂不便於閣

疏鈔

上書

四三

下而 皇上欲行者閣下未有不格者也昨小疏所陳辭似繁而其實尚約事似多而其實尚少蓋以閣下與四明十五年來輔相精神全在外避權而內擅權假 皇上獨斷之名欲盡抹煞天下後世人耳目故竊不自諱只欲點出閣下精神託於辯奸之義其他實未暇詳言之然發閣下之隱自分必死 聖慈寬宥止於降謫餘生得歸見二親荷閣下曲貸之恩何厚也閣下手貽馮御史之書口洩處李御史之語人才淹苦世界頑鈍姜宋被逐諸條俱直認不辭荷

閣下受善之誠何篤也至申救一疏閣下心荼苦而不覺機鋒之露矣其間隱微敢復明言從來權奸無不以黨字激怒人主禍亂入國今閣下云非臣之黨甚明則誰爲黨職者閣下之言及此恐白馬清流之禍只在眼前閣下慎勿動以此字輕激皇上此不可不明言閣下之隱者三也國家諸職真九牛一毛何足爲有無令閣下云增一藩廢棄之人曰一番不知將幾何人矣往類如職恩猶在有此後卽有請劾尚方理輪當道者皇上天覆地載何所不容閣下疏鈔

上書

四四

何自預矣增一藩廢棄詎止嚇人預塞謬言之路乎更可駭者私交愈濫公論盡塗雜出旁門挑激解飾意外因緣就中曲折機已露大獄將興貴同鄉門生述閣下正席首揆之始卽云四明全用柔我當濟之以剛其說已驗此不可不明言閣下之隱者二也閣下又云他日與有權奸在側人亦以職爲戒而不敢言今人言耳沸謂閣下子畏不戚老死不休戀戀畏貴者何爲等不過爲未來人地耳夫閣下舉正直則正直矣舉庸人則庸人矣舉真權奸則真權奸矣

今閣下意中默定之人行道皆已知之試以職疏所云心行跡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盤及閣下深藏密護之全力與其入一相印則閣下應知職心之洞然也職心洞然天下之洞然者多矣雖閣下今日所處事勢不得不深計此一着必得一二首尾相應久暫不相負方可脫然而去無庸墮子孫之憂然古人有言事有不可知者三如東阿之死是已東阿人皆以爲賢箇中閣竅人皆不知職實知之然則閣下今日千笑萬笑亦宜留一笑與倉倉之天此不可不明疏鈔

上書

四五

言閣下之隱者三也至職降三級之旨三日前預已流傳于外宰相處人自是常事閣下何必避此名目及莊誦數番明旨卽閣下自爲剖析當不是過天下益知皇上與閣下一心至此乃閣下不以此興治平而以之害忠良上有負于皇上下無辭于天下後世矣閣下深心不測職竊方來但職首可碎舌不可斷茲聞閣下右瘼立痊銳圖更始謹再佈衷于閣下惟閣下圖之

職於閣下稱屬吏稱閣下士每懷德教時佩高深始
閣下名重詞林海內喁喁想望風采自南北署部而
疑議紛起矣及被彈拜相而入言踵至矣然以閣下
夙望及上上新柄用大臣體面故諸公見千辭者猶
是十伯之三其實心非恭議幾不可聞乃閣下之
性喜諛惡直是已非人故人不欲以告而有來告者
不過閣下平昔所呼濡之門生故吏方且獻諂導佞
謂人言爲不足恤閣下信之亦以爲然嗚呼此閣下
誤而又誤矣頃職昧死陳言一切外庭叢議甚不滿
疏鈔

上書

四六

于閣下者榮不敢及聊借古名人大義以感動閣下
及讀閣下再疏反以規爲頌居之不疑豈職進言之
初意乎竊惟古名人風節全在進禮退義閣下方當
糾劾遽入平章於進禮也不無遺議茲檢收晚節惟
在退以義耳無論范文正薛文清出處皎然若揭日
月如閣下今日時事令名人以坊名心處此永終冷
譽惟有一去卽庸人以富貴心處此苟全體面亦惟
有一去不然人言曹起閣下卽終日曉曉千言萬語
辨明心迹使辨而得明已落第二義矣閣下卽誦言

聖眷非常潛移 聖怒不測猜定人情使猜而得定
又落幾重公案矣况辯之愈不明猜心愈不定計閣
下此時亦不得不去等去耳何如決于今日猶不至
舉生平盡喪之也職以去效忠實重閣下之意脫
異日果至狼狽閣下始悔不用職言嗟何及矣易稱
介于石不終日人亦有言去在相公不在上此職復
以屬官子弟之情不敢自薄身雖去國再佈悃誠異
乎閣下之門生故吏獻諂導佞以候閣下爲忠者也
惟閣下財察

疏鈔

上書

四七

上朱相公書

王元翰工料石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日以奔走不敢伏謁費潤清嚴罪近爲廷推蒙宰
事關係治亂上疏呈揚蓋亦遵前聖諭科道官即
時糾正勿得點了纔說之旨此固老師稟擬亦翰
等職掌非敢求多也南北兩司馬同有物議而北樞
公則身掛拾遺勿庸喋喋惟是南樞公末年以來非
張覓很大非人情謂今天下不太平盡言官生事之
罪至欲舉建言廢棄諸君一掃而蕩之嗟嗟此何說
疏鈔 上書 四八

也然非轉相傳聲也爲文送趙司寇貽書與李總漕
今其文與書傳播南北一問可知夫言官發言不同
自各如其人而建言廢棄諸君未必皆真君子豪傑
也豈無真君子豪傑哉今天下百孔千瘡臺諫打乖
結舌百不發一乃不憂壅蔽反以爲生事耶以此立
論不至一網打盡善類不已識者知白馬清流之禍
不遠耳凡此猶姑不問也即以妖言一節輕易果敢
殺戮無辜怨氣干和召致竭都水災重大平心而論
豈令非此公與援之力使朝廷之法果得行獨一司

官之降罰已哉夫劉宇厲大也嗟厲大搏殺良善者
此公也重重罪案尚未完結更欲推而置之百僚之
上真視朝廷在掌股間眇天下無一人矣二百年來
國家有此賞罰否乎閣下執賞罰以佐天子似不可
倒行逆施使罰自己亂也今外論嘖嘖咸謂老師力
爲此公掄拂必欲吏部列名兩請不得不休過此廷
推一大關取銓宰有如索寄蓋積歲之謀謨與平日
之神通專爲此一着翰則以爲老師必照顧公論未
必堅執到底決不肯犯顯跡貽口實也若老師以推
疏鈔 上書 四九

否在銓部點未在上主我求去之人何得而預如是
則羣疑滋甚何也閣下所居何職所受何恩一日此
身未去一日宇宙在手果不爲此公地何不力言該
部去名上請早完此局堂堂乎揭日行天爲國家存
一錢公論何難之有哉何難之有哉今機套已成事
勢已定識者心力已竭技倆已窮惟屏息以待此老
之柄用屏息以待此老之驅除屏息以待此老之圖
報屏息以待此老之流毒天助之運屬之又何說焉
然而脈脈仰冀閣下之心終不敢以已成而遂灰冷

也東西南北之談取鄙之言也誠可掩耳邪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可昧乎翰恃門牆誼不揣妄進一言不敢全面逢惡倘亦閣下之忠臣也皇天后土照燭此心無它統布汪度油鑒不宣

上楊少宰書

前小疏呈覽想達記室矣不知會推尚爾遲遲豈又有中變耶北司馬身掛拾遺自不得再推冢宰不較而明而翰叨言職奉前皇上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時糾正勿

疏鈔

上書

五十

得點後纔說之旨則先期叅駁自其職掌而謂有所猜忌窺測非也南司馬虛負時名翰非不知乃末路功名念重與援力深痛恨言官遂敢倒行逆施如朱御史則逐之孫御史則貶之陳給事則管而傾之於一二煩言植私反以豪傑加之爲文遂趙司寇謂天下不太平悉言官之罪貽書李總漕欲將建言廢棄諸公盡掃蕩之總漕回書力闢其非今兩書傳播南北人人鄙其爲兇手且天性剛愎酷烈動輒加入

見有某某必自上除名而後不廷推者大可笑矣蓋

傳羅織濫殺無辜被戮者不可勝數饒而則事決裂乃陳兵自衛掩罪叙功令人絕倒一時南北彈章連篇累牘業經勘實題覆而司官劉宇降三級矣則諸公之叅劾無虛枉也明甚夫司官之奉行者誰也其發縱指示司官者又誰也今奉行者既加降罰而發縱指示者反安然無恙不惟不處又從而晉以統均則凡操兵柄者何苦不濫殺人以圖大物耶竊意朝雖多亂政不可令賞罰倒置至此極也况今年留都水災異等賄賦陝區化爲巨浸此豈常患揆厥所因

疏鈔

上書

五十一

安知非此老濫殺于和所召故不謹此老且無以謝多命回天變也何推舉之足云也聞選君毛向人極口賢之定欲列名兩請此又前日杖下之轍也此老學行方之荆公何如荆公素履孳然無議止以學問偏頗心術剛褊好引用奸邪遂耗盡宋室元氣致有靖康之禍然則誤人家國豈必無名小人哉不可不深長思也若以未奉明旨不便除名則此老原亦未奉旨人名今何故欲得旨去名近年以來會

果不難於點而難於推不難於內而難於外線索機

關中外洞曉一之謂甚其可再平付屬情深香火念

熱堅塞兩耳不顧輿論真末如之何也已矣 社稷

之靈安在哉卽山陰閣師雖力爲之地亦必顧惜外

論爲行止而何奉行者之太甚也國之安危運之消

長誠在此一舉若翰有一毫嫉妬私心請 二祖

八宗之靈先殛其身殃及子孫有如皎日翰言及此

血淚逆集環顧中朝無可告訴誰有再陳白於老先

生耳老先生清公端正通國誦服所少者力量擔當

疏鈔 上書 五十三

一着子也浮言雖易撼青史亦可畏使萬世後指某

某誤國爲某所引進某某誤國爲某所糾駁猶爲某

所引進況其謀畫取久固毅已就特借老先生清正

之名以罔上而愚衆勝於忽從中出露谷鑿痕耳老

先生何苦以身之察察爲人箴美受推戴兇邪之名

哉嗟嗟功名易盡流傳不朽何不堅起錢耆爲國擔

當上以報主知下以全公論庶不墮人雲霧中也卽

萬一有切責吾亦於此決去就遂初心矣豈不快哉

坐此敝骨脉清藏幸賜裁眷臨穎疎仄

與毛選君書

溽暑中不敢作襍穢候謁希諒昨不佞爲會推銓宰

出疏又以兩書達政府少牢此衷誠有脉脉不容已

者非求多過刻也於史武老處會見同札謂業與貴

堂翁議定去兩司馬之名此足見臺下受善之誠在

事之勇不勝嘆服想廟社之靈盟啓臺下之衷故翻

然醒然此固朝廷之福非不佞一人所敢言謝也南

樞公與不佞夙無嫌間不佞亦夙重其時名惟是天

性剛愎立論敢險敢與清議水火皆衆所洞悉畧在

疏鈔 上書 五十三

前書而臺下謂除此公天下無賢者竊以爲過矣豈

臺下所見者素履之一斑而不知近日垂方之太甚

所知者平日之虛望而不聞近日兇狠之異常也卽

其近上封事以科道官牽制其權不便行事云云左

可駭愕夫各衙門有職掌而臺諫專糾駁 祖宗設

此耳目良有深意有何牽制今天下六陰長盛百度

隱弛賴有清議一脉如衰鳳呻吟於衆梟之中稍露

苞彰輒見搏擊而此老更欲挽強羈絆一舉而殲之

以鐵羽而滅聲嗟嗟此而忍也孰不可忍乎至於妖

言濫殺公案未銷自非推擬別議之日則其他可無
問矣假令臺下素成判案平氣虛心較量首從止於
罪職方乎還當邇而上之乎恐百喙難爲渠解也貪
穢之夫不容於公論其禍顯而易見拂戾之士見收
於睇目其害大而難堪大抵如此公種種破綻凡具
肉眼不難靜照而臺下極口賢之過矣臺下自謂學
聖賢之學具丈夫之志不佞誠所欽仰又謂不佞不
知臺下之甚敢不媿屈但不佞雖謗多於學問理路
粗知究心久矣更欲與商量一番以圖印證長益古

疏鈔

上書

五十四

人講學口頭卽是躬踐今人講學躬踐非其口頭聚
衆登筵理境滿用及當機應務盡是世情此講學之
不見信於世非講學之過講之者之過也學問不可
掩意見膠成心不可違公論拂與情故曰軌成跡以
御無方方至而疎滯矣冉求曰侍聖門稱從政高弟
不識魯國局面至趨附季孫側身聚斂聖人輒呼徒
鳴鼓攻之夫才可取則許其從政品可鄙則攻其非
徒何嘗有一毫護短之心可見聖人用人如春機在
所各肖其質所謂得那家必不使求點兵由治賦也

便在今人爲門弟子體面不稱贊之則匿而不發矣
今孫越老始未嘗不佳而未路狼狽如此始之佳也
國家報之以大司馬末路之狼狽也國家又可復晉
以大冢宰乎我輩於此惟付國事於公論何必預成
心於其間也且臺下主爵以來用人卽其實學外議
悠悠謂獨厚鄉曲暗抑才賢公狗請托以媚中冓以
遂執政不佞不敢輒言傷厚臺下試一自思的確所
起拔正人有幾所裁抑那人有幾卽謂我實推轂我
實裁抑恐未必得 旨然何不一力張主縱或中格

疏鈔

上書

五十五

亦快輿情奈何於此濡遲於彼勇決也故於此勒得
破乃爲學聖賢於此守得定乃爲真丈夫於此不言
而躬踐乃爲真學問不然不獨分爲兩截亦且毫末
千里也如此則不佞雖不知臺下不可謂不知越老
矣既知越老不可謂不知臺下矣高明以爲何如相
規相成有道不廢輒敢妄進一言併致朱閣師回書
統希台諒

上朱相公書

邵輔忠 起復刑部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職鄉邦下品至愚極陋素無一長自樹何敢經議閣下曩者數載廬居一切不問頃入長安讀諸公章疏論權奸二字竊駭而異之然通都人言閣下不即陳過引去憑藉溫旨以傲天下不知皇上旨意非出同閣景擬即屬秉筆內璫借此應變不忍舍去便是恃權竊位者之爲職實不能代爲之解也往昔誤國臣子主上初年多以爲忠及至國敝交章論列王意疏鈔

上書

王夫

遂移并身名且不保矣閣下豈不悟及此夫自蘭溪入相繼以四明又繼以閣下接踵端揆皆我浙人此不待時事之非而論者不免矣况乎頻年國家成何氣象庶事若何庶官若何蘭溪之過卽四明之過四明之過卽閣下之過勢窮必逐臺諫布列叢議於見在之一身此閣下之不幸而國之幸也孔氏所謂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當此時閣下自揣燮理何如然後可膺綸命而出出而無能致世唐虞卽宜去以

疏論而不去耶今閣下位不可

謂不尊年不可謂不高延禍於朝紳瀝戚不可謂不蔓何意不去豈以起二三廢臣擢二三滯宦遂可對時論而無恙乎夫此數者早行之閣下之大業也而行於疏論之后是嚮者皇上明可爲堯舜閣下不肯輔理今以無可奈何而始輔理爲之者蓋益揭其過以示人也於勢不可不去於時不得不去過都之人亦料閣下究竟必去獨惜去之不決且不早耳又聞閣下有喪冬雨雪年老道路之語嗟嗟富貴無不了之局人世無不死之身若然必如蘭溪死而後已疏鈔

上書

王夫

乎與其卻門彈射而死不若道路雨雪而死猶有怜之者也凡在同鄉絕跡避嫌不放其隻字開閣下之迷職嚮無一日之知二面之識可以無言竊惟閣下一日不去則議論一日不止疏甘上愈日激禍日連綿膠結而不可解上辱國體下累朝臣萬一皇上

計

翻然從諸臣之疏震怒閣下不知去所矣職言無他實忠於閣下者也知我罪我一聽之耳伏惟詳察蚤

答王相公書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

閣下向在吏局錄錄未有奇節一旦赫然負公輔之望非以江陵奪情時周旋廷杖二三君子之故乎迨江陵敗吳門柄政懷恩懼禍就於閣下未肯遽相引助爲理也賴二三君子竭力推轂而後起之田間閣下入都門登政府與吳門深相結遂出入不平疏以詆排二三君子昧心負友識者已薄閣下之爲人矣乃後來相業種種不厭人心乙酉則攻江東之

疏鈔

上書

五八

李植丁亥則斥顧憲成已丑則杖饒伸謫高桂庇陳與郊逐史孟麟吳正志閣下自知不協於公論遂以辛卯省母歸矣癸巳復還政府以京察逐趙南星因斥陳泰來賈若千孔兼張納陞薛敷教而其尤不厭人心者倡並封三王之議幾握國本一時廷爭如朱維京王如堅徐杰王學曾等閣下密揭斥爲狂吠之犬盡行斥逐閣下又知不協於公論遂以甲午請告歸矣夫以閣下之相機旋抽身早保全丘壑以永終虛譽亦奚不可而天不悔禍神且奪魄昨歲密揭

更險更毒一旦敗露業已剗刃殺人浸云操筆解圍其將誰欺於是公論沸騰衆怒難解遂欲食閣下之肉而寢處其皮矣乃閣下嘵嘵不已貽書堂省就中獨以江李一事爲解且云時情推戴駕風水詆申許爲閣下地而露章攻之甘居人後嗟嗟閣下之詞遁而意更遠矣豈以今日之試朱李皆爲推戴他人而不若閣下之露章交攻者遂謂欲居人上乎不然也朝廷之上是非終不可消體面終不容惜也且閣下之攻江李是于非乎二公持文墨或未必習堪輿閣

疏鈔

上書

五九

下謂之駕言風水似也乃大略之有石無石并表之自止自南玄宮之屢移屢千萬目共覩不可掩也獨吳門牽於徐學謨謾草之情屑越皇上億萬年之計彼時學謨對人曰我那管得他這許多那時我不知在那裡了嗟嗟此可謂之有人心有臣禮乎吳門庇學謨閣下庇吳門轉相維持交相蔽錮自江李一謫而壽官之事遂噤口無敢復言者矣夫使有利社稷爲人臣者且不可以有已况關係國家大利大害而閣下以同鄉同官之故挺身哆口箝制謹

言猶曰甘居人後恒情所難乎謬矣謬矣竝封三王之議功名念重調停基禍彼楊素李劼亦不過一時患天遂爲千古罪人以閣下比之品類似不相違而猶藉口御筆內降又將誰欺閣下不記門生王就學錢允元涕泣之道乎懼之以赤族之禍詆之以青史之汚而後撫然憬悟曰我自有處明日遂有停封之旨矣機閣線索自弄自收而動輒歸咎於皇上此顧涇陽公所以託之寤言欲爲皇上一伸大冤也凡此二事關係最大而年歲漸遠耳目不逮

疏鈔

上書

六十一

者恐爲閣下利口所惑故復抽出與閣下明言之與天下共聞之其它戕害正人沮抑善類京察大典不容人守法誰復爲朝廷別薰蕕者科場大典不容人摘獎誰不爲權門植桃李者徇私滅公專權亂政又未暇爲閣下權髮數也自古權姦誤國至杞檜極矣然而杞自杞檜自檜也未有合杞檜爲一身延杞檜於數十年者今日衣鉢密傳樞機固結牢不可破鄒禮部所以有第一權姦之疏過去未來見在之說也尚得謂之非眞杞檜乎獨有王文端一相申大僕

信以解嘲而不知文端之相吳門別有隱情文端之罷相閣下實施詭計倘非文端見幾明決不俟終日閣下赤族之禍青史之汚且將貽之文端此事惟閣下知之臨胸公知之卽文端之子若孫未必知也閣下試一付之夜氣清明必有不容昧者而閣下妨賢病國之罪上通於天矣古人云誅姦雄於旣死閣下奄然一息與死爲隣某正欲乘閣下一點良心未滅之時當面定一罪案卽蓋棺藏筆訴之上帝上帝必有赫然震怒降之酷罰者閣下其又何說之辭若疏鈔

上書

六十二

以因獸之闕履虎之咥出爾反爾之禍爲某恐懼非某之所敢避也

上王相公書

李

植 原任遼東巡撫
萬曆三十七年

植昔讀書中秘閣下居教習之席不以植爲不肖時以古今忠賢事業相勗勉植夙欽閣下文章氣節高出一時私心亦望閣下爲臯夔稷契不特植一人卽同館三十門生誰不引領鉉鉉比閣下還山植領言貴值江陵餘燼薰天奸黨盤據濁亂朝政植奮不顧身首擊貂璫王路清夷亦可謂不負閣下期待視陳與郊馬允登王致祥輩一意逢迎排疏鈔

上書

六三

逐善類得罪名教者相去遠矣當江陵不奔父喪滅倫棄禮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君子扶植綱常悉被杖遣閣下義氣勃勃有耻不與黨之意有此一段好處人益信閣下爲正人恨不能一日起閣下於田間登之黃閣爲賢人君子領袖此實天下同情亦不獨門下士有此念也無何閣下信遠不篤持志不堅輒爲機人人所誘惑於權勢爵祿之私一出變塞遂喪生平使半世文章氣節盡付東流植久爲閣下惜之然此猶自失靈蛇之珠自玷荆山之

壁於國家身家禍敗無與也至植建言壽宮翼

其慎重謂玄宮有石宜避不宜鑿方向不正宜改不宜狃本出一念爲國直忠語雖稍侵姑蘇亦指庇護徐學謨一節殊非醜詆閣下試取原疏再閱當不遠忘使當時閣下有高世之見力勸姑蘇仰贊皇上招集天下堪輿多方相擇務求吉地改扞吉穴共成吉典則國家有福祚之慶身家無憂患之虞爲君爲友豈不兩得乃計不出此將夙構八不平疏改頭換尾首倡攻擊令滿都臣工無文武大小疏鈔

上書

六三

盡上疏保大峪山而權門鷹犬爭相掇拾閣下道唾極力攻排植等三人致壽宮終有遺恨閣下從此始多身家禍敗之慮矣自乙酉至今已酉越二十五年成事不說植久矣不復置之齒類近聞閣下遺書臺省中云惟坎江李一事稍違非諸公所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駕風水之說詆申許二公徑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肯爲恐亦不可以相非也數語植構而讀之不免冠髮上指夫壽宮國脉攸關其善與

否有目者所共見有口者所共談獨威權勢不敢輕
出一語以矯其非植受 皇上知遇獨深使植不言
誰復言之原疏止欲避玄宮之頑石改方向之不正
求其吉美未嘗效堪輿家專言禍福何爲駕風水之
說借曰風水不足信考亭何以有山陵議狀 皇上
亦不必再三相擇矣當初閣臣四人 閣下第三縱
姑蘇去首探當及歙縣亦不及於 閣下借曰植欲
歙縣疏中却無一字及許豈彼時姑蘇即欲往歙縣
同去如辛卯故事 閣下預知其謀而爲此事植等

疏鈔

上書

六四

預知有此事而徑相推戴耶甘居人後肯爲人情所
不肯爲 閣下何自任之重發言之輕乎事遠年深
閣下無故發大難之端意必有在植請以建言 壽
宮始末及與 閣下面相對答之語証之 閣下隱
衷或可少見 奏也癸未申申植巡按順天兩屬
山陵兩具疏草初一疏因議論未定中止次一疏江
東之聞知欲約四差同舉學差難之植面囑其鄰衆
御史相勸以解尋赴閣臣蒲舍見歙縣歙縣亦知
大峪山欠爰色喜曰我去替你請申老先生比申出

伴言曰我不知風水待 皇上閣過再議次日閣

大峪山畢 駕幸九龍池暮始還感恩殿次早回

驚方傳旨欲用 大峪山植次疏又不及上矣此甲

申春祀時事也彼時 閣下高臥東山豈植即欲駕

風水之說徑相推戴乎季夏潘司寇黨救江陵植有

先刑奪後抄沒一疏 上用其言嘉其忠特陞植太

僕寺少卿秋祀遂不與扈從 大峪山卽於是秋破

土伐木矣乙酉春遣官分祀 諸陵植以太僕少卿

陪祀 茂陵過 大峪山見所阡 玄宮純是頑石

疏鈔

上書

六五

衆相徘徊嗟嘆不忍去祀畢還司寇舒公化僉都張
公岳大理何公源相繼下顧咸從臾上疏發言植方
欲言而機洩攻者崛起歷四五六凡三月日無虛牘
上厭而震怒黜御史龔仲慶攻者喙始息植尚託籍
閣下適入都門等且顧植即以病辭者再 閣下竟
入中庭坐語移時及植以請告懇 閣下遂諾曰公
且出來欲去在我植出都消息已定於 閣下入都
之日矣既同館同年曾朝節陸可教顧紹芳諸兄奉
閣下命來慰植曰王老師說着年兄認些小不是他

全你箇大人品植人品全否已決於閣下傳致之時矣比植開籍相見閣下慘慘庇護姑蘇孜孜勸植認過植對曰門生做御史止叅得箇馮保江陵再傷那一箇善人幹那一件歪事老師當面指教植有不降心服罪者非夫申老師明明教人文擊門生如何說門生難爲申老師閣下無詞以對但贊曰公聰明公聰明此言猶然在耳閣下豈以稍遠遂忘之耶嗣後七月二十五日邸報有大峪山興工之旨次辰江東之羊可立約植議曰年兄久欲言壽

疏欽

上書

六

宮事今將興工工興之後便不好言植應曰愚忠懷之日久機不密致攻擊半年方出又獨言此人必議我報復何如江羊曰我三人均受上知同舉爲當因構一疏疏就日已暮子夜繕完黎明入上正欲止欽差不去耳不意先已陛辭揭送內閣閣下遂從馬上差人送姑蘇姑蘇遂從山中結張誠閣下攻江李之疏亦露章上矣先是聞閣下疏八不平欲攻江李吳趙既果如此是閣下推戴姑蘇其居其後匪朝伊夕豈待植等駕風水之說始然哉皇

上有旨令植等同禮部再去相擇植等朝房相見閣下挺身舉手厲聲曰此三公得意之秋植復曰壽宮國家萬年大計植等受上知遇感恩圖報豈借此以博榮顯閣下又挺身曰憑三公言山只不許難爲申老先生植又復曰申老師不以宗社爲重庇護親戚老師又不以君父爲念偏護朋友謂公義何及坐植又詰閣下曰老師被召日久襄事始出山太老先生停柩三年必是擇地閣下謾應曰是我于西山虎丘山無處不看過但見有石即喜

疏欽

上書

六

植聞之竊笑言不由衷遂起相別此言猶然在耳閣下豈以稍遠又忘之耶及植等相擇吉地三處繪圖進覽頗愜聖心柯樾爲乙酉解元門生子午不識閣下命之駕言熟知風水入山到處亂說壞吉地皇上欲用寶山閣下等又造言居裕茂二祖中間不便百計阻撓畢竟要挾皇上仍用大峪山而後已皇上萬不得已始曲從之還朝大怒手擊張誠連出聖旨三道一曰植等固不知風水你每保大峪山的豈盡知風水着回將話來一

曰柯挺說大峪山正對寒山朕閱却對形龍山着回
將話來一曰張邦道說大峪山正對莊兒山朕閱却
對形龍山着回將話來 三旨皆出 皇上欽降詞
義森嚴朗若星日竟無一人回話 閣下等悉爲彌
縫過了至是 閣下等欺 君誤 國之罪上過於
天矣夫由往事以證今書徑相推戴果植推戴 閣
下乎閣下推戴姑蘇乎甘居人後是 閣下推戴姑
蘇甘心乎抑因植推戴 閣下甘心乎人各俱有良
心清夜靜思必有一點靈明難昧處近日臺省諸公
疏劄

上書

卷八

於二十五年前忠佞雖未及親見新造 壽宮屹然
奠於 天壽山中三生及 閣下疏俱載在史館是
非忠佞十目難逃恐亦非 閣下片言隻語所能混
淆也頃從邸報見 閣下私揭傷善背公私黨批激
禍端阻塞言路 皇上之寵眷彌篤 閣下之孤負
彌甚臺省諸公鳴鼓聲罪醜詆及於家庭植竊謂
閣下見之必且慚憤無地匿迹深居不復再談人世
間事乃今舌鋒劍愈出愈奇毒險之性到老不移
良可悲矣揆厥肺肝總出黨惡一念欺蔽終欲障天

夫人言不足恤 國憲不足懼 天道孔赫亦不足
畏耶邇來蒙蔽欺罔之徒往往往天有顯罰罰及 閣
下更爲慘酷語云禍福無門惟人所招一念之善景
星慶雲福必殺之一念不善妖氣厲鬼禍必及之捷
如影響間不容髮植願 閣下轉禍爲福是計勿徒
執迷怙終不悛也然轉禍在於修德不在積惡求福
在於消忿不在結怨 閣下善自爲謀又善爲人謀
慷慨改悟起而盡收天下忠賢人望與之同心同德
矢志報 主共襄太平吾知忠賢丈夫惟有道義肝

疏劄

上書

李九

膽固肯爲 國家排患難亦肯爲朋友託生死決不
效險邪鄙夫淺衷狹量不顧 國家成敗天下是非
專務爲一切害人殺人之事 閣下歷觀前代已事
寧有忠賢在列大臣輕遭戮辱者乎又寧有謀害忠
良身得免於刑戮者乎炯鑑在前昭然在鏡邪正兩
途聽人自趨失足遺恨千古回頭卽是彼岸植竊爲
閣下計此甚熟也然 閣下全用客氣不至一敗塗
地不已植又竊知 閣下不省亦甚審也然猶諄諄
以此相告者蓋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善言或可啓

人之聽人心易惑速若轉環若。閣下俯聽愚誠肅
自追悔及已往之非申咫尺之牘罪已以謝天下天
下士大夫有不服。閣下之公虛諒。閣下之心曲
怨。閣下之舊愆傾心頌義願附末光者植請受爰
言之討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夫和氣先國家
後私仇歐富諸賢且然蕪蘭不足論已據。閣下私
書粧點必欲壞植人品心寔太忍植書抗直力折
閣下隱衷言亦過當然道不直則不見因事辯白正
相爭如虎之義寧處其厚不處其薄辯不忘規尤相
疏鈔

上書

二十一

與以道之情況芻蕘之言哲人所采尊如。人主尚
不拒乎忠讜親如父母猶不厭夫幾諫。閣下論諫
亦獨取諷植陳說膚淺敢云忠讜自獻意在委婉回
聽或亦用諷以相長者矣倘。閣下捐忿平情虛心
采納固植之幸寔。閣下之福若忠而見疑怒而加
罪惟。命是聽植臨書無任懇禱之至

本朝京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一)

〔明〕過庭訓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本朝系省人物考序

從來論友道者莫備於子與
氏由一鄉而一國而天下由
天下而進之於誦詩讀書中
論其世而知其人夫鄉國天

下今之人也詩書中所討論
者古之人也乃若挺生於一
代之中而業已謝世不及焉
親面之交而素未相遠則其
嘉言懿行昭垂簡冊流播見

聞者更可借以自淬而兼淬
人故孔子生周之世一則曰
從周再則曰從周而其所夢
寐不忘者獨於周公為倦
意可知已余家世傳詩書之

業自先考子以之為贈簡冊
貽子孫先父明經龍濱公
益恢弘之嘉靖中年滬海
邑受倭夷焚掠之餘余家亦
被焚掠而二伯年亦所獲遺

書盡為煨燼余少受經於兄
侍御九山公專背課以性理
學不旁及他編余年十八先
侍御早世家日益落借舌耕
以供先太孺人蘇水乙酉丙

戌間館於南大司寇孫簡齋
公家因得讀鄭端簡吾學編
與古今言從中探討

本朝人物擇其德業聞譽之彪
炳者手錄而心識之壬辰後

則余館於給諫佑山馮公家
故多藏書余得宏肆其目
與其孫孝廉銘忠朝夕切磋
者十餘年而余友楊晉題若
參給諫陸開仲時為過從予

出已見以高碑人物初各不
相下後復相合而予亦去取
自信之不甚殊謀矣癸卯余
官賢書甲辰提南宮乙巳館
於江陵江陵故嚴巷天冲衢

撫循應酬幾無暇晷何暇
搜遠覽止余丙午本房士金
治兵蘇松總督高晉為余季
兒銘璽西席兼名餘之暇間
與考究人物或舉朝夕所行

與昔年所手錄者時為質正
云爾尚未有所悟入也廣成
春選入西臺值

神祖慎重言路不輕下
旨余采以餘聞得尋究

本朝典故而其中所載人物不
敢不廣為收而嚴為擇因輯
有名臣類纂列為內外篇內
篇則專術行誼著述等門外
篇則經濟推轂忠惡等門似

亦再三考核而始定者未幾
考選得

旨余因巡視南城得錫性理翼
聖學嫡派兩書隨欵併錄名
臣類纂俄有出賑京省之

命拮据荒政幾廢寢食因不果
梓而余旋以假歸未踰年遭
先太孺人之戚矣戊午己未
間讀禮有暇時檢閱

本朝名臣紀竊服其掄選之精

而收羅未於廣又檢閱列卿
傳竊嘆其收羅之廣而掄選
未必精且人之地位隨其性
之所近與其學之所到而本
人之樹立又隨其時之所值

與其勢之所適而果矧夫選
本自玄扈胡得妄為參內而
分外全材世所時有又胡得
限之以拙而後工嫻悟向者
類纂一編幸蒙發帙而猶慮

其見聞之有限也余觀近世
進士履歷一書參省分府分
縣開卷了然豈

國初以來

列聖所敷求二伯餘年德澤教

化所培植而可參以志其誠
乎若曰名臣則必魯望仕籍
赫然較著斯得與其選耳惟
槩稱人物則過不必顯晦惟
其人又不拘門類惟其行乳

九

門四科首列德行古稱三不
朽首曰立德則德之不媿於
德行即不媿於人物矣近世
所稱人物要以事功節義理
學文章為大端夫理學即德

行別名也余竊以為事功不
本於德行雖隆希越之說耳
文章不本於德行盧駱王楊
之流耳節義不本於德行亦
匹夫匹婦之謙耳故德人物

而計之要以無忝德行為主
而德行非高遠時人事也後
提赤子之良擴而充之平旦
清明之氣培而養之便是真
德行亦便是真理學故其人

參於德行即布衣寒士式
夫祿流不敢概弄其人者
於德行即名公鉅卿才人文
士不敢混收取其長非不搜
其短而長安居多寧舍短而

取長要其終非不原其始而
晚常能蓋寧暇姤而取終宜
尼不云乎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是鄉之成或錄自

金匱石室之藏或輯自釋古照

史之記名既殫竭心力廣為
搜索矣而於其人不散輕入
也即所錄事跡詳略不能盡
同必其人足為地重地又因
人而重使便於觀覽者更須

於敘法耳散云善信主樞席
芝與趙凌學斯亦宜尼擇善
而從之遺言是余居長安時
曾從同門夜念泉周以愛得
窺

本朝實錄實而蔽以不害一字

一全也然亦有不可盡憑者
他不具滿王文成古今一大
豪傑發明良知之指何減性
善養氣之功不由

詔旨自行勅王陽平

寧藩之難幾於可與權矣而
實錄中微有貶詞陳白沙東
粵真儒奉

詔而出歟徹章服以榮其親耳

銓部欲強之試似與

詔旨有違不得已而稱病稱病
而仍授職授職而即歸乃其
榮親王念耳親沒後以葛巾
道袍終身其性急可榮見而

實錄中殊多遺議

宣宗以諸臣誰貪問楊文貞言
舉劉觀似確然豈可疑矣查
劉觀守嘉興時風有虐名者
一囚歎求脫罪持白金以獻

立截其手身沒之後幾無以
為欽貧者似不應有此舉動
光景也以此在

金匱石室之藏猶然乃爾則理
官野史之紀載更可知已故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

賜進士第文林郎奉

勅提督學政巡按直隸應安等

府監察御史前奉

勅督理屯馬巡按北直山東河
南等處特奉

專勅督理荒政巡按山東過庭

訓譔



序

京省何以分志地也人物何以考志才也分省何以人物考志人與地相藉而彰也

明興二百餘年諸所紀載如彭

序

公之錄贊尹公之通錄楊公之理學錄林公之補贊錄徐公之近代錄袁公之獻實錄亦旣林林備矣然專紀名臣則潛德之光勿耀徒搜宦牒

將生平之隱靡彰識者病焉

況其所徵信大都裏干誌傳碑文家乘野史之書羨牆往哲疑殆實多庚辛之際余以文字之役與當湖年友過成山先生比肩共事南中得披閱是編而嘆先生之用心于世教勤也先生行誼淵純鑒裁精朗家有酉山之秘潛心石室之藏手翻眼訂正僞補

遺葢苦工而編屢絕閱歲而
籥更深以軼行勿彰興起莫
由爲懼人勿論顯晦期于程
世事勿論久近期于原心而
又以地靈人傑相得益彰留
子
琬琰之香名錫山川以佳話
三
信矣先生之用心于世教勤
也竊謂名人之地猶明星麗
天故漢域秦封帝王之版圖
有盡而名賢偶然寄迹之地

某水某丘少遊曩釣百世之
下猶艷而題之以誇示千古
超烟石之消沉與天壤而共
敝懿爍哉人之能重地也抑
余因是而有感也事捷于因
左
而用優于逸高山景行後先
四
相望至便矣後之學者如拾
級登堂而闔中蒿如從雲耳
譜高曾摘枝攬葉而究其根
蒂豈其掖我於修途而不知

奮也將鄒魯之士不操觚而
遂可貌文學名耶抑又有感
焉士生于世猶玉產于山喬
木秀于林芝根醴源豈間種
族不有繚屬非常之士自我
作古開山者乎若人者雖僻
壤遐隄猶將炳耀天霄者也
覽是書者其爲代興之德類
與不待教之豪傑在所自取
昔劉劭志人物以偏至爲小

雅具體爲大雅公茲標目一
以德行爲宗德行以孩心爲
本不務瑰異難循之事輝赫
可喜之名愚夫婦聖人一脉
可接嘉惠血氣之倫視劉志
孰侈哉余故樂而爲之叙
欽差提督學政巡按南直蘇松
等府監察御史年弟毛一鷺
譏



後學毛應鑒書

叙

本朝有實錄無史實錄者編年無
列傳間書數行惟首撥大總裁得
東筆惟三品大臣始得挂名傳中
且副筆秘局之禁林雖薦紳章
縫之家莫不由觀一班嘗一商況

需喘腹者而能與之談者鏡人物
乎實錄不獲是莫若考之野史
而僣信山澤之癯不練朝章而
實矢口信耳其病在善誣又莫
若考之家史而志狀碑版借臨
舌以病扶骨其病在善諛此侍御

過公本朝人物考之所由作也侍御自
少負盛名擅大志其先自過考子
述傳龍溪先生家多藏書一毀於
倭再毀於火其後授經於孫簡冒
馮給諫兩長者家博綜羣籍多
錄而排纂之日與同志陽秋人物

收此選難此中業有定論其後
咸進士宰江陵泰初於南郡兩
亭然公又其後以治狀召入為左
待詔久留得解閑輯名臣類纂
分列內外篇又其後談禮之暇蒐
羅日誌廣品藻日誌精覽分內

此外似未動因乃成前有人物考不論類賦以治行為主德行不論品類以人為地重地因人重為主讀其書可以仰止景行入其境可以訪其祠墓閭巷及遠亂在跡之所在此在法學之觀感興起實有躍

余

三

萌動者非止為史五藉手已也古者名山大川奇琛異寶不足為陳師之觀而產者名公鉅人則子孫引以於誦其祖里人指以誇耀其以甚則富公之皆借光而筆一書之蓋國於此者如東京本者之人

物治之為何成若何里若何品時并面牆悖不知置對其可恥詭甚焉今當草書大同之版圖

祖宗列聖砥礪之滋澤人物輻臻盛本朝後者有日遠日久之歎賴侍御公旁收博采自洪水以及

余

四

曆昌自三學編名臣紀列卿琬琰憲徵以及山經地志之屬非納爐鐫之中則借為竹頭木屑之助者揚善無刺惡何懼呂蔡之天刑者至傳望帝紀何憲崔浩之國憲出於一手成於一家何煩漢東觀

之聲英陳水氏恭屬之、研名而史
才十得泰半矣侍御公托名考者
始述初云爾方山薛公撰四書人物考
不謬孟亡考也止世王元禎又有辭
林人物考不辭林亡考也惟侍御統
之以

皇明括之以德行分之以京省彙之野
史刪其誣証之家史去其諛後者
作者豈能舍公大手筆而別者考錢
哉侍御公正直潮余廉播在人耳目
曾以晨政顯以表以學政顯風和
匪懈寢食不遑猶以整齋舊以

以補實錄中三傳之所未備括括
汗青事苦頭白未忘此生精力何家
得來口亦本朝之方知人物矣須

顯

貞二皇帝實天

詔學使者采輯事實送史臣纂脩

尺一微書物色朝野差得侍御公
等而用之豈遜木天諸君子後而侍
御公顧乃任考不任史晉天文五格
史一星主記左右史之象也澠池之會
秦御史前書曰秦王與趙王會飲
蔣相如顧召趙卿史書曰秦王為

素、若何氏族、若何黨、若何不、
神住者乎、則燕趙吳越齊晉秦楚衛
粵滇黔于間上、豈象緯下、華精考蔚
為豪英、可指掌觀也、則因程之時、沿
創常者、平暇競、倖閭闔、遙遠於間、而
歲戡智外、妙張弛、絢為規恢、可刊眉

序

七

曙也、則因程之秩、多俗銓省、臺署
宣儒武寒雜、打間、體饒、藉用、展動
勳、耀為雄杰、可印、發、數也、則因程之
才、治、教、以、刑、兵、農、神、樂、漏、次、纂、謨、於
間、根、拒、柱、命、況、湛、精、微、吐、為、先、華、可
繫、眸、曙、也、大、拉、時、人、主、德、行、倫、之

時人主德行事功義文章倫之時
人之事功節義文章是偏倫之由者
蔽餘美觀感而有得焉當幹濟而幹
濟必偉渚侯烈而侯烈必奮當著作
而著作必釋何者事功節義文章
真存存也當事功節義文章而事功

序

八

節義文章必醉而不痴慙而不偏何
者德行之真存存也者所待而怡然
以適雖行以赴取行以派之真微觸
之而忽靈之所待而隨吾心森然形
者之真種濟之而不棄先生蓋予真
情以生而不虞其易息予真賦以提

而不虞其難領矣讀是編者得之
 之人物友當代之人物進而尚友百
 世以上之人物師道既立而興起善
 人其何涯漢之有昔夫子志在從周
 而語顏淵以爲邦則夏時殷銘韶舞
 與周寬並議蓋新表昭聖斯爲善世

用者夫是而尚友百世而不局、於
 當代先生之靈以從周去在斯乎先
 生之人格可以千秋矣

賜進士出身奉

初整防蕘和兵備無理糧儲水利浙江

按察司副使曾以安門人熊膏頓首

拜撰

平湖後學俞思燁書



序

時人之事功節義文章時人之德行
是也時人之德行時人之心是也時
人之心吾人之心是也僕吾人之心
與時人之心稍不合何以百世之
上有時人焉直令百世之下聞風興

起如影答形以鍾酬叩如景寫照如
石而靡成也而况乎奇微未邀餘美
尚新燦更冊之昭垂馮諸岐而足勇
其多景行私游可勝道哉蓋吾心之
不離時人猶時人之不離吾人也自
吾心之事所待而忽於懷動則時人

之事功節義文章已隨吾心而森然
形矣然自其感時人而有得也未嘗
不悅然神游乎幹濟侯烈著作之林
若徑耳提面命目擊身待而不覺膚
理血脈之怙然以迎躍往以赴駭往
以液也夫安得而寓於事功節義文

章之事功時人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
非時人耶又安得而吾所待者之為
吾心而有所待而怡然以迎躍往以
赴駭往以液者之不為吾心耶言所
待而隨吾心森然形者此真我也有所
待而怡然以迎躍往以赴駭往以

後者此真誠也真種時勢伏能引
伸以充滿其重者與有幾真誠一觸
則莫索子與氏之言曰豪傑之士安
文相與夫無文猶興則有文而興倍
可知也筆不待文耳待文而興則凡
民皆豪傑矣故曰師道主而善人多

興起之謂也是故游久君子曠然號
千秋人物未莫陶世者民開之以
見開樹之以標的拓之以敵略探之
以本原而不但已也於是乎統之以
億人屯人不言同姓之接而輯之以
一鄉一國名傳其美此尤默揣

大業所得者之易也息而予之以業
者所待者之難也領而予之以捷也
前此未有之自成山先生意有人
物考始多師成山先生忠孝天植經
文偉武左有右宜諸不具論向齊魯
薦饒先生汪脈到今洞酌之秋洋之

盈耳華學江表早已暢正作人之佳
雲漢布章矣朝德夕造寢食成癡注
且銓理設諸次第成書蓋先生少負
大志有去著作其先遜孝子迄龍溪
先生代喜蓄異書而回祿煽成助傷
為虐數世購貽一旦告燼及孫簡蕭

馮給諫西望堂先生授傳其家因
傳討庫覽加以旁參互訂自三五丘
索至

昭代之典章

秘府之載籍雖裨官野史咸用研究得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每留心人

序

物而於

本朝時人派鴻樹驪雲英孕實者尤如
層念手錄裏裁積者年所已成進士
寧江陵情章去先生之門占季公聯
席充侍餐秋竊窺陽秋萬一已奉家
八臺待詔良久輯名臣類纂篇分四

五

外已獲禮之銘羅森富拾擇益精
玄而回之作不省人物考過不兩顯
晦品不限門類總之事功節義文章
無希於德行者近是惟是地以人靈
人以重地展卷而音微錄美燭於同
堂夫曉鳴荆馬壽丘神吳特信姚墟

序

六

闕里萬祺共欽異時時人誕生茲土
亡向藐儼臻支傳口誇訥即里巷談
人有不泮引重者乎即車馳馬歸
徑祠道慕想而見之有不低回歎曰
者乎即相去千餘里未嘗謂改官訪
遺蹟而遊思其靈若何卑出差何

趙王學在篆趙其猶古乎則傳御

公尔何鮮於史矣是考也石以翼

本朝正史可也

天啓壬戌季夏華亭陳繼儒撰



余

七

凡例

一是集始於

開國以至

今上初元業經物故見聞有據者始爲採

入其尚未論定或更須博詢姑關疑焉

以俟君子

凡例

一是集但主褒善雖善無私褒寧恕無

苛故或全收或節取卽瑜瑕相半初終

互異而或功在社稷與未至獲罪名教

聊亦採入以備叅考

一是集或採之

本朝實錄或採之家乘野史或從吾學編

列卿紀名臣言行錄獻徵錄與各省通誌等書翻閱有得卽隨筆劄記以故詳略不能盡同詳者至千萬餘言畧者不過數十行數行大都因其舊文稍加潤色非獨任己意爲也宣尼大聖尚云述而不作春秋之作亦因魯史不佞恥識

凡例

二

寡聞敢不自量間有事不盡覈人不盡愜亦沿襲之誤知我罪我總聽之矣
一人物無限見聞能幾中有賢名雖著而事蹟無考有事蹟可考而邑里未詳槩不敢混入間有事蹟無考而梗概習知者叙其履歷量括數語以識不忘其

奮跡在此肄籍在彼者止從一處開載庶免重出

一不佞輯有名臣類編未及發梓是集則從讀禮之餘考覈裁定自揣濶疎亡當辛酉視學南畿正值賓興屆期倉卒無暇壬戌春始於旬容發梓會有歲試

凡例

三

之役不獲時時屬目案發後一取閱之所誤漏重復頗多夏仲請告得

旨習靜山中且訂且補故卽于原稿中加補遺二字其未及補與未及改者姑俟異日

一官評可假鄉評難欺是編所載大都

官評與鄉評互參無柰見聞有限何也
嗟乎事垂青史豈盡實錄從來良史猶
然惟鄉之童叟持人衡尺或多率真不
大刺謬故所載人物本郡較之他郡爲
多本邑又較之他邑爲多在鄉言鄉其
猶有管之窺也夫

凡例

四

一事功節義率多迫而後起不得已而
後應其有敦行足以起敝維風脩詞足
以信今傳後雖不以事功節義顯而其
人之不朽自在也故詳畧雖隨所見聞
抑或時勢遭際使然鶴長鳬短又安所
軒輊其間至若方外異人亦多採錄以

資博洽

一寓宇之賢不可勝紀而臭味之投可
以互徵故有因父以及子者有因祖以
及孫者又有因友以及友者雖不及縷
數其事別爲立傳而義均錄賢觀者當
自得之

凡例

五

一是集所載人物止分府不分縣恐其
繁雜也而廣西雲貴僻處一隅人物難
于遍查又夾雜軍民等府更難于分割
故總括之于省異于各省之分府者
一是集于分地之中兼分發跡與物故
之歲月然或世次歲月間有參差勢難

改正者姑仍其舊

凡例

一

國朝京省分郡人物考總目錄

一卷

北直順天府

二卷

順天府

三卷

永平府

四卷

保定府

五卷

保定府

六卷

河間府

七卷

真定府

八卷

順德府

九卷

廣平府

十卷

卷

大名府

十一卷

南直應天府

十二卷

應天府

十三卷

應天府

十四卷

鳳陽府

十五卷

鳳陽府

十六卷

鳳陽府

十七卷

鳳陽府

十八卷

蘇州府

十九卷

蘇州府

二十卷

卷

蘇州府	二十一卷	蘇州府	二十二卷	蘇州府	二十三卷	蘇州府	二十四卷	蘇州府	二十五卷	松江府	二十六卷	松江府	二十七卷	常州府	二十八卷	常州府	二十九卷	鎮江府	三十卷
-----	------	-----	------	-----	------	-----	------	-----	------	-----	------	-----	------	-----	------	-----	------	-----	-----

楊州府	三十一卷	楊州府	三十二卷	淮安府	三十三卷	廬州府	三十四卷	廬州府	三十五卷	安慶府	三十六卷	徽州府	三十七卷	徽州府	三十八卷	寧國府	三十九卷	池州府	四十卷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平府	四十一卷	和洋州	四十二卷	浙江杭州府	四十三卷	杭州府	四十四卷	嘉興府	四十五卷	嘉興府	四十六卷	湖州府	四十七卷	寧波府	四十八卷	寧波府	四十九卷	紹興府	五十卷
-----	------	-----	------	-------	------	-----	------	-----	------	-----	------	-----	------	-----	------	-----	------	-----	-----

紹興府	五十一卷	紹興府	五十二卷	金華府	五十三卷	金華府	五十四卷	台州府	五十五卷	嚴州府	五十六卷	溫州府	五十七卷	江西南昌府	五十八卷	南昌府	五十九卷	饒州府	六十卷
-----	------	-----	------	-----	------	-----	------	-----	------	-----	------	-----	------	-------	------	-----	------	-----	-----

六十一卷	建昌府	撫州府	九江府	廉信府
六十二卷	臨江府			
六十三卷	吉安府			
六十四卷	吉安府			
六十五卷	吉安府			
六十六卷	吉安府			
六十七卷	吉安府			
六十八卷	吉安府			
六十九卷	吉安府			
七十卷	吉安府			

福建福州府	又七十卷	福州府	七十一卷	泉州府	七十二卷	建寧府	七十三卷	延平府	七十四卷	興化府	七十五卷	漳州府	七十六卷	湖廣武昌府	七十七卷	承天府 歸德府	七十八卷	德安府	七十九卷
																襄陽府		黃州府	

九十九卷

山西太原府

一百卷

平陽府

一百一卷

澤州府

一百二卷

沁州府

一百三卷

陝西西安府

大明會典分考

一百四卷

西安府

一百五卷

鳳翔府

一百六卷

臨洮府

綏德衛

寧夏衛

一百七卷

四川成都府

一百八卷

保寧府

一百九卷

叙州府

重慶府

一百十卷

嘉州府

一百十一卷

廣東廣州府

一百十二卷

惠州府

一百十三卷

南雄府

廣西全省

雲南全省

一百十五卷

貴州全省

總目錄終

潮州府

肇慶府

高州府

人物考卷之一目錄

北直隸順天府一

董倫

黃承芳

李慶

劉士原

劉英

甄庸

劉中敷

張渙

李李鼎

薛斌

李素

楊善

李敦

韓定

冀傑

毛勝

張敏

李震

殷謙

芮釗

王復

李佩

董方

李賓

岳正

何盛

陳壯

泰敬

朱銳

段正

展毓

李紳

劉瓊

王信

田傑

王傳

劉機

張恕

燕忠

北直一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一

南直督學御史西浙過庭訓纂纂

門人蘇松備兵副使南郡熊 膏恭聞

男 過銘盤

過銘孟

過銘蓋

寧國府學生員嚴弘志全訂正

北直隸順天府

董倫

董倫字安常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

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員川

川先生元末微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擢居單縣儒

士張寧寧以倫薦徵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享

懿文皇太子 陳說多長厚語 太祖高皇帝聞而善

之陸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官晏駕出爲河南左叅議

監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管草封事敘

千言無一不當 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

伯衡 太祖遽擢爲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免

官與教滇南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

以導行至滇所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肓皆出

於仁義道德故 廷文帝即位春念東官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言倫可用召

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

彖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初監察御史解縉以權臣讐

嫉諸之謫河州衛吏倫爲之言乃召縉還以爲翰林

特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

爲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文皇帝

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令致仕出京悵悵成疾歿日

卒

卒

實承芳

實承芳順天通州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永樂四年

詔國子監選才識英敏者應科道之選承芳擢拜山

東道御史大節爲侃直不避以建言下詔獄赦後

原職尋建言忤 旨謫龍江典史已復職陞浙江僉

事卒

黃綬

黃綬順天昌平縣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

子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除拜山東道御史英

廟北征綬疏言兵玩愒弛廢公正鏡 陛下奈何以

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駕至土木寨而師潰大駕蒙塵綬奮節死焉

李慶

李慶順天府順義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都察院右會都御史後授刑部員外郎陞紹興府知府永樂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年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管建北京陞工部尚書二十二年調兵部尋兼太子少保仁宗皇帝命侍上調孝陵慶約束侍從將士不敢秋毫犯民上欲獵亦屢諫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等征交趾命慶叅贊軍事

六月八日

卷一

三

北漢

至廣西病作及交趾境遂卒慶正直剛果遇事敢爲不畏強禦深嫉脂韋嬖媚者以嚴馭下以恕用法有幹局其在刑部時所領事多不得數至部凡屬吏與囚交通或私餽飲食慶輒知之加重罰衆畏憚不敢肆仁宗卽位慶請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上嘉納之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有過於矯激者仁宗不悅大臣呂震劉觀等交口傾之類仁宗不聽時惟慶與夏原吉不語然自是言事者少仁宗悟遂降勅自引咎且勉諭謙又責羣臣之嘗傾諫者震乃大愧於慶兩人時治山陵事多

趣辦中官或有過求慶執不與至相詆詰不爲動若他事有未便亦侃侃爭論未嘗苟徇當時皆嚴憚之號爲生李焉

劉士原

劉士原昌平人洪武中以才能薦舉擢山西潞州知州有惠政及民陞陝西叅議累官左布政使應朝至京止跨一蹇隨一僕帝廉得其實稱揚不已命馳驛赴任時有天下清官劉士原之譽

劉英

劉英寶坻縣人洪武中仕爲山西繁峙知縣廉能守法深得民心後秋滿縣人詣闕乞留詔復任仍命禮部書其政績超羣以曉示天下

甄庸

甄庸順天府宛平縣人洪武三十年舉人才授戶部主事有賢聲革除元年陞松江府知府端謹廉明敢平訟簡永樂二年坐累降右軍都督府經歷三年以薦舉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出巡廣西激揚有體史具民懷四年召還陞工部右侍郎本年坐事免官五年復原職十九年定鼎北京尚書扈北命庸掌部事二十一年奉命成造冬夏衣給賜雲南官民生路進

等并琉球宿生周魯等役竣仍奏准自後依時給賜不待奏請者爲令二十二年陞南京工部尚書宣德元年兼掌兵部事二年致仕庸性凝重言若不出口遇事處之綽有餘裕故人稱爲萬厚君子云

劉中敷

劉中敷順天府大興縣人 太宗舉兵靖難中敷以府學生員守城有功授河南陳留縣丞遷工部管轄司員外郎 仁宗嘗命署掌部事滿九載陞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宣德二年遷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尋陞左布政使正統初陞戶部尚書嘗坐事枷號於長安

本月令入物考

卷一

北直一

北直一

門驛春之一日 石同瓦刺水朝馬院留養於大司者幾何合用草料幾何中敷不能對還下獄死久之有爲民時中官王振方竊威柄故也景泰初復起爲戶部左侍郎尋兼太子賓客卒年七十有四遺官賜祭命有司具棺殮并營葬事以其子給事中玘乞恩復尚書仍兼太子賓客中敷爲人謹約食不重味每與僚友食發穀品雖多惟食其近者一味而已居官幾四十年家無厚貨云

張漢

張漢霸州人永樂初爲兵部郎中 成祖召至便殿

問以急務敷對訖切 上嘉之賜衣一襲玉硯一枚尋擢山東左布政繼調陝西值歲饑賑恤全活甚衆宣德二年廣東苗夷倡亂漢至宣布德威苗遂平秩滿詣闕力陳休致

李季鼎

李季鼎大興人永樂初以國子生拜爲奉坊贊善講授經書深見禮待爲人博學強記當時號爲書庫及致仕猶訪以時政宣德初以輔導功錄其子

薛斌

薛斌昌平人永樂中累立戰功進封永順伯子綬襲伯爵從征虜寇沒於陣謚武毅

本月令入物考

卷一

北直一

北直一

李素

李素平谷縣人永樂初年由國子生擢山西道監察御史朴實簡靜不炫風跡十年陞湖廣倉事繼進浙江副使俱用刑平恕於民不擾十四年陞湖廣參政在楚最久行守廉介楚人多宜之 仁宗嗣位召爲右副都御史宣德元年以事調福建授察使秩滿致仕卒於家

楊善

楊善字思敬大興縣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

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起義兵已知
著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 文皇卽位之明年以守
斌功召補鴻臚寺序班歷鳴贊司賓署丞再進右寺
丞遷擢爲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
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正統十二年進禮部左侍郎
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遼京師時已六十五
矣足胠不僊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
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
時 太上皇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
朝房投詞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何
所而我曹稱賀耶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三
崇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不得要領李實得一
見 太上皇頗倨而其辭慙虜挾 太上請賂欲奉之
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
善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
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女紅線鉅之類
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
役六師抑何弱耶善曰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
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

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
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
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
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置之無用
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弟兄而又何用
也因路之其人悉與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略也
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
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群子亡弗賚者金帛器
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肯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
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
曰非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
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
者者胡語是也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進
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
貂皮蔽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
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
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
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
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
者者固爾善歸而 太上皇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

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食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乎也先大悅曰若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稱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頻首解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

宋明倫彙編

卷一

七

北漢書

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

都尉

李敦

李敦字居學順天府涿州人生五歲始能言爲州學生永樂癸未經魁人國子監因言事切直受知 仁廟命有司給以腳力每朔望率諸生朝見後授京衛經歷置戶部主事歷禮部員外郎持已嚴厲臨事剛毅銳於建立十七年陞江西右叅議所至吏奸民隱微微洞燭號令必行無能撓者宣德二年陞四川右布政使益彌廉隅官中物不私一毫志鋤奸豪有犯法者繩之不少貸蜀人稱爲鐵面李在川中十六年

宋明倫彙編

卷一

十

北漢書

韓定

韓定字世安號靜菴其先居廣平威縣曾祖某洪武初從征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因家京師定生而質確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夷字八年精於業授鴻臚寺序班十四年隨駕親征景泰元年選入內閣辦事三年以兼精楷書陞中書舍入天順改元差雲南報計還陞史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吏部修 英廟實錄及大明一統志成以預

有勞陞本司郎中提督鹽課館事十二年陞太僕寺少卿授中憲大夫誥命十三年史館續資治通鑑成以原有勞陞食正三品俸二十一年陞本寺卿定自初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親有疾躬視湯藥衣不解帶頃卒哀毀骨立依禮殯葬天性儉約雖祿豐平居飲食衣服宅第器用未嘗奢靡至於如焚如里行貧不能嫁喪不能葬凡窮獨無告者則盡力周恤無所吝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詰朝人暮出無或少息處僚案以義待生徒以禮一時入館有吳字者無不暗曉天順間英宗皇帝詔求通表字者大學士

李賢以定應詔入奏表音譯字之說上悅賜寶鈔

錦綺一日造朝適曹欽反殺朝臣定避難民舍適有大千戶同兵避匿亂定各散火被警家誣執欲黨擬死罪臨刑訴言與定同避定力爭火遂得釋成化乙巳卒年六十有九賜祭葬

冀傑

冀傑東安縣人由行伍從太宗皇帝靖內難以功累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屢從北征仁宗皇帝嗣位命守開平宣德元年進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追封清源伯諡忠壯傑資性平直無所矯飾屢從

征未嘗不備明於知人高隱反上親征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高顯機變不測用兵若神傑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爲人矣徒尚許而無膽氣今天威臨之卽震懼就擒矣何神之有竟如其言衆服其明云

毛勝

毛勝字用欽薊州人天資剛毅風神俊偉有膽氣善騎射於凡兵書悉通大義宣德辛亥以父安泰陞陞都指揮使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入其境賊酋力招漢伏兵於路勝將遊兵覘之射其衆馬應手而仆遂敗其衆督船濟江直抵其巢穴走其賊首思任發被寨而還以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明年奉勅克右恭將復征麓川勝益思自效勇氣當百平其寨柵而禁其黨與前後無算還進都督同知已巳秋大同有警勝適公幹嘗遇寇於道生致數人以歸尋復委勝巡視邊城屢敗賊衆朝廷嘉其功進左都督往紫荆關倒馬諸關追殺虜寇累有金帛之賚是歲冬未勅克左副總兵往征湖廣貴州苗賊凡下百十餘寨賊皆敗散景泰初重安江苗寇復叛總戎者有難色勝慨然當之卽日以兵壓其境旣與敵遇勝獨發一矢中其酋而斃餘賊驚潰由是香爐山諸寨苗賊皆望

風警服生擒偽王韋同烈等機送京師斬之西南夷之患遂息壬申委勝鎮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論功封南寧伯子孫世襲賜以誥券勝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撫夷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嚮無梗化者明年將兵詣金沙江械賊于思機發送京師又明年餘寇乃放草復叛勢甚猖獗勝率精兵突至騰衝賊不服爲謀遂生繫乃放革餘衆悉竄伏事聞獎勞有加蓋倚賴方殷而勝已邁疾不起矣享年五十有八

張敏

張敏永清縣人中宣德壬子科鄉試登癸丑科進士

朱一

一三

北直一

歷官給事中才幹開樞工部侍郎敏個儻不羣博聞強記居官不畏強禦嘗忤逆振幾被排陷然無隙可乘竟不能加害曹文忠于肅愍雅與孚契名重一時在工部三載而歆勵尤多天順元年致仕

李震

李震字用初別號省菴先世山西臨汾人元季曾伯祖希賢遊宦於燕因家宛平祖嘉永樂中累官禮部左侍郎震天資穎敏自幼嗜學以廕補太學生領宣德己卯鄉薦正統改元登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力行問學詞林諸公深器重之改工科給事中職

修奉嘗持節往河南 親藩行 冊封禮僉遣一無

所受癸亥陞右給事中戊辰丁艱已巳履覲花順京師戒嚴奉情起震守東直門辛未陞通政使司左叅議適南京通政缺遂改蒞焉戊寅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成化丙戌 召改兵部踰年陞左侍郎進階勳正議大夫資治尹食正二品俸辛卯奉 勅巡視紫荆關一帶山場置立界牌禁養林木衛護關隘防禦賊寇還奏稱 旨壬辰清理武官貼黃甲午忽邁瘡疾竟勿起震賦性醇厚才識高邁居家孝友蒞官勤慎任南京所至除弊興利政聲籍籍尤厚於故舊冬官孟侍郎初任南京住部堂後廡忽得疾卒同官諱之移歛廡外震往吊數日孟公生爲卿佐死可委於此乎立命昇還舊寢宛平陳定與其祖爲友及歿其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衆弗克返故里震至卽爲助舟車歸之其急於尚義類此

殷謙

殷謙字文鴻涿州人中正統戊午解元登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兵部郎中遷右通政出知太原府晉入儉嗇福急號稱難治謙寬猛得中至今民思之歷陞左布政使召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猛將悍卒

莫不馴服陞戶部侍郎尋轉本部尚書財賦充足軍國賴焉進太子少保致仕家居唯賦詩飲酒日遊別墅人比之文潞公居洛云

芮 釗

芮釗字宗遠其先世居應天溧陽父琦徙家順天之寶坻遂爲寶坻人正統壬戌登進士觀政都察院掌院事者見釗姿宇魁梧及試刑名輒出倫輩甚器之奏請遷選進士爲御史得二十有四人釗其首也授河南道未幾掌道事是道分隸皆劇司兼考覈郎署以下及畿內百職政績激揚有方考察明允一時聲

名籍甚嘗奉命按治遼東河南江西所至持風義

卷一

二五

續通志

強擊貪不少寬縱吏民惕息畏服其在江西能禁尤著蓋江西地大民衆訟獄繁劇釗處斷明敏庭無滯囚不踰時令行禁止閭境清肅既代去良善懷慕不忍舍居無何朝廷擢釗按察副使從民望也釗至振揚風紀有加於前項之以外輟去任江西十三郡之人羣訴於部使者異奪情蒞職部使者以聞事獲得終制起復還陝西右布政使陝西地方接戎虜三邊嘗屯重兵供餉爲難釗夙夜盡心區畫有方邊衛以足明年進左布政使天順丁丑召拜都察院右副

却御史仍食從二品祿奉璽書巡撫甘肅地方至則首詢兵民利病而罷行之其於練士卒謹斥墩精器械廣儲蓄尤盡心焉庚辰以下內艱即朝廷重選計特命奔喪且遣官營葬祭劄襄事始還鎮辛巳虜衆寇涼州甚急釗率輕騎馳赴涼州不可近復分部屬散掠莊浪諸處釗隨機應變分兵追勦所向克捷虜勢屈乃遁去是時虜出沒邊境幾一載而域宇無虞居人不致流散者釗調度拊循之功居多壬午以疾卒下人感歎有殯涕者總戎暨中貴視其裝束衣服簿書又相與歎服其舊操云計開上深悼惜賜祭營葬如禮

五月分考

卷一

二六

續通志

王 復

王復字初陽固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擢刑科給事中謹厚識大體十年通政司缺官以奏對洪亮特陞左叅議十四年土木之變英廟北狩景帝嗣位尊爲太上皇十月虜酋也先入寇紫荆關時選能使虜迎駕者復請行乃以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其弟伯顏帖木兒探甲冑操弓矢太上帶刀引復等前露刃交也復等拜訖也先問復等皆小官可令胡濫干謙楊

等來復辭歸仍理通政司事 英宗復辟改兵部
右侍郎奉轉左成化元年陞兵部尚書時邊患漸興
衆議戎政非其所優特改復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在部譚法識體又善節縮財料聲名勝於在本兵
時有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令騰驥左右等四衛
無名奏乞力疏止之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
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凡
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復奏言此僧平
素受國賜資積蓄頗多宜以營造墓塔不須動煩縣
官人以爲得宜十六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李侃

李侃字希正順天府東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給
事中進都給事中已巳之變一時言官奮發言事侃
居其間多所建明景泰中嘗面糾戶部尚書金礪搭
詔徵欽罪有旨宥之侃膝行近前厲聲言濫罪不可
宥遂下濂獄易儲議下侃與林聰等初不肯署名既
而不得已乃署選官僚以侃爲詹事府丞聰司直郎
時史館欲採宋元事實徵未子綱目倒續其書奏選
文學之士充纂修官侃與焉書未成而 英廟復辟
太常丞丁外艱改太僕丞進少卿未幾陞右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鳳門等關首奏巡按御史李
傑不職傑坐除名貪墨者望風欽避有生擒虜酋小
石愛子者虜備駝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心從之
時方無事侃於固圉廣儲選將厲兵之外專以變化
風俗興起人心爲政時時有所建請施爲多合人情
惟欲令吏胥服儒巾以變革其心頗近於迂尋以丁
內艱解任軍民擁留至不得行服除再陳休致如所
請年七十有九而卒計聞遣官論祭常例外特賜葬
侃氣節方剛論議持正無所回撓好學嗜書平居手
不釋卷性尤孝友事親備極孝道虜犯京畿二親在

李侃

容城請告冒白刃迎之人以爲難晚年家居貧甚死
之日幾無以爲殮子二人中進士德恆爲嚴州府知
府德仁刑部員外郎

董方

董方字仲矩涇縣人正統甲子乙丑聯第授大理寺
評事陞左寺副未幾陞左寺正法律精明濟以仁恕
以故滯獄沉寃多所伸辯時有巨室被盜方捕時東
阿縣民將傑適與賊偕行因併執縛傑不能辯以
拷掠遂誣服方廉察之證驗皆明遂出傑神策衛軍
承旗校奏 旨嗣事誣取人財事覺有司以

詐傳 詔旨論處死方以彼冒名誰財耳傳 旨無
實跡因得減論金吾衛卒領銅內局中道竊符板尺
許還者得之有司以益內府物律斬方以物既領出
非潛入內府盜者宜以監臨自盜論遂減從徒其諸
平反咸若此景泰乙亥屢災異 朝廷以濫刑爲憂
乃 簡廷臣往獻諸處獄方得山西時太原民白政
與邑人王選構怨殺之投尸於河事覺政復誣選妻
與已通同謀殺既成獄方疑彼爲夫婦三十年生子
十餘人安得有此乃盡拘鄉隣質之且以事跡語言
反覆覈驗始得其情政遂服選妻得免天順丁丑陞
六刑分會 命方 卷一 二
本寺右丞時忠國公石亨用事熏灼中外或謂一位
見薦揚可立待方抑之曰士貴氣節屈千金軀忍恥
以要權貴吾弗爲未幾出其門者果皆敗聞者服之
庚辰曹欽謀逆舉兵焚闕方及同官李賓急起軍士
救護曹竟不能害賊平李遷左都憲方還本寺右少
卿執法持正衆論皆平成化乙酉遷刑部右侍郎癸
巳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理本部事甲午巡撫大同
節制諸軍事至則飭官吏謹備禦嚴操練清屯種籌
略多方士卒用命甫數月風聞於虜戒勿南向以刑
部尚書召還京建言十五條皆邊務 上嘉納之乙

未 上策士殿前爲侍講官丁酉乞致仕進階資政
大夫既歸杜門謝客人罕有見其面者成化十九年
卒壽六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李賓

李賓字廷用號敬菴順義縣人正統乙丑登進士授
浙江道御史丁卯觀風兩浙深得憲體已巳值邊關
徇警往大同察看虜情虜寇深入奉 勅召募河南
懷慶諸處民兵得壯丁萬餘操練以法軍威遠振虜
遁去庚午陞太僕寺卿賓釐革宿弊馬政爲之修舉
癸丑陞右副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諸處軍務兼總
六刑分會 命方 卷一 二
糧儲凡關隘城堡器械車馬無不整飾戒嚴以時無
事乃散兵歸農籍其糧歸官而屯田之利以興 英
廟復辟首召爲廷尉各該衙門相沿以竊盜罪四遇
赦宥俱免以革役所犯論爲初犯免刺發審實具題
律爲萬世常規赦係一時恩例今盜賊日多律法從
減事發開擬做工往往隨卽在逃仍復爲盜見聞者
未結而犯之者卽至若欲彌盜以安民必須依律而
坐罪宜懲以革前革後准三犯論絞開奏定奪永爲
遵守又因刑部擬罪太刻具奏用法莫貴於寬平發
落莫患於不一用法寬平則人易信服而法亦可恒

法不一則難以奉行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疏中斥

奉失刑者數事朝論趨之已卯丁母憂上遣官葬

祭卽詔等情庚辰父病甚陳情乞視上俞允之

至家而父逝世哀毀盡禮遣官給祭乞守制於家

辛巳春特詔起復視事是歲秋曹欽謀爲不軌躬

率家人子挺身擊之於長安右門撲滅火勢爲英

廟所知深蒙眷顧遂有右都御史之權及總憲度言

聽計從百僚振肅甲申進階資政大夫尋陞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受命之初見餓卒載道首以民食

爲急奏發倉廩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復令有司各

設常平倉俾饑饉無流移之患時有監徒乘巨艦張

旗幟數出江上大肆劫掠往來商旅患之乃嚴督撫

江將士捕獲渠魁餘黨悉平參贊數年奉 聖書二

十餘道風夜王事未始怠忽丁亥上章乞歸不允進

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已丑以九載考績朝京陞左

都御史總治憲臺見荆襄流民嘯聚嘗建白處置至

今地方賴以無虞癸巳進太子少保仍兼前職丁酉

乞休時年六十有二殷游林下者幾十年置別業於

鄉山日與故老徜徉詩酒間乙巳春忽沾微疾竟弗

起計開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苗正

岳正字季方涿縣人修頤美髯神未秀發氣屹屹不

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文忠時勉爲祭酒

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彭文憲王端毅諸

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課實落卷侍講杜寧見之

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

院編修景泰壬申選右春坊贊善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廟廉知其名召見文華殿遙見連噴噴稱慕

既陞陞登殿問年若干問何處人問治何經問何科

進士上益欣悅不已遂以內閣參預機務且曰凡

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赴閣石亨張軻

愕然不平力於上前撓抑而上不聽宣召賜眷

絡繹於道正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

盡肺腑欽天監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正正曰奸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

術疎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官校邏一僧自言當大

貴衆咸之至妻以女以觀非分獄具僧坐反叛太監

牛玉援近例請官遷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遜合妖言

律耳活其從十數人遷者准應捕律給賞朝廷趨之

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

政者緝捕其急舉 朝惶駭亨 上自撰榜格糾
捕正與呂文懿見 上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
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
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護非杜諫乃下誹謗妖
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
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窮治其事緩則人情
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朝聘不如勿究
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子
彪鎮大同遣使獻徒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
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
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泉於何所其人驚伏正
問爲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而二
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下詔責躬實正視草
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蜚語指爲謗訕
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渾以母老留閩月
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
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
夷所京第遂爲幸臣季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
拮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哀求解人怒
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以酒噴封印就炙之紙

得燥皆昂起乃去鈞脫格剝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
覺有異楊曰業已然矣因賄以數十金正乃得至成
越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賢曰向岳
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
命釋爲民甲申 憲宗嗣位起正充 經筵講官集
修 先朝實錄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與給事中張
寧者並上已俱被謫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時論
譁然不平正才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闕遠計至興化
正察民間利權而操之府於是建澄江書院及孔子
廟鑄祭器下諸縣作小西湖開濬清河築南北隄塞
本朝公省八分考 夫一 三三
曰堤濬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江口修江口橋他如通
津鐵河甌溪諸橋多修治而白堊功最鉅復購穀實
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剋正
覲爲會計且教之納省其半費士大夫家食利於官
者皆弗得於是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檄不可遏惟
彭惠安韶陳太常言保其無他而正亦厭於吏職以
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季鐸已敗 朝
廷還其故第壬辰九月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
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俯視一世其爲文高簡峻拔
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遠大書尤偉旁及

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葡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傳稿僅存十卷行於世深衣纂疏一卷藏於家

何盛

何盛大興人由舉人爲六安州知州景泰初陞知高州府公明剛直抑強扶善興利革弊禁淫祠絕巫術自是百廢修舉所屬舉法又建讀書帷於府學之中以較士設排柵於城外以保障居民時胡虜犯邊諸蠻效尤肆其荼毒高京地連廣西蠻寇越境必此先至時炭山賊來劫擄坊廂生靈血腦塗地者若干人

大司公命

卷一

三三

七五

盛乃召邑令談祥暨坊巷莫選等于堂共謀立柵開墾審種刺竹以防禦之衆以工浩力寡恐弗克濟盛曰是非爾所知也遂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柵柵地爲墾以竹刺盛躬臨經畫不憚勞瘁僅及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以嚴出入賊知其然雖連歲鄉村流劫終不輕至迨天順己卯臘半賊聞盛往述職又來犯城荷俸欲從東人阻於刺竹柵墾之險棄柵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陳壯

陳壯字直夫其先楚之山陰人父簡成交趾後移京師諫籍京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務定踐有用於已至南道未久翰林章公懋莊公昶黃公仲昭俱諫龍山謫官壯慨然疏章力救得改謫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之說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者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壯極契厚及持父喪壯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輒身行之倫常歎服其勇扶柩歸山陰營葬事畢即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成化辛卯服闋僦居錢塘士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見少保于公及今陳御史耳至京復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夔苗守朱儀言皆剴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母徐卒居喪一如居外艱時復起爲御史遷江西按察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歸居鄉如鄉人不復知爲御史時布袍蔬食於清江之浦作陶沙亭讀書其中爲老焉之計踪跡寡出非公事未嘗入城府然風采凜然鄉人仰

三月

卷一

三三

七五

之有司亦嘗懼其知不敢輒移曲直良民善衆玩心
高明見道益切祀先訓後皆足作世典則弘治丙辰
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爲福建按察僉事辛酉擢
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
復有仇之者矣刑部尚書林公俊爲都御史時特舉
壯自代然人之知壯者終寡癸亥遂乞身還時年六
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秦敬

秦敬字克恭涿州人正統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進
郎中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以憂去服闋復除福建

六朝金言金初考卷一

北直一

左布政使推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夷人戡服以病
告免歸年纔五十三家居十餘年年賜祭葬如例敬
爲人巖豪喜自矜然臨事精敏有果斷通曉政術自
耶官一就至方伯歷任閩浙民多喜而譽之

朱銳

朱銳通州人天順辛未登進士少貧爲州庠生嘗宿
學舍同舍生失銀簪者誣銳竊之銳不與辯償以銀
後同舍生於他處得簪乃愧還其銀又曾於儒學門
前拾得金銀器皿一袋俟於學門候其人至詢得其
實歸之其人感謝以金竟不受歷官工部郎中每過

鄉里至州城西郭外卽下馬步行遇閭里親識無貴
賤貧富一以禮接之鄉人至今稱仰

段正

段正字以中號介菴家世出山西澤州宣德間其祖
始籍錦衣居京師正爲文敏贈七歲賦鸚鵡已有奇
句由京學生領鄉薦第一人明年登進士令元城
召拜監察御史河南江西兩奉巡按之命遷浙江按
察司副使尋坐累謫柳州同知繼丁二艱改汝寧進
擢荊州知府旋陞江西左叅政元城劇邑訟繁甫至
卽罪其尤日勤聽斷獄無留滯邑歲有水患憂之未

六朝金言金初考卷一

三八

北直一

視地形多方疏塞至忘晝夜竟賴以安秀藩就封侍
徒多橫索獨至元城戢不敢肆費視他邑省七八爲
御史持大體舉劾平時政之急小故不瑣及出巡三
司輒屏忌食置望風而遁吏書斥以千計嘗數邊儲
積竊悉剔出不知有權閹有勢家子弟江西歲薦饑
鬪盜起賑理隱備布約束四十餘條嚴而有要得無
事尤明於知人所舉劾無不確服者巡按例歲一更
再留江西一年而假以巡撫都憲之權前所未有浙
西水大溢亟覘督郡邑挾治數百里民免漂溺而
鄉曲武斷之豪無有逃於法者汝寧科率重民病無

告力爲爭於守得扣三四州在遼東封內宗屬多
梳法道路以目憤不顧疏奏移幽松滋三將軍於中
都而遠安長陽二郡諸將軍中尉俱削官祿郡境遂
寧吉興岐雍四府第肇建費不浮而告成連贊襄功
居多再臨江西時嶺北九江多盜南昌湖西多訟分
歷刺治艾獨易於破竹而大利害與除尤力撫州有
僮長厲民其立破其家追賊至數萬廣信苦夫役繁
以寺觀稅多有餘積者籍使出儲直民少甦凡舉行
多類是蓋正精吏事能斷簿書率躬自檢察姦黠無
所售治惡雖不貸然惟其罪不事文致以故所至吏
民懷嘉聲勅尉汝寧江西聞其再來多瀝酒相慶
巡撫藩憲上其治行章前後亡慮數十生平嚴於自
律寡言笑基酒無所好服食無重帛無兼品清勤廉
介夷險始終一致自入仕來先慮久就無一椽一瓦
初學業該博深厚於書無不讀恒以通儒自期少暇
卽卷不去手所著有介菴集三十卷宦遊紀十卷指
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弘治戊午卒至無貴
以殮無冢以葬年僅五十有八

展毓

展毓字鍾秀徙自鳳翔之岐山居京師家故貧始爲

表小術已而棄不事事舉于舉遊順天府學天順丁
丑舉進士擢河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林郎兩按
藩鎮皆有譽其在山東刻奸剽竊十去四五民無賴
詭爲僧遊食市中者甚衆悉驅之耕時有欲傾之者
陰縱人狙之撫撥無所得毓益嚴戒立崖岸爲之吏
民無敢犯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飲茶毒人莫敢
低語毓首爲狀白都御史奏之彼竟得罪去大同萬
全之間有牧地數百里折兩地兵民居之衆侵攷援
亂手挺與刃相殺有司莫能制毓掘地爲塹數里抵
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通乃已時戒政廢弛命尚
書王竑及毓理之乃閱士卒壯勇者復營爲十二置
長若屬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其爲法最良尚書去十
二營遂廢後乃復爲十二營馬之在畿牧者民多以
賂爲奸其名僅存實喪其三之二不足用毓與給事
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責太僕之不任事者劾罷其
丞六人其在道考覈爲多毓風義凝重巖然不挫於
物其有不合者雖貴勢必與之抗人皆以爲難毓真
能御史哉

李紳

李紳字籍卿其自號曰抱犢山人世居徐之沛縣後

徵至京師隸錦衣衛籍生而朗澗數歲能屬對人爭
誦之舉成化乙酉鄉貢連捷丙戌進士授行人司行
人致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
員外郎郎中其所領司最劇書簿立辦時貴戚方盛
有所干請力爲摧抑尚書李公敏薦爲光祿寺少卿
意氣勃發遽罹猜忌會考覈京朝官調知山西之忻
州忻其所管奉使地方不欲往上疏乞致仕再上未
允復疏乃得請榜於座曰五十懶將雙膝屈三章乞
得一身閒論者賞其志因惜其才之不盡見也紳舊
居城南徙禁藥西偏已乃復故業閒歸沛置屋數楹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三三

三三

劉瓊

劉瓊順義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爲御史時獨特風裁
不避權要陞山西布政司叅議時屬下有主簿貪墨

狡黠畏其廉明以賂啗其吏實中傷於瓊果爲所指
遂不辨而歸居鄉破屋蕭然至自拾馬通以給爨

王信

王信順義人字中孚成化戊子舉人爲弟子員時每
撫几歎曰讀書不致君澤民安以讀爲授延川縣知
縣延川民俗驚獷信召其巨室戒諭懇至凡靈於政
者輩之益於氏者亟行之不逾歲化洽俗變臺院交
章薦揚遂調咸寧縣延川之民遮擁行車共樹去思
碑以紀惠政咸寧負郭藩省軍民相叅政績懋著方
將起擢遽以病引至盧氏而卒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三三

三三

田景賢

田景賢字宗儒涿州人咸化乙未進士擢任給事中
值貴戚慶雲伯周壽用事景賢首倡劾之上震怒
廷杖幾斃猶極言不諱未幾擢通政叅議累奉命
查理邊儲經略戎務建裁咸切時宜官吏非貪虐顯
著者務在保全輿論稱爲長者繼陞太常少卿復掌
通政司後加禮部侍郎尚書仍掌太常寺事進太子
少保賜玉帶麟服皆出特恩當逆瑾拉國時奴視諸
大臣景賢長身玉立簡靜自持終瑾之身竟不能中
傷上疏懇辭乃進太子太保賜寶鑑馳驛歸仍令

王儼

王傳寶，砥人生有異質。大父徽州司獄某，謂其父續曰：「是兒骨相當貴。」囑其母護愛，惟謹。既長，廣領疎糞，性實高明，鎮成化辛卯鄉薦。以乙未進士，爲山東武城縣知縣。下車值歲侵，民多流亡，縣帑廩罄竭，移文兗郡得銀二千餘兩，移檄殷富得粟麥二千餘石，布帛三千餘匹，以需賑。給民賴全活人，稱其仁。惡少殺一家七人，獄久不決，傳廉得其情，抵於法人，稱其明。以是有良有司之稱。甲辰拜御史，多所論劾，風紀肅。

公初分司初考

卷一

三三

杜松

爲初使南畿，祭馬政，繼使遼陽。又按關陝，按江西，皆悉弊端者，能聲深得憲體。時江西多事，等毛舉細故，無不悉於慮，必欲無歉。以是有良御史之稱。然亦以是得勞瘁疾，慮不能支，遂上疏乞歸，冀優游林下，以畢餘年而竟不起。壽纔四十有四。

劉機

劉機字世衡大興縣人父中敷官戶部尚書兼太子賓客父連官遼東苑馬司卿十歲卽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就傅不事嬉戲老長異之苑馬公初爲光祿卿劉廕子爲國子生以屬機辭曰弟相早失恃請

以命相死馬公喜後雖以左遷中寢然人皆多讓之
讓馬苑馬卒於任機時爲學官弟子徒步往護喪歸
遂卜葬族人泥於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
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機
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機生年所值月日葬父陸
領之乃克葬風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授檢討弘治己酉轉修撰辛亥憲廟實
錄成進侍讀直講經筵戊午武宗出關進學命爲
講讀官尋轉侍讀學士明年日侍經筵講讀會典成
遷學士乙丑充廷試讀卷官武宗登極進少詹東

太明小引人物考

三
四

參學士丙寅陞禮部右侍郎尋左未幾入內閣典試
勅兼實錄副總裁繼轉禮部尚書明年丁繼母憂服
闋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數月乞致仕從之壬
申起爲南宮兵部尚書恭贊守備機務甲戌再乞致
仕疏三上晉令馳驛歸以尊徽號晉階榮祿大夫家
居九年乃卒賜太子太保賜祭葬特厚機仕三朝歷
踐華要同考會試主考應天鄉試并會試者各一發
蘇吉士者再自侍郎至尚書皆兼日講銀鬚冠履金
玉束帶之賜不一而足機長身玉立音吐洪暢見
生敬爲詩文惟取達意不事雕琢在翰林時本業之

外從事律學每取法家所謂疏義者經書各條之上
蓋志在建立不屑章句間也喜談名理疊疊不倦尋
辯者莫能奪代世子以酌酒革爵卒後朝廷葬以
世子之禮已而其子嗣玉以追封請且欲附廟下
部集議不可機以學士與議曰葬以世子其罪已原
進封固宜既可進封不可廟享乎況伊府亦有故
事宜從其請議上可之在吏部適逆瑾用事之後忠
賢放逐流品混淆機洗雪振拔銳意甄別所用多當
其才流賊犯江上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
得主將立賞格修營柵卹軍士爲急時李都督昂自
貴州罷鎮還南京方遣人邀致之而委重焉卒以未
得朝命辭機曰朝廷勅諭我輩有曰凡勅內該載不
盡者爾等從宜區畫此卽朝命也亟取瓦屑壩竹木
爲管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欲發官帑銀七
千餘兩犒軍諸公皆猶豫機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
之防守有備人心以安既歸自南京日與故舊飲笑
爲樂機性孝友事繼母甚謹死馬公所遺孤待之甚
有恩禮雅尚儉素薄於自奉無世祿之習別號樂忘
人因以稱之

張恕

張恕霸州人成化辛丑進士初知夏津縣禦水患
荒田民立碑頌德行取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以
內艱歸除補貴州道巡按陝西克平哈密陞河南副
使雲南按察使繼陞南京操江都御史工部尚書卒
於官恕天性廉介居官二十年所得俸祿俱散族親
產業自祖遺之外未嘗有所增益卒之日幾不能殮

燕忠

燕忠字良臣薊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常州府推官
以內艱歸服除改寧國府兩郡故多豪右莫敢窺其
庭戶凡所讞獄多平反民集賈於江淮間其僕偶有
不白小年人物未

卷一

三六

七

過被咎怨家嫉之遂與僕殺其主於采石因盜其貨
怨於官罪人久不得忠廉得其情捕而鞠遂伏辜郡
大旱承檄發官廩賑恤多所全活弘治甲寅被徵爲
福建監察御史旋丁外艱戊午服除改浙江道以災
異陳親賢納諫重名器節財用嚴賞賚諸事言甚剴
切孝宗嘉納之庚申出按陝西力舉憲度風聲凜凜
雖方岳重臣未假以辭色周歷郡縣不憚險遠賊
更望風多解印綬去執政者有所親厚被摧折乃病
其苛察壬辰遷陝西按察副使整飭環慶兵備至則
留心戎務日訓練防禦不少懈正德元年擢陝西苑

馬寺卿尋轉陝西按察使。姦獍伏如。巡按。買之弊。裁省里甲支費三之一。民有水立之謫。庚午進左布政使。以簡靜爲治。往事公罰。聚以給用。因自封殖。至是一切禁絕。瑾賊柄國。附者溺倒。陝固鄉土。尤所屬意。忠獨無饋遺。干謁瑾。雖啗之卒莫能害也。寧夏變。作經畫兵餉食足。而民不勞辛。未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軍政一新。是年冬。改大理寺卿。執三尺惟謹。不肯少有推移。貴近有所請托。必正色拒之。知州田崑爲人所訟。上怒其不敬。將寘重典。忠屢疏雪。其誣竟得釋。有胡某者。忝父妾。因毒殺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三二

北更一

父行厚賂祈緩其獄。忠曰。罪孰大於此。牒至。極陳之。屢牒駁會奉。命江西而止。江西藩臬官交惡。秦許致興大獄。久不決。忠受勅往獄。成無異言。屢減饑民重困。再受勅賑濟。驗丁口給粟。民賴以不死。初吏部擬薦忠爲吏侍。及兵侍皆不報。或諷使少貶。以求進。忠曰。大臣進退當以正求。而得之人將謂何。竟不及再命。而卒性狷介。峭直。居常寡言笑。不輕交。際人望而畏之。有包趙之風焉。自奉儉約。在途三十年。祿入僅供朝夕。同邸舍無所增。卒之日。囊無餘蓄。贈刑部尚書。年三十七。

人物考卷之二目錄

北直隸順天府二

歐信

夏昂

鄧瑋

馮傑

朱驥

甯河

周盛

牟斌

柴義

張欽

楊泰

楊和

史道

萬英

王儀

陳儒

徐珏

陳堯

宗禮

蘇志皋

劉效祖

福時

王遴

王鈇

趙錦

劉體乾

李玳

姜璧

張祥

楊慶

江北

王原

尹山人

崔鑑

楊頃

武周文

補遺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
北直隸順天府

歐信

歐信字季先薊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奉
命賑京西活饑民以萬計爲郎中督餉大同增置京
大有倉乘賂易粟備用歲積至五十萬石歷浙江參
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俱有聲稱後陞右
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始至卽選將訓兵綜理屯牧以
修舉廢墜未逾年卒賜祭葬如例信脩幹美儀邊輒
整峻才足集事亦一時能吏也

夏昂

北直二

夏昂

夏昂字景德順天宛平籍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
工科給事中陞本科右給事丁憂服闋復除禮科陞
本科左給事中弘治癸丑充會試同考官歷湖廣參
議福建參政陝西左右布政使南京太僕寺卿陞右
副都御史總督南糧儲尋陞工部左侍郎辛賜祭葬
如例昂爲人醇謹直質不脩邊幅居官以廉慎稱

鄧璋

鄧璋字禮方涿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授江西南昌府
推官弘治七年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十五年陞大理

寺右寺丞尋轉右少卿正德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智勇公勳虜人畏之遼東人呼爲鄧錢而三年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六年陞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值流賊作亂運謀勦平之八年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未及履任奉勅賑濟江西事完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時哈密陝巴死其子立不行正事屬夷哈即欲謀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令頭目看守哈密遣使遺書甘肅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段匹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

本朝分省人物卷二

一

七

馮傑

馮傑字秀夫涿州人成化丁未進士任知縣陞知州歷南京刑部員外郎中擢知府繼擢四川兵備副使剿賊倡亂率兵奮勦屢致克捷大振軍威乃復深入賊巢陷陣死有司具實奏聞上甚嘉悼贈按察使建祠祀之與觀還鄉諭祭營葬廕一子本衛世襲

百戶

朱驥

朱驥大興人久官錦衣憲廟時掌衛事十四年雖有陟崇要一務長厚不少逞於糾緝有涉註誤者輒縱舍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驥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鈞致微功有真惠爲妖書株連百輩坐死驥奏遞減戍邊往錦衣用巨梃勵威驥獨易之嘗從高陽伯禦虜斬獲有功擒把禿王以歸驥小心慎密未嘗妄興一事亦未嘗輒遣校上下安焉前後所積擒捕功甚夥驥有所論列

本朝分省人物卷二

三

七

甯河

甯河字伯東別號石津通州入弘治乙丑進士任戶部主事謫還河南臨漳縣知縣治有政績陞山東德州知州隨都御史馬中錫撫處流賊將就平爲中璫沮抑當路者知其才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時信陽爲盜賊窟大河至發奸擒伏雖閭里錄雨之姦皆無遁遺一時大盜捕治殆盡郡人稱兵備信陽

者前後無倫匹也以疾告歸信陽人爲建生祠祀之

周盛

周盛字永昌號誠齋其先吳縣人也永樂間遷江甯大姓實京師題爲順天大興縣人盛童時卽謹禮容幼時尺度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金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歎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尊禮學成諸生咸心下之凡十應試輒弗中有爲流涕者盛口吟曰丈夫有命將奈何及歲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心下之每試首冠諸生然而終不遇也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縣令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

四

北直二

其治敦大體絕苛刻厚重廉謹嘗有鄉人竊鄰舍物者王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令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民泣送之如失慈母歸而家居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奕基爲樂焉

牟斌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蔭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題上奏時諸僚屬陰置其

名而斌實他出編曰古人耻不與黨人乃以得與名爲悔邪瑾令獄詞去跪首權閣字目斌不肯謂其像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自白於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其曲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計下斌治內臣賄張雄并以賂斌斌不從而祥得不死然雄竟以此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當斌再用時適喪長子工部官以三百金爲購斌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且及矣斌厚屋敝衣再遭禍處之怡怡然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

五

北直二

柴義

柴義字時中號宜石其先仁和父潤以軍功授錦衣百戶遂爲順天人義登弘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銷信以殿傷人彼誣繫獄劉瑾庇所厚者屬義坐信死義不從瑾銜之國中傷而瑾敗壬申擢用通政右參政嘉靖乙丑進左次年上親擢爲通政使傳命還政官奉寧一如柴義戊子冬義出造親友方歸忽得疾不能言而卒義孝友謙和人樂親之家居儉朴如未仕時卒年僅五十六上悼惜命賜祭葬如例

張欽

張欽字敬之別號心齋通州右衛籍正德辛未登進士第任行人司行人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奉勅巡視京廂開時武廟欲出關北狩乘輿已迫關矣欽時在關乃閉關三勒疏堅請回鑾武廟壯其忠遂止居臺卓有聲望僉議卽當京擢會言事忤當道出知陝西漢中府未幾總制都御史楊一清特薦陞按察司副使兵備延綏歷陞山東山西福建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進太僕寺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陞工部右侍郎

湯泰

楊泰初登第卽除行人時聖駕欲南狩抗疏懇留廷杖謫國子監學正嘉靖元年詔復爲行人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欽差陝西清軍復命掌四道印議大禮不合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平寇有功欽賜表裏分賑川北川西道饑民以勞瘁卒於官蜀人惜之

楊和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嚴重剛方不愧暗室且絕口不言人非晚領鄉薦授遂州學正陞山東青州府學教授謫直隸徐州學正

沈徵陞國子監學正歷任教職勤於訓誨造就人才居多又篤於恩義當時生徒咸欽仰之陞代府左長史未幾卒於官比歸行李蕭然平昔不務蓄積惟嚴於教子所至必爲擇師以講明義理不專於科舉之學也其在徐州路當水陸之衝名公巨卿道經徐者必使諸子執贊求教以聞所未聞故皆授巍科致盛譽爲海內聞人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脩官至左庶子兼侍讀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南京太僕寺卿

史道

史道字克弘號鹿野家世涿郡父栢菴諱俊中成化戊子解元乙未進士官選潁州兵備僉事誕時夢一方士鬚眉皓然揮扇而入因遂命名道應正德癸酉鄉試栢菴見道三場文卽封一東遺之令勿發及聞報中解元視之乃對一聯云二三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來父子解元比時相傳以爲美談甲戌會試中式未久廷對翁栢菴卽世道哀毀過禮廬於墓側三年服闋賜二甲通士出身選授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劾江彬神周李榕等包藏禍心謀爲不軌

劾太監魏彬及其弟爲江彬之兒女婚姻劾都御史劉達之阿徇江彬劾太監張忠張說等之專權亂政劾兵部尚書王憲黨惡通賂劾蘇進劉祥等爭獻淫邪虧損聖躬劾太監武忠等之網利害入機行無忌劾太監蕭敬名下劉恭等之擢置壞事諫止大學士楊廷和蔣冕及太監張佐等封爵諫止豹房新寺銀兩免送內庫悉發太倉諫止世宗登極後復暗武宗朝弊政四十餘事論救王瓊等之死遂蒙譴戍經處章疏凡數十百上俱嘉納嘉靖改元奉命賜玉帶一品服出使朝鮮至其國饋贐一無所受雖皇

本朝分劄考卷二

止三

華集亦却之朝鮮國王以道之清介奏聞且以皇華集封進勅禮部頒給劾奏大學士石齋楊公疏其不法三十餘事奏入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已而復下詔獄給事中閻閔御史曹嘉相繼論救俱蒙降譴道謫陝西金縣縣丞嘉謫四川茂州判官閔謫雲南蒙自縣縣丞道及閩嘉俱嘗爲庶吉士故時稱爲館中三傑臺省數十人文章薦之仍復道原任兵科給事中道以既經陞授外任具疏懇辭遂蒙俞允復江西按察司僉事無何改河南僉事兵部額州比時額人以道父子俱嘗兵備額州相傳以爲盛事陸光祿寺

少卿適正卿缺且俱用之甚皆借太倉及馬價取給焉迨至卽署寺事雖官闈之用不經者悉奏罷免比時中貴皆憚其科中舊名所裁省無不奉行以是署印年半積有庫銀二十餘萬上察知其忠疎極眷注時首相選奄楊公次相羅峯張公不相協睦道卽上章爲辨真賢以承嘉會平戾氣以消災變事奏之得溫旨近百言尋陞大理寺左少卿未幾推道延緩巡撫時道病消渴面容瘦甚閣臣以聖意爲論史道近病不可以邊事勞之竟黜陪推者無何以道爲坐院僉都御史時天下歲貢士子不以年資名曰援

本朝分劄考卷二

止三

貢道卽奏爲請復歲貢舊法得溫旨右都御史汪誠齋每陞堂見各道御史問少一二人遂欲責治道乃懇切勸止云御史糾彈百僚今辱之廣衆之中後將何以展布是所存者小而所失者大殊不可汪遂止時刁惡童源者媒諸貴家之事以奏且并以三法司納賄訐之比時諸公憚源之才莫敢誰何道獨據法折之從重發遣監生詹榮訐奏吏部侍郎徐緒旨下三法司會問緣緒爲羅峯所不喜問者心知其冤莫敢出一言時道方以病在告蒙特旨宣召令同會問道乃反覆辨詰榮竟屈服遂問罪發遣時羅峯奏夜

二鼓小窗隔門接到徐縉禮東閣有章結之數
汪等入劾奏道乃止之云臺綱大臣非可屈言事
況是晝夜彼此未見必有奸人乘機造害者汪遂止
下都察院參看汪遂以道勸止之言奏之 聖明但
付之不問壬辰考選庶吉士已經定有名次禮部尚
書夏言中奏旋復報罷道即奏為嚴選真材以光盛
典事遂蒙俞允行令再考如數作養給事中鄭準以
言謫典史當應朝時中途患病誠齋即以逃回罷官
惟道獨不舉筆講解甚力汪拍案大嘆次日給事中
孫應奎據實劾奏汪奏辯以準為怨望君上史道再
奏謂今乃命示 天
三欄阻坐是孫謫將丞道遂罰俸半年十三年陞大
理寺卿未幾都察院掌院事缺員屬道署掌四月內
科道互糾題覆二次俱以尚有奸惡顯著者責吏部
黨護時道過大明門與汪遇諸舍乃力言人材可惜
老先生留得一分是一分汪亦以為然及有旨再考
汪遂奏道替科道作說客復奉旨回話罰俸五月坐
是汪切齒銜之一日會推官以其到遲遂奏奏降道
山東布政司參議及陞辭以行禮到遲被糾冠帶閑
住嘉靖十五年特起道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值
總兵李瑾之變有勅其勿携家者道乃奉王太淑人

以行年八十餘人心遂安道見連年失事係將官不
能奮勇遂慨然以身先之次年二月親自督兵會同
總兵官梁震玉林川斬獲甚衆本年三月沙河等處
斬獲又多奉 勅獎勵賞賚有加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照舊巡撫雲中軍民雜處兼以宗儀之府第日
繁民居益促甚苦之鎮城之北舊有一城古草場也
道奏許令民間居住民極稱便大同鎮屬孤懸朔漠
士子調考極為虜患所苦道至即具疏酌處遂改隸
本鎮分巡僉事提督學校士子至今懷之八月內妖
賊楊通等礦賊王喜等叛軍劉喜等欲先殺代王及
鎮巡等官謀已定道設伏擒獲一夜之間旋即剿平
十七年達賊入犯丁家村復多斬獲是歲雲中旱甚
諸宗室及司府官禱之不應道乃自為文詣雷公山
禱之時方烈日比即雨下沾足禾乃大收十八年
虜賊四萬大舉入寇磔袖河道逆戰克捷大同鎮城
二十里外即係虜賊屯牧之處輕騎往來時出剽直
至城下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數十餘萬先年二
次議脩五堡都御史張文錦總兵賈鑑俱各遇害道
至即身任其事創立五堡聲勢相援虜賊遂不敢犯
開拓出膏腴田土數萬餘頃此皆二百餘年虜虘常

川住牧之地一旦收而入之版圖真足爲國家萬年之利工完實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兵部右侍郎昭舊巡撫十九年二月賊犯乾河門十二月又犯泥河兒道連戰皆捷二十年陞兵部左侍郎回部管事適遇大虜入犯山西本鎮諸將俱各隨賊以往復有守營賊衆動以數千人犯追二次身親督戰俱獲全勝本月以內艱回籍二十九年秋虜賊入犯畿輔召復兵部左侍郎道携家僮數人卽倉皇奔赴時虜猖獗蘆溝橋一帶肆行劫殺行旅絕者數日已道旣行旅人數千皆荷鍾執挺隨之於後京師之路遂得相安此書

別道但以慷慨激發承之且對衆大言曰堂堂天朝儘有寇兇大樣題目好做却以大臣爲牙行於此行大有所未堪爾及發二子泣以相送道慰之曰勿恐吾之與虜臨也以恩信結納乘機構會可以縛名王而獻之闕下爾曹第安之豈可效兒女子輩相對泣耶及至就事之日調停區畫殫盡心力虜卽縛妖逆蕭芹等爲獻奉旨陞兵部尚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道以首首淹答爲諸虜梟雄設能剪除此賊則賊之諸子素不相下必不攻自潰可以殺其勢而爲中國之利乃密以方畧授指揮林叢蘭等卽萬一成功慮有追者乃出虜營北行且轉而向東可達陽和達陽和則達大同矣先是追有此意恐驗功時無以爲真僞之辨乃犒賞之際令善寫真者暗描淹答之像以歸雖叢蘭等莫能測識其故也惜其事方在計會有旨催取協理戎政道遂行道入居庸以同事之人難於相處但稱目病侵甚卽於塗次上疏乞休奉旨勉留復具疏懇辭 聖明見其情詞懇切特賜俞允復以擒獲功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百戶道歸家未幾而卒合郡之人皆赴吊盡哀至有不能認識其爲誰者

萬英

萬英字子俊順義人性端慤尤不喜組麗補邑弟子
貝文舉籍籍同鄉有趙公見而器之卽字以女早失
父事繼母以孝聞舉進士選授兵垣時遂瑾施鵬縉
紳獨聞問持大體有命查錦衣官校不係軍功者
罷之瑾親党皆應革不待事竟逐出守池州下車卽
牽秤頭銀七百兩流賊望風不敢犯無何改永州永
素號難治且多宗室治之無異於池又永旱三歲禱
於城隍隨大雨以外艱解任遂不起

王儀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

十四

北直二

王儀字克敬別號蕭菴文安人也儀爲人濶達警敏
沉密有大畧自諸生時已諳人情世務正德丁卯舉
於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靈璧縣令值歲大侵盜僅
相望民各鳥散儀下車不及解衣卽培鎖出倉粟與
民設糜以飼疫者所藉以全活甚衆奸民有窩盜者
衆至千官府不敢問儀廉得其素昵者明貸其罰藉
以報諸盜出入及得盜書出信乃督捕人卒至獲其
主卽火其家盜來無所著邑遂靖俄改嘉定嘉定於
南土爲最劇儀爲之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刃郡
或有疑獄輒委之儀立斷無留邑中稱平先是軍兒

有耗加量之三以爲常儀令民輸銀粟如額而止衆

譁以爲贏已儀爭曰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難以粗糲

足矣若之何益之卒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遁負

飛詭悉議登革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徵拜御史

按陝西值關中饑甚至則疏言民所困苦請發公庾

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黠儀遇之如常出境

卽論其狀詔逮而黜墨吏喪賸焉時秦府人虐奪民

田場利亡算王爲之寃守令亡敢爲民直者儀直之

竟歸之民府中自此欲罷再按河南有陳守光守汝

陽令皆甲科不檢儀按之如法一道府果江左自正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

一三

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尤

甚輔臣顧公蘇人也口薦儀才遂有守蘇州之命僅

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儀職

而吳父老聞儀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之不報會

言官亦交章論薦復儀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

其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以上書願留儀守蘇至

再不報吳父老歸又相率號於侯巡撫侯上其事

於是移守蘇州儀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

涸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

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俸屬躬循阡陌間

計丈數仍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催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恭年化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崔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泰璠王良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儀英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遇將戰儀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儀曰可以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窟海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參政守冀寧

本朝分省勅諭

卷二

北直三

虜卒突清源城下儀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於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謀者謀知戒不敢犯頃之擢巡撫宣鎮僉都御史儀當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於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墮又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新嘗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儀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右副都御史儀奏言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虜把都兒等乘虛突入

所過稍被剽掠儀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巡撫儀雖罷而廷臣交口推薦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穰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儀計徙之境外肅以寧夷亦大安邊將士由是益愛之無不願爲死者詔加俸一級又賜白金文綺明年庚戌進奏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都御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虜擁衆犯京師移儀駐通州扼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爲掠又何求虜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儀不爲動翼日詣營驚盛氣

本朝分省勅諭

卷二

北直三

以待儀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奸耶鸞忿密中儀會御史助之論儀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注鸞遂逮儀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其不假藉權奸真有見云儀有吏治才舉措事有法後人所罕及生平清約自持既貴食不重肉食不裁綺兢兢如少時所歷履諸郡縣民皆思之飲薦引士類後多爲名臣所劾治供應法莫有怨者退居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

陳儒

陳儒字慈學世出交南其大父曰復宗當宣德時父子並從王師征黎氏有功以所屬如京師 宣皇帝嘉其忠賜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己巳北虜犯闕復宗曰事急矣臣請以死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虜退後以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食廩應科貢儒則復宗之孫也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誦比長博學能文名冠諸生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東昌府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按陞陝西右叅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廬州府推官轉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事起復補山東陞南京尚寶司卿政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太常寺卿南戶部右侍郎政刑部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儒始以文著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之非宜儒盡心職務固放忽易管昌平倉首陳五事戶部善之下其法於諸屬邊餉用饒其署郎中事餘羨獨多於諸司時有京師大賈藏珠玉欲售以規利賄中貴人奏行召買儒堅執不從止行兩廣歲辦而巳部中奏稿多儒起草以屬僚裨益大司徒甚衆爲戶曹七年而守東昌東昌據會通漕當南北孔道民

本朝小行分考

卷二

一八

北通二

力疲竭儒曰太守者州縣之倡也乃出教所屬禁貪酷崇教化懲奢侈慎刑獄約束既明其下無敢犯者武城諸縣適被水患民幾魚鼈儒自往救發粟賑濟民賴以全活旣而民以稅告儒疏其事於 朝請以郡帑積金代民田租詔可其奏男女老稚又焚香額天曰公活我儒爲政甚惠而持身甚廉凡公費罪贖悉以積穀備賑不私一錢節浮費以省過客之科索均田糧以抑富豪之兼併以是或得罪於勢要而聲名亦因此起儒之在浙也巡視寧紹海道寧紹者浙東海洋要害豪商猾夷湊泊處也治利用嚴儒首按文武賊吏捕縣丞藍佐指揮楊淮寘之法軍民惕然震懼韃靼執者等衛所屬海外巡視者不至以故多奸儒破浪渡海操閱軍容因按其尤不法者諸衛所憚其威名各思自戢久之改提督學校儒遂以崇經術禁浮靡爲已任與諸生約數千言皆以道德實行爲先者韋書院之冒濫衣巾者士習翕然一變時有議欲爲某公某公建三仁祠者御史業已許之儒駁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三人者蒙傑之士也未可爲仁也御史曰然則易以同仁何如儒曰吾所爭者在仁不在三也其事遂寢儒識鑒精明士一經品題

本朝小行分考

卷二

一八

北通二

中高等浙省至今稱爲得人儒之在陝也分守慶陽
適大學士翟公巡邊以儒自從坐籌樽俎相得甚法
庚子秋虜入原州儒以兵從尚書劉公督戰却賊擒
斬數多欽賞銀幣平風等處誣人以盜死罪數十人
儒掌憲司立辨之得釋者過半卻陽令張某以炮烙
刑誣服盜罪枉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直之
而張令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儒
勸其用刑述執令下獄令復乞幸臣祈免儒笑曰吾
得正國法雪民冤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
罷黜証者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

不朝分省命考

卷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其爲山東布政無異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羅
穀至數十萬石以備賑濟中丞曾石塘公大服時值
山東部試儒爲提調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
犯上怒逮獄併逮儒或勸令自辨儒曰豈有同事
而不同其患者乎及對獄一無所言御史廷杖儒降
雜職或報御史死矣儒曰吾幸不該罪御史不然是
伯仁由我而死也同事者聞之環揖之曰公真丈夫
矣儒在戶部時以議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
嘗而志氣彌厲儒上書乞終養當道素重之不許甲
辰夏抵官舍聞隴上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

之講學不赴門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雖項中清
操自若也踰年量移佐郡尋復僉憲以內艱罷服滿
補山東始乞居宜興久之赴任出入南北間歷光祿
太僕及太常卿權國子監事舉廢墜立教條勸勤懇
懇不少置南京禮備舊有餘積此因司徒用詔袁南
鄉以益之而南計亦詘儒提督其事及署部蒙心切
隱憂若不能以終日者及具疏建言利害督江浙湖
三省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其憂
慮初人或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乃知
其非過憂也甲寅秋虜人宣大殺總兵官岳懋時儒
在刑部廷推兼僉都以撫其地儒至遼宣布上意散
軍糧清屯田理逋負劾冒濫將官邊務肅然凡六閱
月復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上欽賞銀幣
以酬其勞乙卯夏奉勅巡撫漕運冒暑就道偕遲
如期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倭夷由通泰
寇揚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舳舻銜尾相接又遲
司該城外鹽商輻輳居民數百萬賊尤垂涎僑奉
城下令所屬邑鎮如皋泰興海門瓜洲一時併兵城
甫完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入瓜洲城以
已賊遂過明年春儒感病危急家人驚惶儒

不朝分省命考

卷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曰將窮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召其子龍援以驅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瘥倭賊復寇揚州督聞報力疾前進徵召徐邨等處兵殺賊亟命徒運司積稅入府庫寇至首犯運司環顧一無所得大詬城下而儒所調兵亦集乃晝夜登城督將士力戰前後斬獲數百級三獻捷於京師倭賊既退儒病益甚累疏乞休召回別用儒又陳乞天子勉留復序其禦賊功賜銀幣丁巳春隨舉乞得致仕乃徙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儒惡貨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散盡乃已以故罷官後

卷二

三

家益貧徙居宜興就田資給以終養志足不入官府惟日與一二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辛酉二月以疾卒

徐珏

徐珏字汝和少遊涿州性骨鯁有膽智以屢試不第遂投筆事武登嘉靖癸未武進士始贊畫寧夏卽立戰功後陞居庸把總時大同軍叛殺鎮巡官據城不下上命職方郎往撫乃携珏行珏至單騎入城諭首惡以大義衆咸感泣悔服事寧賜白金三百兩陞大同都司歷轉副總兵庚戌虜犯京師入援與虜力戰

烏中流矢猶奮勇闢擊虜號爲天神虜北捷聞上方宣卽徵御前饌以賜仍錫飛魚衣一襲遣中貴親宣至營勞之實授都督僉事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以忤時相意左遷紫荆鎮守復改保定鎮守時虜薄浮圖珏與虜拒戰八晝夜枕戈露宿虜當道薦之以爲奮不顧身雖古名將無出其右者無何爲忌功者所擠時論多不平丙辰南倭蹂躪福浙珏率子姪爲先鋒夜抵倭巢值大霧諭諸子姪曰事危矣余受口恩隆渥以此腔血報朝廷故願也汝輩須念妻子勿強從我盡去諸子姪感奮激勇遂三獲

卷二

三

九

大勝至今子孫多世祿者蓋其功焉陞南京中府僉書提督大教場珏以直道不爲時容被論促裝未行時南京有脫巾之變殺黃待郎劫藏庫珏聞奮然曰今雖不用我脫身苟免非吾志也卽驅家兵戰於城中擒首惡數十人梟渠魁馬三兒首示衆叛始解散留都文武百執事交章復留居舊職未幾轉北京後府僉書以老乞歸恩詔進階一品

陳堯

陳堯字敬甫通州人生有貴徵始在外傳日誦子言紹而果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鵬得之喜飯之郡齋

肱篋授堯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項之啓學使者
行縣覆試大奇之會臚列諸生以次進使者謂堯生
劍則以首卷授之旣而目堯問何如堯不對使者駭
然嘆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曰孺子難下人嘉靖壬
午舉於鄉十四年舉進士部尚書試世廟議堯宜
言曰尊親宜莫如循禮宗祧之謂何夫以世則獻宗
得齒孝宗其昭穆同也異日者祧孝宗則以
獻宗祔比歲大祫則並出主祫之於禮得矣部尚書
當其議卒莫敢持始爲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
至審擇便利人至今法之已亥轉虞衡司員外郎尋
進管繕司郎中會世宗治行宮登華城堯與同會
郎爲植堯力言微商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
徵如故比卒事堯視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
高玄殿之役故事諸內監徒屬悉竄將作籍中堯晨
入操籍而名比及期按籍而稽故事內府徵材用部
議率以三之一削之堯嘆曰此愈削則彼愈騰此直
爲彼地也堯獨操心計不豫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
十萬緡比論功堯獨避舍不入於是諸同舍皆擢去
堯僅得賜金壬寅出守台州居五載治行爲東省第
一鄧侯者四上之會貴公子奪蔡人田堯不假貸遂

中以盡語量移南安堯治南安如治台州得民愈甚
拜月而郡大治戊申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
爲堯望堯嘆曰使中大夫轉運佐國家之急何望
也故太宰萬公自南過堯公署公署一新太宰喜曰
今有司率以遽廬視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
然賢矣賢矣尋轉廣西叅政益出太宰云又三年轉
貴州按察使時方程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於道堯
獨持議毋罷荒服以稱上心丁巳以平寇功賜
金幣戊午轉雲南右布政使堯以粵踣遠而法弛務
張之諸宗室必待報而後食祿毋先期諸達目必籍
公朝介省介物字卷二
長子而後文體毋闕出先是堯爲按察宣慰使安燕
銓遣撫州人王天爵貨御史於家御史伴怒萬銓下
天爵吏意屬堯釋天爵堯寢不行於是列萬銓罪狀
請治之堯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堯在粵而按粵者
爲故御史鄉人於其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營
司吏以嘗堯堯嘆曰御史磯我耶乃公直吞雲夢入
九耳御史終不得其隙乃罷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璘
撫袁州尋敗堯歎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居藩臬
部使者將不利比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無奈我

何命也六番招討二千爭立其黨各標兵堯徽長子楊承恩襲父官散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境內詩張堯遠首事者繩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祖叛入建昌彼中購之千金詔捕之蜀堯言滇阻水終不能加蜀兵籍令兵自蜀興是蜀賈滇禍也卒不繼祖歸蜀更多舞文率火解宇滅其籍堯應得奸狀皆伏誅矣亥轉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工部堯應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蠲江北椿草河夫道貳三萬緡會黃河由溜溝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

本朝今省初考

宋一

二六

北

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堯遣小艇得古廟碑刁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城入卽河塞漕如期堯已改刑部右侍郎既代輒疏引疾不許已復轉左侍郎迺進者三始得請堯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徒講業以故吳粵川濟之士多成材堯負直方不失跬步比遇形勝未嘗廢游觀南安爲之築醒翁亭於龍屏山則以堯當廬陵直不飲耳堯喜因號醒翁尤篤於孝友始人官自省之郡必奉母行旣而其母春秋高輒留內子代養出入西南垂二十載終不以家從及當母季年輒力引疾歸養堯始

行產不忍令仲季獨亡輒割居室二區負郭之田數百畝分其弟歸休十載而卒

宗禮

宗禮字周道別號清渠其先蘇之常熟人國初有阿佛公者從軍北征隸於燕禮中嘉靖己丑武舉由祖職加二級署指揮僉事歷不衛軍政大寧都司北直民兵參將神機營佐擊歲積勞勩因以佐學奉命祭倭於浙卽日兼程行至時新場百里皆賊致毀奮兵然戰先後被創堅守不敢出又敗賊於新城堡乘勝攻破新場賊大慟倉皇奔新場遁去旋奪回被虜

本朝今省初考

宋一

二六

北

婦女六百餘口而新場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衆脫不任戰倭益張禮屢剽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爲神四月總督胡公宗憲檄禮隨賊所向追剿之連有吳江嘉興之勝十九日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皂林勢且犯杭禮率兵適往皂林迤西石橋止營禦之三十日倭萬餘夾河來戰禮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所殺傷多賊敗去頃之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奮休來攻三戰三北死傷無算軍大振會石橋前鋒中賊砲橋失守禮被重傷猶裹創奮臂戰徒以九百萬人衆寡遠不敵兼晝日乏食軍無後援者禮力

竭節天疾呼曰死當滅賊以報國遂遇害乃是日之事也事聞下詔褒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世襲指揮僉事子祭六壇諡曰忠壯建褒忠祠於皂林有司以時饗焉

蘇志皋

蘇志皋字德明固安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湖廣瀏陽知縣調江西進賢縣被徵以催科不及額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直隸廬鳳兵備僉事爲建甯壩事陞俸一級陞分守宣府右叅議爲捷音事陞一級陞陝西潼關兵備副使以宣府督餉不力謫河州知州

三月八日

二八

已丑

以督撫兩察院會保陞涇陽兵備僉事庚戌虜警九卿科道會推陞鳳門等關兵備副使歷陞陝西左叅政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甲寅會推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兼理軍務考滿陞右副都御史爲生擒大虜頭目等事陞俸一級爲捷音事廕一子入監讀書累蒙賞賚寵遇特厚焉

劉效祖

劉效祖字仲修別號念菴其先出山東濱州始祖當文廟時徙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祖遂以明經爲行史大夫效祖在襁褓卽喜弄圖書早善屬文嘉靖庚

子領順天鄉薦時年甫十九已而御史大夫殺家中落效祖侍養盡歡父疾日夜侍湯藥籲天願代父不起哭幾絕人以孝稱庚戌登進士第出理衛輝故事司理以風聞應直指效祖察舉一二豪猾及事之重且大者鞠報稱文無害嘗謂擊賈萊備爲風裁不爲也延津周氏某冤罹大辟竟白之其所平反無算郡事釐奸剔蠹惟民便暇則進諸生談藝得其技以進取者翻創爲磁州牧周某有墨聲恐洩夜懷金遺之則遁去後復以私篋竄行李中旣露則密馳以還以是劾薦累官俱以人望推轂之癸丑陞戶部主

事卽視九門未幾奉璽書易粟梁起聞輦之督亢借

二九

五二

雲谷緩急事將竣又勅督所歷通負則次第催科商民便之已而督漕天津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職市金珠爲內供時上用主豐臺省建白主儉效祖籌盈濟虛權可剔否大司徒據之以請如調劑然比歲烽火無警各營草日腐羣商效祖議散之諸營而見貯者給商以直人人誦便蘭州屢支蘇郎中以不支倉儲被誣効祖爲雪之蘇得無恙清苑高公以諸司事盡委視草分宜父子每見其疏私重之欲羅之入幕乃婉爲謝遂陞陝西固原兵備副使行不入

辭別不具饋固原於平涼同寺地去步武阿卿某有
內援日庇牧卒如私人卒每縱橫有問者輒抵以危
言效祖不爲意徑執之置於法郭公宗臯謫戍原州
請開一歸葬母請大夫但佯應效祖大言曰戍者以
失柄臣心吾儕可銅人以媚人乎況累臣非將大侮
且也以親圖歸何失孝子心第歸我即權譴勿恤中
丞裴公行塞歷平涼朝王就席次以通祿請裴公難
之既罷遂誣以舉爵壽王緩脚不微欲上其罪效祖
聞之乃曰嘉禮有注責在藩相所不預具焉用彼哉
當先紫璫矧王以糧故於杯酒責望如國體何增語
本朝金台和考卷二
塞既而諸王孫遮道以挾則請姑面允去裴又否否
諸王孫開效祖責以危言身護裴以行王與諸王孫
乃知朝廷紀綱森然如此一日虜忽闌入花馬池城
下元戎提兵出無乘城者效祖先登鼓諸老雅備矢
石虜覘有備竟解去城以完矣亥大計爲忌者所中
當東歸原人扶老攜幼號泣車前者聲震四十里歸
則閭日涉園陶情觴咏間少醺作樂府數闕擊節歌
之乃肆力修詞人業與海內詞客爲詞林盛會諸大
夫或就而問政多所指畫語不及私會王大成覺有
欲以奇禍中素隙者事屬白金吾白請決策則握手

示曰族人徇人毋論非丈夫所爲如冥冥何第詆罪
人自得其情白如其言大成伏辜幾中者得無恙京
兆曹公念京畿首善地關專誌欲徵載筆督府劉公
以薊門邊乘先聘之因而如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
歲以是得縱遊諸塞上所至輒有紀效祖一日聞
主上問其姓名因賦詩志盛曰更生雙鬢已蕭騷敢
誦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謬論
袍萬曆己丑卒年六十有八著述有四鎮三關志十
二卷春秋憲稿二卷劉仲修先生詩集若干卷文若
子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清時行樂二卷燈市語
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柱效顰開中一笑
裁水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於世
福時
福時東安人生而相貌奇偉性資穎悟熟韜略善騎
射嘉靖二十四年由世職歷官漕運叅將值黃河爲
害僭運八載以軍法部暑日泛駕於洪流怒濤之中
艱苦萬狀飛輓爲浙直先時身處膏腴不私一錢醵
然不滓之操信於遠邇以故相國徐公階本兵楊公
博相與爲特達之知晉掛印總兵填淮安總漕如故
一時開譽上徹宸旒世廟以清不過福時寡不

過馬芳齋之尋徐楊去國有欲得時秩者肅言官諭去之人無不以爲寬數載益都張侍御特疏薦起有徧問在運官旗毫無科剋之語足徵公論之不容泯矣里居以來家不增一椽飯蔬飲水日與農夫野老逍遙林下不以爲悔也

王 遴

王遴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浙江紹興府推官陞兵部主事員外山東僉事河南參議山西岢嵐兵備副使擢延綏宣府巡撫兵部侍郎歷兩京工戶兵三部尚書職業修舉聲譽卓然所著有大隱堂集四

文朝分省八初考

卷二

三二

三二

卷二鎮疏草八卷奏議十卷

王 鈇

王鈇字德威其先東陽人後徙順天左驍衛鈇自爲諸生儻蕩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雋譚論好稱奇節常目笑咕咕豎儒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于鄉庚戌登進士第會胡騎薄京師鈇盛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聞擊虜都人士壯之尋上命如楚封八王道東陽上先人塚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逸甚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壩大豪多數亡命作姦監司徵收之鈇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鷹驚招之便亡何

諸大豪踴躍至鈇盡貫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儻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盱食令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甫與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鈇據衆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挾毒弩射殪三人賊惴恐宵遁鈇乃親執挾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五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石交下賊稍稍去鈇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鈇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鈇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鈇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鈇果叩任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鈇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自是鈇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卽犯成擒矣明年乙卯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鈇按劍起曰最虜乃尚

文朝分省八初考

卷二

三三

三三

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恭藩錢洋者素善射初冠至從鈇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從更之錢益奮倉卒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船數十追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岸攻我時得者長數人從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闔死鈇奮擊及潭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刀刺鈇腹中錢亦悶而死時鈇年四十二監司上其事于朝詔贈太僕寺少卿製文遣祭賜長子汝祚錦衣百戶世勿絕

趙錦

趙錦良鄉人登進士第除南京戶部主事分司揚州

本朝分介人物考

卷二

二四

五五二

鈇關一無所私陞署郎中改吏部稽勲司大同軍變佐戶部侍郎胡公奉命往平之歸掌職方事咸允愜大司馬依重焉陞溫州府知府山東副使山西右叅政浙江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丁內艱服闋推任大同與總帥周尚文不協上疏求退改甘肅又改雲中上疏論兵機十六事召用爲大司馬協理戎政以獲哈丹功歷一子錦衣衛百戶加太子太保逆驚事敗連及于錦謫戍山丹衛士論惜之

劉體乾

劉體乾東安人登嘉靖進士爲給事中時有所建明

繼任通政以恭勤著尋轉戶部侍郎于國計多所裨益擢南京兵部尚書能勤職弗替卒贈太子少保

李玳

李玳霸州人初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中恤刑山東多所平反出知岳州府以採木忤當路調彰德消藩王之變尋陞山西雁門副使轉陝西叅政以母老乞歸囊篋蕭然所居僅蔽風雨穆廟初詔起江西叅政不就性極恬淡而與衆又極和易識者謂其爲真士夫古君子云

姜璧

姜璧字元卿別號蒲汀文安縣人生而馴謹篤學領隆慶庚午鄉薦明年成進士授樂安令萬曆丁丑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戊寅出按兩淮鹽法既報命以外艱歸癸未服闋出按中州以疾歸丙戌起原官巡視京營戎政復巡視京畿兼掌河南道事大計羣吏壁在西臺先後十三年始進大理右丞尋轉左晉左右少卿辛卯春晉僉都御史撫治郎陽壬辰秋有言其速化者詔改壁留都壁以太夫人老不復出又三年疾卒年五十有七初樂安有大俠王彥飛者聚黨橫里中操赤白九報誓以睚眦殺人宅令莫敢問

兵使者行縣索之弗能得壁至召諸賊曹語之曰若
輩受賄縱奸學當死能縛王自贖當貸若學衆惡願
自効卽共爲具飲王中酒伏徒兒急縛之壁度已得
王又虞有遁切者預勸尉率微卒逆之劫者猝遇尉
悉駭走遂逮彥飛至庭論旣具立斃獄中而爲令散
遣其曹悉勿問衆咸凜凜在邑五載威惠大著其按
淮上也主在杜干請剔積蠹富商倚請託爲奸利者
無所容其私時淮揚饑奸民以其間競爲私鑄錢法
大阻商販不通百姓嗷嗷幾釀大亂壁檄所司禁私
鑄而悉發金錢萬餘倉粟數千賑之始以事聞全活

本朝金史卷之六

三六

甚衆於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掣
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倖貳又有議罷范公舊隄
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壁疏言倖貳權輕不如專任守
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
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潮閘私
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
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凡數百言皆鑒
鑒可行部覆如議事竣有白金之賚中州宗室最衆
而祿最不給或有言宜開宗學恤貧宗者下有司議
得宗陸榘輩指是爲宗正陸榘罪鴻其黨羣擊之因

衆衆竊亂人情洶洶壁時方在道聞之卽疾馳入大
梁捕其謀王袁東魯數人令武卒列伍脩非常始跡
陳其狀有詔舉首惡而釋其黨中州宴然壁常言治
大體宜緩急則謀洩而易脫平大衆宜急緩則黨固
而難安真名言也河南贖銀歲額四千後漸倍之壁
曰此膏脂也非刑罰嚴峻何至是卒疏如舊額雖陳
東遠曹徐西接毫賴故設有兵巡道彈壓盜賊久而
罷至是有議復者壁言增官則增費若改清軍道兼
屯鹽而以屯鹽道移駐睢陳則事專而費省議雖寢
識者是之壁之王大計也疏言五事曰急先務精考

本朝水官八節

卷一

三七

嚴禁營僦懲貪酷慎委署雖未盡用其言而無私毀
譽無何請時服其公已開府鄆陽當樞樞之後推
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東濕然地方方賴以
牧寧而中蜚語歸矣壁旣歸猶有跡其撫卹時事者
見一切錢金皆儲以待餉議者始息壁豐儀俸親望
之者以嚴見憚而卽之油然可親嘗誦伯淳言掇拾
短長以希直名有所不能益終身以爲則焉

張祥

張祥鄆縣人字夢麟號魯郊爲人孝友廉慈遇尊
爲凡有不便於民者輒條議妥當已賴以建

逆產盡與兄姪蕩盡復以已產與之中萬曆丙子舉人初自臺南縣知縣復任原武縣皆有異政及歸撫按逮章保留百姓百餘人赴闕借寇不報建生祠尸視之歸田數載閉門却掃潛心義理身體力行不爲矯飾居恒一布袍未嘗以一事千人至於葺學宮立文會新岳文肅公祠諸懿行有不可盡述者

楊慶

楊慶順義人爲弟子員時咀儉茹朴讀書學官別舍常以蠶簪注水而吹領鄉薦後十年授昨城縣知縣先時有公田千餘頃爲權貴所據歲可獲四五百金

不顧分毫命

卷二

三八

一五二

慶至之日必欲出之以公民利因而構怨取中傷遂免官歸時行囊止有俸銀十兩聯句云程途千里千金俸仕宦三年七品郎幾卷舊書有余味吾兒管領襲秋香後子果領鄉薦

江北

江北霸州人初授河南洛陽縣知縣歷陞南京福建道御史多所建白以平島寇欽賞白金文綺後因論北臺長卿不職忤相意出爲山西平陽府知府尋罷城內外創兩園積書數千卷日諷咏其中而未常一字干有司郡中文物賴以一變

王原

王原文安人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於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文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爲餓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以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筑筑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不能顧汝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寇娶段氏月餘一日曉其母曰吾將去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於塗路口土

不顧分毫命

卷二

三九

一五三

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孟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真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軌然有聲一丈夫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於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離而卒以相合不敢許爾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繫於一隅夢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誤

以肉汁附子胎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洪水晝行夜禱踰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古寺名曰夢覺曰慇懃原雪夜造夢覺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慇懃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局敘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呼原乳名不覺歎歎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爲

本朝分省行考

卷二

四一

北三

鄉山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鉢名僧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年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團聚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蹠履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吳累歲忘歸

而自不圖結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臥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麪近四十餘碗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餘也一孫姓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孫戲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卽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留餘也戶曹員外李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見其僕於北闕端門前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東裝行耳後僕還覈問果合南北迢遞三千里驅迢遞

本朝分省行考

卷二

四一

北三

一飯頃人間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夫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已也御史亦異之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大棹晝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卽出袖中南橋畧之其時南都尚未有洞庭橋也南都一貴人之母徵車尹數數修供進衣饌甚虔既而所愛孫少未冠而病沉綿延瘵諸醫擅時名者皆謝不可治迺邀尹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爲我以太夫人遇

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爲爾一救令置爾楊相
昏庸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嘆
嗟嗟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勢遍體流汗如雨
注身識學灌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
刀十餘服而愈王文成公守仁試禮閣卷落卒業
南華走從尹遊共寢處有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
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
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圖說文
成慨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謂世自務
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
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
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并高坐側侍者肩摩
張俊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迺據東面
坐而謂曰爾欲譴道耶我亦任爾問張曰爾乞兒丑
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汪悟真篇恐天下
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真耶
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真稍論序
枉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
渾合之旨翻翻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
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遠於玄學也尹歸倚牆

金瓶梅詞話

卷二

四二

比直二

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
則興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
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木鞋我不能待別矣
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子弟獻所贈
尹曰是豫料我將遙適也無何逆聞劉瑾潛圖不軌
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
觀騎一鶴凌飛去

崔鑑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
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
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閨
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簪楚之娼由是益肆如
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
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含歸王見
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構被辱萬狀今
且自引夫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
勿他也語畢即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躍娼所在從傍
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
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
再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

金瓶梅詞話

卷二

四三

比直二

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有隲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問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奏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

楊 垣

金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

四 日

七 三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垣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羣臣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莫敢辨明陪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

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垣死使誣少保李賢指使垣伴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垣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討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垣事爲證達請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垣云垣字景和真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垣遂習之而自出已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辭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如此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既不避權奸爲此養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終

補遺

武周文

武周文順天府大興人洪武末年以儒士明經入侍燕邸成祖龍潛時命入侍講未幾丙戌召至慰勞備至特命爲侍講學士賜冠帶織金羅衣一襲上

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開暇喜觀易時王康官
亦有知者然未若武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抑而不
流動處蓋易貴知變不失其宜古人曠時從道之
是爲要妙亦在虛心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古
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次日屈
文入謝上憫其老乃命爲侍講學士賜之休沐

人物考卷之三目錄

北直隸永平府

郝郁

韓志

趙勝

張文質

周英

王銳

杜謙

陳恕

周斌

閻蘊

周玉

齊章

鄭已

周璽

才寬

郭鏞

八朝合入初考
失三目錄

蕭顯

王和

李時

白弘

王珣

李金

霍恩

任惠

附王蕃

李炫

魯鐸

馬承

翟鵬

王道中

王念

廖自顯

詹榮

李充濁

附弟充拙

趙得祐

張世忠

王鐸

周汝進

韓

李涵

周冉

王好學

王好問

盧耿麟

劉復禮

王大用

劉文煥

楊勝

補遺

趙祥

萬信

李采非

八朝合入初考
失三目錄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三

北直隸永平府

郝郁

郝郁字文盛世家永平之撫寧文盛自幼父知其必貴稍長俾學甫冠有司擇主案牘永樂元年內艱肅清之後論守城功授陝西咸寧縣丞未行改光祿寺典簿持躬勤慎釐務周悉陞本寺丞蓋克砥勵時并泉爲光祿寺卿恣無忌畏罔上侮下至於諸君亦肆譏問文盛盡力彌縫靡有遺闕泉旣以罷黜遂超陞光祿卿愈篤弗懈恭事四朝始終一心正統二年以疾卒計開賜祭命有司營葬文盛爲人質直坦易二城府居家事親孝撫其從弟勝貴壽盡友愛居官處僚屬和馭丁寃平其卒也衆咸悼惜之

韓志

韓志字英氣其先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編修山左衛護後從上靖內難伐北虜樹戰功累官大寧都司拊撫僉事志性剛毅寡言笑馳駿引強衆能達年甫弱冠以大寧公請老卽拜金吾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綽達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樂中每戶爲北征宣德元年從宣宗皇帝馳樂安州平庶人

北直三

高源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谷剌安地而一虜馳近營志躍而擒之衆服其英武

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都司當北孔道兵民多苦之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簡器械並使客過亦善待無忤者令不嚴而肅事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志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東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靖侯駐山西大同虜寇北門外志奮先突陣大破走之陞署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五年逆賊曹

公期小字八幼考

卷三

北直三

欽犯關志與諸將相犄角平之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管忠慎勤勞英宗大嘉之時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賞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上允之志乃歸老邵衛日居別業事農圖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以爲樂歷二十餘年而考終吊而哭者填巷塞門里人至今感焉

趙勝

趙勝字克功系出漢充國之裔世居河朔至伯父赤考再興國初始徙家永平之遷安遂占籍焉靖難師

與赤以謀略從征有功授永平衛百戶沒于戰陣無嗣再興襲陞千戶永樂庚寅北征大破虜酋本牙失里殺敗阿魯台餘衆陞指揮僉事洪熙改元復以征虜功陞指揮使尋卒勝襲秩甫髫鬚亂賴母王夫人矢節育教底于成立勝尅志勵行事母極孝敬始終無違禮正統己巳虜寇犯京畿勝率兵出西直門扼其衝突躬履戰陣斬馘無算虜遂奔趣景泰庚子擢僉都閫英廟復辟錄其舊勞加僉前軍都督府事佩刀侍衛天順戊寅遷管三千營操辛巳秋曹華叛逆勝擒獲功多遷都督同知時虜寇深入陝西固原勝率

六十八

三

比直三

師勦敗之憲宗嗣統命兼鼓勇營典操推恩給進榮祿大夫成化乙酉重建承天門勝董軍應役既訖工適山西邊徼有警奉命佩平胡將軍印統軍往援次雁門關報虜已遁乃還明年秋勝往廷綏虜酋聞風渡河趨大同納款入貢師旋即命典操耀武管戊子夏建州毛憐海西諸夷弗靖廷議請以勝總鎮之乃佩征虜前將軍印杖節以征至則申嚴號令備固軍士調度有方屢奏克獲賜勅獎諭辛卯春召回典五軍營壬辰奉調三千營是夏至甲午秋雨春勃佩印總師北征虜輒遠却丙申總督軍士游樂京

張文質字允中昌黎縣人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景泰中陞部給事中以音吐鴻恩選爲通政司右叅議天順初進左通政復進通政使成化中加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俱仍掌通政司事既而加太子少保收禮部尚書管部事歲餘以母喪去服除仍以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後爲言官所劾致仕弘治五年卒賜祭葬如例文質爲人重厚有容居家以孝稱歷官四十餘年無過舉其子忱亦舉進士爲兵部郎中

張文質

周英字用傑其先永平遷安人勝國時有官至右丞者祖亨國初率其家百口來歸朝授燕山護衛指揮賜田宅東安縣故爲東安人父斌永樂初以靖難功讓其兄或授都督賜蟒衣復還遷安故又爲遷安人英但稱以力田讀書庶民人有罪英以漢國連姻

註誤與父同下獄父竟死獄中英謫成萬全開平衛
肅都督楊洪以遊擊將軍禦邊英隸其麾下見奇
之委長騎隊未幾虜寇邊令英襲擊出境至瓦房峯
馳入敵壘得生虜脫脫白及驅其駝馬而還正統三
年復與虜遇連陷其陣擒其酋長明年至黑松林斬
捕甚衆奏功陞副千戶八年擊虜過把禿河獲其酋
那歹九年勅出陝西至應昌別兒克之地與虜盛戰
一晝夜生擒平章少台斬首四十餘級奪其所掠男
女牛羊五千以歸陞正千戶十二年出關平至以克
蘇遇虜大戰矢下如雨英突入其陣獲虜達刺孩等
男
英宗親率六軍
行邊時都督楊洪進昌平伯授節鎮宣府以英祿都
督湯能護蹕至大同與虜遇于拷把山英擒生虜則
不丁者以獻命詠禡牙既又從右叅將江廣擊虜至
乾庄兒堡斬首虜猛禿兒麻等還奏捷行在土木失
利英身被重創力戰得脫天子北狩京師戒嚴
京皇帝以邸王監國徵洪兵勸王英亦舉劍赴難至
京師洪進爵爲侯因面陳英謀勇可任且賞未嘗功
遂陞指揮僉事後洪以京副諸將與虜連戰朔月
因大敗其衆生擒酋虜等復斬首百餘級僞太

師也先乃率衆北遁景泰改元陞指揮同知二年錄
前乾庄兒等處戰功陞指揮使其年洪卒一軍盡還
宣府獨英留京師註府軍前衛英廟復辟陞都指
揮僉事五年又以平逆臣曹欽功陞都指揮同知六
年英盡以棄鎗戈甲付其千堡而告老以終

王銳

王銳遷安縣人正統己未進士授崇明知縣有政績
景泰中陞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顧盼有威有權術
政治尚嚴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猜賦獄訟盡
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爲姦由必鑰開泥之終歲

不得與吏交一言縣吏以賄聞者案之卽今去他事

六

九

不中程者督督令改吏民長之如所姦入莫敢入郡
地尤留心學校凡朔望謁先師已坐明倫堂聽諸生
說經發疑扶異諸生皆居學官齋識諸生姓名政少
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
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賢
序間讀書聲日洋洋盈耳成化五年陞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值開城土達滿四謀反率兵討平
之論功陞左副都仍巡撫延綏八年致仕

杜謙

在諱字益之昌黎縣人正統丁卯領順天鄉薦曾試
不偶以國子生歷事戶部時山陽金灘爲尚書待下
方嚴獨奇謙欲奏薦爲屬謙力辭之景泰甲戌登進
士朝廷修寰宇通志遣采事實於山東還授工部
都水司主事督呂梁洪七年改禮部主客司天順庚
辰陞本司署員外郎癸未陞郎中本年以父憂去成
化三年服除改儀制司郎中戊子冊封晉府充副
使五年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時姚夔在禮
部知謙才可用卽以名上擢浙江布政司右叅議乙
未陞本省右布政丁酉轉左布政使庚子召爲順天
府尹士寅陞工部左侍郎甲辰漕河淤卽以命
方見齋用丁未揚事大同還乞致仕年六十九矣選
鄉八年而卒年七十有六謙居官善理事爲工部主
事時在徐州值歲饑區畫荒政作粥食人多所全活
推其餘及牧養孤老男女過時而貧不能嫁娶者皆
由所助呂梁之人至今思之而平生政績尤多在浙
江時平易明決民懷吏畏賓接士人忘其勢分而禮
法之際有所不可雖顯要亦不肯阿從也初各省以
織造上供文綺不如法言度處違衆因畏避至積數
年所織造者久而濕老多廢工人或破家不能償謙

日利吾身以害人吾不忍也遂合致郡解選卒亦無
事人始免患嘗清理軍伍有訴於御史得更術者譴
以爲非例持其文不下御史雖患不怒也他日定賦
役等第榜察使欲增損其則而蠶貸無產之家譴以
此輩皆游民而令賦役獨歸於力穡之農非重本抑
末之意卒從謙議歲侵特奏免田租若干舊有起運
存留之數戶部以起運者不可免而止免存留者謙
言若然則一省官俸軍餉俱乏矣二者必增損之乃
可執奏不已朝廷亦竟從之及在工部適運河淤
塞受勅修濬因其屬從行得便宜行事謙盡心
水利不憚勞苦數月舟行無阻公私稱便已而兵部
尚書余子俊巡撫大同多用公帑物有誣其侵漁者
特受勅偕給事中御史往覈其實或謂謙曰上
怒巨漕公與余有浙省同僚之舊辭之可免禍謙曰
吾知奉公守法而已他何足計頻行又有以危言怵
之者亦不顧卒得其實而遺余之事竟白其幹濟如
此故凡被奉命事竣輒受賜資云居家事親能盡
子道父嘗病疽醫莫能療泣禱於天躬吮之良久愈
後父年九十猶就養於官以浙地善且迎其兄姊事
之人稱其孝友者無間言自少無聲色之奉雖退食

新居必正襟端坐妻子不敢狎視至接人席下更溫厚可親是以人皆愛之又待人不以升沉易節在呂梁時商文毅以罪罷遇之尤厚後商入相每汲引之子源亦第進士官至青州知府

陳恕

陳恕字達道澤州人鄉校以德行稱好性理學景泰庚午舉人適歲凶編民輸糧稅于本府恕念偏涼江地險尼出資與坊銀備饑民鑿平爲坦途再歲不稔爲專門師以糊口嚴教條不倦諄諄以踐履爲主仕至開封府同知于民下士折獄立斷吏抱牘聽命

卷之二

北直三

不敢近案一語管于道中遇數人騁從若貴游者恕曰此巨盜也邏致之果得其實稱神明河汴屢決請府發帑羨躬督築塞保全腴田數百頃九年考滿乞骸骨歸吏民泣送者塞路行李蕭索人不識爲宦者歸惟乘一蹇驢入城有司重其賢贈銀五兩卽市鐵鑄文廟祭器積善行義類此

周斌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嘗出巡南畿河南陝西右諸藩申理冤獄摘伏如神

英肅復辟之元石曹輩擁奸乘勢作孽

福成遂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慢之者嗣爲河南道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紓之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懼伏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跪朗讀不少懈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誦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時諸御史亦

云朝今省人物志

卷之三

七直三

皆坐貶而斌當利害際批逆辭以持公道能易人所難而首出之以爲望風承旨者戒蓋其激揚彈劾類如此石曹相繼取敗上從內閣李賢言令冒功迎駕陞官者自首改正四千餘人而悟御史言不謬也斌外威嚴而內平易下車江陰士民聞其風裁敬憚久之愛戴其愷悌嘗爲歌曰早爲災知縣禱甘雨來水爲患知縣禱陰雲散天順癸未薦知開封府江陰舉轅立留不可得其治開封陞陝西參政去日民如江陰時遮道者萬計治陝奏績成化癸巳陞廣東右布政使蒞事甫閱月卒年五十有七

閩、羅

閩羅漳州人景泰間由進士任御史彈劾無所避巡兩浙禁中官暴橫清鹽鑛奸弊人以閩羅日之著有直菴集

周玉

周玉宇廷璧世家滁之南湖高祖庇哥在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占戎籍於永平衛父賢勇略善戰以功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右叅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戊寅虜寇延綏上驛召至京命提兵往援至則日與賊戰多所斬獲已卯正月

八月分三

北直三

哨賊野馬洞接戰四日賊益衆遂敗乃挺身直前為流矢所中死之事聞贈都督同知特命王嗣授燕全都司都指揮同知玉時甫弱冠痛父歿于王事感激自奮期以報虜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邊庾充磨甲申少宰文莊葉公巡撫其地首薦玉掌都司事玉勤于職業朝繁理劇若老于吏事者政譽籍然歲化收元威寧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馬王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宜任遊擊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上賜璽書命玉具如所請是歲秋延綏有警玉提兵往援斬獲甚衆癸巳虜寇漫天嶺玉率所

部據之虜衆大敗斬獲甚衆進都指揮使總制諸公

遂建議以為虜雖控軔然尚據榆林河套以為巢穴

非潛兵擣之未肯遠遁時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任者

玉乃奮身與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抵紅鹽

池賊巢殺敗賊衆殘虜奔竄渡河而北進後軍都督

府署都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屢報賊警勅玉往

援八月戰賊馬營齊家溝再戰赤賊袁家墩斬獲甚

衆追賊出境而還乙未奉勅充副總兵官鎮守宣府

丁酉奉勅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庚子

春瑛兵報賊窺伺玉率兵自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

八月初分三

北直三

兒復至龍門獅子衝累敗賊衆追奔出境至水磨灣

等處乃還以功進陞署都督同知癸卯賊自柴溝堡

出沒繼又自大同許家堡出沒玉兩率兵追逐俱獲

全勝積二功與實校仍署右都督八月掛征西將軍

印移鎮寧夏冬十月殺賊衆兒溝丙午奉勅掛平羌

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甘肅明年實授右都督先是

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劫哈密王母金印而去

至是復殺都督罕慎占據其城朝廷議討之玉請因

虜使之還者使齎詔往諭庶或有濟已而果遁使人

併獻金印城池及所虜人口始知玉所籌上大

稅賜粉曰不勞士馬軍餉而坐收成功由爾本謀也
王歷鎮三邊勞於計畫雖所至有功兵民賴之然亦
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疏乞解兵柄詞意
懇切上皆不允甲寅疾增劇詔俾回京料理開命
即日就道明年正月卒壽五十有七玉器宇凝峻自
偏裨爲大將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
貸每遇賊計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爲多虜
人至見其旗幟卽驚呼遁走隱然爲邊關之望者若
千年豈偶然哉

齊章

大明分府八初考

卷三

北直三

齊章字應璧別號慎軒世家永平之灣州大父貴從
文皇靖難校燕山左衛試百戶父安累立戰功歷
陞指揮僉事章雖生于將門自少篤志力學與伯兄
文同領天順壬午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已丑文亦
第甲科官至戶部侍郎人以二難稱之章初授戶科
給事中甲午丁外艱服闋復除本科庚子進左給事
中再進驗科給事轉都給事中壬寅轉鴻臚寺寺丞
尋進少卿弘治庚戌擢太常卿凡郊廟祀典駿奔誠
恪儀文節奏置極詩明天子嘉其勞渚濟寶鑑之
賜章在太常寺幾六載寅恭四節翊贊國家禮樂之

多其在鴻臚傳玉音達下情鋤鏹洪亮凡朝觀
同方聲聽其在諫垣累抗章論列陳時政得失
以激直忤旨下詔獄人或危之章曰君仁臣直吾
負聖明哉竟從寬貸聞者趨之謂得諫臣體嘗奉
使冊泰晉二宗藩禮成餽遺一無所受其謹于操持
增重國體始終益一致也年僅五十八而卒賜祭葬
如例

鄭已

鄭已字克修山海衛人也成童入邑庠儻句輒驚人
貧而刻意向學隆冬夜燃柴誦書達旦舉鄉試亞魁
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劉文安典教每閱其文
輒歎曰山海乃有此子耶改御史會廷推撫臣有弗
當已出卽抗章論之語侵當道又累疏指摘撫臣及
中貴而權要多忌之矣巡按陝西甘肅諸路災慘連
歲邊境繹騷已上匡時圖治等疏文嬰以安民練兵
責在守令將帥而守令將帥之選責在吏兵二部探
本則歸重于君身親儒臣以講學延大臣以勤政獎
直臣以來諫臺疊數千言極劄切咸斷斷可行得
上允遂講賑濟飭邊備陝以西賴之時勲貴出鎮統
藩子弟佔勢凌下監司莫敢問已捕而杖之瀕死實

大明分府八初考

卷二

一四

北直三

勳貴人親弟也乃謀中之謫戍宜府總兵募而吸禮
馬館諸佛官士從學日衆有黠卒怨總兵奏不道事
累及已繫闕下誣白放歸田里尋復官知者欲薦
用而堅謝不起蓋其亮節勁氣嫉惡如仇讐談世事
弗平輒攘臂憤慨至面詰人罔避故多不耦于時云

周 璽

周璽字廷玉遷安人英之子也成化丙戌英以老謝
事璽代爲指揮使辛卯征北虜以功繼署都指揮僉
事用薦領十二營號令尋統五軍右掖戊戌勅充右
叅將分守陽和庚子與威寧海功進都指揮同知調

本朝分省人物

卷三

一五

北直三

大同副總兵辛丑以黑山墩功進都指揮使壬寅以
黑石崖功署都督僉事癸卯虜酋亦思馬因大舉入
寇分兵三千守懷仁賊逼下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
內援夜忽直賊營時賊乘勝勢甚銳璽大呼厲將士
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則無遺類矣衆爭奮無不
一當百銳弩齊發呼聲震天地賊少却良久又突入
短兵接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鐵督戰益急與
其子鵬及共事數輩斬獲千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
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
大率者皆得罪錄璽功進都督僉事甲辰改元充總

六官鎮代州兼督馬門三門弘治甲申移鎮陝西庚
寅命充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甫一歲議修
邊備爲久遠計偶得疾召諸子曰吾生獲佩印分關
分已足無所復望獨未嘗大破醜虜爲朝廷報抱恨
死矣瞑目絕忽大呼曰好殺好殺遂瞑年四十有二
璽負氣流事斬斬尤精騎射知兵習戰近時論邊將
者必拮屈焉

才 寬

才寬字汝栗遷安縣人成化戊戌進士坦闊曠達不
較小節喜建功名初任西安知府惠民禮下晝則接
訟牘夜則飲宴遇事裁決如流皆談笑應之正德二
年以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自計義毅經略哈密
以後號稱無事及正德初曹元繼之元黨逆瑾偷處
恬逸無復宿謀於是好孽漸萌寬任情裁決綜理周
悉三年改撫陝西行事磊落如治郡時條舉祖立
遷刑部左侍郎未任復改兵部四年陞工部尚書伊
踰季而遷會楊一清忤逆瑾養病命以本官兼副都
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抵任慷慨好野戰不拘
略一切裁決自將值大虜在套率師由興武營擊之
前首數十級徂勝深入忽伏兵起中流矢卒於陣事

樓子百戶錦衣衛世襲

郭 鏞

郭鏞興州右屯人由成化進士授金華推官刑清
服修通濟橋拜御史按宣大遼東糾劾權貴紳有直
聲轉山西副使節省程耗軍民甚便築修邊境不憚
勞瘁卒於官囊無餘貲

蕭 顯

蕭顯字文明號履菴更號海釣以山海衛學生舉順
天己卯京闈第二試禮部輒弗利成化壬辰乃得進
士第甲午擢兵科給事中有武臣中官怙勢求賞者

三月廿八日

卷三

一七

北前三

顯批奏尾駁其功坐是賈然弗卹也涿州丞郭衛
數自東方來京減男女爭負土爲築祠宇顯抗章劾
之并禁私祠登觀等數事言極剴切留不報外間言
言禍且不測忽召至左順門令中官諭遣之人始知
事後數日詢之則巫已逐矣然權幸人嫉之不置辛
丑遷鎮寧州同知時方作草書手閤朝報紆其手趣
治裝仍給數紙乃罷鎮寧非人所居至普定衛居焉
夷俗每饋流官納則喜拒則怒且悲至相戕害顯
遜謝理諭皆敬服無敢害者弘治戊申稍遷同知衛
州府勾稽戎籍取非法刑具悉焚之所得隱丁甚

衆他如茹欒發修字舍士民類之辛亥擢福建按察
司僉事領屯田事勸督交至民相率輸納歲無留通
天一年以 萬壽聖節入賀刑部尚書白公昂欲有
所爲擬親感有力者亦樂爲之援顯不復顧總上疏
徑歸歸數日而命下乃治別墅與騷人使客遊行其
間有乞書千文者秉燭終卷遂得目疾而賦詠不輟
正德丙寅卒績未屬猶憂及時事口占對句課其孫
其至死不亂如此壽七十有六顯爲詩清簡有思致
所著海釣集鎮寧行稿歸田稿若干卷其爲書尤沉
著頓挫自成一家卷軸徧天下傳至外國後來者殆
鮮及云

北前三

王 和

王和遷安人成化戊戌登進士知館陶金壇二縣有
愛舉滯召爲御史巡視鳳陽洗刷風弊在南道劾戶
部尚書張鳳在北道劾西歷太監汪直并奏革百辰
舉動朝野按察山東冒寒暑平青州劇盜生平原介
方正不移於時好辛日食不能歸葬同官陳璧更金
爲贈焉

李 時

李時永平衛人成化中中鄉試父胎產忌懷諸兄屬

養老之知司馬州府多惠政民俗因時退始曲爲
解論完衆吏卒有歸者拍俸以配之同知漢中府
得民心知平涼府持守不渝忤逆瑾改授思州府
有治行所至畏戴德重鄉評

白弘

白弘字宗大別號松菴其先出元部落有把思台者
以功受王封國初有土頗者始受籍永平之昌黎弘
曾祖也祖誠從 文皇靖難有功後再以克虜功累
陞永平衛指揮使弘父廷玉襲管推總三千營事弘
生器宇英異六歲讀書日記數百言與羣兒戲有一

弘字宗大

卷三

比載三

誤墮溝中者衆奔去弘獨垂繩授焉十三能屬文選
補武學生三應科舉司馬余公子俊保國朱公永寧
試弓馬策略屢優獎之時京管侯叅帥者若干人弘
爲之首弘治戊申始開武舉弘舉第二陞署都指揮
同知未幾實授癸丑冬有舉弘久諸軍務者以前官
總理神機營事司馬馬公文升一見稱材且以久滯
爲惜尋遷都指揮同知理軍政兼屯田清軍馬政諸
務庚申歲總漕都憲張公敷華以弘廉勇協望舉總
浙漕弘疏八事上備朝議弘見施行居二年奉勅總
督海道葺城千圯浚濠十餘控強警情以御守卒先

是有事於海島者往往招攬而私監竈燒疑於烽火
弘悉去之他所施罷皆當利弊又以餘力設師塾以
訓武胄居歲餘海道寧肅正德二年移弘掌湖廣都
司事弘鎮以簡靜南人懷之是歲三法司奉勅蒞獄
千藩有議死而稱冤者弘得其情正色言之不少畏
却得釋者二百餘人又明年以疾請乃還於浙越三
年江西盜侵衢州鎮巡謂弘練達委以疆事弘竭力
備禦未幾輿疾還卒享年六十有五弘雅好吟咏與
客倡和動成卷帙有松庵集藏千家

王珙

弘治八年

卷三

比載三

王珙字汝溫永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選兵科給事
中督工 泰陵中使置役有司備兵士伐近 陵山
不代薪以規利劾之伏事改工易完且美糜費之省
爲多賜銀幣陞工科左僉州有豪族爭訟數年不決
命勘遂得情獄成改御史最應天諸郡公藏知府崇
不職懼得罪密通請即發其贓私罷歸事傳京師陞
刑科都給事中 武廟鋪宮奏省費數千金以濟邊
陲陞順天府承歲荒餓莩途殍力賑活甚衆陞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鳳門諸關兼巡撫山西裁宗
室驍橫以機要規鹽利者峻拒之合境肅然會虜分

路人寇害兵于寧武關戰得將官以遲遲失利功其
屠戮整京師因自劾並三邊撫臣俱左遷尋授浙江
左叅議豪民有匿租數十載躬履畝得數百頃爲公
稅孝豐有作亂者遠近騷然衆議調兵剿之請先
至卽解散陞河南右叅政分守南陽捕浙川竊賊
別脅從若干值盛寒多索餒死悉活以弭逆之臣
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擇有司布各郡審編戶則以均
徭役王師討逆濠道經齊魯籌芻糧供億兵皆無取
犯者及武宗南幸有司預集夫役數萬候境上疫
作且之食第令及期無誤悉令散歸活者不可勝計

武宗南幸

卷三

三十一

北直三

鎮守指以供御大肆科索戶部不聽卽正色責之欲
罕以笏乃止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秦中宗室
衍祿年不給爲有司累令多方務積折補其數上下
稱便河湟黠虜欲南下牧馬督固原將士嚴兵禦之
遂遁歸略無所失邊民安堵陞南京大理寺卿擢兵
部右侍郎辛賜祭葬如例

李金

李金遷安人弘治間進士官戶部員外郎時倉儲馬
政多奸弊清稽不少假借有貴戚誣占民田勘實歸
於民李廟奇之書名

賑饑節冗有疑獄禱廟夢中神若告之其誣立白有
盜坐其婢殺主母者獄釋之淫祠爲祟杖僧而焚其
廟乎嗣盜周濂等以神明稱次子涵官至左布政使
清才雅度所至人羨慕之

霍恩

霍恩字天錫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燕山前
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皆世其官弘治
辛酉恩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
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縣知縣初閣瑾竊柄
天下詢諸靡寧于是大盜乘之扇衆起亂屬久安備

八

卷三

三十二

北直三

弛民不識兵賊突前燒聚糧已煙散宿接賊乃乘隙
勒降吏多棄城走若恩固武胤知兵乃增厚餼陞
甲實庚申令嚴約慎邏謹謹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
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賊破妾將死恩曰起
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只
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恩聞之怒
而戮之徇于師曰吾不盡殲諸狗奴決不共此一天
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恩集之力竭而潰民
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斃死之被執也節罵罵
怒髮上指羣酋愕領失色

不屈以刃神諸口脅之呼罵愈厲遂遇害頸斷
白氣繞繞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壯矣哉

任 惠 附王著

任惠澤州人弘治間舉進士爲吏科給事中
太監高鳳革爲民尋起已卒矣 世廟登基詔
忠直諫諍王著亦澤州人弘治間舉進士授御史
惠交劾鳳亦革爲民詔與惠同旌起平涼太守

李 炫

李炫遷安人幼而好學冬夏兀坐一室弘治間舉進
士甘肅行太僕寺卿居官忠信好士甘肅歷叛將亂
炫臣民舍中示方而戰之誣執甚衆炫識鞠多人
活致政二紀課子耕讀足不至官府

魯 鐸

魯鐸撫寧人弘治間由進士官大理評事逆瑾擅權
有黨繫獄欲出之鐸按其罪竟置之法分巡遼海風
節炳著人咸服其公

馬 永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
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自稱
疾篤不諱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土充總兵

自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自便市取其備
值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是時漁
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峰口馳馬欲出營不
和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罪矣
而止朵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
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
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范
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 勅永出居庸討
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
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
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寧
遂定陞左都督卒于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
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
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
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
鎮云

翟 鵬

翟鵬撫寧人正德戊辰登進士補分祿光出守衛輝
卓有異聲上計考天下第一 於衛極至守開封有
並包之誦巡撫寧夏聲好車帑不尋遼錄嘉靖二

十三年虜大入寇鵬時任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等處督兵追剿斬獲晉秩本兵設策生擒逆酋王三奪驍馬器甚衆爲宣大數十年來第一捷竟以過直隸遽卒於京穆宗卽位追卹賜祭葬觀其惟有寸丹懸帝闕更無尺素達權門之句可以想見爲人

王道中

王道中撫寧人正德間進士授安慶府推官太湖險遠人多匿避徭役有一人至縣者卽令賠納蕩產民苦甚道中親詣其所婉曲曉諭止令輸辦本家民甚稱便楊州知府孫某被劾贓鉅萬道中一勘輒明科

文三

三三

北三

道敬服時宸濠餘黨未盡常事者往往以平民誣作奸細收捕甚寃道中查有賊仗旗幟者止坐四人餘數百盡釋之稱神明爲鴻臚卿侍經筵小心如一尹順天府卒著有黃齋集

王念

王念遷安人副使和之子登正德進士部使爲立坊念以民貧謝襁之知九江府修復廢殿而民不知勞念復奏開貢額使知向化居鄉廉靜事母孝以先業畀兩弟不言公事處喪用家禮士大夫化之平居鼓琴遊詠鶴齋詩忘倦

廖自顯

廖自顯盧龍衛人家貧力學以廉耻自持登正德進士知穎上賑饑活數萬擢御史巡通倉革中官監收弊按宣大將校科歛冒功者執法釐之嘉靖庚寅疏鞏鎮守建昌中貴更置將官至今快便附聞者銜甚幾爲所陷知汝寧府以直退著拾遺集放言集悵遺

錄

詹榮

詹榮字仁甫號角山其先爲尤溪人洪武間其曾祖旺者以戎籍隸山海衛榮少卽英敏年十二補衛諸生嘉靖四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權稅河西監兌湖廣皆有廉幹聲晉山西司郎中督餉大同大同帥李瑾者馭士嚴軍中不附屬虜窺塞下瑾令卒浚濠四十里過虜騎刻日竣工衆譁攻殺瑾守臣以聞詔遣卻永爲帥劉源清督師討之叛卒懼欲誅首亂自贖源清不許趣攻之終不能下乃相與謀城可灌也榮曰雲中重鎮以數十叛卒驟其城非計且鎮入何罪而以爲僇乃與都指揮紀鎮等歃血盟討賊而私察賊黨馬昇楊麟者有才略可用也爲請貸其死畀三十金使自募士昇麟遂計擒亂

首黃鎮等九人斬之又捕斬許章等二十六人縛獻
王寶等二十八人內外皆伏衆乃開城門延諸制府
大帥直指使者以次導從鼓吹入指循城中城中人
皆歡呼動地曰微唐公我曹皆魚肉矣自變起至事
平凡五閱月焚掠無算獨榮所部錢穀儲胥秋毫莫
敢犯論功晉光祿寺少卿以勲歸除服補尚寶司卿
晉南京太常寺少卿隨權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甘肅
地與諸番犬牙時肆侵掠榮宣布威德剿撫兼施境
內晏然魯迷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大帥楊信驅
以禦虜死者九人榮劾信夷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傷
向化心且示虜弱非計也 詔奪信官厚恤死者體
車送歸國夷皆悅服大同巡撫趙錦與帥周尚文不
相能事多肘掣廷議榮故于大同有功宜徙榮大同
詔從之虜以數萬騎入榮與尚文禦之黑山斬五
十餘級殺其一首論功晉右副都御史賜金幣明年
虜復犯中路鐵裹門鴛鴦峪且將深入榮嚴兵遏虜
衝而遣游騎四出邀擊斬獲甚多虜遁去榮又修邊
牆三十餘里爲堡七里爲墩臺一百五十四虜自是
不敢窺大同 肅皇帝喜甚賜書褒之賜金幣晉俸
一級代宗充灼與其黨張文溥等謀爲亂使告虜若

本朝金史人物考

卷三

三

比部三

李充濁爲內應又遣人焚諸草場絕芻牧以困我師榮
偵獲之充灼等俱正法論功晉兵部右侍郎巡撫如
故當嘉靖時虜張甚其大酋帳直雲中日蹂躪塞下
人情皇皇而榮爲撫翁萬達爲督尚文爲帥相與戮
力戰守經年大修虜人輒創去最後以數萬騎犯清
水崖裨將董賜江翰與戰死之尚文過虜曹家莊三
戰三克所斬虜過當舉其旗捷聞晉榮俸一級隨
召入以右侍郎攝曹事屬當防秋榮條上十策皆施
行隨轉左而榮病矣其卒爲嘉靖三十年年僅五十
二贈工部尚書

本朝金史人物考

卷三

三

比部三

李充濁 附第七册

李充濁永平衛人父時官知府充濁孝友力學登嘉
靖中進士知葉縣收黃山巨寇民咸德之徵爲嘉
給事中屢上封事轉河南參政修築隘口順德山西
九百餘里按察陝西辦官家子五人積冤歷貴州布
政使轉輸賑銅仁荒歉募民以備苗變疏歸於城北
營萬柳庄結社鄉黨深德之弟充拙與充濁同拔鄉
科知陳州州刁猾懲公門濁文檄以擾害鄉民久莫
能去充拙下車訪首罪杖殺之餘衆悉逃散後知南
通州政平訟理卒于官

趙得祐

趙得祐字元吉盧龍縣人曾祖忠由永樂甲子舉人任御史改刑部郎中致仕以行誼著聞祐三歲失恃稍長好讀書爲諸生隣人有加以橫逆者讀書自如入服其雅量登嘉靖癸未進士凡公服以布爲之當道有司皆重其敦雅甫三月選陝西道監察御史巡按應天掌南京畿道而嚴繕蘇松等府案牘上疏糾劾輔臣羣黨側目陞貴州僉事以去未幾以邊材調遼東巡海省築邊金費調山西兵備分巡冀南道轉貴州畢節道陞山東參議而分守遼海東寧道陞陝西副使備兵肅州其在貴州却金而服蠻夷及撫哈密酒泉頌之陞陝西行太僕寺卿以丁內艱請致仕歷任二十七年以清介終始焉林居泊然如書生時仍下帷枕席皆典籍也薪粟之乏不問蓋其所好在斯焉居第敞甚知府紀公以贖鍰置瓦甍于城扁命役守將爲葺聞而慨然曰得祐薄官時無敢取一介恐虐地方赤子耳今顧累及桑梓耶樂引後輩而企前修鄉族稱其孝友無間言應事接物坦如也壽七十三卒至今稱官家不以財累者趙氏也

張世忠

張世忠字顯甫其先山東日照人宣德間祖俊由臨洮衛鎮撫調衛始爲山海人俊三傳無嗣以猶子屢襲世忠其子也生而神爽志向不凡少長入衛學慕詹公榮文藝就正之通兵法而兼文藝嘉靖丙戌中會試武舉贊畫軍機於薊戊子襲祖職加武舉二級授署指揮僉事撫臣薦管衛印緡緡爲後法薦授提調石門進守備黃花鎮革中壩欽役諸弊進署都指揮右參將分守大同中路振揚士氣虜不敢輕犯民遠出耕穫復請加衛學廩糧科貢額頗加舊導調應援宣寧斬獲虜級二十九顆馬駝牛羊八百有奇夷

卷三

三

北

器二千五百餘陞實級資金幣續給詰命兼斬獲捷奏大臣奏保因邊事回籍對簿旋以西寇棘兵部請授偏頭參將是時太原失利人措爲畏途世忠聞命奮然曰正報國之秋也亟赴之虜寇太原矣世忠所部軍士先期選策應止存千餘而統之與參將劉維琬大同副總兵段堂等從軍武關合營追賊歃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侯林西行追至祁縣六支村西遇虜衆督率力戰虜見其軍士壯戰又力呼騎三千餘合圍四將縮閉營世忠督戰益力賊亦窘會火藥已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皆盟竟不相援國憲

天刑寧汝道耶復督短兵血戰自已至西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又戰力竭遂驪我營馬爲射死世忠中二矢又騎墻獨射被穿腋一箭而死家丁五人往救張臣及百戶張宣俱卽死而士馬亡過半矣嘉靖壬寅七月九日也事聞 賜祭葬用一品禮謚忠愍

王 鎬

王鎬字宗周澤州人也父璋爲義烏丞母李氏感異夢而生長七尺如神英姿比玉家世故殖爲友人周冉之難以貧值侵歲自啗糠粃而以粟事母嘉靖壬午舉于鄉嚴嵩爲司業欲收之門下不顧已丑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廷尉雅重之疑獄必屬焉京師有惡少誘宦家子淫博失千金廷正欲重惡少罪鎬潞古人言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其厚積必貪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如恣歸于人廷正善其言而止居二年改山西道御史首言追崇之禮出自 聖孝誠禮諸臣不過將順而已何敢貪天功以微榮自私當時中外臣僚羣起攻之未必無所見何至廢退者未起禁錮者不釋哉疏上人爲傍懼而不恤也初按江西典試事所舉皆知名士分考官中復相婚鎬曰寧得罪于一家不得罪于多士

六朝公案卷三

三二

北直三

竟黜之而相亦不銜世兩賢其人再按河南諭其屬曰當與不與者爲善人遺害也當革不革者爲惡人殖利也下令蠲贖銀出餘帑大築黃河堤達護十城全脫田萬頃境內人材不通姓名舉之而政勢行私者抑焉京營冒鉅萬計姦利不可勝數而提督臣爲宰執肺腑親人莫敢問鎬巡視之輒奏去甚者宰執銜之出爲山西副使兵備代州邊有警而代當銜鎬禦免虜患而銜者已媒孽其間左遷湖廣參議提督太和山至則督發中貴人贓幣人以天神目之轉山東山西副使甘肅行太僕寺卿兼攝四道戎馬貨胡馬八百威武大揚轉山東右叅政駐節萊州府卻羨金四千兩轉湖廣按察使禁戢宗室爲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檄中封之或於法得釋使來謝乃引使至積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而吾安敢低昂耶後書不更來至於祿糧調停咸足尋轉右布政值左轄缺攝事諭諸解銀者入則所司緘封進出則原緘發之惟據案端坐懸衡謹機錙銖無所移莞庫不得與是時倭寇猖獗爲繕城池備守具給餽餉檄土著子弟往出奇設伏左右翼擊賊之沉大鰲數十擒斬俘獲無一東還者論功當起

六朝公案卷三

三二

北直三

選一級廢子忌者沮之止賞銀幣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入境輒有新獲會楊襄毅公初入吏部首推薦欲擢貳司馬相子世蕃大恚嫉給事中某論之召回京別用既入京過嚴相長揖而已遂乞骸骨歸與兄同居貴不置私豪親猶子如已出終世未嘗一言于有司遇親舊有婚喪者輒助之而佐士之貧者時交薦無虛歲以年至而堅卧矣隆慶戊辰不疾而卒萬曆改元歲邊功賜銀五十兩

厲汝進

厲汝進字子修澤州人生岐嶷若玉垂髫補弟子員而苦學博覽尤長于史記先達高京兆王中丞皆虛心接引之貧爲里中師名士多出其門家僅一錢不私侍父疾湯藥三月餘疾愈方還帷室嘉靖甲午舉於鄉或有出百金助息者謝曰書中自有之不願聞命矣戊戌成進士授池州府推官束帶坐堂判十年疑獄者七撫按賢之凡諸郡大獄皆質成道路有神明之頌辛丑徵拜戶科給事中歷轉都掌科論柄相疏請爲國大毒于世蕃弄權納賄其勢方張並牛之禁宜崇于始疏上嵩黨諸孽者御前給之曰當大受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景

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節豈逢風長何計泰越卽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歸夫言官縱言不當既降之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可勝數耶曩在池州建德徐紳爲諸生以事逮繫汝進奇其才特釋之後紳舉進士至都御史巡撫順天而稱門下士人咸謂其識鑒直聲遠震外夷高麗使入貢時問曰厲給事安否其名重如此居鄉二十餘年徇得泉石詩酒自娛好誼樂施濟貧赴急不計勞之輕重囊之有無也隆慶踐祚方復原官秋尋以疾卒計聞京師朝士大夫罔不咨嗟曰正人未究其用世可無斯人哉年五十有九

韓梅

韓梅永平衛人以文行著名領鄉薦任大同府同知六年廉平多惠政士民永懷有驛丞范姓者歿於官妻子流落鬻女爲婢梅捐俸贖歸其母當邊事孔棘而轉輸調度得宜總督翁萬達器之薦欲大用而遭疾歸居家惇倫任質鄉黨稱之

李涵

李涵遷安人按察副使金之子孝事孀母以田產弟嘉靖間登進士爲戶部郎督兌運尚書稱爲廉吏知延安府除水患賑饑民兵備肅州修嘉峪城事竣賜金幣旌功軍民勒石紀其事補貴州兵備雪冤理枉民有天星之謠轉左布政擒首惡龍許保等苗民率服

周冉

周冉深州人少貧備書養親爲諸生時上巡撫條議一曰兵失於選制二曰糧失於漕運三曰田失於屯種四曰虜失於撫賞切中時務登嘉靖進士坊銀遍本朝公行物考卷三 三五 此道三散親識貧乏者出使遼東雪中却軍官貂裘之饒厚漢陽知府卒不能飲賄金葬之

王好學

王好學深州人領嘉靖庚子鄉薦令陳留獨通修學及判澤州佐歸德多善政及補太原弭盜祥刑請治宗室驕橫檄撫石州爲畫戰守之策爲戶部郎督餉有執陞楚雄知府懇疏乞歸助城守火器償被誣者笮金訓同宗恤母族與弟司徒好同媲美焉著有遊藝集

王好問

王好問深州人知府好學之弟生有異兆弱冠抱當世志嘉靖間登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劾巨璫不法事出按秦晉上與華便宜却諸祥瑞不以聞穆宗朝益多獻替而重孝思止行幸查內庫諸疏并劾近習謀典兵柄尤極剴切遷大理寺歷官戶部尚書憂時思職無少替南中米湧貴先發倉粟而後以聞有古大臣風先是爲卿貳卽抗疏求退至是章屢上始得允歸數月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立朝恭謹動循矩矱謙抑若不勝衣而內寔不可奪鄉誼族範遐邇共孚所著有春煦軒集

盧耿麟

盧耿麟深州人嘉靖間以弱冠登進士官工部郎議節浮冗轉江西僉憲多洗沉寃寃駐大同當叛逆甫定戰以恩威虜人監兵有運籌功督修五堡巨鎮賴以永安世廟褒之卒家無餘貲性直方敦孝友父產悉讓二弟所居庭前無旋馬地博極羣書著有藍山集

劉復禮

劉復禮山海衛人嘉靖中領鄉薦宅心坦夷視躬謹飭歷官陝右同卿兼憲衙二紀修政歸服食居處澹然如儒生桑麻外無厚產幼以孝聞迨暮年尚與

李常同翼每舉箸必呼弟儻它往必輟不食有脩郇者相與質成愧服平生清而儉簡而有禮可匹古人

王大用

王大用東勝左衛人登隆慶進士授扶溝知縣執法無所阿遯當路銜之左遷東平州判陞滕縣令明習吏事每事必探弊端一大瑞進貢折辱驛官吏大用請郵亭令開篋驗之皆肝襖遣人收捕其解戶於獄大瑞甚懼求免其練明肩事類如此陞大理寺評事改戶部郎中歷官遼東陝西叅政兩縣并祀之

劉文煥

劉文煥字世英樂亭縣省祭官素行端樸爲吏竊過父早逝事母王以孝妻盧氏又孝姑疾焚香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二年疾果愈姑歿願爲廬墓文煥曰廬墓此爲子事也葬母後卽廬墓所哀毀骨立每日舉土三次墳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費不數尺泉水湧出始苦忽甘人以爲孝感號其井曰孝子泉署縣事推官沈之唘獎之給米而至其廬聞其言劬勞因極抱蓼莪之戚乃思歸而侍親文煥喪畢命知縣迎之路沈選給事中不赴任而告病歸養蓋不負文煥所感也

樓 賡

揚騰遷安增廣生也廬母吳氏墓有水花結於盆絲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生焉隆慶元年親以老疾告終哀毀踰禮幾于斃性既莽居廬歲如初喪三年七月地產靈芝六小四枝黃紫二色廬左右成列若植孝行感格事應異常縣以聞于上官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冠帶人丁榮其身復其家云

補遺

趙 祥

趙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烏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士官蓄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髮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逢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 聖意仍令人貢申前請 詔許襲職歸養

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家亦不幸矣

萬信

萬信直隸昌黎人宣德中知開封守職廉勤夜夢一男下保身稱寃曰某為祥符縣民耿陽兒所殺屍埋庄後信為寤明日至其家果得屍考驗俱服人皆異之在任歲久一夕澡畢燃燭廳事呼酒獨酌召二子曰強毅可建事功忠孝可通神明我去汝勉為之言訖遂逝

李采

李采字君采號臨江昌黎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由行人選授四川道御史兩巡川廣所至以風裁稱尋掌河南道大計外吏汰斥惟精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采菲自行太僕卿以至濟司臬長咸在晉地故于閭里疾苦長吏賢不肖悉關詭情何背如燭照數計諸所措注悉當機宜先是礦徒張守清聚眾豪里中恐其久而獷悍也縋其眾而什伍之會大璫祀五臺者有所要求意亦歸為上言守清作奸狀竟以縱寇殃民詔歸守清而卒

人物考卷之四目錄

北直隸保定府一

李彥名

何禮

邸鵬

李得成

王寅

趙豫

劉觀

李友直

郭璉

王哲

吳祥

李宏

楊瓚

李敏

王文

張哲

馮珪

寇深

王驥

何翕

王瑾

宋傑

孟鑑

張鵬

劉慶

賈俊

田昭

呂雯

楊宣

侯璜

田景賜

吳樸

韓文

王道

黃縉

吳櫟

三月十八日分

上直四

馮賢

李鳴鳳

曹臻

王宗彝

劉瑀

朱英

張貫

侯觀

于寅

人物考卷之四目錄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四

北直隸保定府

李彥名

李彥名字資善保定府安州人自幼穎異博極墳典洪武中以通經儒士舉用至京洪武二十年試禮部尚書時詔天下行養老之政自八十以至九十有差上慮有司奉行不至令彥名申明德意二十二年詔定歷代帝王名臣從祀彥名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傅爾木赤老溫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帝去

本朝分省人物考

北直隸保定府

趙普安童阿木進陳平馮異潘美及元臣木剌華餘悉如彥名所擬三月上親策多士臨軒命題策問祀禮賜進士及第任亨泰等九十七人又命彥名勅石題名祭酒宋訥撰記二十二年冬命彥名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城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櫪腦官下人并儒士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

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桑者不許人魯王檀堯詔議喪制彥名等奏宜輟朝五日皇帝於諸子無服宜素服五日而除其諸王及世子服制悉條議以上上從之遂著爲例彥名在朝贊定禮制最效勤勞出入拱手按步不差尺寸端謹羣臣莫比二十三年致仕

何禮

何禮保定府清苑縣人洪武初以才行異等舉十三年陞兵部侍郎十五年擢兵部尚書奏准令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淮安蘇州等衛馬草

本朝分省人物考

北直隸保定府

不許科收馬料不許支給其各衛軍士有年老及殘疾有丁男者許替役管軍官不許生情留難違者悉坐以罪十六年奉旨令僉四府之民有占田四十頃以上者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以上者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者出下馬一匹後又命各處驛馬不問官給自備其孳息聽令貨鬻惟爲事給軍馬匹有孳生仍令報官又奏准天下衛所善於射者十選其一於冬月農隙輪班赴京校試不中者罰其指糧十百戶中者賞鈔五錠連中者十錠不中者亦給道里費各邊軍士就於本衛較射本年以事免官

邱 鵬

邱鵬唐縣人洪武七年進士尋擢御史稟性忠鯁剛決清廉知無不言言無不當值時法嚴遣官籍沒其產止不進二張木筋五雙故鄉物也復擢廣東臺憲

李得成

李得成涑水人父德儀早卒母張氏洪武初避兵溺死得成臥水求其屍塑父母像與妻事之甚謹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爲大官署丞二十四年改太常禮郎二十五年又以割肝報效之忠陞尚寶司丞二十七年八月旌其明孝子靖難兵起李景隆敗於德

卷四

三

北直四

州濟南被圍急黃子澄等謀緩燕師遣人講和得成慷慨請行見成祖濟南城下請回軍還燕成祖必欲得齊黃乃肯解兵遣得成歸報朝廷以得成辱命下獄已而宥之永樂初陞陝西左叅政歷陞陝西右布政使數上言民間疾苦民感其惠

王 寅

王寅高陽人洪武間以明經薦爲洛陽訓導又以經明行修薦授禮科給事中敢言不避權要忤冢宰出守思州至則宣布威德蠻夷率服

趙 豫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洪武間以生員督賦守城

承樂丁亥授泌陽縣主簿未任擢兵部主事陞員外郎丁內艱起復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奉勅知松江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困窮耄稚至者咸得盡其情每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滿考吏民數千人請留增秩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豫在上列詔宴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縉紳榮之及致仕去吏民攀擁不得行豫在松郡每見訟者非急事卽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然而訟者止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讐解因而息者甚多比之鈞距致人而自爲名者何啻霄壤哉

劉 說

劉觀雄縣人登洪武間進士授太谷丞召拜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後出守嘉興嘉興稱治寧丁外艱承樂初詔訪耆舊奉命起復除戶部侍郎轉副都御史時肇建北京命觀鳩木於浙先是所可懼不數惡獲罪往往誇功利飾虛文觀至盡革其弊事不後期因是全活者累千萬人後陞禮部尚書木幾涼

州羌叛格毒西陲 太宗命觀以刑部尚書督將臣
往征之羌戎投首羣醜就殲推髻襁負而至者萬二
千餘酋以上以寧凱還遷左都御史時雄屬畿內尚爲
雲川所優奏遷白楊口鄉里至今安之官至太子
少保官議其食墨者遂令觀巡閱河道尋建觀弁其
子福俱下獄尋戍子於邊而令觀隨居王濟日世傳
觀守嘉興決死刑刑者數伸手有黃金二千兩字觀
卽截其手以進 太宗嘉歎久之遂蒙春注冰蘂之
標始終不渝特因得罪三楊適其子遊官伎忤都御
史故見構陷歸休止有草舍數椽食墨者固如是乎
不刊分省初考 卷四 五 北直四

李友直

李友直字居正清苑縣人讀書通大義兼習律法
成祖靖難之初友直時從事北平廉司首發密事用
是深契宸衷遂擢藩司叅議贊墀居守撫誠效勞禦
敵之方捍城之具罔不周備永樂紀年肇建北京設
行部除左侍郎尋以事謫戍四年復原職及管官宇
承命綜理沿河輸運諸務悉心殫慮雖隆寒盛暑不
吝利興害去人咸德之十八年竣事調行在工部十

九年定鼎北京命署兵部事二十二年九月以居
大行皇帝喪不齋戒公宿降順天府丞尋陞工部右
侍郎 仁宗嗣位追念舊勞拜工部尚書未幾改北
京行部奉命代祀秦中前代陵寢還朝懇懇以軍民
利害爲言深承眷遇 宣宗繼統改行在工部命往
西蜀總董夫匠鳩工料材寬不至縱嚴不至苛軍民
便焉自是凡有營建一以董督之任委之友直夙夜
敬慎撫循慰勞人忘其勞而事必就 英宗臨御歷
勅繕葺京倉及濬築通濟等河施設措置智力弗衰
正統戊午以疾卒於官

郭瑾

郭瑾字時用初名進保定府新安縣人由國子生出
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
怒不行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永樂初年爲戶部
主事以勤敏著稱已爲 文廟所知歷陞都建叅議
山東叅政俱有政績五年進工部右侍郎九年命往
湖廣武甯山督官觀事集而人不擾事竣回部十九
年定鼎北京特命安撫江西軍民考察官吏二十二
年改吏部會 仁廟嗣位益隆眷注命兼詹事府少
詹事乃改今名暨 宣廟嗣位又命掌行在詹事府

四年憲義以年老輟吏部政務贊謀密勿遂進尚書
代義理部務為人寬洪簡重得大臣體甄別士類人
服其當但三楊當軸薄其不學無術議勅方面風
憲郡守令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出是天下要職吏部
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出是天下要職吏部
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
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出於三楊之門吏部
拱手而已正統初侍臣因卑卑言大臣不能盡職久
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璉獨
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
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
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是之後八年致仕
王哲
王哲清苑人永樂中由鄉舉入太學擢監察御史按
遼東及江西河南所至有聲累陞山東叅政遇境內
蝗分道督捕毀淫寺以宏公館之未備後以學士楊
溥薦陞湖廣左布政凡有便于民者悉力爲之未嘗
疑滯性至孝歷官廉正嚴明人不敢以私干之民因
爲歌曰王捕虎最執古心無私人不苦囊無錢衣有
補民愛之如父母焉

吳祥

吳祥蠡縣人永樂中知嵩縣爲政寬和通民自歸者
二百餘戶縣有猛虎劫賊爲害祥乃禱神未踰歲獲
虎二十餘賊黨亦各散去邑內遂安秩滿去吏民詣
闕奏留上許之在任三十二年卒于官

李宏

李宏蠡縣人由進士任御史素行清介難干以私嘗
巡歷有奸犯密令人以袋金書名事犯置察院厠壁
間入厠見之既出以示衆明正其罪時論廉之

楊璚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

楊璚蠡縣人由進士永樂中任山西趙城縣知縣廉
能有聲爲天下賢令第一遂陞鳳陽府知府政績大
著已丑朝覲推天下賢守十八人居第四賜宴并衣
一襲陞浙江左布政時陶得二鄧摩齊等作亂論平
之省兵財無算時忌於權貴未蒙武功之賞止賜表
裏進二品俸尋卒

李敏

李敏字好學新安縣人永樂丁酉舉人宣德四年除
鳳陽府同知有惠政正統三年陞汝寧知府十年以
善狀著聞特陞應天府尹寬嚴相濟士民敬愛景泰

二年陞戶部左侍郎總督蘇松糧儲兼撫應天府
嘉泰五年夏大水滄浸田禾經久不退敏與知府汪
澤議當開浚白茆等塘以洩之游躬往常熟縣相視
時久不疏濬壅成閼堰近民耄倪皆臥泣堤上以求
免言一開浚則堰下之田亦就沒矣於是挑濬青墩
浦橫瀝塘共五十六里以通白茆塘鑿開三堰約三
里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淤塞漫以叢葦仍挑去
約千餘畝於是水得歸海敏在江南救災恤患撫恤
軍民備盜督餉事克有濟六年陞戶部尚書專督糧
儲撫應天等府天順元年致仕

王 文

王 文

王 文

王 文

王 文初名強字千之宣德間御筆改今名先爲鳳陽
府霍丘人大父壁仕元爲杭州路總管洪武初左選
保定府清苑簿占籍來鹿焉文穎悟過人甫弱冠領
鄉薦登永樂辛丑進士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激濁揚
清綽有能聲時都御史顧佐掌院事少許可文與王
翱于謙同時爲御史咸爲顧所器重三人中嚴毅剛
介文獨過之時彰德妖人張普辭逆謀惑衆地方騷
動宣廟憂之命顧佐擇風力御史往治其事顧舉
文遂命與中貴劉永成偕行劉強悍最鍾寵遇文一

以正氣臨之言動無少忽劉亦深服比至羣盜悉平
先是普詳於士民之家曾受一飯一茶者悉附簿書
以獻往名事敗同事者得簿書欲盡捕之坐以通謀
人心惻惻文曰此賊未反時以募緣與之飲食豈知
後日爲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亦不究人
心始安回朝悉以上聞大爲朝廷嘉獎用是受知
宣廟越明年擢關中按察使將往丁外艱朝廷奪情
命蒞任章數十上不允正統己未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關內期年召回本院視事又明年轉大理卿壬戌
夏大旱朝廷命中貴與安審錄兩法司重囚無慮百
餘起文於招議情節悉能背誦於可矜可疑者率以
一二語斷之無不中節與安驚服且歎曰法官如是
者目所未見受知 英廟擢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
史時吏部尚書連進招權納賂盤據要津莫敢誰何
文疏其貪婪劾罷之風紀大振時朝廷重陝右重地
每以掌印都御史越歲代鎮守正統己巳文在陝右
廉酋也先犯順朝廷以璽書命移陝之關席居民悉
入城以避賊鋒文以虜賊悖逆天道不久必悔過此
去京師數千里不宜妄自驚擾以搖人心卒如所料
既而得代回京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掌院事如故

時南畿富民固山周家豪橫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贖死時大同有事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請祭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間衆未發言文正色曰祖宗律殺人者梟命貪賦者落職奈何貪富民三十萬糧廢祖宗法乎衆莫敢異卒坐以法景泰壬申南畿山東河南大饑命文以使宜從事賑貸文徧歷郡邑賑恤之全活不下數十萬越明年朝廷以內閣密勿重地改兼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疏納言舉賢賑民數意稱上意五年南畿復饑仍命往貸至則訪民疾苦蠲民徭役大開倉廩賑恤所活又不下數十萬餘還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天順丁丑值英廟復辟時權奸石亨等以文在都察院時曾劾之乘機報復設計誣陷而卒四方冤之年六十有五久之英宗亦悟成化己丑復原官論祭錄其一孫入成均弘治戊午特贈太保諡毅愍文爲人嚴毅廉介寡言笑熱知國家典故雖貴極人臣自奉無異布衣時每廷議百官會集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衆自帖服屢鎮大邑內總憲紀振舉綱維無敢干以私者景泰初與陳國事一揖之外未嘗交談諸御史仰其風采

若神明及入閣毅然自任盡心奉國知無不爲事有可否多所匡正朝廷眷重錫以白金印章其文曰忠誠匪懈云

張哲

張哲益縣人永樂甲辰進士任大理寺評事有寡婦曾氏私與人通忌其子乃誣以不孝繫獄哲疑之後數日令獄卒出別囚屍鴿言千母曰汝子已死汝來收掩密令人伺其母竊與一人喜笑卽併捕訊之果服辜子得免死平冤獄胡景先等一十三人俱奏免歲久旱是日雨時以雪冤所感陞江西按察司僉事

永樂分省人物考

卷四

七

事適有寇葉宗流等竊發山東勅哲同都督楊洪統軍盪平之獻捷上賜金帶陞巡撫雲南僉都御史未幾卒

馬珪

馬珪字廷王安肅人永樂中以壁經領鄉薦初授南京理問折獄詳明庶民允賴陞行太僕寺丞禁革奸弊馬大蕃息巡撫交薦復陞太僕卿初心益勵抵官二年致仕行李蕭然非公事不見邑宰

寇深

寇深字文淵唐縣人永樂山爲郡庠生上言時務

朝廷奇其人召入胄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穀有弊
最遣中貴人陳保生往廉之求國子生精敏者同事
得淳甚喜宣德初擢刑部主事以勤能稱尋陞員外
郎丁父憂服闋復任盡心刑獄凡疑獄人不能辯者
必屬之正統甲子用執政薦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時
天久不雨 朝廷念刑獄有冤抑者特委錄山西諸
郡大辟因察其情有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
上邊務數十事多見采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不靖寧
臣請出師勦之 朝廷念撫治者非其人乃命廷臣
推有胆力者會謂深可即日陞右僉都御史以往
破賊寨擒其渠魁送京師請番警伏獻盜甲刀劍三
千童男三十七人駿馬四百餘匹繼後入貢不絕於
是撫恤士卒相地要害築關堡城池六十處道路險
峻者咸削平之以便儲運番夷酋長或率其黨來見
乃宣布 朝廷威德且諭以享福之道莫不感化地
方底寧 朝廷嘉其能進左副都御史加食二品祿
綵幣帛金之費甚重因母老上章乞終養 朝廷優
詔慰留之景泰辛未召還特加獎勞番人乞留者十
有七奏不從才踰月奉命提督遼東軍務假便宜之
權以征遼威名大振積糧練兵盡防禦守備之計

中外守臣咸敬畏之海賊李福挾妖術以惑山東之
民聚至萬人身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遣都指揮周
英授以成算捕之遂獲千餘人詰其造亂之由得首
惡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釋之景泰甲戌北虜入
境深謀巡邊之策因其勢便斬首賊七十餘級獲馬
六百餘匹在邊歲久思親益切或與同事者言及母
老輒流涕終日不食累上章乞歸不允丙子得還京
議邊事時母年九十有四已感風疾曰吾得見吾兒
即瞑目矣深悲泣懇求歸省至家母一視而逝哀毀
踰禮 朝廷起復任乞終制不允天順改元 英宗
復位乃許終制二年臺長缺人復起視事進左都御
史深嚴厲愷急百僚畏憚 上深嘉之寵賚優厚常
召訪政務但呼老寇而不名性至孝雖居顯仕惟以
不得養親為歉諱於世故聽獄能斷人服其明天順
辛巳見逆賊曹欽父子兄弟恣意妄為率御史劾之
欽等反謀首害之賊誅滅特贈少保謚莊愍

王驥

王驥字尚德東鹿州人自幼警敏年十三為諸生即
有遠志登永樂丙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
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

帥承務急且冗委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中持
正不撓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元年 仁廟素知
其才召爲順天府尹敏決不滯議何大治特賜詔褒
之 宣廟卽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處南
京根本重地眞定州畿內要衝泰蜀二王府護衛兵
多兩遣分調屯駐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行在兵
部尚書先是虜酋阿台朵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
英宗卽位改元卽遣視師許以便宜行事至見冷邊
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異日
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
本朝今省人初考 卷四 十五 北地西
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
爲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如之
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旣而虜首把禿羅入莊浪卽
遣都指揮魏榮校以方略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
還虜始知懼遁走及聞甘涼軍冗冒者汰其三之一
八月還京 上親慰勞之未幾虜聞驛還復入寇
上復勅往至則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
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
與太監留安都督任禮分兵爲底逐擒阿台俘殺觀
類幾盡邊境底寧捷聞 上平人獻金幣獎勞兼

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
叛累征不利大學士楊士奇等議遠夷不足較只爲
耕守計而驛獨主於用兵辛酉春復命蔣貴率諸道
兵往討之仍命驛總督軍務賜以明鎧雕弓蟒龍緋
袍沙壯其行比至聞賊在太候州卽遣都指揮馬謙
授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
進會兵上江以火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蓋平其
巢寨捷聞 勅獎勞召北還時蠻賊耶羅造孽於維
摩州乃遣指揮萬誠率土兵討之賊潰散耶羅逃之
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函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
本朝今省人初考 卷四 十六 北地西
官儂郎與沈政警殺十餘年乃宣諭 朝廷恩威兩
警頻釋至京 上親宴於奉天門百僚以次陪宴論
功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賜詔券進封三代
未幾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驛復總諸軍至金齒
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伴諾不遁驛至
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
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許驛責以忠義賞以牛
酒遂感悅而追緬人擁衆大至密令貴率兵匝江而
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首惡又遁去不
得捷聞召班師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近邊

上復命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元塞堡烽墩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兵方略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上復命總督諸軍率兵往討之至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乃伐竹爲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又於鬼哭山顛立柵驥與偏將親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官聚征湖廣苗賊大利乃命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長檻送京師餘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老乞閒還京

本朝分省人物考

北通

丁丑景帝有疾同石亨等奪門奉英宗復位仍兼兵部尚書理部事再閱月解職禮遇甚厚驥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每陳利害休戚疏辭懇切讀者悚然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曾無驕貴之意體貌清臞風儀峻整善談論見之惓然天順四年疾亟家人皆惶懼驥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耶對故人大理卿龔永吉叙開闢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就席而逝年八十有三追封靖遠侯謚忠毅

何龔

何龔安州人由監生永樂中任武陟縣令執行文化

寬仁愛人導民孝弟力田捐俸助婚喪不能考
滿民走閭留之銓曹嘉其賢加通判俸仍管縣事
政十八年以賢能第一擢監察御史振揚風紀辦理
寬獄甚多及謝政表正風俗施地建學鄉人賢之

王瑾

王瑾安肅人由舉人宣德中分教潞城陞咸陽知縣
興學勸農鋤強植善凡利於民者罔不殫厥心力爲
之丁外艱歸民思不置陳於上特旨奪情起復尋
以疾請除新尹王瑀來代民猶不忍釋復陳於
上旨旨進六品秩仍留咸陽新尹改三原縣後二載
陞延安知府凡所以惠其軍民者一如咸陽九載秩
滿撫按藩臬各具軍民請留狀交章於上允之進
三品秩陞河南右布政使忽疾不起士夫軍民如喪
考妣爭繪像祀之咸陽至今春秋廟祀

宋傑

宋傑字廷英定興縣人宣德癸卯鄉舉登庚戌進士
歷任兵科給事中光祿寺少卿陞西布政司左布政
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參贊甘肅軍務天順改元爲
權幸所擠左遷山東參政移湖廣左叅未幾仍進方
伯成化改元進職右都憲撫蘇松尋致仕先後共歷

仕途四十年徐性和厚質實而量有容居官能行所無事人以鎮靜稱之

孟鑑

孟鑑字野人宣德壬子魁鄉薦明年登進士擢吏科給事中嘗持節封王饋遺一無所受陞都給事中不數月拜戶部左侍郎時廣東海寇黃蕭養作亂攻沒州縣進圍廣州甚急朝廷已出師往征復命鑑參總戎務鑑至去城百里左右請勁兵爲衛鑑惟以五騎從之而入時州城四閉已兩月矣蕭養驕貴人心洶洶鑑卽下令開門聽民出入賊詭乞降鑑知其計

不計其計

卷四

七七

北直四

募戰士繕甲兵以待之賊果率衆圍城鑑出精銳指授方略刻期擊賊遂獲黃蕭養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景泰朝召還措置山西邊儲總理湖廣軍餉所至有功謝政年餘召起南京工部左侍郎抵任數月卒

張鵬

張鵬字騰霄號拙菴世爲保定涑水人父渠官兵部職方主事鵬幼已負卓異不與里中羣兒嬉年十四失所怙繼失所恃雖處貧疾而向學則勤勵不懈及人邑庠才思日充正統丁卯領順天鄉薦景泰辛未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立朝寒諤有才行凡百

施爲務侍大體略苛細常條奏時事關民之休戚者十而人服其切直朝廷嘉納悉下有司施行之尋按治隆慶等處已亥監南和伯軍之湖廣丙子清理京畿馬政復在卓振風裁賢聲益著天順丁丑武臣石亨恃寵作威福人莫敢犯鵬奮不顧身率同列極詆其罪亨憾之竟被誣謫謫戍遼東鐵嶺衛尋改廣西南丹衛後亨事敗人服其矧見幾先憲宗卽位宥還乙酉召復舊官明年超擢福建按察使戊子擢巡撫廣西左僉都御史鵬常謫居其地備詰民夷土俗凡政令之出甚合時宜而邊境用寧已丑言官劾中

張鵬字野人

卷四

二

北直四

外大臣之不職者誤及鵬上知其忠獨留巡撫如故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非于奪一以至公而臺綱振肅辛卯春復改都察院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明年盜發境內奉勅巡視廬鳳等府惟以恩信爲治輯捕有方踰年盜息仍還南京右理院事隨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丁酉召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壬寅特拜尚書甲辰進階資政大夫加太子少保自是多疾常在告果乞致仕不獲允後復請不已上察其意堅卽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人陸解復賜鈔二千緡皆異數也孝宗卽

位詔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居家優游自適凡七年而終享年七十有二謚簡鵬剛直貞介夷險一致凡六為臺憲歷內地邊方者八所至必感激自效竭盡心力為本兵時遼東守城請開邊雲南孟密思乞受官修貢皆奏止之武臣有乞金齒參將者執不可其臨政簡約每以生事喜功為戒當歲饑四方奏多盜賊陝西河南諸處尤甚鵬報言此輩特逼於饑不得已而然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散矣各道本行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益如此鵬為人剛特無華雖居顯要自奉如寒士資性樂易莊重不立崖岸不輕笑語其侃侃若不可近然待人直誠故多樂為之用云

劉慶

劉慶字本善保定新城人祖子欽父晉安永樂間隨王師征討有功朝廷報之以官不受數曰吾世業儒以詩書起家安事兜鍪為也遂棄歸田里教慶讀書慶沉於淵默而性少許可不肯脂韋世俗少游學河間既成瀛鄉之士欲手跡莫敢當其鋒遂舉正統丁卯鄉薦官至成均閣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持斧行部所感繫西塞成化收元明廣中靖廷議頒命文武

兼備御史往大司馬白公圭遂以慶名奏請以行此至廣賊鋒其銳稀突不奔泉嬰城自守蓋自元戎以至偏裨莫知計所從出慶為之出奇決勝進三軍而論之易以溫言責以大義倡勇敢禁擄掠民間一經一票不敢耽臨敵雖矢石交下亦不敢輕有動移慶曰士用命可以戰矣翌日元戎整兵而出號令嚴肅部伍齊整器械鮮明賊望風而遁兩旬間大功遂成慶之力居多焉班師之日行李蕭然朝廷嘉之陞大理寺右寺丞養子益厚丙申陞右少卿成化己亥卒年五十有八

本朝分省人物志 卷四

賈俊

賈俊字廷傑東唐入景泰庚午舉人天順己卯就國學被簡為山西道監察御史凡五出巡所至獎廉黜貪鋤梗植弱共稱為能歷按察副使督修德王府工輒就諸選左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蓋異選也俊至則持憲度嚴軍法庵指任使惟所當數年虜不敢犯成化癸卯召入為工部右侍郎傍村訓藝勤必信度乙巳河南餉勅俊往視悉力賑貸多所全活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遷尚書弘治辛亥勅修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四上疏乞休歸三年卒俊

歷事三朝始終完名巡撫六年不携家眷蔽靴淨履至今猶有傳頌之者宦官汪直權傾中外六卿咸屈膝下之役獨奮然與之抗禮直雖改容起敬然百計傾陷竟莫能動孝廟欲建水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典此無益之王疏凡三上上雖寢其事而中不憚會太監李廣方爲上理髮前跪曰罷此老可也上怒曰工書爲朕省費果安敢出此言以執尖陽其一齒俊聞之累上疏乞休上再出溫旨慰留之後俊之直節勁氣受知孝廟如此

田昭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四

二三 北直四

田昭字明德清苑人由景泰癸酉科舉人歷任福建鹽運司副使天性廉潔一毫不苟取致仕還空然一囊行城市中不車馬守祖產百畝餘以勤儉治家儼若農夫教二子長芝次蘭芝舉鄉薦蘭登進士鄉人以爲德厚流光云

呂雯

呂雯字天章保定府安州人舉景泰癸酉鄉薦試禮部輒弗利成化初選爲監察御史數直諫有聲會出師征東夷從左都御史李公秉往紀功還擢南京通政司右叅議未幾以內艱去十三年服闋改南京光

祿寺少卿十五年召入爲太僕寺少卿馬政修舉十九年薦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有虜警衆議未決雯曰虜旣深入宜堅壁待之彼無所獲必困而歸歸則以勁兵邀其後可以得志果如其言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賚旣乃築邊牆三百餘里虜不得近人恃以安山陝饑餧榆林獨熟民流集者甚衆雯慮其生變縱令出境必饑而死欲招集無米可恃後設處多方所活不可勝計邊人至今能道之久之徵外益經事二十二年有兵部右侍郎之擢弘治三年遷左侍郎時天下無警曹務外無以自見屢有建白皆下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四

二三 北直四

有司比持節封宗藩清稽武誥名籍皆其餘事也其爲人樂易可親交朋友待鄉黨俱從厚遇事善裁決論象緯有驗祿命亦多奇中弘治甲寅卒年六十六

楊宣

楊宣新城人登景泰甲戌科進士任河南道御史歷禮部左侍郎掌鴻臚寺事立朝有救劄千斤餘黨誣陷疏劾曹吉祥石亨橫逆疏上俞嘉之至今朝野赫赫有聲

侯瑨

侯瑨雄縣人景泰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奉命視

湖廣奏免稅糧八十餘萬石民困以蘇雇員外郎
出守鳳翔下車卽賑濟流移全活者衆九載陞山西
參政進光祿卿轉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時有吟箴
之變召召赤斤蒙古二衛授以方略克復八城俘賊
千五百餘不自有其功兵部奏聞降 聖書嘉論及
賊勝遂虜兩賜金幣繼陞兵部右侍郎改南京禮部
轉戶部左侍郎遷南京工部尚書轉兵部參贊機務
數懇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卒子觀登進士官至戶部
尚書

田景賜

二月八日

三二

魏

田景賜字時中保定高陽人登景泰甲戌進士授山
西道監察御史陞大理寺丞累陞左右少卿進本寺
卿成化乙巳致仕歸景賜爲人峭直精敏有幹局爲
御史甚著風裁按治所至貪墨多欲迹推掌三法司
事彈劾無所避在大理持法不撓詳讞平允後引疾
去時年五十九在林下餘二十年吟咏自適絕世故
進階禮部尚書正德元年卒謚文懿

吳麟

吳麟清苑人景泰間領鄉薦由中書陞德府左長史
爲人敦孝友樂施予父嘗罹疾嘗冀以驗安危居官

所得俸祿悉惠宗族嘗值荒歉族人不能自給者登
家賞易粟以濟之以故鄉里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吳
中書也

韓文

韓文字貴道新城人天順丁丑進士授行人擢給事
中使琉球嚴禮度宣上意辭所餽物還戶部郎中會
畿內山東水上疏陳便宜十事尋擢陝西參議以備
作亂出奇兵勦之轉參政進右布政權茶易米以備
儲蓄侍二十餘萬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尤留心
邊事有司奉令捕豹上疏請止之已而乞休致命給
卹歸弘治十一年卒賜祭葬如例文器宇宏闊以平
易爲政未嘗肆苛猛立學舉時人稱之

王道

王道蠡縣人天順丁丑進士初授行人爲戶部福建
司員外郎尋陞郎中時荆襄流民倡亂道議郡縣其
地悉入編戶帖然順治陞山東右參議督理廣寧邊
儲陞參政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流民
野王剛復亂悉勦捕之又勅宗室授民及按荆藩諸
不法時以爲允宜

黃楷

黃籍安州人天順丁丑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多所建明爲人性狷介毫髮不苟人有僂謁者嚴拒不受擢江西參政歸家隱鄉村布衣蔬食如儒生鄉人至今稱賢

吳 價

吳價博野人登天順甲申進士拜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擢四川參議山西參政陝西布政時關中饑條陳救荒數策皆見採納巡撫湖廣德威並著總督南京糧儲以疾辭得致仕價爲人孝謹嘗捐貲修學置造祭器創建石橋以濟往來修治道路以便行人市藥以濟時疫

馮 貫

馮貫字大用保定蠡吾人也曾祖守道元西臺御史貫少起田畝年十八始知自奮於學正統己巳之變士民驚潰失業貫誦讀不廢及領鄉薦入國學貧無膏燭夜每挾冊隨月光以讀時則燎薪續明其勤苦如此登天順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嘗出巡邊關按州縣搜吏弊索民隱食廉才頑多見聚黜成化中上疏言時事曰儼爵賞理窮民處流移修兵政廣儲蓄禁盜賊平刑獄息滯恩節冗費重憲職數事上嘉

納之及掌三法司事治山西妖民及勅兵部大臣不法事聞者肅然九年進大理寺右寺丞轉左寺丞進少卿不數年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又改大理寺卿法律精明持心仁恕嘗曰大理平天下獄獄之不平咎在誰孰數當奏獻必反覆訊鞫無憾而後已每廷議衆得宜其言載在條例有司至今遵行之嘗應詔舉所知衆稱得人弘治六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九年以疾乞致仕詔可且命馳驛以歸抵家一月而卒壽六十有四貫魁岸美髯爲人詳審沉靜而有謀謨度是汪如莫窺其際在大理嘗承詔會同三法司六科公案劾未日

李鳴鳳

李鳴鳳定興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所治皆京兆獄訟間遇權倖家不法必嚴鞫之務俾服辜雖動以范言弗恤後知太原府一富室初育從子爲嗣者既壯不檢逐之因積憾殺其父而遁去有司寃及死者之妄繫獄四五年勿白鳳多方審悉其數即擒其從子一訊而奏得免人稱神明

曹臻

曹臻安州人登天順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按山東先赴濟寧郡縣河流淤塞民饑爲盜臻至疏水下泲民得稼穡盜聞風解去擢湖廣按察司副使耶陽巨賊據險叛亂臻奏立耶陽府縣卒于官

王宗彝

王宗彝字表倫東鹿人初名倫文之子也嘗鄉試不第景皇帝以文故欽賜舉人天順初文被法宗彝亦謫戍事白復領鄉薦以成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宗彝爲遷郎中督理遼東軍餉後討建州夷以督餉有勞陞大僕少卿久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時建州以方受討疑懼不貢又遮掠朝鮮貢使宗彝謂用兵費且不貲請寬之許令修貢癸卯坐累左遷四川參議會番夷毀朽茂餉路宗彝出彼不意窘以兵俾修復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入爲兵部右侍郎閏潮河川等路兵馬城池尋轉左庚申虜寇大同經略居庸等處右都御史虜犯遼東以宗彝提督軍務何摧南京禮部尚書正德丁卯逆瑾用事乃罷歸瑾敗言官累薦不起年及八旬耳目聰明手不釋卷乙酉卒賜祭葬如例謚文簡宗彝儀幹修德

端謹厚重所至靡不盡力然不事表暴故無赫赫之名

劉瑄

劉瑄江陰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北臺御史出授陝西鳳州叟整不少假借監鄉試尤號得人尋陞蘇州知府以簡靜鎮驕奢風俗爲之一變擢山西參政歲饑盜起瑄乃賑恤嚴緝民賴以安轉福建山西左右布政陞都察院都御史督南京儲備凡巨猾積弊釐革殆盡復與同事者嚴體統之辨自是人不相安矣弘治五年致仕

本朝小傳卷之四

朱英

朱英博野人成化甲午鄉貢辛丑進士除大理寺評事陞寺副時山西旋獄歲久不決奉命往鞫始得平允轉寺正持法公直強貴敬憚呼爲朱竭子出知鳳翔襄陵王雅敬重之

張貫

張貫蠡縣人成化乙未進士初授河南知縣慈祥樂易不爲苛刻擢南京湖廣道御史轉陝西按察司僉事整飭邊務邊境晏然弘治戊午哈密犯順承命出師平之賜彩幣陞四川副使尋陞貴州按察使以持

法忤逆理讀官參議復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銳意邊務謹烽火明斥埃比兵馬易果城臺堡堅卒有成放賜璽書加二品俸蟒衣三襲卒于官

侯觀

侯觀字士賓其先山東諸城人永樂初曾祖文質以間右徙實畿內遂占籍雄縣父璣官南京兵部尚書觀以成化十三年舉鄉薦明年第進士試政戶部又明年授河南登封令勤恤民隱藉剔宿弊邑有蒙猾武斷鄉曲父子濟惡人以虎目之觀廉得其情置之法積害頓除十八年大旱繼以瘟疫觀禱於中嶽願以身贖移時雷電交作大雨如注病者以起歲亦大熟二十年復旱流離餓殍枕籍遂途觀發倉賑貸老羸不能支者為粥食之類以不死者甚衆部使者交薦之以治行異等徵時父璣為兵部侍郎例不得任御史乃授戶部主事弘治二年准徐大水奉命往問百姓疾苦奏免其租稅有差丁母憂服闋復除舊官九年陞員外郎進郎中十四年行河督漕運令嚴而信領運者皆如期而至尚書周文端公器之薦觀自江西司湖補雲南司蓋于南司屬京府事倍他司故也部中奏多以妾之十八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既之任命翁年老留南京師範乞終養翁榮之比卒哀毀益甚正德五年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尋進本寺卿七年陞戶部右侍郎總督京通倉場明年理部事又明年虜入宣府大同二邊十一年盜起畿內皆命觀兼左倉都御史理軍餉有白金文綺之賜轉左侍郎武宗北巡應州之役復兼憲職隨軍給餉班師賜飛魚衣三廕一子世官十四年陞尚書仍總倉場疏請裁冗食停工役以實京儲下廷臣集議咸是觀言謂宜即令臺諫查革不報世宗御極乞休致仕溫旨留之四上乃得請令有司給廩月三石

與肆黨四人觀感泣謂其子孫曰主上之恩厚矣吾無以為報汝曹勉之既進杜門謝客終日端坐閱書史聞親友至則飲酒數行與與如也久之歸雄縣得疾不起贈太子少保賜祭葬

王寅

王寅字敬夫容城縣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進寺副弘治壬子遷福建按察司僉事辛酉遷陝西按察副使正德丁卯遷廣西按察使己巳陞四川右布政使召拜太僕寺卿庚午擢工部右侍郎辛未改戶部奔父喪歸守制服除甲戌改刑部到官

幾一月而病再疏乞致不允疏三上 詔許歸養疾愈起川歸兩月而卒壽五十有七初寅爲諸生嘗執經從都憲楊一清遊愛其慤而文動循規則及爲評事執法惟謹權利不能奪山西豪右有坐法當死者懷白金二千求脫寅怒曰胡爲以是加我將執之其人懼走久之陞福建僉事運籌策勦海洋羣寇申嚴號令寇畏威遁去海道肅清在陝西分理馬政稽牒按藉不遺餘力復隆緒於磨滅之餘還牧地於官數萬頃其功居多至其分巡諸道理戎務覈邊情所至刮奸剔蠹拒請托制強禦陝之人多能道之韓藩支庶因姦毒一女子死井中初有司誤坐他人獄且具都憲楊一清廉得其實屬寅治之有耕袍玉帶者造寅所出寶帶一束請曰願救吾兒寅正色拒之竟論如法在廣西二年一方之獄稱平而簡易安靜不失柔遠之體川藩命下會南北邊警告急 詔廷舉習知邊務者數人以備用寅在列被徵爲太僕馬政一新爲工部專理易州山廠剽掠折紛得其機要完通負二十餘萬在戶部卽罹家艱以去在刑部病歸卒于家

人物考卷之五目錄

北直隸保定府

劉大寧

李儼

李敬

張天衢

劉瓚

傅珪

丁鳳

胡昂

仇惠

韓瑳

劉錦

李師儒

張宜

馮顯

崔嵩

韓春

崔岑

馮蘭

宋連

鄭陽

李緯

劉愷

王凱

冉繼志

郭鳳

石宗岱

王堯封

袁宗儒

石麟

邵錫

王德明

賈道

田蘭

鄭紳

王承恩

岳倫

卷五目錄

北直隸

張勅

何思

高耀

孫慎

楊盛

劉斯潔

張執中

張時

陳典

鄭洛

許大亨

劉允

常化龍

邊靜

張英

補遺

楊寧

楊潭

魏彥昭

王道賢

北直隸

卷五目錄

王道賢

北直隸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五
北直隸保定府

劉大寧

劉大寧字汝功完縣人儻有大志淳朴如愚恂恂雅飭自幼天資穎異讀書雖寒暑不倦遂得博極羣書淹貫經史尤達太極圖說以理學名成化十九年領鄉薦授隴西知縣政廣陵復調安陸皆有政聲

李儼

李儼高陽人由進士成化間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陞山西參議治邊餉先是奸豪多所乾沒儼盡法繩之

不少假借顧爲當路者所扼遂致其事歸儼孝友性

不顧分金朱王

成撫從子無異已出大學士新都楊廷和表其墓畧云公不能容人之私而有容人之量人能屈其所可爲而不能屈其所不可爲聞者以爲知言

李敬

李敬高陽人由進士授監察御史成化間北京大饑敬監糴太倉附闕戚者多陰估射利敬率按法繩之出按陝西振揚風紀布按官多叩之陰諷他御史劾敬齎憤而卒

張天衢

張天衢高陽人由進士成化間授封丘令有商賈置縣前石獅上爲盜所竊踪跡無驗天衢取石獅杖之觀者傾縣乃闔門視衣果得布號時人號爲斷石公有殺人者匿其屍誣逐甚衆十年不解天衢訊之有羊角風興於前隨至其處有伏屍因緝得其人誣者頓釋人又號爲斷鬼公當道交薦授監察御史

劉贊

劉贊清苑人成化間知蒲臺廉明沉毅有治劇才建廟學開荒蕪勸耕織民安其業旁邑民將謀盜境內未行輒捕之人以爲神明後擢監察御史尋調知襄垣縣時歲饑勸富民出粟以賑之又令採橡實教以糴倉之法民賴以甦後復建社倉貯粟四萬餘以備荒歉居五載政通民和及陞知壽州百姓攀轅泣送如失慈母

其直道

傅珪

傅珪字邦瑞清苑縣人成化丙午舉順天鄉試明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甫三月丁憂服滿復舊九年禮部會試充同考官尋爲經筵展書十三年兼司經局校書纂修大明會典書成陞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賜以金幣十八年復同

考會試是年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經筵講書有
金帶緋衣之賜正德元年纂修 孝宗實錄清理軍
職帖黃明年主考應天鄉試又明年主考武舉成俱
得人四年教習庶吉士進日講官是歲實錄成例當
陞職時逆瑾欲權抑之乃以 大明會典字說珪嘗
預修 詔奪其官降修撰尋以實錄恩陞中允未幾
陞侍讀學士五年陞學士主考順天鄉試頃之陞吏
部右侍郎尋轉左時太宰楊一清外號秉直陰樹私
黨又逆觀遺珪數其不公一清不堪於七年越次陞
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諸司當瑾煽虐之餘事多因
循廢弛既蒞位則飭治振舉事無巨細一遵 祖宗
程法杜絕請託人不敢干以私條陳十餘事皆關國
家之計又以四方災異疊見凡有至者皆具疏以聞
時內閣李東陽等爲儀曹郎中恣橫不法珪乃按其
廢法苛責之教坊禮部等也侵人臧賢輩悉 寵賜
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又以共舊京狹小詭奏篆文模
糊請易鐫珪令但做舊式鐫與之諸教坊官乃日磨
謗欲以中傷而卒不可得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
王 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劾僧曰法
王 者乃與 至尊並號大不道當誅 詔不問

北直五

其妄求亦止又西番僧法王佛子封號皆關禮部考
執奏以爲狄教不足崇 開制不可廢士論翕然稱
之盜劉六擾中國勢炎熾大監陸閻立監鎗名謀出
統軍 命多官議可否衆依違不斷珪怒而言今兵
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志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
思亂禍日夕及 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
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 旨令致仕卽速裝
就道旣歸清苑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闕園城西蔣花
植本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爲樂絕口不談朝政不迺
書朝貴中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
不封公行笏 朱
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十年四月以疾卒年
五十有七爲人厚重朴直沉毅端方耻浮薄寡嗜好
內剛外和與人言侃侃無所隱伏自檢甚嚴於總墨
不失尺寸居閑渾然遇事則精核明審人不敢欺主
應天試事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應臨時
令一私人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詈之曰此
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
人蔽口則行私者得以藉詞矣在禮部尤稱執法
時士夫倚以爲重爲文平正不事剗刻有北潭集八
卷藏於家卒之日棺槨衣歛之具皆自處分書籍詞

北直五

翰之類皆封以付諸弟且戒死後勿乞 恩祭墓勿求墓志銘勿作佛事既卒撫巡官以聞 上命賜祭珪在翰林時無事表見及柄用則剛大之氣忠貞之節經濟之才鎮定之力卓然不羣而其處進退死生之間尤爲使倖求之古人蓋無愧云

丁 鳳

丁鳳字應韶蠡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監督京通倉臨清糧斛刻削宿弊改鴻臚寺丞累遷少卿南京鴻臚寺卿應天府尹活繫囚百數轉左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奏革冗食軍匠五六千人爲通政使兵部右侍郎正德丙子久虜入宣府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軍務六月虜寇大同鳳同總兵劉驍帥師討平七月復寇宣府鳳調兵却之 朝廷嘉其功歷錦衣衛世襲百戶十三年回籍

胡 昂

胡昂定興人進士成化十七年令如皋性簡朴廉靜政嚴明綽有聲鄰邑民訟未決者每質成焉十八年大饑昂面白當道截貸蘇松運糧賑濟全活甚衆民至今德之累官按察副使

仇 惠

仇惠新安人成化三年鄉試壬辰進士初任知縣吏畏民懷公道薦爲御史巡按山西時有弊所作教民榜勸善勸農文亡盡闕閱情狀時使宦監傾害左遷涇州判官後知泗州俱得民心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卒於官

韓 瑋

韓瑋高邑人弘治間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屢督運餉出納平歷陞山東僉事分巡遼東時妖人李真等作亂瑋捕誅無遺類擢陝西按察副使避謗歸尋起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威茂兵備威茂寓萬山中由疊本製寶人物考以朱王溪達松藩五寨蠻夷據山絕嶺運道弗通瑋調集兵士攀木緣崖夜襲其寨且斬且焚五寨悉平一方安堵陞湖廣參政致仕

劉 錦

劉錦蠡縣人由舉人弘治間授陝西華州知州屬商山猛虎爲患錦授民以捕擒之法屢獲虎民賴以安山東盜起將通潼關錦以武略巡守盜聞之匹馬無敢近開後知湖廣武崗州時戊卒強悍素爲民厲見錦感令咸歛服興利革弊士民咸畏敬之

李師儒

李師儒高陽人以進士弘治間授宗藩長史不就歸起還四川布政司照磨歷仁和知縣守汝裕二州時瑾黨橫行郡邑官皆望風下拜師儒長揖而已分巡臨清大賈汪信闔門爲兩備所劫而氓其迹師儒曰安有禍及主翁而兩備獨存之理一詰得實境內稱神陞山西叅政

張宦

張宦完縣人弘治中以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勢人稱其有骨鯁風陞四川叅議以忤逆瑾落職瑾誅復官終陝西行太僕卿所在有水蘗啓

馮顯

馮顯字德彰安肅人由進士弘治間授濟南府推官獻獄明恕賢聲四達復除廬州入爲監察御史查盤甘肅軍餉釐革宿弊巡按河南百務肅清時逆瑾誣顯誣家宰許進顯執不從曰寧忤權倖不枉忠良瑾怒繫還至途瑾被誅得免陞山東副使兵備徐州政九江兵備法令大振盜賊屏息

崔嵩

崔嵩崧之子始建都司學初第進士任慈谿縣知縣有惠政未逾年而瑞麥瑞穀兩見於夏秋人以爲德

政所感陞廬州同知至廬脩郡志築運河有文學濟幹之稱官至按察僉事

韓泰

韓泰慈縣人弘治辛丑進士授睢寧知縣時大旱春自責請禱夜夢神柳義送雨果大雨三日劾平江伯張民誣之謂北臺御史痛革時弊督修皇陵劾宦官李典除陳六事朝廷賜衣一襲銀五十兩尋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逆瑾用事以剛罹禍遂歸進階亞中大夫

崔岑

崔岑慈縣人領弘治癸卯鄉試性行剛毅規模整肅問學舉書不專師授父母繼沒廬舍於墓側三年進近士咸依之兄沒撫其遺女撫育禮嫁如已出知榆次六年政化大行後人思之勒於碑述治績彙爲錄傳焉

馮蘭

馮蘭慈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陞文選司郎中守法奉公人不致干以私陞南通政轉北通政陞光祿寺卿工部左侍郎總理易州山殿致仕年卅以清慎公勤受特恩加蟒衣三襲嘉靖

改元贈通議大夫

宋璉

宋璉字汝麗清苑人弘治乙卯舉人初任樂陵教諭兩典文衡皆稱得人擢御史巡視中城鞫金牌鐵剗之獄名重當時奉特旨經略三邊時逆瑾專政璉上疏劾其黨以邊事尅內帑金鉅萬請誅瑾而後奸黨可治瑾聞奏深銜之以方謀逆不及加害疏上閤日瑾敗康陵稱真御史云璉按關中墨吏皆望風去釋被瑾誣者幾百人因諫歸肅皇卽位起涓廣僉事調榆林卽餘金萬計給單士榆林人甚戴之

本朝分省人物考

宋王

九

北直下

鄭陽

陞西寧副使番漢皆安乞休加參政致仕尋卒奉詔入鄉賢仍建家廟給祀丁

鄭陽字宗乾安肅人聰慧過人少從宦學於浙弘治丙辰登進士授夏津知縣躬節儉振額敝刑清政舉擢監察御史巡按河南瑾賊納賂奪民田而歸之宗藩陽執法拒之遂繫獄左遷主簿尋知潛山縣瑾伏誅遷四川僉事陞浙江副使湖廣按察使所至克舉憲職遷山西右布政使尋轉左陞巡撫寧夏及陝西風紀肅然武宗西巡命督餉於邊時公私匱乏人

皆危之陽毅然區畫事濟而人不擾武宗悅之乃蟒衣金環帶之賜直段州盜起猖獗賜督官兵討平之奏績於朝詔贈二世如官尋致仕

李緯

李緯字汝靜唐縣人由進士弘治間授監察御史劾忠色言有氣節居官不滿歲上諫疏幾百孝廟愛其直後以忤逆瑾謫揚州推官卒以疏稿殉葬

劉愷

劉愷新安人由進士弘治間任刑部主事才辨明敏無留獄者鴻臚寺卿按漕運副都御史值山東盜起

本朝分省人物考

宋王

一

北直下

漕運阻集愷陳便宜十事徵調兵馬屯拒要害禁築堤墻設墩舖以便防守河決黃陵人力不能爲愷爲文祭告河復故道尋陞兵部侍郎禮部尚書賜蟒衣玉帶

王凱

王凱慈縣人由進士授南陵知縣慈祥愷悌務勸儉興士風樞民俗擢御史巡紫荊等關號令嚴明按關陝吏畏民懷陞山西按察副使整飭固原兵備時龍宦盛行凱以剛方自守未嘗有貨競之私後陞山東左叅政未至卒於途

再續志

再續志縣人弘治間進士授餘杭知縣興學校正風俗禁師坐邑大治擢都察院都事轉本院經歷值逆瑾用事經志綱之捕下獄還長子令時歲久不雨民多離散經志率僚屬齋戒沐浴過祈諸神遂雨致日陞吉州知州轉順天府治中陝西行苑馬寺少卿以疾歸

郭鳳

郭鳳涇苑人由舉人弘治間授湖廣荊州府通判陞山京來州府同知賑活饑民數萬監兌德州餘銀三

卷五

十一

九

千餘兩悉歸公帑遷戶部員外郎郎中陞四川夔州府知府惟以愛民爲心尤勸課士夔庠始發科焉士民立石頌德厥命仆之致仕歸居不治垣屋凡宦游者至多避之不見

石宗岱

石宗岱字岳山清苑人由進士弘治中任歷城縣知縣慈祥愷悌省徭役修廢墜時逆瑾擅權索賄弗與遂罷歸後瑾誅復起漢中府褒城縣令還衛輝通判致仕歸居杜門三十餘年工官郡縣者未識其面云

王堯封

王堯封字伯圻定興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中授襄陽府推官操履廉正諫獄詳明崇重學校酷嗜詩書簡訓生徒數人卒登科甲擢監察御史巡按兩浙籍籍有聲尋陞順天府丞嘉靖二年陞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八年改巡視閩浙右副都開任十一年再起巡撫十三年遷南院歷南工部右侍郎改戶部進石都御史總儲戶部尚書致仕再起南京兵部尚書

袁宗儒

袁宗儒字醇夫號靜菴其先爲山西郭縣人徙保定之雄縣宗儒幼而穎特舉動不凡比長篤志力學博極羣書弘治戊午領順天鄉薦正德戊辰登進士已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未幾奉命權茶於陝西綜理周密前弊盡釐癸酉巡按浙江浙俗嫁女費侈或因以貧家故多有不舉女者即嚴爲之禁仍戒諭使節省於是女生始免沉溺又多感風水之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宗儒諭以人死歸藏之意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又貧民不克葬者多畀諸水火宗儒乃爲置義塚至今賴焉乙亥巡按河南會有河決勞費莫計郡縣苦之宗儒即定規畫應出納省費巨億民力用甦復上六事於朝深

切利病時趙藩軍校不法爲居民患宗儒以法繩之
事干宗室因以勢來脅之宗儒卽劾諸輔導官遂致
歛手并河北亂法鎮守一切按法正之風紀大振宗
儒爲御史時首值逆瑾擅朝政繼又諸養子濁亂紀
綱宗儒守正不阿時雅重之丁丑陞大理寺右丞丁
內艱嘉靖癸未服闋陞本寺右寺丞時議大禮廷臣
頗有異同宗儒執論不移受杖幾斃尋陞本寺右少
卿乙酉奉命偕司禮錦衣重臣往襄藩勸事至則據
典執律研審詳確衆論題之事竣 上特降勅褒獎
是時有長沙宋知府見忤當道將致大辟 上復勅

本朝史記卷五

十三

北直五

宗儒注勘至卽滿除枉屈同事者欲誣宋以取媚宗
儒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事聞 上嘉諭之丙戌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乃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
膺三品重任乃改右僉都御史以行時貴州巨盜沙
保等攻劫府庫聲勢甚熾宗儒至相機設奇發兵剿
捕遂生擒首惡斬獲餘黨捷聞有白金襲衣之賜又
訓賊王阿勝等盤據山谷爲二省患宗儒用策殄滅
地方遂寧又緬夷貽害遠方欲建長策乃陳九事於
朝亦賜俞允戊戌子以事忤當路回籍別用辛卯復起
撫治鄧陽等處地方至鄧陽急先務脩廢典表鄉賢

名宦以勵人心旌孝之節婦以敦風化有故鄧陽通
判子寇章者山東人流離不能歸宗儒爲之備禮納
婦遂成家其後章中湖省高第實宗儒成之也未
幾改巡撫山東時山東盜千百爲羣宗儒至卽克平
民皆安堵歷城章丘有窪田數多淫漬積久廢爲沮
洳乃以田數定夫額令鑿渠以通河導河流以入海
匝月而就遂成膏腴癸巳以災異自陳致仕宗儒既
去任言官交章論薦乙未復起原職管理院事丙申
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改北尋轉本部左已亥春
二月 上南巡宗儒扈蹕勤勞旋京浹旬而卒計開

本朝史記卷五

十四

北直五

上甚哀悼命禮工二部給祭葬焉宗儒數歷中外三
十餘年冰蘖之操有如一且其居第卑隘自奉甚約
雖淑人之冠紳衣帔尚未克備乃割香城里田數畝
置義塚曰使吾鄉之貧不能葬者有所歸生平無私
書私謁閑居則兀坐靜室不妄接人雖隆寒盛暑手
不釋卷嘗曰吾以忠孝事吾君親以勤儉示吾子孫
吾事畢矣當隨 駕南狩時民有以子易鵝獻者宗
儒知之顧同坐者曰吾輩食人嬰兒也亟命持去贈
其子霍文敏常曰文官不要錢惟戶部侍郎袁宗儒
而已

石麟

石麟字邦瑞完縣人少負異質善摘文正德戊辰登進士第仕戶曹出納惟允出守太原却羨餘千金理冤獄五十有古循良風未幾力乞骸骨歸或浪跡竹林寄傲詩社解組三十餘年無一書抵政府年八十四皆學教子不倦

邵錫

邵錫安州人登正德戊辰進士賦性剛方持身廉介久居諫垣獨持風采諫止邊徵巡幸論頒迎立爵爲朝寧倚重勤事甘肅獄獄明允拒却鹽商萬金疏請大臣賑濟饑民多所全活既拜中丞所屬官吏望風解組查革王府奏討莊田澤及小民尤篤於孝友歸來杜門課子不干有司生平多著述藏於家

王德明

王德明字宗周清苑人由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巡撫山西都御史以直節著稱惠政感召瑞參疊見敗歷中外最効勤勞其宦轍所至俱得士民心歸家後訓課子孫科第相望持已接人確然不失尺寸時論賢之

賈道 附錄

賈道字會稽東鹿人由進士正德中授山東益都知縣陞戶部主事監河西務稅講明道學爲士林矜式居官峻潔一塵不染卒之日無以爲歛時論高之弟運字會期由進士正德中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陞陝西慶陽知府歷西寧備兵按察副使其直節懿行有古人風

田蘭

田蘭字晉清苑人昭之子由進士授山東道御史理明道學索科道千金蘭不從改蒙陰令政不苟察官子民寵經歷官大同知府時以邊卒缺糧久戍及憲臣蘭踵其後多方處給友側始安以病告歸蔡中承潤其貧贈之白金還卒於家僅成葬禮門築蕭然

鄭紳

鄭紳字公佩別號敬菴涑水縣人祖友以從兄征進節勾東苗西堡有功授錦衣百戶世襲遂居都城友生表以從征大同有功晉副千戶累指揮僉事紳爲指揮君長子當承廕乃顧雅嗜文墨年十餘受書不釋手指揮君侍朝蚤起紳必先焉歸入戶輒開讀書聲定貴雅時色詞以恭指揮君暨母胡相顧喜曰世

籍讀書人明理道冒宰政吾兄信然大吾門必此兒也今就學於司徒季公季公大奇之一時同學多士鮮或之先焉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成進士乙亥授戶部主事已卯父指揮君卒侍疾執喪務竭其情既葬歷於墓側百日以母命歸處中門外不入私室不與宴會者三年辛巳補戶部晉員外郎歷遷鴻臚寺左右少卿內戊辰本寺卿戊子居母喪庚寅起任通政司右通政尋轉左丙申進通政使己亥扈從南狩賜衣帶銀獸三事已晉工部右侍郎以慈慶慈寧二官工及城垣鼓樓京倉諸工數賜金幣庚子以大工

本朝分年命才

一十

北直五

告成加俸二級及金幣之賜已晉尚書掌通政司事俸食一品紳自入官三紀凡九遷不出都城門而累績近到晉位上卿紳曰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命官是為歲乙巳紳既賜休甚適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游及諸後進知紳名數就紳訪政理與馬相馬紳一切謝避之乃於都城之南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就訪者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號北泉書院偕朋舊于茲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探幽尋樂紳之詩曰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開人泰太和都城人誦

焉紳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仲父持家

勞紳念之為之勒石墓所示不忘與諸兄弟約曰母爾我親也母有餘不足論也吾黨今則七人矣其先一身耳願世世同堂合食母改於今日約定俸入不問所費久之食指以千計勢不得終合紳乃悉捐先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也烏用此諸兄弟感泣弟敘幼紳教之學後領鄉薦仕至濟南府同知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紳受遺囑如紳為治後事如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紳手授之千金兒不語後紳為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子長以

本朝分年命才

一八

北直五

所餘金還為居官門無私調而紳亦未嘗干人以私涑水邇都城邑侯有為夫役之餽者紳曰吾家世邑人也乃今詎可私役邑人謝之居身不喜為無益之勞所在正襟屏息坐竟日因以敬名耆卒之前數日手為書遺親戚朋友備遺情故曰吾其長別矣遂卒年八十有一

王承恩

王承恩高陽人由進士持志剛方立心廉靜官至工部郎中監運同知土房一間薄田數畝而已林隱四十年不及公門雖上官問恤里人餽送悉却不受郡

守吳城再造其門未獲一見嘆爲一世高人縣官私其行於憲臺題其門曰一鄉善士

各倫

奇倫字厚夫別號雲石保定人少負奇節以上谷僻陋寡見聞挾冊來京從學士許公遊許公奇之嘉靖壬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汴歲歉見饑孺塞途還朝卽上免徵道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復兩劄催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爲山東齊東縣簿稍遷山西曲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郎卽中職所宜舉不遺餘力會朝議羣臣才可往諭安南

不朝令分守

朱王

一乙

北直五

者倫名在選中己亥正月也駕幸承天倫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獲賜罷歸上谷平生憤激之抱時於聲詩焉發之倫美髯渥頰身長七尺偉然一驍雄丈夫剛常遠到而官止卽暑年僅五十有一倫性剛烈遇事輒發然心極慈仁恤困扶危古人不過俚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嘗欲上書闕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銳募勇起遼海迄今蜀川修洪公不棄以扼滿河之險追王滇遺跡以復興和之城徒梁顏諸夷於同平廢壘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孱弱之裔以制吐藩又欲訪金元故事立流海平澤諸鎮羽翼

神京諸所經略既定則西羌不敢窺甘涼而吉慶倫答無能稍見也有志未就惜哉

張勅

張勅字汝欽完縣人嘉靖己丑進士任御史氣度磊落落事體練達巡山海關卓有風裁因論劾冢辛同章道者俱回籍屢有疏薦竟未起用萬曆初進太常寺少卿致仕

何思

何思縣人嘉靖壬辰進士任戶部郎中氣質俊偉才力恢宏陞大同知府軍民雜處措置得宜陞巡

不朝令分守

文三

二十

北直五

都御史戎事咸修邊方攸賴以疾在告後用臺臣薦復起立府巡撫軍務丕振舊疾作乞歸始終清淡如

高耀

高耀字子潛號熙齋登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戶部尚書太子太保耀里居築室城東間種竹蒔花嘯咏其中當路先修謁者始出報謝無所造請或以事咨有關一邦利害如建麗譙行條觀審馬戶則侃侃盡言利大溥於鄉人至接人則和易率真卽遇子行無微顯而又大德容物其有鄉紳後進加以不遜者亦

之不校爲文純雅不事矯飾所著有太保集藏於家
墓瘞特先進君子也以故年登耄耄子姓振振焉

孫慎

孫慎號龍泉大寧都司人祖瀛保定右衛百戶以孝
行著聞有父人垂死寄一篋於濂縣俟其子至付之
封識定其子散篋有白金千餘兩感泣欲折半爲報
而諫終不受教慎如嚴師慎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
御史人其性度個儉猷畧揮霍當鎮撫榆林秩尚僉
都司以房求首功家恩錄祔晉貳總臺風裁獨持
歸田奉九節義無窮嘉惠後生閑都司學官庠監究
不問今人亦云

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
數中榜詔盡徙其民內地得保定之容城家焉繼盛
生七歲家貧父使飯牛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學
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
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

三十一

北直五

李嗣今

三十二

北直五

兄言於父聽之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父喪兄坐邑
賦踐更遂往代踐更至十三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
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
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廢坐而思會寒無下襦逃屋
行且溫誦日所應今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明年春
諸僻病疫且甚同舍生俱去獨留爲之親爨事問
醫調藥河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於是歸日夜不
解衣而臥時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
信視湯子沈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
以勤苦爲業益進登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
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遊鄭公者素負
裁獨愛重之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語古今
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諸郡邑吏入肆事者鈎得其
弊乃爲嚴登籍定序先後輩員替翕然稱服是時
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始從之而受業
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
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手
製管和矣已製琴若瑟若簫笙塤篪之類諸而合奏
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
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

如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生板以金鐘促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醒而汗浹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之曰樂不足以盡子吾授子以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乃徧習焉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又從講學人或謂此子什伍賈聲譽奈何中之不顧曰道在人志耳予不聞夫商丘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明年滿三載孝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

卷五

二十三

北道五

登泰山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蓋有志於學予嘗選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王孫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局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且曰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焉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道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憎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憎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宜張獨斷發明詔悉按言互市者選將練兵聲罪

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頌懸侯答之首於蕃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萬等八臣議成唯侯鸞怏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錦衣獄就置訊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汝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比至敬共其職冬月受請讞竟暮弗能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極問楊典史云何不及今也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兄晚因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

卷五

二四

北道五

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百畝白於府以伏糧子之乃激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人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乃挾衛指揮單騎往召

三論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等廬且舍而況此煤

山耶邑遂不苦薪爲典史狄道三年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約人寇侯驚奸復露罪至族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繼盛之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官之月人言公之文三

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盡行遣謫已抵關門矣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極詆嵩惡致以十罪五奸且曰臣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爲已死獨嵩尚存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論令致仕以全國體

臣旣去豪傑必出賞罰旣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惠其懇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構之復下錦衣獄詰以何自引二王對曰非二王不憚當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以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爲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創甚至夜半而薨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乃碎覓碗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以詐傳親王今古中外眼目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然臣聞之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檢嵩而後修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錄其疏至紙爲貴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柙道不得發悉謝不受又竊指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司業王先

生謂相嵩謂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王先生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植鄧慈卿曰不可公不親夫養虎宗即乃自遺患也嵩者顧之已更有甚語聞上竟以

十月朔論死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尼曰
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
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
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
曼聲長嘯以沒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御史於
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
藉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
死諫者吏部以繼盛名居首贈太常少卿錄一于太
學生部忠烈祠於保定額曰旌忠

劉斯潔號我山易州人登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南京
禮部尚書爲人雅尚氣節清介剛方所至不阿權貴
惟執法廢廢位躋八座囊無餘資居家恬靜嚴整遇
子姓儼若朝典日夕督課之不少怠部使者取道易
水咸爲脩謁時或一面去曾無所報謝至公府覓一
字之干不得也庶幾有廉頑立懦之風矣

張執中

張執中號歷山清苑人中嘉靖丙午舉人由日照
擢戶部主事行能廉善方駕前代晉署度支則剔弊
處乎出納編錄不染塵垢

時年甫踰強仕家居篤於孝友仰體父意戒殺樂於
每疫癘行卽延醫於藥全活甚衆與弟不析箸者三
十年育諸姪無異己子門內不失雍熙之軌焉日取
四書五經子史折衆言羣疑而衷諸理勒成一家言
爲諸子姪及後生先資至老不倦壽八十二部使者
表爲人瑞品可知已

張時

張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也少與楊太常繼盛同學
楊兄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部主事
稍遷員外而時方待次公車會北虜入寇長驅薄都

本朝分省卷之六

卷五

三八

北直

城下京師戒嚴時倡言於當事者請與虜決戰嘗于
不能川虜退復來以入貢爲名大將軍鸞上言請令
塞上得納胡馬因稍易以綳帛塞南侵之望詔許之
其年楊適入考調兵部客於時所遂草疏劾鸞誤國
不道以稿示時時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無聽如璫
之將令爲之當誰屬乎楊曰請以屬余某有死以報
國而已時勃然作色曰丈夫死必濟國家事豈徒死
耶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問馬市楊食
外以職事宜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如聖怒不測
使漢有殺計臣之名爲夷狄笑竊爲大將軍不取也

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然之及踰上下楊德昭
獄責問坐謫邊尉得不死後歲餘鬱伏誅楊復召還
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秦巖氏父子事論棄市
先是楊旣之邊時亦尋以憂免至聞楊召還諒死
恨弗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卽救俱死無爲也因爲
之發喪於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爲力存其後或問君
與楊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兩人者同歸周豈
其志不同哉然而孟津之會尚父鷹揚夷齊叩馬彼
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補刑部主事有詔
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於是九卿中三疏薦焉

二九

北通

時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自秦中還上
邊事因言故將某某可用從之已未遷員外郎尋出
爲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戍久空動節客
兵爲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騷然不寧邊民
苦焉時乃始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壯士教練之
久之西北傳舉烽言虜酋黃台吉且入寇時私與部
將計曰虜入必先掠龍門龍門者宣府之右臂也龍
門失守虜必乘勝南下逼近紅門此其爲患不小乃
自選騎卒得七百餘人超援龍門俄而虜果大至凡
數萬會日暮分屯夾道爲營營長可數十里時復私

計曰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衆也夾道狹難猝
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營營中大亂
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驛馬牛羊以歸台吉聞之大駭
黎明悉衆來攻龍門時令集民間車環以爲營以五
色綵緞畫龍文衣車上出城中老弱守之而以精騎
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於龍門之野我兵
銳甚往往馳戟入虜壁斬騎將騎墜輒刺殺之有捕
虜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我抗今若此固憤不
肯退及還望見後車車畫五綵龍文勢甚壯望之如
山業思爲過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

三

三

北通

虜乃大笑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暮所
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虜因罷去卒保龍
門其勇畧誠罕匹而論者乃謂其輕敵寡謀致顛越
於我師又却客兵不用以致無成功竟下兵部議坐
貶

陳典

陳典字敦卿大寧都司人嘉靖庚戌進士任山東東
昌府推官擢給事中練達老成風裁懋著陞參政按
察使左右布政所至卓有政聲薦劾相繼爲閩中方
伯三年人皆感德卒於官

鄭洛

鄭洛字禹秀謚襄敏中嘉靖丙辰進士授山東登州府推官選廣東道御史歷官至兵部尚書為直御史又為名嵩累以至開府建牙節制經畧其壯猷偉伐功在封疆居家明農積粟三千石以歲之無年捐二千石以賑閭邑接待里人無論士大夫卽齊民亦與之平等捐讓里人士生則頌義歿則致哀焉

許大亨

許大亨字貞甫安肅人登嘉靖乙丑進士授山東兗州府推官卽辨張千時之寃人號神明徵拜御史初

六明公行錄卷三

北漢五

按雲南至則却樣金珠寶累巨萬而又秦免採金之額効黔國沐朝弼之暴瀛人至今尸而祝之再按蘇松以不阿江陵相國轉漢中知府遂疏請休致歸家杜門謝客片刺不入公府母病額天以代夢賜良醫而瘼果愈蓋真正直立朝孝友宜家者矣

劉允

劉允新安人中隆慶丁卯鄉試初知陝西富平以治行高擢戶部主事去之日邑人愛慕不忍釋管六

四二萬羣陞員外管餉代州二年復積羨金二十章

毫不以潤私橐又置倉實穀萬石以濟州人尋陞靖陽道參議政績益茂請告無幾尋蒙特旨起肅州道參議前後蒙 賜鐘寶者三茲異數也其居家置義田立義學修橋梁以惠宗黨里閭者尤難縷指所著有靖虜議二卷新安考二卷淑世談數十卷大有裨於國事風教者

甯化龍

甯化龍字文明號雲田保定新安人生五歲始能言比就外傳一意問學年十四補弟子員萬曆丙子舉於鄉丁丑第進士戊寅授中書舍人已卯冊封周藩

六朝八司各卷五

北漢五

壬午陞工部都水司員外卽視慈寧宮養心殿諸工程夙勤事有尚方膳醴之賜甲申督理京城街道俾以其年權稅荊州化龍至荆至在禁奸節費通商惠民比得代課無溢額索無私裝荆之人士為詩歌以頌之丁亥督修胡長巨馬二橋日與中貴人處謂停節縮不激不隨工竣賜白金文綺晉虞衡司郎中加俸一級其主虞衡一切規畫厝注誠心為質為大司空所倚辦聲稱藉甚己丑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備一奉風赤城密邇虜巢青把都安免諸酋環其外而

中二處處其內為邊陲重地化龍為明約束嚴號

令其前情之昔清虛表之其凡所經理悉經緯大計

龍門虜獨石隔遠得帶一人難於募制自於部

者增參將一人分守其地庚寅史事二夷過塞

後者紛紛遂至易置諸將吏乃移化龍溫開化龍

後見詞色即候代猶日督將士嚴兵保境若寇至

者未幾史酋率所部寇龍門化龍督遊擊杭大才與

戰於唐子衙擒酋女所擄房輒獲甚眾既至潼關念

其地據黃河上游控制三省秦之襟喉急以暇日整

其境省兵積儲開若云云高隆以房息壬辰陞山

西布政使以便宜歸省抵家而疾作遂卒年五十有

察使適當計吏其臧否一裁以至公至盟於神誓不

欲以愛憎為毀譽戊戌陞山西右布政使己亥陞陝

西左布政使以便歸省抵家而疾作遂卒年五十有

一

邊 靜

邊靜字以寧慶都人由監生任遼東廣寧衛經歷父

友諒嘗得危疾以寧嘗其羹味甜甘晝夜憂悶父病

遂痊越二年父卒以靈晝夜哀哭七日幾絕葬畢廬

於墓側值以松 天旱少雨獨將枯槁朝夕竭力

汲水灌溉墓傍 湧出松栢得以茂盛人皆以爲

孝處所致有司以聞 朝廷旌表其門

張 英

張英字世傑完縣人任大寧都司掾指擬金事性至

孝母趙氏年七十餘患傷寒疾屢醫弗效英憂甚臨

於上下欲以身代母疾轉劇供奉晝夜衣不解帶藥

必親嘗踰月然禱於神封股煎湯調服即愈越數年

母患瘧疽英令妻遷其母目吮三次不日而愈人皆

謂其孝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

補 遺

楊 寧

楊寧字振方新城縣人景泰五年進士六年除河南

道御史天順初劾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擢鴻臚寺

少卿累陞禮部右侍郎卒

楊 潭

楊潭字宗淵別號紫泉保定新城人成化丁未進士

授刑部主事審克簡孚獄無冤滯弘治癸丑丁外艱

服闋擢光祿寺丞供億繁夥出納詳明百務胥飭陞

本寺少卿正德改元奉命祭告海岳回上民瘼四事

切當時移未幾轉南京大理寺丞始至即視篆適魏

國僕以謀殺人犯大辟鞠得竟寘于法改北大理進

少卿于時逆瑾掌內廠專事羅織其叅選諸獄每乖
 正法潭一奉國法堅執不阿廣寧伯義男爲其叔毆
 死瑾坐抵命曰縱使親侄孫法且不死矧義男孫乎
 不從瑾銜之乃摺據他事罰出穀五百石已陞光祿
 卿擢戶部侍郎總理倉場 命初下會征討流賊政
 以隨軍督餉因請發帑銀分路收糴復取存留者從
 權協濟劾奏山東巡撫張鳳鵬酒怠政捕盜都憲嘗
 果及指揮江彬貪功妄殺併論諸將老師玩寇疏入
 上喜之鳳坐落職餘罰治有差風裁凜然蓋自是諸
 師始協謀戮力而賊平矣捷奏晉俸一階蔭子入監
 本朝 卷之五 三十五
 復拜命督餉于宣大時虜寇壓境兵馬大集區畫有
 方儲蓄不愆事竣還 上賜麟袍及金幣復蔭子如
 初陞本部尚書總理倉場先是督倉中貴率憑藉專
 慢相見接遇以禮而事不與議且歸併剩糧革久滯
 官積以祛煩擾平收斛面以絕通賄人咸服其剛正
 改蒞部事適寧藩遘變 上親征百官景從供應急
 于星火加以恩倖之賞資無紀容兵之支費益增劑
 量計處日不暇給隨取具足中外倚之考績 上遣
 中使領賜羊酒楮幣辛巳夏以倦勤懇乞骸骨再上
 始得告甲午卒計聞 命禮官諭祭者二命工部營

葬事恩遇始終人咸榮之

魏彥昭

魏彥昭字德輝容城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
 選山西道御史巡鹽河東建言降利津縣丞陞魚臺
 知縣累陞江西叅議致仕

王重賢

王重賢字子尚交河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由卽景
 知縣選浙江道御史建言廷杖降壽州判官陞嘉定
 知縣累陞江西僉事致仕

卷之五

三十六

北直

人揚考卷之六目錄

北直隸河間府

劉敏	道同	王翺	李溥	程信	倪遜	左鈺	強珍	陸珩	張玉	于欽	邊鏞	邊永	李曙	馬昂	呂淵	劉敏
馬思聰	屈仲	沈冬魁	鄭宗仁	郝鑑	戈孜	孫博	馬中鈞	吳正	馬孔惠	戈瑄	朱瓚	張泰	李榮	邊憲	李旦	王濟
紀	李裕															

人揚考卷之六目錄

房瑄	鄭璠	張時叙	孫緒	李時	李銳	及宦	邊億	劉綱	于大節	馬政	牛鸞	殷尚賢	戴才	湯賓	宋諾	余繼登
----	----	-----	----	----	----	----	----	----	-----	----	----	-----	----	----	----	-----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六

北直隸河間府

劉敏

劉敏字好學阜城人以孝行著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旦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嚮以奉母人或職亡以績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於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奉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姦事敗敏獨無所預入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由工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六

北直隸

部侍郎轉刑部特授通議大夫尋出爲徽州府同知

卒于官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以法從事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時有上家數十人遇問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

如意卽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以令衆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竟破械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重治亮祖奪去反借他事管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臨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詆先聞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至上以其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悼惜之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六

北直隸

呂淵

呂淵其先涿郡人魯大父靖元福建路總管大父榮宗詹事府詹事父及至正甲午進士韶州通判永樂初徙居任丘淵承祖父儒業積有儒才由薦辟主事刑部時遠夷多反側上假淵以鴻臚卿往兩諭占域兩諭日本果魁莫不心服旣歸錫予甚盛爲員外郎

本處國方營建甚峻又命督材川廣處置得宜

土 粥

王朝字九臯滄州鹽山縣人朔生而岐嶷與凡兒不類甫十歲讀書一二過輒成誦父嘗戒曰庄家勤苦有飯吃秀才勤苦有官做朔惕然自勵潛心經史志期十人永樂乙未中二甲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寺正獻獄公平爲兩法司所敬憚因註世左遷行人宣德丙午楊公士奇薦爲山東道御史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鎮守山西剛果孤人去華就實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六 三 高廉

戊午奉勅巡鹽浙江事竣還已未四川松藩番賊爲患命將征之朔奉勅叅贊軍務威聲大震賊懼率所部來降朔以上所賜白金寶鈔易羊酒犒勞之酋酋商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辛酉奉勅鎮守陝西整飭關隘操練兵馬舉用將帥三邊晏然關中以治羌戎莫不服其令壬戌遼東邊務弗靖虜寇頻侵累失機宜朝廷深以爲憂特勅朔提督遼東軍務而諭以便宜行事朔至前屯總兵以下庭謁朔命斬失機者若面人哀請得免三軍股慄莫不用命至廣寧自

山海關直抵開元高增垣深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懦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之寡者婚配之凡詞訟無問重輕量情以布綰殺果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押孫舉者因漏關鞭戍卒身死其妻與女哭之俱死他卒訴瑯殺一家三人朔判曰某死以罪妻女死於夫與父非殺也令瑯償其埋葬之費得無累卒爲名將焉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袁上疏乞歸守制降勅奪情命率官軍征剿達虜斬首級人畜無算捷奏賜勅獎諭陞右副都御史尋又以虜功陞左都御史是年也先犯京師以數萬寇廣寧時朔方給賞軍士且戒約三軍爲禦虜計不意虜騎卒然突至我軍大潰朔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者朔怒勒劔示衆敢有異謀者斬徐侯虜還選精銳分途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遂遁去朔在邊十數年設法處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體章自備衆振起皆智勇有統馭才爲夷狄所憚近邊建州毛憐及海西諸夷來則

厚以款待去則嚴加隄備老少男婦莫不感朔之恩
而畏其威景泰三年壬申 勅取回京管都察院事
尋知太子太保兼都御史值廣東廣西不靖鎮將皆
庸劣地方大擾 命朔總督兩廣軍務得以便宜行
事 朔去其威一意推誠撫諭其酋長向化者徧以
金帛酒食多見歸順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有疑其
反者朔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更思養其土兵
由是人思効力思明知府卒同族黃震黃道爭襲立而
道父兄皆死於兵朔憐之奏以道知府事慰其家被
禍之慘 時帖靜參將范信有才略兵部因事革職
朔不感攀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者十餘
年矣西 欽取回京還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如故乙
亥上疏乞致仕不允 詔命有司爲朔起第於縣郭
之西時家宰泰和王文端尚在位而選法一委於朔
於是洗剔垢弊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托故事
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限多匿乃行覈勘法而奸人
不得爲計往臨選以硃書下綠爲好糊塗莫辨朔易
以墨弊送絕 英宗復辟朔累乞致仕不允時有欲
傾陷者賴 上素知之得無事九月以朔在邊效勞
特官其子許爲錦衣千戶適內閣李公賢以事黜補

外任欲用朔朔力辭薦岳正以代賢尋謫去復請還
李賢於內閣 上篤信之眷愛加隆 賞賜金玉束
帶綵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每用人必訪於朔朔亦以
用賢報國爲已任朔未嘗使人知以要爲己功必曰
朝廷用人豈若小丈夫汲汲沽思乎譽待人求而後
與哉 上嘗召朔與李賢等同遊西苑及晚宴醉
令人扶還南城五花樓成 召朔落成上元節 賜
觀燈於 武英殿燕賜優渥每引選人奉天門或遇
雨雪 命中貴扶而上下之有所遊幸 召朔與俱
宣傳侍郎選官朔遊畢雖晚必蒞閣所選訖放榜後
朔亦召入 朔亦召入 朔亦召入
恐有未當也辛巳曹欽反夜執李賢於長安欲傷其
首奔朔卧所賊併執朔朔曰 朝廷何負汝汝乃反
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朔因謝曰豈敢殺長者
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 聞加太子少師癸未乞
致仕不允成化改元復乞致仕 上諭以爲朕勉留
任事只朔望朝參仍加太子太保榮祿大夫丙戌朔
有疾懇疏辭歸不允三年復疾乞歸 上遣御醫來
視七月疾益篤上疏懇乞骸骨歸 上勉從所請褒
賜甚厚甫欲輿疾出關而病不能舉矣卒年八十四
許開贈太保謚忠肅子九祭造墳安葬給舟車送還

其卿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饋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覬之固辭其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耶有死而已翺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翺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翺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翺乃解其珠出之衣領問與之值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也爲吏部尚書仲孫以廢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翺曰汝才可登第吾恐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

本朝分司八分

卷六

北漢書

何必倖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又一女嫁爲畿輔某宜妻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壻固不遣志而語女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待母且還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怯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之翺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壻竟不調其公執如此

馬昂

馬昂字景高其先河南祥符人後移籍河間之滄州永樂癸卯登鄉薦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子監宣德丙午以儀容俊偉聲音宏亮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

丁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奉命整飭宣府大同偏頭關兵備及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所至有聲奏亥行在刑部獄禁失嚴因因劫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乃陞昂右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叅贊甘肅軍務時叅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機昂至劾其罪誦戍遼東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鈔掠至強劫總兵進貢馬駝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僞祁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巳北虜寇甘州昂令人毒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虜聞遁去西邊方倚爲長城而昂以乞疾忤旨乃命致仕景泰庚午也甲戌兩廣夷寇擾攘起昂終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便宜行事昂乃大布朝廷威德帥總兵方岳并土官兵民剿其爲暴害者生致其僞將軍周鐵盛盤等獻關下上遣行人勞以綵幣寶鈔陞右都御史丙子征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有不足昂者造謠上命致仕及入見復留命之山西巡察邊境比還遂理院事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虜寇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孫鐘爲總兵昂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昂與鐘討之欽伏誅

進太子少保仍掌兵事自是 上寵待特厚賞資以金玉束帶緞金麒麟服其銀帶玩器書畫禽鳥時鮮之賜歲無虛月衣有號撒哈喇者雖勲戚有不可得昂與賜焉屢召遊西苑南宮及扈從校獵南海千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昂咨訪甲申 憲宗嗣位信任益篤調戶部尚書尋奉勅同右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應陳越按籍點軍士既畢乃分精銳者爲十二管以備調用又籍軍帥之賢否而黜陟之慮後事之違變而禁約之實皆出其議云戊子昂年七十時有災異謫見力求退避得俞旨賜勅榮之陞辭復賜錢本朝分省分考 卷六并寶鈔若干既歸八年卒計閱 上嗟悼贈少保諡恭襄

李 溥

李溥字文博號約菴任丘人生而神慧稍長自能課學不煩指論固安學諭劉公輒明易學溥往從焉劉公器之妻以女劉卒溥扶輓西歸鳳翔竭力營葬且曰鳳翔卽吾土也因補鳳翔學弟子員宣德七年舉陝西鄉試明年試禮部中乙榜遂就巴陵訓導嚴科條勸獎誘士多登顯科正統八年陞懷仁藩府教授兼禮部義勳裁以正奏改山西高山衛繼除延安復

除順慶復左遷泰安州學正成化中解官溥豪爽雋毅博洽善爲古文以易爲任丘經學倡尤精于象緯星曆諸書人皆比之康節官六任凡四十餘年清苦如秀才時誨人必先忠孝故所在咸有聲稱于蔡孫時俱貴顯贈溥如其官

李 琚

李琚字崇璧鹽山人天性孝友以弟子員充貢入太學卒業甫恭擢戶部雲南司主事尋調廣裏司正統甲子冬陞郎中復用薦進階奉議大夫在官凡卿貳有所商榷若國用之贏縮邊儲之豐耗與夫兵民之轉輸從中贊之議論允當有裨於國計者甚多時河間民有部運租稅者以白金若干遺家僮而道其姓名竟趨去琚走白卿貳召其人笞而還之生平清介大率類此

程 信

程信字彥實其先徽州府人祖社壽洪武間謫居河間遂隸籍河間衛信中正統辛酉順天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 英廟北征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

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
其守皆見采納虜酋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
督孫鐘鑾之失利乞領衆入城信堅不可躬督軍自
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鐘援虜引去景泰紀元命
充副使持節冊封華陽王凡王府有饋造悉却之歸
陞右給事中辛未九月 英廟還居南宮復上中興
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
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
皇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士申
陞山東右叅政總理遼東糧餉時巡撫都御史奏管
倉官吏卒盜糧幾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
寸付信信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惜今故
爲此斛置人于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
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
亂偕侍郎羅納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 英
廟復辟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爲
太僕卿二年陞巡撫遼東左僉都御史遼守將海寧
伯董興姻聯曹欽信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
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
山潛結朝鮮乃使土官佟成授之以成算往廉之得

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上疏曰乘其未發
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廼命一給事往朝鮮
一錦衣譯者往建州西酋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威相
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字來聚衆欲入寇自率師
巡邊營于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都指揮夏霖
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條
具以狀聞 詔中官及錦衣衛指揮逮霖籍之不意
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深因劾信輕聽
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寺少卿五年召陞刑部右侍
郎尋以憂還河間 憲宗卽位起復兵部又轉左侍
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都掌蠻賊據大壩等之險破
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陞信尚書提督軍務與襄
公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
地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其方略用計
分動弩攻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
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又命軍士以
土石塞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吳開十餘里
又陰察九姓土遠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
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以定邊防凱還進兼大理卿
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管大壩凡兩月淫雨不

時瘡痍未與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
卯春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
兵弊可伸理者五 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
邊有事悉如所料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有
詔下信多詰責之者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
袖總一戒自止在于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
免黨與皆謫戍嶺表軍府肅然又北虜潛伏黃河套
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興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
爲總制度剿之信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
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
本朝分省多考 卷六 一三 世道
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信曰此
舉豈國易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且
關隘守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諒
國之道衆服信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七年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交章薦信及至南京適
彗星現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與剷除害三十餘事
多見施行他若汰貪縱修舊典司書者尚多四載復
疏乞休 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明年還休寧里第
又四年上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壽六十有三信儀觀
通貴特於訓果六符諸子無不涉獵爲詩文略不經

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力耕以養居憂慕
有芝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
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振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不以掛
目爲諒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疾惡大嚴在南
潯及法司必以敬慎方正輔其長不隱忍坐視以爲
賢掌南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
臣或欲預歲數詞訟信曰參贊機務所以謹非常若
此乃有司之事也論者以爲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
宜之私付之自祭兵至凱還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
享者爲言信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闕外事不集而
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耶論者
又以爲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號
晴洲釣者有晴洲釣者集若干卷藏于家
邊 永
邊永字仕遠任丘人父復初當 太宗靖難時率鄉
人歸附屢立戰功授世襲百戶永少業儒不恃廢廢
學領正統辛酉鄉薦乙丑成進士拜官行人景泰庚
午使安南王率其臣館次迎謁將拜於階上永正色
責之曰外藩名知禮義者惟安南與朝鮮耳今傲慢
若此禮義安在衆皆變然退拜階下壬申使占城其

國風俗鄙陋夷情狡詐永待之以誠接之以禮國中敬信客入貢還永驛送其人至甘肅禁制有方供應取具外俾無得侵擾州縣其人言於甘肅守臣曰哈客入貢且十三次矣館伴之使未有如邊公者天順間請楚府行祀禮先是每祀用白金百餘兩永聞得其貲減浮費十七八後復請代府行喪禮聞貲減費如謂此有司常事無庸更革者永曰大同地極邊民困瘁甚一祭祀之需省銀若干糴粟實倉廩遇饑歲可活若干人奈何仍舊弊乎平生所至若河南山東陝西雲南足跡殆半天下未嘗少

未嘗少

一五

其直六

記通

倪道卓城人正統辛酉舉人授任刑部主事陞陝西屯田僉事自玉門抵沙漠屯田甲於他省徂負幾百萬而為豪姓所扼通至秦勃之置於獄不半歲而

貧者報完矣未幾丁外艱銓曹扣其闕期補山西僉事拾餘貲糾貪濁凜凜風裁人不敢干以私尋以疾乞致仕歸

邊鏞

邊鏞字克振任丘縣人父永登正統進士仕至戶部郎中重弗時隨父官京師勤苦力學寒暑無少間識者器之已已北虜犯順近京之民多挈家走避鏞毅然不為動從之者頗眾已而竟無事於是愈益器重焉長從秀水呂學士原明書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累試春官不捷卒業太學選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在職

未六

一六

其直六

二年冠糾繆大著風采嘗按南畿馬政淳安商文毅於戶部公為同年時召起於家道遇之見其行事大加賞成化丁亥建州夷為亂武靖伯趙輔等將兵往討命鏞監其軍持法嚴明軍行千餘里少有犯者抵遼陽分五路而進鏞居右哨適當勅敵斬獲復多師還八年以功遷南通政司右叅議南京散地人咸為鏞屈而鏞不以為意益僣厯操視御史時有加焉戶部公聞鏞遷官即引年致仕鏞在南京聽慕益切所恃俸祿即寄歸為養未嘗自私十六年九載薨還南京大理寺少卿召為通政司右通政未行

以內艱歸事戶部公曲盡子職鄉人稱其孝十八年
服除仍爲通政領武職 詔勅二十年用薦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地方兼提督鴈門等三關
同事者或以他事干沮鑄正色曰吾謬當倚用惟知
守法而已屈法以市恩吾所不爲聞者悚然踰年虜
寇大同乘勝至關下關兵力不能支甚有懼色鑄奮
然督命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至伏發不得利而去關
前地方得免虜患未幾戶部公卒鑄歸葬舊例僉都
御史四品止有祭 朝廷以鑄在邊有功併 賜以
葬服除弘治二年遷左副都御史管院事嘗上時政

十有五事言皆切直 朝廷嘉之下有司議行三年

改南京刑部右侍郎抵任甫數月遂引疾乞致仕許
得 命卽歸屏歸墓所杜門謝客非慶吊不入城市
遇忌日哀慟如初喪得食品美味必聚諸昆弟然後
食遠近親族婚喪貧不能舉者鬪之弘治辛酉卒年
七十二

左 鉉

左鉉字廷珍先世山西沁州人永樂初以貲財饒于
鄉奉例移阜城遂家焉鉉少以穎敏魁兒輩少長游
邑中崇泰癸酉領順天鄉薦成化乙酉以急缺風食

銓司於鄉進士中選老成及學行卓越之士鉉遂拜
監察御史丙午督理兩淮鹽法豪強斂跡而鹽有營
課已丑按福建風紀丕振八閩迄今有真御史之頌
壬辰陞陝西僉事 勅令協守懷慶等地方討賊有
功 上有銀牌表裏之賜時韓王取假于自紹事敗
連歲不決鉉一訊得實時稱其才已未陞本司副使
戊戌討岷州叛虜捷至加支從三品俸壬寅陞按察
使癸卯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甲辰調大同撫馭
有方邊地賴以寧安乙巳以中外推薦佐管都察院
事未幾奉 命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有寶鑑金
織之賜尋疏乞致仕家居二年以疾卒

丁 欽

丁欽字政恭交河人偉貌美髯外雖負氣岸而中甚
坦夷蚤游邑庠肆力問學作文不事葩藻一惟理致
是歸登天順丁丑進士擢吏部文選司主事勤慎自
持事無苟簡時太保王忠肅朝掌部事嚴重駁屬不
少借詞色獨善欽同官亦多其才且賢由是聲聞勃
興三載陞署員外郎成化壬辰卒

陳 珍

陳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知涇縣奏減

賦額人爲立祠權御史負氣敢言嘗按甘肅及江北諸府人凜然畏之按遼東會標門汪直挑聚債事時無敢論者珍獨上其罪下詔獄提辱備至請戍遼東三年有古復職致仕弘治初起爲山東按察司副使未幾陞大理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坐言官論列召還改南京右通政以母老乞歸弘治十八年八月卒珍性強鯁政尚嚴刻所至有風采爲時所重

張玉

張玉吳橋人成化丙戌進士任監察御史正色立朝權貴就手尋按關陝進廉去貪風裁振肅六年陞浙

江按察使僉事九年陞福建副使未幾轉本司按察

使復思陞左布政使閏十餘年凡盜賊之隱伏人民之困憊通之不軌征徭之不均爲所摘發裁革損益皆至弘治七年以薦進順天府尹時民方困於征輸王適條陳其利害上之事下廷議皆遲之遂以爲例計歲減數千萬繕居者安堵流離者復業丁已巡撫遼陽謹斥埃嚴烽燧敦信義軍士以守備爲本而不言攻戰有徵求以希爵者正色厲言拒之戊午進階一級庚午乞骸骨然中外方倚重留之愈懇而辭之愈堅竟以致仕歸

陸珩

陸珩阜城人成化己丑進士任南京刑部主事郎中歷西安福州知府所至皆有聲轉陝西岷洮兵備副使夷民畏服尋轉江西按察使湖廣右布政廣東左布政居官平易近民惠政逮下晉應天府尹致仕

馬孔惠

馬孔惠字孝卿東光人成化壬辰進士初授兵科給事中歷轉都給事中剛正自持彈劾不避凡所條陳多裨時政以諫中官忤旨左遷福建布政司參議

吳正

吳正字以時交河人研窮經史朋儕中咸推服之成化辛卯領順天鄉薦會試得乙榜入監造詣日闋以肆銓司簡在首選授鎮江府通判持已廉謹流事以決其待士也謙而有禮其治民也恩而有威專督水利若京口開虎踞橋督併修葺往來便之下至河道岸圩之類壅者疏之廢者補之坂堦者剷除之用是漕艘無滯車馬有源人爭誦焉秩滿六載乞歸既去人皆思之北之何武云

戈瑄

戈瑄字良玉朔號蓀溪其先浙江嘉興八曾祖諱惟

善永樂間坐事選河間之景州家焉瑄成化辛卯舉
於鄉乙未登進士授河南嵩縣知縣先是嵩多墳祀
又瑄使不時發瑄謂此不可以急治也乃完舊復廣
措置身殫以德化民視歲之豐凶爲稽徵之多寡積
累年遠盡償民賴不罹於罪政暇輒躬巡近壤民居
諒以瑄福使自得自新礦患亦稍稍息邑人歌思之辛
丑召爲廣東道監察御史督通州倉剔抉宿弊癸卯
以父喪去位服闋復除廣東道監察御史會萬妃
怙寵率同官上章論之憲廟震怒捷之午門或尤
其意瑄曰廷言受責何辱之有復上疏獨論不報丙
午遷按南畿弘治初年命刷南京文卷所至著有風
裁以繼母喪守制癸丑復任推掌三法司事甲寅陞
四川按察司副使重夔保順等地多盜負山出沒瑄
至明約束布威信雖偏鄉僻邑必躬臨撫綏召父老
諄諭之俗爲丕變又奏請於湖廣出入之地若利州
施州等府宜統於一庶可責成上從其言令易勅
行軍蜀人乃安壬戌陞山東按察使到決滯獄囹圄
爲空惡賊人有兄弟異居者弟盲人也置肆酤酒頗
獲利兄嫂屢誅之弟憤恚自縊於舟告其兄併其
備喪之兄乃以謀殺親夫想有司鍛鍊獄成婦及僮

本朝金台公初考

卷六

三十一

北直隸

誣服瑄至鞠之云其夜有二軍主於其家宜知狀
二軍對區剔研審得其情坐兄嫂以罪弟婦及傭具
釋人以爲神乙丑陞浙江右布政使正德丙寅轉江
西左布政使丁卯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戊辰
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丹山屠公掌院事瑄佐之
有所訛論屠公輒欣然稱善嘗奉勅清查牧馬草
場辯疆界嚴條約不爲權勢休時劉瑾專政疾其違
已追論浙江布政時事罰米七百五十石再陳休致
不允改南京大理寺卿庚午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辛
未改刑部左侍郎奉勅勘岷府事賜羊酒寶鈔千
石月金台公初考
卷六
三十二
北直隸

本朝金台公初考

卷六

三十二

北直隸

申陞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甲戌陞南京刑部尚書
乙亥三年考績上疏乞休不允已卯考六載滿復懇
乞骸骨乃得所請瑄既致仕優游山林鄉邦宗族每
欣然相遇視其言動以楷式處兄弟待寡嫂撫孤侄
曲盡恩禮婚喪有弗舉者輒助之會上兩宮尊號
詔進階資德大夫未幾卒

馬中錫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縣人早慧三歲識字七歲能賦
詩父處州爲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
并絕叔人皆下之獄中錫以幼免訴辯如成人部使

者感動諸 王曉警家得釋復依母趙京訟屈事卒
得自年十六游邑庠成化甲午舉鄉試第一明年乙
未中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時 憲廟萬貴妃之
弟特寵騎恣上疏發其奸語過直被杖幾危再疏再
杖不爲沮悔公主侵畿郡民田被命往覈以其田還
民中官汪直梁方怙勢橫甚又劾其不法數事直喉
嚔卒日誦其門竟無所摘然久不忤遷也既滿考僅
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尋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其督餉
於延綏也革分司沿舊私用之銀三百餘兩弘治已
酉主鄉試錄文多出其手太宰王恕奇之改提學副

本朝
卷六

三三

北道六

使嚴修均領章程士習以振壬子陞大理寺右少卿
留都守備中官蔣琮屢興大獄中善類遣官廉問至
再俱爲所制乃以屬之中錫不事刑威第以言誘致
其黨抵牾於法乙卯陞左少卿奉 命閱實居庸紫
荊倒馬諸關事竣有羊酒寶鑑之 賜丙辰陞右副
都御史巡撫宣府自鎮守以下私役頗多首革行臺
雜匠百餘以倡之軍伍復實數總兵馬某及監槍叅
將之奸三人相繼罷去又以居庸爲南北襟喉榆枌
大同諸鎮貿遷餽遺往來雜沓請於巡撫行臺給掛
號如後府式以防奸宄出入之弊在鎮三年嚴禁例

杜請託凡剗糧工匠馬匹之利舊爲世家所擅者悉
歸之官乙未二月北虜擾邊督兵斬獲甚衆捷奏
賜白金文幣三月以疾得請邊人叩關願留 詔病
痊亟用居家七年足不及官府治園亭挾親舊日以
鴉詠爲樂若將終身焉而廷臣論薦不已前後凡十
有三疏乙丑 武宗卽位起巡撫遼東諸勢家舊占
屯田之便利者至數百頃且歲役官兵代耕屯卒所
受虛張冊籍實皆硃瘡之地又代爲勢家輸稅遼人
苦焉上亟取便利田給卒其虛籍盡除之太監朱某
開客肆擅馬市厚自封殖武職救之肆爲侵牟亦冬
冬南參等劾奏

卷六

三三

北道六

有錢行魚戶識字頭目諸稱悉裁以法且疏朱監之
姦抵其左右以罪人大懼服正德丙寅六月 召還
陞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逆瑾方用事有朱麗者其
心腹也冒邊功舉陞牽連數百人脅兵部爲之覈
請大司馬既許之矣中錫曰如冗員日增邊人解體
何哉卒據實上請事得已而瑾銜之十二月矯詔改
南京工部左侍郎尋罷其官瑾怒猶未已也丁卯十
月使遼覈芻糧者以腐損過多希瑾意罪歸中錫還
下詔獄瑾必欲以死處之戊辰三月械繫遼東剗期
償所負計當用銀數千東人聞來爭出迎願代輸者

穢屬中錫曰此適足重吾辜耳固詎之有司承望追
追乃盡鬻田廬復稱貸以漸償之衆爲憤鬱無所泄
適璉黨戶侍韓福嚴屯田抵違盡稅中錫所除虛籍
以授璉好衆憤益甚已巳二月廣寧卒數千登城夜
呼欲爲變戶侍怖且窘人告之中錫偕獄吏登城大
呼曰我馬某也今在此汝輩擾何爲衆以中錫故
遂解去戍餘償完猶禡職爲民庚午九月璉誅復起
巡撫大同諸所興革如宣府遼東時宗室有逸去任
郡倖而奪其資者中錫廉知應請坐罪竟還所奪咸
名赫然方璉之未敗也人苦苛征四方盜並起機伏
疊結爲日既久而人不敵言其後璉敗露而亂勢
已成不可猝遏辛未春璉引盜魁劉七楊虎等擁衆
抄掠山東河北遠近騷然上乃召爲右都御史授
鉞往督軍務固辭不允卽兼程而行與賊戰於彰德
又追奔至泊頭鎮皆敗之前後斬賊甚衆賜勅獎
勵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寇奔入山西數月復還有衆
數萬我軍勢不能遏七月圍東陽中錫調參將宋振
撫其前而自引兵蹕之振與所部兵皆怯鬪不敢前
戰及衆強陷令以下死者近千人中錫提孤軍止七
八百人進戰決無成功乃便服單衣從數僕直抵

冠聖論以朝廷恩威具聞其自新之路冠感涕
積刀誓水願丐餘命奏聞廷議遷延未決劉七潛
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遂復縱兵焚掠中
錫以老師玩寇被劾徵下獄久繫未釋明年竟以疾
卒於獄年六十七御史盧雍追頌其寬謂賊實聽招
而金事許承芳忌之密請益兵以疑其心後雖更受
中錫約束而徵入之命下矣朝廷是其言千祭一
壇中錫耿介孤峻不肯以私干人遊宦四十年甘守
寒儉終始如一日遇事敢任不違他恤平生問遺未
嘗及廉貨于其不法者又輒加裁抑故所至多與物
忤其處鄉鄰親識亦嘗過矯惟恐廢法用是聲稱雖
著而不敢彌少恩之謗其事繼母處兄嫂及撫孤侄
能曲盡孝友族人老而貧者廩之終身家法嚴整雖
宴集無敢狎例富陰子家人欲徇俗陳乞乃正色謂
之宜爲子而稱乞乎酷嗜讀書自爲諸生時日取
經史百氏博觀而詳玩之應務之際未嘗虛廢矻矻
約文有偶才刊落凡近士類喜傳誦之旣入仕益橫
邁奇崛於詩尤工評者謂其體格早類許渾晚入劉
長卿陸龜蒙間藏於家者有入秦棘寺上谷廣丘遼
西雲中東征諸稿廿陵志箋經憲意諸作

朱 贊

朱璿阜城人登成化乙未進士出知襄城縣政尚嚴明以薦陞監察御史剛直敢言多所糾劾人皆憚之還山東副使未幾復遷福建按察使風紀肅清吏民畏服尋陞湖廣左布政除姦章弊綜理周密累上章疏裨益弘多歷官三十餘年清介自持始終不渝及致仕杜門謝客人少被其容接焉

孫 博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儻有志節通毛詩博極羣籍尤精語孟酣飲沉潛者爲論說深得聖賢之指諸儒競傳誦之領鄉薦爲歷城教諭登成化戊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論事不避強梗聲振鎖闥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審令左右親校覘察公卿以下官得失輒注考語乘間開奏或徑自捕繫考鞫內外恐懼里巷細人爭詣厥汚穢官吏機柄下移謁私門行苟直者益大起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人上令毀西廠直大恨之會北虜寇雲中直與都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北伐將圍營軍五萬人出山後直乃奏用博紀軍功陰欲中傷綽綽危之博曰論諫吾職也榮辱生死命也將

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虜勢猖獗每出戰輒令紀功官隨行營博雖書生意氣峭拔髯鬚綰兩石瓠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益侃侃雄辯指畫利害不少挫衄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時時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博既崇舊臣又襟韻疏暢居法司鬱鬱不得志會當道時欲有所指隨遂乞致仕還鄉里茅茨蕭然未嘗有戚色日役蒼頭課田園或遇故人賓客觴咏不倦凡仕宦至景州者猶時時勞問弘治甲子知州馬某貪虐毒民障累言之不憚反以事見侵博發憤請京師論其罪本朝分省人初考 卷六 三 人 贈 諡 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且遣使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置酒毒死聞者莫不憤歎初博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直不容於朝幸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畝教誨子弟百無所恨今乃爲羣小所害命也夫我死勿埋吾屍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去亂吾且含笑地下矣遂死馬後竟伏誅博爲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之風然處事不欲太渾又不設城府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焉

張 泰

張秦字世亨肅寧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鄜平知縣
敷政愷悌不尚嚴刻民多宜之以行取擢陝西道監
察御史在道不爲奇絕之行而所守亦無物議弘治
初歷陝西副使進按察使十四年陞河南右布政丁
憂十七年起復補山東右布政十八年陞陝西左布
政使正德元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秦
在陝西最久歷臬藩以至巡撫俱能確守官歲三年
遷大理寺卿時逆瑾竊柄秦不爲忤然確守自全不
入其黨五年遷刑部左侍郎六年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行部過蘭疏西郭故道以興
水利復開小渠以利城居者餘悉由東郭出以達於
川甫彌月陞塹遇滿人沾其利八年卒於固原贈刑
部尚書

戈 攷

戈攷字勉學景州人登成化戊戌進士授戶部主事
督賦山東尋擢郎中督儲大同首革宿弊謀利者忌
之弘治戊午竟以謗謫守鄆州政平訟理尋遷廉州
知府以理繁治劇之才處遐荒犴犴之地綽有餘裕
能聲人起戊午丁內艱歸已未以疾卒

李 榮

李榮字從質任丘人父溥贈官光祿寺丞遂于易
歷湖蜀秦魯間多所造就榮生而凝重簡靜因以易
授榮榮補縣學生提學閩御史禹錫重之試必居首
從游者至四十餘輩任丘士多業易實自榮始成化
甲午舉京闈戊戌登進士知上海縣賦訟叢沓持以
鎮靜和而不狎每有鞠問人稱爲明以外艱去民進
道攀送有下泣者服闋被徵復以內艱去服再闈擢
光祿丞弘治壬子遷少卿南京工部解 御膳供應
物至卿胡恭者以鄉人不爲檢視典守者因出空文
後事覺恭坐貶連引諸僚佐榮以丞時事出同知青
州府家人咸怨恭榮曰命也會二弟連喪曰此亦恭
耶又六年戊午擢知萊州府值歲屢歉撫煦凋瘵理
疆界均力役捕劫盜六千餘人時勾稽屯地戎衛欲
移惠于民或議牧馬子榮又有獻地衛藩者皆力爭
以免招徠流徙與屬縣期約視多寡爲殿最旬月內
復業者至數千人民稍饒輒發粟施粥活者尤衆暇
即修葺學舍集諸生勸以行業萊人爲刻石頌德焉
起八年不調榮以子時已舉進士爲翰林編修乃上
疏乞歸吏部言其恬退可嘉宜進秩以示勸特陞山
東布政司右叅政致仕越二年卒榮夙敦孝廉每見

儒官輒加禮遇曰吾父嘗爲是也父所遺田宅悉畀諸弟李從子女皆爲婚嫁處已慎審澹然無所利有治事而高爲寬厚所掩又耻自銜故鮮有知者後時入內閣贈桑如其官

郝鑑

郝鑑字廷重先世長安人先世名濟賢者爲河間路總管子孫遂居河間祖祥官思南府知府有善政鑑幼好學誦習舉子業雖貧益勵鄉人徐佑鄉薦同回學者皆避去鑑獨其幣跨驢迎之成化癸卯領順天府鄉薦甲辰登進士第授天長知縣民有貸而不償

本朝分省人考

卷六

三二

者誣券爲偽爭于庭鑑曰吾倦且休矣取其券令畫字付而去鑑閱券字無異詰之曰券字非爾手筆耶誣者愧服民不知種麥鑑給種教之麥乃大穫至今天長有麥以檄理饒政于儀真平心處之無不稱便弘治辛亥遷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丁內艱服闋改南京廣東道巡視南京諸衛倉場授姦剔蠹人皆憚之奉勅清戎躬閱故牘積歲隱沒之弊多所釐正大司馬馬公嘗謂鑑曰聞君清戎數增千舊而人不寬行將上君績于朝以勸天下之理戎政者又命巡視鳳陽等府食吏望風解印上疏欲起用致仕尚書秦

公絃爲朝論所稱壬戌遷慶陽知府慶陽邊鄙久不治民多穴處不知桑麻鑑至則革吏胥之奸究徵輸之弊百事一新且招工陶瓦甃治屋廬教樹藝暇則飾公署學校民有殺人報父仇者鑑據法當赦憲司不從後臺議卒是之鑑治爲諸郡第一正德丙寅卒年四十一有九鑑孝友剛直尚節樂恤故舊事親曲盡奉養之道處兄弟友愛獨至登第後盡以祖遺田宅與之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構隙坐廢道遠不能歸鑑時尹天長適至兩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僦屋居之遺邑子弟穎秀者從之游擢士人女爲之

本朝分省人考

卷六

三二

仇儼在慶陽宗藩若遷將以給帛

邊憲

邊憲字汝成別號桂巖世家河間之任丘祖承歷官戶部郎中父鏞累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憲甫十歲能爲韻語書過目輒成誦既長學於少傅遂審楊公每問以遠大成化癸卯舉于鄉明年登進士授青州府推官時甫弱冠人皆以少易之憲發奸獄獄如老

吏郡中無不畏服者青濱海海溢壞民田廬將及圯
憲率衆築隄障之城中人恃以無恐值歲饑議賑撫
按以其事屬憲憲計口給食處之有法所全活者甚
衆又爲憲均六府之役其輕重盈縮一視貨之高下
里書莫能售其奸民皆便之弘治癸丑擢湖廣道監
察御史奉命按山西復按宣大所在別白賢否裁抑
貴勢風采凜然陳邊務數事皆爲上所嘉納又奉
命至遼東嚴實邊儲宿蠹剔扶殆盡兵出宣大受
紀功之令人不敢請寄冒賞比還陞淮安知府以父
憂歸服除改鳳陽不兩歲積備賑之米至萬餘石正
德丁卯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時逆瑾竊政欲士夫阿
已往往假他事羅織爲罪而罰米以困之憲所罰至
二千餘石竟不肯少挫庚午陞按察司使尋陞布政
司右布政辛未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山東畿甸
賦流入內界憲遣官分禦多所新獲嘗荷勅獎勵且
有金帛之賜明年賊勢益熾至近臣統諸將以邊
兵制之師久無功言者請罪一二重臣以示警憲與
保定巡撫蕭紳俱就逮繫獄旬歲賊平始得釋以舊
職謝病家居處之恬然未嘗有怨甲戌復起巡撫寧
夏至則築垣墻蓄芻糧凡邊備罔有不飭嘗禦虜花

本朝八十八年分元
三十三
其直六

馬池斬馘若干虜遺挫劬而遁又禦之紅兒山五日
七捷事聞獎賚有加丁丑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已卯
改戶部右侍郎以母憂歸服除以舊官總督太倉疏
漕運數事未幾轉左漕部事乃南還尋復有中臺之
擢甲申年六十有一而卒憲資稟篤實容觀簡重孝
友爲鄉邦所稱有時鮮必薦然後入口母老失明左
右扶掖未嘗少離兄弟七人家居時日聚飲食遇親
友恩禮曲至口未嘗及人過失人有犯亦不與較居
官清慎廉取與夙夜奉公蓋邊爲河間望族相傳漢
有司馬者其家至今猶存人國朝累世爲名臣世
可謂盛矣
周郁字文盛號東陽阜城人戶部員外郎全之子登
進士累官南京戶部郎中性敏而識高氣剛而行方
往來京師未嘗持書幣履權貴門以是不調官者十
餘年後時相中以他事陞陝西行太僕少卿始至卽
上章劾退軍職不法者十四人又明年劾退九人人
皆疎息不敢犯弘治癸丑又劾苑馬司少卿某賦私
不去事十餘條時巡撫都御史某以太僕苑馬班行
而奏奏不聞白于已謂郁紊亂舊規勒令致仕

本朝八十八年分元
三十四
其直六

李旦

李旦字啓東獻縣人願身玉立磊落不羈藻思迅發由進士任刑部主事成化末上奏修人事以謹天戒凡十事其二正君心以培治體大略謂陛下欲求正理先辟邪心如神仙佛老之說燒煉脩養之術私外戚納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之屬皆陛下素所溺惑者也加以宦官宦妾左右近習有欲苟慕富貴親保身家而誘之以蕩上心逢君意則以物交物以遂非心能正者幾何繼自今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理異端罷而不談脩煉置而不講聲色不遇貨利不殖外戚不私女謁不行奇技不尚淫巧不作而佞嬖倖臣損斥之驅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道大明言路款納忠良然後此心不爲彼所動而正大光明之體不失矣二曰篤恩義以親宗族三曰收宦官以重任使四曰惜名器以杜僥倖五曰絕珍玩以道盜臣六曰別賢否以隆治教七曰撫流民以弭大患八曰恤畿民以固國本九曰整邊備以固藩籬十曰納諫臣以施實政凡此俱切於君身裨於治道者疏入貴戚僥倖側目竟坐是罷黜君子惜之

鄭宗仁

鄭宗仁字體元其先河南祥符人曾祖輝徙任丘遂家焉宗仁生而慧悟年十一補縣學生隣有熾從地躍起盤旋人惟之宗仁至輒墮或曰是豈凡子哉成化十六年舉鄉試魁二十三年第進士擢戶科給事中弘治二年奉勅覈鄧州邊儲蠹姦剔蠹人咸畏焉巡視光祿寺疏陳節供應專任使實邊儲汰冗今四事五年天下郡縣以災告者百九十餘處宗仁門請賑卹明年災倍於前復疏言之有建議者以國用不足欲令齊民得入粟受子百戶仍希倖宗仁曰名器豈是耶此令一下羣士將解體况一時所得不足償倖之費抗疏言之復上崇聖學嚴考察理定滯三事多見采納晉尚寶司丞十七年轉南京太僕寺少卿疏陳馬政四事深切時弊正德四年改太常寺少卿明年晉南京太僕卿尋改北奏增庫官一員典錢穀六年改光祿卿時權奸用事費出無經宗仁據弘治初元供應例日省百金上偶幸光祿寺獲宗仁承命進芽茶等物僚屬少之且虞得罪宗仁曰有罪在我或傳上且去笑爲節儉管家云七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始至詔者二千餘人宗仁各以情言不者舉而遣

之遠邇肅然出路引若干下之郡邑每引令人粟四
斗得至千萬餘石 宗藩缺歲祿宗仁奏以粟募人
取鹽於河東運司正額外得鹽二十萬引與商易芻
粟以給邊令民以歲租折銀以給宗藩人以爲便孟
縣贖贖千餘人流劫村堡宗仁檄鴈門寧武兵合民
兵捕之皆首二百級擒其首惡餘黨悉降有欲以捷
聞者宗仁却之各關缺馬宗仁市千三百餘匹復請
太僕寺馬三千分給軍士仍時鷹狗禁侵牟於是軍
士歡躍復伍者二千餘人偏頭關西北二百里許曰
草場山有甘泉甚美虜恒恃以牧馬間爲抄掠督理
六司官勿考 卷六 三十六 北齊書
令以辟署置泉水中寧武城北山陰虜每據之戰其
堅麗宗仁益以雉堞又于沿邊坎地爲窖壘於舊者
十五虜知我有備邊患稍息居一年民隱吏治利害
有當與革者輒疏言之其更將領裁冗官建學校諸
疏俱報可九年召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明年監
通州水兌陳六事十二年宣大二鎮奏虜且近邊
命奉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未幾 帝幸宣府又幸
大同宗仁從十五騎先驅會計芻粟三晝夜冒險行
六百餘里抵懷仁是夜凡五嘔血以應州之捷 賜
紫衣三襲鑒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宗仁辭且乞代

不允十六年奉 詔旨迎 世宗于新鄉扈從至
定稿之羊酒至良鄉饋之盤餐 登極後降 手勅
進一品俸 賜金幣尋進尚書仍總督倉場漕司故
有折耗銀四十七萬餘兩多爲典守者所侵宗仁置
綱司簿稽之嘉靖元年十一月卒得年七十有二計
聞 令禮部論祭者再工部管葬域宗仁爲光祿卿
時廷鞠逆瑾事瑾厲聲曰內外文武皆出我門下惟
田尚書鄭光祿無私謁又何問時論偉之 武帝駕
出宣大宗仁迎於鷄鳴驛中官欲以戎服見宗仁曰
君臣禮不可褻竟以品服謁之因面啓回鑾恩督理
六司官勿考 卷六 三十六 北齊書
疏切諫其止直固如此 三八 魏書
王濟 濟
王濟河間人成化丁未進士任戶部主事早年才智
過人博學好問動遵禮法居官以清慎自待陞山西
布政司叅議擢太僕寺少卿以得罪內臣劉瑾繫獄
卒卒之日家無餘積 朝廷特賜祭以表其忠焉
馬思聰
馬思聰字彥誠青縣人學醇行端天性孝友以丙午
舉人授陽谷縣令有廉能名時張秋河決檄令督工
作艱功垂成以過勞瘁卒於工所百姓奔哭如喪考

姚至今思之

廖紀

廖紀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閩父瑄商於東光因家焉紀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飲成化庚子領京闈鄉薦庚戌舉進士時屠公總憲風裁炳著少許可紀觀政屬下獨器重之逮握銓柄首疏紀爲考功主事紀亦節介不渝期副所薦鄉人有圖仕者奉贊干謁紀不辭旣乃完璧充職以歸其清而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士類高之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錄尋握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巖時歲美餘將萬金紀一無所染悉以 上供因定爲例陞吏部左侍郎旣而擢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參贊機務凡勢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進章再上獲允家居踰兩載起爲吏部尚書紀感激益自磨淬修 獻願實錄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太保 賜鞍馬金幣丙戌請老上不奪其志加少保給人夫月糧以示優遇仍勅乘傳歸旣抵家日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庸學論孟嘗寬少業毛詩晚年尤嗜易紀卒贈少傅諡偉靖賜祭九壇 命工部營葬 恩禮稠至士林榮之

屈伸

屈伸字引之號瓊菴任丘人弘治初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 上初元新進紛紛大言杳撓新政伸每聞輒領之及爲禮科給事中同列晝夜伺揣有封事願寂不動一旦脫然勸御日講謝游觀曰是大繫世故吾何可無言遇災異置其苛細條典利除害數事下禮部議倪文毅公歎實卽是其議以覆崇王就藩久 太皇太后憶及言於 上擬發使召至京師大臣臺諫力諫不得伸以輕離封守一語寤 上立止其使自禮科陞兵科右給事中又轉吏科遂陞兵科都給事屬虜大舉入寇舊將提兵至榆林以虜退聞虜實自它道入內地滋甚而承順宣慰彭某黠酋也幸有急與事上言欲帥所部入助戰伸謂同列曰是關國體也乃劾將帥逗遛請降詔責之而駁某無勞遠方助順詞婉而厲將帥懼至擣虜巢以勝奏凱歸而四夷亦由是絕他覲將家子聚鹿穽職者舉咸曉謀復起而越人呂紀者畫工也暨一二兵官相繼內降注授要職伸大憤次第率言者排之最後鎮守河南太監劉瑯請柴夫舊制柴夫者名爲夫實入銀千官以備糈薪者而數則視其官之品中官例無之

而瑯請至四倍於尚書仲乃獨言祖宗制柴夫爲庶
官養廉助爾中官無當得之例 上爲殺其半朝野
憐息爰以爲賀居禮科凡兩使而兩廣之役則人多
以貴戚憚行者仲毅然請往至則挺與奧援敵卒直
尚書泰公之誣積獄遂解居兵科一同考禮閣所得
多名士會權幸爭長進用上章切言觸犯忌諱逮捕
繫獄而謫直愈堅賦詩自解曰七年常愧此言官萬
死于今豈憚難此舌料應終在口歸來何必要妻看
其忠貞類如此嘗書座右曰富貴自有定分世有奔
走而得者不過一二不得者千萬以一二之故至于
本朝八行八節 卷六 北直六

勞心費力死而無成者多矣觀此則生平品節可知
疾華士夫問者諄諄談國事了不及私語卒之日不
能備棺歛惟書二籠藥瓶二隻故衣數件而已仲歷
諫垣十五年所上四十餘疏每一疏上 孝示欽容
敬憚之故時稱善治功居多諸縉紳咸爲文哭之積
成巨卷

李容

李容字汝弼故城人少警敏不凡嘗從鄉先生東田
馬公天祿學易館一女巫巫來欲與人私思以計去
乃佯作巨人跡林之復誘以娣婦夜奔容嚴呵拒之

最後又飾少女如娣奔狀屹不動巫計窮谷亦知其
意遂徙去鄉人以是稱之舉辛丑過士授襄陵令值
歲大歉民流離不相保幼穉之棄滿野咨遣收孤兒
數百日給薪米俾不乏有疾輒遣醫診療之隣縣就
食者日數百人其愛民類如此改治丹徒政治大敷
如其所以治襄陵者未幾以薦陞監察御史去之日
小民號泣道請留爲御史正色立朝務持大體未
嘗計以爲直嘗按河南河南竹根山賊董宦陳州豪
民劉幹怙惡人莫敢撓靈實諸山礦砂可盜取者互
相警殺時號三害悉除之民庶歌焉子獻可際可俱
本朝八行八節 卷六 北直六

進士

沈冬魁

沈冬魁字伯貞號立齋又號漳涯其先吳興人也至
大父徙居阜城冬魁蚤舉順天鄉薦登弘治庚戌過
士授中書舍人歷稽勲員外郎郎中擢順天府丞起
謁太常少卿轉光祿太常卿左副都御史巡視河南
入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山廠尋改戶部復爲工
部遷南京禮部尚書居五年致政 上嘉重之錫月
廩歲役冬魁生而穎特甫澡髮人見者業以非常目
之六歲卽能讀父書爲對應聲時時作語語隨父省

墓歸安年始十一凡道所經歷山水形勝州邑名壘
略能憶誦之父喜曰兒能若是辨乎乃使就學鄉先
生師先生大加珍器登第授官中書纂修會典及孝
廟實錄俱預有勞其爲光祿貶救浮靡供億有藝廩
節省事官中時弊上曰光祿卿議是其聽裁損焉
巡撫河南至則先條列所欲興革摘示之河南榜示
無不帖服以爲真都御史云指揮石姓者素豪挾貴
倚崔璫爲暴冬魁發其奸并劾權璫中右權璫加旨
詰責甚峻冬魁曰都御史固知有法終不阿中旨脫
有罪官捕嵩盧盜盡平之捕鄆城盜又平之濠蕪人
八則小入初考 卷六 早三 北盡六

雅見者咸慕悅之至秉權施事卓乎不可誘奪沒前
數日自制年譜屬予以後事而卒

房瑄

房瑄字廷獻號西涉任丘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刑部
主事典內藏中貲專利給事中胡易疏發其奸上
怒下獄瑄獨抗疏申究並劾太監韋太尚書白昂比
黨亂政士論譴之歷陞河南按察使累著聲績仕至
太僕卿

鄭璫

附弟珩

鄭璫字廷瑞別號阿陵其先世爲廣東高安人至大

本明小入初考 卷六 早四 北盡六

父始徙任丘璫方孕時其母夢異人以犢角馬蹄磨
身牛尾書其門覺而璫生自幼以穎異聞淹貫羣籍
弘治壬子中順天鄉試明年登進士出知吳縣下車
卽有能名中使道吳知其不可犯例給外一無所索
或冒其貳來謁勢張甚發其奸并餘黨擬配朱氏子
以販漆富謀殺弟母曲庇之官數易弗得其情御史
以屬書夜夢所殺來懇語含糊莫辨似謂其嫂氏兄
子害之璫曰是必斷其舌矣明日使人扶其口驗之
果然獄遂成御史神之邑五萬戶其貧富璫輒知之
及定役泰之里甲不數日而竣無以不均怨者閭門

富室沈甲規避重差詐爲懸鵠狀匍匐庭下璠曰若
顧欲欺我若嚮嘗純綺而嬉於市謂我不能記乎遂
徑懼自占上戶蓋璠嘗一見之遂不忘其聰明識事
類如此在吳八年奏蠲洞庭荒山之稅六千三百石
梁西成之渡疏普安歸涇之壅皆便於民闢學宮建
社學公署壇壝祠宇鉅麗皆加于故以忤權貴僅尋
徽州府同知暨至徽值大司馬彭公方典郡一見莫
逆疑牒輒移決焉武弁之獄恃貲多數年不決及璠
至乃決郡俗送葬輿馬咸辦自喪家貧者病焉寧緩
葬至有三喪弗克舉者璠以禮刻期論戒踰月葬者

卷六

四十五

北漢六

萬計壬戌進表入京故事率校賞輸之稅利其災爲
道里費凡數百金璠却之道聞父憂歸終喪改金華
俗歸訟璠嘗署篆郡庭閭然中人家以厚嫁破產故
女多不育璠嚴諭之屬縣蘭溪民居櫛比素弗戒于
火乃拓其衢率五門澗水一甕自是不復延燒邑人
因命曰鄭公街正德丁卯以母憂歸終喪改河南府
初河南有督驛傳馬價於吳者郡盜竊其百金易以
磚積封如故罪其主且逾歲璠驗諸鄰竈有取磚故
隙與所積封者合盜遂服管署篆事辨治如金華辛
未擢守瑞州府時盜魁陳福一等塞事林據衆來犯

璠親環甲冑登譙樓禦之毒矢雨下殪三十餘人賊
縱火且逼樓璠額天風反賊乃退追數十里多所擒
獲總制都御史陳金奇之上其功嗣是築城浚隄爲
固守計又于治東阜建明遠樓演武亭以時訓練嚴
賞罰勤辛日多壬申六月率衆薄華林分令僚屬營
於渚嶺徵鄉人隨城地分戍遠獲賊謀斬以徇仍焚
近山之積聚賊大懼乃分寨瑪瑙山仙女嶺璠復攻
圍之擒斬無算福一等窮蹙率妻孥降璠卽遠降者
攻其餘孽而陳於其後敵行而前連大捷蓋大小百
餘戰璠潰於死者至再僕勤竟死之時饒之姚源盜

卷六

四十六

北漢六

方熾提督都御史俞諫又檄璠往剿璠提兵夜入三
十里賊謀知曰瑞兵至矣相戒勿動旦日悉衆來犯
璠揮兵奮擊斬首數百叅將桂勇與璠連營亦服璠
之神速暨還瑞盜復百人挾異術憾衆璠賊之御史
以聞 武宗降溫旨犒獎府面錦江春夏漲輒沒兩
崖廬舍璠廉得其故以市河爲豪強所使悉力浚之
淹患遂絕勸新學宮創建書院延經師以課諸生電
縣吏及奸民于理珥筆之風少衰乙亥考績北上亡
賴子王鳳等乘間縱橫璠旋悉殲于市遂濠以親藩
祐寵茂副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聞濠利其財遣

按尉尉爲券貴價潘密令抗而毆之一無所得乃謀而之潘應焉潘曰彼敢抗親藩何有於郡吏耶某固靖民者幸林幸輯而敢激彼使變乎濠閭志甚欲致潘以洩其怒潘峻絕不爲所動又喻衆賢者以非罪作濠編急逮及姻友破數十家潘庇之獲免濠智竭不得逞乃嗾當道罷之潘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復何愧當卧視此輩敗矣瑞民聞其去彷徨若失及母乃建祠肖像事之里居數年猶問遺不絕潘精于吏事而每以儒術綠飾彬彬可觀晚節亦唯以饒許目適性孝友終其身與兄弟相愛不棄仕宦

本朝人考

日二

魏忠賢

幾三十年未嘗厚自封殖與人交洞見肝膈而言議夷邁風格出塵爲政主於愛民終於靡懈義所不可甘與時忤不阿徇爲自全計故雖爲逆黨所中而君子深惜之春秋僅六十有四弟珩字廷用登弘治己未進士歷工部郎中平涼知府致仕嘉靖中奏舉修河有功收入史館縉紳咸重之

張時叙

張時叙字九叙滄州人中弘治丙辰進士授浙江青田縣知縣請下車卽修文廟伯溫祠聘爲吏刁民草頌服化布按二司所批詞訟常無虛日一訊立辦民

呼爲張青天陞兵部職方司主事管山海關到日卽與守備太監誓曰禦暴而不爲暴凡往來客商聽其所之微毫不染卒時城樓星落如斗大其鐘自鳴至本青田山海士夫經過滄州者羅拜墓旁

孫緒

孫緒字誠甫沙溪其別號也世爲東海人曾大父元季避地來故城因占籍焉父振富而尚義鄉鄰賴之舉火嘗以歲荒焚券里中父老爲相率立祠生祀之前一日寢後忽產異花香襲人凡七日乃已緒生而警敏異常五歲未能言嘗手書一貴字父見之喜

不用

里八

北通

屢試弗中八歲出就外傳能賦詩十七入邑庠聲稱卓然弘治戊午中鄉試第二明年登進士廷試二甲第一授戶曹主事辛酉火歸入寇遣朝臣往禦緒被簡改爲參謀以行書策售青酌以權變總戎以下咸收容禮之是時許襄毅公爲戶侍每見緒輒咨詢款實事竣調稽勲主事鈞陽馬太宰深器重之癸亥丁外艱先是父病亟緒欲終養再具疏弗獲請乃微行歸省於私第數日還京將乞休而訃音至矣既免喪復除原官未幾轉員外郎考功文選郎中時逆瑾當懷繁某部史於市士夫莫敢申理者緒過而憫然因

諸瑾曲救得破械出浙江有稽知府者自知當免以在勢者爲之地而懷金謁緒峻却之卒不以其事白諸人及轉太僕少卿迎母于宜邸歲暮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因婉辭以悅母心母喜曰惟願終始不渝耳乙亥晉正卿時大司馬王德華交結錢寧勢頗張移文太僕語涉不遜緒作書數之王引咎浙人胡達者隸知印緒見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後舉乙酉鄉薦胡感知遇至以父事之舊例太僕供邊騾以千計歲久無用緒上疏罷其役先是淮安鳳陽諸郡饑饉馬俱小弱緒察其故咸與交兌首費至萬緡民賴之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 且二 不破產者千餘家至過緒之里有陳金設醮爲祈禱者南陵丞韓思義貪殘日著緒庭杖之而按以法思義席權宦張雄凡與思義素者皆爲之言雄亦托親信冠錦衣來致意皆不答會思義以病死雄以故勘誣緒乃繫御史臺閏月幸菴彭公力救還職雄乃燭報獲爲民世宗龍飛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最急或怒緒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母沒後築漢陰亭剪韭軒於坡東柳曲自署坡東居士跡入城市者歲不二三間招朋舊遊

樂累日夜不倦緒生而美丰神願身玉立矧將望之如畫重交游慎然諾與人語必倒束曲至於嫉邪惡佞則又毫髮莫之假借然性慈惠雖草木魚蟲之細罔不欲其生喜音樂生平不飲乃勸人飲則又弗之厭也爲文響振漢魏雄視屈宋詩則冲淡含蓄浸淫乎逼大雅矣博極羣書天文地理老佛醫卜以及國家儀文典禮莫不洞究所著有沙溪稿四十卷無用閑談十二卷蒙求族譜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跋東新論四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雜義各若干卷藏於家遂菴公至評其作爲近代宗匠允哉嘉靖丁未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 辛是夕有巨星隕於異隅其光如炬空中有聲如雷其異如此年七十有四

李時

李時字宗易任直隸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嘉靖三年進修讀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四年三月纂修欽定實錄命時與吏部右侍郎溫仁和爲副總裁四月時言頃者仁壽宮災詔加修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禮者幾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煎絲希進趨催倖之門在位者羔羊之節習於世祿鮮克由禮抑於寬獄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凡

此皆足以召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忠鯁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乞黃求直言令指實數陳以佞時弊章下所司尋轉左丁憂七年起戶部左侍郎復改禮部八年陞禮部尚書九年時議姚廣孝在文廟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刑疑繼流配享太廟實所未安乞移祀大興隆寺從之十年加太子太保三月時言各處鄉試巡按不得收取遺才不得與主考較禮儀不得徇私聘取房考官從之會浙江巡按李佑請經房閱得雋卷仍發監臨叅閱公同去取時言若令叅閱去取則失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救弊補偏之初意上深然之九月召爲武英殿大學士叅贊機務十二年帝幸南內召孚敬時等開馬觀花賜蟒服上製古樂府七言二章命各和以進復同遊西苑製七言五言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上幸南內召孚敬時同閱青鶴尊賜扇及酒食復留閱宣宗與地圖詩及御和詩十四年三月復召同遊南內時等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帝亦作一詩命曰御製記樂同遊命刊示羣臣本年加少保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五年端午召

卷六

五二

五二

時同夏言郭勛泛舟西苑命蕩槳近龍舟被顧問則安撫巡視日時等表謝以爲自宣宗賜宴義同游萬壽山仍榮同遊西苑後追此乃再見云九月以宣訓寶錄成加少傅華蓋殿大學士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家贈少傅謚文康

李銳

及宦

卷六

五二

五二

附令鋤庭草而已賦民以寬簡教令先之隸無野跡
獄訟以清六邑大治會南京太僕寺議以他郡馬移
於京師與情恂恂稱不便下令慰諭移文爲達其隱
事遂罷調守懷慶去之日民慟哭而送者聲振野至
今祠祀之等以父喪歸終制補鳳陽遷浙江按察副
使遷杭州時海寇不靖官督捕八十餘人中有有
力者錄舉當路事間勒歸里聽覈覈明無他改除陝
西還市政司參政以母喪歸終制補湖廣還山西按
察使右布政使轉左轄所至皆舉其職入爲光祿卿
未幾遷南京御史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官於江
本朝

卷六

五三

七

邊 億

邊億字本一號東瀛憲之猶子任丘人進士授戶部
主事往密雲招商不畏權勢改兵部歷陝西僉事值
安化王之變奉 勅撫輯寧夏諸部額以保全陞漢
南兵部副使首飭軍務除廖曹鄧魯四巨寇中丞彭
公泰 聞欽賞銀牌命服加俸二級范官凡二十餘

年至湖廣左叅政

劉 綱

劉綱字克立號秋溪任丘人進士知屯留縣值歲歉
民流綱至勞來復業者衆召入爲禮部主事館人索
夷貨減原餽綱悉革之疏陳處置夷情十餘疏皆蒙
嘉納改刑部陞員外郎 詔錄囚山東有一家死罪
者三人綱憫之時早焚香籲天曰斯人法當生天其
雨乎明日果雨遂釋二人後出知西安府有巨盜行
劫綱授方略斬捕數百人功上推山西叅政卒

于大節

于大節

卷六

五三

七

于大節字守正號北莊其先自進賢徙居任丘大節
少聰敏勸學舉進士授行人安置甘肅降夷夷不敢
肆或私貨中國子女責之立還擢御史巡蒞州山海
關劾中官武臣曠職詔督責之出按大同劾去僨事
者萬全衛讞於汲乃命鑿井得泉迄今名于御史井
再巡湖廣悉心疑獄刑得不濫聞 京師地震上八
事件中貴左遷鶴慶府推官報至無愠色從容賦詩
曰武昌城裏得文憑小小扁舟載我行莫訝滇池荒
服外版圖猶自屬 皇明值歲饑饉發廩賑貸俗不知
學選秀民補郡學弟子員時親指授勸夷獄請以信

法意息其爭陞四川僉事尋陞浙江按察使以目疾致仕後起按察山東剖決如流民賴以寧卒于官大節性溫厲篤于孝友方在洋有親喪不能舉者倡義士賈棺助之時人謂其名字咸稱情云

馬政

馬政字公敏青縣人性穎悟博學能文登進士第授翰林檢討歷興岷楚三府長史善爲詩有魏晉以來風韻見人過惡輒面斥之不少貸然竟以峭直忤權貴致政歸雅好吟咏尋以疾卒 詔進朝議大夫鄉邦咸思慕之

牛鷺

牛鷺

牛鷺字鳴世獻縣人正德戊辰進士任益都今時劇賊劉六等轉掠山東躡曹濮蹂躪所過城邑望風奔潰獨鷺與樂陵令許忠節公遠東西遙應屹若巨鎮鷺尤臨機設變出入鬼神號稱異特賊管縱兵圍城三匝鷺日夜距守賊歛兵退鷺曰此特自定計耳不一大創賊必復來乃駕子弟兵及諸亡命躡賊戰大王倚身被四矢扶創疾闖賊遂大奔斬獲無算賊自是不復東矣事聞擢按察司僉事備兵青州尋遷副使仍理兵務嘉靖初顏鎮賊王堂豪俠好施聚衆

山谷每戰因衆脫之鷺挺身突入賊中賊覺爲害乃大呼賊衆披靡未幾就殄山西馬五寨賊首陳卿者據山作亂數年不靖鷺奉 詔移兵平之卽其地建平順縣縣累平劇寇聲望赫然而懷奇負氣不能決退爲說隨應世亦以嫉鷺尋謝病不起終於家

殷尚賢

殷尚賢其先廬州合肥人洪武初始祖成隸籍宣武衛口而改隸安吉成子忠屢從職有功由本衛百戶陞河南歸德衛世襲指揮僉事調天津左衛於是世爲天津仕籍云父從襲指揮僉事從卒尚賢甫七歲

牛鷺

牛鷺

牛鷺字鳴世獻縣人正德戊辰進士任益都今時劇賊劉六等轉掠山東躡曹濮蹂躪所過城邑望風奔潰獨鷺與樂陵令許忠節公遠東西遙應屹若巨鎮鷺尤臨機設變出入鬼神號稱異特賊管縱兵圍城三匝鷺日夜距守賊歛兵退鷺曰此特自定計耳不一大創賊必復來乃駕子弟兵及諸亡命躡賊戰大王倚身被四矢扶創疾闖賊遂大奔斬獲無算賊自是不復東矣事聞擢按察司僉事備兵青州尋遷副使仍理兵務嘉靖初顏鎮賊王堂豪俠好施聚衆

賢威名曰盛本兵屢推轂壬子夏擢山西太原左叅將賜勅以往是秋分守大同東路當虜衝而鐵寨門等口尤極邊隘虜騎時出沒士馬單脆物故每大半尚質口不遇虜軍何以別干將邪益勵志奮謀務淨虜氛以報主上殊遇屢挫敵鋒斬獲無算時巡撫侯公在閩急甚尚賢督率前軍銜之圍解虜留指貽之功聞上嘉賞有加甲寅克分守遼陽副總兵司陞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遼陽掛征虜大將軍印國璽上寵諭備至尚賢无忘恩圖奮訓練六軍修繕城壁中嚴號令由是軍威大振大羊懷畏居遼陽之郭

卷六

三十一

李道大

戴才字子需別號晉菴其先景州人五世祖從滄州家焉才生而穎異沉靜始就外傳即端重如成人年十二試於郡郡守姚江吳公大奇之曰此公輔器也

戴才

年甫起嘉靖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行人已西指戶科給事中庚戌之秋虜薄都城倉卒乏軍與請一切加諸道賦才抗言今畿輔山陝諸郡歲苦虜募兵市馬甚勞費矣而復議增馬江南諸郡每先期輸餉計家又豫輸機兵民快皆目前權宜之計而復議增賦是竭澤而漁以重困民也部議竟格不行已巡視光祿清覈伏蠹修爲四事上之歲省大官金銀十萬壬子轉史科右給事癸丑轉左以內艱歸服闋補工科左尋陞兵科都給事才以倭夷倡獮閩廣用兵無虛歲乃疏陳三事曰亟剿滅慎防守馭客兵言言中竊下所司行之才在諫垣不以鷹擊毛舉爲名高然數引富否耻趨和承意久之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循行郡國精心牧政踰年以外艱歸服除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甘肅新中虜無見車騎即羸卒乘亭障者半菽不給才至撫其瘡痍而乳哺之首爲諸將餽壘荒田興水利乃次第簡兵將習技擊飭將城塲入輒遭剝去而紅柳林銀竿嶺之捷才鎮向卡言有也虜既數不利遠塞則以其間建學明教振廢官開撫廿五年斬首捕虜數十百人修築墩牆以千百計招探降口若干奪獲羊馬器械無算以積

卷六

三八

魏驥

陝西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五郡文老及諸耆老卧轡
考有才至陝有秋防之役即移營原州儲芻糧守
要害凡及瓜期既撤防套虜忽入延綏殺總兵郭江
執副總兵時鑒以去科臣列失事狀關連才夫虜所
出入定遠瓦剌諸路非才所轄地言者誤及才不自
明也詔才歸就嚴降慶丁卯事仍以原官巡撫河
南三月入爲大理卿已巳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才
再爲法官持法平允所定買休賣休諸律著爲今庚
午八月宣大總鎮臣以謀者言東西虜酋當大舉入
寇示師成嚴莊皇帝飭大司馬修戰守具詔諸鎮
整兵待援乃起前都御史帶川劉公守通州提督援
兵而收才戶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督餉事才言
虜勢叵測徵發費豫請令密雲諸處司計之臣悉心
經畫益廣儲蓄俾應援兵馬在所關支如取諸寄此
與輦輜重而勞軍者功相倍也既而虜偵我有備旋
解散去是年冬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才三蒞陝益熟其利弊舉劾諸帥咸當
其人凡汰冗增餉議屯田鹽法檄鎮兵防禦諸路俱
不遺餘力中衛南有裴家川地腴田可萬頃民苦虜
不得田作才爲相度地形築墻建堡疏於朝且請以

固原守備其督兵營田以死馬寺少卿兼食事某移
靖虜營兵餉而奉隴之間屹然成巨鎮矣會俺酋
款問乞貢市報可而虜吉能者俺酋支屬也援例以
請下才議才言東西虜各爲雄長授職宜均通貢宜
隨俺酋進入爲便若互市則陝西重鎮既不可招之
內貳甘肅開市已久又不宜令強虜混入以滋禍階
惟延寧二鎮頗爲近虜然開出之禁甚嚴亦不宜因
市啓釁互市第可行之宜大不可兵陝西也有言切
貴才才卒主延寧二市且疏改延綏市於紅山關門
之外復寧夏清水營舊廠以備不虞乞椿開馬備以
充市本列卒環市以備虜心故竟才蒞事無一敢譁
於市者尋進兵部尚書尋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兩
歲中白金文綺凡六錫焉僉命以原官掌南京都察
院事未抵任改南刑部又改兵部參贊稅務才按江
防緩急爲飭兵卒部署方略巡鹽御史某奏改浦子
口五衛隸御史節制才言南益各衛分列六管以窮
離根本統領則以內外守備巡視則以科道其來已
久一旦改隸御史使堂堂六師下同部伍非建制意
也事遂寢蓋才習掌故持大體時方倚爲重而俄以
繼批憂歸矣家居久之撫按交章推轂而才願以老

無意于世方才爭互市時或諷以第開四市如貴人
指廷賞可立埃才正色曰市之利害等之熟矣狗下
而以上便身圖而不計國是有臣如此將焉用之謝
絕其入去才既去鎮喜事者卒開甘肅之市令番夷
交惡爲國家生一邊隙蓋十餘年而才之言竟成左
券云才長身嶽立望者知爲正人君子居常恂恂飲
人以和至當大事決大議則天動星迴而不可奪也
性至孝居喪柴毀過禮甘恬澹薄嗜慾仕宦四十年
自奉甚約終其身無世俗聲色之好閨門養重無一
語撓守牧權亦無尺一走長安道中輿論高之萬曆
丙戌年七十有三

湯賓

湯賓字遺寅號交川上世爲楚齊安人有遠祖從順
義永樂間曾祖祖福春者始卜南皮而家焉賓方孕時
其父夢一少年冕笏入戶賓遂生父通星學知賓大
貴賓自幼穎敏殊凡兄書口授輒成誦屬對應聲而
答皆奇麗驚人五歲時忽向翁前朗誦大學康誥章
益奇之已而其翁授吳江丞賓時可八歲隨侍行道
畢一千里而還中所經行山川郡邑水陸交際下極
瑣一泥屨其詳後治邑子業有名嘉靖庚子舉順

天鄉試至庚戌成進士母病篤賓侍湯藥目不承睡
衣不解帶者逾月晝夜焚香願天願以身代而母病
竟霍然已人以爲孝感云初授安福知縣潔已愛民
劑量里甲其他平反疑獄保庠流寇諸政事原本經
術士民戴之越三年轉戶部主事初權崇文門稅再
巡通州草場三轉邊鎮糧餉四督淮安倉政所至以
勤廉著聲尋轉員外郎中知萊州府事甫一歲而丁
內艱服闋補常州府常州府爲吳劇郡巨室大猾陰
持官府差繁賦重弊實爲堪賓明以察之覓以劑之
竟居治行高第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蘇松慈吳

人不能一日去賓也時當島夷兵燹之際賓外捍邊

岸內安黎庶其時開府大吏不問人情徑裁兵餉沿
海無賴偶語市中謀鼓譟地方洶洶大吏聞之倉皇
無措賓立召幕下開誠告戒許以括帑金爲餉而許
黨叩頭散去是年挑七府塘百里白茅河百二十里
度地程工胼胝爲勞其心獨苦先是賓父丞吳江時
曾濬白茅工未竟而賓卒成之人美其父子有德於
吳如此庚午轉河南按察使使道省親上九十壽鄉
里以爲榮辛未轉湖廣右布政使無何再進左叅
摺撫治郎陽右副都御史賓領節抵鎮議察山寇招

流移軍政修明地方寧謐儀以外艱歸幾不欲生
至乙亥以中讒言致仕實既棄大事豪裝如洗日惟
課農教子凡大夫有司之干施並皆謝絕暇或摹一
二書宿共話桑麻賓儀貌修偉內無城府與物甚和
而介然之守萬夫難奪萬曆十三年卒年七十二歲

宋諾

宋諾字子重故城人生有奇質九歲能屬文甫垂髫
爲諸生其父從邑先達受經所聞師說歸以語之無
不解嘉靖乙丑第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咸有能名同舍郎主藏有所亡失誑誤及諸藩四川
惠州知州忠去長安幾萬里險遠矣諾慷慨叱馭往
抵任五日召爲南京戶部員外郎未至擢爲郎中居
無何以久次拜知東昌府視事五月以內艱去服闋
除知鄆陽郎中丞薦其才堪治劇徙知河南視事四
月聞父病甚卽解印綬自免去尋丁父艱久之部使
廷臣爭上書言故河南守良吏以父故棄官其人才
可用有詔起知兗州諾往居三府不甚久然所至廉
平執法名聲流聞及守兗幾三年得盡其才治行愈
著兗屬二十七城直兩京孔道吏頑民敵微發驛驛
諾既然其利病務爲拊循安息人以懌悌至所與

爲快然不謂核卽有悅懌奸法輒繩以重典不少貸
者其用此矣以人觀詰闕下而遽卒諸卿大夫無不
賞其有部爲人偶倖玉立容貌甚修坦夷誠慤不爲
才博人通敏遊刃有餘論事衍衍洞於指掌然常本
人無迂恢語未第時甚食竭力奉親甘旨無缺及
後貴迎養宦邸朝夕侍食意寧鞅掌終不少廢有同
胞三弟悉推父貲讓之子女婚嫁又佐以私財故人
子楊生孤貧召至家養與子同業親督課之生後學
成爲名士他所周卹孤嫠尤衆

余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別號雲衢交河縣人生八歲而父母
俱喪族人欲攘其業爭欲死之竟不死則屑薪其間
而燔之火及門而燬復得不死自少醉篤喜讀書志
意如成人十三補弟子員試輒高等族人始不復謀
以萬曆丁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其學務考國
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在館局三年未嘗尺寸易
其良公事分校禮闈是年纂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
修撰賜白金文綺戊子使於周藩却餽遺無所受歸

渡黃河中流而舟膠波濤撼之柁折舟人皆泣具衣冠而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子之罪也以予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惟神實圖利之禱既而波恬如或翼舟以濟已丑充經筵日講官 上文不御講臣子無所關其忠因以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誼傳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或庶幾以三百篇諫言者亡罪聞者足以誠也辛卯留都主試壬辰陞右諭德典試武闕甲午陞少詹充正史副總裁修 武宗毅皇帝紀丙申大內火僧講臣上章引劉向不學道妖火焚宮以言是年擢禮部右侍郎戊戌充會試知貢舉官申飭令甲加芟以三品滿課績最予三代誥命任一子國子生陞左侍郎署部事自爲中允至今官皆兼日講故在講筵最久獻納最多歲 賜白金文幣廷臣無敢望焉已亥擢尚書值雷擊 太廟樹上言彈災以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不 郊祀不 廟享 皇長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歲稅日亟 祖宗寧無望于 陛下乎建怒氣也兵 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此時五池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是年泰晉齊皆地震南都

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二氣外錯之狀近歲未嘗有也天恩聽寄于民今畿甸郡國百姓苦于征調催催權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于 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詭告之昔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爲有國之戒伏願以愛民實心爲應天實事罷諸弊政不便于民者蠲入 上溫旨答焉揚州首揚應龍叛侵秦江然徵諸路兵討之力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道山崩沙出土山五復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贅疣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經失度亦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水而川竭神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訟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僥鵠張世受如亂絲民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然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移于正下叛上之象夫羣臣有 陛下子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有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 陛下尚

可恬然不爲意乎始以試卿署部事數月請 皇長
子選婚疏凡九上及正席南宮疏請建儲及行冠婚
禮者三與舉僚署名以進看五卽病肺咯咯不休
伏枕具疏草以上每譚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
禮官死不瞑矣庚子春 詔旨將有事於 東宮趣
禮部具儀時已瘠甚扶掖起視事已而病劇斂乞歸
不允卒於官計聞于祭葬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諡
文恪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舉笑不
和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
義僚屬有不當卽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如侍不營產
業曾學士過其家茅屋數椽寢食足歎息而去生
平不受子謂亦不以一享干人次子道一墨試學官
皆見置楊夫人求爲之地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
自當置之卽郡邑小試終不肯爲一言產既薄又時
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廩以食之不給歷年就于京
邸復分俸給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而能賑人
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
十八卷行于世

人物考卷之七目錄

北直隸真定府

趙燿

李遵義

李琦

黃懋

扈暹

侯保

馬謹

馬恭

白圭

張春

楊傑

張子麟

石玠

王宸

呂鐘

張璠

劉俊

王誥

崔亮

張益

任時

郭端

趙向

曹鶴

張鳳

畢鸞

毛玉

王詔

白鉞

張舉

石琦

郭濬

孔環

呂秉彝

賈應春

楊宜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七目錄

毛鵬

宋登春

補遺

寇義

蔡鏐

王命

張宏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七目錄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七

北直隸真定府

趙耀

趙耀寧晉人洪武初以湖廣行省掾進中書省左司提控大將軍徐達取蘇州還授大都督府都事及達平山東河南克元都取山西入關中耀在幕府綜理機密不憚勤勞達愛重之至于遣將四出攻戰守備機宜方略耀皆預焉比還擢湖廣行省參政陞辭上以耀從達取元都知其風土民情邊事緩急改授北平行省參政且使守護王府官室及行詔入諭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北直隸

之曰聞北人多來歸附者汝宜速往選其驍勇可用者爲兵月給米膳之餘處之臨清東昌之地母令失所耀因進工部尚書張允所取北平官室圖進上覽之令休元舊皇城以改造王府耀受命辭行未幾卒于官

崔亮

崔亮萊城人洪武元年授中書禮曹三事遷濟南知府丁母憂起復爲禮部尚書卒未詔定官員親屬冠服之禮亮於內外官員及隸卒軍士等制各定有差三年上諭亮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

占者多以爲祭天不順禮所致令亮制之亮引漢唐未及元損益不同復以我國家前議園丘從祀之

禮以漢唐爲煩故止祀日月星辰太歲爲簡當上

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

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亮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

祭社升自子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

之義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

臣朝參無相答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

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廳道此其義不同

上重亮議因命百司朝參左右班不得越省府臺俱

就拜甬道上復承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

親上前稱謂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

事待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皇太子以下及羣

臣賜坐殿上坐墩墩制參酌宋典各爲等差又請旗

纛止祭于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

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

俱允行之時禮儀草創而亮引証考據多本經典云

李遵義

李遵義衛水人性嗜學博洽經史洪武庚子鄉薦登丁丑進士授河南新鄭縣令政識大體務合民情尚

蘇介抑苞直吏尤畏之或政暇常巡視閭里以稽
吏有富民者賄里書妄訴爲貧遵義歷述其富狀以
詰其情乃自驚服至訟訟不勞多語兩兩造辭卽
判曰某也詐某也實一言而決人咸服其明允永樂
二年提浙江紹興府同知尋改除按察司僉事歷太
理寺左寺正陞河南府知府至今立祠祀之

張益

張益安平人洪武丙子磨鄉薦入太學以才能拜鄧
王府典儀成祖入承大統益以才行卓越陞刑科
給事中益侃侃敢言惟務伸冤理枉時有郭禮因視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

卷二

三

刑部

田毆死盜禾軍人事覺有司以殺死軍人律抵罪益
曰律有明條罪人拒捕主者格殺之勿論今郭禮田
主也盜禾者罪人也以田主毆死罪人法當免坐若
抵死於律有乖具以事聞上特宥之未幾轉禮科
右給事中上臨朝羣臣奏對多失序益代陳奏事
明辦稱旨特呼爲響張以示寵渥後刑部都察院
凡有所逮罪囚皆令禮科官引奏益自益始永樂已
丑扈駕幸北京會胡虜數爲邊患上命監軍深入
虜營主將失利益被執虜持刃脇益不屈曰生爲大
明臣死爲大明鬼非死無以報國虜憐其忠烈竟棄

之時仲秋天寒兼雨雪跣足南行數百步隕然而終

李琦

李琦元氏人洪武末年以文學授滄州訓導坐事謫
戍雲南革除中以經明行脩授監察御史尋遷大理
寺副復謫雲南永樂初上書陳情召試御史會安南
侵廣西地命琦往琦援引趙佗呂嘉逆順禍福之理
凜然可懼安南感悟遂罷兵歸侵地比還實授監察
御史宣德元年陞行在禮部侍郎後占城與安南交
惡復命琦往諭之兩國遂和自是西洋諸蕃有事悉
令往焉所至無不款服後陞湖廣布政使甚得士民
心陞行在都察院都御史掌院事尋卒于官

卷二

四

刑部

杜時

杜時深州人永樂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十九年登進
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督學校文崇雅黜浮士子
頌服宣德七年特下求賢詔在廷重臣以時爲首時
公忠方正操行益堅平居不妄發一語及論天下得
失生民利病社稷大計明臺便面肯庭辯不稍
辭嘯必欲直以理而後已及巡兩浙強泉不敢凌暴
寡弱至今口誦不衰後陞順天府尹卒于官

黃憲

黃懋元氏人永樂甲午鄉舉乙未進士擢戶部主事有能名尚書夏元吉甚敬重之累官嘉興知府公廉剛正子惠困窮力除宿弊盜息賦均良戴之如父母尤篤意學政孜孜好賢樂善有古循良風後遷福建左布政使歷五年致仕卒于家

邢端

邢端井陘人永樂庚子中鄉試授監察御史尋陞湖廣襄陽兵備副使端素性剛直蒞政守法不阿權勢時借苗爲梗作亂端奉勅征之勦其寨三十餘所及回賜金幣褒嘉之秩滿屬民詣闕保留復任三年卒于官

扈遲

扈遲元氏人永樂甲午鄉舉歷任戶部郎中擢鳳翔知府政務寬簡識大體作興學校時以內艱去任部民詣闕保留及秩滿復保之遂增俸仍管府事三十餘年乞致仕月給俸米三石以終其身

趙向

趙向無極人永樂中由歲貢入仕性剛介寡合尤恬於勢利不趨權貴遲難處事識見風生歷任俱有能聲士民戴服官至湖廣右叅政鄉人祠之

侯保

侯保贊皇人賦性剛正少有宏大志及就貢知許州襄城縣坐南陽指揮雍善人命事落職義民李仲等數百人赴闕極陳清廉愛民狀恩宥還職尋以取勘錢糧謫瀋陽戍未及役刑科給事胡信以清廉撫民才堪大用力舉之復除知海州懲偷縣時丁外艱欲歸贖民劉釗等復以廉靜撫字民得安業奏留及守制起復補知山東博興縣尋陞交州知州三載例考滿仍今在職後以課最陞交趾布政司右叅政時交趾復叛賊勢猖獗保專以討除爲任奮不顧身前後三

次討平之

本一

明倫彙編

曹鼎

曹鼎字德恒寧晉縣人篤切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銜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郵無虛日窮處之裕如暇卽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工匠赴闕疏乞人試中第二人楊文貞一見奇之明年廷試宣帝策以義禹河洛象數篇對稱旨上親握第一賜宴於禮

部承爲定例授翰林院修撰從楊文定公選所得並
深正統改元 英廟初御經筵論選講讀官爲首預
講欽納明暢聞者登數三年預修 宣府實錄轉侍
講五年 命入文淵閣辦事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
預卷簡商輅爲第一是歲陟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
入閣爲學府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爲
英廟所眷注國朝制母止封兩人正統十二年爲陳
情乞將前母孟氏一體追贈詔允之不爲後例蓋特
恩也十四年己巳五月戊申爲奏侍讀劉鉉修撰王
振堪教習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

卷一

北庭七

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令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鄒瑩等
及儒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車駕次
雞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
是夕黑風四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王振蔚
州人選 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肆驕橫
迫狹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
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
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宗與于草莽誰
執其咎儲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

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
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管陣未定虜已據南
河次日虜僞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
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爲及諸臣五十二員死之
景帝聞之贈殯少傅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
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
孫爲錦衣衛百戶

馬謹

馬謹字守禮新樂縣人宣德丁未進士癸丑拜貴州
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慨然以功業自期嘗巡按浙
江等處所至克振風裁貪猾屏迹時楊文貞輔政下
輕許可重其廉介特贈之詩至以冰霜鐵石比之特
以爲確論正德壬戌改吏部驗封郎中秉公不阿勢
要凡用人悉遵常格無敢越者雖臨勢力炎涼終不
改其操節乙丑陞湖廣右布政使至官敦德化剷宿
弊吏民悅服時所屬多淹獄久弗決御史問寬以謹
精於法律奏同審錄平反甚衆歲已巳邊郡隆里等
處苗賊生發攻圍城寨殺擄官軍 朝廷以謹歷練
多謀有約同參將張善御史侯爵往總軍事兼督糧
餉至九浪衆議分兵勦殺之謹曰苗之叛逆非苗罪

批讀注

也有司橫征暴斂以至斯耳盡殺之徒傷國家好生之德蓋先傳檄申諭降者安輯使得其所彼負固頑旋然後分兵討之未晚也衆皆稱善及期論之來降者數千悉分布郡縣給糧賑之冥頑不服者督兵臨沅州綏寧等處四出截殺攻破洪溪等寨斬首百餘奪回被擄男婦三百有奇頭畜千餘景泰庚午復與張善等攻破洞賊千餘賊斬至四百有奇奪回被擄男婦頭畜倍之捷聞賞賚獨厚已而青龍渡馬楊山等處賊猖獗徵謹同叅將李震等由磨口進奪浪江破賊擒斬餘賊奔潰甫回靖州而石壁等寨賊復乘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七

張鳳

隙出掠遂督衆奮擊擒斬千餘既而東山賊寇復出仍督官兵追殺擒獲捷聞獎賚尤厚歲辛未春武昌城漢平水等處賊通賈西蠻寇圍聚青肺山陸梁滋蔓謹謂雲曰今用兵累勝勢同破竹苟玩愒歲月刻刀鈍節堅雖進不可得也於是督兵攻破賊寨死者無算而扶城等寨聞風悉降乃奏凱班師當時會議平苗之功與震等同冒鋒鏑而其運謀制勝糧餉不絕則謹之力居多朝廷賜誥進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景泰元年陞左布政使其後朝廷論平賊功又陞正二品休歲乙亥破召至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明年奉勅奏嚴所屬官選凡貪墨無狀者悉黜罷之允愜公論天順改元援例進階資善大夫遽以老致仕居家十有餘年惟課子孫耕讀而已未嘗輕出門戶享年七十有七

張鳳

張鳳字子儀安平縣人父益故爲禮科給事中初母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中覺而生鳳人以爲異隣有病者召巫治之鳳往觀之竟不驗扣其神曰卿相在此及去神乃降隣衆驚異曰此子殆不凡者稍長授春秋每有講說卽能問難穎悟異常已而母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母卒居喪盡哀入服其孝永樂乙丑北虜犯邊文廟親征父益以給事中贊理戎務因主將失利沒於軍鳳年十四大父母垂白在堂家道蕭然鳳哀毀踰禮與兄奉祖還家竭力侍養甚得歡心久之有司聞其孝友選爲邑庠生鳳奮力於學雖祁寒暑雨不輟遂領薦入大學時鴻臚序班缺員例選北人爲之吏部尚書蹇義見而異之曰是生不可就此職也宣德丁未登進士第癸丑春擢刑部江西司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七

張鳳

主事時江西豪民爲逆者千餘人繫獄未決一訊皆得其情獄上獲生者數百人能與大振大司寇嘉其

本特令總領部章奏及錄在京連獄者正統戊午冬
陞授本部右侍郎由主事而進侍郎者前未有也已
未夏以京城草殿出納多弊勅巡督之辛酉奉改南
京戶部右侍郎鳳上疏曰南京根本重地糧不可不
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爲今往年南京爲
粟專委之意臣至是勅兼督益以出納嚴慎故也時
人以其執法呼爲張板朝廷亦知其名已已春賜
望書嘉勞有清勤公愼之褒資以白金文綺景泰壬
申春陞本部左侍郎未幾進本部尚書明年延議轉
南京兵部參贊守備機務又明年召爲戶部尚書時

本朝分考

北直七

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萬計多以不給爲憂鳳處
之裕然因用不勞而足天順改元仍命爲南京戶部
尚書兼督儲辛巳春以考績赴闕上慰勞有嘉以
足疾懇辭休致不允舟還疾甚未抵任而卒享年六
十六鳳爲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爲人不取以
私子之尤篤於友義故人李恂爲太常贊祀郎母老
子幼夫婦相繼而卒鳳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
爲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偶
遇一舟覆於急流卽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
以全活性尤真率客至卽出酒穀對酌爲樂不計豐

約與之接者未嘗不稱爲朴實君子云

馬恭

馬恭唐縣人由監生授杭州府推官正統二年除陝
西道監察御史八年奉命往陝西巡邊尋又奉命協
贊延綏等處軍務九載任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仍理前事景泰二年以殺賊功陞右副都御史恭在
邊十餘年軍政修明下人悅服四年以老疾致仕卒
遣官諭祭

畢篤

畢篤井陘人父貴官州學正以疾卒于官篤時年少
本朝分考

卷二

二

北直七

窮不能歸喪遂藁葬于官獨奉母暨幼弟歸井陘家
業荒落營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讀書尤以父骨未葬
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元年母卒篤哭
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歿無事于
葬我具歸父骨以葬遂衰經銜哀徒步負父骨歸躬
營合塋葬邑之西山既事乃廬墓側朝夕哀哭之有
寤寤當哭痛時亦爲之悲若助其哀者又有鬼領其
難達於廬之前後動息如家者忽巨蛇蟠門上不
驚不愕若有所守衆始爲異後如其初歎曰是乃孝
誠所致篤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聞詔旌表其

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巡撫御史歷山西湖廣參議施官嚴明有清操學士劉文介傳其事稱爲孝廉云

白圭

白圭字宗玉先河南磁州人祖進忠仕元爲千戶從眞定之南宮後遂爲南宮人自幼天資英偉識度過人登正統壬戌進士除監察御史先是南宮士未有中科者有之自圭始進士未有卽授御史者有之亦自圭始圭持憲秉律恒存大體嘗奉 命監出塞捕虜軍及巡山西已巳之變廷議簡朝臣有文武才幹

本朝今有八初字

卷二

者卽守要害圭得澤州募士練兵悉可就用會虜退召還陝西按察副使司多滯獄比至鞠得其情悉所置之民掠官糧爲食者有司置之法惻然曰民饑至此不幸也若拘於法死者衆矣乃杖而釋之景泰中陝西江軍政使浙自葉宗流亂後民多凋瘵餘賊有伏辜奉者圭宣明德意捕誅通孽因歲大饑奏蠲其賦發廩勸貸而賑濟之嗟辭疑獄申理寬滯民安皆焉天順改元湖廣貴州苗賊弗靖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賊據險我兵不能討乃多爲疑兵分道進攻賊遂不能支遁去擒其渠首斬之餘

當悉平在湖三年興利除害善政尤多常有 謗

造毀譽甚急衆議欲賦材於民圭請不可請於清府

得以和分木代造民德之三年虜衆寇關內召爲兵

部右侍郎往贊戎務入對便殿賜餐優渥卽日就道

至陝適總戎失利虜勢甚熾乃按兵不戰至固原值

虜奄至從騎僅百人令悉下馬結陣以待虜疑有伏

兵乃引去歸之獲十餘騎及牛羊以歸旣而花馬池

海納都入侵連戰皆捷虜因解去還朝董 慈壽皇

太后葬事於 景陵有銀幣羊酒之賜七年工部尚

書員 帝意屬圭執政者欲舉所知託以俸沒爲

言 帝曰卿所舉乃方岳爾白圭由方岳歷都憲至

此不可授乎卒授之 憲宗卽位幸大學耕藉田關

經筵皆預侍 裕陵營造承天門修建董役俱有稱

賜調羹賊肅聚攻切州縣 上命撫寧伯朱永總兵

主提督軍務往討之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圭與撫寧

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衆勝進兵賊退入

窠穴犯險冒雨恒先士卒而登賊憑高爲拒時諸路

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圭命裨將率千餘由間

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賊衆迎敵顧其

營火起遂驚駭蹂躪走斬首數萬級生擒百賊獻俘

北通七

京師會父喪乞守制不允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陞
從一品俸兼兵部尚書提督十二營操練復辟職乞
終制似不允賜玉帶寶刀織金麒麟以寵異之四年
誓只京直言其請分遣大臣巡視民謨餉食罷莊賢
良以和民情庶入變可弭從之陝西土達滿四反總
兵官伏羌伯戰沒餘將俱北關中震動主違衆議特
舉都督劉玉可用卒以成功十一年以晝夜勞勩成
疾上敕遣中貴及御醫視之以滿三考進階資德
大夫正治上卿丁母喪詔葬畢復任辭不允還家
治事數月疾復作竟卒年五十六贈少傅謚恭敏仍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上

北直七

官其子錦衣百戶圭在任有識見處邊務動中機宜
每以師出糜費害及地方感傷天和不敢輕議兵事
平生孝友勤敬業師沈彥昌沒殯於南宮歲時展謁
不忘遇同僚及所知喪事猝不能辦者輒爲棺具在
荆湖常泛舟江中值暮風大作舟人震恐神色不動
甫登岸舟溺焉在貴州時人有說中貴嚴酷欲刺之
者候入圭所擁衾問之刺者驚曰我公也卽自刎未
死仆於地圭略無怒意善遣之其度量優弘類此

毛玉

毛下字良器真定元氏人祖伯時號蘭竹先生生而

天明能誦易精滑虛學預談人貴賤壽夭貧富吉凶
無不應者被遇太宗嘗以袁天罡稱之寵眷優渥

久之以老乞骸骨詔以中貴護送還鄉以卒時玉已
生蘭竹撫之曰振吾宗者其此兒邪應正統辛酉鄉
薦人太學時祭酒古廉李先生典教事特獎拔之一
時英士多從之遊戊辰登進士第官南部已巳擢兵
科給事中改吏科凡叅駁彈糾務存大體略虛文言
罷諸不便事數十如停起復禁請謁革濫舉停鬻官
免征逆貨寬稅凶荒留養太學生徒皆國體政本之
大者又疏求賢講武之要凡數千言皆見嘉納然體
素羸遇盛寒暑輒病病稍閒輒出出不數日而章奏
屢上及疾亟猶陳六事事未下而玉已逝矣壽止四
十有二玉資性明敏器度灑然人皆愛敬之交游半
朝野事母最孝撫教弱弟尤篤友愛爲文清婉有致
尤長聲詩其在吏科一時章奏皆出其手不但文辭
工緻而人情政體曲盡其款情未竟其用也

毛春

毛春真定人長於詩賦正統乙丑登進士初試南官
主司欲首薦以北卷爲疑既拆封知爲真定人以問
宰相曹公曹與張同邑銜張不往見但謝不知遂竄

第六廷對復得第一甲第三人曹又易置第二甲第五初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 國朝進士釋褐爲御史自泰始時中官王振用事齊韶附之得南京刑部尚書倚托縱恣人莫敢言有指揮某者與徽商友善往來無間結爲昆弟指揮富而無子有三女指揮卒徽商遂謀襲其官媚指揮之妻其妻信之遂許爲嗣既得官併欲奪其產沉指揮之妻於江旣而事漸彰聞指揮女在儀真者訟之刑曹齊韶受賂竟右商人而誑指揮女徘徊都市商殺之血汚女衣以石沉之井又連殺指揮一奴一婢都下無論貴賤皆痛憤

本朝金史卷之

北直七

然長詔七年無敢問春初至官見婦人泣而呼冤蓋指揮女在鎮江者也都御史過之若不問御史過之亦若不聞張心疑之問之同官同官搖手諭之曰此非君所當問也春倉然曰朝廷設耳目之官何事不可問有事不問號稱御史不亦辱乎今日吾固當問之同官掩口笑曰南京京城事皆屬廣東道春遂按之白中丞中丞怒曰汝書生不諳時務躁妄如是汝登第幾時蒞官幾日遽欲預事乎詔聞之大怒曰吾不識張本何狀豈喪心病狂乞死者耶不然何以反吾獄旣而窮按不已事大暴著井中血衣尚在獄詞

皆張手筆韶見之大驚曰彼書生何精練至此始有懼色因求都御史勸阻之都御史曰吾前叱之今日何面復與之言乃令同官言之春遂列齊韶昆阻之意都御史轉託之言并同官三四人遂獄詞具疏呈都御史求印都御史固不肯印月餘都御史去御史曹姓者印強使印之乃得聞 上而齊韶之疏先上矣時北京都察院都御史寇莊惡公見之曰此疏何得先上都察院本亦當卽至宜徐待之三日張疏果至下錦衣衛提問韶與春連逮至京錦衣衛金指揮者亦無子問其事悽然泣下故齊韶無所指詞時

本朝金史卷之

北直七

春疏言韶放縱數事其一史氏事史氏初與后妃之選 英廟欲立爲后而疑其姓謂朱與史婚非雅遂賞朱裏還之齊韶竟納爲側室春又上書王振幾千餘言首論此事王振讀至此驚曰韶他事吾尚可爲此事吾豈能左右乎由是商始伏辜以殺死一家三人論而齊氏邊刑部原問官死於獄御史轉託者俱爲民惟春復官於是韶上疏申辯 上怒劾再辯者前韶怨王振不右已以爲是獄皆振所爲也上疏言罪 上怒竟論棄市時春一疏殺一尚書杖殺刑官數人罷三四御史直聲振動天下時韶雖死

而總兵官石彪簡恃勢暴酷貪剝無厭春不勝慨上疏力劾其惡尋被謫謫後彪敗人皆誦其直歷山西僉事轉應天府治中致仕其贈友人詩有人心恒屬竭天道不張弓之句至今人傳誦之

王詔

王詔字文振趙州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論事務持大體睿皇后崩值秋享太廟時議謂不當以卑廢尊詔言禮有喪不祭則移日請俟釋服行之雖不果行然議禮者不能屈遷都給事中與同列會奏起致仕尚書王竑李秉而斥都御史王越或

王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七

北直七

有謬之者憲宗召至便殿賜杖且詰責之衆莫敢對詔仰而呼曰臣等言雖不當實區區犬馬之誠非有他也聞者壯之陞湖廣右叅政以父憂去服除再任遷右布政使弘治初進貴州左布政使獨携二僕之任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飭守禦嚴斥瘞復以孟密亂招集有功再荷褒諭已酉奉詔錄囚躬冒危險觸炎瘴平反甚衆尚書吳雲洪武中繼侍制王禕死事雲南後禕賜諡文忠令雲南歲祀而不及雲詔言于朝賜雲謚忠節與禕並祭四年赴任南京病卒年六十四時詔官三品未及考上特賜葬祭

詔儀觀魁岸坦衷夷節自處不苟歷官顯要治約如衆生年時無子弟在側官屬爲治後事囊無長物世稱其諒直而惜其勿究千用云

楊傑

楊傑廷俊其字也別號止齋世爲平定州人傑聰悟異常其成童卽爲邑諸生每試必冠成化戊子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下第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誼書其中以餘暇爲詩歌追古作者士多從之遊蔬食菜羹淡如也郡守素知傑意欲傑往而後修好或有從他郡招之者皆堅不肯往其自守如此戊戌禮部試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二

北直七

廷試俱高等爲庶吉士習學益進造詣益深庚子授翰林編修聲望日重甲辰會試爲同考官稱得士戊申孝宗卽位充經筵官有文綺白金之賜已酉滿九載陞侍講尋充講官啓沃得體辛亥同修憲宗實錄成有銀幣襲衣之賜遂陞司經局洗馬壬子爲應天府試官是科最稱得士甲寅充日講官復充東宮講讀官與修大明會典未終事而疾作竟不起享年五十有六事聞賜祭一壇蓋特恩云

白鉞

白鉞字永德南官縣人父主歷官兵部尚書鉞舉成

化庚子京闈第一甲辰舉禮部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弘治戊申同修憲廟實錄以內艱去癸丑同考禮部丙辰秩滿遷侍讀已未充經筵講官壬戌與同考禮部癸亥修大明會典成進侍講學士賜宴禮部奉命與修歷代通鑑纂要甲子考南畿鄉試乙丑武宗登極進學士加從四品俸充日講官賜紗帽韓魏諸物丙寅開經筵賜白金綵幣丁卯命教庶吉士署掌院事擢禮部右侍郎賜御製蟠龍諸物并纂要本年改吏部三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已巳賜玉帶庚午復命兼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

卷一

三

九

以寧夏平賜養金牌加太子少保居月餘以疾卒年五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裕斌以公卿子習閭廷其故加之問學博涉強記詞翰清美見稱於時而久職文字專典禮樂爲朝望所推所著有怡情稿若干卷

張子麟

字元端其先代州人永樂中以間右徙實真定遂占籍藁城麟生而穎敏異常十九舉於鄉登成化甲辰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寺正凡居理寺十年擢守汝寧歷山西叅政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入爲刑部侍郎晉尚書加

太子太保麟歷事四聖更踐中外四十餘年其在理寺剛直精慎刑獄駁正無所依避以平允稱汝寧之政訟平賦均膏濡弘洽報政則拜燕服之賜解任則遺銘頌之思時以爲天下循良首山右澤潞等郡歲饑志切焚溺濟以便宜亟於傾廩緩於稽券所活民以數萬計厥後撫荆南值凶歲復以山右之法賑之所活民四十餘萬急邊圍謹儲備戒戎律飭官常撫居勦叛舉良刺頑罔不秩然各究其實爲方伯河南鎮守巨璫恣橫不法執其黨屬罪之而地方以寧及爲刑部屢更諸大獄若逆藩宸濠及逆瑾寧彬輩

卷一

三

九

相繼不軌僥然決斷悉抵於法論者謂非守有定植才無卻流不能及也嘉靖初特加春遇屢荷白金彩幣寶鈔羊酒玉帶蟒服之賜至於賜給人口及歸省給鈔爲路費咸爲殊典麟貴時父母皆生膺一品之封朝廷命有司具牲米存問恩榮特異麟以親老乞休溫旨勉留最後得請歸養天語諄切促其復來而麟浩然雅志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享年八十有八以終計間賜諭祭者九遣官營葬可謂福履備至也已

張舉

張舉棗城人世以農爲業至舉始讀書卽刻志鑽研
聞京師多名公碩儒乃暴糧負書徒步至都下復從
京口楊舍人一清問道德性命之說侍立終日未嘗
倦倚諸儒咸異之客邸甚寔日提一油罍詣館宿乘
間請問辨難古今舍人惕然曰士未有如此篤信者
也成化丁未擢進士授戶部主事初監京城明智坊
草場及巡象馬牛等房卽剔快姦蠹悉論如法賄賂
不得行時倉場多儲中璫督收半歸囊橐多供張設
樂以娛部官遂掣肘結舌舉獨不受自携菜果裁度
饑渴雖所乘馬亦清鞚終日不與少林歲以爲常內

正月分省人物志

卷二

三

北直七

外憚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院日往稽閱出其
不意諸課始人公家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
教下執不從乃泣訴於司禮曰主事爲誰對曰張舉
司禮曰是弔馬張乎汝慎避之復督天津運軍採秋
青草舉身督率復廉知運官姦弊陳廢胃廩及督運
總兵故縱不問諸事上疏論列請寘於法不報然上
下皆稱其鯁直會岳州知府缺劉東山大夏力求得
爲守舉到郡考能激汚首罷民所不便十餘事郡前
湖水多魚故事守以下有之至是未嘗舉網歲辦鮮
貢裁取足用有餘悉付漁戶爲課家貧親且老俸悉

以供養妻子未嘗衣純綺食重肉天資挺直不依
詭隨數與監司因事爭曲直詞色凌軋上官積不能
平亦屢詘抑之輒憤歎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富
貴下人哉卽遺書欲求去會御史復出行部有所意
望華捷主簿一人譴死舉仰天曰以吾忤物之故乃
不能庇其屬哉方草劾欲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按筆
而卒其篋惟俸錢數兩及衣衾而已東山過其里親
謁祠下涕泗交下益勵其志不獲大用云

石玠

石玠棗城人父王歷官按察使性耿介端方尤嚴義

公明人省人物志

卷一

三四

北直七

方之訓故玠與弟瑄奉教惟勤同登成化丁未進士
瑄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知縣有惠政召爲河南道監
察御史嘗奉勅覈大同邊儲按甘肅復按陝西邊務
興革悉中機宜監臨鄉試時號得人乙丑推綜三法
司事左都御史戴珊素知玠事無巨細悉委之正德
丙寅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政教人以修德行務
經學爲本歷本司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至是
去父王按察公舊治僅二十年而吏民安其政如按
察公持人以爲世美常作瞻栢堂以志感幸未陞都
察院有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玠久歷邊陲習諳戎務

凡將領而下量才任使皆得其宜間有違法者裁以大禮不爲深文小苛故人爭盡力邊境用寧未幾入爲兵部右侍郎遼東諸夷不靖命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諭之珍宣布威德相率歸服乙亥陞戶部尚書留心國計酌盈濟虛時 武宗北巡日有調集軍費不貲珍經營籌畫未嘗告匱會錢寧竊權阻壞鹽法累執奏與之忤被讒奪俸因疏乞骸賜劾乘傳還鄉歸杜門却掃意緒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端明樂入詩所著有東游漫稿藏于家

石 珣

石珣字邦產臺城縣人父玉由進士歷官山西按察使珣自幼穎異壯重弱冠爲諸生卽與兄尚書公珣俱有文學名謁楊文襄公以文爲贊文襄甚可之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同兄珣登進士被簡爲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翰林院檢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羣館閣重之與修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少師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遷修撰同修 孝廟實錄正德丙寅 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因士風漸漓多巧宦作媒說以諷導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已

北直七

已擢南京國子監祭酒教法嚴達濟之以恕時闕瑤川事士大夫多附會之以苛刻傳勵精名南京禮部因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者不容給假瑤力主之南京戶科因晒賂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瑤以 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庚午改北監八年瑤言正統景泰間西北用兵糧儲之少竊饋不繼督令減歷今則坐班人寡不敷差撥宜照先年事例照舊歷滿方輿起送撥補仍申飭復班限期不使冒送 上從之九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簡靜持正乙亥改禮部丙子轉左丁丑命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教習庶吉士庚辰主考會試辛巳擢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尋陞吏部尚書是時輔臣有不悅者託辭請 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修 武宗實錄爲副總裁官壬午遣祀闕里及東嶽少吳陵旣還復主癸未會試事甲申奉 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機務乙酉 武宗實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賜白金鞍馬尋賜玉帶蟒衣丙戌 上御平臺召內閣四臣下諭各賜詩一章於瑤稱許尤至進 恭睿獻皇帝 錄加少保宴賜如前以災異有劾所免不沈丁亥 構飛語計

北直七

輔臣者併中傷之遂逮下廷鞠臺諫皆白瑄無他大
學士楊一清爲瑄等力辯之瑄不自白惟求去疏再
上許之既入謝僦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邑人罕識
其面人望益歸重之瑄在國子時以身率人教嚴面
諸生莫敢犯時 武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
親且賢者育於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其爲翰長
武宗狩巨太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駕內
無近親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鑒與一日未返則臣
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
不測瑄上疏救之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羣小竊柄
之餘政以肅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
察京官諸凡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
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
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
與民休息力行王道辨別忠邪賢才皆可用之人不
必備求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苛擾治有端緒不必
貴効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
人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
諱 上優容之再求退不允有勳戚怙勢奪畿內民
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既得 旨矣畿

民大恐瑄言於 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
生變 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性沉靜寡默居政府
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窾節屢典文
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之
一變詩文冲澹沉着自成一家言博極羣書根於理
要世有非考亭之學者瑄曰彼何所見第好名耳力
詆之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謚文隱

王宸

王宸字具瞻其先河南鄭縣人因從戎籍于真定弘
治庚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遼東守臣妄殺降夷冒
功次命宸往按之有以千金行賄者卒不能動竟置
於法尋選禮科都給事中 正德初年番僧那卜堅道
士陳應循以左道出入禁掖宸請明正其罪言極剴
直朝論譴之 正德中逆瑾擅權宸忤瑾矯旨繫獄幾
死瑾敗得釋遷光祿卿歷官應天府府尹政務寬大
屬邑孔姓欲冒先聖裔有言略以萬金者叱之竟不
許乞歸四年卒賜祭葬宸始終清慎居官所在著聲
居家孝友尤礪名檢內外無間言焉

郭濬

郭濬平山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吉水新城和縣祇勳

清操自俸祿外分毫不取屢遷戶部郎中經理民頌公廉及轉兩淮運司同知釐革宿弊權貴欲誣鹽法大振然雅志恬退以山東參議致仕給半俸終身

呂鏜

呂鏜晉州人弘治庚戌進士尹武進縣卓有能聲縣治至今祠祀之薦擢御史首劾迎瑾所昵亞卿四人皆去瑾銜之遂諷銓部補山西參議隨以他故矯旨送錦衣獄杖而黜之由是懷家乘機以飛語誣鏜再下錦衣衛獄坐杖殺之世廟初追贈右叅政天下

士論多惜焉

孔環

孔環南宮人正德中由歲貢知來安縣時逆瑾擅權環忤其黨竟爲所陷左遷河南西華教諭六年大盜起衛州奄至西華城陷被執賊持刀迫之曰若呼我大王卽舍汝去環厲聲罵曰賊狗奴我爲國家臣恨不斬汝萬段以報國肯呼汝逆賊爲王以求活耶遂被害時河南總制彭澤以死節聞奉旨詔一子冠帶西華至今祠之

弘治分省人物考卷二 北華七

張璠字仲齊號恒山晉州人生而聰慧英發自爲兒時卽有大志年十四人郡庠刻勵向學一時並遊者皆推讓之戶曹李君夢陽見其文遂大驚異弘治甲子鄉試第一正德戊辰舉進士已巳考御史第一再考實授復居第一臺卿屠公滿每指所試獄詞曰是書生乃有老吏筆如此尋寧道事會邊帥馬澄乞討璠衣上疏劾之風采動朝中未幾巡茶陝西會逆瑾煽虐凡官秦地者必先納交其親識族屬璠一切拒之莫以私干者時將官曹雄結姻於瑾佩征西大將軍印其子入京過陝城撫按藩臬多趨承者獨不爲禮雄子銜之肆毀於瑾使人伺察者三至卒無所得卒未復巡按山東是時大盜劉六劉七劫掠諸省而山東爲甚臺中被差者多假告而去璠則慨然諸行比至檄下諸郡縣城池練兵士嚴詰察爲守禦計巡歷所及問民疾苦去吏貪殘復請蠲賦稅表忠烈東人以得更生爲幸先是巡撫都御史張鳳任情虐下疏劾之宰執有欲庇之者再疏言動之非文移之謬宰執雖甚怒璠而鳳竟罷去左姜洪廉正人也不能諂事舊按遂劾其年適昏妄力與白之朝論傳其疏先是閩人谷大用督兵剿賊覆無成功

弘治分省人物考卷二 北華七

陳三事一日罷征未果二曰冗兵太多三曰事權不一蓋指官者爲地方害也 上嘉納之尋詔大用何賾出東萊境上會食事許君達牛君鸞及邊將許太輩會兵迎入瘡爲分命把截指授方略賾始遁去遂劾各官怠緩縱弛者俱蒙罰治賊平撫鎮以奏捷會稿瘡曰恭勅吾職也至于奏捷則諸公事吾或附名是借衆邀賞也遂不具奏識者以爲知大體後以公論有文綺白金之賜癸酉還京甲戌春值乾清宮災率同僚御史條陳八事還官閭復司香早視朝御經筵擊邊軍去番僧革皇店謹濫功言奸

三二

北齊

劉切 上雖未納亦不之罪阮而信差南營從學貞時學政寬弛富室宦家子弟濫名庠校者甚衆及就試多曳白者於是嚴條約公勸懲革浮靡振篤實雖勢豪無復假借人以爲嚴毅公明乙亥轉大理寺丞丙子丁母憂免喪轉左寺丞嘉靖壬午總制侍郎臧公鳳疏薦大同巡撫不果旋轉右少卿贊佐大理後先五年凡恭駁稍偏反復論辯必歸於是而後已癸未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首劾總兵大將之退怯者軍將莫不凜然慶庶人台沈先倡寘鑄之變溺網免詠流惡邊陲正德以來撫斯地者莫敢誰何瘡

至赴訴者盈庭乃憤然剪其校葉漸及根柢庶人始有懼意又以謀復護衛奏下禮兵二部移文勘報據法以聞事遂寢庶人憾之陰結官犯謀爲中傷暮夜間報罪人就擒賸以反狀奏 上遣中官憲臣往勸庶人爲國救援勘官利之動爲掩覆察與總鎮因有提解之命未幾殺庶人納賄私單總鎮喜曰持此上聞助逆者當復何說瘡曰奈何爲此敗滿朝縉紳乎遂引火焚之比至京賴 上明聖得還原職及嬰變後後百念淡然遂上疏乞歸既歸日侍兄太守公同吟咏若將終身西夏士人感其退亂之功爲

北齊

建生祠肖像祀兩京臺諫先後薦於朝有謂台沈之惡不減宸濠張璠之功不下王守仁而當國者受庶人私路若罔聞知以致中外至今悼惜已丑詔求者舊南北言官一時疏薦再起爲都察院提督操江至則振紀綱勤校閱嚴訪緝明賞罰官吏畏威一時凜肅先是 上之建四郊也協諸御史上疏忤 旨奪俸南禮部侍郎黃瑄恃寵貪污結御史張寅所劾黃即奏辯且自陳讓禮功並示其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冀動 上心寅復劾其罔上並行都察院勘焉尚書基謂黃背實有字非罔也瘡正色曰原其刺字之意

不過欲求美官耳今穢迹已著不能斥抑反欲誣正人乎尚書默然而璿亦得薄誦方相臣張乎敬恩政大理也建議大禮張以書示之璿謂廷尉鄭公岳曰張言未可誣也自是兼用遂感爲知己且欲顯用而璿漸拒遠之自後更屢推巡撫理卿并河南道侍郎俱不果用張罷相李公時繼之時以文序送王太宰瓊歸中有大德大才大功之語璿乃笑而弗言李有愧色因搆其鄉人徐給事劾以不能捕盜反箠捷軍官疏入李陰爲之地而罷璿歸矣璿子已成進士以工部郎選家乃率諸孫捧觴膝下璿及其兄太守君

呂秉彝

呂秉彝字性之晉州人也幼卽悟靈有遠志嘗與羣兒戲郡守至僂輩皆驚避秉彝獨留止問朗然直對人已覘其不凡比爲郡庠生董督學得所試文輒以傳諭多士畿內士無弗以爲佳者然積試不第至正

德丁卯戊辰始連舉進士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智既尹章丘適歲大饑而上官督租尤酷民多逃亡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少蘇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兗盜騷然煩輿所過郡邑十七屠破崇城浚隄練器撫士嚴實必罰以作忠勇盜薄章丘輒遁去他日民有訟人以死罪於上官而說於民者上官移縣捕未獲會有他訟詣庭者見其辭懇遽曰爾非誤人以死者耶其人驚服凡發姦多類此去章丘民攀轅

吾其虜乎今非此城吾其魚乎仁人之利何其裕乎於是釀錢立祠及去思碑既抵京大宰知其循良卒授御史甲戌三月以母喪歸初自章丘被徵過家遭母疾日夜親湯藥既瘳猶不忍離故久而後授職除喪未幾又遭父憂痛楚結衷頰肉頓減遂成鰥寡至庚辰始獲實授時天下多虞武人用事宜大尤急而巡按且缺竟以越例奏往既至邊商同僣有被殺者餘商法當誅故緩其獄尋果獲殺商者邊鄙以爲神凡兩鎮盜姦積弊剗革殆盡歲雖饑饉罷祭亦皆安

苦秋飽見於家有鵬雛於寢室遂病反胃不起兩銀
士咸哀悼焉距生四十有八耳秉華貌偉行莊望之
如爲端士且醉慙明坦人樂與之遊至其辨析物理
該括羣書超邁衆見足聳人聽聞若乃持正不私寬
厚不悅奉身儉約自爲諸生已然矣惜天奪之年不
能究其所蘊蓄也

劉俊

劉俊字君佐涿州人也舉進士初授青州府推官鞠
獄詳允不避盤錯每行部不治裝亦不列驕從衣大
布蕭然匹馬如書生雖強梗桀驚無敢不懼伏秋臺

本月分月八初

三

七

無所容私吏庶凜凜大稱廉平尋召爲御史風裁益
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遷副使所決獄多人所避難
弗任者則陽推曰非劉公莫治俊亦寒褻自負聞事
風生無少回屈有罪者度不可行私即首服每分巡
大梁河內等道一道肅清歲當代姦吏酌酒相慶是
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他爲優其州縣亦
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爲急立聲名或倨肆自如
甚者也直公行不自重惜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政
均以品則可矣若分析太明則使賢者弛其志而不
肖者傷於寵政益民敝恒必由之故御屬吏一視

聽雅以法爲準不少寬貸後有劉某者河南人也弗
悅俊造爲飛語遂註名貪虐以奏詔下公卿議大司
徒侶公鍾識俊名曰是青州故廉吏劉俊邪聞其砥
節愈厲奈何有此事遂寢然性慙直不飾邊幅在官
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湯
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典在是非決冷不可
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不爲說激俊以致仕
卒于家

賈應春

賈應春字東陽號樵村世爲真定縣人正德己卯中
順天鄉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河南南陽縣令縣當
南北孔道衝劇莫加又藩封在郡城中軍民推搡豪
右玩法雖治應春威惠互用境內肅清秩滿權知和
州繼拜南京刑部員外郎權本部郎中盡心獻斷明
威著聲尋改刑部郎中拜知山西潞安府踰年改開
封己亥世廟幸承天過汴當路者徵以綜理諸務
區畫詳審綱舉目張人服其敏無何擢陝西按察司
副使會河南巡按揭撫流議劾其勘報失實左遷山
東鹽運司同知俄遷知漢陽府丁未進陝中憲副尋
擢右叅政寧羌賊起地方騷擾按檄令親師應時

底定事聞 上嘉之有幣帛之賜已酉擢本省按察使从戎習布政使法紀風行保釐政舉辛亥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關中繕兵積儲懷外安內癸丑加兵部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時虜酋俺答吉蒙長驅率其黨乘秋寇邊蹂踐禾稼雲龍應朔諸州亟罹其害時關陝亦有震隣之虞應春夙夜惕勵罄心殫謀防禦備至是年六月虜大舉入寇鄭延晉帥率旅衛擊斬首二百餘級獲馬駝夷器甚多醜類大踴八月虜復入寇逆戰牛營繼戰于神木堡山丹新首級無算甲寅正月有延綏之捷八月有濫泥溝之捷復有紅井之捷 上厚賜銀幣嘉之尋擢本部左侍郎仍兼院職總督宣大軍務未行奉 旨仍舊總三邊乙卯虜番並犯甘肅繼犯延綏應春布旅迎敵斬獲甚衆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丁巳虜寇延綏斬首百餘級獲馬駝夷器不可勝數應春在陝數年兵戎整飭自寧夏至武修築邊牆一萬一千八百餘丈有白金之賜仍加俸一級是歲拜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刑部尚書未幾改戶部尚書考嚴章程勾稽贏縮 國計賴焉戊午夏二品考績上遣中官賜以寶鑑羊酒晉附於政大夫時應春以

疾上疏得 旨致政歸二親壽皆踰臺應春承握臚下愉愉如也居無何疾復作不起計聞贈太子少保王誥 王誥字公選號棠谿趙州臨城人誥體貌魁偉丰神俊瑩性簡重寡言甫冠領正德己卯鄉薦後登嘉靖癸未進士授行人奉命伊府祭葬力却覬覦尋擢司副歷戶部員外郎郎中監收糧斛出納惟謹管內十庫多所釐革中貴不敢干以私嘗請汰京師養濟冒濫歲省米八萬餘石大司徒李公雅重之未幾乞歸省丁父艱甲午服闋之京會大同兵變殺總兵官李擒首惡數十人悉抵之法餘無所問重鎮以安亭聞上錄其功廕子胤魯汝寧守禦所百戶世襲丁酉還內艱郡民遮泣於道如失怙恃旣而家食者八年丙午起請東昌郡明年陞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密雲兵備庚戌晉叅陝藩在道轉金都御史奉勅撫治甘肅鎮馬占張掖酒泉郡控引番夷艱於統馭至則增修堡寨預集兵糧防禦經畫悉中機宜先後斬虜首百三十餘級 上賜金幣者再進秩副都御史乙卯遷南京戶部尚書儲項之遷右都總督漕運鎮撫淮南

時倭夷猖獗自通泰直犯淮泗諸路所通屏藩哭聲震野屬語至嚴兵固守遂疏請旗牌督率將士誓剿此朝食會都指揮劉顯至分兵夾擊倭奴氣奪大破之捷奏蒙賜白金文綺既而議兵餉休客兵寬租稅停馬匹數事皆長慮却顧先事爲備人服其見淮海方倚爲重而病不起矣計聞于祭葬如例享年六十諡天住孝友惆儻有大計遇事敢爲不喜於伐久歷邊鎮威望赫然至今人想慕其風采所著有河西稿淮南泰議西平縣志東隅集行於世

楊宜

楊宜字伯時直隸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確士一經其賞識無不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宗伯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數百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方之後總計留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正直忠厚者必曰裁菴先生云

毛鵬

毛鵬字汝南號雙渠家世冀州棗強縣人生而穎異總弗補邑庠諸生試輒爲諸生冠嘉靖丙午丁未聯捷歲科筮仕江陰令廉明方正事如素練平徭薄稅

節冗賑乏摘奸宄以遂良闢書院以督課士民迄今頌之邑濱江土城卑圯盜賊不戢比至撫良抑奸盜皆望風喁通於是增築城垣易以磚石財力殆數萬計而民不告勞費壬子海倭抵城下恃以無恐奏晨召拜御史歷諸煩劇率著風裁癸丑出按宣大二鎮酌時宜條邊務至百六十餘疏陳宗室饒陽王充棟通夷稔惡承奉劉寶助虐憑陵並桀悍難制奏訊于辟宗藩肅然乙卯按山東剔蠹起頽飭僚貞度父老言數十年來所聞觀廉清而安靜者指不多屈調士崇古誼論文黜浮靡是秋監鄉試所取皆一時名士

號得人丁巳閱京營汰老疲練什伍增軍糧戎務大振戊午冬掌河南道會計羣吏秉虛持平甄別明當莫敢干以私己未春監禮部會試檢防嚴密發士之懷挾者寘諸法風弊頓息庚申奉命留都理積贖辛酉晉謁阿卿考牧政隨事靖共罔不底績壬戌陞寧夏巡撫初漢唐有二壩夏人引以溉田歲久壅塞至則親度疏濬水利復興稔無虛歲橫城馬頭隘口虜酋出沒舊無亭障乃築墻塹一萬八千五百餘丈以伐虜謀先是鎮城及河東諸管堡一經地震率多崩圯自鵬增葺守用無虞秋套虜窺山後人犯清水管

一帶及興武花馬池之役鵬前後指授方略俘獲甚多然不自尚其功盡以歸將卒人咸效死力且恤商販而人樂輸粟禁侵牟而軍得安業西夏咸倚之爲長城云甲子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雁門等關巡撫山西盡瘁邊事遂遭危疾乞歸竟以不起時年四十有四已耳鵬體貌魁梧丰神爽朗賦性剛介持身端嚴博典籍工詩文孝友嫻睦之行素孚于里閭至其經濟醞藉尤爲時所推重方虛倚畀而竟爾薨志莫不傷之

王命

王命字欽甫別號鶴程真定饒陽人嘉靖甲子舉于鄉累上公車不售除鳳翔令履任一主於節愛盡減諸供應不以煩民直指行部至僉具廩餼且自言邑居貧甚令不能加賦以飾厨傳令當罷去直指大駭旣而廉其治狀語諸守巡曰令占人也吾儕當共調護之俾行其志命以此益展意自信邑之驛騎每爲往來者所倍取或倍索其直折辱之命乃置籍于座右按牒而給竟無敢多索一馬者歲所省凡若干金郡邑歲時公宴舊皆倚辦里甲猾胥因而乾沒其中命省見年諸役悉令歸農而計費授直平市之民所

省復若干金公用器具一切出入司之者不敢問賄苦貽累命白于守自掌其籍計籍以出計籍以入終歲不損一物所省復若干金凡一切站糧之新派丁力之加派者悉從豁除矣兩造具命但判其曲直不科贖錢薪俸所入別貯之日詢民之耕不能具牛種織不能具機杵貧不能婚嫁者通官租久繫不能償者咸以多寡周給之俾各安其生業邑有尼以妖淫敗俗命爲逐之出境而詢問風俗表揚貞節禮敬士大夫作新學校以端導民之路邑之審編舊必浹月旣竣而告者紛紜以爲常命褻褻躬歷諸郊隨民所聚以次審之八日而畢民不費一錢無不懽然服其公者郡東堯水所注每暴漲行旅阻絕命出橐中金鑄材碼工旦暮往督之未兩月而石梁成大都命視民如干視官事如家事靡利弗興靡害弗除薄於爲身而勞于爲民苦於厚下而儉於奉上蓋三載如一日關以西語循良者必舉命爲高等戊戌入計卽騎乘皆自其家備之蕭然僕隸數人而已旣而竟罹祭典朕之藩臬士人皆錯愕從役爲之號泣或問其故命曰吾不能善事上官負罪實多大人長者時或見原獨遇刑使者移轍治衣費可五十餘金吾安意使者

奉命恤民非以剝民也未有以應今臚具在疏言於
朝當與兩敗矣然寧人傷我吾無傷人吾實以拮据
病困緣是得歸幸矣命歸家未幾而以疾卒年六十
有六命家食時海泥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板饒
民皇皇無以爲計有婦人呼於市曰必王春元祭之
時饒有司王春元問主名指曰命也命聞殺往爲大
登城望祭祭畢而水落迄不爲災或以問故婦曰渠
東斗星也翌日復問其婦憐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
又治風時秋不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黑緣
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走祈拯救命卽爲文率

四三

北直七

永禱於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風士民
爲附頌之命常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
梓童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
症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豈非精能
感神者哉

宋登泰

宋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壯歲髮卽衰白因自號
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
池生宋先世嘗累高貨登春少失父母家乃貧落然
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登情讀古人書見前

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
悲歌泣數行下也始慕俠能挽韁馳騎間出其餘
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給事師江
夏吳偉邦之父有頡而趨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因
勸習此可生業何乃曰沈酣里中也傲然不應以是
里中盡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
女五人俱相繼死仰天歎曰咄嗟天乎將驅我於埃
壙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遊至博陵
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饋舍二年默默不自得
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貞

北直七

業是時臨淄布衣某以詩遊公卿間聲稱籍甚生間
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今七尺軀津津談貴
人巧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過又去之渤海入竟州
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
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
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駿駁白
士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
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
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
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

陸晉居龍崗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曰僧毋窮我
我試給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
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共繪則日擔粟詣
寺門相貼乃遞至城外一山樓樓依岨陡絕樵蘇所
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
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爲遇客將逐之而生
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爲禮
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卽
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人始恨知生
之晚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輟

北唐書

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慚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
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邇巴下
荆郭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
釣州酒肆而釣州有党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
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所踰驢
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牒之衝唐氏異生所爲
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
刻其詩傳別郢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名曰丹砂白
石其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
地有詩焉之志前嘗至江陵居城西南開元觀故遼王

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
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獲菽十
斛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
賀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聞
生高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至再始見明日戴
紫羅冠衣皂繒衫報謁据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竊
私語曰客顯妄亡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來廡
中而太守察吏逢太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
生揣其無實終不肯往太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池
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

北唐書

門而遲及之生恚曰是太守給我也比臨其室生已
鏡扉臥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
跣席一簞僂偃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爲麗明耶瑯琊
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
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生在江
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乃詭爲
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行乞於途自江陵臻足數
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
日持河豚酒享生一噉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
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

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爲生齋
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苦笑我矣幸
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于海上而廉其性
飢餓不能偕時俗人不復強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
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領
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比奏當成而遼
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遼王上客而又爲人僞卒
以僞介故不及于難後遊石首爲少年所窘辱發憤
去因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

補遺

公卿小史卷之二

卷之二

七

冠義

冠義字宗彝直隸平山人永樂中知新野縣有能聲
宣德中陞知鄧州正直嚴明聽訟立剖誠僞吏民不
敢欺宿弊盡革賦役均平凡百廢墜一一脩舉暇則
讀書課勵生徒城中掘地嘗得一石云若要鄧州治
還須冠公至其政績果能繼萊公云

張宏

張宏字維裕真定縣人正德三年進士除雲南道御
史以劾劉瑾謫蘇州府推官陞青州府同知累陞都
御史巡撫延綏致仕

蔡鏗

蔡鏗字天章寧晉縣人嘉靖八年進士由行人選浙
江道御史刷卷淮揚以劾吏部汪尚書鏐廷杖爲民
十八年起原官丁憂二十一年改河南道降山東按
察司知事隆慶元年復御史致仕

人物考卷之八目錄

北直隸順德府

楊述

高從吉

張瑛

韓翼

許能

崔恭

安珮

孫瑜

馬銓

毛玘

李厚

韓燾

馬騏

王震

吳相

王本固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八目錄

趙孔昭

達其道

楊鈐

王可信

王寅

王昀

張學禮

朱裳

張贊

撒大經

張仁覆

呂應律

李尚賓

陳登雲

高贊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八

北直隸順德府

楊述

楊述邢臺人洪武間任歸安知縣陞兵馬指揮使事父母至孝教飲食必親供每遇酒壽親必僕僕跪勸屢再不違顏色愉愉至今貳百餘年其族人長老猶有談其孝者

高從吉

高從吉邢臺人永樂初任南京山西道御史巡按湖廣浙江陝西四川四省以風力稱永樂十三年交趾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八目錄

叛命英國公張輔征之以從吉爲監軍獻績有男女田地衣詔命之賜陞都憲總督交趾軍務尋卒于

王事

張瑛

張瑛玉世居順德之邢臺自幼及長豐偉疑峻初子員勤於問學同輩咸推讓之甫弱冠即以

明領示樂丙子鄉薦授陝西寧州學訓導調武德衛學所至嚴教條責實效生徒多成材者秩滿擢吏

科給事中稽考銓選封駁章奏克舉其職宣宗爲

皇太孫時太宗選文儒侍從講學瑛實與焉宣

宗正位東官陞左春坊左中允改洗馬 宣宗卽位

首錄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改元二月陞本

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內閣典制詰明年陞

尚書兼職如故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爲總裁

官旣而命蒞南京禮部蓋以根本之地非重臣不可

也凡所奏績當赴京 上皆賜璽書以止其行其見

委任若此後以父喪歸於家 宣宗旣遣官治葬祭

詔瑛復職視事而竟不起矣英於經史善講解其侍

宣宗每與言帝王傳授心法與夫修齊治平切要

之言漢唐以下人君行事可爲勸懲者必反覆數陳

之曰見親厚先後賜養甚多當起復入見時 宣宗

特出御製詩詞并緡錢二千錠賜之瑛退而語人曰

古人云稽古之力子亦云然瑛性寬厚喜愠不見待

人接物一以真率爲本惟讓賢能僚案協和平居嬉

嬉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施設毅然不可奪人以此稱

之而亦嘉其遭際之盛云

韓翼

韓翼順德府人舉鄉貢進士永樂間任主事時河決

爲患漕運艱苦翼奉命治水有功陞大理寺少卿當

時有平秋緩刑民無冤之頃歷朝四十年憂國愛民

始終一節卒于官欽賜葬祭

許能

許能字任之沙河人永樂間以貢入太學一日成

烈夜夢緋衣人升殿翌日能早朝 上異之遂 欽

授兵科右給事中歷都給事居諫垣七年忠諫頗多

陞浙江叅議時錢塘江水爲患能塞治有功民建祠

祀之官終山西布政使

崔恭

崔恭字克讓廣宗縣人正統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

提督延綏軍儲有能舉陞郎中乙丑考最知萊州府

事恭至巡行屬邑撫良善去貪暴尤加意學校增修

文廟齋舍生徒德之丁卯登萊旱蝗遣使遍捕且焚

且瘞蝗不爲害明年復旱乃發郡縣倉穀勸富民出

粟賑之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芻糧民賴全活已巳

北虜入寇逼京師恭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爲什伍入

援京師是歲建議城臨清徵發郡夫恭以方春民務

耕作及秋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其識治萊

六載威惠大行後數年山東大饑萊父老相與言曰

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乎具詳美政立去思碑於

震祠中以震嘗刺是郡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右布

政使

政使諸凡取辦於民間者諭察屬革去之苗蠻侵武
屬巡撫三司議遂兵督餉練兵助之苗卒效順岳州
謀報公安監利流民擅相殺害恭令下曰願附籍者
收之不願者俟下秋遣歸事不迫而民稱便未幾遷
江西左布政使將行一無所取篋中惟大明律書數
冊衣數襲而已比至江西開理獄囚無病死釋放陷
盜良民活者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怨恭陳天倫同
氣之義二府始平又作均徭法至今行之天順戊寅
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諭耆老令人
得盡言於以周知利病崑山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

本朝人物考

卷八

十一

北五八

所遺田產自冒爲軍御史連坐隱蔽者二十四人悉
配戍衆訴於恭恭下有司集里老覆其實事遂白乃
生凱罪時米價踴貴出倉以糴民而取其值以充義
役費米價遂平松工

以清夫

天旱則開門隨潮

引清水灌田

之以防淪沒後漸廢弛沿江

之民歲被淫潦卽請其地督工挑浚分江爲三段
崑山縣自夏界口至白鶴江上海縣自白鶴江至洋
家渡嘉定縣自小家渡至莊家涇皆以次受役至今
利之又浚寶家港浦漚塘新涇大營浦諸水民因自
曹家港爲都臺浦以歲不忘四年冬英宗諭大學

士李賢以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命與弼訪其人明
日於文華殿以恭奏上喜得人至則佐弼用人無
所偏黨商確政理弼亦倚信不疑五年轉左一日
上謂李賢若吏侍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
日皆尚書之選上將擢用不果成化三年弼卒於
位遂稱恭吏部尚書未幾丁母憂七年起南吏部南
京屬官中特才放恣交通賄賂者多乃黜郎中方嵩
門相等十數人士風爲之一新南雍監生歷事滿必
抵北紀還而還卒業其中貧乏者病於往復率多淹
滯疏令南士得紀還於南部定爲令甲午勅恭贊守

本朝人物考

卷八

十二

北五八

備機務與成國公開心布誠協力政令軍民皆翕然
畏服留都特以爲安丙申兩抗章乞休致不允明年
夏以不視事者三月復乞歸田上特賜璽書以榮
其歸文武士餞於開門外者千人道傍觀者十里不
絕噴噴共言其賢歸二年足跡不入城府靜坐一菴
教子孫讀書而已疾急謂諸子曰吾平生無益於國
勿乞恩煩瀆竟不及家事卒年七十有一子二珂瑋
珂本從子瑋生之明年以珂廢國子生恭爲人寬平
坦易中無芥蒂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臨事剛而能斷
而仁愛之意藹然獎拔進惟恐不及初廣宗地僻

士不見全書出貴鏤刻五經四書布之通邑後廣宗之士科不乏人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敬

安 珣

安珣字伯玉邢臺人由舉人天順間爲福建道御史奏劾曹欽逆叛正直塞謬中外憚之以極諫土木貶刺朔州尋調乾州治有善狀人覲賜宴千禮部有才行起卓政績顯著之褒三載當遷百姓詰 關保留竟卒於官

孫 瑜

孫瑜字孟秀邢臺人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開封府知府開封府素號繁劇處之有法不以爲勞待已有冰蘖聲及卒至無以爲殮巡撫檄所司辦提學陳選雅知瑜廉檄諸學賻祭皆近代仕官所無

馬 銓

馬銓字秉衡南和人登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多所建白陞湖廣叅議襄人有許奏親藩者撫按委勘之銓但治撥置者罪事上竟得俞旨改督武當山有金殿香錢素無紀籍守者得肆侵漁銓置籍嚴出人歲得銀三千餘兩陞叅政歷官左布政累者茂績年七十

卒

毛 玘

毛玘字國珍任縣人爲府庠生後應貢兩讓次者卒舉鄉薦登進士授蒙陰知縣先是母久失明祈於天母目復明人以爲孝感有通稅不完召通者理論之不數月報完民有犯逆者密以金祈脫免竟正其罪某叅政以均徭役至意有所需曰殘下媚上吾不爲也郡守有子喪他邑祭賻甚厚玘獨不致守啻之卒以是嫉遂歸

李 厚

李厚字洪載順德府人以進士爲僦師令剛明果斷吏畏民懷時值旱荒勸富賑貧民用安妥以政最樞監察御史直聲凜然與同列早朝時議雲南賞軍同列憚遠厚奮然曰爲臣子豈可選難明日命下進行厚至雲南處置有方甚得夷心後丁憂家居守令欲修宅舍輒辭不從鄉邦重之

韓 燾

韓燾字宗仁平鄉人母夢鳳鳴而生人曰此兒他日當瑞世稍長知學同岸毛玘齒先學優卽師事之發解丁酉與玘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鞠獄明刑一循

公道司寇彭公最號嚴明不輕許可惟素所白無不當意一時同曹領議諸司有事恒咨決焉陞員外郎中悉留本部弘治甲寅河南藩府與巡撫交相論奏上命法司選能者往按衆皆難之燾獨毅然至則裁決允常兩皆稱服上嘉其能陞金華知府訪民瘼剔奸宄凡所興革皆以愛民爲心修理學校規制宏敞民無勞費與諸生講明經學折衷義理專意恤民預修荒政兩浙大饑朝廷遣大臣賑貸獨金華民粒食無恙迎養二親于官出理政事必入告曰思貽父母令名不敢爲親辱在郡八年聲名籍甚以疾卒

士夫惜之

馬驥

馬驥字文祥鉅鹿人曾祖諱子玉洪武初大祀奉使有德於華陰立祠祀之驥少俊偉補邑弟子員有奇節縣博卒于官忽失所有百金妻子殆無以歸驥曰家之藏誰知之此必僮僕潛移也所拚爲已有耳約僮輩往尋弗得數日復獨往見垣礪參差起之金見乃告其妻子取之驥後領鄉薦家居值大水平地丈餘溺死無算其父村居厄於水不知所往驥治水號泣忽一小舟至遽登往親藏勸少需驥曰爲親死復

何憾中流義覆少頃得抵大樹下因憑藉以免獲見其父立樹上絕食已三日後父患秘結醫不能奏功驥祝於神而導之便下咽之疾尋愈弘治辛亥授封丘令邑多逋賦爲豪猾勾騙驥曰賦之貧民官吏擾之也於是禁制約束之租賦之期爭先輸納巡守至有索分例者驥曰民不堪命尚可科取乎哉吾官可去民未可擾也巡守不可奪後有至者不復言分例矣然上司滋不悅遂引疾乞休民皆憤惋泣下相率齎白金幣馬以餽皆卻之家居布衣蔬食恬如也年七十終

王震

王震字威遠邢臺人弘治癸丑進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出納錢穀稱職陞郎陽知府當道累薦卓異陞河南參政有安儲王平郡盜功轉布政陞應天府尹致政歸歷任所得書籍千餘卷悉送府庠資士子誦讀孝思至老不衰建永感堂以志不忘焉

吳相

吳相字汝立內丘人戊戌進士初授建昌府推官丁嫡母憂哀毀骨立廬于墓三年復除東昌府獄獄明允後選浙江道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人咸以名御史

稱之陞河南府知府時伊藩暴虐不法相善爲駕馭故終任不逢其怒華州論德某憑分宜寵過郡作色矜傲相戒驛傳勿給其爲規謝之至於廉介子惠周惟民隱百姓皆曰無如我吳公也後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卒至今鄉評稱耿介者必曰吳御史云

王本固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老成持重不輕言笑嘉靖甲辰進士任樂安令縣濱海風號難治本固惟以清淨理之事農桑重學校罷諸不急務良吏之稱過於遠邇徵拜監察御史初使秦以覈兵行繼使蜀以巡察

六月八日

北直八

行先後奉公守法官屬肅憚如一未幾丁內艱服闋按浙值倭寇猖獗時有海寇王直者逃罪居倭數爲浙憲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本固不可竟阻其議置大辟罪朝論遣之督府又以冤平欲置酒高會號太平宴本固以用兵之後不宜冗費乃罷後督府又以聚兵餉事爲言者糾莫其勸報掩之竟以實聞由是督府愈結分宜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賑給米六萬石以驛車運意爲緩不及事假此禍之耳奏改一半折銀濟遼陽遠地一半本色濟廣寧近地凡再閱月而完遼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

留內竟以分宜憾出陝西西寧副後寧有指揮星鎮者罪當削職潛入邢臺以千金行賄本固覺竟坐以法又有莊浪糧官指勒軍餉以致魯府家丁倡亂委曲論以情法亂者僉服後分宜敗以奉政尋陞大理寺少卿晉南京右叅都御史奉勅提督江防晏然無警尋移北晉左副都御史歷刑兵左侍郎協理營務隆慶初改吏部會新鄭以政府攝銓衡任意于奪公卿累息下之屢以不合故竟遷南京吏部尚書時當大察京官有爲江陵忌者一給事中一御史遺書欲俱罷其官竟不允始末歷二柄臣毫不少挫持正不

六月八日

北直八

河益如此萬曆元年以二品考績還移疏乞休准調理疾愈以江陵憾故家居不起謝人事閱醫藥周貧恤族外無他羨焉迨江陵歿屢被薦舉起用漠如也年七十卒歷事三朝偉節豐功昭人耳目欽賜祭葬如例

趙孔昭

趙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少有奇質言動不凡年十八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任鄆陵知縣清慎明敏尤長聽斷百姓尸祝之後詔爲監察御史出按遼東時遼將鉤不法威寧侯仇鸞恣橫言官側目難於先發昭

首劫之繼按福建風紀凜凜權豪欲手再按兩浙會
優寇猖獗大肆殺掠歷世廟宵旰有詔切責撫臣勅
之昭以巡按御史紀功罪一不當卽寘重典當事者
難之時督撫某結歡權相氣餒黨熾異已者傾擠立
至時應天府臺曹橫被陵轍且欲誣以重罪孔昭對
衆抗辨略不少遜事竟寢會監乙卯秋試前督撫陰
置所私欲其干中式微以意示之卽出示令勿唱名
其計遂沮及試錄成某序多溢美盡削之廉內外諸
執事相視有變色吐舌者次年平倭績上錄其功
陞俸一級有白金文綺之賜尋陞南京大理寺右寺
丞一時疑獄多所平反戊午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命蕭下丁外艱歸服闋
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管理軍務時黠虜
入寇京師震動同總督江公統兵星馳直走岔道虜
乃遁去初宣大巡按董公欲以功狀上且云當得陞
廕力辭之會科臣媒孽論劾不俟終日以行時庫有
羨金數萬守者以請竟不取癸亥丁母憂服闋會
穆廟卽位復以右僉都御史起用巡撫浙江舊官關
服御倚辦東南中官織造歲不停遣冠減騷擾民不
勝苦抗疏罷之又條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焉戊辰

本明會典

卷八

上二

北直人

陞戶部右侍郎尋陞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
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時徐淮大水民甚苦之夙
夜修荒政題請蠲賑外仍發官藏數萬金招商易穀
粟哺之全活不可勝計淮人至今誦德云科臣有忌
其名望者承人風旨乃以蜚語誣奏回籍 世廟初
復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兼
巡撫山西時順義雖解款寒事實巨測昭徧歷險隘
指畫方略每秋防未嘗解嚴歲報欽賞及遣大臣閱
視疏功最又蒙欽賞尋詔以右司馬原官協理京營
戎政比回部管事疾火劇發遂請致仕爲人剛方廉
介言動真率不設城府無世俗依阿澆忍態故宦轍
所至每有膏功偉績雖間值沮抑殊不爲意也歸家
十年春秋墓祭外靜坐觀書蔬食布衣宴如也嘗題
趙清獻琴鶴圖云德馨何用更焚香琴鶴隨時亦覺
忙但得洗心無一事只將義命作行藏又題楊伯起
却金圖云清夜孤燈獨坐時圖西心事總天知卻金
自是平常事太史標題似好奇年六十五而卒計聞
欽賜祭葬如制外遺疏稿并詩文若干卷藏藏不述

本朝會典

卷八

上二

北直人

達其道

達其道字行甫澗之兄任縣人生而穎異絕人初名

光督學于公問其文說曰此天下士也豈得終潛於是爲更今名舉戊午鄉試第一入次年成進士初授工部主事掌權濟寧諸關癸亥轉員外郎職後庫出納庫與開俱財利府而兩處脂膏毫無自潤甲子遷郎中 肅皇帝命疏玉河其追泉幣皆休焉莫敢應尚書雷公獨以屬之未幾河工成欽賞白金綵幣丙寅轉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嘆曰今之督學者弊在重文稅斯道化衰御于請斯中變蓋此其係於世教者非渺小心乃程業兼楷行誼以樹標立俗要使人名實不爽其登進黜罰惟執之已卽尊要素所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人

楊鈐

楊鈐字希尹邢臺人嘉靖己未進士除行人使晉藩體成而返僦遺秋毫無受癸亥授福建道御史督理兩浙鹽課商人規利者多方沮格鈐條便宜數則以上戕施行之課人加於往昔丁卯巡按陝西戌卒軍需歲給發吏多乾沒爲奸凡遇稽覈則說文避罪康知其弊凡諸姦欺者皆按論如法邊儲一清隆慶己

王可信

己命掌京畿道凡府部卿寺案牘有不法者皆得糾舉而南中素多浮議便法諸當事者類避忌鈐至則糾舉盡職庚午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多所平反萬曆改元以人賀行中暑而卒人咸惜其位不滿才云

王可信字子忠平鄉人寅之孫也登嘉靖癸丑進士授廬陵知縣縣繁劇難治薦紳咸難之曰擇地而仕非忠吾惟盡心以求無負朝廷他何計焉及抵任卽詢民瘼剔奸釐弊甫三載邑遂大治累薦陞戶部主事己未遷左大饑上遣持節給邊軍賴以安癸亥

北虜入犯京師督餉守垣毅然不辭陞郎中出守襄陽蒞政加於治廬時有穀城赫某者恃惡害民卽正以法又有大使黃某者持稅餘三百金正色叱之一毫罔受襄宗室驕悍有司嘗爲所挾處之以禮御之以正肅然不敢犯也丙寅秋大水城不浸者一尺晝夜巡視躬督水手救濟全活者千餘人陞河東運使襄人泣送之乃曰吾親年踰七旬秩晉三品於以養親足矣何以宦爲時復與當道者隙遂抵家杜門謝客雖親友相屬亦不承許鄉評咸謂有祖風云

王寅

王寅字時正平鄉人舉人知鎮遠縣適大稔後民生彫瘵寅勸農興學請託不行三年以治稱當道累薦其賢鄰邑李端爲盜所誣上司委寅按之卒爲辯理端持金謝不受曰明爾之冤吾事也何謝爲邑人愛之如親去任立碑誌之

王鼎

王鼎字重器鉅鹿人幼穎慧甫弱冠習禮容先達器之既成立好學能文時譽浸起舉進士官大理評事家貧所得俸給僅可糊口布袍之餘日側錦繡之間怡如也嘗謂人曰慎勿妄語此口一妄彼雖不言而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八

上

北直八

腹已誹矣人攻其過宜直受而改之澧陽周倬稱其學問純正人品剛方云

張學禮

張學禮字以立平鄉人登辛未進士授行人遷司副奉使冊封山東親藩餽贖一無所受擢南京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未幾字于官所遺者圖書數卷而已察案重其清白共白于都臺贈白金二百兩檄本邑辦致祭田

朱棠

朱棠字公垂順德府沙河縣人父鳳嘗教之曰汝棠

勵操行無以家爲慮予一孟飯一裘葛之外於我何有棠刻志自砥污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正德甲戌登進士擢監察御史巡山西鹽法錢寧差官市鹽拒不與有倖人奏討鹽引司空石公曰爾徒往無益朱御史定不允也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構下獄棠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蓄貓捕鼠貓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得從輕刑又勸上戒佚樂近儒臣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候宸不計後果有以重欽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又諫止南巡數變人笑惑之禍十五年庚辰出知鞏昌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八

十七

北直八

民儉而富俗不務學棠興文振教郡以大治嘉靖初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勞得八人鞏昌守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等奏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瑄而下八人裳居次嘉靖四十年陞浙江副使冬夏惟紗絹袍各一襲無可更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飯親操炊汲迎父就養同列共製一衣爲壽父力却之其家教嚴正如此會御史王璜按浙不畏權勢浙有重人街之璜竟罷官裳以副使齋賀表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曰真御史也重人漸沮七年陞福建按察使十年陞浙江布政使十二

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建牙於濟十三
年丁父憂勅賜葬祭自都御史守制還築約如素士
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止茹蔬萊十八年再起原
官仍前任本年夏卒於官謚端簡性淳篤朴直目所
見必行言雖久可復凡在官鎗戶遠嫌望室如寺妻
子甘非惡益窮經探賸以聖賢自飭謂尊德性道問
學其的旨也衍而成論士頌其廉知友服其不市名
民惠其不取享年五十有八而卒

張贊

張贊字行道邢臺人舉人性孝繼母弟以親老授益
本朝省人物考卷八
都令初與秋試取四人俱第人服其甄鑑善政爲民
戴誦衆方倚賴尋丁母憂歸服闋補保安縣卽乞休
是年四十八親友勸之仕曰吾仕爲親親已終矣復
仕何爲蕭然林下二十載動無踰閨人雅重之

撤大經

撤大經字守道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人少聰
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走
借於廣宗崔尚寶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
病尋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
甚禮重之讀書郡東官舍郡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母

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大經卽移歸守
遣人謝之不去又召其弟兄再三謝終不去其介類
如此平生著述甚多皆未脫藁與士夫書惟勸以聖
賢爲準年三十二而卒士大夫甚悼惜之

張仁覆

張仁覆字子旻邢臺人丰姿俊偉制行端嚴以嘉靖
壬子鄉薦仕米脂令政治爲諸邑最互市四次虜食
語服欽賜表裏銀四十兩褒云加意嚆邊矢心報國
總理貨物之出入而稽察嚴明主司宴賞之等威而
處分詳允且臨場而多方駕馭適隨機應變之宜監
本朝省人物考卷八
市而逐處分解得因事翕張之體宜當厚資以勵臣
工以縣令而被寵褒前此所未有也時期大用條卒
家世清素如故

呂應律

呂應律字贊元南和人性孝友朴直少年人卽服其
行領隆慶癸酉鄉薦素自甘無一事于囑公家郡
守嵩縣王公嘉其節造第給粟周之後授尹昌邑三
載一塵不染忽以疾卒官裝筭索然喪具且無以辦
旋入名宦士民至今祠祀之

李尚質

李尚賓字允興廣宗人性謹朴登隆慶戊辰進士居鄉如寒素初令高密審最疲邑貧留心撫字民甚愛貳爲立祠祀之陞戶部主事愈廉謹管祿米倉一切常例盡革之比丁父憂俸金僅餘八兩居喪哀毀遇禮服闋監兄小灘盡剗宿弊尋陞本部員外郎嘗自言曰予不苟取一文以玷官箴會有足病適內艱訃至遂感傷而卒壽不滿德官不償才人共惜之

陳登雲

陳登雲字從龍別號南濱唐山縣人萬曆丙子舉於鄉明年丁丑成進士論議慷慨有烈丈夫風印以古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八

北

八

今善敗犁然洞晰下筆滾滾數千言可立就雲少病瘡百療罔效竊自念瘡者否也可以通否惟窮理乎因下帷日發諸載藉讀之更無他念益二載而病如失所詣益以深一出而遂聯魁鄉會戊寅除鄆陵令至鄆見細民苦於豪強文法舞於奸吏冗費無節賦役不均田野荒蕪學校頽廢河水爲患流亡載金嘆曰此邑之所以病也首黜積役數十人捕所謂五虎者置之法躬履畝度境內田爲三等賦役以是爲差令訟者得以墾田贖罪所墾歲百餘頃爲建屋宇置器具牛種以招復業來者既眾復教之以種植桑

榆益其生業洪溝青泥諸河爲扶溝所壅歲溢爲災力爭於部使者令隣封毋得壅激而河患頓息斥俸餘捐贖陂新學官給學田興除之外一意以教化爲務卒未拜監察御史初按遼左次按晉復按中州按遼悉心稽覈條上安撫十事而其所特疏者在議賞功之異大略言前功之賞給發不時貧軍不能捋腹以待不得不贖之富人富人挾其貲以冒功累級多貴至恭遛者此其人力不能禦敵智不能謀虜而冒濫名器混淆體統役占軍士糜費俸給邊鎮之蠹無大於此在晉在中州值歲大饑晉人猶以木皮草根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八

北

八

糴土爲食中州則父食子夫食妻以人爲市以雁糞爲糧矣皇皇然爲請蠲請賑請弛山澤之禁請借留都之儲上發帑金數十萬以至宮闈寮案咸捐俸佐之登雲亦自清贖金得三千有奇爲郡邑糴本而民始獲甦凡政先其大者如此若夫約已率屬激濁揚清則手裁卓然嘗有餘勇先後侍經筵監會試主計吏楚京畿霜肅風行有觸必言有言必盡多人所不敢言者信陽王太史見其祈天永命疏數爲隆萬以來奏章第一忌者爭欲甘心焉頌主上明聖竟無微譏幾滿九載推少京兆廷尉丞俱不報因以貶

請歸而疾復作雖抱疾猶喜肅客每語及時事意有所不可輒不勝憤至強起坐榻上語刺刺不能休以是病轉增久之遂卒年五十有八耳有志未就鬱鬱以死人咸惜之

高 瓚

高瓚字大用邢臺人幼貧好讀書嘗走借友人書抄誦之以歲貢授樂陵訓導聚諸生講解經史費金盡劉茹湊攻苦尋陞大同諭乞休家居日以教誨著述爲事雖老不倦也臨終書對一聯云到得七十四歲歸還故鄉都是八字五行造定機軸庶幾乎問樂天

加命者賦

三二

北道八

人物考卷之九目錄

北直隸廣平府

賈銓

楊璵

郭恕

張鏞

郭瑀

張斌

馬顯

徐敬

李果

劉誠

鄭賢

鄭銘

王濬

郭忠

賀思聰

連盛

北直隸廣平府

董威

馬子聰

蔣助

孫修

胡瓚

王育英

申綸

薛謙

杜璋

朱雱

趙禹

張潤身

連鏞

李仁

王允武

張棐

石永

賈待問

王世揚

姚三讓

北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九

北直隸廣平府

賈銓

賈銓字秉鈞先世山西之太谷人後徙居廣平銓純謹敦厚寡言笑博通經史永樂甲申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尋掌科事彈劾無所徇當道憚之出為雲南大理府知府至任革去一切宿弊以興民利而水藥之標豈弟之政聞於上下會征麓川與兵數年大理當其要衝百需出焉銓區畫盡善事無不集民無或擾時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每見之輒為加禮退而歎其才

楊璵

楊與清河人家素貧積學力行僦傭有大志人多奇之中永樂戊子科鄉試任直隸廬州府通判剛方正直難干以私明法勅罰而仁愛之意常存廬之士農咸欣戴焉政聞遷戶部主事厥職益懋仕至郎中兩膺封錫以疾終

郭恕

郭恕字安仁世居雞澤弱冠領永樂十二年鄉薦初授思南府推官再歷湖州府明恕兩盡多所平反所

在以明允稱及擢御史屢有建白

英廟賜錦衣一襲以旌其直後轉官山西叅議先守雲中後奉勅

六朝分省人物考

卷九

北朝九

守鴈門積糧撫士要害重地卒賴無虞恕遊宦年久多不挈家先在思南止帶一僕又以不檢遺迴獨一身遠寄萬里之外而未嘗少動其心歸老林下儉素如寒士大叅葉盛稱其行純而政善宦久而節堅人以爲實錄云

張鏞

張鏞肥鄉人少業儒有文譽中永樂十八年鄉試初授近官朝廷見而器獎之時風憲員缺遂授監察御史風紀凜然出爲平涼知府下車訪利病得失綱強暴緩善良一郡咸畏威感德時虜賊入寇鏞畫策

攘却之民爲立平虜碑以紀其功三載奏績入見上素聞其清苦以鹽運乃積貨之司非廉介者不能釐其弊也遂拜鏞山東都轉運鹽運使嗣省蠹使國計雅能稱上意焉

郭瑞

郭瑞威縣人永樂庚子舉人任戶部主事籌量國計出納推允陞刑部郎中門無私謁理冤獄錄繫囚多所裨益子銓登成化己丑進士任戶科給事中勵志忠慎馳名諫垣卒於官人皆惜之當時稱爲三清先生今已入祠

六朝分省人物考

卷九

三

北朝九

張斌

張斌永年人正統己未進士任戶部主事忤權倖王振謫戍遼東後朝議以浙江鹽法夙弊積多惟斌可以釐正復舉以前職往階理之斌持法剛正不遏賄賂復爲權倖所忌有平日邀利於其間者不遂所欲斌時有微疾遂內外遂謀駕言中風以艾炙之復知以毒被害時悼惜之

馬顯

馬顯廣平人登正統壬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已之變顯扈駕北征幾沒於陣泰初進都給事中

通權奸用事顯指陳得失多所裨益尋中忌者出爲河東都轉鹽運使鹽法流通國計用裕天順戊寅擢四川左布政使時蠻寇猖獗境內繹騷顯贊畫戎務調度軍餉蜀人賴以帖然旬宣之政不可悉數秩滿陞巡撫都御史奏復留三年成化庚寅提南京兵部右侍郎值歲大侵奉詔巡視鳳陽等郡省民瘼撫窮獨擊奸愚民賴安堵轉左侍郎朱幾丁內艱服除乞致仕詔許之退休於下十五載卒享年八十有五計間遣官諭祭顯居家孝友忠厚稱重鄉邦出處大致真不愧於古人矣

文獻公言行錄卷九

徐敬

徐敬永年人少警敏有遠志與同郡郭謙是硯席時妖人唐賽兒以左道惑衆敬偕謙執之於官事聞召見授謙以永年諭奇敬青年偉貌遣入太學肄業正統間遷授戶部主事景泰初督儲大同征虜有功尋轉員外郎進本部郎中奉勅清理陝右邊儲景泰三年命將討播州寇復以敬總督軍餉兵不乏食戎寇悉平天順初擢廷臣分督邊儲而宣府則委之敬焉所至以廉幹公勤稱三載還擢福建布政司右叅政惠敷績著閩人德之以疾卒於官得年甫四十

有六中外嗟悼咸以爲未免厥施弟政舉天順三年帝試任西安府知府時三年不雨民饑甚欲爲亂禁毀有方賑濟有法民得安妥陞河南布政司叅政其勲業與敬相伯仲焉政亦中成化十年鄉舉卓有文譽子英登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彈劾有聲陞四川按察司副使一門父子兄弟之盛爲廣平鉅族云

李果

李果成安人景泰庚午舉於鄉初授山西平陽府通判分理易州廠柴薪綜理屬詳臨晉有刁民楊燧及陰汾盜祝英等皆長惡不悛里閭長之果申明憲典論以禍福皆改行從善焉及考績獲錫命擢杭州府同知海岸舊有朱將軍府者禱雨輒應歲久廟圯值大旱新其宇而禱之甘澍霑足西湖水時溢爲民患果築隄防之民賴其利謹曰開湖偉績千秋利捍海高名萬古傳奏最加俸一級尋陞濟南府守惠澤四達歸田卒入祀鄉賢所著有四書音考大學明解小學摘義及校補衛生寶鑑諸書板行於世

劉誠

劉誠字敬之世家廣平之雞澤誠賦質明粹幼知向

學不煩督勸弱冠登天順丁丑進士擢翰林院檢討
補導德王尋陞秀王府左長史從王之國賜四品章
服王薨改寧國府同知仍食正四品俸在郡有賢聲
遷湖廣布政司右叅議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
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既仕凡俸
祿所入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每有賓客讌會先
具甘旨進母然後出以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
事蒞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潛然不自勝
從吏請其故誠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兄早喪事寡
嫂敬而有禮其孝友蓋天性也少從國子丞閻子與

本朝分省人物考 宋九

一八

忠貞堂

學易既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贛易
林專取納甲飛伏非聖法適作周易衍辭其文與雅
深於易者趨之又取漢唐宋詔誥章表可爲訓者作
典謨遺旨楚漢以降詞人之作散見諸書採其得三
百之旨者作風雅遺音邵子皇極經世自鄱陽傅氏
後知之者鮮誠深究其理欲加之訓釋而未就也蔡
氏洪範皇極內篇撰法不傳精思潛玩遂得其法且
爲補其釋數之缺蓋其立志直欲與濂洛關閩諸儒
同歸不欲以文詞名也其爲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啟
沃作千秋日鑒錄以獻王嘉納之及王就國汝寧在

途淹留上章懇諫王卽兼程以進旣抵國羣小欲毀
孔千廟以廣王官力諫不可廟得不毀嘗議書西伯
戡黎誠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
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誠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
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
之兵首事於黎耳相與辯於王前王解之曰二先王
皆 先皇所選以輔子經義未明不嫌往復何遽見
於辭色其思寇賈交歡之義乎誠頓首謝其在寧國
凡所設施務在安利其民不恃聲威以徵時譽上官
或非之自若也及在湖南所至教民築陂塘以備旱

本朝分省人物考 宋九

二

其誠堂

潦嚴保伍以防盜民其化民振俗嘗引古誼諭之不
加笞罰或譏其迂誠曰吾道如是也居官廉俸祿之
外毫不妄取成化十六年六月疽發於背慮遺母憂
有問者輒曰無傷也疾亟以手拊床曰我死不足惜
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享年四十有八卒之日
囊無寸帛幾不能飲賴僚屬相率致賻乃克歸其喪

鄭賢

鄭賢肥鄉人生而穎敏不凡少孤力學鄉里推重與
封御史蔣鳳知州郭敏相友善時稱爲肥鄉三傑登
天順庚辰進士授南內尹仁厚平恕居二年以母喪

去士民追思之不已服開政知新鄭縣賢治之一如
河內未幾以疾解組歸田里築圃結廬明農課子爲
優游終老計鄭民德之列名宦祠祀焉賢退居凡二
十年足跡未嘗輕入城府人咸稱其恬靜儉飭有古
人之行云

鄭銘

鄭銘邯鄲人登天順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成化二
年巡山海關繼巡陝西茶馬皆有靖邊足州之畧尋
按蘇州等處擊食暴獎善良伸冤抑聲振南畿時有
嘉定賊越獄倡亂者銘率民兵勦平之陞山東按察
使

宋九

此九

司副使然以性不阿比有閹宦譖之左遷山西參議
後得直累擢本省左布政使持憲兩藩多所樹立後
乞歸老卒於家人咸稱其宦履鄉評兩無玷云今入
祠

王濬

王濬威縣人幼負異質登成化丙戌進士任監察御
史巡按陝西山東蘇松常鎮等處所至有激揚聲共
按蘇松時隆冬有建議驅衆以浚運河者民不堪勞
多凍死濬奏止之全活者無算累官南京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風紀凜然巡撫甘涼重鎮及提督鄖陽荆

襄等處練兵儲糧民安盜息虜聞風遠遁時兵部尚
書王越生平氣岸嶄然少許可嘗爲經綸治化卷以
贈濬有詩曰中丞才與識兼全赫赫威聲滿路傳學
海洗清三省地筆鋒撐住半邊天秋荒曾爲民儲粟
執法不容官要錢公論廟堂虛席久幾時歸侍 王
皇前後卒於官今入祠

郭忠

郭忠肥鄉人登成化己丑進士少有志操爲諸生時
嘗旅宿比舍有女子夜奔拒之不去乃出避之篋仕
戶部主事督收京儲尋督天津諸衛及汗石諸場役
本朝今省人物考 宋九

此九

賦宿弊盡革會計允當選員外督備臨清職務畢舉
進郎中有 宗室訟民田久不決 勅忠勘實歸奏
稱 旨及權守處州嚴關防判訟獄忠信明決人不
敢欺焉處有銀冶土人競利恒據險爲患忠痛懲其
不悛者復設法禁之其患始息至於感神夢以獲大
盜敷惠政以還逋民禱雨而雨輒應視蝗而蝗盡死
瑞竹瑞蓮嘉禾異草疊見於郡衆咸歸頌於忠而忠
不自以爲德也是秋鄉試郡士無一中式者忠欲以
朴示教鄉大夫力爲先容廷見之際峻言勉諭之自
是以作典文教爲已任主額奮然來科遂中數人嗣

八、彈聯科第者比比也忠治處之政皆取諸所彙集者行之處人輯其條教曰爲政紀綱曰括蒼規約以傳爲建生祠祀之忠家敦甚嚴弟恩舉鄉貢懋惠皆有文名子郭猶子郊俱登進士第鄙亦鄉貢進士所著有詩文若干卷

賀思聰

賀思聰永年人性純篤警敏業儒有聲登成化乙未進士初授毫縣令吏良民懷會以憂去服除毫人請闕保請復任得允終以惠政奏績擢光祿寺丞進御無侈靡上眷重之尋擢奉寺少卿聰峭直不阿比

六月八日命

此節凡

忤當道意出讓陝西還同康白自持且多所建明以紓民困民德之爲立生祠未幾擢守丁州惠澤流行大得民心後以疾告歸晚節益勵非公事不至邑室郡守秦民悅嘗語人曰始終完節賀公可以爲人師矣衆以爲確論

連盛

連盛永年人成化戊戌進士弘治中拜監察御史性剛介方正彈劾有聲貴戚爲之歛手正德初擢山東運使時逆瑾擅權中外爭賂之盛獨抗直不附瑾怒尋以事中傷之竄海南盛携家屬毅然就道未幾瑾

誅 詔復舊爵而盛已逝矣及還葬 天子遣使御祭焉

董威

董威威縣人成化丁未進士任南京戶部主事轉郎中清慎自持會計必當陞江西布政司叅議時逆瑾擅弄威福藩臬多納賂求媚不者必陰中傷之威曰枉道徇人利民取寵君子不爲也吾寧自守以獲罪吾甘心焉瑾聞之果矯 詔遣輸粟於居庸聞以贖罪威傾囊輸之了無怨色尋轉叅政上章求去當時稱爲急流勇退焉

六月八日命

此節凡

馬子聰

馬子聰字舜達廣平人登成化丁未進士初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時 孝宗御極之初都御史錢鉞本以庸瑣叨致高位守備太監蔣琮復覓忤食縱無所紀極子聰奮不顧身首劾錢鉞之倖進繼陳蔣琮之奸惡 朝廷卒納其言於是罷錢鉞繫蔣琮於錦衣獄未幾丁外艱去服闋赴京復除北京禮科再轉戶科朝廷將於萬歲山建統壽亭費居不貲中外洶洶子聰具疏以陳 上命毀之然後數十疏大畧深切時政排斥奸貪皆衆人不厭言而獨言之者然終以

此忤巨璫欲中傷之因母老給假省親許之明年春吏部兩推南藩大參竟爲宦官所阻是年病卒於家爲衆所惜云

蔣勛

蔣勛肥鄉人幼孝友聰秀勛止端嚴成化登辛丑進士授河南濟源知縣時民俗獷復喜事勛至勤慎寬廉斥猾胥擊豪右以僞果集事衆駭愕而服甲辰歲秋撫養瘡痍省減逋負民賴全活者甚衆丙午徵赴銓曹尋授御史正朝諤諤不少依阿弘治戊申奉勅給賞紫荆等關軍士已酉奉勅查盤遼東糧儲

六朝金分才

卷八

十二

史直九

庚戌奉勅巡視居庸等關忤旨清理茂振風裁辛亥出按山西糾貞百度明年監鄉試爲秋闈十事詠以勸士乙卯陞河南按察司僉事積歲訟牒填省閭俱完士類中貧不能舉婚喪者捐俸餘濟之午分巡河南道往蒞洛西至陝州疾作歸汴臺卒官時悼惜之

孫修

修字用吉號廣原其先蜀之富順人父顯行貨燕間時正統己巳所在盜起遂占籍邯鄲應募禦虜至指揮使生脩十有二齡父歿母拊脩孀居脩

少卽勵志於學文舉歲起高出倫輩弘治辛酉舉順天鄉試乙丑舉進士正德改元拜戶部浙江司主事

出視壩上諸甌中官素羣蠹其中逆瑾熾方熾衆皆危之脩曰惟法是徇餘非吾憂也已而卒無他己已命責遺賦於蘇常嘉湖諸郡脩召守若令以禍福諭之未幾吏勤於督民樂於輸賦入大司徒錄其勞進廣西司員外郎尋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是時言官救過不暇猥縮若萍澤凍人脩獨侃侃自將咎詆亦弗及頃之瑾敗脩治其獄有能聲辛未擢陝西倉事治延綏之東陞督察泰靈峙糧調卒虜偵知有備引去

六朝金分才

卷八

十三

魏曉

總制張公泰羣薦於朝者凡六疏癸酉政理全陝屯政邊民不忍其去羣號滿野甲戌巡撫金公獻民羣復薦於朝凡四疏先是屯廢不治者已數年脩立法簡而嚴歲入數倍於昔陝人神之乙亥虜犯秦隴剽掠萬餘奄至平涼藩臬重臣有事於土者皆不至脩偶以公事過其地開柝弛備宗室內震城且陷急令塞諸門招胡騎哈指揮者率敢死士百人發勁矢射之虜大驚乃環城數里而陣於是城守始嚴虜遠引却當是時微脩則平涼皆虜肉矣總制馮公清暨尤偉其績與部使者論藹六七疏丙子夏進陝西副

使秋監文試戊寅陝人御史宇文鍾主事田龍與給事中王元凱有隙王誣宇文以謀逆有狀鎮守中官劉寶惑於廖愷之說奏於行在所 武宗命逮至軍門鞠之脩察其無左驗止錄尤重者數人械送南都劉怒曰謀逆大事也烏可止以鍾龍輩塞 詔旨其家屬并諸證人宜悉在遣中何故釋之衆不敢應脩徐曰鍾龍雖曰謀逆而按驗無狀執二人以往足矣它日鞠而實彼家焉往如其誣也必獲伸雪又焉可累及無辜哉且誰無子弟公亦宜自念其家劉噤而止二人至南都雖瘦死獄中而其枉亦白罪竟坐元

本朝今有命考

一五

北魏書

竟卒乙酉秋服且闕遂巷楊公在關中首疏薦之西戎補江西左常脩念兵火之後公私空竭乃謹出納杜請謁常賦頽以稍裕丁亥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湘脩夙望素嚴賊吏相率棄印綬去時顯陵繕治與有勞勤戊子改南京擢江江洋巨盜陳表出沒剽江上諸民居乃嚴立賞格躬率舟師蹙之三月就縛上嘉勞有白金文綺之賜脩以北院改南其秩任如故特以擢江與在院者事權稍異院長張琮抑脩於後來者之下脩不悅曰禮與法未之前聞也吾不能辱官以媚僚友遂不復入院視事而引疾之志决矣

本朝今有命考

一五

北魏書

已丑春以災異自陳詞甚懇惻 上特聽之卽日北歸杜門謝客數有薦者謂脩宜用不宜廢亦漠然若不聞也居家數年病卒年五十有六

胡璜

胡璜字伯珩號紫山永年縣人也嘗少警悟年十六補邑學弟子員善爲經傳義督學御史陸公奇之登弘治癸丑進士明年授宜行人屢奉命湖廣河南山西冊封諸王至皆以謹廉稱庚申擢監察御史乙丑按閩中尋丁外艱服闋復除監察御史再命按關中故事御史按事例一年卽逆瑾專政累年符牒下諸

有事未竣者皆令贊督上之遂留陝二年始得代理
陝陞南京大理寺丞尋陞大理寺右少卿轉空時
武宗皇帝命太監蕭敬錄囚大理寺贊時握篆遇有
疑獄輒爲敬反覆辨之敬歸白 上謂贊爲真法司
遂有寶鑑內醢之賜大司馬胡公世寧初在江西疏
逆濂吳志逮繫獄倖閹錢寧脅刑官必坐以誣告親
王罪至死贊曰濂謀賴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
服天下遂與輕比議上留中衆謂不測贊不爲動後
世寧竟得戍遠東瓚等但奪之俸丙子陞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與利華弊剔盡除奸宗室有遺

六司分命

卷九

十六

其意

毒地方者瓚疏其罪錮之高牆復上邊務六事原情
罪以責戰守嚴事例以防推避體人情以省支費養
閒膳以資探報明賞格以激人心增兵備以專經畧
上皆嘉納之庚辰 武宗皇帝幸太同房大舉入
寇瓚督官軍與戰大破之 上賜璽書褒美及蟒衣
三襲復推恩任一子錦衣衛百戶瓚以沙漠之地
上不宜久留而恩從邊兵及諸從臣多怙寵大爲踰
地害上疏極論請回鑾至引漢袁盎諫文帝馳峻坂
之論不報因乞休乃與告歸辛巳即家起攝江留都
疏陳江洋事宜大畧專委任明約束實軍伍士激賞

處取艦時操練 上皆從之尋陞右副都御史癸未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尋轉北刑部甲申陞戶部左侍
郎乙酉大同卒亂戕害撫臣劫掠庫藏 朝廷命大
臣撫之益驕倖 天子乃赫然震怒勅瓚提督軍務
偕總兵都魯綱統兵往瓚曰此首惡數人耳豈濫及
無辜吾惟殲厥渠魁當自定耳未至大同四十里駐
兵援方略於羣將都督桂勇朱振由是首惡就誅地
方悉平還京 上嘉瓚功有白金綵幣羊酒之賜時
有短瓚於 上者瓚不與辯第屢疏乞休 溫詔勉
留之初魏國有賜田山海撫寧諸縣幾千頃業已給
全朝分有勿才

宋乙

一

賦賞

民而其孫光祚復請之瓚謂撫寧逼近邊塞貧民世
守之業軀命所關奪之恐生意外變由是 上卒不
與戊子陞南京工部尚書秦裁內監局冗食工役之
半履任九閱月致政歸踰月以疾卒於正寢壽五十
有九瓚天性亮直事親孝處兄弟不私其俸入輒付
其兄令營生產二弟令進學京師累大官囊無厚積
好爲詩有唐人風致所著有柴山詩稿若干卷

王育英

王育英咸縣人弘治己酉舉人任建平知縣以賢能
政績溪壻身有法施政有序兩任清勤薦劾交上因

親老乞終養母清操愈厲非公事不見邑宰雖逆意不與人校鄉飲三十餘年享年九十有七鄉評謂其居官潔玷汚居鄉無鉅議有德獲福爲時重望云

申綸

申綸永年人性忠亮有雅度弘治乙丑進士授知山西定襄縣續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歷永康平陸太原尹擢守潞州所至有惠政入爲兵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出納維允遷衛輝知府政和民安有蝗不入境禾生六穗之異士大夫誦其德政者有曰無冤清漢獄多稼頌周田中州諸循良吏必以綸爲稱首乙酉

太明

命子

九

一八

此

見

此

見

嗣常州明年述職以治行卓異首賜宴資焉不踰年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尋改雲南風裁端嚴得憲臣體尋告歸時年六十三矣築室淞水之側扁曰南濱草堂日夕徜徉其間倡郡之耆宿效古人爲真率會郡邑大夫每就其家咨訪治道均田賦開闢河多出於其議焉

薛謙

薛謙鄆人弘治元年歲貢先知陝西蘭州金縣愛民如子時民有疾疫爲醫藥以療之存活者衆有死無所依者爲之置棺具以殮之九年將滿陞浙江金

華府通判催科不擾時大旱蠲率衆徒步祈禱未幾大雨如注頌聲交作致政歸家利人濟物接士大夫以禮有勞謙君子之風壽九十一而終

杜璋

杜璋鶴澤人弘治十四年舉鄉薦初授鄒縣尹時流賦剽掠城邑及於鄒平璋親率士衆拒敵四日兵力不支城遂陷子崇熙被害璋冠帶危坐辭色慷慨賊以兵逼之碎其襟袖卒不屈賊欲殺時縣丞某求以身代死賊義而兩釋之以去後政聲弢射洪二縣令俱著美績以親老乞歸終養及親卒廬於墓側三年

本朝

有勳

卷九

一八

此

見

此

見

此

見

此

鄉邦皆稱其爲孝子云

朱雱

朱雱永年人性聰敏耿介少孤事兄以弟聞篤志好學鄉試屢次不偶弘治丙辰以歲薦卒業成均授陝州同知歷官十餘年清慎不渝後乞歸抵挽一車回田里足跡不入城府力田課子稍有餘即出以賑鄉鄰之貧乏郡大夫屢延之鄉飲皆辭不就人人稱其有古君子之風云

趙萬

趙萬雞澤人以歲貢生任戶部司務忠厚直慤進於

理學居常以清介自守及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操履益堅有屬吏杜姓者以金三百兩來餽餽却之不受時人咸以開西楊震稱之歸政之日行李蕭然居家事親之外惟杜門修輯有詩經會意等編行於世

張潤身

張潤身成安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初知西安縣事以賢能著聞選授戶科給事中歷轉工吏二科有謬謬聲親老乞終養釋服後轉兵科都給事中居諫垣前後十三年彈劾不避論巨璫之虐勢貪將之債兵與夫指斥侍近之汙穢停寢武弁之奏帶諫疏數百

本朝金命考

卷九

疏

篇皆切中時弊被劾者陰相排擠遂出守平陽比至郡問民疾苦狀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即次第行之百度嶄嶄居二載浩然有歸志即抵家日唯以耕讀課子睦族人敦鄉約爲事後以疾卒鄉士大夫咸稱其文章政事多可紀述所著有四科奏議傳焉

連鏞

連鏞字伯金初號白石繼號明山其先從上黨襄垣徙家永年縣鏞天性豪邁神清氣爽與人不苟合事父母孝敬處兄弟友義讀書求諸心得文追先泰詩盛唐字法端勁如其爲人所著有明山疏略燕山

漫謫人以私事言者仰面不應立朝以忠貞自矢惟謂於國不卹其身語及賊來姦黨則怒髮上指若不與之並立者居官二十八載而囊無厚貨鏞以嘉靖壬午舉鄉薦丙戌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時例出補日照日照地鹵民瘠通賦爲常招來撫字租稅不乏政令建平豪健難治潘姓者怙勢強娶娶婦鏞治之以法境內肅然有虞順者挾妖術據五牙山爲亂設計擒之有紵絲白金之賜甲午陞戶部主事督理易州倉庫豪猾皆望風遁去掌崇文門稅大司徒梁公姻屬有匿稅者論如律梁公歎服謂其相信之深

本朝金命考

卷九

二

疏

也十四年詔改風力部屬爲臺諫遂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巡陝西茶馬條陳種馬牧地事宜皆見實用後改浙江道恭送章聖梓官葬承天復蒙紵絲白金之賜庚子按山西議類解額辦錢糧而三晉民力少蘇時秋警方殷兼鄉試重務鏞晝夜勤理疏五上皆切中機宜科目亦稱得人議寢馬地餘銀廣平八郡陰受其惠條陳防虜人事語過切直罰俸三月上由此益知其名癸卯陞浙江副使丁卯陞河南左叅政己酉陞廣東按察使庚戌陞右布政尋陞浙江左布政辛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理河道是

歲時雨運堤衝潰阻後幫四千七百餘艘鑛自濟趙
邵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工竣上疏曰北河張秋濟
事池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啟泉門以濟之南河
自徐州小浮橋引蒲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
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過淮則
南河免汜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議者皆以爲確
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堤濬新
莊等閘以爲來春運地壬子 上命以原職總督漕
運兼撫治鳳陽等處因請疏治房村汙塞及濬黃河
下流使循故道始至淮值漲水殘傷之後蕭徐邵宿
本朝今省分考 卷九 二二

李仁

李仁字士元曲周人少強學工文辭登嘉靖癸未科
進士授戶部主事出守許墅關自勵清苦及去撫按
爲之立水鑑碑轉本部員外郎未幾卒於官

王允武

王允武字殿邦別號棘亭其先自山右徙居廣平允

武生而敏慧才質過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爲文偶則
多奇氣既隸學官每試輒冠其曹性嚴重不與言伍
卽其言亦帖然服之顧數試數不售晚乃以明經入
太學嘉靖庚戌謁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
地故瘠薄而俗善逋賦每郡吏督賦者至黠者輒賂
金錢前爲壽一入其賄卽噤不敢問以故賦恒逋允
武廉直不私受謁既視事前行金者徘徊門下不敢
入乃召諸逋者按緩急爲期而遣之諸黠票凜以次
輸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疏聞於朝爲下璽書
褒予之會守缺卽以武攝守事時粵西狼兵調入剿
本朝今省分考 卷九 二三

倭者所過橫甚百姓患苦之以次至南康郡人甚恐
乃預爲檄檄其渠率曰以爾勦倭奈何乃自爲倭今
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所司餽餉時而爾橫如故三
尺法具在吾知用吾法耳率得微懼而戢其下允武
亦勅屬邑爲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瀕湖盜
賊之所出沒舊有游徼船若干艘歲時繕治郡任其
費而主者任其勞守備甚匿其費而責繕治於郡力
持不可甚甚諳於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爲停其
月俸乃徐條故事督所爲侵匿狀上之都御史內規
辛亥其治行爲江右第一饒萬年令某以晚削機兵

月糧爲所訟歎者受疎右令而直繩諸訟有衆兵怒
遂歃血以叛饒郡戒嚴時直指徐公方行營至饒會
卒無以計適允武以它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事
其濟乎即令之停他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允武來
亦相戒無動王公治我吾屬當無患矣前議者私謁
冀爲之地不應既繩諸亂首而令亦論如法衆心始
安直指益奇之即以署萬年事乃更約衆嚴稽覈省
一切煩費鹽米瑣屑一取給于南康壯兵其訟其隊
之長而所株連甚衆心察其冤爲爭之御史竟反其
獄萬年民頌之治萬年凡六月以考績赴闕下民攀
本朝今分命牙 卷九 三四 州直隸
留不可得則相與圖像尸祝之既以最聞各益起復
移景德鎮董陶事愈孤立行一意自責額外諸造爲
淫巧以賂遺權貴人者繁從禁絕歲省工費數千百
釋景德人德之如德父母浮梁尉基以巡徼至鎮而
縱其微卒有所剽取民不勝忿鼓譟圖尉將甘心焉
尉恐避匿允武署中允武爲尉慰民民乃解散去庚
申陞南淮鹽運司副使日講求利弊擇所爲通商惠
民者佐其長次第舉行之或有諷之爲囊橐計者峻
詞以謝其人慙而退都御史鄒以嚴相私人得總海
內鹽政大以賂聞鹽政壞亂淮南黃其鳩金數萬將

逆諸境上廉得其實亟置諸法淮陽鹽賦甲天下都
御史視爲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之會遷慶府右長
史猶未釋恨喉所厚善御史伺其隙無所得竟以老
落職致仕時年五十七耳既歸杜門謝客布袍蔬食
無異寒士又數年壬戌秋以疾卒得年五十有九

張 棐

張棐邯鄲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金壇令金壇爲江
南劇邑素稱難治棐至祛宿弊布新政立劉漫塘之
廟表張節婦之貞凡所以正人心勵風俗者務以禮
義激發之尋遭內艱去服除補河南之延津時值歲
歉民窮盜起棐賑救招來賴以全活者甚衆鄰邑之
盜相戒不入境已亥 大狩南巡所過郡邑俱費不
貲而延津得免於困者皆棐經畫之力也民爲之謠
曰前有張清張父后有邯鄲張母云三載奏績最權
南京河南道御史清忠亮直凡臺中所上封事多棐
具草辛丑米 勅授下江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激
揚得風憲體壬寅夏歷潤州感疾還京復 命事竣
便道抵家卒於正寢鄉人咸嗟嘆之謂其充憤極盛
而厥施未普云

石 永

石永宇壽卿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乙
未罷雲南道御史丙申巡山海關數部伍校技藝燁
著風采尋丁內艱服闋補河南道庚子按淮楊獎廉
斤墨不少假貸法豪強爲民患者未幾疏乞養病歸
壬寅起補山西道巡按四川所至訪吏治得失示勸
懲有豪強按罪當流候承出伏刺客於橋下至則其
人忽心疾作聲執之輪情請罪蓋鬼神默佑之也監
琴卯第試綜理周密號稱得人乙巳掌河南道大計
京朝官持公秉正謝絕私交於小過不事苛索倘訪
當權估等潛通關節及中傷善類者密呈臺長曰必

本朝今省分考卷九

三六

北直九

去此爲公不則縱吏部與臺長去留一無異議後有
忌之者陞知南陽府尋以事註誤降判濱州怡然就
任丙午陞南京太僕寺丞丁未陞平陽知府憂頌祛
靡與民休息藩府競訟累年不決委曲開導訟乃息
太宰張潤稱其風寒貴戚威廢奸豪戊申陞陝西副
使駐甘州竭力經營郊行見原隰草木蕃盛詢知舊
爲水田以地震泉湮遂求濬其泉五十餘處灌田八
百餘頃居民爭復業庚戌陞陝西右叅政視涼州地
宜耕募民墾闢導泉以資灌漑後皆爲沃壤甲寅陞
陝西按察使持憲明恤民以又安乙卯陞江西右布

政丙辰轉山西左布政使未抵任陞都察院右叅都
御史巡撫延綏至則飭將練兵革冗役禁包占懲負
販養勇敢謹問謀有黠虜犯仄條溝前後斬首級獲
駝馬器械甚衆節蒙金幣之資凡三任朔方歷九年
民戴之尤深丁巳陞南京大理寺卿戊午改南京兵
部右侍郎已未陞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湖廣川貴等處軍務一崇寬大率屬以廉凡事務責
實故不爲文具稽賊沈雅等勢猖獗督率將士直搗
其巢於淑浦縣龍潭等諸洞捷聞 賜白金彩幣方
隅晏然時督撫請調葉麻等司兵禦倭永上疏極論

本朝今省分考卷九

三二

北直九

不便乞免調以安地方省糧餉蒙 俞旨著爲今三
十九年召爲戶部左侍郎瀕行疾作三省以藥費贖
禮致餽正言却之疾篤總兵石邦憲副使李心學問
所欲言自軍國外無一語尋終二君爲歛視其槩中
無一物胥嘆以爲不可及云

賈待問

賈待問字學叔別號春容其先東萊人國初徙籍威
之新臺里母娠夢神白衣執幢導一童子入門寤而
降生嘉靖戊午舉京兆高第隆慶戊辰成進士令陝
之咸寧咸寧富省會煩劇待問才敏器博推以至誠

秦隴如積迎刃而解膏清兼并之稅五千餘頃治聲
流聞于中召爲禮科給事中稍遷吏工左右其居瑣
垣也風儀詳整進退雍容而擊斷糾虔不諱強禦再
疏論劾馮瑞聲震中外 上固不之罪也而當塗嘯
之出爲懷慶知府懷慶古之河內沁水出城西北秋
雨汎溢民居漂流乃疏而濬之築長隄其上水不爲
災察能調煩改守松江松江中倭日深困於兵食爲
節縮裁省除冗役冗食若干請發帑金五萬代墾境
內閒田下其直而售之得金三予以佐都水戊寅陞
山西參政駐節汾州汾城殷研民居東南二郭狹而
憂虜乃增西北二郭爲之子城悉民徙占辛巳轉本
省按察使甫三月陞湖廣右布政使無何轉左居楚
三年出納平允賦吏無所低昂潦旱薦災請免秋稅
七千餘石累以爲額楚民德之甲申轉南京光祿寺
卿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鎮遏有方盜
不入境疏通鹽法使吉人受竿於廣公私交便而戊
召入協理院事道中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條上
清查寺田兼省客兵禁勾引簡練水陸諸事情意行
之皆有成效旋以內艱去庚寅火真與套虜合入寇
莽捏二川河湟大震詔遣經略制府會兵出討適值

大明會典

卷九

三

北

服除起撫甘肅至則日夜籌畫設伏制虜斬甲首及
酋馬牛羊無算招其旁番族八萬有奇虜斷右臂不
敢飲馬於河明年改撫陝西會有他 詔需後命家
居三年薦者日衆乃以樺江起家陞兵部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富寧夏兵變歲復不稔民多
餓卒多方拊輿稍得蘇息秋月防虜移駐河湟適中
調度再出避擊斬首積二百三十餘級所俘酋降服
可六子餘虜創而逸西塞以寧詔晉右都御史仍兼
侍郎巡撫如故已而關中又饑下在所長吏褒貶施
賑全活可數萬人松山在河西塞外羗虜之要地小
本朝以省餉予 宋九

大明會典

卷九

三

北

得鎮守三邊如正德故事曰此亂萌也亟會制府上疏力陳不可其謀遂寢陝人歡若更生及其沒也軍民悲悅如失所天云

王世揚

王世揚字孝甫先世家山右後徙居爲廣平人世揚淮運使允武之孫也母方娠夢宰官擁童子從天門下曰以錫汝寤生世揚能言已英英露頭角既授讀輒了了大義垂髫補博士弟子員學使阮公鸞奇其才時從大父官於淮慨然民叱吏弊與伉直之不得伸也廉吏之不見察也庶幾當吾身一振之年十九

本朝今省初考

卷九

三十

北直隸

喪父益哀苦厲志一燈焚膏伊吾寸管間往往分夜三十三領鄉書明年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三銜命名藩所至謝却饒遺詢謠俗識者知其有遠志壬午選湖廣監察御史尋奉命按視潼關茶馬值歲稔疏留賑又蠲贖錢共二千金復疏請茶課二千金賑之七監置種馬闢荒地易餘茶是歲泰饑而不害甘肅故以書爲蔽也嘗與虜問世揚曰番入茶供馬我邪翼之久矣俾折而入於虜何以示武且恐西陲多事傳檄切責虜母剝我篋篋不者且犁爾庭亦約束部番勿輕挑釁是歲河西好姪頓消寫爾等八族者

生番也任牧莊浪西北林莽闕頗頗虜世揚曰河凶要害無論莊浪而馬政獨闕可乎計收部如熟番歲增歲設四百七十騎歲省椿朋金五千有奇且斷何奴右臂自餘察吏安民肅然持大體當機畧多如此類已奉命按浙先是漕艘踐更不如期窘費且猝不得辦曰是不足十五爾而太倉陳陳議改折十之三國不費而民蘇賦集已疏織造得減已疏杭嘉四郡災得蠲得賑間彈治其不恤民瘼者一二人浙吏上亦復肅然而民安已奉命按中州中州歲歲患河河餓者無時而人餓於河者恒賣賣汎溺不可問恨當其猝一切問諸水濱乃行視堤縷間俾積墮厚饒旦旦若微於餓者且豁其虛賦使緣河流民占田自種而河亦安其故道得不餓或言道沁入衛可殺河勢曰是虞溢也而不虞梗耶吾聞沁善淤衛獨當沁則衛病而漕且梗潞居衛下獨得不念乎仍道晉入河便會梁州連兩歲微涸毫餘粟移賑之又議留兩歲結粟若干其所以恤甯兩河起溝中瘠而生全之者又不啻浙東西四郡已比還刷卷京畿道尋遷大理寺右寺丞歷左轉少卿特遣仍兼御史銜閱視延緩世揚故諸九塞遙調狀乘障士內吳市馬蹄非

本朝今省初考

卷九

三一

北直隸

一歲所一切奉 聖書閱實按營壘下軍司馬上尺
指新故儲精幾何次第及屯政釐法堅甲利兵赫焉
一振焉如初市否者開關其大賞轉實勤如初額無
侵士儲精夫儲精以餉壯士寧餉虜壯士令乘障寧
令夷夷灌莽也具勒如制他所簡練部伍移壁斤野
謹烽燧布渠荅種種數千百年桑土計最後條十事
天子嘉之下所司覆若爲令尋晉左少卿遂擢右
僉都御史撫上谷初廷議撫史車二箇作塞外偵而
大節黃台吉等闡與構也計且靡彼以甘心我而撫
處者沮其款漫不厝意西庭酋安兔因是得誘史酋
本朝分省八勿考 卷九 三十二 北直
依帳下與爲豕突三歲邊患苦無誰何世揚首下令
諸將亟招撫而西單于因是縛獻史酋 廷議欲俘
之 廟而贊諸世揚矍然曰是故吾屬也果爾則我
更爲鵠安兔爲叢塞下諸屬夷且股栗脇息急移書
大司馬復上疏 廷列狀竟得 俞旨還史酋所部
而諸屬夷謹焉嚙指稽角王公眞卯翼我委心受戎
索而安兔慙然失算時關入盜塞檄東陞將吏朝首
四十餘級酋慄然罷兵請購故持之而左谷蠡王朝
免輒與輔而抗我潛令降虜斬級獲馬朝免輒掠我
乘衛士馬譯令謹視吾士安一士漠外者必擒爾

一富戶朝免乃通癸巳虜大饑關市馬不如額乃以
領馬十折皮張馬一虜僅如更生而省歲市二萬有
奇於是撫三年矣東西陲晏然亭障無警縮省金帛
無慮鉅萬萬考功上績加右副都御史尋內召協理
院事錄蔭一千太學錫白金文綺尋又彙所縮省金
帛功錫白金五十兩居無何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諸邊既稔藉其威名
虜部諸酋皆嚙指稽角奉約束望其旌旂靡不凜凜
也而獨安兔宿昔故怏怏復壁白馬關大督諸虜頗
稍稍屬之世揚曰會須一大創此而後安兔檄各路
本朝分省八勿考 卷九 三十三 北直
出塞前後擒斬五百餘級奪獲馬牛羊無算安兔懼
叩關悔罪願義王青白滿諸酋頓額爲乞款勒令還
我屬夷若而人故所登叛卒若而人往反支吾願欲
得我所收部夷回易世揚曰部夷吾已署爲百夫長
不可得會須更一戰耳安兔遁歸諸屬夷出塞者不
復敢言回易他諸酋愈凜凜而白登既脫鋒銷燧息
蓋先後部治虜諸方畧至是始完而三晉屹如長城
矣尋以正三品滿錄舊一千太學戊戌召入爲少司
馬賜白金文綺次年晉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少司
馬協理京營戎政部署肅然歲終小閭分爲三等

同論官宜同論薦薦同論資畫爲一切而簡汰諸老
廢冗尺藉者收召部伍以時訓練貴豪無得占一役
而名射者畢出更條十事以上 上嘉納之下所司
復列著爲令會甘肅捷奏復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尚
書順之自念太夫人春秋高乞省覲至四 上方倚
重勿允 詔中使勞問羊酒又三歲竟奉太夫人諱
以歸歸當甲辰歲晏時蓋六十餘矣法然如孺慕免
喪廷推者二疏薦者屢俄而闕視者上宣夫功特晉
太子少保錫白金文綺蔭一千世世執金吾蓋宇內
駭駭望復起而竟不可作矣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九

三四

北直隸
高州

姚三讓

姚三讓字崇謙益軒其別號也先世由太原奉詔北
徙占永年籍家焉生時父夢關壯繆與戰北而痕頰
已生墮地痕頰宛然也稍長從學穎悟絕倫十歲嫻
爲制舉文駁駁道上吳興潘公以督學試拔置文學
弟子第一屢試輒冠聲振膠庠間萬曆癸酉舉於鄉
連第進士授祁門令而披誠盡下不爲鈎棘祁人亦
安其坦易獷悍化之若必芻之翹陽光也歛民怙勢
將嫁絲絹稅於同郡四邑民操挺起矣祁親黨而動
丞諭之謂有令在必不忍而曹代敘民且諫能已稅

乎祁以今故廩所譚卒之四邑扞文罔而祁獨安堵
稅竟以不坐一時上下服其恬鎮足屬大事三載上
績值母孺人素養倉皇扶柩歸邑民攀號如喪厥妣
枳其車三日不得行已相與贖金建祠勒石紀事他
以常位祠者千家矣琴未服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
乙酉出按三河鯉周視鯉池劑量池勢高下別爲塍
畦翻車以時轉運不令亢乾潦渚猶夫土炭低昂屬
諸造化而以吾陰陽及移之鯉乃大有秋於是三河
不至割裂方幅爲長蘆倍丁亥出按陝值歲大侵發
賑勸貸迄無餘術忽有老父教以石爲糗糧石爛可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九

三五

北直隸
高州

噉也泰石於 朝舉朝咤異咸謂其精誠感格神明
云按部務持大體不爲毛屑然所至不寒而栗即諸
王國人屏氣相下事竣用劄移疾歸歸數載未嘗以
片牘抵郡邑門郡邑聞管不識聽馬姚公何狀諸守
相令長無不凜凜於姚公甚者辛卯起補浙江道出
按應天諸郡一切虧除興建風裁之外佐以陽和然
至郡大吏有所憑依恍法則又露章糾舉畧不假毫
釐人相指目謂曰此真御史也及報命肺疾忽作又
驟聞父疾踰踰以歸罹於大故哀毀踰恒丙申服闋
猶委頓不能北上會臺檄屢至不得已趣駕入臺補

河南道掌道事清理軍政拾遺疏中多冒時所譁遂
不能一日安於其位矣於時直言見誅南北省臺幾
空無人先是權璫煽煽立貴顯人有譏以往詣者曰
七尺之軀與三尺之輿孰重遂投綬以歸歸則杜門
謝客密戚執友無故不一面遇婚喪可哀憐事則不
恠傾橐以助之擇地營兩塾羣諸子弟延師督誨不
俸奏疏剴切及他文皆沉渾爾雅然稿多逸去亦以
見其生平任質不銜云

人物考卷之十目錄

北直隸大名府

秦裕伯

劉矩

李亨

王越

甘澤

吉惟善

侯英

李珏

申鑄

張師伊

吉陳

王永壽

晁東吳

王循吉

王一元

魏允中

耿介

補遺

宋訥

蔣廷瓚

史五常

李衍

張如宗

劉珂

王經

趙廷瑞

晁琛

李思孔

王光祖

穆文熙

丁蕃

盧學理

魏允貞

張璫

盧栢

李化龍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

北直隸大名府

秦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曾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徵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宋終志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徵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關裕伯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為辭說上命為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裕伯與學士朱升張以寧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甚見寵待洪武二年降侍制尋出知隴州卒於官

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府滑縣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諡忠肅訥為名家子雅性持重不妄言笑讀書記問該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筮仕鹽山縣尹遭亂隱居入國朝文名益昌洪武二年中

青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訥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秋過元故官盡焉傷之作詩以寓黍離之感誦訥詩者知其明于春秋華夷之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敬薦訥才堪任用 勅召至京 上與訥語大悅之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華部廊塞學者如客得歸十五年五月同諸儒應 制撰諸勅文樞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拜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尋 命撰國子監碑文又復稱 旨賞養衣帽文綺及鈔已而召其子安賜鈔十錠七月 上觀尚書至敬授人時謂訥曰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

本朝分省人物考

宋一

一

北漢書

大學士年逾七十時大學初成中外歲貢生從日衆適其便者掌之師生相奸教尼不行十六年請轉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請于 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 上由是特厚眷之慮功臣子弟有不服飾謂者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受教會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論恒謂訥骨格必壽適有書工 上命繪其像肖焉喜溢 天表以其子麟主望江薄待 勅召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如此十八年二月久雨求直言訥獻安邊策云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漢本始年匈奴爲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田且耕且守者爲令己丑戊辰兩科 上策進士魁選恒在大學召訥褒賞撰進士題名記立碑於監門學錄全文徵異其敘統嚴厲喉吏部尚書余頤

本朝分省人物考

宋一

三

北漢書

文以年老致仕比訥 陸辭 上訊知其故以癩

蔽賢行並文徵等皆誅之 賜諭慰諭諸君位如故

二十二年五月建歷代帝王廟及廣惠祠落成例使

翰林詞臣記其事 上以訥文體莊重乃 特命訥

撰之訥居常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日宿于家二十

三年春正月訥有疾 上遣尚醫來治二月乙未朔

疾革子麟等托諸監官懇辭歸家訥厲聲曰是何風

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邪丁酉祭

畢乃就昇歸口不及家事薄暮甫抵家卒年八十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追臨發柩時 上再遣祭舟車

公朝分行八節考卷一 日

之費一出于官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費者蓋異數也

長子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

鄉邑訓導其後辛未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 上思

訥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

出訥門 上每舉訥爲教國子者楷法復祖服闋

上召爲國子司業進而諭之曰若尚思繼武若翁也

其始終眷注自開 國以來文臣未有其比人以訥

素履純恪所致云訥家西南三里卽瓠子河昔人嘗

構亭名曰西隱訥更築白雲茅屋其間故所著詩文

二十卷號西隱集今行于世

劉矩

劉矩字仲方開州人體貌魁梧器宇凝重垂髫時恪

執禮度過市未嘗舉目它顧孜孜問學不少以外物

擾心鄉黨固已待以鉅人長者既長從張好直受舉

子業不數載就試行部侍講曾于啓中允鄒仲熙見

其文大嘉之板置第二比廷對 太宗復於羣策中

親擢爲第二蓋永樂八科中北士之及第者自矩始

也矩官翰林由編修陞修撰前後僅九載引疾家居

踰二十年德性溫粹如玉生平殊無疾言遽色尤篤

于孝友外艱歸毀瘠終三年禮無少違內報亦然方

公朝分行八節考卷一 五

母疾卽跪乞歸侍時 宣府貢錄成立還官不俟

也在職忠敬其事雖微必謹一時朝野自宰執下見

者罔不稱曰君子家居嚴於祀先一疏果必薦掃述

公門聞人過失口未嘗一談犯者弗校酒愈酣儀檢

益整清苦之操始終不渝視非義物漠如也嘗有寄

以金帛者其人死初無遺言亟致書其子悉歸之故

人親長夫以蒲守遠戍窘甚惻然出囊中賜金濟焉

環所居無遠邇強使者率幸而良士夫無論及門與

否僉表式之有過者恒慄然懼其聞人才籍以造就

尤衆諸門人皆列職中外卓卓爲時所稱其爲文詞

熙寧藻務以理勝壽七十一而卒

廷瓚

廷瓚字邦瑞滑縣人少有學術識達治體洪武中以才行薦除都督府經歷改嘉興府通判永樂初陞浙南府同知五年陞兩淮運使所在以清介稱七年召陞工部右侍郎八年命清萊登青莒等郡民戶九年命游黃河十一年設黃州布政司以廷瓚練于政務特旨遷授凡至撫治夷民綏靜疆宇一應事宜規畫咸當大振聲望竟卒於官貴人至今祠祀之

李亨

本朝分年八卷方

卷一

八

北漢書

李亨字子真郡庠生究性理之學通五經尤長於易以易學見知於文皇帝校以密旨永樂初遣使召至京師欲處以顯職力辭願就教乃除在平教諭調利津縣尋陞四川永寧府教授初至訓迪有方弟子多有成績已而從尚書黃福征交趾多贊畫功乞休歸學者猶寶問經史正統間疾卒郡守李瓚祀其遺文知學有本源舉以配祀劉忠定祠

史五常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秩滿將行疾卒時五常甫七歲力不能扶柩還家其母

諭五常曰汝父殮時有大錢置柩中汝謹識之俟汝長尋訪歸葬五常事母至孝不去左右及母死乃入廬中求父視歲久迷失所在五常旦夕號顙見者無不流涕已而臬司諸寮聞之命所司物色竟獲骸骨并大錢如母言遂以禮殮殯官給舟車歸葬祖塋去其父沒時垂五十歲矣廬墓三年正統間有司以聞旌表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滹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就成而崇思益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景泰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于是繇進士選人得監祭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越進止奏對數日屬之時越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史亡可當者而越精于臺事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

乃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于崖窩川俘四十餘人酋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于黃草梁俘五人酋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能與虜鋒相角固設伏邀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本朝八分八考 卷一 人 北通十

是越復謀知滿都魯字等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餘級獲其女釋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賊既以失利矣歸而盧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後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進兼

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調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以虜前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今永將大兵由南路越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于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酋甚衆捷聞越遂進封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子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牙欲仍領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千官是役也斬級少于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 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越于是改寧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爲其僭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乃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

入越等諸班師不許遂巡延緩而虜入冠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軍敗之千塔兒山恭將支玉敗之千大穴梁延緩總兵許軍敗之千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餘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開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請移越帥延緩以離之而命延緩帥許軍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給事御史糾直入罪因併紀越詔制越官爵追諡恭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千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濬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由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起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時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使抱琵琶而捧觴而一千戶劉虜還卽召入與談虜

李廷哲大喜曰寒矣千金厄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厄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惜其中寂婦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妙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濟時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濬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入廣吏之以越名上上遂許陞見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緩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使宜行事越至卽持賀蘭山之別部行刺者覆之斬首捕生邊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舊密封以兵拔其王還國既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故自殺言者皆言收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生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附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仲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越妻表奇趙博懷自許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餘戰其于邊徼

險易度情真偽將士之強弱勞逸歷歷在胷臆每出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莫能測嘗與保固公乘陣千人巡邊局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陣則自固疑之未敢前薄令騎皆下馬啣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勦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嚴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其智勇足備如此雖古名將何以加焉

李衍

李衍字文盛姓李氏其先山東歷城人永樂初有謫戍南丹者後改編隆慶州民遂籍隆慶衍自少穎敏爲州學生有聲景泰壬申登進士第授兵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皆累職成化二年陞河南右叅議徵所部課民種桑桑戶若干株因以考長吏勤惰且令月條上其他政善則溫言慰之不善則詞譴不少貸由是州縣之吏罔不懲勸四年丁母憂服除改四川奉勅提督松潘等處糧儲出見彭索河荒田彌望乃召其土人而問之曰是可耕地而不耕何也衆皆謂生蠻往往擾耕爲患則相視要害設橋築墩堡塹柵爲防民乃耕耕遂無擾時松藩有堡曰張臘茂州

本朝今省八分考

卷一

一

北直十

有堡曰松溪皆爲生蠻所攻衍與叅將前後擒殺百人蠻乃遠遁捷聞有寶鈔金幣之賜灌縣都江堰壞歲役夫四萬人修之吏得賞錄爲姦去其十九築不逾歲而功告成民永賴焉七年陞河南右叅政其居官聲實一如叅議時十一年陞江西右布政使未幾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刻刮宿弊理冤獄黜賊吏定九等差役法時黃河水溢城不浸者三版行視東南角低下乃分命守土之官日夜疏濬始免決囓患十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尋奉勅巡視山海邊關整飭兵備置林子弩一萬五千張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石飛木可發五七十步者各數十萬荆山坡成峭壁東西數百里歸而以圖進上賜鈔四千貫二十年轉左侍郎權尚書事時河南山東北直隸連歲旱穀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類彙銀就糴以輸米踊貴斗至數百錢然亦實無饑石賣者而武吏催督道路旁午勢甚張皇聞之乃請輸銀太倉而以太倉之米轉輸於邊米價遂平二十年奉勅總督三邊軍儲兼賑濟饑民時關陝不雨三年矣齋心默禱所至輒雨又引渭水爲渠經行百餘里以利居民是歲大稔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還朝復具圖以進

本朝今省八分考

卷一

一三

北直十

上喜復有寶鈔之賜明年陞本部尚書總督京通
兩倉內外條吏素熟其名皆慄慄危懼惟恐有犯之
者時雖不大聲色面事固無不理也二十三年上疏
乞身以歸買田築室於隆慶城西北日與親舊觴咏
其中或問以官事則不應弘治五年以建立 皇太
子恩進一品階七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

甘澤

甘澤開州人號東閣先生與其弟潤俱以純孝稱自
爲兒時凜若成人能以色養歷官御史山西憲副常
祿悉以奉養既而謫滁州天順改元召還至張秋聞
父訃痛哭躡蹠幾絕徒跣三百餘里歸葬遂廬墓側
蓬首垢面旦暮泣莫盡哀期年有兔及蛇游墓傍馴
擾如常潤亦篤孝成化間有司以 聞兄弟並蒙
旌表

張如宗

張如宗大名入本小興州人父原政始徙大名如宗
少家貧力學以端謹聞以貢士爲鴻臚寺序班轉光
祿寺丞正統時嘗奉 詔巡行真定諸郡問民疾苦
狀會諸郡蝗設法捕之督徵川陝茶馬還權四川泰
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授劾還故里躬鋤蔬畦

漢園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歸省郡太守遇候宿
與飲倫特值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饌既具即退
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走不敢當如宗附以辛君
侯過敝廡老夫第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太守惶恐
起去乃不得已始照品食廡下竟不敢廁席其方嚴
之旨類此去田園十里數騎驢往來道中田間父老
數相追隨諷以孝弟力田人人感悅衆比之漢石氏
父子云弘治中入祀鄉賢

吉惟善

吉惟善開州人少穎悟過人性恬淡進退雍容而遠
於性理之學不事舉業永樂初以經明行修舉辭不
就有司嘗敦請署州學事端方整肅言動不苟後學
宗師之年八十有三卒於家

劉珂

劉珂字伯璿開州人少孤奉母至孝正德癸酉鄉試
第三登嘉靖癸未進士未授官卽上疏乞終養呂涇
野先生雅重之贈以詩有曾子終能傳一貫孝經真
脉未嘗差之句既歸里居足不履公府定省之暇惟
授徒講學平涼趙大夫時春其門人也徒數歲母疾
卒哀毀過禮鄉人稱孝焉已而授刑部主事歷郎中

以廉平著聲是時有貴戚干犯法紀諸司皆避事無敢當者大司寇每委重珂珂立爲判斷卒無異議尋擢陝西僉事蓋心屯政甚著勞緒監司交薦之上特勞以金幣歷陞本省副使俱有清慎之譽然於仕進蓋澹然也遂乞休以歸鄉之後進咸稱珂有古人之風云

侯英

侯英開州人任至河南副憲與兄侃俱以孝稱年十二三時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每夜稽首祈禱越四十九日疾乃愈後官江西按察使母死計聞號泣幾滅性奔遂與侃同廬墓側有白鷺數千旦夕飛鳴壁前人以為孝感所致有司以聞旌表

王綖

王綖字遠伯別號龍漱先本鳳陽人洪武初避兵於開遂爲開州人綖童時莊重不羣少長卽知敏學弱冠中弘治戊午鄉試春試不第卒業大學先後所交皆海內名士乙丑登進士授戶部主事尋陞本部員外郎時權瑾用事羣閣倚勢請託綖不顧未幾父卒官邸哀毀扶柩還葬服闋陞河南衛輝知府振舉宿廢屏除積奸臈牒滿案兩造盈庭從容詳處皆中情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十一

比直十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十一

比直十

理儒學諸生季必嚴試重行賞罰皆始怨而終服丙子當鄉試監臨東塘毛公以綖有文望辟外簾錄文多出其平毛公嘉曰中州之錄可以式矣特疏薦曰知府王綖學問深遠可學校憲職丁丑當考績時歲歉撫按以綖素得人心留撫之又二年遷湖廣副使初銜輝爲水陸南北通衢臺省權貴過者通車接轡惟庭見一揖人給知其素亦不深尤也至湖廣適武廟賔天羣臣奉迎世宗嗣統巨闔谷大用者八黨之一亦在侍中強之長跪綖不屈肆行悖侮綖脫冠裂服奔赴王府伏啓深慰答之而卽日棄官歸比登極後上疏奏劾大用奸惡辭甚激切凡五上而大用斥矣尋起復河南副使鎮寇王鏊橫行河朔閣討平之總督奏言副使累經戰陳親冒矢石故致克捷癸未陞山西右叅政時巨寇黃大寶標掠殺戮流毒郡邑以計擒之當道疏薦改鳳門行僕卿乃乞歸疏凡三上始得允己丑薦起西川左布政使上奮芒部擊殺累年以恩信論平之會母疾具疏乞歸未幾丁內艱服闋起江西甲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本省地方以恩詔階通議大夫廕一子入太學其撫江西也督通稅清訟牒禁侈俗理陂塘恤民瘼事開

薄泉卽犯衆怒亦舉行之乙未擢大理卿大理自正
德以來避部院尊要又失參駁之職力舉行之由是
衆情不堪私比者多不便左遷山東參政蒞任疾作
乞休不允部移慰留而疾愈甚跪再具未上而卒入
仕來凡四里居絕不干謁有司取與遠退無毫髮苟
日用居處蕭蕭如寒士平生雖好爲詩文然多不存
稿卒後訪之親友僅得三百餘篇痛兄氏早亡撫諸
孤若子先世所遺產盡以畀之卒年六十一祠祀鄉
賢

李珏

李珏字廷重別號後菴世爲開人甫四歲喪母然
子立鮮伯叔兄弟巽然聰穎倍於常兒年十八入郡
庠州守見所爲文曰此公輔器也深重之弘治乙丑
登進士第初授長洲知縣年甫二十有五剪剔吏蠹
聽斷詳明遠遠以神明稱之居二載適逆瑾用事誣
逮至京縣人爭歛金帛以饋瑾正色拒之曰余爲民
獲罪若復飲民以脫余是益余罪也事亦得白三年
陞刑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中逢菴楊每言法曹中
才能明練必曰李廷重部屬也載陞東昌知府政先
大體事集民安修葺城郭大建橋樑東人至今誦焉

本幾調劇常州甫一載丁繼母憂終制補青州府青
有饒鑽多鉅盜比至擒其渠魁撫其餘黨悉爲善良
郡人生祠之陞山東按察副使兵備徐州徐爲南京
要衝有司疲於供億民多逃亡裁浮節冗交際悉有
定式自奉尤約往來雖貴公知厚僅留一飯人亦諒
其廉不以爲慢里甲之困由是少戢時大盜王鏊聚
衆數萬行劫充濟選委調集指授方略戎服督陣入
賊穴果遂蕩平焉總督余公覲其事以聞有白金錄
幣之賜陞浙江右參政一年陞山西按察使素性明
敏剖決如流凡疑獄數年不決者悉解晉人至今思
焉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抵任三月以福
建事被逮回京福建事原臬晉時所勘也朝見致詞
上深奇其手采異常中貴密示 上意曰廷鞠之
日若能少順 上意諉責還按豈特脫罪富有不次
之擢笑曰死生榮辱自有定分臨難二心非君子所
爲豈敢欺天以徼寵也獄成謫戍廣西潯州去國萬
餘里羈配所十餘年隨行親屬瘡痍死者自泰安人
以下十有七人處之泰然略無怨色尋蒙恩逆里居
四載爲嘉靖壬寅時大虜闖入鴈門失守畿甸震驚
廷臣交薦召以原職起任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

西地方被命毅然就道至之日督率將領行視關隘乃陳虜事宜及增兵築邊預定戰守之策上皆嘉納焉遂增參將四員築邊垣八百餘里至今賴之又調選民兵分布要害是歲虜不敢南犯望書褒獎賜以文綺居晉一載夜以繼日焦思運籌寢食俱廢而精神已憊矣引疾乞歸上不允溫詔褒答感泣力疾視事再踰月疾增劇瀝誠懇疏上鑒其忠誠許暫還仍俟後命抵家又四載爲戊申遼左不靖上復起用至遼增築屯堡奏調河間青用之技卒添募錦義寧前之兵馬選用土人之精壯區措大備戊申冬召爲大理卿時方候代虜數萬入寇虜意以將行不復設備不知協謀備預已萬全矣遂逐督諸路兵馬嚴申號令設伏扼險鏖戰累日得虜首一百五十級虜器倍焉遼人謂二十年來斬獲未有如斯之盛捷至上嘉悅廷臣方議行賞而爲勸者所擠功遂不錄在遼雖未久值大虜內侵兵食之資禦機之略日夜焦勞雖力致膚功之奏而精神又非居晉時比也到任未期月遂上疏乞歸上允之賜致仕卒於家

趙廷瑞

趙廷瑞字信臣別號洪洋朔州人生而敏悟日記數千言總角入郡庠督學浚川王公見其文大異之登正德辛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壬午授戶科給事中尋養病家居既起歷陞刑科都給事中時故相張璁以詹事擢兵部左侍郎上章論璁進士六年遽爾擢貳本兵恐後進奔競之徒率以璁偕口因論吏部尚書廖紀徒負重望不能因事納忠言雖不用聞者憚之武定侯郭勛者專恣詭譎法嘗以私意釋罪人於配所刑部尚書高友璣侍郎許讚右都御史熊浹大理少卿曾直錦衣衛指揮使路安等不能執法并論之疏上友璣致仕餘各罰俸有差助革去祿米及營務傳提督宣大軍務缺員兵部尚書李承勳薦左都御史王憲憲難之瑞論憲擇官避事非大臣體憲竟罷去他如論李琯爲江彬爪牙齊佐等爲錢寧羽翼張仁以么麼伶賤潛通逆藩及太監章雲等奸狀皆見嘉納一時直亮之聲著於中外吏部嘗推陞河南參政及南京通政司參議上皆不允曰趙廷瑞着在京相應員缺推用其見知如此辛卯歲陞通政司右通政提督騰黃時父直隸翁迎養京邸膺疾思歸屢疏得請歸養抵家而翁遂不起服闋復除前職內

中陸南尔太僕寺卿戊戌改光祿寺卿 駕幸承天
廷瑞尼供乃上言行營倉卒珍膳或不能辦請以土
產時物供用公私兩便 上嘉納之 聖駕還宮以
建儲事推恩兩京三品以上官皆得磨千人監乃以
弟廷章爲父母隆愛上疏以讓其弟已亥用廷薦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抵鎮首陳考察王府
文職官員次陳宗室私山郭大慶駐套請預計軍餉
以保障地方時俺答阿不孩率衆渡河往牧套中乃
與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松石劉公議定方略大致克
捷斬獲首級百餘中有酋長首二顆疏聞 上悅進

八司公

卷一

三二

北通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巡撫其地先
是秦府輔國將軍朱楊等縱家奴責債動至拘繫平
民劾論之自是宗藩斂跡在鎮三年累奏虜功辛丑
上遣行人張汝隆齎賜白金彩幣及 勅諭欽獎
廷瑞以寵遇優隆益加策勵秦人稱巡撫關中者焉
端肅余敏肅之後惟端能不媿云壬寅改戶部右侍
郎總督宣大山西偏保等處軍情緊急兼程赴雲中
所在官民不擾而兵食足未幾丁母憂 上念其勞
特予祭葬服闋陞本部左侍郎兼提督太倉導改兵
部左侍郎攝部事總督左都御史翁公巡撫山西都

御史孫公條陳邊事各有異議瑞維持調護懇令事
機俱免債事會試天下武舉爲提調官盡革宿弊丁
未陞南京戶部尚書未抵任卽改兵部尚書會北虜
結營直抵隆永郊圻震驚疏上防護京師內外五事
爲國家根本之慮虜亦聞風遁去戊申遼陽奏捷斬
獲虜首甚衆已酉北虜大舉入寇官軍鏖戰有功加
太子少保賞白金紵絲素體屏弱加以軍務叢雜憂
勞過度以致痰火疾作眩暈顛厥絕而復蘇乃懇求
休致 上謂其託疾求退乃與閣住蓋 上意欲重
用之故責之者深也還里惟留心藥業瑞居簡出親
戚友朋罕見其面六月二日忽晨興命駕造直巷墓
所撫視松楸摩挲石獸低徊不忍去少頃疾作輿歸
遂不起

本朝人物志

卷一

三二

北通

申鑄

申鑄字德範性端嚴有家範諸子自費校歸猶俾之
入田力作曰使知所本嘗以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
入臨清市食具遺其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悅之遂
忘金卽置不問以吏事就還仕爲金壇簿主徵稅先
是入穀之量恒溢怒曰是焉用量爲也命概之百姓
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兵入賄發之抵罪宿弊頓寧

屢獲優獎偶遭疾數日漸劇歎曰吾居官不苟取今死何以歸葬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覩兒臆者幸勿憂大驚詎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卧叩頭百解之竟不返顧而卒今兵部員外郎璉乃其曾孫也魏人咸曰申氏蓋有世德云

晁璉

晁璉字君石別號春陵開州人性至孝少失恃奉繼母以孝聞及長博極載籍工於詞賦高古冲雅出漢唐諸名家右嘉靖辛丑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一時海內俊髦悉推讓焉尋任檢討專制誥修會典

八則分考 卷一

二日

北直十

習於典故多所裁定分主會試甄選尤精繼以父疾懇疏求養得告家居於城隅之西築精舍奉養其間親卒哀毀盡禮服闋陞洗馬旋授國子司業以疾卒於官璉居翰林二十年稱詞垣宗匠生平雅慕鑑湖高風更號鏡湖所著有鏡湖文集晁氏足徵錄卒祀鄉賢

張師伊

張師伊大名人士少與申考功璉晁司業璉齊名勤學禋行相期以古賢聖之業俱登嘉靖庚子鄉書後申晁咸進士有名乃益下帷發憤爲諸先輩祭酒竟阮

數奇歷任浮山項城浙川俱有聲遷黃州判無何即致仕歸行李蕭然篋中惟圖書數十卷撫書而笑曰誰人以金吾以今古賢聖歸所得豈不奢哉乃即其故所居張家潭者構一室攤書籍其中朝夕遊咏絕跡城市暇則荷笠披蓑與田父牧兒坐茂林語桑麻若忘其爲張別駕也者當道高其風屏子旌往候者後先相望第低一刺相答報已耳生平恬澹寡欲而畎有書癖所著有劄記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李思孔

李思孔開州人嘉靖己未中禮部試卽陳情歸養壬

八則分考 卷十

三三

北直十

戌殿試授行人生平篤於倫理薄宦情翩翩自附於盛世之逸民焉卒祠鄉賢

吉陳

吉陳開州人與弟陽同領鄉薦守河州遷趙鄭兩王府長史多所匡益肅廟以鄭王直諫忤旨錮王併奪陳職陳歸田杜門子澄爲御史孫大同爲行人嘗歸省禁不得乘肩輿謂親故生平食不兼味一褐十年不易卒之日子澄以都御史侍孫已藩臬山東曾玄滿前含笑而逝傳稱其廉平如召杜忠恕如董賈表正如王彥方貽穀如萬石君殆實錄云

王光祖

王光祖字子孝大名魏縣人也生有殊質遊諸生間經行甚著嘉靖癸卯舉京兆省試其明年甲辰第進士授夏津知縣以外艱去服除補陽信其治兩邑皆以行能殊絕課最東省遂召爲監察御史兩邑之民皆尸祝焉既爲御史巡視都城以法繩貴彊不少假貸大將軍驚憚之謹飭門下毋犯御史出按遼左虜嘗一入塞將吏受指畫多所斬獲而以遼帥某不奉法上書劾其罪狀帥遂誅死故相嵩庇帥而心嫌之左遷汝寧知府會吳中有烏冠簡二千石才者往則調守蘇州未至而寇去吳轉掠江淮以北則調守登州光祖歷兩郡所在惠政流聞士民德之久之乃擢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辰沅再擢陝西右叅政分守涼州兩居塞微威聲遠邇蠻夷懷服是時資望益重稍遷卽至開府顧以母太孺人老家居不能從日夜念之數有歸志亦會爲忌者所中遂自免歸天性孝友內行淳和居官所餘俸入推以與弟不問出入日以歡太孺人其瞻施宗黨也族有義田里有義塾有倉以賑有域以藏親人至今頌之

王永壽

王永壽魏縣人少與申考功燧劉貢士塘稱邑中三傑由歲貢登嘉靖壬子鄉試連不得志于禮部而其文益高行益苦兵部李公豚泉延爲館師時有大獄其家持二百金爲請託卽李公亦欲緣此濟其貪力謝不納家蓄一琴養一鶴每客至彈琴鶴卽婆娑舞階下助客歡後一日鶴死爲瘞鶴文居亡何未病而化遺命以琴殉葬其生平高潔類如此

穆文熙

穆文熙東明人嘉靖進士少穎悟經籍無所不窺尤尚節義莊廟初給事石公星以言忤廷杖幾斃文熙奮不顧身周旋醫藥得不死解官歸士論高之後歷官憲副浩然而歸所居有逍遙園集左史戰國纂評蔚然爲一代名家所著有逍遙園集左史戰國纂評諸書行於世

晁東吳

晁東吳字叔泰翰林檢討璵次子也幼負奇質弱冠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操觚翰雅進泰漢語耻與俗執軒輊尤善攝古書法每自心得臨趙松雪書散置卷中明者莫能辨也在館中相劇切必曰強學慎行宰相以下折節與交比之黃叔度云咸以

爲卿輔不足爲而得年僅二十三耳當甲寅上書移疾歸遂以是冬卒檢討君大慟哭曰兒至性孝友不妄言笑卓然有當世志嘗觀時事非是爲之憤恤不食者竟日尋其端萌知其末緒斯非絕碩而可以詰遠者耶手錄其遺文總四卷墨蹟一卷名之曰誠痛錄

丁蕃

丁蕃元城人嘉靖三十七年浙倭猖獗蕃與堂弟丁佃以精兵應募總督胡公宗憲命守定海舟山與賊截殺軍令退縮者面縛梟首佃退縮當斬乃號泣曰

五月十八日

卷一

三

死所甘心弟佃有老母孀居又無兄若弟子呱呱在襁褓間奈何蕃聞之泣謂佃曰弟情良苦我有二弟四子死可代也遂自縛請代軍門悉其狀大義之乃網杖佃免其死逾年還鄉母得終養里人高其義聞於有司入旌善亭萬曆二十一年知縣李炳旌其門

王循吉

王循吉開州人潛心理學不事舉業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註五經圖說獻肅廟蒙恩賞加憲士號著愛世圖心法圖藏於家

盧學禮

盧學禮字立夫號趨庭自潞城純家東明學禮少負異姿嶸然魁岸爲博士家言敏捷有法度博聞強志名稱超然隆慶丁卯舉京兆再上春官萬曆甲戌將復請試而值母病或勸盍且趣裝愀然謝曰安有親卧牀簀而子里赴名有如闕于一訣何以爲子竟止不行頃之丁內艱丁丑北上乃成進士筮仕南召令踰年聲績大起銓部偉其才望奏改臨汾尋以外艱去服除補東阿決歲召爲兵部武選司主事再遷車駕郎中擢兗州府知府復丁繼母憂服除補守襄陽會播州兵興供億徵輸多所勞瘁又以權使暴征爭

不能下方欲歸國旋晉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洮岷

卷一

三

聞命欲謝不往所知咸敦迫之爲一持節蒞鎮又與勅使爲忤竟拂衣歸歸不數月輒病病不踰歲竟卒學禮爲人貌樸而偉性坦夷無城府接人辭色雍雅情義藹然而凝重不佞口若鈍於辭然於世故民情談說娓娓曲中肯綮至竟日夜不倦居職度儉無紛華爲政簡靜寬和挈綱繇目比讞精詳綜理縝密猾胥不能欺也事使之際不爲崖異而動有執持亦無能挽其法者蓋純然古循良吏矣南召僻小邑然在山谷樞塞中多曠盜學禮日夜拊循小民樽節裁省

與之休息因以嚴飭烽燧盜不得發境內無虞臨汾平陽所治煩劇爲尤學禮居是邑獨久外寬內敏不嚴而辦諸緣飾文具者不及也東阿號當路邑其繁不及臨汾其衝倍之學禮不滿暮月政通人和誦聲交作赫然最魯中充爲東方大府介在兩都之中最稱望郡學禮以三邑之政移之于守風聲所樹二十七城罔不蒸蒸如在宇下兩臺諸使以詭言治狀且十餘上銓部考其治績表爲關中憲副候命未下遂以憂歸再補而後遷位雖尊顯於學禮資地稱淹抑矣猶以不能爲容拂衣而老仕林惜之而里人當學禮之卒識與不識皆爲歎息泣下至空市走弔則中心誠信所感矣

王一元

王一元魏縣人少與南樂魏考功允中俱受知兵憲鳳洲王公王公嘗會考十二學諸生拔居第一考功次之卽考功固自心服也由遷賓登鄉薦潛心聖學有大學中庸主意贈灸人口生平不謁公府無私讎會雖望重一時罕有見其面者天性孝友家庭間恂恂有古人風族中死無棺者爲之殯貧無資者爲之養沒之日從容正寢囑其弟曰無求墓誌皆虛文祗

增不德耳魏人稱爲獨行君子云

魏允貞

魏允貞南樂人登萬曆丁丑進士授荊州府推官正值江陵柄政欲收之以爲用允貞兀然自立不少說隨重懲其一二家奴江陵啣之密伺其短卒無所得後以政績卓異擬入省垣江陵改置臺中爲御史風裁大著嚴山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所在俱建勲名其奏議洞中石畫人人贈灸云

魏允中

魏允中南樂人總角時卽擅文譽且負奇節萬曆丙子發解順天庚辰登進士第三甲第一人授太常博士時江陵勢熾方熾炙手可熱允中挺然以正自持絕不相附每每譏切時政張頗聞而悲之後遷吏部竟以憤悶不平抱鬱成疾卒於京有魏仲子集行於世

張瓘

張瓘如宗孫也大名人家學克紹世德相承門閥雖甲邑中而謙冲和厚無忤於人卽田畔有見侵者每讓不較以歲薦分教祁祁繼掌教伊陽咸恪修厥職士習賴以振起晚歸林下舊地爲漳水所衝乃結廬

東園居焉居近郡邑各三里許而足跡終歲不一至
抱璞養靜里人高之初總角時已失怙恃兄嫂事家
政頗少恩及析產復以劣下者弄之皆怡然願受後
諸侄哀督周急扶危久而無厭壽踰八袞卒以孫崇
功賞贈叅政

耿介

耿介元城人歲貢篤學礪行居喪三年酒肉絕不入
口受百金之寄而不負所托與旅士之貧而不責其
償義舉多類是教垂兩地德感諸生入蕭徐兩廬名
宦本縣鄉賢邑人進士董復亨撰高士傳以寄仰止
之思云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三二

北直隸

盧柟

盧柟字少樸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
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
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
高好古文辭不能煩而就繩墨攻博士諸生業以故
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爲人跡弛不問生
產時時從娼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座毋敢以辱
舌抗者而又豪於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
咸咋指通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

於文非能好也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諸柟已諸生

才得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款令

管從容語柟吾且過若飲柟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

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

而會令有它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

則已卧報令至柟故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

主禮令恚去曰吾乃爲僉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

人素惡柟者爲柟譏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

益怒亡何柟干振其役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

夫被酒自理而聲加強柟復加榜焉旬日役夫夜壓

於牆墮事聞令令色動曰嗟柟是復能倨見我耶匿

役夫所繇死復當柟抵坐獄具上報可柟既已坐大

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母敢爲稱寃者而會柟鄉人間

嘗侍飲不遜柟目攝之來爲獄吏夜縛柟格筆之數

百臂腫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

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故招賦以自廣其幽鞠

曰盧柟既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脅憤迷惑目無

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呼聖人修身晉道立

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柟微眇離茲憲

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擬離騷又著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三二

北直隸

放招文俱有深情麗語居頃之盜行剽迫枋父自剄
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貧不償枋固已壁立矣令亦
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枋予酒肉食飲
洗沐尋令去事益解而故人謝榛者携枋賦游京師
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哉盧生也及枋在而諸君不
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家湘而弔賈千陸光祖吳
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濬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諭鬼
薪輸作三歲盧枋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發謝陸令
而謝檜方留滯鄴枋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
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
之劉子金第六
枋枋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
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倏忽而爲辭若賦各
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
走避枋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
酒家也婦啜嚅咎枋不顧曰天生盧枋爲女曹地耶
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匡山中勒邑吏具筆
札受枋所著集若干卷枋故亦慕稱世貞嘗爲文托
謝檜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
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
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

魄皆酒病三日卒

李化龍

李化龍號霖寰長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嵩縣知縣
陞南工部主事歷郎中陞河南提學僉事轉參議遷
山東提學副使參政河南晉太僕少卿遼東巡撫乙
未加陞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回籍調理以楊首倡
亂起爲總督川貴湖廣巡撫四川經畧播州撫八路
兵將征勦播平丁憂服除起右都御史工部右侍郎
總督河道丁未陞少保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已酉回
部管事考滿加少傅兼太子太保辛亥十二月卒贈
太師別歷中外勲著勲猷卒能保全功名仰膺 恩
眷于一時稱巨擘云

人物考卷之十一 目錄

南直隸應天府一

陳遇附子恭

端復初子孝文 孝思

孫炎

周祜

侯斯

杜環

王元吉

齊泰

巫凱

張益

曹義

王一居

張俊

倪謙

張欽

丁璠

楊洪

凌錦

金潤

張瑄

楊能附弟信

顧儼

童軒

樊繼

盧廷佐

金紳

陳達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一 錄

高祖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一

南直督學御史西浙遇庭訓纂集

門人蘇松備兵副使南郡熊 膏泰閣

男 遇銘盤

遇銘孟

遇銘藍

寧國府學生員嚴弘志全訂正

南直隸應天府

陳遇附子恭

陳遇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

建康子孫因家焉遇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

尤遠於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開教

永嘉子弟多從之及中原板蕩乃歸建康扁所居之

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 太祖高皇帝渡江

御史秦元之薦遇學行才識因以書聘之既見與語

大悅遂命講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

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 上即帝位遇

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

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遇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

庚戌春奉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

金線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
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
復時西域進黑馬一匹甚奇召入看遂引漢故事
爲辭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
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會疾醫藥頻至疾愈入謝上
望見連呼君子君子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
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古今
得失官鎮皆賜歸時功臣少有過譴遇方爲救解多
所全詳 上嘗謂曰先生有子着來帶刀隨侍朕當
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補報

端復初 附于孝文孝思
端復初字以善姓端木氏其先爲衛人出于貢之裔
今獨以端稱氏者省文也三遷於深水縣曉山復初

勿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正初以儒士入
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遜子罕事表襮獨泰然不失
其恒行人咸畏服之俄遷書吏佐部使者行州縣彰
善彈惡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爲尤甚袖策言
時政之意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欲手就
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仰天歎曰彼以吾發
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慨然有鄉土之思凍水
道絕不許歸倚居金華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 皇
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鎮之聘至幕下未
幾辭去言有言於 上者召爲徽州府經歷徽爲江
東大郡政繁而賦殷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
其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卽城東建局使民自供
集爲圖籍嚴盈胸驗虛實而定科徭吏民陰爲欺弊
痛謫之不數月而畢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斂時孔
子廟廷久圯葺之成中程式賦不及民若不知者
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譁訐素號難治至則
召父老子弟戒之曰余聞爾民尚豪侈樂訟聞 朝
廷子惠元元春雨秋露無不霑濡爾得爲良民以報
上德寧梗化以自戕耶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
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

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錢票之出納刑法之是非貨物之變易無所不識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勾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上輒廷之未幾陞爲令復初嚴於限域人見輒畏不敢有所請托俄僚屬皆以貪墨敗牒棄首東市惟復初清白之行表見朝署冬十一月起授嘉議大夫刑部尚書其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爲允當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詔往治其獄分羣囚別所人各鞠之合其辭參焉同多省情真否則爲郡守以下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號重鎮屬兵戈蹂躪之餘土曠民稀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役皆預爲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諺皆曰一省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事因不集因奏請於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驚以爲神旣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居官能厲操守貪嘗者座右銘曰心契上天腳踏實地故翰林學生朱昇謂其謙退似儒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辯士

而其精神超超又似逸民隱者人謂爲實錄云子燭孝文次子孝恩皆以儒士起家孝文爲翰林待詔孝恩爲翰林待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爲遠人所服立雙清館旌之

孫炎

孫炎句容人長身跛一足博學善辯論長於歌詩本朝初建炎疏請延攬英才以圖大業後征浙東以功授處州總制措置有方境內皆服後爲賊所執腸使降炎大罵不屈賊怒後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綺裘君所賜者我當服之以死賊遂害之追封丹陽男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一

三

周禎

周禎字文典江寧縣人元末兵起流寓江湖間庚子年王師平僞漢入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陞大理寺丞本年陞大理寺卿十二月詔禎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定律令禎上疏曰立法貴在簡易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黃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 上嘉納之洪武元年八月設六部陞刑部尚書本年改治書侍御史及建廣東行中書省陞叅知政事開省之初州縣正員多缺廣州香山縣

丞冲敬經營廨宇百務悉辦流移四集狂寇條至敬
幸民捍禦寇乃遁去縣民賴敬以安竟以勤死顧至
卽具文祭之雷州同知余騏孫及揭陽縣丞許德增
等皆能吏也悉上其績纖善必錄 上嘉稱之會下
詔開科顧豫聘名儒以待考試洪武二年復召顧爲
刑部尚書三年以年老乞致仕

使斯

使斯深陽縣人故元嘉定州知州來附王師洪武元
年授兵部員外郎本年擢尚寶符寶郎二年高麗遣
使上表來貢方物遣斯賞印封之改尚寶司丞仍以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 一 六 高麗一
祝文往幣祭其境內山川使回稱 旨日侍左右四
年出知太安州六年陞河間府知府俱以才幹著而
民亦不擾九年入爲戶部郎中尋陞戶部尚書本年
調山西左叅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書二月改
禮部尚書三月詔定公侯稱號 上諭斯曰自今封
公侯不必加以散官已授奏誥者且仍其舊若追封
公侯生則曾佩將軍印者仍列於銜於是斯等奏定
則式爲三公侯之銜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
公某侯食祿若干石世襲者日世襲某公某侯食祿
若干石追封者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追封

小王某公謚某本年以年老致仕

杜環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環博通經史長於翰墨其書法
端妍至於行草亦各臻妙歲丙午太學初建環以儒
士被薦除學錄以書法示六館之士命皆倣而式之
尋入侍春坊大爲 皇太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
者皆被徵而至然流輩中罕見其比焉故環之書名
騰京師學士大夫有所述作借其書以取重洪武改
元遷太常贊禮郎復爲晉王府錄事終太常寺丞爲
入謹飭重然諾好周入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
於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于無所歸有
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
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
念允恭嘗召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
復哀泣隨人至金陵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
一元已死惟子環存母服破衣而行至環家環方對
客坐見母大驚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
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于出拜
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余寢以待母問
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姑慰之曰天方

雨雨止爲母訪之荷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舉母
乎且環父與九恭交好如兄弟今母食雨不歸他人
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顧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
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食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
環令廢女從其行至無所遇而返意乃定環購布帛
令妻爲製衣食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
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顧其所爲勿以因故輕
慢與較母有疾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筋以母故不敢
大聲語越十年環以貧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
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
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如
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
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
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給
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
頻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
杜君願杜君子孫成如杜君言終而絕環殯而葬之
歲時常祭其墓學士宋濂爲環傳其事云

王元吉

王元吉字國祥少而重厚好問學英拔奇偉喜讀兵

本朝分省金匱考

卷一一

八

附錄

家嘗輒以其意爲人言之人笑其過亦復笑曰君凡
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羅旁縣
道遇盜利其果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爲動徐給
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
夫耶後有粟車數十輛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
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
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
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元
吉造門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
喜起問計元吉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甚熾此難
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
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
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
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
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夫勢亦自敗去匿其事
絕不以語人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皆不
足與言復歸金陵而 太祖已得江淮卽金陵爲帝
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元吉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
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
世事隱賢肆中自給剝落距不露幾微故習恂恂

本朝分省金匱考

卷一一

九

附錄

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恭遜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杰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耳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父交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齋志以歿悲夫

齊泰

齊泰深水人初名德洪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二部主政會雷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十一

南宮一

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審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嶽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開我也成祖自燕入臨至淮安泰上言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罪輒除國泰欲先圖燕子澄不可建文元年北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帥部師旅關外之事一以付之泰遂移檄指斥削其屬籍北兵以誅泰爲名泰以谷王德淵師遁還又慮遂王寧王近燕爲變皆召還

王竟不至使李景隆將兵北伐泰極言其不可任三年北兵日進逼淮泗謫泰與子澄官求解兵景隆致書謂齊黃屏竄退荒可息兵歸藩成祖曰此緩我也不聽進兵益急尋召泰未及還而金川門已開建文君遁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見成祖不屈死之籍九族仁宗時泰等宗黨皆得赦還給其田土嘉靖中特祠以祀

巫凱

巫凱句容縣人國初從征有功累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調遼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統三年卒賜祭葬凱性剛毅饒智略駁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人謂前後守邊陲者莫能與凱並云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十一

十一

南宮一

張益

張益字士謙先世姑蘇國初徙閬右實京師遂爲江寧人益儀觀豐碩讀書過目輒成誦甫成童爲文辭咄咄逼人登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文廟仁廟實錄成賜白金彩幣進修撰以博聞強記見稱九載進侍讀學士尋召

入內閣參機務日見委任賜緇衣金帶建第鎮淮橋
南寵之是歲八月會虜警中人王振力主親征益與
學士曹瑋從時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已全軍覆
沒力勸上由紫金閣以還行四十餘里忽折而東益
振勸以從居庸也十三日駕至土木地無水又當虜
衝明日欲發兵士饑渴束手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
以擊我軍衆相蹈籍死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
出虜擁以去而益與瑋俱沒虜中矣年五十有五既
而朝廷錄死事之臣特贈翰林學士謚文僖遣官祭
於其家益才甚敏捷好圖摹求文者敦迫輒令侍書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一

右都御史

曹義

曹義字子宜句容縣人自幼凝重穎敏父奇愛之異
於諸子遣爲邑庠生誨之曰吾家世業儒汝事學毋
怠以底於成已丁嫡母憂服闋見同門多成就遂奮
志讀書晝則閉戶夜則隱燈於帳臥讀雖隆冬盛暑
不少解永樂九年以書經中應天府鄉試卒業太學
選入翰林讀書益自淬礪肆力於學登永樂乙未進
士尋改庶吉士先是宅旁有一背井殆百餘年泉湧

出鄉人以爲兆義之興云歲戊戌授翰林編修丁父
母吳氏憂喪制未終 詔奪情蒞職秩滿轉禮部
制司主事仍直翰林未幾丁父憂服闋還官宣德乙
卯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正統癸亥知者薦爲浙江
參政 上特留之明年陞文選司郎中又明年陞吏
部右侍郎義盡心率職品量人物鮮有不當時泰和
王直爲尚書以義精選法凡黜陟賢否一以托之義
事王甚謹於事可否非經咨決不輒行以故王待之
益厚嘗密謂人曰曹公端人也己巳秋北虜犯京師
奉 勅提督官軍守衛正陽門晝夜不遑寧處防範
八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一

王國瑞

十三

王國瑞

王國瑞

嚴謹虜不敢近尋轉左侍郎時當多事之秋屢有建
白具見諸施行景泰改元陞南京吏部尚書天順紀
元年七十有二捧賀表自南京至 上念義累朝舊
臣而年且老特賜致仕 賜璽書有典選著公平之
譽議事有忠諫之言之褒家居四年而卒義寬厚周
慎不與物忤人有過必導以異言不事訐直居官行
已一以忠勤謙慎爲本不矯飾以取名譽外若渾渥
而中有定見少師楊士奇素不輕接人然最愛重之
每與商論人物別白賢否必據其實有不協者反覆
不已楊樂從之尤篤於友義編修邢譽卒而家甚貧

哭之盡哀且買棺殮之并購以白金其子鴻臚序班純聘而未娶復聘賞以婚降有竊其屋後木者家人踪跡知之且詬且索乃止之曰彼之用故取之勿再言也其仁厚不校類如此治家甚嚴訓子姓亦必以正道子冕爲中書舍人兄子景第進士爲監察御史每誨景及冕以務忠孝慎交際且曰爲人宜寡嗜欲立心宜以不欺爲主慎勿習奢侈夸誕也吾平生無過人者惟此心不欺物不暴殄耳及致仕家居悉屏世務於屋東開地種竹鑿池畜魚構一亭於池上其傍雜植以花果題曰怡老日與騷人墨客飲酒賦詩

文朝分介命示

卷十一

一日

廟道一

以爲樂識者慕其高致云卒年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有默菴集藏於家

王一居

王一居上元人讀書樂善永樂中擢太常贊禮郎宣德元年有事南郊朝廷嘉其禮度醇雅典故詳明特遷太常寺少卿正統土木之難沒於軍景泰初贈太常正卿

張俊

張俊字俊民江浦人自幼聰敏好學弱冠爲縣庠生讀書作文名出儕輩上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徵羣儒

集館閣俊以能書與馬書成入太學擢爲左軍都督府都事剛毅嫉惡不可以勢挽都督薛祿有嬖吏王羅者母喪匿不發而歌呼飲酒自如俊曰違天逆理莫有甚於此具以聞羅由是得罪然亦不爲有勢者所容未幾誣以事謫保安十年恬然自處未嘗有幾微不足意久之祿以功封陽武侯總兵鎮北邊人皆疑將搆之曰羅獲罪於天天道所不容薛公國之大臣豈以私嬖讐天平吾無所患也旣而薛公乃遣人邀俊計事語皆合意卽留置幕府將奏用之適詔下求賢御史李驥薦俊授德清知縣德清浙剡邑也

文朝分介人物考

卷十一

十五

廟道一

彼一見士民皆能記其姓名人謂其聰察若神不敢欺縣積逋稅累數萬凡十餘年不能足設方略徵之不基年皆辦是時使者假公事行縣以苛酷取財民不勝其擾令以下聞風多避匿而擾愈甚俊聞其且至曰民恃我以安我先避匿民將何恃獨治事如故使者亦聞其名不復肆縣人賴以安皆德之藩憲大臣亦每稱俊以勵諸邑德清民富而不喜學知富民子姚朝宗質頗秀敏欲進入縣庠其家夜懷金賂以求免俊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備朝廷任使豈假此賂賂乎聖人在上吾不如是也卒以補學官弟子民有

計三者嘗陰伺官府動靜為姦屢忤暴橫昔為縣者不敢校廉得其實奏之流徙遠方一邑稱快俊輕財重義有貧不自振者雖倒囊與之不少靳故人李東素廉介欲為子侃娶婦而無貲卽以女妻侃且戒女孝敬盡婦道其於諸子尤篤意教之不使佚游嬉慢出理政事夕歸課其學業以為常正統丙辰罷歸優游自適者凡十三年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子瑄登進士為刑部主事督李侃與瑄同年登第為戶科給事中

倪謙

本朝分省分考

卷一一

十六

南通一

倪謙字克讓別號靜存其先浙之錢塘人洪武初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上元生有異質雙目炯然如電體有四乳性極類敏書一經目卽記不忘補應天府庠生文名大著時初設提學憲臣監察御史彭公最名知人巡歷所至輒舉以勵諸生故就試京師者爭求識其面領正統戊午鄉薦已承進士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編修入讀中秘書已已奉使朝鮮有乞詩文者卽席揮灑略不經意莫不驚以為神至今國中梓行其文景泰間直文華殿每承顧問有稱時政應制賦詩中官立候以進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

憲廟於春官日進講讀多所啓沃已卯主考順天鄉試斥黜權憲之子遂誣構以罪論成開平在謫四年悠然以詩酒自娛邊人愛慕舉所親士子及門授經者多所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實有功焉 憲廟踐祚詔復舊職尋與其子編修岳同日奉命入史局纂修英廟實錄時以為榮進禮部右侍郎轉南京禮部進本部尚書以疾乞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勅葬城南新亭鄉之原平生德 與物無競其與人交誠信無偽恒喜獎拔

閩中肆外人莫能及而

本朝分省分考

卷一一

十七

南通一

適用無不宜子孫衣冠之盛遂為南都第一世以為盛德之報云所著有玉堂稿上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藏於家

張欽

張欽世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欽年尚少吃有壯漢正統辛酉從征麓川賊黨有刀門棒刀門廟兩酋者極勇黠欽連斬之進攻上江振孟抵招罕諸若王忠毅奇其功承制進都督僉事時諸軍自杉木籠山進圍麓川欽率偏師潛入其中堅賊帥思任發大威走緬餘衆悉降凱還得世襲指揮使於卯命理中都留

守司事戊辰詔以所部從寧陽侯討闖寇邵茂七以功進都指揮同知景泰庚午再從入聞賊賊孽於延平王申進都指揮使尋署僉後軍都督府事天順元年命鎮守延綏慶陽諸路抵鎮之明年虜酋季來入寇出兵禦於柴溝斬獲甚衆捷聞賜白金綵幣進都督同知專守延綏西路虜以前不得志復入寇安邊營欽分道拒之連戰於野馬澗俘斬擒獲更倍於柴溝特勅褒諭命佩靖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成化乙酉召還理中軍督府事欽出入兵間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歷兩府功與能可謂無媿矣年七十一卒五遣禮部諭祭特贈左都督命工部給喪費

卷一一

一八

前漢一

丁璿

丁璿字仲衡上元縣人祖父世爲農璿生周歲失母十三喪父鞠於祖母馮自少卽知樹立言語動止儼如成人每泣語人曰我幼不能養親長猶可以顯親因入應天府庠補弟子員年二十二以明經領鄉薦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工部主事謫戍盧龍久之用知者薦授山東道御史巡徐州使雲南所至歷著聲績宣德乙卯賊首張晉祥作亂璿設策捕獲之正統戊午盜起衛輝劫掠居民璿復承命往捕

縛其渠魁餘盡釋令復業一境以安 英宗嘉其能陞右僉都御史勅同豐城侯大同宣府督運糧儲時麓川蠻叛官民戰失利召璿馳驛往視之至則會太傅黔國公議用兵便宜十餘事以聞仍勅巡撫雲南兼饋餉尋以征麓川功陞右副都御史兼巡貴州正統戊辰年六十七乞致仕得旨未行以疾卒卹典有加璿爲人寬厚簡重自劾嗜學篤於踐履及入官公餘猶手不釋卷取歷代名臣行實手錄之以備觀省所著詩文奏疏甚多皆不留稿謫潞河十餘年絕意外慕御史張政過其居適邇者來報聞公失寢今獲

卷一一

一八

前漢一

盜者需公認璿曰吾家未嘗失就辭不往政問故璿曰時禁盜者死寧忘吾就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巡陝西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請劾奏之璿曰是醉耳不足較也明日行人果請謝瘡德量弘雅真不愧古人矣

楊洪

楊洪六合人祖政世百戶洪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累功陞都指揮正統間 上每舉洪功以勵諸將洪益自奮守邊屯營專用鐵 參禦敵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於大石門寶

阿台打刺等新首功二百正統三年封昌寧伯
總兵鎮宣府虜畏之呼楊王而不敵名十四年虜犯
京師洪興孫鏗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等處遂
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餘
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弓刀等萬數隨進侯封至景
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諡武襄洪紀
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持不敢專殺也先之難奮
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洪功爲最卒子傑嗣侯
傑上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
乞停蒼頭之官秩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一 二十 南直一

凌 錦

凌錦字日章句容人也父天壽永樂初以誣誤戍興
州家業中圯獨撫錦而語之曰吾平生所爲無規心
者將恃爾以亢吾宗無自棄也錦受命感奮思以自
効宣德初代父軍中騎射之餘時從儒者問書史大
義而於一切世態俛仰宦跡通滯物貨奇贏悉鉤探
其情勢而欲手操之性沉鸞有衍長身偉髯慕古策
士亦每以策干時名公卿諸公亦多折節與還往正
統中從大將軍擣虜於甘州兀魯乃歸上言興州官

軍備分番宿衛而地遠外非侯兵部是之得旨許內
徒隸忠義前衛已巳秋虜大入寇京城戒嚴錦從副
將軍戰虜彰義門大追虜紫荆關以功授試百戶景
泰初貴州苗作亂錦在行破其香爐山諸寨進副千
戶金齒守將知其能請隨以自輔天順元年正月以
述奏入京預迎 英廟復位進指揮同知食祿錦衣
衛 英廟亦識其人數有賜齋詔乘傳取馴象於雲
南還奏稱旨久之曹石檀敗陷文臣典兵者請調京
州明年與邊將出禦虜敗之功未上值 英廟燕間
忽思錦問所在左右曰在京州即日召之時方革迎
云嗣分省人物考 卷十一 三十一 南直一

金 潤

錦威 上如遇脫險即夷遠以老疾自免日與方外
者遊而於世故亦未始相忘聞朝政闕失暨邊報民
瘼與客臺臺說不倦自號無然子放遊江東西淮海
間十餘年乃還買西山田三百畝以濟饑捐地以瘞
貧死者築大第作精舍壘山種樹日坐臥其中雖事
聲色而所食無珍味所服不過唐巾縷衣自以爲得
異人授金丹訣恒自闕不以告人也又時操觚著書
以仙自命弘治壬子忽得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九

金潤字伯玉靜虛其號也世居錢塘國初以開右實
京師占籍上元潤生器識穎敏甫髫髻敷教之詩書應
口成誦年十二從其父遊華陽洞索紙賦詩人以神
童目之尋充郡庠弟子員銳志經學正統戊午登應
天府鄉解春闈卒業胄監授司務兵部以宏才雅操
爲大司馬于公謙所器重凡軍國大計所言屢中事
機有言亦斥蒙古地產異物可資軍用者議欲取之
潤言昔有小校顧誠者因東候嘗獻其伎造用於邊
主將大郵誠亡命佗處乃盡以中國伎誨夷狄貽患
非細奈何啓其端也事遂寢已巳春見北虜瓦剌勢
本朝分二命一未一一
熾潛謁于公曰闕寇鄧茂七不足慮可慮者瓦剌也
秋必入寇宜預防之是秋虜也先犯邊車駕將親征
潤白鄒公曰小虜不足煩聖躬盍一言鄒公愕然
曰事急矣奈何遂率諸司職章上陳不報木幾將臣
失律駕留虜庭京師戒嚴公卿相向而泣潤白于
公曰大丈夫臨危授命正在今日豈徒自經溝瀆耶
當與平忠義之士養銳詰兵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彼
進不得攻退無所掠不數日當遁去矣于公收淚謝
之於是召募義勇數萬人以守虜入知我有備果遁
去三自四潤藥本草中可毒虜衆人馬潤曰祖宗以

天地之心御四夷虜猶背德寧有藥毒可以禦侮耶
不果行于公問守衛大明門欲請聖木刀爲杖如何
潤曰刀劒用金利器也今用不利之器守衛可乎于
公卽奏開武庫取國初兵器用之自是軍容復振明
秋虜服罪奉駕還京羣臣出迎或疑虜有變起起
不敢進者潤曰主憂臣危臣子於君父所在可畏變
耶遂出迎拜木幾權知南安府潤往竭心郡事凡興
學勸農省刑薄賦養老尊賢以至樹蓄溝洫之務靡
不修舉先是境多虎害潤移檄城隍神俄一虎自投
檻中草虎屏迹不踰年境內大治民愛之如父母九
之六人二分一未一一
載秩滿當遷民無老稚咸遮道攀轅留之吏部考最
將膺大用時潤子紳已成進士仕刑科都給事中歎
曰仕宦貴知止足吾有子行吾志矣吾其歸乎輒懇
乞致仕時春秋方六十有一給事爲構保節堂蒲石
軒洞天清賞及永貞別墅歲時偕卿大夫捧觴上壽
以爲慶鄉人榮之無何紳歷官刑部侍郎病卒而孫
麟壽復舉鄉貢進士孝養備至潤日與賓從娛樂忘
其年之已耄也弘治癸丑疾作一日起坐賦詩如常
俄整衾熟寐而卒享年八十有九天性孝慈胸次高
朗澄徹端居一念可對神明其視得喪榮辱若寒暑

代謝慈肅而心不少動待人以誠喜接引士類雖高年猶清談疊疊不倦興至輒鼓琴賦詩嘗製伊尹詩以況其志時或寓筆山水間天機所到咫尺萬里人皆寶之涉獵六籍子史傍及天官地志兵法聲律醫卜之學靡不究而通之所著靜虛稿外稿南山十秀集凡若干卷文章冲澹雅則有古作者風尤邃於易嘗畫圖爲解及著淵學探微十二卷推明造化人事之迹鈞玄闢秘殆有功於康節邵子云

張瑄

張瑄字廷璽江浦縣人正統壬戌進士甲子授刑部

四川司主事戊辰以外艱去辛未服闋補原職轉員

外郎郎中癸酉陞知吉安府吉俗素健訟日不下數

十百人瑄決斷如流屢辯疑獄痛革吏弊發奸摘伏

如神丙子夏郡大饑發廩賑濟賴存活者甚衆郡諸

生匱乏者分俸給之建閣以藏御書建祠以祀忠節

文廟府治橋梁道路盡爲修葺公私一新時巡撫都

御史韓雍氣焰烜赫郡邑望塵羅拜瑄不爲屈天順

庚辰遂由郡守陞廣東右布政使去吉之日老稚扳

留不獲因建亭刻石以圖不朽及至廣會廣西流賊

起境攻破屬邑瑄督官軍擒斬賊首築城堡改邑治

民賴以安賊轉鬻聚於陽江縣黃江屯歲久道路不

通頑民鄧李保糾結流賊殺害良民逋負糧差者幾

二十年官不敢詰皆勦除之躬督各屬造預備倉修

理陂塘圩岸修築廣州新會等府縣城垣俱因民利

而利之無一怨者戊午轉左布政已丑冬滿九載當

赴京軍民千餘奔走乞留於是巡撫鎮守交章乞留

以慰民情詔可其奏壬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福

建初所屬郡縣多無糧儲命各建倉廩勸富民出粟

以備凶荒至今賴之沿海官軍先因事減又俸糧三

十餘年遂以爲例瑄令仍舊支給官軍感惠立石頌

德閩安鎮出海有二港勝區特有鐵索橫絕港口以

禦海寇歲久廢沒因命所司重造鐵索長百有餘丈

兩岸維以鐵樁中以船二十隻駕之小港如大港之

制由是海寇絕跡不敢往來山海寇林壽六等攻劫

鎮城歲久不獲瑄至盡皆成擒福安壽林等縣地鄰

江浙強賊羣聚阻塞道路計擒賊首餘黨盡放朝廷

勅諭有處置得宜之褒鎮守太監盧騰暴橫瑄裁抑

之事聞革去鎮守人民稱快甲午秋奉勅巡撫河南

風紀益振乙未以例入京議事因奏時宜若安插流

民責成守令修舉武備甄拔滯才等一十八事該部

皆議行之河南大饑發廩賑濟仍設粥以給饑者出衣布以給寒者全活不啻萬數戊戌改南京刑部侍郎累歲繫逮罪囚不旬月間各得其情問擬如律自是獄無冤滯壬寅以九載滿赴京陞本部尚書時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贓犯罪徽州富民許通更強奪田產咸正以法丁未春以七十有一上章謝事家居六年七十八所著有香泉稿二卷粉署餘閒稿一卷疑清集閩汴紀巡錄奏議及南征錄各若干卷藏於家

楊能附弟信

二月八日分

三六

南直一

楊能字文敬六合人少隨伯父穎國公洪處兵間諸習孫吳法正統甲子從穎國戰伐有功陞開平衛所鎮撫時姪開平指揮使宗勿疾不任事穎國素易其官從之戊辰冬戰賊灣河三岔口敗之已巳春擢都指揮僉事冬從穎國還朝賜賚有加時虜入近地詔令追勦遇賊紫荊倒馬二關連敗之擒獲野刺斯等景泰初元擢都指揮同知尋拜遊擊將軍禦邊宣府夏戰賊八里溝及荆子村敗之秋還朝擢都指揮使冬仍充遊擊將軍統神機京兵尋擢後軍都督僉事充左叅將鎮宣府夏進都督同知尋充左副總兵甲

戊春召還總神機京兵天順改元以迎復功遷左都督總兵宣府夏大同有警奮然請自行戰賊磨石山及石灰站敗之擒獲撞骨兒等秋進爵武強伯乃上疏欲乘虜弊舉兵殄之不許賜勅獎其忠勇戊寅賜誥券秋朵顏胡款舉古虜且入寇能給以礮火諭使夜斫其營大敗之俘獻所獲於朝夏虜寇大同復請還討虜聞能至悉驚遁秋戰賊新河口敗之擒獲勞沙等尋往獨石戰賊韭菜衝追至保昌州賊勢窮蹙悉棄輜重遁詔發兵策應大同賊聞其至後遁去庚申閏十一月朔卒於軍能沈毅善謀臨戰決勝北虜

本朝分列人物卷

卷十一

三十一

南直一

顧儼

顧儼字廷望先世吳縣人洪武中以富室徙京師因家金陵儼幼負美質器宇魁梧有志於學早從里中師遊輒能詩賦工書法人皆奇之既長侍季父主事公於京師從翰林張公士謙學學大進累試京闈不

偶乃歸教授鄉里遠近來學者履滿戶外正統戊辰
巡按御史齊公聞其賢以經明行脩薦於朝召試優
等授嘉興縣學訓導教人有法士多成就登名甲科
景泰乙亥丁內艱服闋至京適朝廷選儒臣以充憲
臺拜儼陝西道監察御史以績最賜勅命階文林郎
持廉秉正糾擊不避人嚴憚之嘗巡視京倉善於立
法盜息弊革奉勅清理福建軍政邊軍多有以詭名
來擾者逮繫妻孥鄰里累年不絕儼究得其實罪其
姦而雪其誣民始獲安沙汀民叛賊殺不辜領兵抵
其境撫斬首惡餘黨悉平還朝陞廣東按察司僉事
本朝今第卷之十一
時廣賊方熾至卽往高雷諸處招撫叛民新會楊江
有賊數萬總戎趙公輔檄儼勦之提兵五千直搗賊
巢斬首千餘級追復被擄男婦千餘人牛馬什器無
算總戎上其功蒙銀器采段之賜在軍中不解甲者
累月冒矢石犯霜露以勞致疾乞歸田里儼性孝友
早喪父迎母就養官舍奉侍甚備少嘗鞠於伯父賢
伯父卒無嗣每思及輒悲泣主事公嘗構疾幾危儼
剖股煮液以進遂愈兄弟三人極相親愛無間爾汝
交友以信義相與所得俸資輒以賑施故舊晚結屋
城東時會鄉耆故友燕談爲樂或携尊出遊登山臨

水把酒賦詩澹然忘歸世事不以掛懷他人皆高之
卒年五十有五

童軒

童軒字士昂其先饒州鄱陽人永樂初以天官學召
入欽天監家於泰淮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領正統
鄉薦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上疏言
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多見
採納時有詔南京採辦翠毛魚鮑等物極論止之
英廟復辟覽奏嘉其敢言尋上言弭盜安民數事尤
切時齊甲中意朝踐祚首上言帝王之治貴先本
而後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之謂
本而薄書刑名其末也且各詳本末施行之實反覆
剴切上優詔答之令諸司舉行未幾四川盜作廷
議推軒奉勅以往既奏功還明年鎮巡官秦賊猖獗
謫壽昌知縣尋陞雲南僉事提督學校甲午秋召拜
太常少卿掌欽天監癸卯以疾乞休歸金陵蕭然一
室不異布衣弘治戊申用廷議起仍掌天文事夏日
有食之因奏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
德以爲取人之本窮理以爲燭奸之要進君子退小
人以謹天戒是歲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

辛亥春召爲南京吏部右侍郎甲寅進南京禮部尚書三平二疏乞致仕皆不許有操履清慎方切委任之論軒轅上知遇前後力陳數十言皆軍國要務丁巳以疾乞休致不許至冬請益力許之生平喜讀書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法道勁性篤孝友於物一介不苟取其廉勤慎客真不愧古人也所著有清風亭稿海岳涓埃論蜀稿壽邊錄夢徵錄臨薈集若干卷

樊繼

樊繼字景昭句容人由邑庠生升太學起家學職正統改元用少師東里楊先生薦爲興國州知州下車卽訓民以綱常之道擇其從違而勸懲之喪祭諸禮悉依文公所定不用浮圖未三年民化翕然庵觀寺院私斲者悉撤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爲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息民因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於神數日雨虎自闕死其他善致尤多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之日州民耆幼男婦送者數千人莫不垂涕爲立去思碑

盧廷佐

盧廷佐保竹其別號也世居姑蘇以間右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江寧廷佐修髯廣顙兩頰如丹容儀秀偉頎然玉立韻度凝遠器識不凡少有大志慷慨負氣節性狷介不苟博極羣書靡不精貫甫成童選補郡庠弟子員中景泰癸酉鄉試登天順丁丑進士第視政戶部嘗奉使大同福建所至纖毫無染庚辰拜兵部武庫主事武庫職主清理天下戎伍利實百出廷佐特以冰蘖著聲劉文安甚器重之自爲文以贈稱其於勢與利淡如也辛巳北虜寇陝西勢甚猖獗上命大司馬率六師討之未及行改命都憲王公宏於是遷廷佐廷臣之有幹局者往中省簡閱軍馬以益西兵廷佐首奉勅以行比至河南簡閱馬步精銳者得萬人及措置軍裝以給將行謂統帥不可不重而難其人藩臬咸以都指揮林盛材勇可任第營猛難徵召之果固辭且出不遜語廷佐立責之曰朝廷以高官厚祿蓄汝輩者正欲今日冀以禦侮汝臨事畏難若此皇上官汝祿汝者何哉勿多言予第知劾正其罪耳盛聞之股慄奉命時衛輝守禦千戶楊英亦黯驚方在遣中慮其合謀縱軍士爲暴復申明軍約給榜曉諭所至秋毫無犯民不知有兵至陝

西總戎輩見其士馬精壯御之嚴而有恩威噴噴歎賞凱還王公入爲大司馬遇有邊報戎務必與之商確而後行如團營五軍三千神機爲十二營以至退冗兵禁私役皆委之綜理廷佐亦特正不阿權貴欲避請託不行事克以濟秩滿得拜武選郎中乃杜倖門革宿弊武銓以清能聲大著時尚書白公旣平荆襄回蒞部事益委任之而當道有欲以大壩功邀厚賞者執不從竟如常議由是銜之已丑春有詔凡方面缺許大臣會薦遂薦以可任叅議益檇之耳諸大臣皆謂本宜補外爭之不得乃以闕藩左叅議處焉

本朝分省志卷一 三三 前通一

受命卽往時閩地大饑民攘竊巨室粟以苟朝夕寔寧尤甚久之有已已遺孽倡之嘯聚爲盜廷佐殲心撫濟招安流移殆數萬人惟政和浦城山谿險阻盜據之爲巢穴有司莫得其要領乃擇所部善星數者二人命之曰汝爲予遍歷山溪問審廉之有所得必重賞無極有罰無貸二人承命以往賊見術士不之疑託以問卜各吐情實二人假禍福以諭之諸賊色變且得其情狀以歸於是知其爲變非本意也乃與入政和浦城山中直抵賊巢面諭之許以不死俾之立約期以豐年償所擄粟衆乃散去復陰遣人捕得

既而余文典等餘二十人械繫郡獄斃之一方以寧壬辰丁外艱歸毀脊骨立襄事畢結廬墓側朝夕哀慟不輟忽有五色芝二十餘本產於墓之左右遠邇傳聞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詔旌其門乙未服闋卽家起爲浙藩參議遂迎母夫人就養朝夕公暇躬奉甘旨以適其志夜必率妻孥候寢所俟安寢始退以爲常佳時則具酒殺稱觴爲壽或效嬰兒歌舞以樂其心極歡乃罷復有五色芝一本產於公署叢竹之傍嘗守東陽邑民杜泰與道士某僞立通券誣良民通索之反以誣告佐攝至因其辭色有異疑之乃

本朝分省志卷一 三三 前通一

各國一室俾不通而以所書券紙互相詰問詞不相蒙其誣立白人服其明又巡三衢聞開化江山邑民爲處盜所掠躬歷二邑廣詢父老備山川險易修舉隘口皆堡立保甲相救之法復諭遠近募人捕盜開示賞格果於處之龍泉悉獲諸盜自是盜不敢踰境矣至常山邑有要地日迎恩埠頭乃吳越閩楚之所必由地臨溪水壁立懸絕往來者罹顛墮之患鳩工甃石爲梁人甚便焉屬邑歲均徭必經藩司編理既定則榜示於衆俾知所應徭役其費幾何所司匿榜而更張之鄉民弗及詳因得陷而取諸民民皆含

念莫敢發廷佐乃創置關防由帖命里老率徭戶審之已乃昔之由帖唱名而給俾有所據其弊乃革時海水泛溢沿海邑岸皆被衝觸而海鹽尤甚民不能田乃躬履斥鹵之地不避風日督屬修築民免於患丁酉陞右叅政督理糧儲受勅即諄切戒諭盡祛里書出納之弊所司凜然畏服已丁內艱歸服除改授湖廣臬柔植土官爭職互相殺戮切印以逃積二十餘年不能結至是與臬副躬請其地擒其渠魁置於法事遂解尋陞右布政使轉左立法嚴肅門庭清肅吏胥無所售其奸民以事至頃刻立辦雖儉寅有請

本朝分省人物志卷之六十一

三四

萬曆

金紳

金紳字縉卿上元縣人景泰甲戌登進士由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踰年英宗復位銳意求治紳適掌科數召對所以寵待者甚至上方有意留用晏駕弗果甲申憲廟嗣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都指揮門達恣寵竊權都御史王玄剛毅直諒可任大事宜亟召用達因遠謫而玄起爲兵部尚書紳於是

遂以言責自任嘗陳時政八事一守新政二勤接見三納忠言四求賢才五備邊患六明黜陟七設武學八用武勇疏入悉見採納成化乙酉遣祀徐王濬陽王還時南京河南水旱相仍漕舟不通疏陳事宜數條用之尋擢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南京爲紳鄉里謝絕私謁訊鞫明敏獄囚多所平反凡十年譽望益盛乃有南京刑部右侍郎之命持法益謹每戒其屬曰民易犯法於無可矜疑者尤宜盡心數躬視囚獄給以衣糧以故囚少瘦死者戊戌江西大旱詔往巡視至則先奏停力役徵收等事仍禁郡縣小費不

本朝分省人物志卷之六十一

三四

萬曆

得擾民俄而南昌萬載諸縣盜發督捕有方獲其首誅之因舉救荒之政通鹽商增糧價及勸富民補官并折收船課皆以便宜行之全活不可勝計歷二年還任而卒年僅四十九耳性至孝父南安公致仕二十餘年左右侍養不違其志與其兄綬友愛尤篤自入官以簡約持已待其屬必厚平生好賢不倦勤於學問雖冗劇弗廢也所有心雪稿青瑣獻納稿江西巡視稿若干卷藏於家子麟壽文學孝友登進士未仕而卒

陳達

陳達六合縣人初陰懷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
被薦陞都指揮會事鎮守通州等處督捕盜賊有功
進都督同知尋被命鎮守倒馬關通州軍民保留之
以成化二十一年卒賻殮葬祭如例達爲人沉鷲有
謀蒞軍行事皆具遠識其督盜用刑不無過嚴然強
橫歛跡居民安堵繼此莫有及者天順初千忠肅被
誣遭刑是時羣兇氣焰炙手可畏達獨收屍骸歛葬
剛毅之氣足以愧彼怙心渙忍者矣

人物考卷之十二目錄

南直隸應天府二

倪岳

任彥常

都勝

王微

沈鍾

金澤

李昊

莊景

陳鎬

薛端

王敞

吳文度

陳鋼

楊銳

劉璽

邵清

李重

史學

張諫

湯羅

張鰲

徐珪

張琮

顧璘

金達

梁材

李熙

黃宏

朱衣

李登

顧璫

顧國輔

鄭宣化

吳自新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二

南直隸應天府二

倪岳

倪岳字舜客上元縣人南京禮部尚書謙之子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秩滿遷侍讀被命編緝文華大訓成化十八年書成進翰林學士二十二年拜禮部侍郎憲宗賓天充山陵使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祔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祔岳以此非太祖崇本尊親之意昔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又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祔懿倖仁三祖以次當祔至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憲宗升祔當祔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建藏祔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祔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時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岳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恭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立廟祭享一

如奉先殿之儀奏 上悉從之 孝廟初卽位言者
金集皆下禮部議擬稿多出岳手遂釐正京師諸神
祠凡不經訓典者裁革殆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廷
從祀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宜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
來六經出於煥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
存何可盡廢七十子名氏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
今千百年後何可臆定宜仍舊弘治元年進左侍郎
時以災異求言岳同尚書耿裕疏寘長天戒七事未
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匱民貧務宜節儉以爲
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 宗室之封制日
增更數百年又將若何至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司
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
均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齊燕省供應罷營繕數事
上嘉納焉 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識者趨之二年撤
馬兒罕差人進貢岳具奏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
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人貢有勘合者例起送赴
京其餘不許起送今撤馬罕差人進貢自合論以
朝廷事例并請 旨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從
亦合以理阻留星馳具本候請 明命却乃擅自起
送入京令當參究 上從其言差官阻回不受獻六

年進禮部尚書勸 上屬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
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
旨召番僧領眞等入京岳言以西番腥羶之徒汚中
華禮義之教其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名曰祝聖
實爲妄誕 皇上首賜罷黜中外稱聖今欲行取來
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
便且四川離京遠轉相傳報駭駭驟釋於 皇上
初政之清明不無少損時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
岳言外夷之獸與僞不可知使眞非中國所宜畜非
眞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有
旨還之時 太皇太后思憶 崇王欲得一見有旨
寫 勅差官取來岳極言其未便者三近傳黃河泛
漲水高於岸洶湧異常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
地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未便一也兼聞河南彰衛二
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赤地千里夫馬艱窘不言可
知 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
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保護之責又誰當未便二
也况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所過郡縣十分騷擾民
不聊生今若加以 崇王來朝送往迎來勞費增倍
瘡痍之民何以當此未便三也 況奉 命來朝雖小

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計必眷戀不捨憂思
信增他日上塵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無及矣
疏上奉 旨免來岳力居多弘治九年改南京吏部
尚書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
諸司岳所黜罷者若干人衆稱明允十二年春因灾
異率九卿陳言二十八事多見施行本年改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守備修舉兵政疲弊盡劃十三年召拜
吏部尚書岳善知人凡用之之際羣縮弛張各當其
材大要以抑僥倖褒恬退振滯滯爲王故除目一下
中外爲快謂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逆真武像於武
太尉公翁朱一二

任彥常

任彥常字吉夫別號克齋學者稱曰克齋先生其先
廬州合肥人國初屬籍南京江陰衛遂爲金陵人幼
遊京庠刻苦有志見獵羣書爲文章辭理並到天順

壬午以薦經試京闈大學士韓野劉公典文衡見其
卷爲曰此奇才也拔置第一人梓行其文及揭曉物
論以爲允當壬辰第進士授南京戶部貴州司王亭
陞廣東司員外郎中又明年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
事體恤士類甚得其心弘治紀元致仕歸入府師生
道人赴京保奏保連一十二章不報從容林下十有
二年而歿所著有克齋稿若干卷

都勝

都勝字廷美其先河間寧津人父忠以蔭改南京羽
林左衛指揮僉事生勝年十五入武學讀書綴文追
儒素等江東名士樂與之遊守備大臣聞之俾守上
元門有以私貨屬者立寘於法衆益賢之遷大教場
管軍操備天順己卯委管把總舍人營改都總操江
擒獲鹽徒劉喬子丙戌奉委把總南京漕運興華利
繁軍便事集丁亥用大臣薦陞都指揮僉事戊午奉
勅守備儀真軍務嚴整盜賊屏息而廉慎詳密百廢
具舉真民畏愛之壬辰奉勅兼管楊州高郵地方癸
巳春鹽徒金藩等犯嘉定上海奉勅兼管備倭賊徒
聞之散去是年冬賊徒復乘巨艦數百欲犯江陰率
衆捕獲之俘獻於朝丁酉年奉勅克齋將協同漕運

仍鎮守淮安地乙巳山陝饑奉勅運米百萬餘石往濟之尋奉勅陞署都指揮使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兼鎮守淮安丁未冬陞都督僉事銓註中府屢疏乞休致不許優答之弘治甲寅懇乞骸骨以南京前府帶俸閒住在官五十七年所在懋著聲績爲時名臣已未冬卒於家賜祭葬如例勝居官廉潔臨事恪愼歷官六十餘年自奉甚儉日惟蔬食豆羹而已

王微

王微字尚文陳齊其號也其先河南考城人國初隸錦衣衛始爲南京人天順丁丑舉禮部進士以外艱

本朝分爲初考

卷一

歸唐辰始廷試對策數千言援據古義論及時事讀

卷者擬及第都御史寇琛嫌其語直抑寘第二甲第三人選庶吉士試春兩詩倣相梁體頃刻賦百餘韻李文達王忠肅相顧幸得人會詔限年以選乃不與兩公甚惜之除南京刑科給事中憲宗皇帝初臨朝徵率同官言五事大畧謂古昔得失載於前史乞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爲法戒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廢滯滯倖者不得假托以中傷之選任大臣宜隆體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近年將領多以私暱進

諫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書白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最後言禁近之臣宜悉遵舊制使無他與否則始雖愛之及其敗而治之非保全之道其言尤倦上皆嘉納之踰數月適中貴人謫至南京微論其故倡同官曰是可輕貫乎操筆具疏一日而就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二曰監往事以防後患數其大不遑之罪四乞實諸法因指斥執政者之不職曰必如是斯可以善後奏人聞者皆爲震懼有欲以危法中之者給事中御史爭上草論抹賴天子仁聖仍其秩俱調遠州判官微得普安州普安貴州遐方也比至

本朝分爲初考

卷一

與學論俗其習稍變始有琴於鄉者土官龍寨死子

當襲族人爭之路以數千叱去不納卽日勘任之白千戶者富而虐卒誅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曰須王判官來乃白千戶先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曰若地無魚其出白氏乎却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其罪判七年秩將滿父老上書留爲守都御史不聽去之日遮道泣送焉歸南京卽請休致尚書尹公旻曰給事望重它日人究山處責在我矣請不已以例聽歸十有三年弘治初王端毅居吏部薦拜陝西左叅議分蒞延安墾田均徭民干邊給踰年忽有所不

樂遂謝病歸富路於陝者半留之而堅不可奪已時
年六十有三也徵天眷超悟刻意問學考古今成敗
治亂務求其要自諸生時已慨然有當世志孫御史
再馬府尹諒皆奇之京兆特月給緡錢爲學舍費及
居言路冀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故天下
士誦其言者皆高其識壯其直一時侍從臺諫相繼
疏留者至十數上不已自陝歸杜門不出聲聞益重
名碩之士多以公傳擬之論治每誦張宜公語無求
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耻不修奔
趨日下爲極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刺急緩爲
本朝分省分劄者
完學者以持正爲滯恬然爲通文者以典雅爲庸淺
茫刻爲古健皆後生所宜深戒聽其議論無不容歎
欲服者文章師韓歐詩倣王維劉長卿筆札道勁鑒
別古器若書畫尤稱精博有陳齊稿史疑引笑集若
千卷傳於世子韋以進士選授庶吉士政南京吏部
考功主事賢而有文其孝友慈恕百務整悉忠信明
決人莫敢欺益得諸家教者有素故始終人無間言
焉

沈鍾

沈鍾字仲律其先長洲人洪武中徙閬右實京師占

籍上元鍾生岐嶷絕羣爲應天諸生惟堂鼓鳴乃一
出舍古聖賢書諸史無不讀者所業不苟獨舉于時
好天順庚辰登進士會選科道不赴曰恐言未足利
天下授驗封主事請假母養改南客司局所居齋曰
思古日讀書其中倭人入貢嘗奪人市物鍾給賞至
禁之無敢登岸署司儀制值萬壽聖節六卿例一
人奉表賀時章恭毅爲禮部侍郎有所執論莫肯行
同官無可否者鍾從容一言卽爲趣裝崔莊敬公爲
冢宰時知其名欲見之屢從借書鍾但檢付而已卒
未嘗往見崔益重之與章公懋羅公倫輩相友善時
本朝分省分劄者
有十君子之號陞山西僉事提學內艱起仍舊秩除
湖廣理刑秩滿遂擢副使提學尋督學山東歲餘上
書乞休致不許因號休齋以見志書再上乃得報卽
日南歸年五十七鍾坦易不事表畧家之有無一切
不省孝友天植官資人必跪進太安人不冀私簷仕
餘三十年一無所干謁西涯李公常謂今之不識相
門者沈仲律一人耳直道性成至接人則和氣藹然
聞人善稱道不置雖不解飲酒燕會未嘗不終提學
三省身教大行故一時多實材所至詩成輒大書道
勁盈紙竟壁無傾斜在江夏居閭校古今名集時有

批評客至語世務憂形於色忌辰齋祭老猶號泣如
嬰兒云享年八十有三所著有思古齋集有晉陽楚
遊等詩集若干卷

金澤

金澤字德潤江寧縣人中成化丙戌進士七年授刑
部主事陞員外郎中獻獄明允十三年丁憂服除補
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陞四川右叅議尋陞叅政播
州宣慰司厚饋以金幣毅然麾之有庶長奪嫡者竟
寘之法華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駢首歸命
流賊李廣蟬聚五千餘人戮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

本朝入省命考

卷一 二

前題

鄉王伯榮效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畫偵其渠
魁而殲之銅梁新設民多負固撫循有方人咸帖服
獲賊野王剛鼓衆倡獫狁震湖陝 上命三省督兵
會勦澤下重賞之今竟磔剛於市弘治五年陞廣東
右布政使七年轉左時汀漳盜起郡縣有司已循不
急備其勢寢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
散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閭閻爲東南
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東掠西騷釋愈甚時會
議以爲盜之未平由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
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

近祁縣以隸之則盜易平具奏其事得旨陞澤爲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澤先榜令自首者釋
罪因嚴爲督緝捕斬賊首蕭天明等八百餘顆論功
罪明賞罰人多感奮思效徭徭洞鑿聞風向化四邊
以寧又因四省交錯緝捕官員責不專一每有警報
爭難責成奏行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
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緊急可以責成又
瑞金縣招集鄉去縣六十里僻在一隅俱係深山險
洞林木森陰爲盜賊藏匿之藪奏於湖陂山場設立
巡檢司一所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

本朝入省命考

卷一 二

一

前題

要津禁遷奸細又增高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
等處舊城崩圯者俱檄修葺凡百政令皆可行之久
而無弊十二年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尋以兵部右侍
郎遷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正德元年致仕

李吳

李吳字志遠先世崑山洪武初以間右占籍上元成
化己丑進士忻穆王出閣詔選講讀官除吳翰林檢
討侍王左右吳於訓誥之外敷陳諄愷王甚重之有
小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卽爲吳父母請封旣得
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致也改南京禮科給事中

丁內艱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叅議吳在言路
黑胥之異力陳時事當罷行者及勸遼東軍餉
卒補匱乏遼人稱之浙江值紹興水災民饑告病特
寬其逋負湖州政初孝豐縣營治初建霍然一新嘉
興百戶陳輔以衆劫府庫分捕擒之尋以外艱歸遂
請老以坦拙自號退然不求榮進以壽考終於家

莊杲

莊杲字孔陽江浦人世稱定山先生中成化丙戌進
士任翰林院檢討上欲設鰲山燈杲同編修章懋等
上培養君德疏忤旨調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用給事
卒杲今有翁志 卷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中毛弘御史陳莊言改南京行人尋道二艱服闋不
起巡撫王恕訪於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廨
杲曰受官辦以理私虛可乎卒不受弘治甲寅被薦
召用巡撫何鑑躬詣勸駕入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家
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杲曰第令
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嶢語吏
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月偶病遷延野寺越明年考察
証以老疾乃杲告去已改歲矣生平持身慕伊川法
度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爲世道計也孔

子六經諸子傳注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
今世降風移學者泥於聞見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
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千譽退
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不立異以求名所著有定山
集雅好爲詩趣多自得不得獨踵唐人風格詩之變自
杲始

陳鎬 附弟欽

陳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
京占籍欽天監賦質卓穎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
第一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
中朝今有翁志 卷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中晉山東提學副使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
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
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午晉
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貧民蟻附徒黨
日衆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即晉
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
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歸化
者占以原籍湖湘素服其威信見檄即盡散歸農湘
江安堵士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菴漫
叢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舉與鎬

齊名鄉會試皆與兄同登人榮義之授南武選主事
署選軍政秉持清正峻拒請托豪貴者咸思中之會
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同部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
其冤狀 詔并逮獄同繫者二年婁病日深朝夕調
護得以不死久之婁獲免而欽以此名聞天下出知
廣平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風裁踴厲百廢具興
以時巡行屬縣問民疾苦廉有司賢不肯而勸懲之
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計以
卓異被宴養尋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敘甄別士方嚮
風竟以疾卒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士於物
六朝八分之二 卷一 一四 南武二

薛端

薛端字士莊先世河南孟津人洪武初年分設軍衛
隸籍留守左衛子孫遂家於金陵端生而秀異白晢
粲然如玉當成童時參將袁公佑方爲衛帥一見而
奇之曰是兒狀貌異常豈宜屈於凡流促令業儒木
幾補京庠生學日加進領成化辛卯鄉薦尋丁父憂
太原周公嘗延端授子弟經學至是陞刑部尚書與
端居比近屢致問竟不往謁其守禮之確如此服除

以戊戌乙榜授山東莘縣教諭幸俗士子好訐犯持
武臨久乏科名端至舉其甚者一人呈學使者置於
法風始稍息乃擇其英杰者十餘輩躬督之學居任
五年中式者凡數人陞南京國子監博士甲寅陞
府右長史以正匡導不稍比昵王嘗宴羣臣令各歌
唱侑觴端曰臣待罪輔相恒懼迂鈍有孤簡命違
習歌唱耶王肅然改容賦詩以彰其直尋晉左長史
引疾歸 武宗卽位進中順大夫服緋帶金俄以疾
終得年六十有九

王敝

王敝字漢英號竹堂其先居浙之西安洪武中以尺
籍隸錦衣衛遂爲南京人敝少警敏爲應天府學生
有時名成化辛丑中會試第三人授刑科給事中出
閱四川建昌松藩諸鎮邊儲稽處有法軍餉賴焉還
上便宜六事其一言建昌往時歲起礦夫若干今事
旣革而夫尚爲權家所占請罷從之丁未陞工科右
給事 孝宗踐祚賜一品服使朝鮮其國王令陪臣
出女樂燕之敝曰 天子在諒陰中吾何忍聽此其
君臣相顧嗷嗷還陞都給事中奏減兩京內府柴薪
又奏以各科所積柴薪餘銀助修六科朝房工費凡

奏疏上輒毀其稿曰吾職當爾寧以是沽名也乙卯
補通政司右叅議丁巳進左戊午陞通政使初天下
章奏皆諸吏分掌出納得緣爲奸至是置大樞列後
堂親封鑰之弊遂革戊辰陞兵部左侍郎尋陞尚書
散以本部任重勤謹益甚每選官必語其屬曰此祖
宗報功盛典毋事深刻寧過于厚可也武功黃選簿
在內府印綬監凡遇除選必入內查對輒爲所難例
納賄乃得如期對視請膳副於部以便選法命兼提
督京營戎務賜蟒衣玉帶以平寧夏功加太子太保
歷子錦衣百戶山東及四川盜繼起請增設諸要地
兵備定賞罰條格分令巡撫官嚴督軍兵以時操練
所用諸將官及總制大臣皆極一時之選辛未賜麒麟
又賜彩妝衣敝以盛滿爲懼乞休疏上者凡七乃
得 旨允歸歸則日與朋舊賦詩爲社稿章傳播一
時人指目以爲晉山洛社年六十有三而卒

吳文度

吳文度字憲之其先福之晉江人父某教諭黃梅以
疾就醫南京遂家應天府之江寧文度早孤與伯兄
居抗志力學成化己酉舉鄉試登壬辰進士授浙江
龍泉知縣龍泉故號難治文度招集父老示以禮義

其強梗者治以法境內肅然己亥徵拜南京監察御
史秉持風未多所建白丁未權知汀州府時僑人出
沒爲患文度設方略招致賦役帖然以寧以其餘力
修舉學政考德問業親篤勸之人才翕然以變弘治
戊午擢江西布政司左叅政壬戌進山西右布政使
閏歲轉河南左布政使力專才膽一時弊政釐革殆
盡下和買之令禁無名之役人至於今稱之乙丑拜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屬夷酋阿本負險稱
亂文度至撫先文告猶弗率乃進師親臨行陳擒其
渠魁地方大定夷民納貢賦如中土捷聞 降勅獎
諭賜與甚厚正德戊辰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
未幾拜南京右都御史逆瑾用事索賄文度弗應是
歲十一月改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文度既退蕭然深
居澹恬容典無異韋布時知已過從輒治饌具飲宴
盡歡達官貴人至則避不見久之逆瑾敗諸所嘗傾
害者 朝廷次第收復之士論多屬文度 召命且
下而以疾遂不起壽七十二所著有文石稿若干卷
行於世

陳鋼

陳鋼字堅遠其先本建安人國初有名瑤始以醫徵

緒太醫院遂家南京鋼少而穎異父教之字醫鋼獨
愛讀儒書族伯都憲公濂勸其父遣之從儒遂舉成
化乙酉鄉試進士不第授熙陽知縣鋼性豈弟治事
通大體初至縣稽民丁稅多寡均定徭役招復流離
闕硯田數千畝給無業之民置養濟院衣食無告積
義倉粟俾民不憊荒歲省刑抑訟杜吏爲奸居一年
庭無煩冤野無凍餒鋼曰民可教矣乃置社學修孔
子廟興孝弟禮義之教楚俗居喪擊鼓喪歌乃論歌
古哀詞如蒿里薤露等歌民知嚮風父老語子弟曰
微陳公汝其終于夷乎鋼曰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
流縣城下數浹壤民居鋼作小舟數十刳募民采石
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
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長沅諸路軍往戍靖州
夜每墜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醢拓廣
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掘地得古義士張捍
碑及宋令饒敏學寶山書院碑乃建書院於赤寶山
下祀二公於後寢將圖新縣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
乃底績又建面山草堂休沐讀書其中以考得失凡
與作民如子來知以佚道使也鋼病民憂惶禱神雖
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餘年報公病愈過市婦

大明會典

卷一

一八

高麗三

女子望之皆曰公貌得無少損邪鄰縣徭夷與民爭
田不決監司檄鋼往開譬切至咸踴躍服鋼嘗過他
縣道旁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見相顧曰公必惡
我等脫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上狀乞留監司
不許將行駕小舟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菓每品
取少許還之殺羊家設祖道人入頌惠無不板車泣
留者歸爲立生祠豎去思碑日以無忘仁人於世世
拜長沙通判察吏民所苦苛禮冗費悉刊除之決疑
獄出冤民民制於家監修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其
費王嘉其忠驟屢賜金帛皆謝不受歲復岳麓書院
云有會命考卷一
初渡江有僧來迎鋼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
君來訪書院故址是以來此掘砌得故覺識曰陳某
造適同鋼名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廟菴南軒
二公於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聞
之無不泣下乃請諸監司從祀於岳麓書院鋼居長
沙黔人歲遣子弟一人來問安黔人聞其卒皆痛哭
罷市至今長沙與黔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其像
拜哭之弟銳官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于沂官翰林
侍講文學行誼並有聞於世

楊銳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衛指揮歷數世而銳嗣其官正德四年總江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詔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九年盡獲江賊於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竟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最爲要害當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本朝分省 卷一二中多濠井十四年寧濠變作卽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鈎距於江側禁勿泄及寇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鈎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勦逆賊告郡守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瑞持黃紙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覩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艘樓數仞徧瞰城中有甲冑者持鈎距大呼銳發矢中左

服藥火齊發項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將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舉木爲蔽銃裂方布覆紙畏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乃詭以大將軍火鏡實石被緋衣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其餉道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海力憊夜皆鼾睡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鼾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衆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數出溺而返及奏捷武帝下璽書褒之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楊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等處銳疏舉鄭岳胡世寧皆以拒濠譴者濠旣平論功進爲左軍都督府僉事廕子平爲羽林千戶又疏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賢之嘉靖元年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旋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授總兵官鎮守遼東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九年改漕運總兵官鎮守淮安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又明年以疾卒銳自立官足不及權門

劉 聖

劉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提學御史陳琳器重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璽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索運船之利瀕死不從臺諫累薦奉勅守備浙江温州等府到任卽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陶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璽乃可拯江西儲運之弊陞江西都司江西自宸濠之亂糧稅起歲不完璽盡心區畫得以底績復條陳巡撫中丞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士林因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上聞王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卽重之奏取副叅命未下而守仁卒奉勅充叅將偕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卽有議處璽量以免凍阻等疏皆議行言官累薦充總兵官提督正巡鎮守淮安奏增餘丁

月量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濬規以一衆心疏濬河
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月三十餘
歲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慮淮楊河道淤淺奏起四庫
丁大開濬功成 詔賜白金彩幣累改僉南京府後
軍都督府事再被 命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再蒞以
來於勢要愈不假借性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
李蕭然篋書數卷丁未 詔復起用而已癯疾矣聖
平生志意恬退學問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
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少侍父疾施盡勞瘁遭
喪哀毀幾至滅性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
公朝外省粉考 朱十二
廉時捐俸以贖親黨至於暮夜却舊屬之金十年還
以友之寄其立德亦以盛矣

邵清

邵清字士廉國初自嘉興徙居江寧清切有至性母卒時纔三歲置於別室清號泣欲往視聞者異之長端潔好學工古文弘治壬子舉於鄉授江西德化教諭教諸生必以孝弟節義爲言束修問饋之儀無敢及門者乙卯秋山東巡按聘典試事志在甄拔才俊高下或自王斷巡按者素重清名不易也事竣卽就道有謁贅者拒不受藩臬交章薦之選授監察御史

史教職擢臺臣自清始也委督抽分其索循射利隱沒者皆置於法正德初 皇親張延齡恃恩奏人負券若干緡有 旨與追清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可爲人索私債耶其持正不避權要若此奉 勅理鹽法兼管河道俱有勞績迺始擅政索清賄不入矯旨遣官校捕至榜數十罷歸家居閉門灌畦園瑄怒猶未釋仍罰米三百石交親爲代償乃得足瑄伏誅廷臣追訟其冤嘉靖壬午復御史陞雲南按察僉事已丑改廣西左江兵備所居皆膏脂不以一毫自潤行橐蕭然辛卯齊進表文事竣曰可以已矣乞休疏

李重

李重

李重

李重

李重字元任別號邦江其先揚州江都人國初從戎隸南京金吾後衛籍因家焉母太安人夜夢五色光覺而生重生五歲旦出嬉戲問學舍子弟所誦論語孝經中語夕歸盡成誦稍長卽刻勵爲學以應天學生領弘治壬子鄉薦至正德辛未舉進士拜官戶部

王事時大司徒爲九峯孫公擬試天下郡縣存積樞儲疏獨謂其敷陳精覈擊鑿可行雅敬重焉河南山東流賊猖獗 朝廷命將出師分理軍餉有功賊平有錦綺銀牌之賜明年奉重書督賦兩浙端本振法風采自持澄扶弊源人不敵易時鎮守劉璟所侵官銀至二十萬計密欲重有所遺以緘口曰與其遺我孰若爲民償所負以足國璟知不可犯盡以所侵輸官自是人皆曰鎮守且不敢爾何況我曹故兩浙宿負徵完百二十餘萬前後所未有事竣轉本司員外郎進郎中旋擢守德安德安部民曾有告藩郡校豪橫不法者直其民悉寘如法不少貸以是坐擢者深左謫河南布政司經歷量移南陽府同知用大臣薦復起家工部郎中巡視河道陞守九江至九江未兩月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持憲愈厲性故落落以阿順上官風旨爲耻坐與上官不協竟以老擬致仕云重在官二十年未嘗律已以恕亦未嘗假人以法非其義者雖千金之貲不以爲干孫累義之所當爲者雖匹夫匹婦之冤毅然以身任之也王公貴人有所不避去德安日士民哭送出境迎其主生祀於名宦祠中久而民猶有感泣者以南昌同知攝郡事爲民興

除不異真守民以李青天稱之焦員外希程君所爲
作青天公傳也平生所辨冤獄枉枉有閩南康立廟
盧山歲時祀以報之至今存焉經歷署睢州時中丞
王公蓋特疏薦爲異材丁亥元日風霾之變大學士
楊公一清奏言宜錄用守正被謫之臣吏部首以重
名請及歸老之後中丞易公瓚猶以田野遺德言之
朝雖未竟其用而聲望日以著矣歸老而貧如昔至
授徒高淳深陽之間以自給尚書霍公韜欲以所毀
潘祠爲脩葺草舍之資辭欲贈以廢寺田又辭易贊
之時尚奉先人遺訓拳拳以不爲不義戒其子享年

蓋八十二

史學

史學深陽人弘治丁未進士辛亥授戶部主事差兵
外廩芻牧尋同中官及臺諫勘侵地于南城監漕通
州檢甸服田災督儲淮陰一歲當代准人伏闕借從
從之歷員外郎中奉勅提餉遼東時邊庾多虛悉
心計度察近裡餘積弛刑徒用轉撤法漸以實邊又
奏出帑金三萬多買粟豆積塞下爲脩未幾虜大入
軍賦有餘將士鼓奮虜不得志而遁正德庚午陞山
東左叅政時盜起雄們既跟于河朔山東承平日久

莫敢擾其鋒學視河金卿群盜猝至因與令事仕西
謀曰縣城卑圯不足恃以守徒死無益乃進保濟寧
調銳士七百餘人指授方略出與賊遇多所擒斬賊
退論者謂棄金卿而保濟寧涉于異避竟落職歸既
歸建始祖廟葺先世祠堂割常稔之田以供祭脩賑
凡八年忽召其二子謂曰吾數將盡幽山乾原吾將
營樂邑焉夏四月與客飲於登樓聞書忽疾作遂不
起所著有埭溪集金淵節孝錄深陽人物記藏于家

張諫

張諫字孟弼句容人進士授行人選福建進御史陞
正不阿屢侵權勢丁父艱廬于墓側產乏數輩後累
陞順天府尹剛果有爲百務振舉因忤當遣出謫荏
州府進太僕卿卒于官

湯霏

湯霏字用之句容人由進士初授行人選擢御史
與庶吉士鄒智寺並負氣節遇事敢言弘治中上勸
學襄治二疏伏闕七日冀用其言上亦多見采納
後疏劾閣臣萬安寺素奸誤國爲所中傷下詔獄謫
戍甘州凡十年蒙恩放還杜門掃迹自號鉄翁有
詩文奏疏若干卷以上壽終至今士林瞻仰之

張 鰲

張鰲自莆田徙居金陵籍江寧縣以鄉舉出知合州至則罷淫祠止邪教以正學倡督諸生嘗督木潯水遇捕首倡亂爲所執坦胸露刃脅以必從鰲神色不渝徐以大義拆之酋不敢害兒之還未幾酋陷基江上命督府糾兵二十萬入路合剿時以庚癸爲厲廉鰲才疏晉保寧郡丞專司轉餉鰲奏記謂宜從舟運又郡邑夫役宜分信地通爲轉輸有譁而逃者以軍法從事督府然之一切以便宜委鰲鰲乘小艇導諸餉舸出沒數百丈驚濤駭浪中使萬夫牽拽而上舟不可通則芒屨徒步冒雨衝泥以身先之士卒無敢後者嘗上督府書謂鰲受事以來一身輕如秋葉生死等閒于浮雲躬自拮据卽募窳常自震驚云卒之馬騰士飽折騰執俘蠻烟廓清異服從化而鰲之精已銷亡矣當事者猶以善後屬鰲疏晉播州守時郡治初創百務叢紛日與裸身鳥語之人更化維風部署甫有規緒而病作不能支竟卒于官迨後朝廷行平播之賞追論鰲以捐軀勤王盡瘁事國贈兵部郎中祀于蜀仍行撫按注卹其家鰲生平篤于孝友凡歷官祿入纖毫與兄鑒共之無少留于私鑒鑒亦

甚愛其弟兩人者皆忠實篤行君子也

徐 珪

徐珪信之其字也上元人十歲能屬文倪文僖公一見奇之謂其叔祖助教公曰徐氏有子矣弘治庚戌登進士觀政戶部嘗攝監收倉粟能革諸弊給賞遼東官軍被徵輿疾不以勸辭授知華容縣屬歲歉寬禁緩責勞徠賑卹全活甚衆縣有黃洋渡兩潦時至冒其旁田溢爲巨浸乃發卒築隄延數百丈仍歲大熟民相與名曰徐公堤云均編役置平糴倉治狀稱最入爲南京戶部主事改工部分司儀真丁母憂服除補南京刑部陞員外郎郎中治職勤敏奮勵有爲操憲任法卽里中舊故諱諷亦毫不少徇蓋毅然強明自信者也擢貳浙藩未幾告罷竟以疾卒遠近歎息咨閔焉年七十有五

張 琮

張琮字廷獻號楊春其先吳縣人洪武初徙開右占應天江寧籍琮自兄時凝重寡言笑未冠爲諸生不狎於衆人亦憚之而文日有名成化丙午舉應天鄉貢弘治庚戌登進士癸丑授工部都水主事管理清江提舉漕艘事告者曰一自防百足理也笑曰自防

者分也無所理事何以集成漕艘之法古莫善於劉晏吾且法之踰年數千艘成改禮部儀制主事壬戌進郎中癸亥冬孝皇不豫免長至賀東官親王如故事琮請於尚書曰未有天子不豫而王受賀者命下如所議占城國王請封制冊封夷王給事中一人往占城遠在海外人憚於往六科倡議止之疏不絕上尚書不能決琮曰封而不告與告而不封大王之命討去矣禮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計命將誰與以是請之咸信其庶幾乎卒從其言武皇卽位大喪大慶大婚耕藉幸學諸禮悉如制而小變之皆著爲令晉藩有奪王封者琮逆璽受賄決受有司莫不傾罪琮獨不可瑄曰一郎中力能除奸耶

出爲陝西叅議今有卽如所請京中語云鐵漢去矣

如禮何丁母憂歸正德庚午服闋左遷濟寧知州苦於要衝日費錢數萬裁省十之八所過卽權方者歛跡而去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甘肅府方討安化之叛餘亂未息琮至恤無辜治有罪安輯邊氓遠近夷嘯變訪忠勇舉用賢淑熾實耀威而腹心以順矣一日祀廟刃曰吾南方一刀子乎而不改劍此何往以刺人耶擲之地下虜吐舌大驚呼太守幸獻

牛羊詔爲壽曰太師其神乎疆圉乃靖牛羊瑾諫湖廣按察副使備兵郎裏當河內陝右三路之衝流民盤據爲城社琮綏順懷逆示以大信行以大法有稱浮屠教聚衆數千人僞爲符璽僭自稱王大亂將作郡邑勒驛諸監司議請兵討之琮曰此特縛其首足耳陰命勇士數人入其巢獲之且諭衆曰此謀非汝等所知法不及汝衆駭散遂定乙亥擢貴州按察使兼布政都司事邊氓夷落戎衛諸種規模一新上以勞勩有金幣之賜丙子擢四川右布政使戊寅轉左布政使時舉松藩兵取官殿木軍餉夫役之勞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二

費甚多郡縣告困而內豎劉允往西竺迎佛所過閭閻殘廢聲絕雞犬乃命輸以近儲挽以津人迎以信徒省煩裁冗沮遏其勢事就而民免於俘屬人曰不圖今日復見張益州也松藩平朝廷再下金幣之賜已卯奔父喪歸辛巳服闋補廣西左布政使明年嘉靖改元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節鉞鎮湖湘十有八郡兼贊理諸軍事時黃鑑造逆劉召爲亂丁爵萬明福倡妖於德安李全伯作孽於襄陽阿核構逆於芒部荆襄大饑運糧告乏凡七下簡書勸應不暇琮調遣諸兵召令郡吏相期年易急授以方略次第

之不踰年而悉平所賑饑民用青州法因時小變
免於死凶甲申進南京工部右侍郎候代境上乙
酉改南京刑部琮雖家南京素無狎比者門無私語
避葭率之親有犯不敢私庇之丙戌進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言於諸臺曰朝廷之法執於御史執者廢
法將安歸惟寡交遊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托皆
惴惴而退鮮不憚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
皆不敢以屬吏自比琮轉官自刑部以至都御史中
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已丑乞
休疏凡四上始得請命有司歲供夫役月給廩以優
之三司今分考 卷一二 三二 贈禮二

顧璘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初蒞廣平知縣
甫弱冠耳而剖決敏利摘伏嚴明正德庚午出知開
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
璘練兵轉餉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
逆瑾黨自恣璘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
尤許謾譟廖出鎮璘不爲禮有所徵需亦不答用是

積忤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璘
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州
知州全僻荒遠廼拊教之久民用又安士興於學甫
三年移知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
爲姦璘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
郡爲修築費率爲王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璘鉤
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
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運卒窘之相賊殺不止
乃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往軍餉不時
給貧軍多稱貸駟僇肆爲侵牟璘支放有期軍餉以
足而姦民不得恣其巧既久於台盡悉浙中事宜
泰藩浙省及轉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愷志所欲
爲縱文牒糾紛隨事剿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
欽手無所事事迨巡撫湖廣輶車徧歷州郡跋涉險
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悉以謝去僕
頓次舍才足給用務汰奢費民不知勞所至勸農業
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自
時雖不盡行而所言皆出爲論已亥陞刑部
會 顧陵肇工改工部尚書領山陵事 歸
經費不貲璘長於料簡程行游視他所營率損

十五而規制宏敞功實倍之事竣改南刑部尚書剛
正自持不肯執法徇人高視濶步遇權貴儼然不爲
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視榮進之唯恐
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踐高位卒困於讒以沒惜
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年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
扶掖曾不委勞於人少學于李璠李死妻萬不免饑
寒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子卒乃迎萬養於家死
爲歛葬而厚給其孫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俾
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爲文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
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所歷沅湘天台衡
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感時懷古臨觀賦詩
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所著有國
寶新編顧氏七記詩文有浮湘稿山中集息園集憑
几集登衡小記總若干卷並行於時

金達

金達字達卿號望山江寧人也父澤累官右都御史
達幼承家學奮志下帷舉弘治乙卯鄉試連登丙辰
進士除陽信知縣明以燭僞敏以集事上下翕然稱
賢前令負官物妻子久繫幾死達代償之復厚贈
遣以歸藩王之國道出陽信達請無歛民財聽取貯

帑官錢給之又憚民遠役不便令母行但以顧後錄
往故縣中事邑不知擾三載以治最內徵擢太僕寺
丞丁母憂服除改禮部主事進員外郎陞廣東按察
司僉事大輅由賊累年爲患率兵往征士卒用命遂
擒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餘級上嘉之有金帛
之賞正德辛未府官歸時都憲公家居無恙日奉左
右極其孝愛及卒情禮咸備友其弟文樞眷愛卒於
正德己卯年五十有八爲人魁梧倜儻饒於才智周
乏拯厄日不暇給至人有過亦面折不諱大家世宦
賓客雜沓終日應報情禮有加累無倦色卒之日咸
痛惜之

梁材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籍弘治己未登進士授
德清令勉苦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而去材
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
賊曰有一排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
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累貴州司員外郎
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鍾每令諸司錄其讞案以
爲法五年改山東御史趙瑾誅劾論天下出其手
筆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爲史記李與次相楊

其和各製一篇俱不愜意會司寇何鑑中丞楊齡令其屬備爲之李見材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世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材愈以清約自勵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適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材曰事急矣若何材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浙恃以安嘉靖二年服闋備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殺者六載未定召召至諭以王法當誅今姑貸汝死如例罰牛羊以

卷一

三六

前集

贖土酋頓顙輸服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王臧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菓蔬弗受也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受勅居守者三十七年以孝滿辭職明年廷臣上議食欲用爲司徒乃以原官加太子少保時永嘉張璉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

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黷弗了也旣而偵之則璉第風具者張乃歎服上念吏治龐雜特命材以司筭行考察汰簡數百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時珥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導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兩月而卒初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材殫竭心力不稍加賦於民

卷一

三一

前集

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今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勅僚屬壹意奉公獨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宅及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天眼開召回梁公矣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與隆慶初奉遺詔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

李熙

李熙字師文上元人父吳浙江布政司叅議熙登弘

治丙辰進士授府令權監察御史正德初太監劉瑾等亂國紀抗章請誅犯眾怒經請索錦衣獄廷杖三十罷歸體肉盡銷不死瑾猶銜之踰年復獲舊所行惡名文致徵還詔於南京廷朴五十襲昇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不死瑾伏誅廢者卒起應劄以學刺貴要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嘉靖初起守饒州府遷浙江按察副使方按部定海得疾暴卒享年六十熙清夷簡重才行修美孝於親友於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爲將樂令再起守饒意所注錯準古修格去官之日玩無奇石器無精美爲御史居桑梓之間執憲行法親戚無敢請謁居家時杜門息交公卿存訪僅一往謝而已居飲虹橋側時輩稱曰飲虹先生亦況其負氣而善藏也喜賦詩所存有尚友集明農稿若干卷

黃宏

黃宏字德裕號友蘭六合縣人幼有至性律已甚廉以忠治進士起家爲萬安知縣擢順調泰和徵入爲戶部王事乞便養改南京刑部主事戶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江西布政司左叅議貪淫賊作亂上命都御史王公守仁統兵征之王公徵宏監軍督餉

紀功捷聞詔加侖一級賊聞十四等旣降復恃逆濠等剽掠九江上下莫敢誰何宏毅然發兵捕之獲其輜重以歸逆濠久蓄異志士夫相對常以爲憂宏獨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之官唯有死而已正德已卯濠將反以誕日宴諸司官伏甲宮中次日入謝被孫巡撫燧許副使達械宏入獄忿恚不食而死濠誅詔祀於南贛者曰三公祠祀於省城者曰旌忠祠朝廷追死事諸臣贈宏太常少卿焉

朱衣

朱衣字正伯先世山東之茌平人國初徙金陵後以戎伍隸錦衣籍衣幼敏慧異羣兒十四稍諳生卒就冠其曹已受廩弱冠多從之受易者嘉靖甲子舉於鄉母病痿篤丙夜禮斗乞以身代有白光降几榻之異疾遂愈三上春官不第念母老且病懼不及其身祿養辛未謁選爲臨淄令邑多逋賦舊多侵於里甲燧許自投踴躍樂輸無後者有大俠越境結客壓人乃置爲首者于法餘未減迎兩尊人於宦邸示幾相繼以歿貧不能歸其喪兩臺及郡守各贈賻始克還里服闋補鄆西令撫臺王公特疏調房縣居嚴邑邑令多被告許署篆者邇更易訟牘填委比至

戶訟師鋤強猾期月完積案七百有奇民乃囑服
刁訟者值旱步騰騰旱而雨歲以有秋官掣爲有力
者據壅水專利水漲田稼漂沒乃鑿石以當堰旁濠
池蓄水以殺其勢下築石堤爲斗門建閘啓閉又分
爲蘆管七百餘以遠遠田歲可灌子餘頃邑人因名
曰朱公堤立祠肖像王公爲文勒於石始邑倉無擔
石儲至是積穀至五千餘石修費官茸縣署創尹吉
甫黃香祠皆取諸錢金民不知費有裴簿者卒於官
不能欲爲治其喪而歸之至私索寶如也居房五年
七薦消遷沅州守父老赴撫臺本巷楊公留之會邑

六科分省人物考

卷二

四

有鑛徒哨聚數百人被切殺者數十楊公欲率民
兵治之馳往下令曰持鐵者賊空奉者民不得妄
乃戮倡亂者餘黨解散因伐木雜土石塞崩洞以杜
亂萌邑城故無濠乃鑿池深廣丈餘堤植果本不四
月告竣楊公獎慰甚在事者忌之及抵沅會守兵
中鼓譟報一日十至衣曰非反也迫於饑耳白治兵
章公先遣牌撫之期以翼日子餉卹下且疑且信而
餉隨至衆皆偃旗受餉既定會其首領四人寘於法
蒞沅四月竟爲舊郎守所中銓部議調而竟輒然歸
矣既歸故田廬悉推與其弟環培蕭然歲儉至與

僕啜糜粥無愠色日惟手蒔花卉焚香啜茗玩法書
翰事以自娛親友過從則爲澆酒摘蔬盡權而後去
與談時事及世俗鄙瑣搖手不應四方知交宦金陵
見訪一報刺外屏不見蓋是時子之蕃已爲諸生有
聲矣爲授徒資修脯以佐其貧甲午始中鄉試明年
及第第一其秋迎養京邸偕同志遊郊園一再遊西
山登覽矯健不減壯齡十月幾望遊天壇歸疾作忽
中夜召修撰君曰頃夢石城許公言待我久當同往
南方極樂地修撰君評之則正色斥曰而祖年六十
五我年適當之數定矣進湯藥揮去問所欲言曰我
無所慮復何言遂逝

六科分省人物考

卷二

四

李登

李登字士龍別號如真上元人弱冠補弟子員爲學
使者羣巖黃公初泉吳公所賞識嘉靖辛酉天臺耿
公督學南都以理學倡時從游者多名士朱嘗不以
登爲祭酒隆慶間詔郡邑拔士雋充甯監天臺公
竟以登應卒業南雅大司成對山林公與結忘年交
屢試弗售謁選授新野令至則端士風明學術嚴考
課捐貲以給薪膏適歲不稔設糜粥以待民之無告
者徐乃廣置義倉取緩穀實之邑有八水築土堤以

擇其端激橋名通仙增修之以復其勝期年而
遍洽屬邑有黠宦魚肉邑人登列狀上聞宦修郊用
蜚語中之改論崇仁爲訂居業會熱仁會所與終日
語者諸生退而錄之成帙居二年徐浩然有歸志曰
久矣白門有約吾不欲久虛也歸集舊游聯新知隨
地約社隨人應機性至孝父竹塢公年不四十歷三
娶委曲事之動能得其歡心爲諸生時嘗憤里中戶
役重困一夕竟不寢篝燈屬稿翼日上書當事者時
垣中公大爲感激旋藉所上語入題疏中隨得題免
坊民以是沾百世之利蚤歲冥契內典比謝仕閑歲

不肖小生

南直二

東山摘所賞會別加錄記有幾若終抄若干卷
錄抄若干卷覺海同符若干卷生平究心性命公百
家羣籍亦多兼通知字學聲音點畫反切清濁辨之
細入毫芒篆隸草楷諸體各極精工故遠邇聞名
書履棊滿戶一切抑心應之著字學正謬六卷正字
千文二卷舊刻篇海五卷撫古遺文一卷所撰詩賦
諸文無意工斷居然先進風有治城真寓存稿八冊
續稿二十一卷老子約筌二卷俱行於世最晚者
知齋家藏一卷貯於笥空如原于而卓轍日至今
伏生而韋編不輟歲已酉病脾食漸減骨立謂臨終

曰人不當以知見用事要平日於本性上用功
俟傷非真焉保臨終不亂乎小子識之尋瞑目而逝

領 瑣

吳縣字英玉號橫溼先世吳縣人隸籍應天正德甲
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武宗南幸欲擇一通
有識者侍左右備倉卒顧問衆以推環一日 上
目久之曰女管船官耶環頓首 上謂侍臣曰甚矣
側可著充護衛官遂護蹕還京時東橋公與掌銓者
有舊欲與之營訪不往其父亦諫之不宜太峻終不
往庚辰陞南京武選郎奉 旨查冗員魏閣公于徐

不肖小生

日三

王國

某亦在何中頗脩名譽爲之請者甚衆白巖齋公亦
欲庇之堅不可自是當路者滋不悅明年謫知許州
部民某不事生作屢與族人構訟按致其罪於法願
贖金某曰汝安從得金民泣曰丐於親故耳徐譽之
曰汝既構女族又累女親於心何如民叩首服罪環
察其有悔悟意曰今赦女女當改行仍以俸資二兩
給之其人遂化爲良民邑中人聞之咸呼嘆頌訟
牒爲希人復有噴言於齋公者公曰顧英玉佳士以
少年錚錚姑抑之耳言者慚而退陞江州貳隨晉山
東僉事備兵沂州沂多盜以保甲法寧謐一方轉河

南甯使整飭信陽等處汝南有巨猾交勢要而陰犯
有司者廉其狀捕寘於法與部使者論事有不可誣
封還移文同官駭愕曰朝廷置按察爲外臺在法
婦人吾不爲也信陽舊有田租若干皆歸備兵者私
索習以爲常歎曰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
公府道前兵備爲按察使陰賺之遂媒於部使者罷
歸歸而責其校徒自給以終其身與即璘紀弟

顏國輔

顏國輔字維德號發卷光世崑山大父少孤守於張
從徙金陵遂其姓至萬曆癸巳始復姓顏氏國輔

少小惟勤苦有聲諸生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甲

辰

萬曆

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江陵柄國治尚操切秋處
因屬有所縱舍殿上江陵意弗解問尚書因舉狀國
輔往對具言因所以不當入反覆甚辯江陵不能難
尚書器其材一切論獄咸咨之爲郎六年以父憂歸
之補原秩出爲襄陽知府時值旱疫死者以谷量至
則首議賑卹餓者予食疫者予藥流民就食者設糜
鋪之所全活者衆明於法比判決如流下教務與民
休息胥吏之莠政秀民者輒抵罪一郡震洗躬自菲
澹乃臺綬先終任苞苴無敢至門者往奸民以襄府

爲通逃費有司莫敢誰何王雅重其治行數戒舍人
兄毋能法奸民由是衰息成卒諱郡陽羣毆監司襄
人洵海虞有脫巾應者召諸將士諭以大義帖然
薛已奉詔逮首惡泄殺於襄郡中復洵海爭傳逆
黨且下甲劫囚去令邏者遠偵之趣加刃卒以無事
在郡五年擢浙江副使備兵寧紹閩帥其老而貪汰
戈船卒十之三四取其貲以媚諸貴人至國輔屹然
不爲動帥乃戢故帥傷文驍將也以事坐廢數言於
制將謂其才可備緩急後帥師征西夏論先登首功
御史亭制郡邑吏短長急列賢者以聞而於微賤註
公卿人等第云云卷一十二
誤事涉惟簡者削不列生平好道人之善而掩其過
類如此壬辰楚使者中以考功法聞報亟解任歸兩
浙縉紳人人扼腕爲治橐中裝以行悉謝不受重太
史追送之江曰吾不悉使君治襄悉使君治越也廉
明若使君者而乃絳吏議哉爲感慨泣下而別後太
宰御史大夫尋知誘由襄司理蓋司理以侯家子所
爲多不法嘗卽其左右微檢之遂大望乘間造言盡
當事者後使者知其奸論劾下之獄於是其誣乃大
白家食一年以復姓詣奏都下部調寶慶知府越起
不欲行會同里焦太史欽勸駕而往至則屬歲大饑

多方賑卹一切政事悉以襄之治治之積勞病發會
使者按郡手削官賢否獄訟錢穀諸牘以上及使者
條覆諸事不移時而畢歎曰吾行過諸郡其治辦獄
無枉獨是郡耳而竟病綻不支以萬曆甲午卒於官
得年五十有七爲人真率夷坦是非信其衷母面謾
人或初受其德已而背之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倦施
伯父老而貧爲捐貲置產令歲收入自給如是者二
十餘年張氏子斐凶其貲時時周給不厭食無兼味
衣無重采室無姬媵於聲色玩好泊如也子起元戊
戌會試第一人廷對賜及第三人今官南吏部侍郎

鄭宣化

鄭宣化字行義號獅南先世温州樂清以武功授龍
江左衛百戶貫籍金陵嘉靖己丑進士授袁州府推
官材猷通敏其鞠獄若手權而游移於一衛之上不
爽錙銖剔蠹平枉機宜咸中大者如訊南嶺三巢之
行猷平豐清二邑之疆界汰豐城數千石之浮糧卓
卓在人口碑遷南工部主事分司燕江嚴立權法掃
除其穴根節使大猾無所容權入委於縣籍記循

環覺察秋毫不以自滿調兵部郎中往軍衛船役以
年限貧富苦不均題奏割羨補虛具有條式又船馬
銀錢等武備出騰物議特置籍鉅纖登載出納同僚
佐扣記互相稽察主粟無漏缺屑越之處二事至今
踵行之節丁內外艱服除補武選司郎中時江寧專
柄與其黨王少宰要結勢傾一時少宰有甥先世以
百戶累千戶覲罷之一日江陵出片紙欲以錦衣
某掌其事固陳不可江陵怒起前止之畢其詞去明
日而邵武之命下矣及抵郡人相語曰是片馬袁司
理持法不撓者是爲南北兵曹不私親舊不畏疆禦
本朝分省初考
卷一
能忤張江陵王少宰者於是大修學官指授諸生以
經義月品第激勵之以爲常先是邵光泰建四邑糧
歲輸郡庾給軍餉後以泰建山險轉輸艱有司盡徵
折色行之久而弊滋覃士所得於公與其市於私者
兩不相值兵民交病而倉廩亦虛爲言於上復邵光
二邑之稅給軍士食士皆踊躍躍呼曰太守活我勞
中丞出鎮閩籍中朝勢饒人俄怒建寧令輒謬以
賊罪劾之具言其令材而賢爭之甚力後中丞趙下
教郡中行保甲練兵士講求銷變弭亂之策上書止
之因作樵川圖說謂樵川所屬四邑惟建寧悍驚割

然多動難安儻得強幹粹白之吏可幾而理若邵武
民情稍淳無甚大梗可易治而光澤有杉關之險泰
寧四塞之固亦易守凡吾所爲興學育材富民足
兵者皆銷變弭亂之本非如今所謂修保甲練兵士
復爲其文也者在鄉甫二禩甲申正月與寮友飲於
鄧氏作是卒縉紳士若民若兵衛驚駭蹙悼走吊哭
觀遶哭送不絕聲相與立祠範銅俎豆之邑博士弟
子具其功行請祀於學官爲人專父母孝庶弟三人
鞠育教誨之不遺餘力言貌溫溫樂易而大節所繫
則毫髮不以假人利害禍福臨之不爲變居官俸入
之外一無所取卒之日官舍空然臺史監司佐其皆
然後得以禮歸

吳自新

吳自新字伯恒號韞菴應天府人進士授工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督工大內程材量役郭增亡所乾沒出
守杭州俗故侈汰以廉約鎮之畿府金累萬他主者
類殲穴其中容爲勾檢歲省數千杭人德之肖象祠
焉稍遷兵備副使進右叅政又遷按察司歷左右布
政皆官于浙在浙勞心疆事訓伍輯民而歷年既久
凡民間風尚賢不肯主名吏治臧否不可欺以纖髮

故十數年之內七十五邑宴然靜于安瀾權都御史
巡撫河南治當南北孔道諸務旁午細者理解大者
霆擊事集而民安焉晉南京刑部右侍郎方與諸司
約謹官箴慎交與簡聽訟而一疾遂不起矣計開
詔賜論祭自新負經濟才然實本之道術爲多嘗自
爲贊曰入道德之門不談道德處功名之地不競功
名博詩文之趣不習詩文探仙佛之源不宗仙佛世
方赫赫我獨冥冥世方矯矯我獨平平人以爲數語
諠肯其生平云

人物考卷之十三目錄

南直隸應天府三

姚隆

何鉞

景陽

何遵

黃宗

陳沂

王暉

王以旂

尹鳳

伊伯熊

金賢

李春芳

樊鵬

楊成

殷邁

王韋

許毅

羅格

張後甲

焦瑞

焦竑

王顯

謝璿

劉閑

徐霖

李斌

本朝各省分考
宋一三目錄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三

南直隸應天府三

姚隆

姚隆字原學國初籍留守衛家金陵登弘治壬戌進士初今浙之新昌時歲旱民多流殍設法賑濟多所全活數辨冤獄有懷百金謝者力拒之陞禮部王事轉郎中出守荊州府威惠並行明年大水人負高阜大樹日夜嗷嗷隆命駕小舟千艘濟之仍各給以米活者數千人是冬大雪率者寒途又命人搭簾舍於江岸以庇遠來赴食者而於近境爲粥啖之活者不可勝計又明年脩築黃潭等處決堤曲盡規畫雖工費數萬緡毫不取辦於民政績著歌謠載道忽以疾告歸民皆攀轅號泣把道不得前肖像祠祀之歸家不入城府不與時事有田二頃僅給朝夕處之裕如也

何鉞

何鉞字勲伯號東谿國初自姑蘇徙占江寧家焉鉞自幼穎異不羣嘗見伯兄屠算即能通曉大義父喜欲令竟其習有李公者獨奇之而謂其父曰天文終術家耳是兒豈可以術拘乎令治詩人郡庠舉試高

等文譽蔚然正德辛未登第授行人奉使楚藩固辭
餽贈以廉介著聲擢浙江道御史直言無避武廟
欲以城中積慶鳴玉二坊爲演武習射之所鉞抗論
此必左右近習假弄威權侵奪民居以爲第宅園囿
疏不報而事亦中止丙子奉勅清理戎務事涉貴近
一切奉法惟謹刻剔奸蠹直搜根穴兩陳事宜力救
建言下獄御史張仕隆等得從寬減戍守父制服
除總按兩湖至刷清理寬滯摘發吏奸嚴禁和買鋤
治惡盜彈擊貪汚不職者數人藩臬郡邑罔不敬彈
而亦以是中時所忌明年擢荊州守賑饑恤災飭吏
之勤公命朱一二

景賜

景賜字伯時從真州徙居金陵器宇弘雅凝然負公
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
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脩時

逆瑾亂政凌轅朝紳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同阿
者賜及何瑄崔銑呂柟數人已耳在館職以不獲釋
稍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言蒞是職者必自責
自砥勉於勤慎所以補過也詞甚諄至久之爲講官
當進講必赴宿齋沐觀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
以資富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景賜不可
賜亦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士人人以爲
得師二年請養願改南以左中允管南司業事時士
方競從剽竊託紉至賜一切謝絕不行與諸生講解
寒暑不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
州病卒賜少產於真州易簣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
咸異之素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
於神忽雙眸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居官清
約不異布衣每升監乘一牝羸雙鞭行旁觀者若不
能堪賜自若文以意勝耻事鈞棘詩蕭散有致嘗曰
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
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避其言所著有前谿集
行於世

何遵

何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

司卿登子入太學祀於鄉賢又詔禮部爲祠專祀之
武皇帝朝瑋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過祀名山
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諫以待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
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
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
踵之武皇帝震怒彬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
導入疏方言滿祀無補敗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
懷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
不以聞遵應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巨測復與同官林
大略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姦邪蠱惑鞏等無
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
乃四出機弄下遵等於獄復嗾其黨劾之被旨荷
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復
視頭爲輕重故杖視他人爲甚體素羸又憤所言不
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
當草疏時前持哭曰王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
邪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
今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
陳沂後事語不少亂是時子世守方數歲遵年三十
四爾既卒上南巡議亦竟寢遵以正德甲戌第進士吏

本朝余翁云

卷一三

四

勸懲

部尚書陸完器重之未幾當試臺獨引疾非出口
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
於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遵一以廉率之
夙患並舉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得鄉人
膊而後以觀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
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
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黃琮

黃琮字元質先樂安人成化間始附籍上元數年而
生琮穎秀絕出遠而多韻補應天府學生作平蠻金
陵二賦文譽騰起舉弘治乙丑進士與俯孝宗實
錄授青田令時逆瑾擅國稅政蔓作琮舉意高遠不
規規與俗俯仰以入計不納賄於瑾誦長樂學論割
然長嘯曰所不足於縣令者果子也夫教吾所樂也
陞堂講授寒暑不倦瑾誅陞鄰城令時寇滿山東城
圯弗可備抵任二十日而重成又三十四日而門闔
完恃以無恐謂山東之困弊於馬者馬政二篇又作
問官祠內祀孔子及鄉子自爲記欲學者知孔子之
聖由問學至也陞廣用守益練收民之體俗有隱瘼
咸得上達一一調御之得泰少遊海棠橋址拓置堂

六

卷一三

勸懲

字羣士子肄業其中以風夷俗拜岷府長史再疏乞養侍奉之暇灌園藝圃泊如也世廟初復有崇府之命方擬就道旋以疾終所著有宗說楚征日錄青田稿鄉城稿嶺南日課東歸稿藏於家

陳沂

陳沂字宗魯號石亭居士先世鄞人曰珪者國初以醫徵入太醫院遂家金陵父夢留奉明珠入室旦生沂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能攻舉子業語率奇拔驚長宿總角著孔墨辨赤寶山賦傳誦人口自是行誼文學日益隆茂弘治辛酉

本朝會典卷一百一十二

五十三

舉鄉試正德丁丑成進士雖久處韋衣時名燁然出人上旣仕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修武宗實錄嘉靖癸未同禮部考官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充經筵講官踰年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沂素抱經濟喜於治民至江西則備設科條杜奸鋤梗百務釐舉進山東左叅政按沂首滕賈諸郡邑察其災荒發官帑市牛給民墾藝寬其通稅暮年歲稔又爲捐除種馬薪木運部諸徭民獲甦息管至鉅野察有盜賊將發議調卒捕襲之言於中丞初不謂然已而盜竟破城以去始服其略嘗遇執政於德州勞之曰先生久外

行將召矣對曰齊民困甚苟行吾疏滕吾拜頌爵也後以事忤太宰屢歲不遷久之改山西行太僕卿遂再疏請老杜門著書絕意世務所著有皇明翰林志金陵世紀花叢志名山錄又南京總志山東通志皆出筆削居家孝友備至拯艱扶危不靳餘力鄉人謂其清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仁人咸以爲實錄云

王暉

王暉字克明號克齋先太原人自宋南渡家句容暉狀貌魁梧舞象時不類恒兒七歲授孝經小學卽動引古人自期稍長讀書朗然貫徹家赤貧父恒朝夕歎曰安得兒輩有代勞者乎暉竦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者乃釋書冊代父什一以給暇則手一編不置時時顧影嘆曰天生子而使之久居人下即邑有踐更役代父解藥材於京會校士南宮偶聞一孝廉文笑曰吾力能辦此項之枵出而孝廉得雋矣暉奮曰吾異日不以此起家者有如日歸獨居一榻謝絕一切每至午夜誦聲琅琅屬詞則自發其藁不聽師指而每試輒冠正德丙子鄉薦明年登進士授吉安推官時宸濠反逆暉提兵助王守仁以擒叛嘗令一

吏督戰艦及期無一艘至以軍典法立斬以徇一軍
股栗詞是與參密謀兵攻南昌城破贛共擒逆濠斬
殺擒獲謀算捷奏有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
共收全功語時舉告廟飲至禮而會母憂卽且杖
就途不反顧後朝議誦新建功自伍文定而下特稽
故以誌之服闋僅加二級補大理寺左寺副大禮議
起隨鴻廷和等伏闕泣爭觸上怒杖於廷尋遷江
西按察僉事分巡湖東時精於法比時時以情衷三
尺而行憲陵有父子三人畫割人而奪之金者邑令
周俱重辟曰此爲饑所驅耳而閭門墜死可乎令
曰此直指意曰法如是而止卒釋其二陝商以販錦
至臨江竹貴家值地方捕盜貴家嗾邏者并逮之不
勝撈掠遂誣服經十餘年未決時移文覆其年月并
召居亭者得其實立釋之自是名大噪於西章矣講
學政校文以理爲主浮誕者黜故一時獎拔者多知
名士尋陞光祿寺少卿已從太常卿陞右都御史巡
撫江西江西故舊游地民瘼吏弊洞析其委至則立
綱振紀懲貪植廉一時黃綬而下有望風解印綬者
已陞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至則
夙敝盡掃歲調如期無後者其貴海州之馬謖裁揚

州之二同人尤便之晉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等務
搜伏匿革冗濫吏不得侵牟爲奸有賦畹以玉帶黃
金僞爲請莊田地峻却之往倉場覲殺率雜泥沙乃
斃以碑石奠爲永利上屢賜絢繡獅補等又賜
獻皇帝御書文行忠信四篆字以示旌異亡何以兩
淮解銀未及覈先尙書王果被罪去科臣厲汝進語
侵暉上乃賜珽以歸卽日單騎趨里日淮園城南
與二三昆弟陸微時知交詩筒酒盃倘伴日適或携
杖東阜課耕織話桑麻而已世味一切無所好顧獨
好書購樓貯之額曰藏書山房雖老持一本不廢爲
父雄渾精嚴詩汎濫於韋李少陵晚喜陶孟曰取其
夷曠拜我心也有克齋集行於世

王以旂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
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
南院解圓帶贈之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
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剽劫庫獄以旂
集鄉兵於要害處徧置鐵寨募防之賊自是不敢窺
上高已又生擒流賊數十人圍境帖然益省刑紓賦
與民休息縣大治遷河南道御史臺長彭澤尤器重

之每指其坐曰當拂拭待于矣出按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聞劉璉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以旂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如故事璉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力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國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璉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終父養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政等皆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陞光祿寺卿八月陞

本朝全分考

卷一三

右副都御史撫治郎陽時有議革撫治者乃繪四省交會圖鐫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瑒漕舟滯不行被簡命督治河道至則視泉脉循經流爲增開若干又相地形築土壩若干漕舫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勢豪侵沒多獻之德邸有司因循不敢問以旅謂水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而金公澤贈帶之事於是而驗其處父母之邦也務

南明性

在擢遷出入鹿鳴從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堪步入里門可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例卷御史以公錯參武弁至千餘員有旨贖罪值熱減詔至卽承德意悉蠲之丙午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疏琉璃河圓明園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九月轉兵部尚書先是陝西總督曾統倡議復套業奉命某俄俄旨出逮統卽命以旂代之陞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又嚴盜馬之罰崇功管之弊璉會辛建平尚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建議延安等處以游

本朝全分考

卷一三

十一

擊一人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患之召諭諸番爲繕室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一清在璉六年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已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皆督師敗之嗣是連年破虜及番賊出沒境上者計斬虜六百餘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無算修完延慶等處城堡墩臺若干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廕千者二賜金帛者八壬子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癸丑春卒

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計聞于祭九壇贈少保諡襄敏以旌其性恬和事父至孝父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涸竭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速寓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所著有潛河奏議

鳳

尹鳳 字德輝別號在竹先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 高皇帝起義爲衛千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軍後衛鳳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諸兵法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儀從送歸觀者以爲榮授中憲守備持廉斤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及奪還鹵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幣金癸丑徙僉浙江節度使秋晉參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以浙東兵屬之乃選號果以軍法約束不半卒即斬以爲首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與賊

戰游興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賊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無算已未戰梅花港中竿塘等處生擒九人賊百二十有奇奪還所虜掠亦無算是役也血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聞海洋直糧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其所摧敗震赫一時捷聞復賜金幣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 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之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聞復賜金幣尋奉表入賀再乞歸卒未復起浙閩壬申晉徐宿歸德參將叅何從守蘇松萬曆初用大司馬譚公薦召爲後府都督

伊伯熊

伊伯熊字臣舉其先從海州沐陽徙於吳洪武初以閩右實京師遂占籍上元少有文譽屢爲典文者所

罷重中正德丁卯鄉試庚辰就選涿州知州富民滿
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株連者甚衆深人疑將
爲前守復仇而前守遣移書言深人短長伯熊謂曰
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
深人始安前守公務弗辦府使下州督促不勝騷抑
至則懲其慢令完其稽牒不旬日而具自是無有勾
稽之擾乃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氓辟荒萊獎犒校正
禮俗而涿以大治深地錯文霸寇劫肆掠乃增城浹
堦簡上軍被騎射廣偵候山東鑛賊作亂聲張叢輔
伯熊以公事出署者驅民登城守俾賊未至而民先
疲比歸悉散遣之倡勇敢申保伍期寇至而乘城民
便賊亦他徙州人張廷雄於貲三子者濟惡武斷持
官吏陰事莫敢問以何其子殺人廷自當歐殺罪而
匿其子乾於勢家跡捕之置於法凡訟辭一覽卽洞
情實長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諸上司有事畿內
若清野稽倉檢災覆獄無不事事當上意者癸未丁
母憂服除改守祁州祁去深百餘里耳下車深入感
德來請無虛日守祁政尚寬簡佐以精明鎮守太監
張某族殺人求援於張張曰知州豈寬人者耶他縣
令嘗誤入人伯熊承委覆讞咸得直向之無理取勝

宋一三

十四

南直三

金賢

者曰伊公不可欺遂爲吐實北方力役繁三歲一易
役吏每得以爲奸伯熊以冊籍正之貧富有等犁然
允當訟罰贖者多令人殺爲欲散賑貸之法卽歲役
亦不爲災李得四世同居榮以章服每造廬存問焉
陳泰以粟二千石略做義倉振鄉之不足則旌其門
凡士大夫之貧而有守者每加禮而問之在祁三年
以病致仕歸歸則冒服氣養生之術然竟以卒將軍
不亂詢以家事曰吾得正而樂足矣夫何言

金賢字士希國初自永平徙居江寧賢性資穎敏魁
岸閎達少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於

宋十五

一五

陳直三

時晉江蔡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章推衍傳
授盡其精微發正德中進士歎曰聖人精蘊盡於易
矣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
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
未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略曰昔壺遂問於司馬
遷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自周道廢孔子知時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
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
外夷狄崇仁義黜詐刀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

謂大義炳如日星衆人皆可得而知之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紀愚何爲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洞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採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焉其學識其大者如此初爲仁和知縣事上以誠後賓以禮徇衆以義蒞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以杭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人爲兵科給事中時閹瑾擅國流毒薦紳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三

一八

同治三

明周給事自殺之冤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鐸逆謀議圻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朝貴咸服其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嚙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繩長吏之桀驁辯黠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度修于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爲建祠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建議請疏支渠分殺其悍悍無泛溢爲害郡藏有簞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史

言之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曰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卽上疏乞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爲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典起後學爲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子仍出歸橐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太僕常歿嘗貲百兩以上往哭之卽曰嗟嗟欽佩毋念吾通以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三

十七

同治三

李春芳

李春芳字子實句容人生而神穎不類凡兄常有神龍眉鶴髮掖之行他人弗見也人益異之辛卯與計偕歸詣海陵王良講性學復師事歐陽公德時談議鋒出質言盈庭徐以片語剝剝各通其意歐陽大奇之尋放授江淮屬大稷宗人幾不自存乃出所得條脯佐給之雖在垂簾而好於急人之困丁未舉進士太常奏對第一當久不利於公車一旦薦貴人方燁羨而獨循循如無有遺書戒宗人毋驕貴毋怙寵凌渤會授書內館故事多文具以此輩日侍上左右

而情游解變漸以成習卽一旦僦事奈何乃立科條
教督之掖庭永巷一時煥然未幾以修撰破 旨入
內直超遷學士太常少卿賜一品緋衣蓋異數也自
後恩寵日盛由吏禮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勅
奉門務武英殿大學士已受顧命事 穆皇帝于亮
陰誅左道錄言官獨負通會有旨重建翔鳳樓極言
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發然今朝政方新宜
典百姓更始而最尋大典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
竟罷工臺省應 詔上書語侵 貴人乘間泣懇

上 震怒幾出不測為力言此輩朴忠無他賜

願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諸帥臣言沿

邊鎮垣當虜衝宜戍臺以便防守有持異議以陰壞

其說者力言臺成而虜不得蹂躪長驅獨奈何惜小

費不計大利乃得請至今備禦賴之虜酋奄達愛孫

曰把漢那吉者以勢窮單騎來奔俺達索之急願歸

以納款貢市稱臣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辨不決

獨倡言為從之便數十年之市不足當一日用兵之

費且殄無益之空質故無窮之弊端則從虜為懷柔

拒虜為失計矣 上是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歸我通

停廟獻而市裝之邊陲按堵者數十年知經廷修實

錄大明會典 永樂大典皆為總裁官以六載考覈
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正一品俸廕中書舍人者
再尚寶司丞一於是疏請歸養章七上乃得俞旨
勅馳驛行人護送已又令禮部郎捧 勅存問於家
既歸則角中私第歲時伏臘羣諸千姓緋衣蛛玉奉
觴尊人前問武婆娑里社從三老問年穰否或浮白
談劇巢雲終老不復與人世事辛以上壽終抑可謂
功名成全孤標寡耦矣

樊 鵬

樊鵬字少南其先徐州人始祖林從永樂征討功授

金吾右衛正千戶夾河戰死贈指揮同知子玉讓正

千戶居應天傳四世而至鵬遭家中窘鬻菜果以供

食成嘉靖進士授安州知州多惠政陞南京戶部員

外郎轉工部郎中陞陝西按察僉事兵備固原以寧

夏禦虜功受白金彩幣之賜嘗為檄招撫陷虜流民

邊事多所籌畫督府劉天和甚器重之以母憂歸服

闋而卒著樊氏集十二卷其序初唐詩曰詩自刪後

漢魏古詩為近漢魏後六朝滋盛然風斯靡矣初唐

無古詩而律詩興律詩興而古詩勢不得不廢又言

初唐詩如春園草不種生今當渾厚生意初物盛唐

則澗洗勦治修理可觀生意稍薄矣鵬嘗遊於何仲默許廷實居仲木之門而與孟望之李子西等爲詩文友故其詩高卓有所見云

楊成

楊成字全卿號水田其先楚桃源人以靖難武功隸南京留守成少而穎異稍長命業舉子卽有遠志生十三哀母康值多變益勵學晨夕圖急弱冠遊武庫尋以世官識其弟政遊京庠學行卓異京兆南渠王公器之嘉靖乙酉舉於鄉壬辰登進士第官南司馬部歷武庫車駕武選遷正郎蒞政京師密邇族屬嫗

本朝分省命考

卷一三

二十

南直三

黨義不違親情不弛法處之曲盡其善會無後言名由是著與子權守嚴州嚴多山寡田俗尚勁悍務膏較利下車首罷牛憑之鬻民間卒而生女恒溺殺之以省裝費宣揭厲禁多所全活癸卯居父喪哀毀骨立丙午起復守萊州時萊民阻饑皇皇迫於催科比至親爲問災懇諸監司得蠲歲賦軍衛兵食嘗苦愆期爲籌畫以時給之兵民感切已酉擢廣西副使駐節府江夷落羣集頑悍弗馴以德率服夷酋馴化夷有欲晉謁者慨然見之不疑出謂人曰鐵面劍眉真憲相不可犯也府江用是弗擾甲寅擢四州左叅政

治益廉靜無何乃求退休攀撫按慰留諄復其歸志竟不可奪成賦性慈和儉素無嗜紛華取與必以義享庶母孝處諸弟極其友愛俸餼班諸昆季不爲私畜則索居歛跡以全高尚倘伴山水每喜賦咏如燈影細搖窓外月難聲忽報屋頭霜可馳驟唐律一夕病中所賦有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遂自知其不起仍扶坐析處家政縷縷至易簪時終無所亂竟以正終

殷邁

殷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

本朝分省命考

卷一三

三十一

南直三

居恒自奮曰學不完本原徒取世資無益也嘉靖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問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政元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復起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視事數月復稱疾疏再上允致仕邁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皆迫而後應始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之北鋒力辭

不就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于浙掄士一先德
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暴其狂釋之在
太僕時問政寔施吏因緣爲姦隨事振刷不辭煩細
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
其得大體類若此初有志於學時求格致之義不得
其說至嘆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
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于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
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
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平泉陸君嘗稱其坐鎮雅俗
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
本朝分省分考卷一三
是大傳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直無愧理學諸
儒也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
行於世

王韋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父徽 憲宗朝
給事中直諫有聲韋承志執節孝德純備歷仕留署
確明職司金石不撓論詩專尚才情嘗言唐風既成
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受於雅頌唐體沿於
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
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爲纖

弱過矣

許穀

許穀上元人字仲貽嘉靖乙未會試第一初仕計部
改儀部轉天曹郎以文選遷南太常少卿尋謫浙江
運副起爲江西提學會事仍遷南尚寶卿政仕歸家
登臨詩酒油然樂也其詩溫厚坦易無刻刻苦澁之
態後以孝壽卒於家

羅格

羅格字質甫號半憲江寧縣人廣東左叅議麟之子
也生而穎悟過人博覽載籍爲文頃刻數千言立就
年二十一舉隆慶丁卯鄉試明年戊辰舉進士尋授
中書舍人已已冊封益王世子至藩邸諸所舉行咸
中禮度竣事復命上疏懇乞就養得政南大理寺評
事至家三日父無疾西逝人以爲獲奉終養爲孝咸
云癸酉起復仍補前官已卯擢江西袁州府知府首
重學校申教茂士均定民賦創立團保悉去勾攝之
擾嚴禁洋鄉之訟繕亭舍以振委候書鄉訓以化里
社積穀修城汰差減役以調劇政贛州贛當閩廣潮
湘要衝數患葉盜略日民無懈止矣而不盜乃禁革
冗費刑除雜差寢兩司之防夫轅各衙門之執事票

銀不充私用社學不舉前規贛中食鹽多出兩廣私販所販之人歲餽郡吏故不能禁奏計總制歲取其利以濟軍務遂以爲制贛郡帖然都御史盛應期言江西劇郡莫若南昌又疏改守南昌至郡七月間太孺人疾遂棄官西歸連疏乞休稽遲再歲銓部憐其志復補南康郡頒彭蠡乃創作巨堰水溢則舟人入堰以避風濤水落則泊堰下而民居亦賴以安其地省雇夫之銀革牙茶之弊親訊罪犯吏不能行其奸禁止爲丁冊不能隱其弊紡績農桑男婦雙課信牌定期鄉縣不擾尤深有益於南康者已丑擢江西按察副使整飭饒撫兵備越七月恩母復上休疏未報還家五月而太孺人以壽終得無憾焉壬辰起復補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未至移山東甫三月擢順天府丞明年癸巳改大理少卿甲午晉宗室與撫臣構隙上命往勘復命人皆稱平於是廷臣益多其才兩舉節鎮未幾而卒計聞賜諭祭春秋四十有九

張後甲

張後甲字丁也上世爲山東滋陽人始祖林以力士備宿衛從文皇帝北征累功至鷹揚衛指揮僉事

世其官遂家金陵後甲生而巖峻韶秀異羣兒而體羸善病父母絕憐愛之年十四始令就塾師則已日誦千言若發穎豎嶽嶽曹偶間矣迨補博士弟子所屬文務根極理道不以擊輓爲工攻苦甚造次手一編弗置踴躍弱不勝衣劬書未嘗言饒也萬曆丙子舉於鄉明年上公車得雋禮部庚辰成進士謁選爲楚辰州之推官精心爲理用法平而不苛念辰民舊苦滯獄諸所訊鞫論報窮日夜爲之案牘無宿留者諸生某以事忤豪右文致傳獄某靜之後以孝廉舉民有手斃女而誣人大辟者頌繫十年往矣卒爲白其寃五開卒戕戕戕戕戕戕憂憂憂憂立走徙卒逮渠魁法之其黨立解散公諱者署篆所至必爲民計長久開社以課士積穀以備賑均徭以蘇因具可爲累令治聲滿三楚間嘗一再分校棘園所得盡知名士爲法曹六年徵爲郎計部奉命督御馬草場往中貴與賈人多謬飭筐篋市雖因挾以穴利一切峻拒之弊乃大剗已出而監榷清源清源地館南北賈舶鱗次緩則虞音課急則虞蹈脂潤名比至首訓商若第以實輸稅耳吾不爲淵魚察也諸商走市如鶩是歲河涸而榷餞顧踰往時大司農才之復以司雲

中餉吏出納吏胥易緣輕重爲奸嚴覈之母敢上下其手又謝絕長安諸貴人之爲鹽賈關說者一時餉政修舉邊計賴焉久之以疾請告歸既愈起補繕部時以營建徵木森商多飭小爲鉅半羨利至不可訾算一一引繩而程度焉中貴人數以不任斷相憫憫惕弗爲動居數月晉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川東時方有征播之役籌策行間機宜輒徵中客兵橫所過郡邑如蠶乃以徽喻之人人啣枚而過民不知有兵也已部議移備兵於楚兩臺爲疏請得留治川北時部使者溫聞中業以入賀行有日矣乃一夕馳至立決諸

天朝八分命之

卷一三

三六

南重三

嘗以刻逆公府有緣兩造求緩頰者必正色距之碩時陰爲地方畫便宜事且行矣終不言其德士大夫有慕其名造廬者財一爲報謝此外杜門却掃自文酒膏馥外人莫能窺其而也爲人溫栗而敏練動止有常不失尺寸至寄情玄澹夷然穆慎卽至啟手足而神志無恒蓋其中之所寄遠矣

焦瑞

焦瑞字伯賢國初以武功隸籍旗手衛爲千夫長遷家金陵爲人清方愿勒不妄語弱冠爲應天府學生以家督當戶生事甚窘藉受徒爲活然來請業者束修之問必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教未有益也畧試不第以選貢授靈山令時一條編法已行十餘年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瑞至首罷之民始灑然有更生之望縣多叢篁密箐群盜嘯聚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剿之賊執劉將加害瑞率衆往援賊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奈何犯之遽歛衆去乃援節推而還俘斬且衆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焉嶺南去天萬里仕者率取明珠翠羽以自潤漁利之孔百端悉罷之有牛稅沿爲縣用瑞亦貽之庫絲粟之費以月俸償之不支一錢縣產熊膽天竺黃

卷一三

三七

南重三

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
幹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
時賊猶不時興發瑞慮武備單弛檢諸兵日訓練之
以銀爲射的中輒賞之由是諸兵競勤賊不敢近見
邑士多不勤於業躬督課之日夕靡倦月試輒加賞
勸由是人人自奮權相柄國賦歛嚴急鄰郡縣爭趨
爲刻深藉衣塞道於是歎曰吾安忍以民命博一官
乎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不復罵靈山與矣先是
督以靈山俸百金爲民代償去官不幾論者滿額擁
之或以送之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
也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曩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
惜之

焦 竑

焦竑字弱侯別號澹園學者稱爲澹園先生先世山
東日照謀南京旗手衛籍竑生有異質聞道甚早而
好學雖至老不倦幼師其兄鏡川公年十六應童子
試督學趙公大奇許之毘陵方山薛公見其文爽然
稱異嘉靖甲子年廿四舉於鄉乙丑下第益淬勵身
心性命之學以耿恭簡羅江兩先生爲師時時以
古學相切劘恭簡講崇正書院遊十四郡之傳事鼓

鐸之屬竑領其事適恭簡忤權里居攜登入楚偕遊
天臺大壘厭音內外兼顧自是以斯文爲已任屢困
公車萬曆己丑始舉會試第七人 廷對臚傳第一
天下咸以不愧科名歸之時司寇李司徒溫餉金爲
費遣還兩公曰何得儉約至此竑曰無心爲儉但覺
無事於此耳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東省亦欲
表於鄉里竑曰幸爲田餽粥宗人足矣授修撰讀書
中秘往歲貢廷試文憊者率罷歸竑讀卷惻然曰嘻
其甚也爲具言老生需次久矣一旦罷去終無路得
沾升斗且廣文席卽耄居獨不能授伏生一經乎自
是老生始絕無報罷者壬辰分試禮闈所舉拔皆名

是明身命考 卷一

二九

編

流雖三場廢牘亦品薦多方曰吾無負天下士也是
歲持節封周藩盡却餽遺癸巳還 朝會開史局南
充相公意專屬竑乃更謙讓未遑爲條四議以進然
正史卒不就於是網羅四海舊聞爲獻徵錄百二十
卷受書中貴往第爲具文耳竑曰此輩今之刑餘異
日 天子之昵近也乃取古寺人垂芳遺誠教之中
貴皆溺雪自喜甲午 詔簡 東宮講讀官遴者僅
六人竑與焉卽毅然以輔導自任嘗講次值鳥飛鳴
也之偶移 睿覽卽肅立輟講 東宮欽密以聽然

後復講取典籍中可備勸戒者繪圖演之名養正圖
解 神宗詳加省覽溫旨慰藉丁酉順天典試事忌
者取士子牘中二三奇險語以爲壞文體調外任後
事得白所司推擇爲同丞最後推南雍司業而年已
七十矣生平養深性定無旁睇無倚容澹然於得失
之場家居廿載如一日惟問奇之屢常滿戶外推書
數萬卷日哦咏其中有若寒生副墨之傳得其片楮
剽竊爭珍襲之所著有 東官講義解易筌禹貢解
考工記解老莊翼義符經解文談焦氏筆乘續筆乘
焦氏類林澹園集澹園續集澹園別集經集志俗書
不刻分省人物考 卷一三 三十一 南重三

王顯

王顯自號溪漁子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羣兒嬉遨
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
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其父素長者常禁切之
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誦生間而所業
未久卽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
非吾曹人也顯亦自雄真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

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
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穀最善
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穀陽狂飲酒自
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視同列顯在淮
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
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至人出酒
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雜聲撼林木每辨難古今
折衷損益根抵理道識者知其非任生或不識其爲
人共矚指笑之以爲異狂武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顯
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
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遂躡市人後市人呼之弗辭也
後顯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
偉伉健然耻以自名常曰溪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
明唐人陸贄粗有識耳夫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
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
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

謝璿

謝璿字文卿一字子象先世自嶺徙家金陵璿八歲
喜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
驚嘆呼爲奇童璿長從工部郎吳元玉學見其詩曰

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興多擊節鑒賞謂雖
長宿不易逮也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
爲南考功作檀園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
絕衆器局儒明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
人高士論古今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積或酒酣
引紙命辭常屈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
時擬謝庭諸郎公侯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貌不
加意每應舉率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第乃擲
筆於地曰吾本不樂爲此奈何效老驥局蹐車下邪
且鴟鴞其儀者立朝鹿豕其性者居野吾乃今知旣

朱一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往之誤也退耕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曰野
全先生又以其美鬚算行九稱曰鬚九翁所著有采
毫錄東村稿西遊錄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
漫錄總若干卷臨終囑其子少南曰爾能貴國志吾
墓弗能毋以士題墓門吾所厭也後少南果舉進士
有才名歷官按察副使詔贈璠如其官

劉閔

劉閔字子賢六合縣人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動循古
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
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逝與

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鄰邑朝望
日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
歿哀毀骨立廬墓側哀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
率男婦奠獻亦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
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後起留臺疏於朝曰劉閔
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
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葵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
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
致餽以酬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詳昭穆宗子說五
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藏於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
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家風

朱一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徐霖

徐霖字子仁金陵人母沈禱於南禪寺夢神僧授見
有娠將誕復夢登浮屠墮西廡遂生霖廣面長耳體
貌偉異機神夙解不同常兒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
七歲能賦詩九歲大書輒成體通國呼爲奇童奉母
孝事兄如父各致驪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放筆工文
章蘭舉益起督學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璽
每試必稱曰奇才奇才然任放不諧俗忌刻者常側
目待之竟遭誣黜落霖曰已矣士固能自貴豈專在

青紫那由是博極羣籍究作者之情嘗曰詩文以理
致爲宗達斯邇登大雅否則雖金鳴錦爛但浮藻無
益也故平生不易下筆但一篇成人競玩釋王公大
人迎致賓禮屏障得其揮灑重於金玉聲沛夷裔朝
鮮日本使臣得其書者什製珍之 武宗南巡近侍
上其詞翰詔見行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一品服及雜
器命扈從還京將授美官會 武皇崩竟復還不可
謂非命也性好游觀聲伎之樂築快園於城東廣數
十畝其中臺池館閣之盛委曲有幽况卉木四時不
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興又能自度曲棋
酒之次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益無日不暢如也所
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
所著有端居詠遠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
饕餮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註釋續書史
會要以系出松自號九峯道人或稱爲快園叟或羨
其美鬚髯又呼爲髯仙老貌豐潤行步似飛雖寒暑
劬書不倦忽病遽逝或痛其無官然藝擅一代名震
八極盡其風樂九原可睨矣

李疑

李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關巷十弟執業造其家得

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
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
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
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明爽室
具床褥爐火使寢息其中微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
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
洩矢汗余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
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
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
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
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
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
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
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面還之二
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
至京師其妻孕將有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
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
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
之而受禍何忍死其妻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
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

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
善士疑謂善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陳不疑然其行
最著云

人物考卷之十四目錄

南直隸鳳陽府

徐達

常遇春

韓成

傅友德

沐英

趙德勝

李文忠

鄧愈

呂珍和

馮國勝

補遺

李善長

人物考卷之十四目錄

南直隸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四

南直隸鳳陽府

徐達

徐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元至正癸巳天下大亂我太祖集義旅達來麾下年二十有二初授鎮撫周旋三年上視其動靜語默悉通羣英於是拔諸將上乙未以舟脫上於危難已而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橋陳先丙申二月破蠻子海軍舟師三月從征入建康命爲大將浮江東下取京口一日克其城授鎮江翼元帥府統軍大元帥未幾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將數萬人攻圍毘陵張士誠遣其弟盛兵來援迎擊破之旣而厄於牛塘與常遇春夾擊敵衆擒其將張德復圍毘陵丁酉二月克之陞僉院繼克寧國八月取馬駙沙戊戌十月克宜興十一月上親征婺州命守建康已亥四月池州捷聞陞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六月上自浙還遣西征院城旣旋自無爲登陸至浮山砦擊敗趙普勝部將胡總管因克潛山庚子五月設伏敗陳友諒於池州張士誠兵寇宜興城陷率師復之辛丑三月拜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八月進攻江州陳友諒棄城走武昌乃屯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十四

南直隸

兵漢陽之夏口以遏之回守江州尋召歸次中途令復守江州比至陳兵已入達達兵與陳兵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壬寅下豫章命征武昌會豫章內變旋師討平之癸卯三月張士誠北寇壽春從上往援爲前部張兵敗北轉攻廬州將下屬友諒大兵寇豫章遂罷圍歸整舟師從上討之七月師次彭蠡友諒迎戰達達身先諸將敗敵奉命還守建康自是諸將效勇竟戰友諒甲辰正月陞左相國二月武昌平遂取廬州江陵常德等處乙巳十月取淮東丙午三月克高郵四月克淮陰安豐八月總兵二十萬東取吳

本朝分省分劄考

二

南直四

趙慶戰於湖州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十一月師抵姑蘇營於葑門分遣別將於婁胥聞諸門又築長圍困之架水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下瞰城下城中震恐明年二月遣人自軍中請事上降勅獎勞且云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可便宜行事時姑蘇城堅難猝破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爲偵邏卒獲茂送達達釋而勞之待以心腹於是累遣茂往來因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攻破之九月得士誠送建康論功召見於戟門封信國公十月命

爲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取中原十一月克沂州降王宣取益都克東郡縣相繼款附十二月下濟南所過轉兵守禦兵不民擾戊申上卽帝位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二月克樂安三月引兵上黃河汴梁守將李景昌遁四月下洛陽長驅嶺南直抵潼關守者拒戰命馮勝長之七月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趙州由臨清上德州取長蘆至直沽獲其海舟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副將常遇春都督張興祖各率舟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望風奔走克

本朝分省分劄考

三

南直四

河西務通州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北走八月庚子進取元都至齊化門命將填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右丞張康伯等戮之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官殿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旣而順德守將吉右丞相胡參政等皆自西山來降復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高泰威等乃遣使赴京獻捷上大嘉賞是月承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禦北平十一月發北平取山西房山等入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十二月將圖太原諸將

日聞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以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若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搗虛者也若彼通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咸擒矣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關之果還兵遂遣精銳夜襲其營擴廓聞變倉卒不知所出急踰帳後乘驛馬遁去遂克太原復遣薛顯傅友德擊賀宗哲等軍於石州而寧析霍絳平陽等處皆平二年取鹿臺河中關中進克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欲先幽州取遼陽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威之思齊不西走胡即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遂進克隴州至鞏昌降其平章梁子中總帥注靈真保乃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李思齊果不戰出降獻銀印等物張良臣聞而懼亦以慶陽降達征平涼良臣復叛達怒趣至涇州諸將咸以師會達命傅友德俞通海率精騎趨其出入之路以絕聲援復令馮宗異湯和等四面圍其城良臣開城恣人馬馳騁城下達麾兵擊敗之久之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五

附錄四

平章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陝西悉平三年復總兵征沙漠大破王保保軍於定西遣將取興元復西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始還是冬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恭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賜諡命鐵券仍賜文綺百疋四年賜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復賜第京師表其里曰大功坊五年北征還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口外餘民自是收斂生養休息海內無虞十七年召還至冬疾作上遣使馳召名醫視之及禱於神祇弗瘳明年二月薨年五十西上慟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親製神通碑旣備其功又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官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日月復命享祭太廟塑像祭於功臣廟位俱第一

常遇春

常遇春懷遠縣人賦性剛直膂力絕人歲壬辰募雄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附錄四

金起江淮鼎沸時年二十有三爲羣雄劉聚所得每
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遇春聚聚無成欲擇所
依乙未聞太祖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來歸居兩
月餘請爲前部先鋒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
平委身事吾未晚夏六月上先抵朱石磯元兵陣
於磯上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猝難登岸遇春
卽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
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命遇春統兵攻之
遇春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則
出奇兵持旂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
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徐達克饒
江九月再攻常州會新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
達被圍於牛塘遇春與諸將力戰大敗之擒吳將張
士德十一月陞統軍大元帥丁酉三月克常州遷中
翼大元帥四月從徐達下寧國八月克馬駝沙十一
月取池州戊戌春僱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
已亥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
院事十二月攻杭州庚子夏還京師從徐達攻拔安
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遇春

卷十四

六

南齊書

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
友諒果來伏兵四合俘殺萬餘六月上整舟師襲
友諒留遇春守京軍民無敢譁辛丑三月拜江南行
中書省叅知政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
龍灣十一月張士誠寇長興命遇春往援俘殺五千
餘人壬寅羅友賢構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
杭欽震動令遇春往攻之癸卯正月擒斬友賢餘黨
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聞劉福通於安豐遇春從
上擊之將戰遇春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
去諸將徐達圍廬州凡三月適陳友諒攻南昌遇春
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
於彭蠡湖遇春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
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烈湖水盡赤敵將張
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週流而上舟焚
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食乏出江求戰遇春
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自辰至未
不解上所乘舟及遇春舟皆膠於沙遇春旣脫御
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
卒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遇
春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二月理叩壁出降荆湖

卷一四

明史

之地皆附陸中書平章政事七月從徐達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諸寨進攻熊天瑞於贛州乙巳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上褒諭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奠我國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焉軍還頒賞復獎勞之夏五月取安陸襄陽十月從徐達克秦州丙午三月從克高郵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八月詣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賊遇春擒之直趨湖州之毘山水陸參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瑄明仁分省人物考卷一四八

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也於舊館遇春統奇兵出敵背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鬪遇春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率援復擊敗烏鎮堡寨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精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鄧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同徐達奏命北征戊申上卽帝位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兼太子少保與達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

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戰遇春布陸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七月達與遇春渡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九月下保定中山十月取真定十二月師次太原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曰我騎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遂如遇春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面道已酉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追擒之遂西入

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先鳳翔鞏昌臨洮又平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召遇春東進拒之遂搗永平度鹿兒嶺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佐等凡得軍士萬人車馬無算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年僅四十計聞上震悼罷朝廷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愍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祭畢勸而還命瘞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墓建祠既葬

上念其功不置乃召儒臣撰爲神道碑文配享太廟肖像祭於功臣廟位皆第二遇春爲人守謙不矜有功無過運籌決勝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所至無不克捷其在上前或時有直諫無不嘉納真開國之殊勲也長子茂以文廢封鄭國公賜誥券次昇封開國公次森皆上所賜名長女許爲皇太子妃

韓成

韓成虹縣人有勇略壬辰從太祖舉義率先戎陣攻徐克泗破諸山寨甲午克濠州授鎮撫守禦乙未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四

韓成

渡江拔采石太平攻蕪湖丙申克金陵鎮江等處陸元帥守金壇從攻常州敗援兵解牛塘圍遂取揚州從下婺州復池陽戰龍江擣江州下南昌皆有功陞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侍帷幄從援安豐文廬州僞漢陳友諒兵圍南昌成從上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酣戰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友諒敗死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士往往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

鄱陽韓成效忠死敵朕念之不忘廟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之禮贈高陽郡侯建忠臣祠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祭之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初走武昌從陳友諒忽無所展聞上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別將爲常遇春援安豐掠廬州還從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死復從上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云云

卷一五

傅友德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鐵出腦後不爲沮武昌平超授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達師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伺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單騎刺驍將韓乙墜馬師乘而達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鎗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

兵至輕我師寡競而羣友德鼓之上勝賊賊遂走之縛李二以獻 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明年大將軍北征友德從被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連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改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樂安復從克汴梁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諸隘掩其殘卒略大同而還從狗保定中山真定皆下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因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走友德追至土門關盡獲其士馬復敗賀宗哲於石州逐竹貞至宣府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關陝悉平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泰琳遂入沔分兵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

元朝本行金考

卷一

二

王國瑞

選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內壙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龍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 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征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窺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卽趨陳倉選鋒擊山各盡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軍皆江與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大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亨遂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七月壽太亨以成都降湯將軍亦克重慶等處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剌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巴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瑄納兒等計獲馬牛羊十餘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踰平大軍復出雁門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宇羅帖木兒等還軍

元朝本行金考

卷一

二

王國瑞

鎮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 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

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

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 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

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

獲其士馬輜重無算 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

蜀永寧等處修城郭結開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

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 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

疋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

黃河夜覆其灰山寨十四年命爲征南將軍率左副

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徵侯大將步騎三十萬

討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友德行二十日至湖

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

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瓚

羅鬼允徒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

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

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揚聲欲渡而

別遣精卒數千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

渡遂大破之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

農謹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攜烏撒而遣兩將軍

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

張天敘

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

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

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集友德故士騰

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

星關以遁畢節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

靖激江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

理虜其叩段世分兵取鶴慶麗江蕩金齒雲南悉

平乃 詔友德王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

留鎮之友德入見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子孫世襲

以 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

本朝分省會考 卷十四 十五 南直四

襲虜於金山盡降其衆尋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

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率諸軍往討之

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

破之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

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等赴北平從燕

王襲元太尉乃兒不花等降之悉收其部落 詔以

諸降將還朝尋命授信國公和例道鄉賜黃金三百

兩白金二千兩綾綺三十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

以征虜將軍率王弼郭英等於山東北平諸屬衛選

練精卒備邊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失等復命同

宋公勝京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復出山
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
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自監玉敗友德
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沐英

沐英定遠人父母蚤亡上收爲子既長機頭過人
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數從上征伐入侍
帷幄晝夜勤勦日無怠視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爲
帳前都尉從守嶺江居四歲擢起軍指揮使加授昭
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僞平章陳友定洪武
元朝分省人初考

卷一四

一六

明

元年歸其沐姓而單名英擢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
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
不爲階官而英特受九年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
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
兵以待明年遂討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
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師還
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食祿
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
降元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并
其衆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梁甘納兒七站地數

天朝分省人初考

卷十四

一七

明

英箭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
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平廣
南蠻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川宣慰
思倫發衆聚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
誠領前軍審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
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卽麾衆復
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
酋阿資入朝賜宴於奉天殿資黃金二百兩白金五
千兩綵幣百襲陞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
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三年復大破阿資衆走之

二十四年使使以兵抵折騰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賞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計聞上慟哭命以喪歸賜葬觀音山追封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有五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遞鎮雲南少子昕尚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

趙德勝

趙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疾如飛爲帳前鋒從克和陽儀與陞總管先鋒敗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荊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祝康據南昌叛殺燕琛從復南昌授食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出戰射殺僞漢金指揮益晝夜急攻城且壞德勝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炮張弩中腰脅箭深入六寸即按出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死即死恨不能從主上掃藩中原

垂名竹帛其卒子獻領其衆德勝沉鬱簡靜剛明質真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時張元帥子子明代父爲閫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之令徇城給降子明伴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即擯梁刺死友諒滅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

李文忠

李文忠字思本泗州盱眙人父貞尚皇姊曹國長公主生文忠十二歲而公主薨時天下亂文忠與上相失甲午冬上駐兵滁陽文忠父子來見上喜甚養以爲子賜姓朱氏初令就學聰悟既能記憶上曰人酉不可不知書然今方事武且當令習弓馬丁酉年十九以舍人領軍往援池州際友諒兵寇城文忠奮擊敗之戊戌正月進攻青陽太平旌德皆下二月敗元院判阿魯灰於淳安縣遂破苗軍於昌化獲其人口資貨甚富文忠恐士卒貪貨貽莫有聞志因悉焚之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進取淳安夜襲破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三月

合興會鄧愈院判胡大海兵取嚴州克之立德興
元帥府授帳前總制親軍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時
嚴州新附城守未備而苗帥楊完者兵水陸奄至文
忠有大敗其衆以所斬俘載巨筏中順流而下
餘衆見之皆遁五月楊完者復率衆進屯嚴州烏龍
嶺欲改建德文忠復從鄧愈擊走之六月文忠以浦
江與建德比境乃先率兵由間道取之八月苗軍元
帥秦不花等以同僉員成書來納款且言其部帥李
福等皆願效順文忠以上命慰諭之九月員成遂
率元帥劉濟劉震黃寶將英等三萬餘人來降己亥
二月張士誠遣將攻嚴州文忠出兵夾擊大破之四
月士誠兵復至大浪灘文忠出擊復破之又遣元帥
何世明攻分水縣斬首五百餘衆潰走士誠憤其敗
遣其將陸元帥花將軍據分水縣復元帥之新城三
溪遇我師文忠仍遣世明率精兵千餘擊之斬陸元
帥等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兵不復窺嚴州庚子
九月同僉行樞密院事辛丑上命城嚴州越三月
而成復承命署金華分省事壬寅二月金華降將
將英劉震等叛殺胡大海據其城文忠聞之卽遣探
使郭彥仁元帥何世明等往討之英等懼夜半驅掠

城中子女開門南走文忠因率元帥袁洪等所部兵
守之分遣左右遍歷其地撫輯人民處州李佑之聞
蔣英殺胡大海亦殺院判耿再成等文忠隨遣王祐
何世明往屯縉雲以圖之三月陞文忠爲浙江行中
書省左承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辛亥張士誠弟
士信乘蔣英之亂率兵萬餘圍諸全文忠遣胡德濟
往援以計敗之癸卯九月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
誠兵犯東陽文忠率部將敗之義烏乙巳二月張士
誠憤義烏之敗復遣李伯升將兵二十萬挾叛將謝
再興寇新城胡德濟告急於文忠乃先命指揮張斌
率領兵出浦江爲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犯嚴州
文忠命以舟師扼於江以何世明等三帥守城而率
指揮朱亮祖以下行次浦江御敵而進且檄處州兵
率會至龍潭距寇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軍旣而候
卒告寇至文忠馳馬以視會所據處燭兵至遂與敵
戰大敗之追奔十餘里死者數萬獲其僞同僉韓謙
理問勝忠等六百餘人李伯昇及僞五太子遁去
上聞新城捷以御衣名馬賜文忠齋賞將士有差丙
午九月命文忠以兵取杭州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
大壁攻桐廬僞元帥戴某降文忠復遣指揮袁洪等

攻富陽克之兵至餘杭遣孫虎等領兵扼其援而自督兵圍其城十一月守將謝五以餘杭降文忠以其兵攻杭州偽平章潘原明亦出降并執蔣英劉震以獻文忠以上命慰諭之宿諸軍於城上下令曰敢有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取民釜以爨即磔於市以徇城中民皆按堵始入城原明以女樂迎於道叱去之獲元平章丑得長壽等與蔣英俱繫送金陵并遣潘原明以下官屬隨行十二月陞文忠爲平章政事復姓李氏吳元年二月加榮祿大夫清江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初上得金陵以軍民不給知府王顯

宋一四

三二

毛詩四

嘗請增田租民頗病之文忠以其事聞請減其額上從之洪武元年五月福建陳友定餘黨金千隆等糾合散卒寇延平等處閏七月上命文忠總兵擒獲之閩地悉平二年春以文忠爲偏將軍副常遇春征迤北敗元將江文清軍於錦川次全寧元將也連迎戰又敗之遂進克上都元主北走俘其宗王慶王等常遇春薨於軍詔文忠領其衆援慶陽師至太原而大將軍徐達已討平慶陽時大同受敵甚急文忠乃出鴈門次馬邑破其邏騎數千進次白楊門又擒虜四大王遂大破虜衆擒其將脫列伯大同圍解

三年正月授征虜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至興和降其守將達師擒其平章竹貞五月敗元太尉蠻子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遣至開平聞元主在應昌即捉兵兼程襲之遂進克應昌時元主已薨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單騎遁去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太子妃陳答里宮人諸王省院達官暨宋元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圭大圭玉斧玉帶各一送京師文忠復追愛猷識理達臘至北慶州失其所在師過興州過元將江文清等率部屬來降至紅螺山又降其部將楊思祖等萬餘人十月班師至

宋一四

三二

毛詩四

龍江車駕出江上嘉勞甚至明日文忠復上奏辭賀上論功行封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復錫券及文綺六十匹四年七月西蜀平詔文忠按行四川開拓新城經畫庶務乃調濠梁等衛官軍於保寧諸處各立千戶所以鎮之五年正月上賜彤弓百交趾弓五十上嘗御武樓與諸將論邊事魏國公徐達因言王保保遁在和林宜乘其敗而擊之上乃詔達與文忠及馮勝率兵十萬分三道并進虜聞之棄營遁走進至哈剌莽來虜部落皆驚潰文忠諭將士曰

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以重負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章悉騎渡河結陣以待文忠督兵與戰數合虜稍却追至阿魯潭河虜兵益眾宣寧侯曹良臣等戰歿文忠馬亦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突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麾眾更進士卒殊死戰虜眾遂敗得馬畜萬計追至瀚海虜兵復集文忠整兵據險縱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閒寂居三日虜疑有伏兵不敢過乃遁去文忠引兵還夜行失故道糧盡至桑哥兒麻士卒無水渴甚

文忠分命各勅

宋一四

二日

第134回

有死者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跑地而鳴掘之果有泉湧出人馬賴以濟六年正月詔文忠往山西北平訓兵防守十月詔率諸將士養銳山西以防虜寇七年三月文忠駐兵代縣遣將四出至白登俘其國公鄧季羅帖木兒至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里復遣指揮唐其追至獐帽山遇故元魯王營於山下以兵圍之斬魯王等獲其妃蒙哥顏八月師進豐州分道追擊胡兵擒其故官十二人虜眾百二十餘人十年秋詔致祭泰山十二年二月復制諭文忠往岷州臨

洪肇昌等巡視城池各衛軍馬悉聽節制六月移師駐鞏昌十三年詔還參贊軍國事十六年正月詔文忠兼蒞國子監事十七年春疾亟詔皇太子臨視上復親幸其第撫慰良久至是薨年四十有六文忠性沉厚持身誠恪有謀慮臨陣常身先士卒至遇大敵膽氣益壯每戰勝必以功推下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其在上前論事盡誠無隱上多嘉納之薨之日上痛悼不已親爲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仍進封其上三世皆王爵千三人皆上所賜名長景隆襲爵次增枝前軍左都督次方英中都正留守

元史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

鄧愈

鄧愈虹縣人生而魁偉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父順興起兵於鄉遂成臨濠與元兵戰死之兄友隆代領其眾未幾卒眾推愈領軍事年方十六每出戰必挺身破敵人服其勇歲乙未上駐師滁州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充管軍總管六月從渡大江克采石取太平繼而元帥蠻子海牙以舟師寇采石陳也先合兵數萬追城下上親督兵禦之調愈與徐達以奇兵出其後大破之生擒陳也先丙申三月定金陵

鎮江愈皆有功陞元帥出守廣德十二月長治謝
元帥率衆來寇愈出城奮擊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
士一千餘人丁酉三月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七
月領兵取休寧績溪乘勝取徽州十月浙江苗楊元
帥率衆十萬餘來攻城時微初附城廊木完愈激勵
將士明立賞罰與胡大海分門並守奮兵力戰大破
之賊衆奔潰葵源元帥汪司領兵來降戊戌正月擊
破帖木兒不花元帥寨斬首五百餘級追殺帖木兒
不花遂取婺源三月取嚴州四月取淳安縣五月浙
江苗楊復率衆屯徽之烏龍嶺拒却之九月轉愈書

卷十四

十六

南道四

行樞密院事已亥五月領兵略浙西臨安大破張寇
於開林寨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
僞漢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命愈往鎮之饒州
濱彭蠡湖而僞漢陳友諒尚據江州數遣舟師來攻
城愈與于光等連營拒之屢破其衆賊兵遂退辛丑
除江南行省參政總制各翼軍馬八月領兵襲浮梁
僞參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蕭總管五千
餘衆饒境悉定進取江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
款而實無獻城之志愈知其情心甲夜趨比旦入城
元明軍騎遁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江右之民室家

相慶爭持牛酒迎勞愈却不受賄卓駕至南昌有
旨授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留鎮之癸卯四月陳
友諒悉國內之兵圍江西江水暴漲寇舟直抵城下
愈與諸將協謀固守屢挫其鋒相持者凡三月會
上親率援兵至湖友諒懼而退大戰康郎山友諒敗
死甲辰三月新淦土豪鄧清叛以卒二萬人據永豐
愈調兵破之擒首賊胡理問劉右丞等八月同開平
王平臨江諸山寨遂合兵圍贛州熊天瑞出降贛既
平南安南雄韶州皆下上賜勅褒諭進江西右丞
加湖廣行省平章移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烽

卷一四

三十一

南道四

丞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愈恩敷襄漢民懷其惠
軍志其勞四境謐寧遐邇悅服吳元年十月擢拜御
史大夫洪武元年加兼太子左諭德時方經略中原
乃命愈爲征西將軍取江淮未附州郡三月攻唐州
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
士一千五百人七月克隨州右丞王誠降九月進取
洪山老馬劉寨夜四鼓斬關而入擒殺甚衆三年命
爲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於
定西招諭河州土蕃元帥何鎮南普花兒等皆納印
請降於是河州以西朵耳烏斯藏等部來歸者甚衆

十一月定功行賞授特進樂祿大夫右柱國封衛國公恭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命鐵券仍賜文綺及帛臨濠地若干頃田戶若干戶守墳人百五十戶僮僕戶十九家復賜第於京師五年命討澧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年上眷部川藏遂阻烏斯藏使者掠其輜重有旨命爲征西將軍往討之十年四月愈與副將軍分兵馬併力齊入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上嘉其功使自河州召還行至壽春以疾薨年四十一訃聞上哭之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愷至三山門車駕臨奠且親視其葬地勅有司營墓召米夢炎撰爲神道碑以昭其烈又配享太廟肖像祭於功臣廟愈器量宏偉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事毋致孝撫弟致愛惠撫廣德微饒等處至今猶懷其德云

湯和

湯和字鼎臣風陽濠州人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個儻饒智略歲壬辰聞滁陽王據濠勢強率所厚壯士十餘人從初在從王以和驍勇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

僞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太祖處王瑄備和委心推奉從攻大紅山齊得兵八百復攻滁州降其首帥以功多授管軍總官招集士卒益衆乙未正月上自將取和州和聽命甚謹上心嘉焉會元陳也先復攻和州和與將士擊走之六月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既而也先與其將水陸分道寇城和擊其水軍大甲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達寧河王鄧愈率師擊賊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和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三月和偕徐達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復偕達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寇常州和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賊勢少阻壬寅同徐達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於錫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士信寇圍長興和率部將會常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遁起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僞丞相周安等籍士馬歸於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上命與諸將伐士誠降僞將呂珍等得六萬人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遂薄

姑蘇紳士誠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
階榮祿大夫時方各珍標台溫慶元三郡和督諸軍
征之谷珍懼乘大船逃匿海島中和遣人持書喻以
國家威德谷珍卽率見弟子任待罪軍門得兵械舟
楫以萬計乘勝下福州洪武元年略定閩中諸郡延
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副將出降觀望持兩端
和虜之以歸五月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
二年同徐達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
隴皆平明年與徐達馮勝至定西襲元將擴廓帖木
兒營西北取靈夏皆以勞先諸將是冬還京論功行

本朝分省命考

卷十四

三千

前漢四

賞授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
誥命鐵券四年 上以明玉珍之子昇尚僭號都重
慶詔和及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鎮瞿塘峽以過舟
和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
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徐達北征窮追和林八年移
鎮彰德璧其城是冬追元達臣伯顏帖木兒及察罕
惲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 上念和功加號推
誠位特進進爵信國公俾議軍國事仍賜鐵券和益
恭畏不驕明年巡撫河州繕完其城郭管舍十四年
偕徐達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

文通又明年 詔至四川永寧治壩募飭士馬十八
年五開山營爲亂帥師討之夷其窮穴俘戮四萬餘
人及入朝和以春秋高乞骸骨 上賜寶鈔五萬俾
造第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
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
十城民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成
率妻子 陞辭賜黃白金文綺俱極優厚復降 手
勅褒嘉之二十三年賀元旦於京師忽感疾且失音
不能言 上聞之大驚卽命輟賀臨視歎惋久之遣
歸故里十月詔和子將命召至京賜以安車入殿庭

本朝分省命考

卷一

三二

前漢四

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使疾瘳二十七年和疾彌
甚不能興 上思見之特詔輿入親手爲摩撫語以
舊勞對之雪涕錫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
十八年八月薨於里第年七十計開 上感悼輟朝
追封東甌王謚襄武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
遣祭於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祥禪必賜祭
恩禮之隆特莫與比和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
言人聞國論一語不泄於左右行師受任有 詔卽
行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
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舊謬妄百

餘暮年皆資遺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卒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獨享壽考以令名終

馮國勝

馮國勝定遠生時黑氣滿室若煙霧然經日不散人異之長而謹厚姿貌磊落長軀勇毅且多智略有相者曰此子骨格清奇特有英風烈氣他日必以武致富貴勝聞之曰吾立身願忠孝弗富貴圖也是後喜讀書融會義理與兄國用講論兵法夜分不寢智略益充暇則馳馬試射發無不中歲甲午與國用伏謁

六朝分省分考

卷一

三三

補註

太祖於妙山 上見而奇之用置左右從克滁州三汲河和州版門砦乙未春陳也先犯和州獲其全軍六月渡江拔采石取太平丙申二月敗元中丞蠻子海牙舟師三月克臺城還軍從擊鎮江寧國擢萬戶丁酉攻下甘露松山望亭戊戌取泰興宜興授元帥守禦國用先以丙申秋陞帳前總制親軍己亥夏疾卒庚子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五月陳友諒陷太平遂寇龍灣 上命勝等戒備勝與諸將擊友諒於石灰山殺傷相當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獲七千友諒僅以身免 上命勝

追至采石友諒復敗遁還復太平辛丑二月攻高郵八月從 上親征友諒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棄城走武昌遂克之陞都護癸卯三月張士誠兵圍安豐益急勝從 上往同諸將奮擊之敵政走追奔踰境陞同知樞密院事甲辰降陳理於武昌克廬州乙巳取江西諸郡復同徐達常遇春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十月克海安閏十月克泰州十一月徐達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達軍還泰州丙午三月勝克高郵四月下淮安安豐八月從伐張士誠先薄濶西克舊館執吳將呂珍進圍蘇州吳元年召還京治軍府參知政事九月論平吳功陞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是冬奉命北伐克山東益都兗州濟南戊申上即位改元加兼太千右詹事二月總各衛軍馬取樂安元守將俞勝遁降其郎中張仲毅獲其將牛右丞三月引兵取汴梁四月克河南陳州直趨潼關守將張德欽穆薛飛等拒戰勝一鼓拔之李思齊張思道俱遁去遂取華州還汴梁謁 上於行在 上慰勞之授右副將軍留守汴梁十月調征山西克武慶獲壯士八百餘人兵至太行山碗干城破其

六朝分省分考

卷十四

三三

補註

關元守兵奔潰進取澤州平章賀宗哲等棄城遁留
兵戍守克潞州太原至衛氏擒元右丞賈成攻平陽
克之擒李茂克絳州擒田保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
餘人授征西將軍二月克河中陝西三月取鳳翔李
思齊西奔臨洮獲其部將薛平章等四月取龍州鞏
昌總京衛兵征臨洮思齊降五月從大將軍攻圍慶
陽擊敗張良臣於西閭復與大將軍謀移軍驛馬關
絕良臣聲援八月遂克慶陽承制統兵鎮守節制各
鎮兵軍規措糧餉河州等處以次俱下十二月回京
賜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三年正月 上以王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四 南直四
保保等爲西北邊患命勝爲右副將軍帥師自潼關
出西安以壽之三月大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王保
保等俱北竄四月自泰州渡至略陽擒元平章蔡琳
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龍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
克之又西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至冬凱還論功特
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宋國公與同叅軍國事食祿
三千石賜誥命鐵券四年守鎮陝西修治城池賜臨
濠地若干頃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廿九家仍賜
弟於京師五年詔爲征虜大將軍與傅友德陳德等
北征遇 上 別力篤山戰敗之擒獲將士甚衆乃

分兵由西道取甘州破元將失刺罕兵敗朵兒只把
於虎刺罕口分布戍守扼塞關寨始遣六年七年練
兵北平繼往大同八年回鎮陝西九年練兵西征十
年鎮河南五月夫人何氏卒於京 上遣使齋劄報
訃 召還議葬事十一年回鎮十二年董建周王官
殿十三年冬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明年正月
上命徐達率師討之命勝佩大將軍印節制河南
撫軍恤民兵欣附至十八年 上以久鎮於外爲
勞 召還遣禮曹齋羊酒慰勞之其年秋總兵北征
屯兵絳橋操練是時殘元遺孽歸服殆盡惟納哈出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四 三五 南直四
尚擁衆金山時爲邊患二十年佩征虜印總步騎三
十萬往征師抵金山納哈出懼而遁勝遣精騎窮追
納哈出知不免乃乞降所部二十餘萬咸附悉驅
入山海各城屯住捷聞 上大悅卽旋師城大寧二
十三年秋詔還鄉賜緡金帛甚厚二十四年秋命
率山西平陽等郡掠軍糧大同等衛屯種三十二年
十月卒 朝廷哀悼遣祭勅有司治喪葬
補遺
李善長
李善長定遠人 上畧滁陽晉謁道旁留幕下堂書

記謀軍機畫餽餉甚見親信一日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過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秦尤烈以故得雄霸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 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焉敢望良若供給饋餉或可效何 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

三六

對曰世豈乏才願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 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莫如青田劉基者 上發采石援南昌征武昌善長皆獨守甲辰奉 上爲吳王陞右相國上言湖廣邊務議江右湖廣魚課歲可得穀一百餘萬石資餉李濟據濠爲書招濟濟乃降戊申正月上卽皇帝位兼少師二月進 郊社宗廟議五月上幸汴議院都又議取元都八月駕還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足軍食功甚大宜進封韓國公食四千石參文比以肅何四年正月致仕賜臨濠地

墳佃戶董建臨濠宮殿七年以弟存義爲太僕丞孫江南民四十萬墾濠田命總田事八年秋南安侯並田弗勤又勅畱鳳陽者數年子祺尚皇長女臨安公主爲騎馬都尉歲祿六百石十三年正月劾惟庸叛辭連善長群臣請逮獄 上不忍罪勿問乃奏還儀戶既上乃給之御史復命理臺事二十三年春肅清逆黨時何敷臣五十七人善長名在上列曾有星變其占爲大臣死御史冉効遂暴卒年七十七

人物考卷之十五目錄

南直隸鳳陽府二

郭英

花雲

濮眞

吳良

吳禎

郭子興

丁德興

馮國用

胡大海

劉珍

孫巖

寧正

單安仁

郭新

王濂

唐鐸

人物考卷之十五目錄

沐春

李敏

王弼

李默

李芳

耿獻

卜謙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五

南直隸鳳陽府二

郭英

郭英臨淮人沉毅多智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

從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取徐泗

滁和采石等處屢立戰功上嘗以郭四呼之上

親征僞漢大戰鄱湖英時金瘡未瘳力疾鏖戰敗賊

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矢死有言英之功者上

問之英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上益重之時友諒

子理復立於武昌進軍攻之其將陳僉同者驍捷善

擊馳入中軍上遽呼英曰郭四爲吾殺賊英持鎗

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隕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

之曰汝唐之尉遲敬德也授驍騎衛管軍千戶從征

襄陽克淮鳳等郡陞指揮僉事洪武元年從大將軍

北定中原所至有功初大將軍遣取通州英距城三

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衆請速攻之曰吾師

遠本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

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

元帥率敢死士萬餘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

彼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爲兩道遂克通州復從常

開平取太原守將王保保軍於城西英憑高望之謂
常公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切之常深
然其計是夜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為砲伏兵
亦舉火砲而常以兵繼之敵兵大潰自相屠戮乃棄
城以遁已下興州大同至西安鳳翔追敗賊將賀宗
哲於亂山庚戌陞都指揮使鎮守河南 皇寧妃英
女弟也 上遣至英弟錢之賜白金二十畧版馬二
十四疋河洛新羅兵發邑井肅條居民艱食盜賊无
斥英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邇來歸
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丙辰移鎮

本朝分省翁考

卷一

南道五

北平河南之民羣老携幼遮馬前數十里不得行北
平初定羣胡反側不寧英開示誠款論以理亂禍福
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等聞其德來降者凡九千
餘人逾四年召還京進大都督府僉事更定官制改
前軍都督府僉事辛酉從傳友德征雲南英與陳桓
胡海分道進討道多險隘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
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
赤水河時久雨河水暴漲下令諸軍砍木為筏夜半
濟河北曉賊始覺遂大潰出是雲南諸賊破膽進攻
山靖至江川先遣騎兵五千攻其前賊空寨迎戰復

以精騎數百擣其後斬門而入火砲連發賊亂悉破
滅之進攻大理靖寧州蠻寨一日夜悉破之雲南諸
路平論功進爵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諱劬世
襲丁卯同大將軍宋國公討北虜納哈出降之師旋
虜將追襲之英與戰創傷左脇箭復中右脇英佯呼
虜傷吾甲我衆益奮連戰數十合虜遂却進征虜右
將軍鎮守遼東戊辰出討北虜至捕魚兒海遇騎偵
虜營不遠英令諸軍少憩飲馬嘶枚卷甲倍道而馳
直抵虜營虜王率十餘騎潰圍出將蠻子太尉來拒
英手刃獲兩營所積金寶珍玩開書降其衆五萬餘

本朝分省翁考

卷十五

三

南道五

人生擒虜將四萬餘人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
綵幣四十疋已巳 上以天下無事且憫其老厚加
賜資遣歸其鄉庚午復 召還京賜坐與語歡甚命
統禁軍及在京諸軍辛未以虜酋寇邊 命英討之
獲其人口孳畜逐至寒鴉山而進丁丑川陝寇發勢
張甚 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
討之至沔生擒賊首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疏其同
謀者請誅之脇從者乞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
其罪 上皆從之旋師歸里以永樂元年卒於里第
享年六十有九計聞遣官致祭贈卹有加贈營國公

譚威襄

花雲

花雲懷遠人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號勇絕人
儔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劔謁上於臨濠上奇其
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
歸進攻全椒侯之羣寇據緣家寨雲侯夜襲之寇散
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劔
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
鋒兵旣至遂克滁州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
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五 南唐五 四
以雲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雲
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
之過馬駭沙剽盜數百遮道索戰雲且行且鬪三日
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
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雲院判加安遠
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獲卒萬餘命雲將之秋
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八日羣盜相結梗
道雲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
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
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十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

得入乙亥城中乏食雲士馬憊甚城陷賊縛雲急雲
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
非吾主敵也曷不起降賊怒碎其首縛於舟檣眾射
之雲忿激罵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時年三十有九
夫人鄧氏方雲與僞漢戰時子燁僅三歲夫人以往
酒罈家屬令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
身死之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
兒在若善撫育之聞雲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
十有五時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
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五 宋 五
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
漁家視兒在囑漁人出竊負以走夜藏幽穴中天曙
脫簪微丹渡江遇偵軍奪舟棄江中適有斷木浮至
附之人輩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
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春達上
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賞兒於膝曰此將種
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舊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
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
後七年陞指揮

洪真

濮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渡江取姑孰
定建康拔維揚下毘陵克宣欽池發諸州平江西湖
廣諸郡收平閩浙征進中原河洛關陝皆有功歷陞
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詰之曰
汝無故而加兵吾境亦有說乎真曰我主上神文
聖武撫有華夷一視同仁爾國叛服不常數遣使諭
意爾不奉若上旨故始命將聲討豈爲無故能悔
過效順庶幾轉禍爲福王愛其驍勇徐曰吾欲用爾
爲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厲色曰爲天朝大臣視
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乃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五

六

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爾不知吾大丈夫

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卽剖心以示之而死王初意止
欲迫勝真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人入朝謝
罪併歸真從行兵士上曰濮真富厄難秉義不屈
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義表其門曰班超羣將
志邁雄師時真子興生甫數月卽襁褓中封西涼侯

吳良

吳良定遠縣人初名國興後賜今名氣岸雄偉性質
剛直與弟禎俱以勇力稱元末羣雄並起海內鼎沸
高皇帝以聰明聖武仗大義奮起布衣良兄弟委

身相從服勤左右上深器焉甲午秋從上取滁
州乙未春從克河陽常爲先驅戰皆有功六月從渡
大江英元兵戰於采石拔其管乘勝克姑孰尋下溧
水溧陽丙申從定建康戰功爲多又從大將軍徐達
克鎮江下常州三音功勲丁酉下江陰命良以指揮
使領兵鎮守時僞吳張士誠據姑蘇踰有淮東浙右
地大物衆兵食富強而江陰正當東南要衝喉襟之
地士誠又多變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良行上諭
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爾爲邊將鎮守封疆約束
士卒毋外父母納通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五

七

七

安民而已禎奉命惟謹繕城池遠斥堠利器器械嚴部
伍士卒無敢逃亡無敢出境生事者嚴亦畏其威不
敢侵犯數年上親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僞漢軍友
諒大軍屢出而無東顧之憂皆以良之捍蔽也丁未
大軍克姑蘇上以姑蘇承士誠割據之餘力戰乃
服必得剛毅有智略者鎮其地遂以命良至則奉宣
德意紀律嚴明號令整肅軍民輯睦咸得真安洪武
三年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封江陰侯食祿二千五百
石賜以鐵券子孫世襲廣西右江諸州僻處炎徼夷
俗桎於仇殺數侵盜邊境五年奉命將兵討之良跋

履崇山剪薙荆棘衝冒瘴霧勤勞特甚數月盡平其地 上封齊王於青州命良營建王府良經營區畫部署軍卒並手偕作功成而民不知勞留青州二載得疾而薨享年五十有八

吳禎

吳禎字幹臣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大亂從 上起兵里中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心委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揚威振銳所向無敵山帳前都先鋒爲總管陞建興翼院判尋爲天興右翼副元帥與良同守

平野分府勅方

卷一五

人

續編

江陰每寇至輒擊走之首破僞吳張士誠水寨擒其梟將朱定甲辰授武英衛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駭沙上親督戰追至巫子門寇棄潮逆拒首尾相失禎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由港口取湖州禎勒奇兵出舊館扼之戰大捷事平遂留戍焉吳元年丁未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胥封二門士誠就執奉令撫循秋毫無擾進食太都督府事時方谷珍據明州未下 上以禎爲征南副將軍從信國公湯和往平之禎引舟乘潮夜入城江通道夷壩出其不意直抵車廐會降者有方

氏已潛挈家入海禎領兵追於盤嶼與合戰自申至夜三鼓賊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追未幾谷珍降有 旨出海洋進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時僞平章陳友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洪武元年戊申進破延平擒友定聞海平會海寇聚切蘭秀山禎調兵立勦之三年庚戌朝廷定功行賞進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世襲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邊禎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運以徇之海道險遠人用籍虞禎調度有方兵食克節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 召還七年甲寅海上

平野分府勅方

卷一五

九

南道五

郭子興

郭子興鳳陽人拳勇有膂力善騎射自癸巳歲起兵首隸郭元帥麾下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從上渡江克采石太平等處所向無敵義勇之聲日以暴著丙申三月隨大軍進拔臺城先登授管軍總管繼陞統軍元帥圍常州身犯矢石晝夜不解衣甲爲主機盡九閱月城始下被賞優渥再調征宣州江陰

等郡勢劇破竹壬寅分兵之江西南昌得其全城癸卯八月進克鄱陽彭蠡之賊海艘駢連陳友諒計賊中流失死甲辰歲侍上親征湖廣武昌瀝血馳戰多所斬獲因屢功擢鷹揚衛指揮使復從中山王拔廬州拔安豐率先陷陣大敗姑蘇張士誠爲之奪氣其平襄陽下衡州定澧州辰州轉而蹂高郵路淮安拔浙西湖州圍困品蘇往往暴虐力戰陞大都督府僉都督洪武元年有事關陝命領其軍進討中原鎮守陝西嚴戒部曲遇戎羌夷兩境帖然進封章昌侯未幾以疾卒上賻贈有加追封陝國公謚宣武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王

丁德興

丁德興定遠人生有異徵號勇善射甲午歸附上偉其才貌以黑丁呼之授萬戶是年取洪山寨敵兵勁悍且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僞帥克潞州乙未克和州敗青山寇兵從渡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帥陳也先率兵數萬突犯城下上方策應之德興分兵從取溧水溧陽邊湖皆先登時蠻子海牙集船結寨采石陳也先既敗其子兆先復合淮兵屯方山伺太平德興從克采石皆獲船數艘破方山營擒兆先攻金陵取鎮江陞管軍總管下金

南監五

壇廣德宣州領精兵圍常州平陞左翼元帥宣州復叛率兵佐元帥胡大海復之遂分兵下江陰取徽州石埭池州樅陽攻江州移兵擊安慶進攻湖州皆捷復授江陰攻江西旁近州縣從雙刀趙克宜與先是徐遠邵榮攻宜興久不下議以其城西逼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乃與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功授鳳翔衛指揮使陳友諒犯龍江德興守石灰山遇戰力擊敗之是年秋從上征友諒擢安慶克九江從上往援安豐奮擊呂珍敗走左君弼引兵至復擊走之會友諒攻圍南昌從上親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王

南監五

征遇於康郎山死戰殲友諒遂取鄱陽十月從征陳理於武昌回攻廬州克之進征河南衛州多不戰而附擊常熱舊館敗士誠兵十一月下湖州降李伯昇克吳江圍蘇州將下卒於軍年四十贈都指揮使洪武元年二年肖像功臣廟追封濟國公德興沉勇威武仁而有信行師紀律嚴明不妄殺有功而不伐上以是重之嘗與諸將論征伐難處曰必得黑丁乃可其見重如此子忠授龍江衛指揮使世襲

馮國用附弟國勝

馮國用定遠人性聰敏過目成誦喜圍孫武子窮責

夜不釋有意會處輒歎曰吾當以此佐太平取功名也甲午同弟國勝率所部謁上於妙山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俾居帷幄贊兵政從克滁和引舟蜩上渡江克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也先犯城下戰獲其全軍也先陽款附勸上勿聽後果被擒蠻子海牙與陳兆先犄角覲太平國用從攻采石寨破之俘其人船蠻子海牙僅以身遁已從上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衆

本朝分省劄考 卷一五 南唐五

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遣令入衛環上而寢獨留國用一人侍臥榻防護備至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遂拔之還軍從克鎮江大破元兵於京口遂下丹陽擊寧國以功授萬戶又克奉典宜與授大元帥守禦未幾陞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侍謀議從上征金華克之遂下諸暨攻紹興辛年三十六上哭之勸築壇雞鳴山祭之已肖像功臣廟位第八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追贈郢國公子誠果有戰功仕至右軍都督

府都督弟國勝以開國功封宋國公

胡大海

胡大海字通甫虹縣人高皇帝屯兵滁陽大海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拔毘陵大海皆列戎行或舉旗斬將或操發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暇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成宣大海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大海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大海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大海謂蘭溪去嚴爲甚過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食書行樞密院事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攻陷諸暨州十有二月平處州庚子夏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之還師大海曰此國楚喉衿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隄爲堅守計辛丑夏上憫其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控制之不可乃授大海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屯戍於婺壬寅春溪洞

本朝分省劄考 卷一五 南唐五

兵叛而大海遂遇害聞其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像配享下忠貞廟庭追封越國公大海歿之明年其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乃相率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大海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多入女婦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趨附之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大海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觀靈火滿野洵洵聞人馬聲泊出師輒大捷

大明分年合編卷一五

卷一五

一日

南唐五

似寔有陰兵來助者則其英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

謝彥

謝彥字子超鳳陽縣人幼失怙恃鞠育於外家因以孫爲氏元季兩淮兵興募集義勇圖保鄉井歲辛丑秋將兵渡江從太祖破安慶克江州以功授義兵元帥癸卯春由安豐進攻廬州九月拔荆衡歸峽等州乙巳取通泰州甲辰春徐宿等五州并淮安三郡皆入版圖秋九月轉攻湖州十一月圍僞吳張士誠於姑蘇丁未吳元年從大將軍破姑蘇俘士誠以功

陞羽林環衛賜以良馬復從征山東克沂莒密州隸人青川走故元平章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戊申正月太祖卽皇帝位彥駐軍家昌進階武略將軍尋敗元平章阿普軍取河南通務等州八月中山王奉詔統兵攻北平彥與在行故元順帝既遠遁而燕薊等處以次悉平遂乘勝取山西大同太原二年春西破潼關故元平章李思齊輜重引兵奔鳳翔三年從中山王駐軍陝西取鳳翔卽追降思齊於鞏昌遂破臨洮延安等處慶陽守將張思道率兵拒戰凡閱月而師道敗走彥復從中山王還軍臨洮會故元左丞相擴廓帖木兒來襲我軍彥率大衆亟與決戰既敗之於臨洮復敗之於定西橋殲其將校驅殄其士卒無算擴廓帖木兒引殘兵北遁四年調彥守禦處州陞應天指揮僉事進階宣武將軍五年移守朔州從征和林六年癸丑秋敗故元兵於朔州之北獲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并其所部兵衆九年丙申進軍寧夏敗迺兒不花於賀蘭山收其胡兒番婦駝馬牛羊而還十年轉廣威將軍二十年特陞僉前軍都督府軍事賜綵幣萬疋黃金百兩白金百兩及甲第一區歲獲數十輩命彥征討雲南廣西龍里諸部二

大明分年合編卷一五

卷一五

一五

南唐五

十二年還朝賜以詔命授驃騎將軍二十三年 詔
湖廣都司訓練官軍至貴州置新添衛二十五年更
給新製之誥九月詔赴山西籍民丁爲軍置天成東
勝二衛二十七年甲戌 太祖御奉天門召彥慰撫
之眷倚甚厚特賜犀帶命復其姓爲謝氏明年以其
季子達入覲詔除散騎逾月而還尚汝陽公主拜駙
馬都尉有金帶玉帶襲衣鞍馬之賜長子忠復授興
武衛指揮同知三十一年彥得疾致政家食甫二歲
而卒享年六十有九

孫 巖

子嗣公金初才

卷一五

一六

補龍

孫巖世家鳳陽幼時有術者謂其親曰是兒必貴既
長性豪爽膂力絕人輕財好義爲族里愛重元季兵
興杖劍歸 高皇帝於淮甸在軍中以驍勇聞乙未
從渡江克采石定金陵收兩浙自是南取江廣北定
中原咸興有功擢金吾左衛百戶調守鳳陽已而陞
武德將軍燕山中護衛正千戶洪武庚申從 太宗
國於燕誠直不欺甚見親信藩國之事多委任焉乙
亥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
巖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
起土山臨城攻西門巖樓堞率衆極力捍禦城賴以

完未幾兩軍合戰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
奮追奔逐北斬賊不可勝紀得饋運船三百餘艘賞
糧無算以功陞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仍鎮通州辛巳
兵復至攻城益急巖勵將士登城力戰矢石交下敵
乃退走論功陞都指揮僉事壬午南帥平安督遼東
兵十餘萬逼城巖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
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乃率敢死士數百
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無敢復
來攻者是歲六月 太宗入正大位進封應城伯歲
食祿千石給誥券子孫世繼戊戌以疾卒享年八十
二

計聞祭葬有加贈翼城侯謚威武

竇 正

竇正字正卿壽州人少爲里中韋德成養子元末德
成率兵從 上克滁和二州遂渡江克太平建昌進
兵擊宣州正與有功德成戰沒詔贈京兆郡侯以正
襲職代領其衆從徐達克常州進階懷遠將軍攻下
宣州江陰戊戌從 上取婺州又從常遇春克衢州
從 上克江州功授民兵千戶破陳友諒兵於鄱陽
湖調天策衛千戶又改雄武衛千戶從傅友德守徐
州有功擢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徐達下中原取沂莒

密三州克益都濟南東昌轉下汴梁河南嵩州等處
進克元都招降元將平章謝雲兒等八十餘人獲馬
五百餘匹略永平擒元將平章高家奴下真定平太
原自河中府渡河追元將孔興等進取鹿臺攻鳳翔
逐李思齊遂下鞏昌等郡徐達令正招撫土豪趙脫
兒孫平章等及馬鞍山迤西諸土酋洪武三年從鄧
愈克河州留正鎮守時元鎮守卜納刺等諸酋長擁
兵猶衆正遣兵追襲之殺獲頗多於是沙家失里與
諸酋長遣人來請降正卽策馬往諭之酋長皆感悅
獻其全部軍馬及元所授金玉印章金牌宣命權臨
洮衛世襲指揮同知又招降元宣政院使何鎖南等
尋置河州衛以正爲指揮使招來安定王帖木兒等
暨土酋灌頂國師烏思藏諸部奉表朝貢七年改置
南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以正爲都指揮使又招
降元右丞朵兒只失結等奉置西寧等衛九年復姓
賽氏進階龍虎將軍會川戎爲盜命衛國公邵愈討
之正從征有功十一年西平侯沐英征西番遣正追
襲叛虜獲其羊馬輜重而還十二年兼領寧夏衛事
至則修築漢唐舊渠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
餘頃兵食以足十三年從西平侯沐英征北至上林

元明分省初考

宋一五

一八

南唐五

擒元平章部衆萬餘人十四年從西平侯經略公主
山寨殲其戎卒取全寧四部十五年除四川指揮使
會河西土官故元左丞刺兀等來降唯西羌未附正
調兵討之擒賊首楊知府十九年改雲南都指揮使
二十一年襲夷據險作亂賊將刀思郎等聚衆十餘
萬驅衆百餘拒敵正率兵從西平侯沐英進戰斬其
二將賊衆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蠻反而越州
龍海等山寨亦據險作亂正從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二十五年沐英卒詔授正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代英
鎮守久之命爲平羌將軍總陝西四川兵討平階文
之亂二十八年年率兵從秦王往洮州等處克平番寇
三月還京尋以疾卒 上遣官弔祭擢其子忠爲前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單安仁

單安仁鳳陽人單氏世以耒耜詩書爲業不識末俗
侈靡事祠恂款款不以辭氣加人鄉人觀感多薰爲
善良焉安仁少而英毅有志事功雖爲府史晝夜以
洗冤澤物爲事當元至正江淮兵起剽敗相屠民遑
遑無所寧居安仁奮然曰丈夫當出奇剪寇可坐視
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椎牛釀酒率健少年與飲整部

元明分省初考

宋一五

一八

南唐五

伍嚴器械教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曳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殘負依爲保障者累數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而是乙未秋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爲人作驅除爾真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見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曰何所謂金陵真人者是已乃率部曲歸之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嚴防軍儲益自振厲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上遷安仁爲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悍卒橫賦民糧曰寨糧務股剝以盡民乃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詰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氓也奈何犯分而許之卽圖白金短長圖方來上圖上藏棄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爲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甲辰徵爲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參如亂絲乃佐太師李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上益奇信之吳元年丁未闢浙中

其貴者遂奏安仁爲將作卿精敏多智凡所程量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爲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陞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宅心中正能聲彰閉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孱請致其事上憫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六年夏上念舊勲復詔甲書起爲山東行省叅知政事諸闕力辭而止八年復詔加通議大夫益異數云

郁新

郁新字德銘臨淮縣入新安貌環偉音吐洪暢洪武初新字德銘臨淮縣入新安貌環偉音吐洪暢洪武初以才能舉用授戶部度支主事支掌內帑賜予賞直議論練達長於管算奏事稱旨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歲分爲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每奏事庭中顧問天下地理陰陽戶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嚮應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爲難而顧謙退自抑每事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莫不以爲難考滿超拜戶部尚書益寬大得體不爲瑣屑授資善大夫母喪歸葬鳳陽賓客至者數郡新平生慷慨急於義尊禮儒生喜交游不

爲冷熱變其態親戚有急患難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密而不傷於繁故朝野皆相推重如此以永樂三年卒於官上賜棺殮祭之爲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爲榮

王濂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濂喜讀書知華倫大義習爲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濂拊譚歎曰事急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賴毫說其軍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爲亂矣當思有以靖之虞劉人以退所謂如水益瀾如火益熱者也軍帥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五

三二

南唐書

聞其言以爲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衆散漫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墟濂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從戎哉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烝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竄火已燃尚自謂得計耶吾聞與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衆聞率家南渡召見於青龍殿與詔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濂乃悉心詳獻務協厥中人

稱平允升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濂以情可矜恕款奏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千謙坐事械繫者久濂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上深簡注之陞爲中書員外郎遷提刑按察司僉事階奉訓大夫巡行祁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上下詔末直言濂歷述災傷病民竟爲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洪武三年卒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有七濂爲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輕幹昂聲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武與之論議天下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五

三三

南唐書

大計輒掀目吐氣指方畫圓褒貶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復面折不少怒性慈惠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媿於古人云

唐鐸

唐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遣復出叅議總兵

湯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僚鐸重厚不妄取予

上初起兵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及

上念其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微以才勝鐸以

德勝上嘗曰都御史詹微刑部掌部唐鐸二人性

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微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

髮蓬而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鐸始友繼臣至今三

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不足

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

奸人忌微剛則諍詢滿朝鐸重厚無疵然一切文移

計畱皆與文弄法鐸無奈何夫聰明決斷者以爲非

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千古有若此耶三十年

辛年六十九卹賻最優

李敏

李敏鳳陽府潁州人吳元年辟舉人材入見稱旨

洪武元年擢撫州知府守廉燭理雖庶務煩劇決之

如流六年陞工部尚書七年六月敏同太常寺唐鐸

少卿樂禮侍奉天門上諭以宗廟祭器如式造

辦本年冬出爲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九年復召爲工

部尚書與薛祥送任賜以江西田土本年以疾卒於

官遣官祭葬

沐春

沐春字景泰定遠人考黔寧昭靖王總兵西征咸著

勲烈命復故姓頒賜鐵券爵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

石子孫世襲及薨春嗣爵春生未暮適母夫人喪鞠

於外祖氏長歸就學洪武己未十有九歲卽侍父征

西番洮州擒元三副使明年從征亦集乃擒國公脫

火赤等歸又明年從征雲南歷功先士卒十六年還

京師遂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天王煽諸郡作亂

春與征焉獨冒矢石奮勇先登殲之明年師還初天

兵旣平雲南留英鎮守凡有機密重務輒遣春上聞

本朝分省各物才

一歲之內馳驛再三所報悉稱旨十八年秋授驍騎

將軍食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上曰是見我

家人非他比也畀實校後軍轄幅員之北視他府爲

劇春割決如流事無壅滯是年冬繫天下重罪於烈

山錄而詢之奏釋數百人十九年蔚州民告變那海

等構逆上命春馳驛往至則巡城厲士襲而捕之

推校得實白其誣枉上悉恩宥又全活數百人二

十年春從征虜大將軍宋國公帥師三十萬北出沙

漠勦元之餘孽未庭者次金山降其署丞相納哈出

俾朝京師春爲護送二十五年六月父英薨於雲南

春往奔喪十月奉檄還葬哀毀盡禮專有詔起春喪
爵繼任奉勅鎮守雲南凡雲南各衛軍馬悉聽節制
至鎮則宣上德意發號令修戎撫民柔遠懷通無改
於父之道又整飭屯政較多寡之人以嚴賞罰穡功
乃倍餉饋以足二十六年春緬甸和泥祿谷爲邊患
遣兵控禦之羅雄法東甯聚命都督何福討降之東
川酋弗靖奏復歸賽爲知府境遂寧謐秋維摩阿的
等一十寨諸酋拒命調都督瞿能平其地俘斬無算
獲馬牛羊倍之悉營服不敢携二十七年春西番蠻
邊出沒北勝浪渠州奉浩遣百戶蘭宗賢輕騎而往
素民兵伏其要路覆擒斬甚衆請立調滄衛以鎮其
地秋施甸蒲阿董等衆犯永昌境命指揮使胡淵乘
間出奇襲殺首賊衆遂披靡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
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爲民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
萬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春復討之進兵紫
溪山集衆謀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
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亡匿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
弼絆俾不能遁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入投首
必矣乃分駐陳寧通之二十八年兵至赤窩果獲阿
資屍諸市及誅同惡等二百人越州平阿資素爲朱

黔至是捷聞 上嘉獎之衆亦歎服冬廣南酋儂真
佑阻兵貢固調都指揮王俊征之盡殲其衆俘斬無
數廣南通明年順寧酋猛丘結外夷雲龍酋段羌納
通逃皆蓄異志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往討猛丘懼
而斃羌伏誅改立寧遠州右爲七十城交趾特險遠
肆強橫復命何福率兵一戰蠻臺江擒殺男婦二千
有奇盡獲其軍實酋刀拜欄始懼乞降奏復其官麓
川宜慰思倫發先溺於酒其下多怨三十年春刀干
孟弄兵謀逐其主以自立思倫發窮奔告援春與之
入朝面受 宸算以歸三十二年永寧酋賈哈刺寇
邊調何福擒之戮其脇從餘黨悉潰三月春以思倫
發之告駐師怒江諭刀干孟釋兵不聽四月乃遣何
福瞿能率勁卒八千銜枚倍道直擣其寨渠魁衆
突出追射殺之遂奮兵縱擊大破其衆捷聞朝廷授
以征虜前軍印命總四川貴州雲南各道兵欲盡平
其地時春已得疾猶竭誠殫思未嘗告憊將以秋復
征而遂不起矣九月甲申夜半有大星自東墜西其
聲如雷衆咸見聞隨堯享年三十有六詔賜祭葬
諡惠襄

李默

李默定遠縣人洪武丙子鄉薦授上饒論提躬廉介
諫士勤嚴人以李夫子稱之末樂中上書言時政擢
漢府左長史漢王陰蓄異志苦口極諫章疏凡數十
上王怒而錮之天討既加府寮皆被罪而默諫章
尚存特旨赦之縉紳士夫咸狀其節

王弼

王弼鳳陽府定遠人膽畧過人號雙刀王初結鄉里
依三臺山樹柵相保丙申率部下來歸脩宿衛克池
州石埭婺源授元帥下蘭谿金華諸暨紹興援池州
復太原攻武昌大戰鄱陽截擊禁江口平武昌還收

本朝今有命考

卷二五

三八

重

廬江接安豐破襄陽安陸還取淮東克舊館湖州陞
指揮使圖蘇州軍饒門士誠被圍久突出轉戰盛門
欲奔常將軍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戰良久未
決常將軍拊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猛將能爲我取此
乎弼即馳鐵騎揮雙刀奮擊却敵常將軍乘之吳兵
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免
肩輿奔入城吳平從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遂克元
都保定從中山王進兵太原自河中渡取陝西兵至
秦罕腦兒及紅羅所頭山進會督府率討西番獲馬
駝二十二萬班師洪武十二年封定遠侯食祿

二千石世指揮使從征雲南功與世侯券加祿五百
石爲副將軍征大寧東出遼東征納哈二十二年詔
功臣還鄉二十七年卒

耿璈

耿璈鳳陽府濠人長興侯炳文仲子官至後軍都督
僉事靖難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水兵圍
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
守遼璈數請攻永平以勤北平文不聽靖難後璈論
死

李芳

李芳字彥芳穎上縣人登永樂中進士選庶吉士改
刑科給事中執法不撓常疏時事權倖誦海鹽丞
棄官家居詩酒槃適宣宗嘗顧問曰李芳何在然
近倖畏其剛正多沮之者京師爲之語曰永樂紀綱
宣德李芳萬鑑之璞百鍊之剛用雖未究亦名重朝
野矣

上謙

上謙字伯讓穎上縣人永樂中領鄉薦卒業大學時
成祖勅圖子監選才識老成者從侍東宮講讀尋授
上科給事十五年扈從皇太孫南京監國朝夕獻

替每以魏徵自期節丁內外艱歸 宣宗馭極番念
舊臣差行人取回京直文華殿日承顧問常陳十事
上特嘉納已陞山東副使見忤近倖謫山西叅議因
足疾自陳致仕別城隍詩有去時還是舊時貧之句
里居爲百孝歌以教族黨子弟

人物考卷之十六目錄

南直隸鳳陽府三

徐輝祖

孫岳

小馬王

宋晟

沐晟

李彬

韓觀

陳亨

朱能

陳懋

張貫

金純

朱勇

苗束

許亨

八

卷之十六

南直隸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十六

南直隸鳳陽府三

徐輝祖

徐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父曰中山武寧王達首佐

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助德爲諸功臣配樂

廟廷輝生而白首秀眉豐下及長八尺五寸顧盼

有神舉止端嚴雅肖中山王數鎮北平留宿衛御家

家衆肅然上故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祿

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于背有間

上命輝祖奉手詔道迎俄而王薨又三年而爲洪

武已巳始命襲爵魏國公賜諡明年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鳳

陽賜第以歲時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復賜鈔

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隴山東河南兵

馬仍于太倉支歲所受祿五千石而還田于官時故

元降將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與其部衆隸燕王

軍中有異志爲告者所發上密詔命輝祖討其實

其姊氏爲燕藩正妃是爲仁孝文皇后輝祖至悉

得其實併其黨與悉捕送闕下戮之二十九年國

子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幾不爲甄別高下無以

懿勅 上命輝祖帥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其文稅
分別送吏部銓用 高皇帝崩 皇太孫卽位時諸
宿將且盡輝祖與曹國公李景隆俱以肺腑領朝班
值 文皇帝入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畧
擁強兵 朝議憚之會王歸而留次于高陽王待命
于輝祖力勸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倚騎射
能寧惟叛主亦將叛父時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
之瀕行煦入輝祖院中寫善馬歸輝祖曰之 上亡
何燕師起以誅君側爲名諸微侯其往攻之相繼敗
始議置大將時景隆有聲公卿間而輝祖以戚屬見
左故景隆將兵而以輝祖城守後景隆與歷城侯相
繼敗燕師日迫矣其世子高陽王陰餌輝祖爲內應
確然不撓及師攻金川門猶與常開公昇等分迫出
大戰皆不利京師悉爲燕輝祖獨守其先禍不從勸
進于是錮之私第尋遠下獄久之竟不屈以死年僅
四十餘久之 上念中山王功大召子欽于故封還
其舊所削祿及廬產未幾欽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
都嘉靖初年詔悉錄爲建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
祀之金陵而輝祖居首

孫岳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元
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村爲戰艦
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
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
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死

小馬王

上失其名每騎一小馬人遂呼爲小馬王世臨淮人
從 太祖征以戰功爲指揮使靖難兵起調從李景
隆北征勇毅常陷陣出入無敢當者戰于白溝河敗
績脫胃付其僕曰吾爲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
馬堅鎗而亡

宋晟

宋晟字景陽世家鳳陽之定遠壬辰晟隨父朝用兄
國典來歸 太祖明年從克濠州又從戰敗買魯父
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
又並進總管乙未從 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
總管邵榮等潛有異謀國典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
克溧陽進攻南臺國典戰沒晟襲兄職丙申從攻陳
也先水寨克之遂從克南臺朝用陞廣德元帥丁酉
隨朝用克宣州還改朝用天寧翼元帥以是留建康

成從節愈克徽州受功賞戊戌召入侍衛己亥幾元
寧翼元帥職庚子調征饒州及江西諸郡以次平賜
襲衣文綺 命充統兵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建
寧遂留守禦新定官制實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
戶四年陞懷遠將軍建寧都指揮同知冬 召還陞
江西都指揮使九年調大同授龍虎將軍十一年調
陝西所至治兵撫民不嚴而肅十二年掌涼州衛十
三年逐北虜至白城獲其人馬甚衆十五年父病詔
晨還侍又三年父沒既葬事復鎮涼州虜時數爲邊
患晨率兵討之遣至亦集乃之地斬其兇渠餘悉生
之朝今省會考 卷一六

附子

四

南直六

繫送京師又招降虜僞國公吳祀都等萬八千人送
其酋長百五十人詣京師簡其壯者附卒伍餘悉處
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驛召還京獎諭再四賜資甚厚
復鎮涼州十九年召還陞驍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賜鈔文綺廿三年夏遣中使就賜文金及鈔
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制諭充總兵官征哈魯里
破之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所獲馬牛羊咸給將士二十五年復充總兵官征罕
東西番叛寇誅禽七千五百餘人獲馬牛羊無算還
京師二十七年調中軍都督府是歲虜寇遼東命充

副總兵率兵討之遇戰腦溫江獲虜衆千餘馬倍之
明年廣西僻壤諸寨遠結爲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
之誅擒七千餘人賊平還京又明年總兵林八衛兵
往平五開龍里十三泥之寇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
詔衛歸二年出鎮甘肅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總
兵官仍鎮甘肅三年虜日益衆近邊遣人諭以 朝
廷德意其酋長率部衆來歸邊境底寧事聞賜勅獎
諭令都督徐膺緒尚書趙玘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
仍復軍都督府左都督食祿一千一百石加賜田若
千頃又二年以疾終

附子

卷一六

二五

南直六

沐晟字景茂定遠人自少氣宇闊厚端慈凝重聰悟
過人而博學遠識恭慎寡言喜愠不形于色 高皇
帝重之既授後軍都督府僉事夙夜祗勤陞授左都
督昭靖亮晟嗣封平侯仍奉命鎮守雲南秉誠殫
慮益弘遠圖威服德懷恪勵夙夜先是麓川不靖諸
蠻逐宣慰使而分據其地奏發兵平之復素以其地
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并五長官司
而歲徵其賦又于路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制
之夷遂帖息 太宗臨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晟

遣將先率兵討之躬率親兵及蒙自縣蠻聞其來遂
遣進擒其酋誅之事聞賜璽書白金四年安南叛命
歲派征夷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率雲南等都司兵
與英國公張輔分道進討晟率兵由蒙自經野蒲斬
木通道以入先遣偏裨文集猛烈柳華開隘賊徒悉
遁遂築堡駐兵造船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舟師夜
出泝水沂瀝攻賊之富良江自旦鏖戰抵暮賊引却
翼旦諸將咸欲奮擊晟曰受命弔伐所欲得兇渠數
人而已縱殺非 皇上好生之心乃止遂遣浮梁渡
師時征夷將軍張輔大兵至乃合攻寇之多邦城柵
未一六

富州蠻酋積逋賦不入命晟發雲南貴州兵討之蠻
據險以抗晟遣兵斷其後諸將請急攻晟曰威服不
若德服遂使人諭以禍福蠻即遣子詣京師謝罪悉
償所逋 仁宗嗣位詔兼太傅召至恩禮加厚遂命
佩征南將軍印還鎮宣德初遣使齎璽書金幣勞之
正統賜金幣加厚是年冬四川會川黎溪蠻合底泊
等爲亂奏遣弟都督昂討平之二年冬馬龍他郎甸
蠻不靖復奏遣昂平之三年麓川思任發擾遣人
諭之不下奏躬率兵討之兵至潞江先遣人諭之不
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等率兵前進晟督兵繼其
後政等夜渡江破賊柵賊衆奔北官軍乘勢追至雲
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政奮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政
力戰死之時春已半晟慮瘴發將不利千官單遂旋
師駐金齒會有旨命晟還鎮行至楚雄得疾遂薨
忠敬子斌初侍祖妣居金陵正統乙丑襲封黔國公
持征南將軍印繼撫其地麓川不靖王驥總兵討之
以斌爲後拒令于騰衝南甸間操練土著遙振軍威
賊平還鎮是年貴州苗民圍城劫屯所進殘戮迺遣
委都指揮劉玉率輕騎兼程救之賊勢披靡普定等
賴以安全天順初年遣行人黃裳奉勅褒嘉特賜

銀幣斌謙抑純謹奉職克虔尋以疾薨年五十有四
謚榮康當榮康告薨之時子琮甫襁褓耳以從兄璘
繼撫璘卒琮尚幼璘弟璠嗣兄職而琮以成化乙酉
嗣黔國爵命還鎮雲南琮英敏過人端勤有守苞苴
不敢及門詰武經諸家兵法及陰符奇門諸書戊戌
尋司土官安晟卒弟倘謀殺其子瑄圖襲兄職遣兵
擒倘聞于 朝明正其罪廣西府土官瑄貴殘暴虐
民抗拒官司勅相仇殺委官擒捕奏請革其爵秩銓
流官以治之開設學校教之禮義民始安焉馬喀麗
江等處蠻夷弗率量遣官軍以次掃定石屏州蠻賊
李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六 內道六 新編六
聚衆搶虜勢漸猖獗命都指揮吳琰等調漢土官軍
征之格殺首賊殘孽潰散民免于擾已亥復擒斬菁
赤石崖等賊請添設大羅衛兵川州以撫寧其地
朝廷從之褒嘉其功遣使賜以盛甲文綺壬寅奉
勅偕都御史程琮往撫孟密所過州縣秋毫無擾祭
郭橋甸賊聚衆倡亂安寧鎮十數州邑咸被其害命
都指揮趙晟等調漢土官軍分道進攻俘獲無算捷
聞加授太子太傅乙巳南窩蒲賊負固距險騷亂永
昌等處再遣趙晟督兵以往一境悉平復有白金文
綺之賜以弘治丙辰卒于鎮得年四十有七無子以

故錦衣衛都指揮沐誠之子崑仍襲黔封佩印鎮守
崑亦能克繼世緒廉靜不苛簡閱士卒繕治城守庠
申統兵勦龜山竹子菁等處寇平而人不擾壬戌偕
都御史會貴州守臣合兵討普安等處蠻寇首惡就
戮餘黨悉平正德辛未安南長官司相繼煽亂流劫
郡邑崑次弟勦平先後事聞降勅褒諭者三加歲祿
至百石者再賜白金文綺者五丙子加太子太傅已
卯以疾卒年三十有八耳琮謚武僖崑謚莊襄

李彬

李彬字質文鳳陽定遠人父信有材畧勇銳絕人從
李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六 內道六 新編六

太祖起淮甸平天下積功至濟州衛指揮僉事洪

武己巳以老謝事彬代之時年二十九霖落有大志
辛未率所部兵從穎國公征北虜歷朵顏鴉山追襲
虜酋阿剌失里至洮兒河身先士卒多所擒獲復歷
黑嶺寒山及黑松林熊皮山追襲虜酋兀剌罕擒獲
有加 太宗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隆眷
汪明年遣巡視宣府治邊諸城起信爲遼東都司都
指揮使祭酉遣相度宣府城基明年率兵築之并築
德勝口城乙亥又築萬全保安城明年征哨泥河營
黑松林至哈刺還駐兵廣昌己卯靖難兵舉彬爲前

鋒首率兵攻克薊州進化進指揮同知繼攻克雄縣
漢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真定拔永平取廣昌明
年慶戰白溝攻濟南累樹奇勳進都指揮同知其冬
破滄州明年所敵單橋擊衆棄城追奪順德畧地定
州勳績愈懋進五軍都督僉事冬戰楊村被傷上
亟遣醫療治賜藥物俾還北平彬願力疾隨軍自效

上嘉其忠勇壬午上渡江正位宸極命議中官
至京念其勞績居多祭永樂改元定功行賞封豐
城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錫以誥券甲申夏鎮守
江西秋召還明年送趙王赴北京還往捕皂君山寇
丙戌南征交趾命充左叅將有白金文綺之賜率
師入境水陸夾攻直擣賊巢獲魁黨俘獻于朝悉
平其地戊子凱還加祿米五百石尋命勦平東海倭
寇明年總督操江尋往長河擒賊李法良械京庚寅
勦捕福建海寇頻年爲國墾舊除害耘鋤海內不避
險艱上深嘉獎錫予稠疊時將臣無與爲匹壬
辰佩征虜前將軍印命充總兵官鎮守甘肅有白
金文綺寶鑑之錫至鎮振揚威武邊塵清肅甲午召
還扈蹕北征故虜明年鎮守陝西丙申召還扈蹕還
京尋佩征夷將軍印命充總兵官鎮守交趾在鎮

七年遠人畏威懷德莫不帖伏境宇寧謐壬寅年六
十二卒于位交人相向號哭如喪所親計開上覃
加賻贈勅有司歸其喪還官諭祭賜塋追封茂國公
諡剛毅

韓觀

韓觀字彥賓鳳陽虹縣人父成事高皇帝爲帳前
總制都司之戰歿于王事追封高陽侯觀襲爲廣西
衛指揮僉事陞廣西都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
事爲人勁悍嚴刻在鎮申飭紀律軍中無敢違令者
初蠻寇不靖數出焚劫郡縣殺守吏迫民苦之命觀
平之觀觀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二遣歸諸蠻聞觀
用刑皆膽落不敢復出爲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

京陞右軍都督同知無幾命充左副總兵征五開
上卽位以觀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月復鎮廣
西永樂四年從征交趾與勦勞績九年復命鎮交趾
至十二年卒賜祭賻以粟帛無訕

陳亨

陳亨鳳陽壽州人生而奇偉有大志元季爲揚州萬
戶時高皇帝龍飛濠梁歲丁酉仗策叩軍門上謁
高皇帝帝奇之選爲鐵甲長從大將常公征滁州破

張士誠軍獲乘馬而還戊戌冬從車駕攻婺州拔其月城陷陣先登有銀器金幣之賜以驍勇聞從征定浙東諸郡泊征安慶太平高郵皆效勞績壬寅春攻陳友諒于鄱陽亨以功擢鐵甲百戶癸卯再舉師次湖口亨言于主帥曰陳氏兵多土人熟于水道今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或爲所誘則我舟膠淺難以大逞莫若募其土人潛遣小舟察其淺深險易量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用其言以聞如其計大敗陳友諒兵甲辰實授大策衛管軍百戶隨大將定江北諸郡縣吳元年以平浙西取蘇州功陞昆山衛千戶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六 一六 南直六

階武德將軍繼從丞相徐公北定中原取東昌以亨爲副指揮守之值元兵數萬猝至城下衆倉皇失措亨曰敵衆甚銳利速戰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于是堅壁不與戰越二日亨先以兵數百誘之敵見人寡悉力來攻亨率大軍奮擊且出奇兵邀之敵遂敗追奔至蒙邑僵屍載路獲人馬輜重無算亨亦身被十數創已而徐公復還亨攻元都克之追元兵出塞而還遂從攻幽燕諸城未下者洪武已酉調守大同攻王保保魏伯章俱有功已又征和林應州天城白登甲寅破營董軍生擒偽官劉平章乙卯擢燕山左衛

指揮僉事是後累征迤北遼陽破威管帳綏輯降附威聲遠著戊辰冬以守禦邊陲久效勞績特陞驍騎將軍北平行都司指揮使亨感上知遇益以邊務爲任功烈之茂一時邊將罕與爲儔歲戊寅陞後軍都督僉事仍掌行都司事己卯靖難兵至大寧召亨見軍門賜坐親酌厄酒勞之問以安社稷計亨奏稱旨乃曰天以卿授吾其遂成吾志于是命爲五軍總兵官南進至鄉村壩首與敵遇即摧敗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諸郡無不克捷庚辰夏四月戰白溝河下濟南茂建奇策敵聞亨名不戰自退勅書褒諭陞都督同知未幾嬰疾在營文皇帝憂念不置遣中使絡繹往問夜則就營察視安否醫藥飲食皆出上賜疾篤命還北京父皇尋亦旋師親幸其第隔問者二徧以用質厚實爲勸嘉納之遂以是年卒于正寢計閱悼慟不勝遣官諭祭者七喪葬之費悉出內帑文皇帝既登大寶錄序前勞定議追封涇國公諡襄敏亨爲將四十年仁而廉他將或以多殺戮爲功獲貶于女玉帛輒語之曰好生惡死人人所同奚忍害彼之命爲已功也父子夫婦人倫至重又奚忍獨人之父蘇人之夫而奄有其妻子耶于是聞言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六 一六 南直六

而化者甚衆人以爲有古良將風云

朱能

朱能字士弘世家鳳陽之懷遠父亮從太祖征伐有功累陞燕山護衛副千戶能有令質自少喜讀書事父母至孝洪武甲戌襲父職事文皇帝于藩邸小心謹恭未嘗少懈爲上所信任旦夕侍不去側靖難師興帷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與能預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構造禍者能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城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人以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

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

未一六

一四

南直六

九門者速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俱走從攻廣昌府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潰散之卒號百萬夾攻上親拒之能爲前鋒午至白溝河敗其都督松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能領雲南前鋒又大破敵兵盡克其若櫛敵走保濟南能率衆追之至鐔山敵嚴兵列陣以待連破之敵衆糧食斷者萬餘人能以間上悉撫而縱之已從攻涪州光祿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級敵衆俱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夾戰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能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能爲奇兵先鋒大敗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棗城追奔至真定戰真東門斬首萬餘級遂略彰德及定州勦西水寨已而敗敵將李文于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泥河敗平安兵十餘萬小河爲敵所乘稍却諸將速請旋師獨力勸上行日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挫但當以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璧敵盛兵迎戰能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睥平安參將馬溥徐眞及都指揮三十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屍蔽原野降者十萬人悉縱遣

之連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連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內難平 上承大統論靖難功晉封

成國公食祿三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永樂二

年命恭太子太傅四年安南黎季犛弑其國王毒虐

下人拒遏詔使數諭弗從遂發兵討罪命能總兵佩

征夷大將軍印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及神機橫

海驍騎遊擊扈揚五將軍兵八十萬討之臨行 上

親送之龍江師至廣西 上顧侍臣曰朕夜察天象

西師有憂其未能乎然能足辦則事朕第慮氣候非

其所習耳踰旬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 上灑

泣曰方艱難時協力一心相濟能其首也且其素在

心行事皆應遠到曷遽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流

泣莫敢仰視春秋三十有七耳 上親爲文祭之賻

卹特厚追封東平郡王賜謚武烈後配享 太宗廟

廷

陳 懋

陳懋字舜卿鳳陽壽州人父亨洪武三十二年從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以功進都督同知卒追封涇國

公謚襄敏懋器宇宏遠識見超卓負膽氣工騎射年

弱冠卽從父領兵爲前行凡填上廣昌壽州大同白

溝濟南之戰與父同功又禦敵千單橋桑城西寨東

平州鎮小河戰尤力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行賞

進封寧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賚子甚

厚六年受 詔佩征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夏賜寶

銀白象牛羊以爲戒嚴之費至鎮號令一新凡胡人

降附者親撫綏之務得其歡心七年自晉靖統大敗

虜于境外由是殘孽遠遁虛肅清捷聞加封寧陽

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復賜誥券及貂蟬冠

服錦綺寶鑲八年春 上親征北虜將左掖兵扈從

十一年冬還鎮十二年春 上復統征仍將左軍俘

馘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夏有報虜酋馬哈木死者

懋曰是欲懈我邊備也卽申飭諸將固守已而虜將

果來見有備而退二十年春 上復北征率所部兵

以從還京賜玉帶金綺龍衣體聘其女入官冊封麗

妃尋 命歸寧父母養于驛蕃富世無與爲比二十

一年 詔統陝西寧夏甘肅三鎮兵出勦叛虜懋率

衆直抵賀蘭山擒其巢穴盡收其酋長十部落及其

牛馬駝羊數萬凱還 上大悅寵賚有加二十二年

復隨上北征師還以懋兵爲殿至京遂領前軍都督

府事 仁宗登極以勛戚有勞加太保復官其長子

昭爲衛衛樂安州之平領京營兵衛 上有功還存
金帛人口之賜二年復鎮寧夏三年春奏徙靈州城
以便防守四年春得玄白二鬼以進 上賜麗書獎
諭兼有玉帶龍衣馬圖之賚六年還京十年 命佩
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正統收元念助威之舊召還
奉朝請十三年冬福建民鄧茂七作亂僞稱閩王勢
甚猖獗 命率師往討之至浙江有欲分兵先守海
口者憊曰如此是絕其生路則爲死寇矣不從明春
師次寧建有欲屠沙尤二縣者憊曰如此則益堅賊
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業能斬賊首者官與王師
同于是降者日衆曰賊勢已孤無能爲也乃五路進
兵一鼓而收之凱還賞勞加等命領中軍都督府事
尋兼領宗人府事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改元恩
遇益隆六年春忽得疾踰秋不能起上言臣老死不
足惜惟陛下以生民爲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
則國家幸甚遂薨時享年八十有五計聞 上震悼
輟視朝一日追封溶國公謚武靖遣官諭祭加贈及
營塋事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懋偉觀修昇語音洪
亮胸懷磊落敬禮文士雖位極人臣未嘗妄自尊大
而南征北伐口不言功當爲中興名將稱首

六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十八

高麗

張貫

張貫靈璧縣人洪武末年由歲貢入大學永樂中任
順天府知府十年三月陞府爲京兆府即以貫爲本
府府尹政尚寬平獄無留滯吏民愛之稱爲長者十
年卒于官

金純

金純字德修鳳陽泗州人洪武中歲貢入大學三十
年吏部尚書杜澤愛其才薦擢吏部文選司郎中持
衡公平能聲蓋著三十一年出陞江西右叅政值久
雨江水泛濫民多勞饑多方賑恤民賴全活千午

六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六

十九

高麗

太祖入正大統吏部尚書奏請首荐之召爲刑部左
侍郎時將營北京命往湖廣採大木規畫綜計杜絕
侵漁于是各郡不聞騷擾之苦而事亦易集還京甚
荷 成祖眷注七年扈事駕巡狩北京八年北征又
命扈從五月至驢駒河稍逼賊境凡居中翊贊効勞
居多胡寇平尼還南京陞刑部左侍郎九年命看視
河勢先是 高皇帝帝用兵梁晉使徐達開揚場口入
千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壅淤乃修師家莊諸閘又
開濟寧州西坡接引曹鄆黃河水以通梁晉之粟後
故道復塞至是命純開濬自開封府城北引水下達

雲城復入魚臺塌場口出穀亭北千里修復故亭今所謂永通廣運二關是也十年回京十四年改禮部左侍郎尋陞禮部尚書時禮部有呂震掌部事凡一切大典禮俱命純攝行之十五年又扈巡北京于行在諸典制俱諳習切中事宜十六年扈還南京十八年又扈從行在十九年定陶北京奉 勅巡撫四川考察官吏安輯軍民蜀人無擾事竣還京與尚書呂震協理部事雖震有柔佞才而純以誠心處之終行間阻三十二年改工部尚書本年冬改行在刑部尚書時干戈甫息天下又安純亦比情平律務存寬厚故每戒屬吏不妄椎擊繩人以故諸司亦習爲寬厚故獄無寢死者宣德十年致仕贈山陽伯

朱勇

朱勇字惟貞成國公能之子也能征安南沒于軍勇襲公爵勇自幼岐嶷不與凡伍出就外傳無統毅豪奢之習惟潛泊自處與韋布之士同讀書不事尋章摘句必求其要領于忠孝之大義利之微辨之弗明弗措主師席者爲之擊節驗其所履殆無違焉爵既在躬恭勤益倍無一毫驕態見于言面而敦厚簡靜之譽藉甚 文廟大興之日加眷注巡狩北京扈

本朝分省公初考

卷一六

三

明史

往來歷掌帥府留守南京蓋老成可託故委以心腹也勇握兵權號令不繁訓練有法不怒而威時 仁廟監國尤見禮重十八年命勇隨侍北京二十二年從駕往征北虜有勞績及 仁廟繼承大統眷顧益隆賞賚優渥勇獨加焉未幾 宣廟嗣位以勇勲舊恩典頒紫白金文綺之賜極厚宣德初宗室有謀爲不軌者京師震動勇勸 上親率六師以征之罪人既得乃班師還京而運賁之功在勇爲多于是白金楮幣人口之資又加隆焉三年隨 上北征沙漠有功 太子太保特命總管大營兵權勇益殫心極慮 本朝分省公初考 卷一六 三 明史

遷者悉准行之九年扈從巡邊慨然欲選將士抵其巢穴以勦絕胡虜會阿魯台部落離散相率效願遂勇宿衛禁闔防範嚴密金綺幣指之賜尤侈勇愈感激竭誠輔導兼知經筵事每偕儒臣進講以成聖學勇以爲天下難安不可忘戰復奏選銳兵四萬以備邊用正統改元加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九年邊報有警勇統兵出喜峯口敗虜寇于富峪川追及熱水川俘獲人口馬駝牛羊還以功進太保復賜蟒襲并介冑十四年虜寇犯邊勇復領兵隨駕往討之還至土木兵潰勇力戰以死得年五十有九天順改元賜勇諡命追封平陰王謚武愍丁儀襲爵

苗 袁

苗袁字秉彝鳳陽府定遠縣人學行端正舉應天鄉試永樂己丑會試中式時章惇爲待北京詔中書舉人陳燧等八十四人寄匿讀書起幸卯章惇還京廷試擢袁第二名宴于會同館授翰林院編修袁典文備宣德五年預修實錄成陞侍講正統元年內門賜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壬戌命主考會試得人爲盛十年陞兵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

萬十四年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景泰元年兩京多災袁與首相陳循等上疏自劾 景皇悉留之未幾袁乞致仕特賜寶鏐金綺給舟以歸未幾卒于家壽八十贈少保謚文康陰子錄爲御史

許 亨

許亨字士通世家鳳陽定遠父得從 太祖起淮甸以功累遷都指揮僉事洪武丙子亨以父陰爲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已卯調開平備禦已而還京調廣武 太宗靖難兵至維揚亨來見 上嘉勞之遂拜都指揮僉事賜之綵幣鞍馬命守和州未幾俾任北平都司事撫馭有方士民安之歲庚寅受命董治長陵經畫指理得宜人樂趨事而忘其勞 上嘉其能進都指揮同知是冬調掌金吾右衛事仍董前役先後凡八年勞績爲多丁酉進都指揮使出鎮浙江浙東南巨鎮海寇時或竊發至則捍人守屯堡時訓練寇遂屏迹居民以寧歲調兵士漕運給京師分番更代私不容髮以是勞逸均而餽餉及期至于繕治城郭堅甲利兵戒飭軍士毋爲民擾尤悉其心故兵民相安而市井晏如也 英宗嗣位以享歷事累朝克效忠勤特遣使賜以勅書白金文綺拜左軍都督僉

幸仍掌浙江都司事。亨益感上恩，務殫厥職。比累
陳年老乞致仕。上以耆舊精力未衰，不允所請。正
統戊午，以疾卒于官。享年七十有四。計聞遣官諭祭，
仍勅有司治喪營事。

人物考卷之十七目錄

南直隸鳳陽府

年富

陳翼

王質

郭登

湯胤勳

陳璇

戴昂

張傳

王景

張袞

高越

李紹賢

朱儀

陳銳

戚景通

顧佐

董建中

殷雲霄

趙永

薛蕙

李熙

戚繼光

俞大猷

趙本

常三省

劉繼文

余翔

李國士

馮應京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七

南直隸鳳陽府

年富

年富字大有懷道縣人領承樂丁西鄉薦會試中乙榜爲德平訓導九載赴京擢吏科給事中令掌刑科事糾正違失直氣凜然宣德乙卯吏部推富爲光祿少卿泰留中不下適陝西缺右叅政乃以陞富富峻厲敢爲衆推奏令總理邊儲富至邊遂斟酌遠近定其徵科鈎考收支防其出入由是宿弊頓革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適歲饑流民入境者數萬大辟剽劫富設法賑恤撫定之轉左布政使土木之變邊境道阻部檄富督運邊糧民聞富督運冒險而進無後期者尋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邊備廢弛法度不立而冒軍功盜邊儲之弊尤甚富痛革之一時武將如石亨輩不得遂其私尤忌之天順初亨諷科違官劾富致仕而石彪憾猶本釋復據據逮至京多訓仍致仕不數月起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左侍郎巡撫山東又改左副都御史奏徙降虜之居東昌者用銷未然之患四年春召拜戶部尚書錢穀會計躬任其勞事有關於利害者儻

佐或難之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公毋署名可也吏胥諸司莫不畏憚束手聽命富以西鄙多事用非其人奏舉布政楊瑄知府余子俊可用而請黜布政使孫毓以懲其貪吏部尚書王弼言其侵已職請下于理富曰薦賢爲國非有私也因求退不允愈翔專恣疽發而卒時年七十 上聞之震悼賜諡曰恭定賜祭葬富天資剛勁所至以嚴爲治人不可撓以私及掌國計愛惜用度持正不阿得大臣體然亦爲人所覲伺其屬有作弊者知富多疑遇州郡奏災傷欲其准則言不可准欲其不准則言可准富必反其所言本朝分省初年 卷一 一

陳翼

陳翼字冲霄虹縣人幼有異質其父指以語人曰吾家世農業人知吾所治者稼而不知種得吾兄其稼以獲宣德壬子領鄉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歲丁巳虜寇邊王師北征命往永平等處備芻糧百方區畫民不厲而兵饒給還奏稱 旨復出內帑數萬兩命羅粟遼陽實邊廩事竣陞郎中尋奉 聖書督漕江西先是歲賦皆卒伍漕輓時 朝廷用武始更以民有司承望風旨嚴程趣辦民始弗堪翼

曰賦無後期足矣笑以亟爲乃循行郡邑求得其富厚者俾具舟分漕且諭之曰此一特權宜爾師還當無謂勞衆成樂從景泰初上學孝敬錄忠義備財用清賦罰申舊典體羣臣六事未報聞父計乞歸三司御史文章留之 上命卒事翼已馳歸喪次聞 命復往督漕抵京師而歸終喪會 上命廷臣舉堪任方面者卽其家拜山西右布政使馳傳赴任問民疾苦其通稅至十餘萬石民素利五臺山木至是有禁其弛之鴈門旣設兵守禦益戍以民咸釋之使歸農業暇日築忻州城除道通平西 領復俾修陽曲諸學廟而民不知勞 英宗復辟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時西邊連歲用兵民罷敵甚翼招循之又籍其貧甚者計口給食奏蠲通租之累里正者舉宜聖廟祀禮時以歲餘止行釋菜翼曰其費幾何而用以化導邊氓其利博矣俎豆之事吾何敢廢遂復之久之字來入寇邊將失利翼檄諸部固城堡繕器械募材武士爲土兵參以官兵守要害旣而朝廷命將出師虜始引去七年陞南京戶部左侍郎 憲宗即位 勅總督京儲及屯田諸務始至會臺臣建議令諸司察舉其屬翼首効其不事事者數輩

而薦用其才且賢者應使廢壞修復之資尙取若干軍役公有餘材但積以待敵翼曰廢有用之物困無告之民吾不能率于吏議以隱忍于心也卽日以便宜從事復因災異上恤民力錄囚徒裁省鹽糧俸鈔三事丁繼母憂 賜祭墓旋命起復懇乞終制祥禱召還京陞南京戶部尚書總督如故三年 賜詔命進階資政大夫翼感知遇期于盡瘁雖精力漸衰勤渠治事不敢少貸卒以成疾猶日省署不廢成化壬辰六月卒于官翼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自爲郎署人已憚其剛直及出更藩鎮人踴臺有位敘日

之章卷之八

本一七

四

高年德益茂後進以得接納爲幸而下吏趨走聽令

有莫敢仰視者

王質

王質字夢璫太和縣人由鄉貢爲南陽縣學訓導秩滿擢監察御史宣德十年陞四川參政尋陞山東右布政使正統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八年刑部缺尚書上命廷臣擇老成有學公廉謹厚者衆以質對遂陞刑部尚書居五月以失獄囚左遷戶部侍郎會聞浙銀場盜起命質往治其事至獄得疾或謂行可少緩質不聽至杭州武林驛卒有司爲備棺歛送至放

里計聞遣官賜塋祭質爲人平易廉而不苛在四川嘗言十事皆中時弊每行郡邑不食肉惟啖青菜蜀人呼爲青菜王

郭登

郭登字元登臨淮人管國公英之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將鎮臨安徽召諸夷長宣布 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 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尋 詔班師登語學士曹鼐張益曰

本朝有初考

本一七

五

高年德益茂後進以得接納爲幸而下吏趨走聽令

駕還宜從紫荊關龍等入秦已得請從紫荊矣俄折而東竟徙居庸未入而 天子蒙塵大同城門盡閉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循之弔死問傷親爲桑滄傳以彙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空自苦乎登曰吾誓以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路至卽歸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給戎耳

及擁 上皇去登大憫時賊勢張甚獨登守城十月
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鷹門入援十二
月虜又將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宜分
營倚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倖務出萬全虜
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
勝憤黃夜以忠義激勵其軍定爲賞格期必殺賊謀
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
休兵夜二鼓譟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將士
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
里且疲困一退避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耶按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 一
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且賊以數百騎迎
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
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斬首
捕虜二百餘騎奪人口牛馬以萬計提聞封定襄伯
登廉慎有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
有古良將風 英廟復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
尋謫戍甘肅 憲廟嗣統復爵鎮守甘肅以薦召還
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尋命復督十二團營多所建明
登工詩所著有連珠集謫甘肅時有詩送丘正曰書
四十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

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
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

湯胤勛

湯胤勛字公讓濠梁人來甌王和之曾孫也少負才
使氣兩眸睜然髭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
日訖數萬言學有舊版字千餘胤勛騎馬過一目成
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勛獨後至當答大呼
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笞之胤勛攘袂出學門題
詩府署公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
絲之句遂去學出游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
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
能作啓事否胤勛請紙筆卽席具狀幾萬言又切當
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兼文武具驛召赴京時
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勛將臺下萬卒環視
于公捕古今將略及諸史中事舉以問胤勛應對如
洪鐘不能屈左右噴噴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
有才子人對以爲錦衣百戶後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力
戰死之爲人軒豁獨儼好以氣雄人不問各位卑顯
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爲詩豪邁奇崛如風雨驟至
中電光翁森使人不敢正視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

陳璇

數十章卽能詩者亦多爲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通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十餘卷

陳璇其九江陰宦族洪武中徙家鳳陽兄弟十人皆俊偉傑特璇天資尤穎異甫冠充郡庠弟子員晝夜孜孜爲志於學不領師資而學業日進嘗與同輩曰吾輩爲學當思不止於報科可也苟惟爾此以進身而不思其速者大者豈足以報朝廷之作養乎迨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察乎風裁不察察而明不沒沒而暗知者以爲得風憲體時從兄耘字德籽亦爲御史問語人曰某性褊迫終不若吾弟之雍容寬裕喜怒不形他日達到吾必不若也嗣後璇果膺敘遷陞雲南按察使事鎮守雲南都督沐公讀書善談論於人不輕許可至京有詢及雲南方面官者曰無如憲僉陳某未嘗倚法以凌人亦未嘗廢法以貸人迨陞浙江憲使浙江地大事繁爲憲使者百責所萃每難其人璇凜冰玉之操不動聲色凡所設施寬不致縱猛不至殘方面肅清浙人無間遠邇靡不向風而懷德者值考察有以蜚語中之璇卽日啓行赴闕聽進止而浙之軍民咸動容感賴如失父母者不啻數千

人填衙寒巷率憫以挽轡之至馬不能前不得已始暫駐于城之宗陽官寮明取間道而去而浙耆老李恒寺先抵京奏陳其政蹟願得扳留朝廷仍令還浙視事旋平生內貞外和學脩行篤故于臨政雍容自若不銜不矜惟以正人心厚風俗爲要自始至終一以德意臨人故人德之獨深焉

戴昂

戴昂宿州人正統戊辰進士選擢御史以言事忤旨謫濠州驛丞歷知縣在任九年上下愛戴後卒于家都御史泰公結特拜其墓親爲文祭之

張傳

張傳靈璧縣人景泰甲戌進士選授山西道御史以建言謫末寧令丁內艱復補餘姚邑有水怪虎患傳爲文祭之遂息陞杭州知府值歲飢設法賑濟全活六萬餘戶晉湖廣叅政未行卒于杭祠祀之

王景

王景靈璧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樂安令立毀淫祠百餘楹民有火患倖碎其妖神患遂息鋤強扶弱一境肅然歲凶賑濟全活尤多擢監察御史歷右通政時李孜息以方術惑上疏陳其奸惡言甚剴切未幾

改太僕少卿卒于官賜之論祭

張表

張表鳳陽縣人成化舉人授蒲江令卓有能聲調劇固安時流賦縱掠所過誅屠表捍患孤城保全生聚邑舊俗婚姻論財多有過時失偶者因權豐約以著令嚴禁舊俗洒然一更會人觀儀觀備然逆瑾見而異之陰論賄以二千金臺省惟其所欲嚴詞以拒瑾大怒知令縱騎逮捕士民成欲飲金入賄表耻以賂免遂仰藥死邑人哀思如喪考妣為尊祠祀之

高越

本朝分省考卷一七

十

南

高越鳳陽縣人成化舉人授山東福山論時劉賊倡撫縣令棄城走首倡忠義嬰城死守賊退事聞超拜監察御史清軍湖廣華親藩之僭巡接遼左明功罪嚴軍實積弛一振出知泉州府引江水開八卦河植清源山樹泉之人文始盛致仕歸

李紹賢

李紹賢盱眙人進士觀政戶部解銀餉邊舊有火耗人餘約數百金悉籍付有司盡以其費還部授行人中武廟議歷淮泛浙由金陵浮漢汚人情洵淵紹賢約諸部曹郎張元承幸速蹕入諫

上怒下錦衣獄時有貢諛恭勅谷屬為妄言者天威遂不可霽詔于午門外俱去衣杖五十謫戍降調共二百人有奇時死杖下者十有一人而紹賢與焉至世廟御極詔錄一子賜之葬祭

朱儀

朱儀字炎恒世為鳳陽懷遠人生而器宇凝重具文武材景泰壬申嗣成國公景帝當祀太廟偶不豫夜宣旨遣儀攝事倉卒無違禮丙子命治周世子喪財省事集英宗復位見儀而喜曰平陰有後矣

奉恭章皇后之合葬景陵讓皇后之改冊皆命儀行

本朝分省考卷一七

二

南

禮壬午命持節封蜀王勞錫無所受嘗較射內苑連中的上喜甚錫寶鑑一鑑自是始有意大用之蔡西奉勅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賜白金三十兩金織絳衣一襲甲申憲宗嗣位申命以行時南畿大儀奉命賑救議令獄囚贖米及都城商稅錢鈔皆以市米協賑所活甚眾時游食頗盛議京伍未宜宜使此輩應募為兵可得若干人鹽徒彭劉張賊李相為江路患督將校跡至九江獲焉疏薦都勝守備儀真廉果廉明後官至總漕都督戊子早奉勅會獄獄囚多所矜釋又議都郡歲輸軍儲許臨船預放省耗得十

餘萬石貯于倉傲古常平法行之會有詔諸守臣符驗皆進繳儀言南京根本地事有緩急非符驗不能速達又遣官勾稽營籍儀言舊制軍數不宜泄事皆寢城門守兵盡隸管伍止留老羸數人儀始定番代法海賊劉通勢甚猖獗衆議招撫之儀謂必先聳以兵威方可懾服乃遣舟師分據要害賊勢窮歸罪械其首惡檻送京師賜從者皆釋弗治海道以寧乙巳星變求直言所陳多切時弊屢上疏辭不許加太子太傅視事如故奉勅修葺孝陵明樓并修欽山十廟二役成有旨嘉勞刻石紀功通羅夷人入貢還泊龍

江市中國子女爲奴婢事

一

劉汝愚

江市中國子女爲奴婢事或言宜寘不治儀曰事關國體不宜置若罔聞遂舉正管押通事官追給夷價各遣歸其本里每嚴錄囚儀當執筆必從容訊問務求其情尤嚴祀事凡代事南壇太廟者各四社援山川孝陵及大江之神各三以常典祭者不可紀皆夙夜虔凜未嘗少怠前後同事文武僚屬寅恭協一久而彌篤以弘治丙辰卒于正寢計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詔贈太師謚莊簡子朱輔嗣爵遣世承平無可自見賜第有古槐一株疎陰滿庭時時挾一冊就其下臥且讀焉其爲詩長篇短什皆流傳縉紳間被

服冲素言動恂恂如諸生丁丑守備南京已卯逆濠犯安慶遣近震恐乃與白巖喬公畫策戰守以身任其安危人于是咸稱爲馮翼祭遵之流亞也辛巳召還京求幾卒于里第而以子希忠襲封 世宗南幸承天道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不知駕所在獨希忠與陸都督炳翔 上以出嗣是恩遇日隆而希忠亦復嫻于文墨嘗侍御舟賜詩屬和揮筆立成 上謂輔臣曰動裔中如此人才絕少稱善者久之是秋充神機營總兵官庚子提督團營加授太保庚戌虜薄近郊部署諸將城守捍禦虜退加太子太師改掌

後府事壬戌加太師

上

卷

七

南

直

七

七

七

七

贈定襄王謚恭靖 世宗以威嚴馭下雖素所親任輔舊往往被譴斥而希忠獨被隆眷三十年遭遇亦甚顯奕矣

陳 銳

陳銳字志堅別號雲谷莊敏公像之子也生而膚體碩大方在孩幼言動簡重及長勤問學善詩文天順甲申襲爵明年成化乙酉舉使江西歸尋奉命直宿帶刀侍衛及坐團營管操眷通日隆庚寅簡命掛征蠻將軍印總制兩廣軍務賜金蟒綵段白金宴東閣

門至廣處置有方軍民受惠夷虜咸服壬辰移鎮淮陽掛漕運印充總兵官籌畫簡便多可爲後來法嘗條陳便宜二十餘事皆見允納己亥日本便臣進貢還于濟寧沛縣等處鬻買男女數十攜歸過淮銳價其值贖之給舟遣還其父母又于淮河壩改石閘于濟寧分水龍王廟自南距北可十里各置一閘以節蓄水利壬寅淮多疫癘死者相枕召富人勸募殯之有司命醫診視給藥病者日給糜粥如是兩月全活萬計總漕事十四年河道之修築轉漕之利弊前後建疏百有餘章乙巳改管南京中府事丁未夏奉勅修理 皇陵弘治戊申奉詔總神機營軍馬掌左軍都督府事己酉總五軍管訓練調習皆有條法號令嚴明恩威兼濟官軍畏服癸丑河決張秋奉勅督治河道加太子太保乙卯回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歲增祿米二百石及白金絲段之賜丙辰命冢子熊爲勳衛侍衛殿廷是年三月皇太子加冠特命持節行三加禮燕勞復有玉帶蟒衣之賜丁巳夏以病懇辭兵柄 上慰留戊午春皇太子出閣侍讀經筵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庚申四月北虜犯大同宣府勢甚猖獗 上簡命掛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出師勦殺七

月奉命還京疏乞解印歸里第家居杜門數年而卒

戚景通

戚景通字世顯定通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客倖爲逆陰通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着此者爲劉景遇旦日爲黃冠通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起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友王副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遇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注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擒琪頃之流賊橫行山東檄景通守鄒以七百人往人門告毋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賊遇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通先後凡數十捷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蹙鼻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兩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弊卻美餘比輸太倉故有勸籌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嘗受薄貲母寧自欺已輸

愈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疏金二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約贏金爲欺耶事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爲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卽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進督備倭尋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驗月而告成奉詔坐神機營母聞貞節年老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于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雜戲一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哀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慕履過庭景通大詬曰童子何知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七

十六

南道七

基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饜辛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辛裂之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我無得罪于世猶聚族于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倭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楮幣囊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金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

顧佐

顧佐字良弼鳳陽臨淮人登成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錦衣衛都指揮牛循嘗怙勢殺人鎮守宜府太監顧雄分守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佐皆按致其罪職者趨之成化十九年出知河間府貴戚莊田基峙境內閭佐至皆戒其下不敢乘勢輒輒親校冊籍吏無所容其奸驛司給供應令民計畝出錢里中得免于賠累郡有蓮瑞秀麥之謠二十三年進四川副使整飭建昌兵備越雋山崩地震民駭蕩析佐德心力撫循民以安堵弘治三年徵拜大理寺右少卿丁憂七年補左八年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九年改南京都察院提督操江十二年進右副都御史十六年陞戶部右僉郎十七年六月北虜小王子來貢其急兵部擬差佐往宣大整理糧草十八年三邊告饑孝宗命兼僉都御史往蒞之比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積正德初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去佐遂代其任時逆瑾盜政威權日熾諂諛成風佐自若也瑾性極貪酷而外假仁義諷諸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佐曰吾部無羨餘者瑾卿之未發也後瑾憾韓文不已搢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七

十七

晴通記

應得方無所得會部有故冊逸弗得瑾欲以爲韓罪

嗽佐上其事持不行因奉俸三月佐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允卽行瑾令遷人詞其過無得命官按三邊儲蓄有紅腐則以爲罪詔罰輸米八百石于邊遼東邊糧以菽易米弘治中有吉准行又以爲佐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以爲佐罪罰百五十石佐素貧至稱貸以益人皆冤之無慙色正德丙子十一月卒于家年七十四佐貌溫氣和內守堅定立朝四十餘年當財利紛華無所漸染擇奸欲絕無所跛倚初壽寧張公發自河間佐爲河間守嘗有德焉比當路每輪忱于佐佐謝之及壽寧有召朝本朝公行人物考卷一

卷一

一八

南道七

士全集而佐獨不往時王端毅爲冢宰亟稱之始知所自逆瑾伏法其事益明及計聞贈太子太保

董建中

董建中字湯民鳳陽人也湯民少與邑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鄉約爲課每大書壁爲勸誡弘治乙丑舉進士授行人晉官御史湯民惇大而有執蒞事精悍初其父吳江公貧喪其配楊氏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妻暨子留許張湯民涉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兄弟將異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亦不可乃以田

宅讓兄弟皆其婦曰吾婦幸有養不累諸兄弟也爲御史時值盜四作雙入借柄朝有邪臣威脇爵餌直道幾杜湯民挺挺自持立節不撓甲戌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母敢私渴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畧麗有姬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卽上疏劾閹人曰奎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戮無赦閹人懼而縱海葦蠶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有閹人將之廣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居問湯民至列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過之湯民弗許直入坐堂上視政如常大閹驚

公廟今在八中

卷一

一

旗前七

殷雲霄

殷雲霄字近夫鳳陽人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

因家于壽張雲霄修眉碧目口可舉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舉弘治乙丑進士以疾歸居石川作著艾室聚書數千卷旦夕玩誦思以作者自名多所著述病愈還京授靖江知縣雲霄明察有斷今勞而治蘇魯過江淮渡江掠常州將入靖江謀知有備乃入江陰雲霄發兵追之江陰得究民朱鎧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題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儻某衆謂不誣雲霄曰此嫁賊以緩治也遂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許姚明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爾素狎鎧殺之何故明大驚服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貨故殺之耳乃殺明調青田雲霄雅好游眺川壑覽物歌詠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峯每暇輒出嘯詠其間曠然自得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日清弊蘇氏曰安重地曰防奸微曰除邪以全治曰公賞罰既病封其疏題曰理真事曉意忠詞馴付其母曰茲以歸雲霄弟遂卒年三十七初父辛雲霄治喪既卒服始冠將昏與其妻父母言必如昏禮乃舉後又考訂古今祭禮行之爲文非意決語不習自漢魏至唐作詩者皆辨其音節而擬之又覽

莊周書說其達性善喻寵後自病太博必六經之旨然後究心焉國子司業穆孔暉篤行苦學無匹猶畏雲霄曰近夫之耻不善不啻負穢所作有古樂府四百篇集志敘錄金僕姑數十卷

趙永

趙永字爾錫臨淮縣人沉靜簡默博洽淵冲從大學士李文正學文正曰此子風骨不凡而造詣宏博遠到之才也登弘治壬戌進士授翰林編修纂修實錄忤逆瑾理欲左遷給部疏劾愼竟復職瑾終銜之永裕如也辛未甲戌兩主會試文衡崇雅黜浮文體復古授侍讀轉春坊太子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奉命主武舉武廟南狩以居守有勞賜金麟服陞國子監祭酒表建師模嚴飭士習抑請託進廉節動遵矩範不阿權要海內嚮風翕然不愛世廟登極仍命直經筵兼日講官每進講必先焚香閉戶積誠靜慮以冀感通駕幸太學賜坐講尚書大禹謨敷陳剴切進止雍容上屢注目罷講聖諭褒獎翼日率諸生謝表上賜勅及彩幣二襲仍賜宴寵異偶因疾在告上念講官無直諫者遣鴻臚寺貴胄至臥閣諭起供職永感恩流涕力疾入謝未幾復

以言忤當路辭解日講轉南京禮部右侍郎尋攝部篆永修禮敦俗風化一新時內閣缺輔臣承負時望大學士楊一清恐相遇不合伴以他意挑之永曰吾可以纓冕亮吾道乎具疏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都給事中董進第御史王瑛率諫垣臺臣薦永名重玉堂化覃壁水退居于輦轂之下而踪跡愈幽充養平經濟之才而聲猷實富吏部亦首疏起永竟不出榮精舍數椽繚以筠槍橫琴抱膝若將終身嘉靖戊申卒丁家壽八十所著有類菴稿文華講義南京錄

澠洲詩北歸稿

薛 蕙

薛蕙字君采鳳陽亳州人第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調吏部考功主事歷郎中人遂稱薛考功云蕙自爲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將旦測蕙宴然安之及嘉靖初大禮議起遞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官權貴人乃甚不憚會給事中構其罪蕙上書訟坐是罷後竟屢薦不起家居十八年卒蕙才思清淑脫屣塵垢中歲好養生家言收歛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數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莊子書得

其虛靜慧寂之說已而証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數後又爲約言五經禘說二書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恒親爲製藥嘗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入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后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

李 熙

李熙字仲光號緝菴其先定遠人也祖彬珣 高皇帝啓運累功爲都督僉事永樂中以征討功進封豐城侯食祿一千石賜鐵券世襲暨錄平安功加祿五百石熙襲祖爵嘉靖甲午奉 命統耀武營操練官軍隨以廷臣會推掌中軍都督府及提督神機營壬寅 欽命充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乙巳楚世子弒逆株連數百人熙惻然憫其寃諮於直指伊公相與平反釋其無辜幾二百人沅州麻陽洞苗作亂遠邇騷調兵征勦歷三載底寧諸凡經略出自已裁不少假麾下而悉中機宜敵愾奏功勦磨顯於遐服處之則以謙焉庚戌奉 召回京掌前軍

都督府事熙廉府中宿弊嚴爲養輩人不收干以私辛亥奉 敕提督京城九門官軍壬子總督京營戎政時軍伍疲耗往者率因循行事熙一以精明振刷而紀之諸材官咸凜凜奉法大司馬良卿趙公永豐聶公並嘉其賢以爲勳臣可倚重者而忽以疾終得年五十而已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號孟諸定遠人景通子也幼而好弄捍閭多權奇始舞勺隆準方颯而楊英氣勃勃居鄉爲萬夫雄已折節爲儒以儒術著饒兒上勳府公事分省人物考卷一之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擊刺互用是名爲營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諸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時新兵若發矟至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光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久之閩寇益張兵食無措徒負技懷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刃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言者謂督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光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倭賊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旣入省會勦功平寇臺甫班師寇入莆城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募精兵萬人闔閭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斬獲無算寇枕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因蠲脇從視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槩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憤威切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索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勒掩老爲功級既賸而實有差判贖首以當雄飛彼自以

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嘗試之東南諸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甯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管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追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足爾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廷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弟捫舌勿談總戎自言世受秦養敢不私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

本朝八省分考

卷十一

三十六

前通

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譚襄敏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笑者謂太阿之柄不宜假武人于是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復上言薊當肩胛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取則百堅皆瑕比年遍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踣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候糧俱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

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莊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稍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最實決罰有差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管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紲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兵乘勝逐北處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

本朝八省分考

卷十一

三十一

前通

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笑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有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選次嚮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有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虜謀入犯西首得薊狀遂款開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名秩如故及江陵富國上遣石司馬出行遯于時大開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比還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

伐后 天子出其如 主何既而通修嗣功通進
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移鎮南粵虜入黑峪
關蜀人頗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德尸祝之光度
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歲散千金徇
客歸而益貧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者增
日鷄三號將星隕矣子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不違
以賞格開本兵以光功高將請卹典而究不果光在
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鑒鑒見諸行事
非徒託諸空言者

俞大猷

不韋子公物考卷十一

三八

南直七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髻時輒倜儻以
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
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
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
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
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
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
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
然終不盡用乃奉 勅守汀漳遠廣東都司會安南
又人人欽服爲寇諸司議集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

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
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
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
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
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
落職奪祖官于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
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于陸兵蓋倭奴長陸戰
今樓船高大集萬統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
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
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十一

三九

南直七

耳于是用舟師戰而積賊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
倭人也以亡命入海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 天子
以連歲倭變皆直故責督府胡宗憲必得之大猷言
直在彼國一逋逃夫耳倭之家不東非開直諒不諒
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諸諸宗憲
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大喜詔殺直于是宗憲
患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
死戰大剝入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
爲解而大猷連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
閩諸州縣 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還南

賴將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聞璉出行剝下
撤言賊棄巢出此自殺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
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
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
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巢自
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
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
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于是引兵萬五千人疾
走柘嶺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
千餘于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一 三十一 南直七 楊南

已竟賊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聞土去
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湖州與盜吳平相
犄角爲廣忠 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
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于
是大猷請于督府吳桂芳曰韃賊以山邊爲生路山
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則益以開耳
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千
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
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之抗言于朝乃得留二源山
表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一 三十一 南直七 楊南

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鶯者盛驕
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鶯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
諸巢之未下者以起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
陽言誅李明過雲溪橋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
擊破之于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
功有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著者先手剪三
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刻平益大猷爲將事先
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
無町畦而有容善忍功則稱人罪則稱己參將楊克
昆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

不效計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
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平生蒞官誓衆陳師鞠
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侵堪與奇遁未嘗
一訊焉譚侍郎繪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
不如給信賞必謂公不如戚精神馳騁公不如劉然
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
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
然也爲時所信重如此

趙本

趙本字宗立鳳陽人祖端沉鷺剛果屢從征伐積戰
功歷陞福建興化衛指揮僉事父麟代職拜鎮國將
軍廣東都指揮同知本甫生而父歿既長襲任邳州
衛指揮司督造海舟創新開運神木以管官殿才能
卓卓著稱于戎事尤爲練習凡從征沙漠者四以功
褒賞久之陞山東都指揮僉事領兵更番護衛京師
撫馭有方得士卒心歲甲子山東旱饑戶曹泰准停
支屯田卒月糧本日吏尚食不給不支則轉乎溝壑
必矣仍發廩放支僚吏執不可本日有罪在我因以
屬于朝卒得請賴全活者甚衆未幾以疾卒于官本
量潤洪風采凝峻以父不逮養事母極其誠孝居

常三省

喪哀毀踰禮蒞官行政寬猛得宜處僚友和而正馭
衆臨敵善謀而有勇公餘手不釋卷雖處軍旅亦然
故于義利之分古人成敗之迹知之甚習而見諸行
事卓有可稱于親戚故舊有婚喪不能舉者輒捐貲
助成之不少有德色其仁厚如此享年五十四

常三省泗州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湖廣叅議致仕
歸歷宦二十家無饒貲而性好施與雖至懸磬不顧
也淮流陡漲多方防護城全而泗人免于墊溺水侵
祖陵惡以分黃導淮之策言于行河使者卒用其議
以襄成功撫督河道楊公疏言河工就緒 祖陵有
磐石之安既蒙 聖恩叨受殊賞切念臣等不過焦
頭爛額之人乃尚有曲突從薪預揭利害如原任叅
議常者乞增秩起用以明 聖世有功必錄之意疏
雖不報至今鄉人誦德無窮焉

劉繼文

劉繼文靈璧縣人嘉靖壬戌進士授萬安令清苦愛
民發奸革弊召入禮曹改給諫出叅政浙江時有妖
僧惑衆立除其奸考滿時宦囊如洗與海忠介顏頤
書天下清官第二後巡廣西平東蘭土知府常應龍

之變以功蔭一孫人曹監致仕以上壽終千家

余翱

余翱字大振定遠縣人進士由南道御史丁憂後除四川道以議大禮謫戍卒隆慶元年贈光祿少卿

李國士

李國士字汝志亳州人萬曆丁丑進士授豐城令以治毘選刑科給事中故事省中有疏先白政府曰備關白而有所撓將終不得言耶竟以是與政府左出爲浙東僉事輟車所至風清弊絕上虞令蔡叔達爲鄉紳金某所持奉 旨鞫問金謂令與同鄉語輒侵

本明公外人物考

卷二

三四

之抗聲曰吾爲 朝廷治亂民不知其他金乃伏罪

晉陝西副使清西安四衛隱糧萬餘石尋以叅政晉右布政守蒼梧獨人與編民開跳梁甚咸議移兵以討但遣一幹吏諭之獨人輸服思明之役調兩省兵七萬部署其事轉輸無乏因檄以監軍冒暑雨瘴厲出其不虞兼程而抵太平賊聞之氣奪乃諭以脅從罔治之意降者三萬四千人斬獲獻誠者千計晉山西左布政使決計乞休疏上而途拂衣歸矣享年七十有五

馮應京

應京字貽人萬曆壬辰進士授戶曹博學圖才高名震世金憲湖廣值中使陳奉貪噬無厭尤以好語諭之再嚴祛其狐鼠終於勿悅乃疏其違 旨九事未得 命竟爲中使誣傷初僅外謫楚士民有捐贖稅璫之門者有伏 闕交章乙還京職者以數十萬計 上愈怒逮訊下錦衣獄禁錮三年因與同志考太祖經制之詳前表章之甲辰天變歷 聖慮得釋歸里復冠帶以表終所著有經世實用月令廣義等書行於世

人物考卷之十八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一

高啓

郭翼

張介福

滕德懋

余燦

王英

陳祚

何源

陳則

張洪

呂昭

盧熙

王遜

曾燿

尤安禮

許思溫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 一

明直隸

趙友同

殷奎

錢甦

吳文泰

王履

黃鉞

俞貞木

錢芹

附王賓 韓奕

王仲光

錢迪

顏琇

牧應發

王洵

王淳

莫轅

吳淳

王行

瞿嗣興

楊基

宋克

姚廣孝

李黃

袁政

劉璉

王進

王永和

陳謐

俞士悅

劉鉉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 二

明直隸

京師京省人物考卷之十八

南直隸蘇州府

高啓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竄建安下逮開元大厯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一時東吳暨雅士咸推轂焉爲文尚氣多辨難攻擊之體讀之聲震忘倦張士誠有浙右時羣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上歌咏終日以自適尤好權略論事聳人聽一時武勇多下之明興以薦偕謝徵等聞於朝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復命教授諸王久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公與徵等懇辭乞歸田里制可仍賜金以還復居江上遨遊青丘甫里之墟始號槎軒又號青丘子銳志不衰先是啓嘗以史與祭酒魏觀雅相知契會觀守蘇州爲徙居城中延問政事得失援見甚密會觀得罪連坐死年甫三十有九

郭翼

郭翼字義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亦通經義言王氏易摘辭必範之古有奇氣揚康夫極重之謂可幾太史左氏詩亦質有骨體與顧瑛孝彥伯磯等

相和皆服其氣調翼見羣雄方逐鹿東南欲一有所用之嘗獻策張氏云明公仗馬箠下婁地及越數十郡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自恣不恤其下非能極慮安危者也故民離散面莫與之守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率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於逸樂不惟精銳坐消且四方豪傑並起相攻壤進地益雖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且吳又所必爭也其能保乎哉言割切忤士誠幾欲殺之其妻勸之云郭生策未爲非縱不能用當善接之使無望我翼遂得逸去決武間徵授掌故自以遭時不能建立功業快快卒獨所爲書有傳者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自單懷徙家長洲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以道德自命福遂操執廼踐制行有幅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寒不能具衣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纖介必以禮至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命導之他所祭其藏不隱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書乃見異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亂無食

天禍無忘國家者饋之力辭焉病且死猶奏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汚於時庶幾哉

滕德懋

滕德懋字思勉吳縣人元季爲浙江行省掾參政梁耳只璵討方國珍辟爲參謀渡海颶風大作舟且覆德懋神色自若國珍降留撫台州三年台人德之國初徵擢丞相府掾從征陳友諒除知信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同知時陳氏故相王溥守察建昌所爲多不法德懋以大義律之多所懷改進知潭州再遷廣行省左右司郎中 召拜兵部尚書坐事卒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八

三

南直人

德懋才辯豪爽器量宏偉其學長於奏疏一時招致論之文多出其手子枋字用載有文學與從弟楷皆被召用

余 熾

余熾字茂本崑山人家故鏹工少偶慧喜學問有志當世洪武中以薦辟徵入內廷召對稱旨熾爲人長者未嘗譖毀人其以事見疑者每進微喻有所寬釋上篤嘉之而亦長於吏治所在著聲無何遂以通政司參議特拜吏部尚書後免歸居家尤恭謹過里門輒下過故時所往來者必自稱其名以對若未嘗

其顯焉

王 英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 高皇帝察其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嘗敦厚王英四字揭於殿柱以勵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憲臣尤甚英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蓋欲以民事試之也及文皇帝嗣位知英名召還復郎中尋擢陝西按察使丁內艱服除改山西秩滿仍命治陝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沒享年六十三英立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爲意但吾獲死於正足矣乃絕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 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毀其藁人不得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靜爲治獄至而決雖不爲強辯深文而巨奸宿蠹恐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特察友和而正寬而有容凡所設施人皆取以爲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其名而感慕者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葉文莊爲鄉後輩拜共遺象贊之爲名賢至於今邑人尚能談其往事者嘗一日行道傍有負甕者擔甕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八

四

南直人

復遇於道其人知爲英也棄所負而走使人追還之嘗微服入吳市門時適有禁門者執爲庶民宜有罰笑曰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亦不怒色今盛設酒饌以待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曰鄰翁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耶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輒遜謝之曰吾不能爾其垣夷而峭直大率類此

陳祥

陳祥字永錫吳縣人自庶吉士參議河南以言事黜均州力田宣德初召爲御史復疏言帝王之要載在

本朝今人物考卷八

五

南漢八

典結具以質言所爲明興壞之端在薄嗜慾謹游幸審忠邪之辨若此之不慎徒文法何爲且何以建利去害錯世於安而不傾上疑其言有所褒毀剝非抑損當世之意遂逮治請室且籍其家禁五年乃得釋復其官則親已前死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歸葬乃聽後按閩擊去方岳而下甚衆代還視河渠重劾將漕者雖豪有令惶恐謝又按楚言遼王事上怒械治論死尋赦出之侍郎吳雲者爲其屬吳悅悅坐死而文法吏因文治其罪雲以釋憾悅自劉祥上言爲理者用法不平以私上下其手亂舊章應死

上是之因著爲令遷按察僉事福建得謝歸卒年七十五祥性刻廉有所爲奮不圖難操裁太過不無逆戾人情然能苦體蹈危險若甘之入亦矜其壯氣尤怨亦復少損焉其後世官亦有顯者

何源

何源一名德源字幼澄吳江人洪武間領鄉薦授保德州學正陞德州知州歲旱鄰治多蝗不入源境陞梧州知府梧多水患民有流亡衆議具奏賑之德源曰若俟奏報民皆死矣乃首捐已俸次募義民出粟賑給民多賴之又悉毀境內淫祠後以註誤謫交

本朝今人物考卷八

一八

南漢八

趾英國公張輔舉署交州學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貢選至方岳者十餘人後召爲吏部考功員外郎出爲鄭府長史復改吏部文選郎中正統間擢江西右布政致仕源爲人溫雅歷事五朝文章政事見稱一時卒年八十六

陳則

陳則吳人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進侍郎戶部以閭實戶口調同知復遷爲守則與高啓等齊名詩亦豐緝俱以召命行後議選士法頗可采

張洪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生甫五日而母邵亡父客燕不歸靡所顧復張翁嫗丁憊而乳之故姓從張切類歐詩書臚傳精理神會識者訝其非凡踰冠以此隣事連成漢黔寧王一見才之遇以國士與都護瞿友善無何夷本邦刁干孟亂逐酋長思倫法高皇帝詔三司議剿撫便計衆謂雕炮互攻我可勿預洪問語瞿曰思倫法擁三十六旬之衆嘗入寇邊圍今雖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八

七

刁干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使而西南者定尋以明經授靖江王教授稱病免永樂元年以行人徵至京師旋使日本復使吐蕃餽膳一無所受冬而往逮夏歸裘葛不更人服其介久之緬甸那羅塔殺孟養宣慰而據其地奉詔責羅塔歸所侵地六往諭始如詔竣事晉行人司副洪熙元年權翰林院修撰宣德初同修仁廟實錄五年引年致仕比歸杜關洲將迎日事者述有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本補遺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等集年八十有四卒

呂昭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嗜學敦行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縣以富庶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贈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敢汝祀其廉戒如此旦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以薦起爲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道人贊相歛之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八

八

南直八

盧熙

盧熙崑山人洪武中以薦授睢州同知明年行州事適使者至逮民而實其伍必取盈於數少留令者卽以抗言諭熙不爲動上更成者數人後雖盛怒以加之不動也未幾卒於官貧不能殯吏民相與歸其喪送者塞途遇大雨無一人避去者熙既慈仁又該博達於政務與兄熊俱有名於時

王遜

三遜字謙伯崑山人以洪武間進士選擢御史已出
爲上高丞治行有能聲復召入性剛廉峭刻以擊搏
爲名高不稍避忌人或規之君不虞後患耶遜曰虞
患思避隱患不竭其又能得全哉且使撓而從之何
稱死官下耶卒侃侃自若予復亦以進士任御史然
直氣少折矣

曾 燿

曾燿其父自錢塘徙家吳少學春秋於魯道源洪武
間選於鄉令黃陂三年人懷吏畏召侍讀禁中修典
令備顧問卓然能其官命使交南還陳黎氏父子兇
惡相濟所以當討狀令之贊師有功永樂間交南叛
再使燿往卒於富良江子堅亦以進士官蜀藩

尤安禮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父義字從道元末辟樞密掾
遭亂屏居二十年洪武中舉人才授湖廣布政司經
歷以廉謹稱性沉厚明哲處患難不失守著元史輯
要藏於家安禮尤純厚少從父寓武昌與楊尚書翥
楊文貞士奇友善相厲以德業歸補生員巷遊近一
妹若將獻笑者安禮亟引去後不復由是路同學生
陳文學嘗遠戍泣告安禮吾必不生還妻當弗能守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人

九

南直隸

奈幼女何安禮曰安禮存無爲慮此吾有子當娶之

已而陳果死妻克守義安禮無子以弟之子爲後卽
聘之弟以女有疾不可安禮曰吾豈食言於亡友卒
娶之安禮教諭崇安秋滿諸生請闕請留上命增
秩還任尋擢武厚郎中有馬主簿面肆謗詈安禮走
徐言馬君改常矣旬日馬死擢貴州參議病歸不出
太守况鍾朝京師文貞問安禮起居鍾謝不知及歸
往候之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堅謝不受安禮
平居若無可否至辨認理欲毫芥不苟孫淳字公厚
爲平陽教諭遷知鉛山縣改永年居官廉慎致仕歸

卒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人

十

南直隸

許思溫

許思溫字叔雅世爲吳縣人洪武二十六年貢胄監
聲譽籍甚二十九年朝廷選舉成行優者於六堂
授之以官擢思溫刑部尚書郎尋除監察御史改知
揭陽縣未任命復故秩三十年陞北京按察司副使
奉勅往永平府所屬深州六州縣集民丁永樂元
年以守城功陞授刑部左侍郎二年選兼左春坊左
贊善三年丁外艱已轉階選議大夫以疾卒年四十
有三思溫質雅樸直不能與物低昂故每不偕於俗

幸逢 聖明之世竟以自全而不究其大用人感情

趙友同

趙友同字彥如長洲人友同初從父習黃帝書已遂博通諸家善屬文溫麗典則宋濂與游數稱曰吾得趙生意乃暢洪武間辟掌故華亭經明行修大爲諸士悅服後姚廣孝以善醫薦於 成祖遂得召對又有言其明於水利者令從夏原吉往吳中灑水道利漕渠工畢乃以文學參侍從撰定功令及箋疏經義勒成爲制大被眷注焉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人

十一

南通八

殷奎

殷奎字孝章其先自華亭徙崑山受春秋義楊維禎所洪武初以秀才異等闕太常籍奏試一義稱百官文學掌故因乞近地見忤調咸陽卽忠於所職教諸弟子文義甚美獨念其母不置竟鬱鬱死諸弟千弘諡文懿先生奎爲文爾雅深厚不爲浮誇學亦頗究通天人分際所著書甚衆若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文離彙等二弟璧孝連箕孝揚璧薦明經奎卒璧徒步千里以其喪歸箕舉秀才試守食事

錢甦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博學閎辭卓有文譽洪武十年應 詔上書至中書省長檟不拜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 天子不敢先拜相公也遂於本省聽辦事務數月不得召會有 詔募撰祭元初主文甦亦擬撰內有云朕之得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棄其沙漠所本無 上得之大喜卽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里卒初名沂字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子迪代之死故易今名曾孫斯字景寅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慎著稱

吳文泰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人

十二

南通八

美文泰者吳人貧而湛於詩嘗從事幕府文書無所省與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嘗圖戶共爲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則方瞠目相對亦忘其饑也語皆厲苦若孟郊益僻寒矣文泰洪武圖同知涿州坐累謫徙雲中而敏流落江淮圖有憐而館之然故狂生不能久悒悒遂謝去卒饑寒道路以死

王履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黃帝書於朱彥修遂盡得其術謂漢張仲景之論寒疾備矣而未言其變所關上下無常合而並至偏害陰陽推本岐素爲立法考又

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胃脅滿而不言痛
太陰篇無盛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於三
百九十七法有所簡汰益入之極論內外所中及暑
與風無以自終也名曰渾洞論及他所著上參天文
下極地理人事諸家治法爲書甚衆履思既精手敏
而視遠加之博綜方論道術善爲詩若文圖繪學夏
主恩腕有餘力故秀動意在筆前故麗密官遊華山
爲圖四十餘系以詩時稱合作醫則究極原委後來
業者皆不逮

黃鉞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八

十三

南直人

黃鉞字叔揚常熟人洪武初以生員薦授湖廣宜章
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
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丁外艱方孝孺屏
左右問曰北兵日南來當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
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
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
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御下太
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
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於善善得書
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 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

郡六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當奔馳遠颺善所時重
使朱以鑒江降靖難後 詔募善罪捕善急善麾下
許百戶素機詐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
食閉目三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鉞曰善欺服已得
宥鉞瞠目曰吾知善必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死
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
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
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
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
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
又對分省人物考 卷十八

十一

十四

南直人

俞貞本

俞貞本字有立世家於吳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年十
五篤志問學欲以力追古人既冠未有至人或勸之
娶貞本以學業未成謝弗聽永嘉陳公麟以易經擅
聲浙東西來寓吳中從之游多所開悟後陳公中進
士甲科出宰明之慈谿復負笈從之卒業時元季四
方兵起明瀕海爲郡尤多嘯聚之徒乃辭歸杜門不

出研考程朱氏之說直將上探義文之秘與居開十餘年視天下榮利泊如也 大明混一區宇始以薦者言起家授韶州府樂昌縣令尋丁父憂服闋謁選天官改南康府都昌縣令縣故有周元公朱文公祠下車拜謁親其室宇顏圯弗稱乃捐俸金爲倡大修治之以禮教其民僉然從化未幾政舉愚行郡將上其績於 朝復丁母憂民到于今惜之及返鄉里以親故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游屏棄世以間作爲詩文以陶寫性情有集若干卷藏於家與人處雖甚和易而中峭利不可犯蓋以誠確之資嘗潛心爲已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八

一五

補遺

之學故與衆殊至於晚節益以清淨自娛安陸姚候善來守郡折節下士數延致於庠行乞言禮然糠覈不繼空匱愈甚不以介意靖難時勸姚舉兵勤王因被逮以疾卒於京師

錢 芹

附王賓

韓奕

錢芹吳縣人幼厲志介廉以奇節著嘗從大將軍徐中山之絕塞旣罷居貧漠無所營郡守姚公善折節下士嘗脫米餉負木誤致芹所芹以守賢者也受之他日貞木以語守守願見不可期於朔日見於庠序展禮賓之欲與行更老儀芹曰此何時也而爲此迂

緩不急之務乎將別出一書授守皆攻禦戰守之方也後姚死於靖難芹與焉同時有王賓者字仲光性峭嚴遠於俗學無所不遂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傍人不測也姚守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克見之所告皆大事繫於時政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後姚公廣孝既貴歸見之掩面走姚守勒王賓賓爲策云韓奕者與賓俱以賢浮沉於俗姚守欲見之不得一日與賓突至其所而奕已走避蘆中矣守歎曰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於時稱姑蘇三高士焉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八

十六

補遺

王仲光

王仲光吳縣人學貴天人洪武中避地太湖中戊寅歲儲君卽位有詩云數莖白髮亂蓬鬆萬理千梳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雪舞東風與袁柳莊至契柳莊至燕遣子忠徹見於太湖以乾象詞之曰此數莫逃問兵仗曰雖地窄無聲聞一勝後卽多有矣回以告其父而知其言後姚廣孝還蘇州及初服往見弗克見但云道衍一箇和尚做不結果後終於家

錢 趙

金題選之子也洪武間廷當伏法連年十八詣曹諒代父請上其事詔從之時又有徐植者父達以稅事當刑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鎖猶從容賦詩無懼色二子俱常熟人也

顏秀

顏秀字季榮吳人洪武初父成鳳翔以母韓行秀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皮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刷膾其父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爲令人趨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瘦以審其刑分省人初考卷一八十一

枚應發

枚應發吳市人也事母孝母疾弗療發刲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發露禱於庭灼肌以代母痛願損已之年益母筭夕方晦忽聞見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衾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蘇

王洵 王淳

王洵王淳者父鑄辟爲都督府掾屬洪武初鑄寧鑄

嘗伏法洵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走御史言父以刑故懷祿洵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應戮淳復進云由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上特免焉

莫輅

莫輅字吳仲幼慧悟從張道學適甚異之洪武初父繫治當刑輅年十一請李請代李試答掠問誰教使輅無恐言代父死亦豈人所能相導耶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爲輅陳非辜竟死於繫輅已釋季父侍郎禮方寵貴用事時特法嚴輅預恐及繆拊一人成其刑分省人初考卷一八十一

鳳義

鳳義歿取而有之又聞行求得其父骨歸輅屢觸網卒全已而遇赦有既痛其家禍深自刻責常茹糲飯蔬鄰失火勢迫躍入火抱其母出毛髮爲焦復得不死若其陰行善惡利人多矣里有賊禍少年葛嘗病傷輅衆執焉且陳其殺入狀於郡輅曰葛所殺三人有死溺耳欲逸之不得深爲惋惜烟沈生坐法有遺孤女字劉劉又他適輅乃長而歸之鄰有舉室死疫者遺子人無敢視恐厲延又收養之素與鄉先生張

子宜易九成遊故亦長於學問

吳淳

吳淳字伯善長洲人少與兄學兄中遭疾廢不良於行者二十年元覺作人不自信淳負兄趨避之遇強暴刺以刃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昏仆於地兄竟死淳復蘇得入餘杭山蜚遁以終

王行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吳縣人家本微文爲人行貨於都市以行操挈從時尚髫年藥踰千品能別其上下品輕重之主姐喜聞諸小史稗官行即默記數本時時爲陳說主異焉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矣遂大

入野分介公初考

卷十一

一九

南直人

奇之盡以所度經史百子恣其探閱既已遍讀即辭去游諸生間與言濟南生詩伏生書孔安國禮灑灑詳盡人咸異焉然視其居徒壁立故未嘗有留冊也問所從來曰向得之藥肆翁其爲文汪洋臭美氣陵一時老生皆望而畏之臨川饒恭政介之分守浙右以詞翰豪視東南號醉樵間延與語即席授簡不加點竄饒仆地曰吾見中朝才偶亦夥未有類于饒而奇者真天才也三吳鼎沸時多礮石自固行私語人曰兵法不云柔可以制剛耶或詢何居曰設檀傷篠煩而偉者繁布於其端如幘幘然人山沒其下

翟嗣興

敬至而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害而不可盡矣後六將軍常公提兵至果用是計而城破靡不服其談兵之有徵也洪武初辟本郡文學諸生心易之至以五經雜進問難析極蘊奧洎刪潤課業刀迎縷解至是乃吐舌曰王先生之不可以蠱測管窺也如是乎自負其材欲有所見將擬上書天子或尼以法網固密非儒者渙優之日乃微哂曰虎穴尚可嬉吾韋布士何室哉往客藍玉玉立談大賞識之賓爲上客行將薦于朝而玉以事籍沒其客皆賜死行亦與焉

二頁分介公初考

卷十一

三

南直人

翟嗣興字華卿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失長遷蘇州巡鹽大史兼管內六縣捕盜長與時年方髫稚而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富長夏臭穢不可近與婦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置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刳股可療法祝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頓額流血刀弗動情迫切強取刀刳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羹食時羹始華求諸市不使凡川有羹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菜竟之雙脰皆赤腫與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

三芟人以爲楮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單寔者心思
賑給而不欲使其知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
不能興鷄初鳴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意隙而去民
有告糴者鷄衣百結受其直五子復得問曰吾性多
忘若欲糴十子耶遂如數與之需蔬翁過門市錢五
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合補餘錢翁愠而辭曰汝
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買還一聽其
言不與較家人怪之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
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擇旁近舍舍
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籍每晨躬搗粥藥撫視卒賴
本朝分貨物考

卷十八

三十一

南道八

以全偶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
幾又有忘契券及白金者兄之蹙額曰白金尚易致
質劑乃資業所憑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
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
子所賜也與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
稱之年且薨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
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
爾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母以老身爲念遂終

楊基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大父宦游江左而基生吳中

遊家焉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
名曰論鑒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
張士誠時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
王師下江南籍錄諸陪臣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
徙河南洪武三年放歸尋起爲榮陽知縣謫居鍾離
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
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按察
副使進按察使後被讒奪職供役卒於京基尤工於
詩初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
於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
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八

三十二

南道八

有眉菴集

宋克

宋克字仲溫一云南官長洲人少英槩以武力自
意擊劍跡射學爲兵將北走中原從豪傑馳逐會士
誠據吳度其無成思欲保其鄉井不能遠去已乃謝
客杜門闢一室置歷代法書周襲漢硯唐雷氏琴日
遊其間以自娛臨魏晉書窮晝夜不廢遂精其藝真
行草皆妙盡古法允明論克書謂如初筵忽見三

代齒彙蓋亦天授非人工能逮克少年豪俠面折人議論無所假晚務自闕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以終其身

姚廣孝

姚廣孝長洲人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智菴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學道兼遇兵家言尤深於機事廣孝從之執弟子禮於是盡得其學然深自退藏人無知者其友王止仲獨深知之曰他日必有所遇恐終不得自韜匿也洪武中以高僧薦選侍 文皇於燕邸一見以爲天授深見親信數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八

三三

明道八

以奇謀進起兵時多其畫也迄于成功所籌皆閎密人不得聞或以爲通於數跡甚幻永樂中以靖難功進官太子少師復姓賜今名擬於元之劉秉忠卒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廟廷初靖難之功廣孝未嘗自言 文皇屢欲官之輒辭一日召見令人潛以冠服被體亟命宣謝不得已受命終不蓄髮娶妻所居多在僧寺然 文皇眷禮彌篤每稱少師而不名及病篤幸其第問后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終無言 文皇念其功特官其養子姚繼爲尚寶少卿廣孝博通內外典亦工文詞所著有述虛子集別有道

餘錄則專詆程朱蓋其天姿超曠不屑依人爲可否故自伸其所獨得者如此

李黃

李黃字茂實長洲人永樂中退士除典部武選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在武選司二十年受知於尚書方賓陞太僕少卿靖遠伯王驥征麓川奏黃爲佐俄丁父憂 詔起復視事事竣陞工部侍郎始乞持服服闋以兵部尚書鄭瑄薦改兵部侍郎卒於官黃勤敏有吏材習知兵事所在著聲凡邊郡地閼險阨遠近無不周知爲瑄所倚重焉性沉厚不苟居鄉里朱嘗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八

三三

明道八

以貴加人每出必步過里門上馬終其身知一日

袁政

袁政字文理吳人少學於俞貞本所永樂中召起爲湘陰令民喜竄情不能力作每徵調則多遁迨而令乃當坐政爲教以墾田力膏治生業遂因以饒復以復原吉薦還守遂寧朱至間止於亭夢小兒被血者盈室問知郡人令產女不舉乃嚴爲之禁又示之禮送女無過奢俗因以革政蹟聞於時

劉璉

劉璉字廷璉崑山人永樂十年進士任陝西道監察

御史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洪熙元年叅贊宣府軍務宣德十年兼督邊儲陞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仍兼巡撫累降勅褒獎有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勤謹詳明夙夜無懈之語連公勤廉謹人不敢干以私在邊數年終始如一日其以首功上者必審喻之云爾果陣而獲於何所遇敵力戰何狀人無敢冒賞者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悉依連法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邇州不能歸遂卽其地葬焉天順三年葉文莊公盛恭政山西奏連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恩褒恤於是朝廷遣官諭祭遷葬崑山

王進

文朝公傳八初考 卷十八

三五

南直人

王進字汝嘉其先京兆人家蘇之長洲汝嘉自幼喜學問穎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繹義理已津津動其長者侍其父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明經爲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啓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咸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秩滿陞侍諱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禮部

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濟而可親內員外和識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一傳於理勤修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羣議詞氣從容簡而實當故卒之日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咨歎曰當國家用儒之際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文學老成人羣相悼惜

王永和

王永和字用節號梧竹崑山人神氣爽邁異於常見

文朝公傳八初考 卷十八

三十六

南直人

幼時有誘以學奕者永和曰是惡足學取其枰立碎之既而從學邑庠日記書千餘言久而不忘大父得疾永和日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無頃刻少厭怠臨卒語之曰吾病不能養老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其孝行見愛於親類此年踰弱冠舉永樂甲午鄉貢以大母及母皆在堂未及會試後卒乞就教官以便親養得嚴州府儒學訓導尋丁大母憂服除改任饒州府所至誨導諸生多有造詣至於誘掖所司作興學校獎進賢才尤惓惓焉時饒州廟壙壞請修于守不應和責以太守維風俗不知

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與禮樂哉歲滿與同以教作
考績至者舉試於吏部名在首選吏部尚書蹇公獨
器重之暫禮致爲塾師比當奏爲兵科給事中居官
務持大體而略細故人以爲得近侍之體嘗副駙馬
都尉王誼爲使持節行冊親王視糾正受冊執事
之儀觀者爲之凜然還掌科事劾侯爵馬順佑寵驕
淫安厲威福爲宵小所憚秩滿還都給事中未幾樞
工部右侍郎預董營建宮殿之事殫力盡心不知勞
而事速濟爲同僚所敬服嘗往巡視淮南諸郡旱蝗
訪求民所利病悉得其實而致便宜於民比還特受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人

三二

南直人

命掌部事奸弊爲之一清河決山東河南諸郡改
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受命往治之鑿呂梁疏支河
潞泄有方軍民受其惠者不可勝計比還遂以能事
簡預扈從北征竟殞於軍景泰初贈尚書官其子評
事後子霖登進士後爲給事忤直不墮其父風

陳謐

陳謐字有戒別號介菴吳縣人登永樂壬辰進士擢
監察御史歷湖廣副使丁內外艱乙卯陞右副都御
史鎮守陝西兼提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凡論軍民
利病先後一十八疏悉賜施行又三年陞右都御史

詔同靖遠伯王驥整飭延寧甘肅沿邊軍務乙丑還
朝專掌院事已大駕率六師巡邊謐居守已而虜
寇犯邊遠近駭匿羣小不逞攘竊爲盜陞謐左都御
史撫安近畿軍民及安插口外之來避寇者明年陝
西旱甚出撫陝一羊還掌院事如故賜玉帶白金彩
段羊酒謐性寬恕疑重疊聲而偉容在官持大體略
細故風裁儼然在陝西撫安禁戢威惠並著督輪運
精選練修城池興水利處畫政務曲盡事情雖北虜
黠詐遷城數警常先事爲防賴以無患於延按要害
處奏置靖虜衛於寧夏甘肅邊境增立整堡千餘所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人

三十八

南直人

至今賴之陝西屢旱力爲拯救奏減徭役獨通負發
倉廩賑貸人以勿困故至則合境出迎拜伏號呼去
則舉轅卧轍號泣挽留既去民人私相尸祝至有疾
瘡號於謐祠若響應者遂神明之其得人於關陝如
此會以疾弗良於行既乞致仕上命給驛遣醫護
視以歸居三年而疾增劇遂卒計聞上嗟悼內出
祭文遣行人卽其家致奠命有司營葬如制

俞士悅

俞士悅字仕朝長洲人自幼讀書過目卽成誦永樂
乙未進士擢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副使綱紀振肅

貪濁悉自引去民居不戒於火延及暴署僚屬皆奔
避士悅具衣冠向火再拜風徐返火滅歲旱有司用
道家法焚蛇燂燕而旱彌甚亟命屏去乃齋沐露禱
得雨連三日秋滿陞浙江參政初至佯若不解事者
羣吏易之越三日發奸擿伏如神豪猾破膽正統壬
戌倭寇犯境士悅城炸激二浦以備至今賴之尋陞
河南右通政使甫三日召還陞大理寺卿已巳之變
陞右都御史留守京師協都督衛穎帥師六萬守德
勝安定二門士悅晝日籌畫甲冑未嘗去體事平陞
刑部尚書進太子太保天順改元謫戍遼東成化初
赦還復其官卒年八十士悅儀表魁岸面色如鐵聲
如洪鐘不類南產平生剛方侃侃見者畏服

劉 鉉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生彌月而孤數歲入鄉塾輒有
志向學未冠卽授徒里中從之者甚衆其言動規模
如宿儒母遭疾刲股肉以進旦夕籲天求代比沒哀
毀垂絕見者莫不敬歎事兄若嚴師雖加楚筆不怨
迎寡弟養於家從父沒而絕嗣以父命出繼之永樂
戊戌以著書徵入翰林明年中京闈鄉試未上春闈
授中書舍人官德已酉與修兩朝實錄成賜白

金文綺陞兵部車駕主事仍蒞事內廷正統戊午其
修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戊辰詔擇進士穎
敏者爲庶吉士屬鉉教之鉉慨然以師道自任力追
古作有一字未協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
造後多以文學致名已巳進侍講學士景泰庚午主
考京闈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事者欲
更之鉉曰朝廷立賢無方乃止鉉未沒宣已第進
士爲翰林學士矣初置經筵官居首選賜白金文綺
禮遇甚隆辛未夏不雨特遣祭四瀆壬申春缺祭
酒衆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尤成無如劉某者
遂抗章薦之命下以鉉爲國子祭酒鉉乃定程課
示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及及有託權貴以求倖得
者斥弗聽六館士帖然明年丁養母艱服除仍拜祭
酒天順改元英皇復位念官端必求宿德之儒遂
陞少詹事日侍講讀輔導惟謹二年卒於官年六十
五上聞訃哀悼曰安得學行純篤如斯人者遣禮
部侍郎李紹諭祭其家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恭鉉性
介特絕輟媚之態立身以不欺爲主未嘗疾言遽色
尚儉約已貴而猶儉居隘陋裕如也祿賜之餘必分
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恒館粟之僚友卒而乏者爲具

後事又教其孤鄉人有繫逮不能明者爲白其寃其
人懷金以謝鉉麾而却之仲子瀚以進士使南飛以
見利無苟得聞其衣篋以行比還仍閱之如故乃喜
曰無玷吾門矣平生耽嗜文籍博極羣書素有溫籍
爲文務造至理詩古淡有餘味立朝無悔吝不以寒
暑久逮少變所志堅定類如此有假菴若干卷稿藏
於家

人物考卷之十九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二

吳訥

吳惠

衛浩

平思忠

張昂

楊肅

施繁

夏杲

陳繼

仰瞻

金問

虞祥

吳凱

張和

張穆

王璵

本朝各省人物考 卷十九目錄

趙忠

練綱

范希正

劉珏

顧璩

孫瓊

石大用

陳俱

韓雍

徐瑄

葉盛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九

南直隸蘇州府二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縣人七歲能背誦五經正文訥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間以醫士舉至京懇辭仁廟時監國聞其名命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巡浙江削泰檜碑表陸贄里修岳飛墓勸皆扶植綱常次年巡貴州恩威並施羣夷畏悅將代還表人相率詣闕請留不許宣德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致仕年八十六卒訥為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遵儒先爲文根據義理有裨世教所註有小學集解文章辨體性理羣書補註行世追謚文恪

吳惠

吳惠字孟仁吳縣人年二十未業舉子給賦長邑中隨其承督米京師在途日歌詩自得承奇之歸語令今召與語益奇之舉充吳郡學生讀書費舍諸士子以爲朴也故勵之使不得讀書惠則莊坐獨之夜匪火俟人靜起讀如是以爲常踰年而領鄉薦永樂二十二年成進士官行人借給事使占城國道海七日

忽颶作舟危者屢給事不知所爲被髮惶哭以爲必死惠危不動自爲文祭海神有頃颶已還朝以使絕域有勞進八級陞桂林知府時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三司方議征惠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幾乃引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橫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諸徭則騰跳上下若飛惠使人傳示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惠至則反覆陳說大義其衆感泣留居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羶羊豕留欸境上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復反明年武崗州盜起宣言推

卷一九

前重九

義寧洞主爲帥三司咸以相罪惠曰惠主撫三司主征倘蠻夷反覆吾自任其咎耳復遣人至義寧其洞獮具明武崗之冤三司大慚武崗盜因不振迄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十年因園空虛庭草滿砌獄吏無事遣校諸州倉糧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陸廣東叅政食實俸正三品時柳夷峴廣州守將撤軍遠出直襲城下惠選丁壯出城奮擊殺獲甚多賊遂遁去惠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臨事不惑故所向有功然愷悌誠信人自親之無顛沛也久之致政歸所得俸悉以分宗人號天樂道人出入山林往來僧

寺人見其坦易喜携酒與飲飲輒醉輒草書數幅散同遊者後以上壽卒於家

衛 浩

衛浩字季洪常熟人永樂時任御史未嘗深文詆人罪足酷急吏輒論罷之仁宗爲太子留守殊被知遇訊獄多乞付衛御史奏上輒報可嘗有大將收其偏裨上之請論死浩議令以功贖後遷按察江西歸年至九十餘

平思忠

平思忠吳江人初爲縣小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時文皇方事招懷主客務方嚴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獄北虜入貢他任至客者皆不稱旨震因以思忠爲言卽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中楊弘爲陝西布政欲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叅政未幾爲人所誣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胡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况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致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

較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張 勗

張勗字勉夫吳縣人父以常永樂甲辰進士爲河南遂平知縣改永平深州學正勗侍學於深永樂丁酉中順天府鄉試授揚州江都縣學訓導秩滿用薦試上國觀光賦等題陞監察御史勗以身許國知無不言嘗出按山西體察民隱審封奏之其言激切有古諫臣之風而不便者媒以他事必欲陷勗以死賴憲廟仁聖卒保有之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丁母憂歸未幾卒年止四十有九勗氣宇剛方風誼卓然足爲後進矜式

太朝人翁考

卷一九

四

南直三

楊 翥

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者邪人服其長者久多化之楊文貞公士奇深賞武昌偶憩書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日往往返十餘里與文貞會不厭比文貞當路常相引拔仁宗素知翥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修陞修撰與修三朝實錄遷卿王府長史而歸景帝卽位者朝京師命爲禮部左侍郎食祿致仕又二年復朝進尚

書加祿仍歸翥篤行不欺仁厚絕俗鄰人作室蔭溜落翥家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又鄰人生子者恐駭鳴驚之卽齎所乘驢徒步入朝猶子懷金入市爲人攘去以告翥不答或請理於吏翥不許文貞公置新第亟邀登堂曰舍初成得賢人首臨之其寬雅德度一時者聞至今鄉郡以爲口實爲文章平實有理如其人年八十五卒詔賜葬祭召其子入朝問所欲爲官對曰願得本縣主簿從之

施 槃

施槃者吳縣人少落柘寬博衣冠游里中人多謂之六朝人翁考卷一九

南直九

夏 杲

夏杲字仲昭崑山縣人初姓朱名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於承上祀宇宜作杲字書有杲字始此旣而杲又自奏復其本姓爲良以善書供事內省嘗扈從兩京授中書舍人宣德中轉考功主事仍供內直正統十年陞湖州知府景泰元年入覲留爲太常少卿天順初陞

正卿致仕年八十三卒訃開賜祭葬泉既善書亦能詩精繪事尤工墨竹以此得名於世爲人坦率樂易不拘小節時出入禮法間人亦不甚非之晚年家居以詩酒燕樂自娛頗効楊廉夫之爲人

陳繼

陳繼字嗣初號怡菴先世自吳興徙南康再徙吳城父汝言國初濟南經歷有政績汝言初未有子夜夢白衣神人授之兒遂產繼明年父辛母抱歸吳城躬紡績以訓育之既長奮志於學受詩於鄉先生鄭尚德秦師尹受易於俞立菴既而忡忡然若不足復

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九

六

從半軒王止仲用是學日益博時家貧甚繼躬事農園以供祭養親時或讀書或授琴高歌因以耕樂自號及筋力少衰乃開門授徒學者謂其善教多從之人尤以其爲文簡健有法度求者相屬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交章薦之屬以目青母老辭不就母卒喪葬盡禮有聞於人仁宗卽位少傳廬陵楊公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命同太常卿南郡楊公直弘文閣備顧問時以爲得人英宗嗣位命修先朝實錄成荷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乞歸明年疾亟命其季子完

諸西銘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因接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如何事間曰無事遂卒享年六十有五繼天性篤淳履行修謹初有司上其節孝御史使人廉之繼方隨母抱甕行漣僂僕甚恭若爲樹藝以娛親者頃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嚙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上旌其門

仰瞻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

朝分省人物考

卷十九

七

會辦蔚州衛兵沈榮冤獄益忤振遂謫戍大同景泰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鑑言其以覲介寬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加大理少卿致仕所著有小學講義歸休集瞻尤篤長者之行有夏時建中者嘗任郡學訓導瞻嘗師之後瞻經其門必下寒趨而過之竊窺者雖暮夜亦然

金問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父道玄爲元將陳養子陳戰而敗道玄自投海中我不爲賊得流數百里忽有石遷之得免人薦於僞吳逃焉以終問少受易俞貞本家

貧無書從人借讀無不進前承勅薦爲司經正
字時官僚多得罪問亦坐繫獄十年非義相愧皆不
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歡甚省躬念咎之
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洪熙初命
待詔恩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悉
見獎納宣德末擢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正德間調
南京歲終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問文行敦茂義聞
流著平生閱履否泰相尋而不變所操製述雅健精
刻尤善書得魏晉筆法星曆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
人有業若干卷兄聲亦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
病熱劇醫云必得螺蚌可治方盛舉問解衣循河覓
之得百枚以進病良已子汝進太僕丞

虞祥

虞祥崑山縣人由舉人歷官金華訓導上虞教諭皆
以能教名宣德間遷陞禮科給事中時慶壽寺僧覺
貴建毘盧閣高出數十尺祥以寺近皇城非體抗疏
論其罪宣宗怒命毀閣下覺貴於獄正統敦元陞
通政司左叅議敷奏詳明八年進戶部右侍郎尋轉
兵部命巡撫畿內民瘼所至除貪酷卹疾苦人用以
還以疾卒於官遺官督舉子震以力學聞孫臣

歷官四川叅議所至清謹歸不持一蜀貨人問其囊
裝曰吾以市德於民重不勝載也蓋祥之貽謀者遠
矣

吳凱

吳凱字相虞自號水槩道人崑山人也甫孕而父亡
既生家復落母年尚少甘貧守節育而教之自幼穎
秀異常兄稍長里胥見役卽詣縣自陳家有老母不
能遠離私心竊有志於學時令爲鄆城丙子翔異其
言問論語書數條備答無滯立遣就邑庠弟子員越
二年以能書赴京預修永樂大典戊戌膺貢入太學
各朝分省人物考 卷一九

宋一九

元

南直九

又明年中順天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
逾年改行在雲南司取事詳明日收善譽正統丙辰
乞歸省還朝改禮部郎中駁駁乎將有大用之漸而
以其母高年且無他子弟力乞歸養大宗伯留之至
再不可挽也既歸孝養備至居數年母卒哀毀盡禮
嗣是深居簡出享優游之樂者幾四十年一日體中
覺有異呼諸子語之曰吾平居不有教乎母驕奢母
忘忠信母虐母爭以貽我羞明日卒壽八十有五子
愈亦於廉強毅爲刑曹詳明精核善於爰書凡具獄
詞無不驚爲允當司寇倚之且薦其才行乃出守敘

州府敘在蠻夷中不知有漢官威儀食聲實甚疎得
民夷心馬湖蠻叛方徵兵討之愈違卒偵其動靜用
計取之卒不煩兵而服遷參政卒於官

張和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也數試不偶遂取五經諸史及
秦漢以來百氏之書參稽而融貫之將自見於述作
以正統戊午與弟穆同舉進士第二甲第一人移疾
還里吳中從者益衆和以道義自高推所餘於文詞
對客展紙頃刻千百言沛如也事涉財利則顰眉走
若將免焉景泰庚午主考江西鄉試拜南京刑部主

事至官清謹儉約持法甚堅雖至親舊與豪貴人不

可奪部有讞次申奏必和詳定而後行方退閉戶匡

坐忽有來謁者欸之方捉茗碗而其人一及所私和

瞋目直視口噤茗碗碎水淋漓襟袖間其人驚駭戰

汗奔出於是干謁者自遠獨居無事則之大理寺正
王宗吉焚香彈碁縱論今古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
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吉亦間詣署中飲
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乙亥與修宋元通鑑
綱目久之拜浙江副使視學政別於所遊面一人憮
慘有異色訊之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和揖而

還爲卧不食者一日自指其心歎曰有如人言尚得
爲人類乎至浙精覈嚴明文行兼重其所低昂進退
者累黍不爽一時人士翕然臨校金華得疾既甚誦
呂東萊大事記不輟疏告得歸舟至崑山抵家而卒

張穆

張穆字敬之崑山人也年十九中宣德乙卯鄉試正
統己未與兄和並登進士俱高第由是兄弟文學名
隱然動京師傳海內矣兄以疾告歸養穆擢工部營
繕屯田二司主事繼丁內外艱門人來學者衆凡得
指教者後皆登科甲爲名宦間類編先達遺文以傳

事至官清謹儉約持法甚堅雖至親舊與豪貴人不

可奪部有讞次申奏必和詳定而後行方退閉戶匡

坐忽有來謁者欸之方捉茗碗而其人一及所私和

瞋目直視口噤茗碗碎水淋漓襟袖間其人驚駭戰

汗奔出於是干謁者自遠獨居無事則之大理寺正
王宗吉焚香彈碁縱論今古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
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吉亦間詣署中飲
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乙亥與修宋元通鑑
綱目久之拜浙江副使視學政別於所遊面一人憮
慘有異色訊之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和揖而

歲給衣食增廣儒學若伯夷周子孔北海張文忠狄仁傑祠墓傾圮蕪廢今有司以時修葺爲刻石表志在平儒學官纂修縣誌收華歆爲人物穆以春秋討亂賊必深絕其黨歆黨漢賊不可以訓惟馬周行事可紀加罪儒學官斥歆而進周蓋於名教尤奉奉也督糧儲於遠左悉除去宿弊兵食足而邊警有備暇則登碣石臨右塞望海天萬里以豁壯懷發諸賦詠寓懷君戀闕之意三年陞浙江右叅政清理軍務先是奏者言軍曾補伍久無明文勾補者恐迷匿失伍例解丁就補而涉歷阻修多死於道惟一以移文行

本朝分省初考 卷一九 一二 補遺

登兵民兩便軍遠例不顧也及掌司事考覈諸司官凡評薦才職之稱否無濫與輕黜焉淳安曹先生其所取士也曹基在萬山中躬往祭之嘉與朱公覓教諭崑山穆實出門下爲經紀其後久之適表京師吏部尚書曹南李公秉稔知山東之政欲薦以都臺會李被謫去官并以中穆解職歸幾無以爲生故吏門生知素廉介而食貧相與奉金爲壽始茸先人敝廬買田淞江之許而老焉與鄉曲諸縉紳爲會居閑處寂觀書自適非有疾與赴宴會手不釋卷厚於倫理先業悉以讓其兄後進有文而制行之美者必加接

引延譽於人既歸齊魯之士人官及卒業皆監領鄉薦者凡經吳郡必至崑拜於床下博學無所不窺爲文與雅詩清新婉麗有唐諸才子風一時以業來請者履相接也所著勿齋集二十卷藏於家

王璉

王璉者其先蜀遂寧人也自元時徙吳遂家焉璉有異資幼善屬文名籍甚以薦得備侍從與王洪楊達友善並以才聞璉等既後進文獨工詣在位者已目攝之又自矜許不肯降貶遂被以輕薄名 仁廟在東宮試神龜賦極稱善語解縉縉頓首謝曰臣不能

本朝分省初考 卷十九 一二 補遺

也及後語貧淮淮忌嫉因譖之遂與孟備先後論死

趙忠

趙忠字行恕長洲人自幼秀穎端重異於常兒稍長氣听魁梧楚楚如老成人入邑庠爲弟子員問學講習窮晝夜不少間宣德己酉領鄉薦與戊辰進士第觀政內臺踰年擢河南道御史明法律達憲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哀矜愼恤恒存於心時鄉先輩陳信敏公掌臺事振厲風紀御史中非卓卓者雖鄉舊不少假辭色而獨禮重之正統己未奉 命按四川所至鋤強激貪問民疾苦而輿輦之境內清肅未

幾有司報松寒商已棘麻國皆叛忠卽奮勇率兵入其巢震以風威論以禍福其黨衆悉潰旣而廉得其實乃統兵者激受所致遂劾其罪罪之朝廷遣使賜寶鈔酒幣將吏懾服者民向化邊境以寧辛酉奉勅巡浙江海道早夜盡心撫士卒飭兵備繕城堡嚴斥城卒無意外之虞壬戌歲朝廷簡能御史清理天下軍政忠拜璽書之廣東督勵所司期以實效雖蠻瘴瘴海無不躬履其地不踰年軍士肅清民不告擾一時爲御史者皆自以爲莫及未幾朝廷以陝右鉅藩嚴方岳之選遂擢右叅議居官勤吏治恤民隱陝之六朝分省初考 卷十九 一四 前正元 人無老稚賢不肖皆愛戴敬服尋以舊官復任改雲南左叅政因構疾還鄉調治遂不起享年五十有六平生操履端謹財出非義者一介不苟取故久歷仕途憂無餘貲還鄉之居室族子弟以宴而售之人矣携家累子孑然無所於歸其友朱名仲憫焉乃假餘屋以居之旣卒其喪不能舉名仲復偕其友徐文輝輩倡助以襄厥事爲文章典重和厚詞理精到詩好唐人每風晨月夕撫景感懷必見諸賦詠長篇短什清新典雅足追古作云

練綱

練綱宇從道長洲人在童孺時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卯領鄉薦名在第二人曾監歷事都察院正統己巳 英廟親征 景帝卽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亦莫敢言言國是綱據古証今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虜進逼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本朝分省初考 卷十九 十五 前正元 我國家興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也求其人如神師道李綱輩亦未多見乞選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卽爲姦臣宜急加誅戮以爲衆戒疏入 上感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卽日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大計辛未奉璽書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爲之欲戕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朱寧虜情巨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上

命某可稱任者綱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躋王直上於是召王翺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勇敢管歲久逃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綱上言召募之初既論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效既而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皇上宮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向至使

本朝參人考

卷十九

十六

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躋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綱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謐於朝當道亦多忌嫉遂左遷陝西鄜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已丁外艱歸矣自是絕意功名葺復舊業於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於先塋之側

聖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文正公則爲文公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綱賦性剛毅不肯下人寧有不可雖達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正朝未久一斥不復春秋七十有六

范希正

范希正字以貞號恕齋吳縣人宣德戊申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蒞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歷任九載邑民詣闕請留陞從六品俸級仍知已事歲乙丑山東旱饑大理丞張公驥奉勅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

六朝參人考

朱一

十七

民粟數萬石選有操行者收貯倉廩是歲賴以活者幾千人驥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守上允之初希正爲邑時述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旦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卽領汝子昨暮遺我之金其父報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職賜璽書獎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郡召里老諭曰昔陳彬持金遺子不

汝以予意遺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爾者
老道意彰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西不分
俟陞任乃復遺今當如命耳由是與彬同志感其德
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必會條屬入
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督建城池街市靡不區畫規
模宏遠制度精密觀者咸嘖嘖稱焉已巳朝廷追論
官馬州嘗遭水患有欲遠窺者希正集里老論之曰
予之字汝猶子也當各安其生各保其家予當區畫
爲汝買之由是設法買種者九十餘疇事易而集民
不知擾江西吉水人有在曹縣認無首屍一軀作兄
大朝分命考 宋一乙 一人 補遺九

劉珏

劉珏字廷美長洲人宣德中郡守况鍾簡名家子爲
據珏在選中珏言有志於學不願爲吏鍾嘉其志遣
補縣學生遂領應天鄉薦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
僉事提督屯田年甫五十薨乞致仕珏性孝友恭謹

未嘗失色於人然操履清白人不得以私干之至於
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尤工唐律對偶清麗當時稱爲
劉八句行草師李邕畫師王叔明皆能得人筆意所
著詩曰完卷集

顧瞻

顧瞻字明德吳縣人父吳永樂甲辰進士彌疾不仕
教授鄉里以終其身瞻登正統丙辰進士選庶吉士
政行人擢監察御史最有名理長蘆鹽政宿弊頓革
商人江之再巡山東值饑民有奪富家粟者吏擬以
強犯律瞻言彼閉糴而坐視人之死此乘之而求博

顧瞻

十九 南星九

一生宜以減死論乃多方賑貸民得以安一時全活
甚衆吏有不職自布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姑息時
都御史王公文以得憲體移文諸御史凡出巡當以
爲法歲滿奏留一年 天子從之遷按察副使范
國爲奸民誣奏事旣白調治贛州長河洞氓獷悍時
出剽掠郡匿不以聞瞻以爲是不一懲而云撫愈驕
恣薦以蠶食我何計之有乃疏言用兵事宜迄平之
詔賜以金綺瞻有治才遇事裁決事無難易無不立
辦者豪猾吏胥皆斂手以服莫之敢欺于餘慶旣以
進士起家遂疏乞甚力得致仕以歸康強自適顧履

有加至八十有五而卒

孫瓊

孫瓊字縉章號順齋崑山人父宗湘潭縣知縣瓊生有異徵弱不好弄甫長父授之經不煩程督能倍進於學爲文務以理勝年二十四中正統十二年鄉試明年賜進士出身景泰改元擢刑部廣西司主事四年陞署員外郎郎中明年英宗復辟進階奉政大夫賜金帛凡歷官刑部十有五年勤慎如一日以孫廉介公平自持而濟以仁恕每大臣集議僉曰以孫郎中作大理卿天下無冤民矣尚書僉公士悅陸公

瑜尤屬意倚任遇十三司官缺員事未集嘗命之總理或刑獄之大而難決疑而未明必詢而後行刑部每至歲終例以通問罪犯類報奏聞尚書先期必選素無過舉者重加審錄瓊被選審錄引對內廷無一人稱寃者江西安福彭氏泰和龍氏蕭氏挾富貴怨惡二邑人奏其不法辭連數百人尚書承上旨委之往治案其事得實悉寘於法監生王喜隣人爲盜者欲連上類冀脫以誑誣坐喜久繫不決瓊一鞫得其情立出喜喜竟得祿仕有盜喜殺人擬罪至死盜許令人嚮鄉人附書以茶葉實白金爲賂自於尚書

移宅司鞠之以金治盜卽首服所治獄情類此者甚多不勝書也故德之者徧其出遞道羅拜馬首日常數十人其於權幸勢要尤無所畏避時多內臣以饋私囑獄事者毀而擲於地曰吾知有朝廷三尺法此心焉能昧乎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勢驕貨用苛刻羅織人罪所問囚徒送刑部復錄它刑官承望風旨無所辨釋往往死非罪惟屬瓊復錄者多所平反太監牛玉假子兜攬錢根事發覺囑之曲法不聽乃抵於法由是積中奸宄者之恨矣玉竟噉以陰事乘間譖於上謫戍遼東被謫但省愆愆念遺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九

三二

南重九

周生

父母憂不能釋耳憲宗卽位復其官月餘卽稱疾不視事上疏乞休致郎中浦源等以書致尚書王公陸公強留之而瓊宦情雲薄矣公卿祖餞國門見者咸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及也歸隱鹿城三十餘年未嘗一跡公門朝野益高其節成化己丑下詔求賢臺省文章論薦皆不報長區賦者持百金爲壽辭曰某當患難有遠行尚不受驢矧今閑居安肯以無處而受愧乎家居事父母以孝喪祭極其哀戚誠敬而不違古制每旦必冠帶拜謁先祠非疾故不一日廢所居朴陋衣服飲食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其舉動必

循規矩而風度疑遠人望之鄙各自消制行坦夷煦煦如春曦對客談論辭旨清暢竟日體無欬側客退獨處端莊靜默披經史儼如也所著有鹿城遺稿藏於家子裕亦舉進士

石大用

石大用蘇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公忤權璫困首末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石義激於衷以隻名其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噴噴歎賞求識其面

卷一九

三二

南直九

陳僎

陳僎字汝翼吳縣人景泰元年鄉薦明年遂成進士擢南京監察御史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拊爲一人所殺不勝笞掠自誣服僎廉其死者之家故與有怨緣此中傷之聞其尸得墜死狀得罷其獄行殿火民有盜一木者吏當以大辟僎曰此行殿也豈禁中乎且又其煨燼之餘者竟減死論南京龍江關提舉司掌鹽課僎當巡鹽日一商人持家書一紙致之僎曰吾家書顧令汝輩持來耶咎其人投書火中痛繩

其下以法不少寬貸奸人咸欲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曰非焚家書御史乎歎當者久之天順四年遷四川僉事會僚屬爲寇破城邑殺長吏勢熾甚僎至成都聞警卽率民兵直抵長寧戎縣至則賊方聚衆數萬猖獗不可當曰賊勢如此奈何提孤軍深入不測乎乞師於朝上命都督許貴將兵五萬討之既破其寨僎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算移師列營大壩不解甲苦雨月賊平建言蜀多小邑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非其職守誰肯致力其內江之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其烏蒙東川等郡縣去京師尤遠吏少習夷情每三載考績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珙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其民兵征戍專使城守可也至於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皆處之有法深思長慮奏行之既而漢川德陽彰明所在蠻寇以次蕩平還至敘南峰江水喘悍舟觸石破遂以溺死年四十五耳僎本貴家子致位通顯以身許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陣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胄士功業著矣未及大用面身殞洪濟詞者惜之

卷一九

三三

南直九

韓雍

韓雍字永熙長洲縣人正統辛酉中鄉試壬戌登進士第癸亥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乙丑未命錄囚有碭山教諭丘純因責膳夫祝磨見其父令磨兒遁去乃告純誓死棄屍他處御史問勘誣伏雍疑之遣人蹤跡得磨兒純由是得白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兇徒乘歲饑劫掠勢甚熾雍與巡撫侍郎楊寧設法捕首賊二百餘人民賴以安聞寇鄧茂七反巡按御史江澄牒隣境剿殺尋復止之雍曰律有反叛會捕之文使果降何憚發兵不然吾有備無患即趣進時浙江本朝名人初考卷十九

二十四

南直隸

雍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錦衣衛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敬由是得免是冬奉勅巡撫宣大陞辭召至文華殿諭遣之至則恤軍士繕城堡糾治貪奸震懾虜志癸未還議事陞兵部右侍郎會有忌之者因事遷浙江右叅政成化元年因徭首侯大猷自景泰以來作亂羈聚至萬人墮城殺吏而修仁蕩浦諸徭應之其勢益張久之煽亂者衆所至丘墟兩廣守臣皆待罪廷臣集議兵部尚書王竑奏言峽賊稱亂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叅政韓雍文武全才若以討賊之任屬之可道南顧於是陞雍左僉都御史予以特勅得自署置有功者斬其不用命者與都督趙輔等合兵討之雍等會集南京或曰兩廣殘破宜分兵隨在撲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之路腹心旣潰餘賊皆偃息游魂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愈流漫州縣愈殘破

本朝今人初考卷十九

二十五

南直隸

所謂救火而噬之也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九月至桂林雍拔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不剪則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承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五路並進先破脩仁窮追至力山生擒一千餘人斬首七千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窺菁重鼎三時藏瘴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遠闊峽路分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胛肥之奸患起衝突

本朝分志考

卷十九

二十六

南直九

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猷等七百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遂以明年正月班師於是開設州縣仍隸潯州以經略撫處數事上奏詔悉如雍議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欽功當廢于雍以與弟睦授錦衣衛所鎮撫先是雍與將士約能生擒被擄男女者准其功故無妄殺之慘成功之日士皆歛跡無譁秋毫不漁戊子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上可其奏

本朝分志考

卷十九

二十七

南直九

雍不法事 上知雍功勞遣使勸復多虛雍引疾再三陳乞得允致仕時年五十有二耳雍爲人洞達愷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爲岸谷發奸隨伏如神政務填委不忘文事揮詞灑翰思如湧泉嘗作江西第一樓等詩著平蠻錄止以嫉惡太甚條於刑戮竟不得其死人咸惜之

徐瑄

徐瑄字子敬嘉定人正統戊午登解京闈已未丁內艱乙丑登進士第尋丁外艱服闋授四川道監察御史諳練老成臺端推重景泰庚午奉命捕京畿盜賊

宋一九

二八

前皇九

法令嚴明奸宄屏跡壬申巡視山海關武備整肅內外寧謐癸酉出按西蜀丙子復按東廣所至徧歷郡縣問民疾苦禁戢貪暴疏滌冤滯人心悅服天順戊寅北虜犯西鄙 上特陞瑄右舍都御史使巡撫延綏慶陽諸處兼贊理戎務至則奉宣朝廷威德訓練士馬撫輯兵民偕一二鎮守總戎大臣同心協謀出奇應敵初與賊戰於字羅池溝繼追至半坡墩明年戰於金雞峪又明年戰於雙海子斬獲無算賊遁去上累賜璽書金幣慰勞益加感激申嚴戍守督理屯田廣積儲餉修明學政使人曉然知尊君親上之義

一時士風爲之不變無何聞繼母顧氏喪乞還守制上以酉事未寧奪情不允自是出入邊疆觸冒風露遂罹寒疾甲申上疏乞致仕辭極懇至乃得請而還處鄉黨有禮撫族姻有恩扶患卹貧備尊與梁之朽壞者其急於爲義類此初號願貞後於城東西各買田築室爲遊息所更號野莊道人時與縉紳士大夫往來宴會徜徉自適人謂有香山洛社遺風享年六十而卒計聞特遣官卹其家祭之

葉盛

葉盛字與中崑山縣人自幼訓異博學強記下筆驚

本朝分省備考

卷十九

二九

前皇九

人正統乙丑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四年 英皇北狩 邸王監國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除大逆不廷之賊聞者壯之九月 監國卽位頒賞廷臣盛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今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凡七上疏悉合機宜虜旣退盛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效勞如孫鐘死事知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

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大臣有奏留邊將
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
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
以薄都城邊關不固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
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宜固守宣
府居庸爲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煽動命往視卽
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
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天下根本而八府早蝗根仍
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三月久旱兩京
災異迭見盛會臺省諸臣相與慨歎曰自昔災異皆
人禍分今第主
卷一九
三十
內此九
君臣引咎今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
之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
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然必得羣臣會
奏庶幾可濟因詣謁諸大臣而竟無肯居奏牒之首
者未幾兵部尚書于謙因他事奏官多民擾乞將各
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侍卽
儲懋卽揮筆批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若合辭上
請上或可從且人臣論事但當觀事體如何主
上仁明多有得旨已行因論列而卽政者今事有
可行豈可自沮而上負朝廷下負王者耶懋曰有

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
俞士悅以爲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止
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禹居之也
八月北虜迭駕還京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禮
部尚書胡濙手與衆觀之大臣顧忌不敢舉盛曰此
野人無情之言達於上感動必矣都御史王文沮
以匿名書盛不顧具疏之有旨令胡濙封進帖雖
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二年六月天象示異條陳弭
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開禁中順事遊畋又請舉行
祖宗十朝故事書中書舍人何觀言少師丁直等正
公劉聚賢人考
卷十九
三十一
內此九
統法
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
虜之來朝宜驅實於南方件旨下勘吏科給事毛
玉屬奏稿辭連罪觀盛曰觀之說固踈其前言老猾
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奸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
言者諸君當熟思之玉曰上怒甚不可易盛曰朝
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勘議
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至今以王振
馬順爲恨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爲之而成
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
乎玉意稍解盛因抹去冒顯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

終所謂正觀罪爲違言虛妄之戒等語奏入有旨
杖觀調外盛遇事輒形於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
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生民禦外患爲主所裨時
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右叅政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
務先是獨石馬管八城遇虜失事殘毀未復盛列其
利害可興革者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
立社學置醫藥立義塚又設緩餉以便行旅均蔬圃
以給將士制度備具而又請官銀買牛千餘犂辛不
任戰者陣事耕稼歲課餘根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
恤貧諸費皆於是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
本朝分年考卷十九 三十二 南見尤

映徭賊攻陷諸縣盛調兵擒成奪回印信五年大
賊弗靖督兵分道進攻擒斬賊三千餘人時廣西流
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守將顏頤自異盛請益兵乃令
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所擒
斬數萬人而還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慰田益廣
積糧益多以其除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
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成化三年陞
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六月畿內大饑命巡視
真定保定二府賑卹貧困緩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
京氏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
患盛受命往上方略言搜河套復東勝此事勢所難
不敢妄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削邊墻
增城堡募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
近效亦足爲長便也 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盛
自入蒞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至若事非
部分而關當時利害者必相辯正助益不少十年三
月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
年五十五謚文莊爲人溫雅簡重言動思政古人居
家悖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取人先行檢而
後才藝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

公退手不釋卷而於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
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
景墓焉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

人物考卷之二十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

劉昌

祝穎

陳鑑

程宗

章律

陳頎

孔鏞

陸昶

李應麟

沈璧

魚侃

馬紹榮

蔡蒙

盛昶

劉瀚

張翥

本朝各省人物考卷之二十目錄

一

南直十

翟俊

鄒亮

趙寬

毛澄

吳寬

王鏊

徐源

龔弘

陳璫

張瑋

徐恪

陳體

施文顯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

南直隸蘇州府三

劉昌

劉昌字欽謨號搜園吳縣人少爲諸生仰立志不羣每旦升堂退輒掩戶獨坐肄習常業之外博觀羣典不求人知雖同門進業者亦莫測其所造年十九舉鄉試高學士穀讀其文語諸同事者曰此必山林老宿置之第一徹棘乃一白胄少年耳嘆賞不已明年會試禮部第二廷對後以疾乞假大肆其力於學造詣益深景泰二年授南京工部主事與修宋元通鑑網目久之遷河南副使提督學政兩臺交疏以給曰劉昌宜侍帷幄蒙親近必能有所啓沃不宜置之外列會有阻之者不報擢廣東左叅政久之內艱歸復丁外艱竟以疾卒於家昌矜抗自惠性與人寡合不可其意則相對寂默不出一言有侵之者亦復默然不與校也才思華瞻文詞爾雅振筆可千百言常若有餘詩律尤溫麗所編有中州文表胥臺鳳臺金臺嵩臺越臺諸稿懸笥瑣探若干卷餘書十餘種未就

祝穎

祝顯字惟清長洲人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中爲

諸生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駕輒不行宜德乙卯領鄉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詔大璫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內監彭顯入閣下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類不應而出既而選校行在刑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許人閨門曖昧膏受 旨密察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璫以密旨所建不聽立毀之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 景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詔服除遷山西參議晉故瘠壤加以兵興後益空竭徙遷者衆而征輸故煩顯鳩繕安集

六朝分省八初考 卷二十一
吳增補

招亡拊存凡征欵出納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咸給晉本司右叅政顯以邊郡少文民不知義爲博延儒生教導之臨汾陽曲有先賢像金元遺制左袒乃更正之臯陶祠墓在洪洞乃葺基建祠題曰有虞主師祠而禁止觸犯又作二賢祠於聞喜以祀裴晉公度趙忠簡鼎新明道先生祠於澤州以伊川郝經配廣選俊秀以充生徒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以爲程課諸生呼爲祝夫子而不名後多爲顯輔者尤精於史學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獄立能剖決

南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汾州妖人作亂僭稱號乃

極縣追察之而自賊所擄十六人餘以脇從弗聞部使者議勿以逆問是謂沉命聞則獲止數人其所脅名捕者衆奈何乎顯請作奏但言此十六人者應坐餘雖挾引而未有跡何以入之奏上如議崞縣囚七人御史訊已服內二人嘆泣不已顯鞠得其寃以語御史不從當決稱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曰某不忍殺平人耳因陳其寃狀御史悟論囚減死襄陵人以女贅婚後生子而死得育之長爭分訟累年不決顯按之曰偕字孤義也而專財久雖賈盜饒而棄由婦翁於法不當爭若何偕乃伏罪孤亦泣謂所爲

六朝分省八初考 卷二十
南吳增補

爭者以不得其平耳彼既已引咎復何較哉遂相與推讓顯慰遣之皆感泣去凡周巡道理之閒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夾道擁塞不得行封內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祠墓輒登臨謁奠賞帛吟賦風流粲然居大參七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耆俊日相過從游衍歷二十年而卒享年七十有八

陳鑑

陳鑑字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避地長洲冒氏陳生方幼雅父潤謫戍益州道京師道鑑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從王大卿爲老氏學非其志也少有高資竊

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
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歸於儒正統
九年中順天鄉試第二人十三年中會試廷試擢第
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賢
闕山還充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英宗復辟使朝
鮮四年同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六年主
順天鄉試丁母憂服除遷侍讀修英宗實錄成進
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鄉試五年溫國子祭酒
邢讓爲禮部侍郎而以鑑代之莊重簡默持成規御
人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不瑣瑣問出入曰吾

本朝分省分考

卷二十一

職不在是也冬十一月鑑疏南北兩監官與在京諸
司官遷叙未始有異自任教職以來動經二三十年
冉爲淹滯不無衰老失年祭酒邢讓雖管建言然兩
監一人未拔似非激勸之典乞訪各官稱職者量爲
陞擢如遇三品以上官會保及本部推舉者亦一體
陞擢命下吏部行之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
爲飲食費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爲公錢用之至邢
讓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大學士萬安誣
其以公錢入已且及鑑上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
力辨鑑嘆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

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獄詞上皆坐除名諸生數百人
詭闕訴誣枉不報既免官家居以七年病卒年五十
七爲人容貌岸然若不可親及聆其言論藹如也人
有善喜爲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
禍少罹忠難家室蕩然及登第得官而父沒成所久
矣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父骨歸葬於鄉事母孝
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特朝廷方
修實錄有詔起之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
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使朝鮮時曾以妓女侍不受
夷人敬歎其爲文才瞻而氣完所著方菴集凡若干

本朝分省分考

卷二十一

五

程宗

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真續殆不可辨

程宗字源伊常熟人登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刑部主
事階員外郎中擢吉安知府吉安素號難治奸吏猾
胥弊竇百出宗訟牒一切目裁獄成特使書之奸弊
悉去丁父憂服闋改知真定以病未赴吉安之民知
之相率走闕下乞求復任至則改知武昌矣踰二年
擢四川左叅政進陝西右布政再轉左所至皆有政
績民多頌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治院事尋巡撫
陝西適邊境多事偕總兵事師征洮川西番滿松等

族事平往來慶陽榆林間調度兵食邊以寧謐再丁
母憂服除未上會不邦酋長等累歲相仇殺卽其家
賜以璽書令往諭之宗至宣示朝廷恩威責其擅相
攻擊之罪折其辨說皆頓服乃以具奏始設益密安
撫司以村寨歸木邦各相統攝而西南遂無事矣
上嘉其結轉左副都御史仍巡撫雲南久之陞刑部
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守法不撓部中肅然九年考
滿始拜南京工部尚書凡工役財用計度精詳無所
濫費未幾致仕歸病卒有撫夷墓藏於家

章律

六朝分省人初考 卷二十一
章律字鳴鳳常熟人舉景泰癸酉鄉試明年遂登進
士天順丁丑授刑部山東司主事甲申轉江西司員
外郎屢辨疑獄衆稱神明成化丙戌擢保定知府保
定爲畿輔郡素稱繁劇律蒞任興學校定戶役理冤
滯抑豪強不爲利回不爲勢懾政聲卓然有聞初律
父爲權貴所擠至是其子夜率人劫奪姑家衆疑必
重其罪律曰忠厚存心母懷宿怨吾父命也敢違乎
卒生以親屬相盜之律琴已遷雲南右叅政時交趾
遣使欲從臨安入貢以非故道力拒之且疏言夷情
誦詐宜飭邊備丁外艱歸服闋改廣西左叅政庚子

遷右布政適歲秋旱齊沐率官屬露禱甘雨隨澍歲
以大熟荔浦僮賊竊發遣將徂征受命監督率泗城
兵由象武路厄陳村口當賊要衝號令明肅士衆帖
然且戰且徙遂擒渠魁而悉散其脇從者營中屏竹
稿而復生衆咸以爲不殺之兆捷音上聞特賜勅獎
勵進秩正二品甲辰轉貴州左布政撫綏邊氓制馭
苗獠咸得其宜丙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其地
爲舊治民夷素服威德事皆不令而行弘治改元召
任南京左副都御史掌院事仍食二品祿律益加寅
畏整肅憲度風采一新先是諫官有忤執政假以他
事補外任者首請復職執政憾之會在雲南時有巡
按者處事乖刺嘗面折之旣而其人以不職見黜遂
誣律受夷人賂召致廷尉按驗無實詔章服闋居鄉
大夫祖錢都門外律曰某以疎直不卹人怨幸賴
天子聖明察其非辜得遂歸老之願足矣旣歸杜門
却掃日課二子讀書暇則爲山水之遊以詩酒自適
若未嘗居顯位秉重權者因易其號曰怡晚散人弘
治癸丑卒年六十有六

陳頎

陳頎字永之長洲人講春秋於景泰間受業者甚衆

薦授武陽文學掌流適故人守豫興一馬乘以出入已乃還之欲使遂受固不可未幾謝歸頗難以經教授文亦清綺不作老生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不肯苟容儼然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操履稱焉不徒文也所持論長於刺駁而卒歸之正要以折衷於經義而止有適楚及遊梁錄又有紀所傳聞書學者多傳布焉

孔鏞

孔鏞字詔文宜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信遊學江南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

本朝分省令考

卷二十一

南直隸

雙流縣鏞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典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者鏞名於籍用是奮發益力於學登景泰甲戌進士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宛疑其中舟多覆沒者偶歲大旱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葑藻所絡若鱗介然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獨擅出沒無準歲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聞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鏞親詣其地民克其至

驚走既而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適左鏞一販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逾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督兵隨軍征勦鏞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財者鏞必力爭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會謂鏞有撫綏才薦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京觀民外死於賊內死於疫城中軍民不滿百鏞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附者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鏞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携家屬十百里來役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道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於城外以瘞之流亡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乃歸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千餘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鄧公長據之尤懸鏞屢遣人論使退不從乃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恐明將

本朝分省令考

卷二十一

九

南直隸

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
不知所以亟呼其黨攘甲出逐怪無騎從遣人遠偵
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備入坐鑄從容論以逆
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下悞
其來晚公長跪奉卮酒爲壽鑄飲之不疑衆齊滅約
降護送歸同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黎明
開門糾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
款馮曉久屯化州皆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
鑄治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
百餘截其後而鑄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執

本朝公侯人考

卷二十一

十

尚書十

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
既而聞其存撫甚厚遂以黨五百歸事間有文綺寶
鑑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聖書褒獎仍守
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丑皆受招撫處之內地
分地與耕且爲我備他盜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
有謀勇而雄尤爲奉捷後死於賊鑄撫屍勵哭親爲
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率服所至成聚高州
人懷其德惠至今祠祀之比聞母喪還守制軍民泣
送有出千里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徭徭聞名有
孝和率鄉愚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之總督

宋都憲督鑄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
副邪是不可敵也亟趨去一鼓平之事聞進階食二
品祿賜文綺寶鑑尋陞左布政使蒞事甫半月陞右
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 勅許便宜行事時清平都
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邇來爲患鑄督諸
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事奏請以貴州之成
雲南者添補本處沿途驛遞軍之缺而給與月糧增
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所未有也其他
如省冗費懲貪殘減抑軍官之倖從平反冤獄諸事
皆足以解服人心清心介節所至人望而愛之咸

本朝公侯人考

卷二十二

工

南道十

知其爲厚德君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
異議 孝宗嗣位鑄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
不在邊方冒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陞
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浙河而卒於富陽舟中享年六
十有三計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陸 昶

陸昶字孟昭常熟人少馳學好爲詩始規溫李尋步
杜李王孟諸家聲馳吳下或勸之仕乃入學肄經作
文輒中槩幾登景泰辛未選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
郎中仁恕明敏以文學飾法比常提牢牢重囚皆三

木加鐵索而臥之床偃仰展轉不得也鼠日夜嚙之血淫淫流和見而輒求狸奴十數畜之牢鼠竄伏因德之至死被命獄於河南於山西矜有平反情法咸允還奏稱 旨故事三法司常有獄當會奏各擇其屬精於法比者典之每奏衆推和屬草引經貫律蔚然成章鮮不欲服久之陟恭福建奉勅巡海道董兵節先是有商率羣船通諸夷遇他船無問官民皆掠之殺人浮海上如筏數歲莫能捕和至即奮然曰是賊且不制脫倭寇突至將奈何遂練兵發艦跡其所在擊擒之併其魄皆伏法戊戌卒所居曰玄鍾營

本朝分省人物志

卷二

一

南

李應龍

李應龍者長洲人一名姓又名維熙少好學爲文多奇警景泰間選於鄉中貴人牛玉欲使教諸閣要祭酒必致之避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待詔殿廷有所供方請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掌故不許適命爲浮屠者疏言爲天下有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

上明仁薄其責已省母歸竟罷中書遷南曹郎未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尚璽滿一考進太僕亡何還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羣臣頤奏言中書載筆有所紀舊班給事御史前宜復故額雖不從衆皆建之氣楚流民所在滿路議方逐之又言民有居久長子爲者已爲土著今宜立郡邑撫之耳此前代事不遵不應將復爲羅尚耶卒如其畫使至湘中念尚書吳雲死殉節葬江夏爲訪其後揚題之禪體貌嚴峻衣冠甚偉而照照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惟恐不至嘗與交趾其疎必周恤有加季弟早卒養其孤又厚分與其產親戚貧者服之家益窘落卒之日殆無以葬其書學柳公權人多購之所著有范菴集

本朝分省人物志

卷二

十三

南

沈璧

沈璧字惟拱嘉定人以鄉薦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老改建昌之南豐學者服其條教爭自奮勵翔登甲第益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莫不以璧爲良師尋陞建安知縣縣爲人伉直爲儒官時大吏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調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知其人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一切繩以法豪右

皆帖然蒙息汀漳歲饑布政司徽州縣市糴轉輸之
璧曰民且暮且死必待糴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
銀而米商隨之矣卽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
不及事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
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璧抗言曰至治所而不
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嘗試之地御
史卽自楚居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
其屬曰沈寔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思
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觀過家遂留不往蓋司方列
狀薦之而沈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璧少孤與寡母
弟妹相依倚笑然也旣得舉家益貧及爲吏尤清苦
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艱辛而其志意不少
屈云春秋六十有七

魚侃

魚侃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
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
繁劇且俗錫煥不易治而侃一切以惠文渥治之於
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
鮑魚松菜而已諸考稱疾歸旣歸家益貧妻子不免
饑寒而侃益勵官使者所有饋遺不受旣病久困

床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康竟
死不能具寬宥時同邑有錢斯者官至布政使亦廉
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斯貧不愛錢
魚侃

馬紹榮

馬紹榮字宗勉慕范仲淹之爲人號景范世爲常熟
人登天監壬午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災不第嘗師
事松江錢學士溥因主錢氏塾錢公憲廟舊學也
恩遇異重方英廟駕危人情不寧一日中貴人王
某携酒過錢公王與朱奎同侍東朝皆錢公弟子錢
公旣僚長人目爲儲相當路意東朝一出必奪已位
而三人一日飲食相聚乃置偵於酒間莫之覺也酒
終而難作明日三人詔獄中以飛語朱奎地卑備楚
五毒初貴人之來也錢命紹榮主酒力辭是時荷仁
坐刑在紹榮矣獄久不解客有自牆外投覽者書曰
此公少之也足下如何不見幾紹榮私自念曰少抄
也豈遂藉錢公耶苟有之塾師不堂講誦自如錢公
夫人令人來致詰答以他故未幾錢得貶爲令方錢
在獄妻子不知所爲家人履僑橋登視紹榮爲去留
一搖足無其家矣時人服其長者錢公旣去乃主陸

郎中和成化元年試書中選預修 英廟實錄授中書舍人十五年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得告還蘇弘治元年取修 憲宗實錄二年陞山東左叅議四年以實錄功陞太常寺少卿 憲宗朝嘗有急勅夜宣館中館中人人醉惟紹榮得奉詔繕筆上殿書麻稱旨同官得無罪明日諸公皆賦詩賀爲官三十年以清謹聞雖屢遷外階必居內閣嘗一署尚寶司事未幾卽還弘治十四年卒於官賜葬祭

蔡蒙

蔡蒙字時中吳縣人年十一父老舉於鄉乞升邑學太守况公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官當至吾位卽補爲縣學生三試於鄉不捷貢入胄監兵部尚書馮公昂奏以曹務機要上下疏牘所係不輕不宜專委胥吏當簡太學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者俾專司繕錄因錄其功以高其人銓常資 詔從之蒙歷事僅半年天順甲申吏部校績優等校浙江溫州府同知蒞官勤於養民會泰順山中閩括流寇羣聚劫擄山礦挺兵殺傷迨野邑里騷動藩臬以聞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禦之賊聞兵且至焚野撤柁壘石塞要路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蒙驚起曰橋斷路塞兵何由進

遽帥壯健五百餘人往撤石進道伐木爲輿梁官兵且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募民壯補伍搆賊巢穴蒙請曰彼皆平民烏合覲僥倖之利非有固心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威必衝突轉鬪屠戮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遣一職諭以禍福當免兵而戢矣中使宣言於衆當從蔡同知言衆言固當從獨難其人其人將非蔡同知不可者中使曰然蒙毅然請行卽深入賊窟反復諭之賊感悟推其魁諂蒙曰民等愚惑冒干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事農爲太平民謠罷立卽散兵休而還復建久計取民之強勇丁衆悉立爲銀賊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取富殷者卽坑側爲廬舍居之俾禦寇各給糧餉事集而民寧焉樂清田數千頃爲山潦衝嚙壞爲沮洳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蒙往相地得水所由還命因其勢浚渠築陸時畜泄慎防護田遂還爲膏腴御史潘臬咸上其事朝廷嘉之錫以旌異之典癸巳浙西饑 上意有司不職 命工部侍郎曾公都御史劉公繼往綏撫兼覈屬吏臧否存黜之聞命豫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貸及二公至果徵粟於有司舉而發之如擲囊然二

公大獎異連委蒙考察府僚以至屬邑官吏疏降其
賢某不肖狀上之二公多從焉於是註蒙績爲通省
十三府最將薦諸朝適秩滿起天官民日擁憲司乞
爲益州守憲臬上疏未報而俄以外艱歸戍戌起復
任湖廣辰州府知府之任道間聞母喪遽馳還辛丑
起復改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老問土俗汲弊通利
民甚便安又以郡庶華夷雜採易養難教特加意焉
於是三年俗成如中邦宣化縣民競渡諷死被逮入
故殺律連七人訟繫淹久累政不決蒙得其情卽釋
之田州府土守岑浦驕悖不法與其族爭鬪弄兵相
攻殺傷人其僚佐素畏之唯唯承附蒙獨住以直詞
曉諭皆感服釋仇其建事多類此久之疏乞骸骨得
命致仕進一階得中議大夫越七年以疾卒春秋六
十有八

盛和

盛和吳縣人也天順間進士授監察御史以直諫請
羅江縣令爲政廉明務興利廢害不權撓吏畏而民
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囂集稱叛和著微諭散其黨遂
緝元惡平輯不煩寸兵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
王所至屠戮攻城掠官軍畏陷殺注都司夢巨湖歷

本朝分有八初考

卷二十一

南直十

本朝分有八初考

卷二十一

南直十

劉瀚

劉瀚字約之別號樗菴長間人景泰庚午領南畿鄉
貢卒國子業有名其舉進士以天順丁丑試政禮部
領詔至揚州府府僉金二銳峻拒弗納列郡皆相戒
勿僨籍紳繪却金圖賦詩以頌之其爲大理謙駁詳
愼嘗奉勅錄京畿及江西重獄平反四百餘人出賑
河間諸府饑民籍名給粟者十五萬爲紹興同知八
年專理戎籍多所釐正鄉鄰懇訟者輒相查爲大理

知府得專制錮強抑暴民甚安之部使旌於朝章至八九上爲按察使益持憲體會邊機多事督餉不乏資望日積而遷致事以去西安府餽金爲鹽却之曰不聞致仕與在任同邪居鄉十七年足不至公室平生服膺子義與人文際無諛詞妄語精法比達政體善古文長於詩賦續未燭呼諸子孫至前運舉孝弟忠信四字訓之猶懇懇不置壽八十有一矣

張翥

張翥字汝振長洲人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虞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郎中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雲南按察使致仕正德丙寅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七翥清慎守法雖然若不自持而見義卒然不惑始至南昌卽理冤獄出之民大悅尚安有毛姓世豪於鄉縱火殺人亡命吏不敢問發之竟置重典民大悚有中貴乘傳使括民間奇玩勢張甚郡縣望風迎拜且以鹽抑配於民而以庫銀給之至南昌翥曰民吾民也庫朝廷之庫也誰敢干之吾將以聞於上中貴見不可奪乃稍自戢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雲南諸夷爭襲諸所行一切禁絕年甫六十以母老懇

乞致仕以歸翥天性簡儉家故富且貴矣而自奉有人所不能堪歸吳掃軌閉門客至剴清話終日澹如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偉

程俊

程俊者常熟人令崇仁廉愛不受請寄召入爲御史出按嶺外及滇持法甚峻滇與交夷壤按數不靖以杜後惠文彈壓之遂皆率以聽又奉詔慮囚所寬有甚衆持服歸復起掌獄獄尤以謹慎稱上又勅令視邊徼按軍實蒐乘簡士大稱吉遷按察嶺南故珍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染見有瀆污者面誚讓之人益不堪當上計遂徑歸使者數薦於朝促上道不行性方而毅寡所合卒之日至無以葬焉

鄒亮

鄒亮字克明長洲人少喜名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輕俠無行嘗薄游爲人所擊侍郎周公忱見其文愛之誨之學遂刻厲稱博絕況守鍾薦之授從事吏部已而遷御史既酷嗜書時雖散佚然頗有存者所得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胤績諸人共集湯氣豪見亮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也有漱芳諸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木成者衆弟順仕至辰州守亦

有能詩名

趙寬

趙寬字果夫成化間廷對第一官主事刑曹雖以文法佐吏爲治而意常嚮學是時同爲理者華亭陳一夔同郡秦廷賢天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和甚謹相得也吳公寬王公整時相與賦每有屬下筆不可了衆驚謂敏其所書獄辭多緣飾以經義諸名爲文法者咸推服稍遷按察浙省博士弟子歲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特推擇上名能知人明習故事意深厚善究宜禮化已乃遷廉察嶺外卒

毛澄

卷二

三

南風十

毛澄字憲清號白齋學者稱三江先生崑山人弘治間制其地爲太倉州遂爲州人資性明粹神采秀朗七歲善屬對間爲詩歌卽奇警歲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金錢歸卽弃之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其意故得歸耳識者奇之成化丙午中鄉試值父喪未上春官癸丑以進士第一人官修撰丙辰同考會試充大明會典纂修官援例請告與歸適大父滿百歲里中賀羊酒謂不常有而有司爲建人瑞坊壬戌赴闕會典成進右春坊右諭德侍東官講音聲清

切義理明暢爲稱於上曰毛先生說書真正明白

李廟甚喜時方中秋設宴遂微以賜武宗登極推

恩官僚陞左庶子兼侍讀賜金箱束帶會丁母憂歸

避居北郊未嘗一入城府時巨室有被誣者當奏沒

其產迺近爲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盡却去曰吾公

道扶人安能以賄爲爾役耶其光明清介類此歲已

已逆瑾謂會典出內閣意凡所陞秩悉奪之澄亦落

庶子庚午主順天鄉試尋遷學士爲講官教庶吉士

甲戌主考會試尋陞吏部侍郎初兵部尚書彭澤總

制陝西邊事時土魯番侵擾哈魯業已處分奏行而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

三

南風十

錢寧不悅忌彭者進文致爲罪將置重典於是有集

議之旨澄力言彭某有功無罪彭遂從輕武宗崩

奉皇太后旨往迎世宗入繼大統比至有議行

五拜三叩首禮以見者澄曰今如此後將何以加之

且將來勸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上聞而是之賜

綵段白金既卽位復賜白金綵段是秋吏部尚書鐵

廷推首以屬澄辭之再三聲色俱厲錄迎立功加太

子太保澄一子錦衣衛世襲指揮固辭不允澄素有

脾疾至秋乃病嘗候早朝昏眩移時及兼史事病遂

日侵疏乞骸骨不允尋命醫調治及遣中使問以羊

酒蔬米再疏乞歸內閣擬俞旨進 上覽之慨然曰此輩老臣方切委任何遽至此醫問如前四疏始得請加太子太傅賜勅給驛又遣中官致寶鈔爲道里費至與濟病作卒於舟中賜祭葬特厚贈少保謚文簡澄少時夜誦書母夫人遣婢饋堅不啓門居平雖甚暑不羹露 上所賜金帛悉散之宗黨至無姬媵獨喜爲詩咏成輒弃之曰聊爲適庸足留者弘德間士競進恬然不以遷叙經意久典禮樂諸王有所請據典法不可奪 上方欲大用而已謝罷故獨有餘思焉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一

吳寬

吳寬字元博長洲縣人生有異質博覽羣書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此貢士乎江陰卜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璘時董學南歲以禮敦遣之乃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旋被選侍 孝宗於東宮十七年進右諭德孝宗卽位進左庶子弘治三年頂修 憲宗實錄成進少詹兼侍講學士六十攝吏部右侍郎七年丁憂九年補原職十一年轉

補遺十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一

三十五

補遺十

左十三年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掌制誥仍侍 武宗於東宮充會典副總裁十六年會典成進禮部尚書仍典制詔及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有作輒傳播中外學者稱爲菹菹先生每東朝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誦之 武宗在東宮寬率僚屬上疏勸以離近習親正人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 詔廷議之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耶 太皇太后將祈廟詔議其禮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讀之闕官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祈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祀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詔從之年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十七年甲子七月卒於官訃聞 孝宗震悼命有司治葬祭給驛舟遣官護送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長子奭以三品恩廢國子生特授中書舍人而以次子奭補國學蓋異數也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泊園雜蒔花木進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召

客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官儻人動色相賀獨感然以不堪任爲憂日講內殿尤世所常辭之至再三家宰位缺中外皆屬意又固辭之爲人端清淵穆不涇渭爲同不曉曉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愾怒之色其爲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爲詩沉著高壯一流近世尖新之習作書箋潤中時出奇徧蓋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者

王 鑒

王鑒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一

三六

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復學御史陳選咸奇之爲天下士於是名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衆望翕然就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開門力學避遠權勢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鑒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 上爲罷遊常 罷召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然若等

好爲之時東官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鑒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兼侍講學士既而進吏部侍郎時北虜入寇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時災異屢見內閣謝遷引咎求退遂舉鑒自代 武宗在諠閣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鑒協司徒韓文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諫 上大驚怒有旨召鑒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鑒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文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家宰焦芳衆議推鑒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鑒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累從寬釋瑾尙韓不已必欲置之死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鑒皆力救之乃得免大司馬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上官岑氏罪鑒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乎劉得減死或惡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鑒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一

三七

南直隸

吳氏之喪以減述曰不可以成服鑒曰服可以不成
葬不可以苟景泰江妃薨疑其禍鑒曰妃廢不以罪
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雖權傾
中外見鑒開誠與言初亦開聽及焦芳專事徐阿諛
彌不協而瑾驕倖日甚毒流縉紳鑒退之不能得居
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趙鄂鑒曰求
去瑾意愈拂眾虞禍且不測鑒曰吾義當去不去乃
禍耳瑾使伺鑒無所得止間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
於是懇疏三上許之 賜璽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
蔡既歸吳屏謝紛富儉然山水之間至其與人清而

不朝分有初才 卷二一 三八 嘉靖十

不絕於俗和而不流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
平生嗜欲澹然惟喜文辭翰墨至是亦脫落雕繪出
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
養既久晚益純明究心理學研思性情每曰夫人氣
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
則昏墜於污穢則穢天地間昭塞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盛之月在天豈必
物物而授之哉凡所論述必有發所未發處居
餘年海內士夫每交章論薦及 世宗即位始遣宣
文殿歲時存問鑒所謝上講學親政二篇其講學大

略言經筵固為盛典但僉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同下
有見未敢獻徒為文具 太祖初定天下即開禮賢
館與宋濂輩講論 仁宗設弘文館時至館中講論

宰宗經筵外每繕永樂大典西銘等書嗜學士沈
度書日數臨 陛下睿質天授宜於便殿還學義著
明者更番入直命閣臣領之特寄天威從容訪問有
不覺日新月化者其親政大略言上下交則為泰否
則為否永樂間閣臣日造宸前承顧問商確機密洪
熙宣德時楊士奇蹇義等嘗奏對便殿或議事榻前
天順間李賢等時或召見弘治末屢召大臣便殿議
事望於文華武英殿念大臣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
輪對羣臣不時引見令皆得陳奏仍虛心問之和顏
導之則天下事皆燦然於前豈徒革近習之弊 上
優詔褒答將復起用而鑒竟以嘉靖三年卒壽七十
五贈太傅諡文恪

本朝分有初才 卷二一 三八 嘉靖十

徐源

徐源字仲山長洲縣人登成化乙未進士授工部都
水司主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員外郎弘治六年
陞廣東叅政八年陞浙江右布政十年陞湖廣左布
政十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初武選郎最號

劇司先心自誓一意奉公權貴請賜戒門者一切勿
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賜賄遂絕時天下武功
商幾二十萬力革冗濫冒襲之弊舊例以罪亡者落
源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
察其竟大司馬甚委重之山東歲饑源與刑部侍郎
行分有暇清割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
明年徵館使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選征之何殊弗
給詔免與民渥王就封於沂以水調將由陸之國民
爲驛聖殿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至坦然之
國公私無擾比三蒞場屋漸藩指卷多儒士御史意
欲有所前却源曰科場所取者文即通榜儒士何傷
山東欲銀將於鹿鳴宴贖士源曰方茲仕而示以利
非爲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齊之夕應時
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他詔
驛以歸爲人溫粹寬仁釋長者而臨事執守堅定維
當官蒞政未嘗一日去書文章博雅尤喜爲詩方去
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致仕後兩被逆
之害至除名籍瑾誅詔復原官

龔弘

龔弘字元之嘉定人也生而有赤蛇之兆方四齡而

龍音里人沈翁異之請字以女比長攻苦力學領成
化甲午鄉薦戊戌成進士授嚴州府推官遇事力迎
縷解退直則肆志五經陞南京刑部主事甚爲司寇
張公瑄所器重庚戌陞本部員外郎治獄九百五十
二時稱平進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出守兗州府入
計上旌治理尤最者七人賜宴賜服以風勵在位
弘與焉十一年戊午復賜幣以旌賢能辛酉陞浙江
右叅政勅理糧儲與疾南歸魯王暨諸殿下具尊疊
爲詩文祭其行士民遮留號泣者以萬計至有醺祭
祈天者明年到任得告休養尋連丁內外艱家居十
三年累薦不起構三隱堂日惟著述教子孫所撰有
方外別志嘉定縣志而補水經作黃河或問續中吳
紀聞皆未就正德九年甲戌起爲福建右布政使明
年改湖廣左布政使秋在試院閱易禮春秋三經時
稱得人是冬陞應天府尹丁丑黃河溢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奉勅總理河患底定已卯兼理運道其秋
扈駕南征辛巳進工部侍郎兼都御史領勅如故是
歲五疏乞休俱慰留尋加嘉議大夫廕孫世美人監
冬再疏乞休始獲允陞工部尚書致仕着馳驛還鄉
壬午爲嘉靖元年詔階榮祿大夫一品玉帶三年遣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

三

三

南直

官存問賜白金一錠再驗年而卒弘德爲長者而才
有餘初在嚴富春有張姓者姑媳孀居資糧林以養
里人侵奪其林孀莫之何控訴行部至厥里忽羣烏
下遶弘車訝之廉得其情追還孀婦又金華府有金
政一者兄弟三人負桀猾收一千殺人不輸服政二
潛率以附顯人之舟託申訴爲由夜至平望命佚去
以石投水曰子姪溺矣衆拯之獲屍給公文與歸七
年不白弘承委前事集衆謂曰聞政一子生男果否
衆曰然生幾年矣衆曰已四齡曰政一子死七年而
男垂四齡其不死無疑也置諸法一郡稱神在充廉

本朝分省劄考

卷二一

三二

南直十

明益著中貴李興素功還朝張甚弘與相見長揖不
屈衆危之興亦不能中也充州有借兌糧寄養馬諱
有司視爲常徵民不堪督弘爲照究遠年文卷知爲
額外乃疏免糧萬石馬八千匹公私俱便其他善政
未易枚舉在充六年受代之日病幾不起諸察案於
原囊將備後事得白金七兩無它物遠近嘆異既去
民德之立碑於道事有不決輒往說無不輪情其在
閩猶其在兗也湖廣有巨壻縱其奴殃民弘命武昌
守收逮守畏勢依阿輒身至府獲首惡六十三人悉
置於法壻爲歛戢守亦引去應天歲饑疏上乞賑濟

民賴以完有中使差往西城所至振奪日費百金及
見弘懼不敢肆京師帖然扈駕南征江彬用事時弘
抗已詭計中傷者數矣而竟不行嘉靖丙戌卒年七
十有六

陳璘

陳璘字玉汝蘇州長洲人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授戶科給事歷都給事中妖僧繼曉既就逮法
司擬以常刑璘與同官暴其罪遂伏法妖人王良感
衆通廟奏令撫臣禁絕因請重天下社學以端蒙養
則邪惡不興有中人擊尚寶官於朝劾之俱坐黜彭

本朝分省劄考

卷二一

三五

南直十

城伯張信爲幸臣所誣璘辯其非歷陞大理寺左
寺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兼管操江
召還蒞院事周府莊田與屯田相錯互爭不決璘止
勘歸之府人多非之璘曰吾故不能附宗室以魚肉
民然豈偏徇民譽以枉公法哉因著屯田十二難以
辨再陞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管操江剿賊施
天泰等授海上璘引兵會巡撫魏紳不即捕滅第誇
降其首而黨復熾爲言者所論遂致仕家居居一年
卒賜祭葬如制

張璋

張璋字嘉玉號歷齋蘇州衛人舉成化丁未進士
外艱歸弘治庚戌服除授工部主事分司杭州榷商
人竹木杭棹場舊多奸利商旅困憊而國課或不登
璋摘蠹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贏然不以羨奏還奉
使江西督造寧靖王墳事竣復分司徐州領河漕事
至徐益樹風聲釐革繕治必盡民利而軌法緒正不
爲勢撓中貴人道徐者輒歛戢相戒避張郎中於時
張郎中名赫赫江淮間矣時逆瑾盜權蹂躪士大夫
以植威福璋方以漕河秩滿奏績於朝俄飛語告變
捕繫詔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乘肩輿非制落
大朝人勿考 卷二十 三四 有前十一
職成遼陽璋纖瘦多疾居常若不勝衣當被罪時貫
索開械荷重校日夜暴市中市人旁睨竊歎莫敢近
數日羸竭氣息僅屬幸而不死所成地又邊朔寒苦
非人所居蓋置之必死之地而又不死及璋改悉召
還諸流人璋以故官待次於家田廬服用皆已盡易
家蕭然四壁晨夕饘羹不能時舉吏部奏爲浙江恭
政不報再奏爲廣東恭議爲嚴州府知府皆不報閱
數年以疾卒卒之日室無一錢郡邑爲購縫始克就
殮人莫不哀之

徐格

徐格字公庸常熟人登成化丙戌進士爲工科給事
中諸中使欲領鄉關抽稅格與同官言不可遂遣諸
給事往蒞意因以窘之格在道中至則事集弊清中
使撫拾無所得乃止乙未擢湖廣左叅議值兵荒加
意撫循民賴不徙有中使採竹笋諸物責非所產地
移文止之依滿還河南叅政陝西大饑運粟數萬石
賑之民苦遠格請出粟易銀界之彼此稱便弘治戊
申進右布政尋轉左至則會計賦開費用浸廣歲
入止弗給乞少節京運以寬民力辛亥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時旱澁交沴請減秋稅省織造折鹽課
三項分省人勿考 卷二十 三五 有前十一
有藩府據魯山民業承命會勘議歸之民戶部督積
通急以災變請緩其事比歲稔令歸德修微子祠彰
德建西門豹祠洛陽祠范文正久之有湖廣之命兩
河士民夾道攀送者數十里布政有羨銀三千兩舉
以爲贖却之一無所納格器宇凝重不事矯飾而中
所操執介介不苟有詩文奏牘若干卷藏於家

陳愷

陳愷字金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天鄉試累
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武選上事歷員
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選國劇司怨業

勢軋愷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爲法曰凡繼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疏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也愷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懼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大司馬校量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裴餘則否作森統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微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任守既定物情遂載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任之行將舉以重用而竟以疾卒人悼惜焉

施文顯

施文顯字煥伯號肩菴蘇州府人舉成化乙酉鄉試就選得同知許州弘治初脩憲廟實錄河南省臣徵編纂官於屬獨以歸顯寓相國寺合諸郡所上督諸生數十人校錄而筆削之編成論者謂有史體署襄陽臨穎郟城各因俗爲規民漸底訓監司才之太康縣民地百餘頃與藩府莊近藩卒擾爲菰累歲未決承檄往徐諭利害示無偏意徵舊籍抵其境度而疆之民不失地藩卒無辭擢信陽知州壤接湖湘軍民雜居故稱難治至則召舞法吏先諭後令出肅然衛職

肆橫成習處以禮法不少假借其同官有隙復爲分解卒致感服有選人寓逆旅民姚琪者黠其妻謀死而奪之鄰人訟焉得情于其幼孤竟抵姚罪顯兼通醫學在許嘗醫藥施民民病佔危而起者甚多在信陽亦然又二年以老告休致年七十四卒于家

人物考卷之二十一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四

吳洪

劉纓

姜昂

陸容

顧福

李傑

劉杲

王倬

沈林

周詔

沈杰

毛理

王哲

張琮

吳一鵬

附于孝

盛虞靖

沈燾

祝允明

朱希周

蔣欽

陳天祥

顧昺臣

周倫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一

南直隸蘇州府四

吳洪

吳洪字禹疇吳江人也洪少穎拔年十二補弟子員
動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屈司開讀旁近富人
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洪曰
此非所謂啍爾之食耶謝不往學官有過嚴者諸生
至懇於御史欲逐之洪曰師與父同可叛乎卒不置
名於是識者已必其爲遠器矣年二十四舉成化辛
卯鄉試乙未登進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
郎中諸所聽斷都人屈服有疑大司寇必屬之恒存
欽恤因病輒領俸爲糜啖之丁未陞貴州按察司副
使未幾以內外艱歸癸丑服闋改廣東巡視海道海
濱素稱利穴處脂者不無染指洪至秋毫必凜剛弊
且盡粵人歌之御史王公哲欲葺諸公署而費無從
出籌之洪洪曰鹽司有舊引若干舊爲權豪所專不
及於商今請以給商可得錢數十萬其事濟矣如其
言而費遂給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以一舟聽役
舟版又令輸金已而兩徵之民亦不堪御史汪公宗
器將革之且欲追所得之金洪曰往者不可追況未

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足矣如其言而中
官帖然有叔侄同行異宿其叔宿樹下爲漁人所殺
叔洩中侄意其宿於別館也訟館人及洩者數家
械繫且死衆莫辨洪廉得其備乃以漁人償死盡脫
諸寃者人以爲神官軍濫殺邀賞諸死者之家以寃
聞遣廷臣按驗洪與焉悉心推訪盡正濫殺者之罪
尤尚儒術所至進諸生試之凡一經賞識多中高第
尋擢福建按察司按察使瀕行右閩帥以犀珠走閩
道爲餽洪謝之帥曰公去矣其無所干且人無知者
何損公名洪曰若意善矣然非知我者也卒不受閩
俗歸訟洪聽之必以其備民率悅服明年建寧延平
大水民食且互切輒以便宜發粟賑之汀漳軍餉缺
盜賊蜂起取征商之羨賑之而民始安土徭戍者有
所索守臣集三司議焉洪曰不與則致叛與之則爲
例不若以貸爲名而姑與之羣僚歎服富家之主嘗
乘輿他出以一奴隨中道忽棄輿與奴步歸還則爲
典財者所害主家訟奴及二備之昇者於官奴曰備
見吾歸而殺吾主備曰奴引主去而殺之耳吏更其知
所坐洪曰三人同發主家顧不畏其家屬而中道殺
主乎訪其里嫗知典財者有平白淺衣之迹償寃於

法布政司之吏有微罪鎮守中官銜其使欲重吏罪
以爲使累洪屬聲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辛酉入爲
太僕寺卿時方多事乃正羣僕修馬政邊陲倚之乙
丑進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於薪炭羨餘及公
圃邸舍之息一無所取正德丙寅遷左侍郎入視部
事會有黨逆瑾怒司馬劉公大夏而誣以重罪者
武宗下大臣議洪力辯之已巳冬部長缺資望及洪
而瑾方納賂爲有力者所得未幾遂有留都司寇之
命寧河王邵愈之後有兄弟爭所賜田宅者詔南京
三法司駁之其兄倚瑾爲援而求勝焉洪不從忤瑾
令致仕洪曰是吾志也輒歸吳松江杜門謝事懼日
課子孫讀書奴婢耕織暇則嘯歌自樂里後生考德
問業及郡邑大夫從而諮政者酬應無倦縉紳道於
其境必式其廬而禮焉家居十五年廟堂之憂無日
不往來於懷吳中族寢盛懼其久而浙厥也作譜明
其宗嘉靖甲申得末疾繼聞仲子巖之訃泣焉而逝
享年七十有八子山爲浙江布政司左叅政次巖與
山間登戊辰進士官亦如之計聞賜祭營葬贈太子
少保賜諡命以寵嘉之

劉輿

劉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江西清江人徙吳縣成化戊辰登進士明年出知武陵視縣事若素習古長賦而忘累若干斛者郡坐以侵欺罪死止以亡矢擬之分守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吏也卒從所擬庚子丁母憂終喪改知騰縣縣人凋敝至則蠹強鋤而以惠利字之有婦抱兒涉瓜畦守者挑之不從納數瓜誣爲盜纓以兒與瓜令守者併抱之隨墜地乃曰爾謂抱兒之婦能取爾畦中瓜非誣邪懲而遣之其鈞樞精敏類此居三年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弘治戊申出按福建沙縣民陳富謀利其妻姪鄧釗之產爲匿名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一

四

南直上

書誣釗殺父并及釗所親昵者二人獄已成矣纓審訊之則釗父實以負債不能償而自刎也論富如法而三人得釋琉球入貢挾賈貨與閩人輒構隙而開纓以爲傷國體禁之後遂以爲法辛亥出按廣東東莞豪民張政家海澳管通番殖貨資綠公牒得捕盜海上欲奪珠市世業者十人之利悉誣爲盜繫死者七人矣餘將論決纓識得其情立破械出之而以政抵死指揮倪鳳以捕盜縱橫尤甚然聞其陰養死士急之恐變乃以他文誘致而殺之守臣妄奏得男千奴可官以給用者有 詔往取甯海南良家子以充

廣且三百餘人矣乃兼程渡海嚴實值管押官方禁小兒五百人鰲舟德慶卽日縱遣之其家人感恩皆曰非劉公吾世珍矣癸丑還 朝率同官劾外戚語侵中官忤 旨下獄賴 孝廟仁明杖而釋之在道九年兩按大藩劾罷監司守令而下不職者三十六人罪諸舞文及所平反者各百餘人一時稱爲才御史丙辰擢太僕寺少卿時馬耗且多私鬻立法審辯其弊始清久之條列利害當興革者二十事越五年進右金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松藩軍務先是撫臣畏險遠未有履行邊境者纓乃乘竹塹度索驍備行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一

五

南直上

列寨因細察其事端則知諸戍與蕃族緩則挑釁急則連和而其弊在我者大都什七及使者乘傳行邊恐夷出擾則又預置絲幣羊酒於扼寨以賄之謂之買路具爲禁令夷亦帖然在蜀甫一年感疾乞歸越四年御史龔元言其明練蜀事奏起之得再鎮蜀諸番掠探新堡勢甚猖獗遣官兵討之前後俘斬千餘賊懼皆役兵羅拜誓不再犯又橫梁向道及蒲江廢關數苦諸番鈔掠奏各立分司守之自是邊鄙不寧全蜀以安會逆瑾議省巡撫亦例罷其年八月復命巡撫湖廣初在蜀嘗議關自棄抵荊之路可以避

江險通行旅人甚稱便而瑾怒纓不先奏許遽起詔獄賴廷臣論救釋戊辰陞南京大理寺卿尋召入爲兵部右侍郎崇明益起權募民應敵所司請如官軍月廩之纓曰往年有借關隴民兵討峒蠻而給月廩者其後竟隸尺籍人方恨之茲可踵其弊邪事遂寢越二年陞南京刑部尚書獄之大小必當於情法乃已靖江有豪民緣姦殺傭婦而坐死者因所知以千金丐免纓不可竟入死焉癸酉三月考滿赴京疏三四上淮致仕以癸未三月卒年八十二

姜 昂

姜昂字恒頰蘇州人也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刻礪讀書成化間登進士出知棗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自以不寬門無呵卒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倖昂率同列疏論之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至則雨隨霑足洛人拊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閉閣觀書鞭箠懸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三至乞降府佐或教授它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寧波聞昂至同官皆減去輿馬華飭俳優雜戲不一陳於前日本

人貢過郡望風歛戢不敢褻譁於市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叅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而以疾卒昂生平於取予毫不敢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貽亦未嘗愧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

陸 容

陸容字文量崑山人少治掌故業而誦學諸經兼通之人謂何多學爲取青紫顧在此耶客笑謂吾自求通經非有他慕也成化間登進士主事驗封又歷職方武庫當虜急封事日三四上籌畫方略累數千言皆其手出而動中事宜西域貢異獸至嘉峪乞遣使以兵迎之容言獸非其土性不畜且上方罷獻而何以迎爲庸不取遠夷侮也文人屢未靜議聲兵討之容言不當窮遠略且又臣服未敢顯叛我而遽加之兵地且險遠豈謀於萬全者哉時以爲然錦衣韋欺者凶狡方倖已罷之又幾幸以復用客言於尚書疏上竟論死而被誣汚者皆得釋往告變者賞重故妄詆以妖言輒坐容請分別之無滋濫自後告者乃

豪有倚中貴人求將者執不下乃言之 上召面詰
言客對以西南夷重地將非其人啓發生患懇結於
廷上聳已而聽之者再有欲用二人爲都督者容益
持不與言都督今之大將必有功後授彼何者遠取
靖亂愷命以私市此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
上從之遂著爲令他所論國馬與穀藉輕重設版法
致民出牧又陳事四及選衛卒益實之皆經國大者
遷參議所發奸如神又列便宜十餘事上之
悉以爲可計入論漕渠利害語侵時貴益取忤遂罷
客素以爲有當世志其所守官無不竭盡有可益國便
計卽未能行必踈計之事親孝疾則累月不解衣衣
嘗醉歸母不樂遂終身節之持服不離所廬居癯瘠
無喜愠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恤嗜書多所博
綜時有所著若式齊菽園州志兵錄諸書有傳者

顧福字天錫號雲厓姑蘇人以成化己酉舉鄉貢兩
戊登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調永州府同
知遷知吉安府催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分司南陽致
仕卒初在刑部澄甚著鈔因出三多至七千餘象平

反者六十餘人前後四十餘踞多見採結每稱他司
事事皆立辦勘獄浙江發巨賊七千餘兩時錦衣千
戶吳綬勢甚熏灼勘獄者皆往受成議顧獨不往會
下詔獄遂摘其疵誤出貳永州受檄決獄至兼旁郡
有部檄徵茅茶香草福計合藩所徵全數上疏請停
之至吉安承大猛後稍濟以寬制理繁錯不動聲氣
而條緒具舉獨不善事上官或以簿書相窘然卽所
治校之諸郡不啻兼之矣陳時政六事時議題之叅
政報至民兵數千人遮道泣送南陽宗藩軍校多不
戢鉅戶時斷亦無恙辭撫徠流徙復業者四千餘戶
本朝之治民也
卷二十一
修諸葛武侯廟及閱武場開招有加其去也以堯崇
名蓋郡人在言路者以私請弗諱故陰爲媒孽而其
藩人猶惋惜不少置乃自歎曰藩不負吾而郡負吾
賴幸有二三知己者尚存何言哉旣歸日與鄉大夫
士觴咏爲樂足不至公府手不操書札惟歲時以詩
寄興未病前一月猶然生平尚意氣故人潘郎中瑤
客死殮葬之其子昀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贅
之又置田廬於蘇居其寡孤趙知府禎沒又以次女
妻其子鏡弟祿早世葬北土者二十年亦歸附于祠
墓卽其娶卽不貳志後旌爲節婦事其兄光祿丞禎

謹嫂欲析居卽俯遜於外泣告於兄乃得歸然引
谷自責未書一以語人母喪廬於墓側者三年朝夕
泣奠孺慕不異於生存焉

李傑

李傑字世賢常熟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編修陞侍講二十二年充東宮講讀官秩
滿陞侍讀學士弘治初以宮僚恩陞左春坊左庶子
兼侍讀學士四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方修憲
廟實錄留館中校正書成乃行以憂去服闋改太常
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十三年陞南京禮部右

侍郎十五年改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正德元年充

孝廟實錄副總裁尋陞南京吏部尚書二年改禮
部尚書時逆瑾用事納旨府鎮國將軍袁棟等路欲
進封爲郡王傑與尚書張昇皆持不欲進封之意忤
瑾意遂令致仕瑾誅有旨起用竟以正德十二年
卒傑持已矜嚴待後進頗立崖岸晚以忤瑾而去士
論高之其所爲詩文亦溫厚可觀

劉杲

劉杲字世熙長洲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
主事轉刑部員外郎歷四川湖廣按察司僉事副使

貴州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尋乞
致仕進右副都御史歸正德八年十月卒於家杲所
至皆有聲其在湖廣朝廷用言官計括流民議遣戍
邊所在洵洵杲亟白當道驗其文引久近生業有無
以爲去留其恣肆者始按以法民心乃安爲布政入
覲時逆瑾有諸藩杲邀重賄杲獨斷斷不可人至今
稱之

王倬

王倬字用檢太倉州人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陰
縣以去主改餘干又改蘭谿於山陰多興滯補弊革

額外科取之陋政聲赫然餘干有爭田者積三十年
不決拘累千人比行視田指一大樹曰以此爲界二
家俱服有毆人實不死者其家匿被毆者以他屍誣
之累辨莫伸倬廉得匿所審使人捕至竟抵誣者罪
凡疑獄迎刃縷解未期月因圖爲空竊盜殺信豐尹
督兵討之賊據山爲險播石雨下莫敢進乃夜縱白
羊千頭於山下鼓譟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
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蘭谿
以積逋糧里繫監倬至一訊釋之在赦前者獨除餘
爲立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盜十餘輩夜戶無警素舞

又者皆欲跡弘治乙卯擢南京山西道御史首劾餘
司貪污者罷之又劾免尚書五人方面二十七人楊
太監者倚寵橫甚至簪繁進士劾罷之時北邊大警
詔以平江伯陳銳充總兵上言銳素非統御才必
債事已而果無功旋進貴州兵備副使承米魯福伯
亂後荒夷出沒爲患乃修城堡宣朝廷威福漢夷
畏愛土官阿偉素桀驁不受約束召之卽至使首警
服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親脫符
南蛇之亂生黎爲梗倖巡視多所俘獲贖還男女若
千人在州千家村尤猖獗屢聲言討之而師不出忽
乘其無備襲破之明日大戰又敗之斬獲其衆分三
大村爲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戶所自是黎人
不復及進雲南按察使廣東右布政使會征臨貴岩
克之餘賊匿山谷衆欲乘勢殲之倖不可以禍福論
其長悉來降事聞賜白金文綺改四川左布政盜起
蜀中通成都鎮守議焚附郭民居以絕賊倖曰是益
賊勢也乃勒軍列營以待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
郡羣疲於饋運在途多被擄掠癘疫死者相屬皆罷
之出庫銀糴米貯各倉量遠近給之民免轉輸軍無
缺乏總制彭澤令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

無所出倖命各鄉村馬俱入城避賊擄掠不數日
馬俱足又需熟糧四千石明日日中至督各市行分
運至軍中日猶未午彭大奇之旋進右副都御史巡
撫順天等府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奏請通州米十萬
石賑之以尚煩轉輸旦夕莫保乃許在邊官軍俸糧
預支兩月益以餼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糧給散饑氓
軍民兩利焉時虜射死叅將陳乾總兵太監合兵討
之屯馬蘭峪倖曰虜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
揮葉鳳率兵伏山下虜果毀東牆入伏發斬獲六十
餘級奪回男女千餘事聞勅獎有金帛之賜御史
劾指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倖曰未經督委何罪
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京兵部侍郎旋以七
十懇致仕不允及年七十二上疏乞歸許之給驛以
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至七十有五卒倖癯然儒者
而胸中富有經綸善因事爲功故所至有問在餘千
額外積六萬石廣東嚴庫藏出內復官銀八十餘萬
兩薊州修築邊牆四百里常道出彭蠡有漁者數輩
趨而前曰故吾餘千父母也爭獻魚酒倖爲各少受
之官四川餘冠多在入爲危之至境諸蠻相率迎
拜曰生我者公也護送出境賞與崖州各立牛祠以

祀居鄉以孝義稱親病躬視湯藥不解帶居喪三日水漿不入口與兄析烟念其子女多諶以已田半創立家廟割田千畝爲義莊授宗子世掌之吳中苦糧役往往破家人爭規避倖獨曰吾家多受國恩敢辭公役乃會族人糧多寡割田千畝分番應役無負租無繲繁凡故舊僚友下至戍卒役氓有告者必獲所濟逆瑾擅政凶殘熾灼或勸爲自全計倖曰死生禍福天也使我不因是毀其平生雖生奚爲其自立如此

沈林

沈林字村美長洲人少好學成化甲午舉鄉試辛丑

本朝分省

卷二一

十四

南直上

咸進士時方重內輕外或謂有倖門可得內除林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情而家教之樹藝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沈公吾父母也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爲禮林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林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觀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一見立決無所牽引入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費舍齊庖也庖器又增樂舞生

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懇無倦士手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仞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俟遷雲南奈政蜀寇藍廖倡亂所遇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攘林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聖節時逆瑾盜政內外官罔不恭謁林固不住瑾嫌之銓曹屢上政績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謁其行遇之途抗手而過至撫捨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傍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面而聞其名有素瑾爲免逮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惡禍不測現以肅見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爲計林曰無庸察官祿與縻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調米輸大同又輸沿途備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爲廣西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美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林一無所染凡修葺屏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杯尊之屬爲公府宴饗用時巡撫交章劾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算銅仁

本朝分省

卷二一

一五

南直上

烏羅等苗屢出劫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林曰不一而足且滋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爲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厓圍待險攻之蘭石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邇林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算陳家孟戾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衛以革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內境晏然初監廖二寇橫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剪之思奔逃隣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盡平有犄角之助焉癸酉聞父艱乞歸守制朝廷遣官論祭比

本月八月廿二日

十六

南星十一

服闋詔起巡撫山東初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卒春秋六十有九

周詔

周詔者長洲人也自少有氣節成化庚子登鄉試授嘉祥縣教諭九載考績入京時 睿宗方開府置屬遂與選爲伴讀選紀善詔以國事草創宜有典則以垂後世乃本祖訓及中庸九經之目爲書數千言以獻 睿皇嘉之尋以憂去賜予甚厚復仕加長史俸詔感知遇因事納忠言多切直 睿皇喜書君于懷

德及諸詩以賜之每見稱爲先生而不名詔懇請謝事不許乃以展墓乞歸其鄉及返國未至而 睿皇崩詔匍匐奔泣如喪考妣事 世宗在藩邸詔每進講經史 上爲之悚聽屢駕入京師還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將大用之居數月疾辭轉太常寺卿遂卒於官 上聞輒惜贈禮部右侍郎賜祭葬

沈杰

沈杰長洲人生而多病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曾無仕進意年二十始銳意經史學大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

之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一

一七

南星十一

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隨決杰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雖民始免墊溺饑歲民流作粥以飼老弱少壯給之行糧使歸畊且給之子粒牛具戶口日增鄰封有訟久不決者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雄府以憂不赴改授浙江衢州衢州多水田雨則溢晴則曠乃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魁星等閘民田得灌漑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做常平倉創歲饑減價以糶收成增價以糶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 宣聖有

嫡孫在衛傳於齊民杰始命復其家疏於朝得世襲五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坐崇飾先賢趙清獻祠爲政知所重皆類此事聞尋擢山西左叅政又逮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耶懼迎之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二千六百石言官有不協者因疏以老疾杰不辯第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卧不起居吳下十年年七十一卒

毛理

毛理字貞甫號礪菴吳縣人生而岐嶷不類羣兒選入邑庠時未冠也成化丁未成進士弘治庚戌授南

京工科給事中巨璫薄琮在留司橫甚設弄陷士類

一時臺諫多以罪去理摘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

竟下獄論死尚書秦紘鎮廣南與安遠侯柳景文構

中官譚景遠泰詔獄理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

旨景閑住而泰得致仕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爲已任而多泥於古剛愎任性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難理疏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則有餘在論思之地則不可言雖不用時論題之有御史以言事成荒謬者理言其母老可念請移近

地以廣皇上孝思又言餘官以言諫外不得同言官牽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上皆嘉納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爲戶科給事中擢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時舊疾復舉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中官出鎮怙惡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億困牽縱橫最爲民病理隨事處分不激不靡民得不敝而法亦畢舉屬吏非大過未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胥徒則盡法無所貸在藩三年以疾乞歸正德丙子以薦起鴻臚寺卿還南太僕有卿會逆濠叛首下九江攻安慶留京戒嚴尚書秦公集羣僚議所以攻守理言留京國家根本重地而安慶實留京屏蔽無安慶卽無留京矣賊起倉卒以我無備故直搗九江以窺江左當出其不意調集民兵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實形見人情懼擾事不可知喬公以爲然遂以便宜檄理督領酒和陽諸軍爲江表聲援理卽日出次泗上會罪人旣得中外解嚴復還領太僕尋擢南京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理以年及七十上疏辭不允改撫治郎陽再理前疏遂得致仕

王哲

王哲吳江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江西道監察御史福建清軍兼理鹽法時有以同姓被誣爲戍卒者百餘家淹禁累年一訊卽辯其枉出之軍籍又多隱漏設法清理歲以千計所領鹽法課又最於他御史十年出按廣東時劇賊陳光等流劫新會東莞二縣哲畫策不旬月平之南海縣十三村負固賊爲亂鎮巡議屠之哲曰村戶不下萬餘豈無一良善者乎至石俱笑吾不忍也乃輕騎率廣州知府詣其巢諭以禍福亘許自新其父老感泣曰巡按公活我卽解散從今又每村立土里長以約束之旣而以外艱歸民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一 壬 南直一

民爲之語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七哲太平無休歇十六年陞山東副使守備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貢者私市鹽事覺哲謂不治則廢法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於官仍給其直與之時逆瑾初橫中貴人有逆瑾斥南京者道死臨清乃置棺埋之人爲之危不卹也正德三年改任本省參政尋遷廣東按察使未幾遷南京右僉都御史領操江事上言操軍脆弱異日有警必不能支其後流賊弄兵江上果如所慮五年有江西之命再改巡撫忤宸濠中毒乞歸猶日以江西爲念逾年吏部奏將起用以病卒壽五十有七坐平孝友樂於周恤於書無所不讀尤熟於史卒之日貧無以殮至今子孫窘乏無產業人益服其廉介所著有好奇集十卷

張琮

張琮吳縣人幼知學奮勵舉于業舉東來日記誦詩讀書閱禮咸有程限日學非過目成誦之爲奇而爲之不厭者終有得也由是肆力羣書以至字法春秋綱目無不究心登弘治庚戌進士初主事都水分局清江水藥自矢秋滿調儀制尋陟員外郎中方孝

廟不豫命先朝賀 東宮 親王如故琮執議不可
安有罷賀 聖上而獨賀 親王者占城請封或曰
宜罷琮言占城稱臣受封自 祖宗來已然無故罷
之何以臣服夷邦而示大信乎悉如琮言正德二年
陞陝西參政以憂去五年忤瑾誦知濟寧濟寧南北
之衝也日費錢二萬餘琮力裁省什之六七聲譽翕
然達於京府俄遷山東道監察御史父老遮道泣留
及按甘肅安化初平人心洵洵琮正法令廣恩威舉
賢能劾不職歷邊圉定首虜取虜刃視而擲諸地曰
爾刀止若此乎不及南方者遠矣虜皆縮項駭顧呼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一 三二 南直七

德襄陽芒部諸妖逆等數十族三年遷民南京工部
俄改南刑五年陞南京右都御史屢盛是懼執法益
嚴操已益步維員百度風紀聿修磨考察之柄則曰
進退人材 朝廷大事也敢不祗承先正謂恩歸於
已德將誰歸是故覈別必公去留必當人心胥服以
疾致仕壽六十有八
吳一鵬
吳一鵬字南夫號白樓長洲人自少端重穎秀成化
丙午領鄉薦卽遭內艱廬於墓次弘治癸丑登進士
選庶吉士乙卯除編修預修會典及教內監戶部尚
書周經被議去位疏請留之人建其直已未分校禮
闈尋丁外艱服闋復除編修纂修王際正德時逆瑾
盜政朝士見者多屈膝一鵬長揖而已瑾對之未有
以容也已巳 孝廟實錄成吏部奏例當進秩進
以未習吏事爲名而以一鵬爲南京刑部員外卽卽
又明習吏事書獄詞若老吏出入罪咸稱允當再遷
祠祭郎瑾敗復侍講經筵如故癸酉主順天鄉試有
施策問中語謂議時宰者出爲南京國子監祭酒積
饌金易民居爲學官寓舍經史多缺板亟補完之未
幾轉南京太常寺卿丙子雷變甚上言天人感應之

理辭甚剴切

世宗登極入賀上言祖宗付託之重

生民憔悴之極宜修德勤政以答天下之望入爲禮

部右侍郎尋轉左署掌部事奉勅馳詣湖南改題

恭穆獻皇帝神主奉迎來京一鵬念與中貴勲戚

同事恐其下不戢乃上疏曰今歲涿州抵安陸災傷

重大民不聊生所宜節省以聽民力隨行儉從或挾

聲勢凌轅有司爲害者請預禁約上善其言而戒

飭之事竣有白金文綺之賜給事中陳洸已外補食

事仍冒舊銜上疏欲假大禮以希留用一鵬劾洸無

耻竟以罪罷去修武廟實錄充副總裁乙酉史成

本朝分省八考卷二十一

進禮部尚書是冬乞假歸吳中省墓還疏言途中往

來見江南亢旱淮北大水乞遣官體勘或蠲其稅或

貸之粟河道湮塞乞下詔訪求或濬故道或開別

支上嘉納之時岷藩與襄陽庶人俱乞復王爵序

班錢撫寧訓導王玠以考察去官援嘗議大禮奏乞

復官而禮左侍桂夢曲爲之請一鵬堅持不聽明年

桂改吏侍遂挾前憾與同官比謀奏加太子太保改

南京吏部尚書再疏乞歸得命歸則於所居之西創

崇正書院以奉先聖先賢象里中髦士肄習其中割

田百畝供膏火之費約諸鄉老月一會爲文字之飲

應然有落社之風焉子孝已丑進士改庶吉士文卓
志節夙出人表後與相嵩子忤出之湖廣恭謹旋免
歸

盛應期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也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
都水主事嘗濟寧聞令行者艦相銜尾以進無得爭
先吳公寬以少宰召猶爲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
吳甚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欽服挾私者輒
沒入之時太監李廣嬖用事諸中貴羣怨於廣廣固
銜之而廣之家人私市鹽數十艘聞其嚴悉投之水

本朝分省八考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二十五

南直上

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阻薦時物船以闕宗
廟禮大不敬詔逮獄謫雲南安寧驛丞遷知雲南祿
豐縣古錄瑋地也烏爨蠻所居俗獷悍習盜不鄙夷
其民教以禮法而弛捕盜之禁盜咸首伏化爲良民
陞順慶通判主糧賦稍通撫伏宿蠹盡革父喪歸陞
武昌同知服除陞雲南僉事分巡金滄洱海景東知
府土官也父子信讓至相仇殺乃縛其讒人置之重
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鎮守太監梁裕貪虐無厭乃
與御史張璞副使梟必登共禁制之裕誣奏俱逮下
制張張梟杖死諸大臣及言官連章申救會乾清宮

災故出尋陸河南按察使轉陝西左布政鎮守監廖
鑾漁奪民財侵盜官帑奸賄狼藉有司脇息莫敢問
以法剪其羽翼廖不憚思中傷之機督造紙扇貨且
鉅萬按籍知廖前侵費數萬不以上供乃持數以示
廖將奏之廖惶恐跪謝遂不復造 武皇帝將蹕榆
林衆海海議加賦以備供億持不可請于正賦內以
丁糧爲差出米銀若干聽準來歲賦入之數比至供
億全湧取辦俄頃晏然民不知勞屢從諸伴氣焰薰
炙撫臣重臣無敢吐氣獨嚴整不爲備請來皆裁以
法時司徒李在行問數曰承勛曰謂男子乃今知不
本朝公行考 卷二一 三六 南唐書

撫四川時高文休數寇蜀而高文義亦好焚掠
爲亂皆討平之捷聞廣書奏於時以銀幣丁總兵憂
歸 世宗馭極起爲江西巡撫江西當濠亂之發嚴
饑民窮寇盜充斥而鄱湖尤爲盜藪多屬漁民以爲
鄉導乃編號驗其出入而調遣官軍防邏之立固保
之法使互相覺察盜無所容一時遊散於是輒徧賦
議賑貧免雜調緡錢者數十萬歲連稔漕運充溢
繼上時留都方既得以濟其乏而儲以待不時者又
百餘萬大司農以能裨國計奏上特賜羊酒幣帛勞

之且以激示諸方岳陸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前任者多逼土官僞調號令廢弛蠻寇竊發
比至大閱軍實鈎稽簡料凡中貴及總戎私役者悉
勒歸伍且撤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謂遺寇孽關
白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讒構矣劇賊卒文積爲亂察
兵許捕斬獲千五百餘級劉召據思恩以叛討破之
俘斬千餘召赴火死初二府蓄憾騰謗於當道官道
者欲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
權也遂乞職致仕會河決徐沛司懷清渠進右都御
史總理河道辭不允而大司空議於昭陽以東接沙
本朝公行考 卷二一 三七 南唐書

河別開支渠而黃緯寔輯各陳便宜俱下治河陞者
乃與所司履行其地相度所開延袤百四十里圖上
形勢又與監撫浚者及諸長吏謀既協乃疏言河之
爲患與江異者由地夾行無所滙故弘治前分爲三
其二由汴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汴以北東
至兗又分而二一出沛之飛雲一入徐浮橋以入清
渠會淮入海今獨以一徐受之奔溢趨沛橫流爲害
夫爲河計者有四曰疏者決上游殺之也濬者順其
故道也築者築堤以障之也改則別爲道而不與之
爭也奏下如議於是分地賦任程事發功甫四月計

可成八九會讒間大作有 詔罷役而謝任歸矣時
大司徒大司寇交疏爭之不得功垂就而廢成倖情
焉

沈 煮

沈煮字良德別號東溪長洲人也少穎異與兄方伯
公杰自相師友並有聲庠序間成化丙午薦南畿弘
治癸丑擢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試文優等館
閣大老咸器重之除國史編修教內書館嚴而善誨
癸亥校正本草命爲總裁始就局聞金人欲假以倖
進卽上疏力辭人稱其有執乙丑修 孝廟實錄充

本朝分卷人物考

卷二十一

二八

南直士

纂修官已未封安南王 命爲正使據經執禮凡餽
遺悉不受交人尤憚服焉使還滿三考陞侍講充經
筵講官已巳實錄成 賜白金文綺陞右春坊右諭
德丁內艱起復忽違疾乞歸疏再上乃得請竟不起
年六十四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也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
枝生爲人好跣跣嬉游不矜容檢嘗傳粉黛從優伶
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墓之多資金游允明甚洽弘
治壬子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熱允明

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聲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
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
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捐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
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
所蓄易置得初值什一二耳當其窘時艱者持少錢

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
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日昨蒼
頭言始識不市而忘弊之僕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
量所受囊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
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多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
詈者至接踵怡然弗問所著祝子通祝子雜罪知贊
衣浮物野記語怪蘇材小纂與寧志各詩文數百卷
卒年六十七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也希周以弘治丙辰狀元及
第除官翰林修撰壬戌同考會試明年以纂修會典
功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中遭逆瑾禍虐褫制詞僚
以不屈從奪官一級爲修撰是後預修資治通鑑纂
要修 孝廟實錄書成役官如故兼賜御製蟠龍詩
軸暨白金彩幣有差庚午主應天鄉試明年以憂歸

徘徊翰署艱虞半之丙子陞侍讀學士清理武職貼黃丁丑充廷試讀卷官已卯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尋改禮部復轉左侍郎乙酉陞南京吏部尚書當丁亥考察娼妓者譖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爲私希周乃力辯其簡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稱疾東歸勅有司給人夫廩米比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目入其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若崑山

卷二十一

三

南直上

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欽一有爲則曰恐玉峯先生知玉峯蓋別號也田廬閭閻事一不置念老隱陽山幾三十載本嘗一日去書不觀所著詩文評史論議總若干卷其陽山大石賦一篇尤爲吳人所傳馳車當路踞起者前後幾三十人處之澹如也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謚名願無以文爲謚脫犯吾父之諱忘魄何安蓋其父諱文始云

蔣欽

蔣欽字子脩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選授南京御史

時逆瑾擅權亂政偕同官十三人上疏方夜屬草燈下聞匡篋間鬼聲戢戢欽念此疏一上定撥奇禍彼鳴者將非我先人之靈念惡後亂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儻是吾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欽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巧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皆延醫飲藥欽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哀之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五年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歷其子流入監嘉靖十八年巡按陳惠以祭葬請特命給之

卷二十一

三

南直上

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蘇州吳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陝西西安府知府擢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天津兵備時叛賊劉六等聚衆轉劫天祥嚴號令設卒守要害獲渠魁及其黨七十餘人加俸一級尋進太僕少卿仍理兵備事以賊衆兵少奏上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祥與之夾攻倭斬甚衆由是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兼督軍務洞苗亂天祥調漢土官兵分哨進剿

遂破諸寨擒斬凡六千餘級捷聞賜璽書獎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召還理院事以虜寇宣大用廷推往督軍務至則虜已遁矣已而進左副都御史以虜寇延綏又奉命提督三邊軍務虜亦遁賜蟒衣加俸二級又奉命理閩浙鹽道經吳江卒於家天祥警敏有才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

顧鼎臣

顧鼎臣字九和號未齋崑山人也舉弘治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未幾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再轉春坊諭德歷十餘歲世宗卽位首被知遇簡

入朝

卷二十一

三三二

南監上

侍經筵日講進學士上懋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經史因進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上注聽嘉悅諭輔臣曰鼎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上遇親瀝宸翰自註釋心箴又注視聽言動四箴及製敬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立碑鐫刻五箴以示學者寔鼎臣之講心箴啓之也上又曰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文法實爲親切今鼎臣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爲務學求治之助復處詞訓繁多命撰次節略以進舊例每寒月免講上以洪範奉終篇乃不輟講詔

兇常恭專直講讀上奉先聖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室而數御西室召鼎臣等十臣令敷奏經義鼎臣撰中庸首章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之極不可安於小康上稱善上於西苑作無逸殿成命鼎臣生講周書無逸篇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賜一品金織仙鶴衣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推廷臣莫不動色悚歎謹上寵異儒臣如此自是晉吏部侍郎拜禮部尚書俱掌詹事府事兩被旨教庶吉士於翰林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鼎臣始雖職在文翰數奉召對預審議簡在聖心既久執政有不樂者數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以太子太保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春過瀋陽被賜宸翰經籍銀幣玉帶麟蟒飛魚之服不可悉紀己亥二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車駕將幸承天勅居守京師鼎臣條奏軍國重計七事上悉從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緯首選上曰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鼎臣翌朝皇儲持罕綱維京師肅然以取下過嚴致有煩言再疏乞休荷溫旨慰留明年感疾久不瘳上屢遣中官齊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牲牷諸物疾革陳遣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一

三三三

南監上

疏勸 上親賢圖治願養聖躬詞誠懇篤降詔褒答而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軫悼賜祭葬如制贈太保謚文康遣行人護喪還鼎臣傑特有大志留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採用嘗詣訪求曾子之後以本其祀大同軍變請誅止梟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多矣木災踈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恤而生長東南見財賦日蠹民力日屈則三舉奏焉晚歲履政府將大有爲然僅二載卒於位時論惜之

周倫

周倫崑山人弘治癸未進士初授新安知縣選爲監察御史以建言忤逆瑾罰米二百石輪邊瑾誅復原職歷陞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書召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改南京刑部致仕嘉靖二十一年卒於家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康僖

人物考卷之二十二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五

周用

陸鰲

魏校

陳察

周廣

陸完

文璧

唐寅

桑悅

張靈

朱存理

沈周

徐禎卿

錢同愛

陳泰

方鵬

邢參

方鳳

吳山

吳巖

柴奇

王鑒

周鳳鳴

查應兆

都穆

顧夢圭

王積

朱統

沈漢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二

南直隸蘇州府五

周用

周用字行之吳江縣人自幼穎悟年十四去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辛酉舉於鄉第三明年壬戌登進士拜行人奉使諭祭楚藩凡王所贈遺悉辭不受還南京兵科給事中丁父憂服除改禮科給事中又乞南於是復得南京兵科正德間西僧言西番有復生大寶法王解知未來遣中官往迎上章力詆其誣願毋輕信崇以生民姦辭甚切直人多危之竟得旨不加罪時中貴人用事黷陟多從中制於是尚書劉愷以下凡任數人言官周經輩任外皆不辭選部又鎮守江西中貴人黎安非法致人以死中外皆無敢言者獨前後抗疏請罷愷等還經等以公用舍罪黎安以正法令天下快其論而賢用敢言還廣東左叅議番禺盜羣起撫臣調土兵兼官軍分六會合攻以用領龍門哨征藍囊諸寨與武臣分哨並進直抵藍囊擒斬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事聞朝議以級沒其功不賞實以前效言故當是時同事者誅戮或不辯渠醜用獨矜之嚴其河

疑者悉縱之是舉也蓋其功雖不蒙賞於朝而仁義之舉因是籍籍嘉靖改元陞浙江按察副使會丁母憂服除起爲山東副使備兵於臨清爲建設賞格令同盜者相首卽不復罪其罪盜自相疑畏不復相聚境內以寧遷福建按察使閩素多訟推鞠平恕獄無繫囚亦無冤民中貴人鎮守市舶臨於福州其日所給食責之驛館館人苦於剝奪膏感額不能應乃倒創其數公私稱便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民饑死者相籍至有相食者用職當清茂無分守之責然不忍坐視民之饑而死也毅然白於撫巡請自往活之故事賑饑多里戶據報報多偽饑者多不被賑用不以屬人躬循野間戶貼賑濟字令民自膏以來遂以內帑所發銀及措置米物戶給之絕無遲留民溥獲實惠所活甚衆已而車從所駐雨輒隨注麥爲秀登民大賴之有忝政守汝南以養病故訟牒紛積獄繫日繁民病之乃代爲分守卽先命有司盡釋其所繫以俟至則昧爽視事日獄數十輩心力過勤耳爲之不聞而雨陽滯政俱次第頓舉矣八年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軍務移檄所屬曰當知不得已而用兵尤當知不得已而爲盜惟廉臬諸司之綱之紀抑

郡邑長吏有守有爲源潔則流自清民安而盜自弭矣其言惻怛由衷莫不悚服有巨盜數輩阻山橫行初久不能獲廉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以利害結以信義因以賞誘之遂奉成算俘斬來獻蓋不血寸兵不費束芻而賊亂蠲除民得安畊人以爲莫大之功初橋廠推稅太重商皆避之他處軍餉不給乃爲調停其輕重著之例商復趨之至今貽其利焉贛豪室多隱其田額以其虛稅寬之貧者命履畝計丈數之盡革其私賦役以均流亡盡復召還理院事十年陞吏部右侍郎十一年轉左先署掌部事者四尚書汪鏊舉用失富嫁其罪於用十三年調南京刑部右侍郎處之裕如不自辯亦不以介意十四年陞南京右都御史律已甚嚴門無私謁上疏乞趨廢其所推轂咸炳炳傑出海內有聲者兼操江兵亦以方略平太倉海寇而一方陰蒙寢兵之福十七年陞南京工部尚書慈聖太后梓官南耐顯陵自京師直抵承天上下江淮聖念殊切用殫思勞力督治巨艦以奉安之梓宮類安履無虞成聖天子至孝而竟不一自伐工部物直往往以賄商賂先物未入而給吏緣爲奸乃爲立定式以覆之宿弊盡去常修都城按籍

陸 鰲

陸鰲字鎮卿吳江人少從父役於京師遭家坎壈世業日湮弘治乙卯順天鄉試壬戌第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廉勤明允人以不究知府雅不善視同僚顧獨相信愛焉事必相可否然後行會給事中御史使楚徵閱錢穀施州施州民雜夷獠不可責以法曰茲非有官守者之事乎即以往刻絕宿弊猶日治其滯訟此去軍民咸以爲此公於我有恩攝府事一年幾無留牘歲當慮囚卽市曹白巡按御史爲之停刑者六人具得申雪累以上官命決疑獄諸郡三年

公朝分符公初考

卷二十二

五

陸

以程工而人不取懈事然益堅改南京刑部尚書九廟災坐自劾免嗾養者五年御史交劾論薦二十二年起爲工部尚書督河政疏請修溝洫以防河決其事凡五皆不易之規給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二十三年改督漕運本年尋入爲左都御史每御史按畿省輒誡天下刑獄濫極宜悉心推詳長吏貪墨首先劾去民斯得所矣例考察京朝官乃合諸御史詳稽各曹賢不肖狀手自籍記彙騰其等以丹墨第別之所黜惟太甚不務苛碎然用至親乃亦在黜中天下以此翕然稱公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拜寶鑑上

公朝分符公初考

卷二十二

四

陸

陸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百步洪省夫役錢築石隄以便引船凡幾千丈正德間逆瑾專橫政特苛黷同年給事中按事淮安府事訖而返道及於徐自經於舟中知府誣鰲知其由以自解徐曰事固不可以爲爲也不爲辯事聞驗之卒無實尋改福建進御史督京師東路盜賊明年巡山海關遂劾巡撫都御史之不職者因疏籌邊三事悉見採納繼陳六事不報巡按河南鎮守太監王基至戒其下曰陸御史來矣旣至奪宣武等衛屯田爲勢家所據者六千餘頃給諸貧軍歲增糧四萬石正德六年以來北方流賊所在

盡起有司得所歸從輒坐以死而犯者益衆盡釋之
仍令官府勿聽以他事相政許者於是人情大安奏
釋各府滯獄百數人辯死刑之誣者六十人明年擢
知溫州府始至民多訟釐曰所以致訟者由求簡訟
之速爾夫長民者一切不問民則何以輸其情乃登
夜聽斷不爲懈某月視始至殆損訟牒什六七歸辯
者稍稍就田畝吏俛首受成無所緣以爲姦乃廣學
舍爲諸生講解程課試藝於鹿城書院第以高下彬
形成材台處寧紹歲饑流亡集府境內爲給粥仰以
活者無慮千數裁省無名冗費民困大紓溫州瀕海
六司八省金匱才 卷二十二 一八 四庫全書

言官論其事方行縣卽日歸吳江巡按御史數使人
輒還歎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竟不可滙繫早孤
羈旅於京師奮志學問一時所與交游皆以文章知
名往往先後登顯仕故起家郎署至方面其資於師
友者爲多性坦易不立崖岸復慷慨重節義歎歷中
外二十年足迹不一及權門其爲推官時有李都御
史謫成邊路出荊州時禁方嚴與李無一面就逆旅
慰籍備至遺之俸二十金以行其在河南奏祠正德
間死事上蔡知縣霍恩等五人溫州江心寺故有宋
文山洞歲久而圯葺而擴之居常每以中憲不及祿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二 七 四庫全書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每訊重囚齋居默念務期得情
會審監刑衆皆采衣卽事事畢宴飲爲樂校慘然潛

服是日不飲酒食肉時隨官劉達禮權其黨劉瑯守
備南京倚勢作威臺省官望塵奔謁校獨不往瑯復
夷視法司或時判狀至莫有抗者惟校直行已志京
邑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富貴誣以奸狀瑯陰
爲之地必欲實元於死屬校試之竟白其枉瑯亦莫
敢誰何暇則與余子積夏敦夫王純甫講明聖賢之
學正德九年 召爲兵部職方郎方江彬握重兵居
大內而寧藩亦有反謀校遂移疾家居辛巳 世廟
初服起爲廣東提學副使力以師道爲已任崇德行
略文詞毀淫祠興社學禁火化厚人倫厥功爲多尋

人
卷二二

北唐書

憂居復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七年陞太常寺少
卿轉大理寺右少卿八年國子監祭酒缺以提督四
夷館太常寺卿掌監事本年致仕校性孝友每風興
卽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晤語無恙乃卽安或疾則
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毋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
側平生篤志聖人真猶饑渴之於飲食其學主於立
本研幾始博而終約者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謚
恭簡

陳 察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初母夢十間氣下傳體弱而視

股有赤文曰鳳已遂娠生巽然莊甚動止有矩舉弘
治中進士司理南昌拜監察御史正德初中貴人瑾
擅權率同列論之罰輸粟邊百五十石瑾敗而彬寧
燭益甚力爭不得請乞養歸幾十年以薦起卽疏言
位號所以繫天下望何妄有貶損系以大將軍名不
正則分何以定王者高拱清穆動止何可輕皇格方
蹕西北又議南狩寧可驅馳道路犯霜露耶已奉命
按雲南聞將親討叛濠抗言濠不過陸梁彭蠡間發
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奈何屈萬乘尊尊吏士任且
上出而京師空卽不此憂虜獨不憂蕭牆內耶

人
卷二二

九

南唐書

上不憚奪一歲俸出按滇滇中別產銀中貴請縣官
場而權之下直指議察持不可曰此兵端也且用事
者觀其利余觀其害而從吏之不可竟罷議金齒帥
沐崧挾中貴人越而嚙劾治如律復以皇嗣未廣乞
於宗室中簡自 聖心以預教育時輔弼大臣不敢
言而察以小官首發大議人尤異之 肅皇帝立還
自滇上書陳君德興革利弊復出按蜀說上罷蜀鎮
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相啗次骨
議格不下會丁內艱歸服除再入爲御史時壬人王
邦奇緣 上意誣大學士費宏給事楊言遂札邦奇

上怒謂爲大臣遊說詔置獄訊備五毒察大呼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於地下衆錯愕引避而上連目攝察不爲動退卽具草備數王邦奇之奸上乃寬楊言獄察守御史臺又同列屢起大位幾徧始選太僕少卿垂拜復辭且薦人以代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薦代人坐請潮屬邑校官某年移信州倅距倅南昌時可三十歲矣已進浙江按察僉事轉副使踰年而遷按察使晉左右轄入爲光祿正卿以僉都御史撫南贛至則申明王文成約定甲保繕要衝勤習技射密授之捕鹵盜賊盜相戒遠遁久之則陳

全朝分有人物考

卷二十二

十

南唐書

周廣

周廣字充之別號玉巖世居崑山生而英邁迥異羣兒長舉弘治間進士觀政兵曹覲大司馬東山劉公道道而行卽砥礪名節不諂流俗既授知莆田道出閩者例謁鎮守時率行重賄廣徒手無貲言動端凝廉正自束兼以宓子賤爲師日禮耆儒用資啓沃周爰詢謀下及庶民莆中利病罔不聞悉諸所興革咸厭人心方及期月母卒於官貧無棺殮驚內銀釧始

克昇歸以葬服闋改知吉水政益詳敏時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寧都抵新淦抄掠永豐勢甚猖獗吉水丞簿欲奔竄士民洶洶亦無固志廣面加叱責要盟神祠衆志始定戮力禦賊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完厥後藩臬上功督府不及廣廣亦漠然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倭倖錢寧居中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積行江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廣抗疏四事一斥喇嘛僧僧宜屏四裔以禦魍魎二遣伶人曉王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宦

本朝分有人物考

卷二十二

十一

南唐書

堅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千僭擬東官之罪擺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寧大怒幸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承寧陰使以客欲進刺之乃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道流衣誦觀音經枵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莽無館舍寓居佛宮間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陸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進番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其名或以奇貨爲獻峻爲拒絕使益敬憚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經絡道路肆行征求每經建昌輒加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

吏部擬擢憲職寧內構陷批根往事復請行案驛丞行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寄止乃諍茅爲屋依山面沅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崗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辛巳世廟卽位首舉還道詔復御史尋陞江西按察僉事至則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覲數百歸之宗令市其菴業士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綜理學政躬自爲範誨人務明義利及其校藝必恭德行時天子勵精圖治凡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聖書褒嘉通天下止十三人廣興焉嘉靖乙酉陞福建公劉分省人物考卷二二

陸完

陸完長洲人補郡學生巨闕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勢張甚過蘇每延曳諸生諸生競擊敬幾斃他走後列諸生名上聞完與焉事下兩臺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後完成弘治中進士面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名曰是故擊問人者耶擢御史完爲御史果彈擊不遂卓有聲累遷至兵部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嘯聚羣盜寇掠山東諸郡靡廣不可遏稍至畿甸縱橫殆遍時都御史馬中錫兵潰劾詔完討焉完建大將旗鼓秣馬辱食晝夜馳至臨清調集守邊更士射伏飛騎四出掩之屢出皆捷在河南則御史彭澤在淮則張縉或犄之或角之賊既敗竄復散逸楚晉之郊無在不警雖新捕幾盡頃之復集侯間則突至

破城邑劫主藏殘掠自如乃廣間諜遠斥候跡其所
向以兵隨之勢始大盛奔而南完追之至真州賊於
江乘艦上下諸屯皆自衛無敢出及兵大合掠無所
得乃之通州狼山謀遁入海值大風作顛覆者半遂
合衆圍之賊故不便水而狼山又四面懸絕卒就殲
焉計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萬五千有奇完
乃焚師進位聚宰後以逆濠事起追論完在司馬時
濠請護衛兵完持兩端無大臣節減死論成猶以功
贖也竟卒泉州初完嘗夢至一山曰大武乃其死所
也事固已冥定矣

文壁

文壁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初蜀人徙廬陵再
徙衡山後有贊吳者遂爲吳人父林爲溫州守八九
歲時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
兒幸晚成無害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
千言爲邑諸生十六而溫州公宦於滁以病歿郡
察合數百金爲聘徵明因謝不受曰不欲以生汙逆
者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吳
少宰寬於書師李太僕應視於畫師沈山人周咸自
愧歎以爲不如人俞中丞諫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若

朝夕耶曰朝夕饘粥可具俞公故指其藍衣而曰故
至此乎佯爲不悟者曰兩敵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
遺金事久之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浮爲慕貽書
及金幣聘爲使者及門病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
無所報或謂朱邸虛左而待若不能効枚叔長卿曳
裾樂耶徵明笑而不荅亡何寧竟以反敗時中丞李
克嗣燕吳中薦之於朝徵明亦以諸生久次當貢至
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後翰林待詔翰林楊慎
黃佐吏部薛蕙咸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徵明爲幸大
司寇林俊尤重之間日輒爲具曰坐何可無此君也
爲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餽幣所得慰賜甚厚
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不報又一年當滿考
追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亞相張璁溫州公
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或諷徵明主之而上相楊公
以召入徵明兒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
我友耶而後見我徵明毅然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
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
先君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三上疏得致
仕歸杜門不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屢當
滿然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蒼者駭

竟日不倦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駟富商賈人珍寶
填溢不能博一赫蹏而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還
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周王以古鼎古鏡徵
王以金寶饒他珍貨直數百鎰贊使者曰王無求於
先生慕先生耳盍一啓封微明遜謝曰王賜也啓之
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其里而拜
以不得見爲恨然多以重價購之於所與從游者以
故書畫遍海內外而環吳之里潤澤於微明之手筆
者幾四十年其爲詩誦傳情而發媚秀妍雅出入柳
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二

十六

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孫章海岳抵掌彈
脫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太傅室
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里之趣吳
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嘗授陳道復書
而陸儀部師道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道者王吏部
穀祥王太學龍秀才彭年周天球而二子彭嘉亦名
能精其業時輿談權執文品水石記者舊故事焚香
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相與候迎湖山間
以得一幸爲快維禰子亦習知其名氏至市井間趨
趨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生平無二色

足無狹邪履食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已至九十猶
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爲異代人已未
爲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儻然若晚者諸
生奔訃上事臺使者祀於學官所著有甫田集行世

唐寅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少奇穎不逐時尚或謂之曰子
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禍縻燒
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則取舍奈何子畏
曰諾墮戶絕交取所治毛氏詩與四書傳註繕討密
研明年戊午遂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業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二

十六

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弗就寅材高少
嗜聲色旣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
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清狂不慧以免卒
年五十四寅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聯輿尤絕始
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於風入之
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
晚歟心佛氏自號六如治園舍北桃花塢日殷飲其
中客來便同飲去不問醉便頻寢以受晝於時作詔
極賦以自見嘗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桑悅

桑悅字民懌蘇州人也家貧無所蓄書從肆中竊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並軻自况原遷而下勿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嘆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董玘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廼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至卽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閣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

卷二十二

十八

南唐書

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先輩誤悅心之曰公謂悅爲逐祿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悅曰生試更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嘗觀悅以他項悅詰謝濬曰他項美何如生固甘之不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他項何如草具哉悅名在乙榜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勿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吏觀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史悅今安

在豈有恙乎長史素憾悅曰悅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雨淫傳舍且圯顧妻子亡還何從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卽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子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奈何以而皮恐憚寥廓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有謂明公不能容悅者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

卷二十二

十九

南唐書

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便得坐卽移所便坐御史前御史召問謂曰匡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衡敢望卽衡在亦解願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鞵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張靈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食簞作業間闢至靈始讀
書好交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
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
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者寅嘗擬遊武
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
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春不
啓方入醉鄉又爲相擾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
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買飲
於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舉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三

南唐書

固不能詩而拙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
上賈與之食嘆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
會登高能賦又曰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子厚也
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笑曰丐者
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朴握伊尼
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握鬼也
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賈靈卽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
命童子易維籬陰下今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贊
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
絕初靈與寅俱爲郡學生傳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

晉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
日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
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
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弃豈無雄經之用
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
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
得更卿繫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朱存理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嗜學亦工篆籀不爲章句
而於書無不通故時多長者遊持風素以雅道自貴
六朝小省人物考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三

南唐書

居常無他過從惟閩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
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歷臺經諸史下遺釋官小說
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
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躡古人尤精楷法
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性閒慢持人無鈎距晚歲
書酒婆娑益事閒曠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
於尺璧以其人也成弘間存理暨朱堯氏凱皆博學
高隱名奕奕望於邵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稱之
曰兩朱先生云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錄名
物篇言珊瑚集野航漫錄鶴峯隨錄總數百卷

沈周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長洲人精於繪畫自墳索以及百氏雜家言無所不窺而尤精於畫追踪晉唐名家宋以下弗論也性至孝母近百齡孺慕者終其身如一日每與一隣姬故相離也而哭於簾攸母念不置延之母室旦夕共起居養色養無方先意而將順者類此家無美積而好赴人之急病與之藥湯與之棺殯尾流離輒捐貲賑之途中嘗拾還金而中著失者姓名徧訪其人還之願分金爲謝夷然不顧也曰是何足爲乃公德乎嘗以重直購一書陳之齋閣一日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一

三

王

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曰答何問也客曰

幸無詫書吾書也失之久矣某巷某葉嘗書記某事

或者猶存乎發而視之果信卽全而歸之終不言告

者姓氏亦不復唯責其人壯且老矣通聲匿迹惟懼

不深巡撫王公恕彭公禮強致之幕下終以母老謝

歸後有曹太守者新構一室欲藻繪其楹壁也羅致

諸畫史有侮之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遂往覓

工卒先他人或曰謁貴游可以免曰往役義也求免

貴游不再辱乎無何而曹人覲西涯李相國吳少宰

銓曹王公俱致問曰沈先生無恙否曹愕不知對吳

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乃退說吏卒抵吳未至郡齋先詣沈比見折節爲恭索田家飯飯之而去周至郡一投謁爲謝卒亦不滿伏庭階也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吳人也貌侵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弗論也舉遂士與北地李夢陽遊李方以文雄海內見禎卿所爲文異之由是得相友善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怪揚雄反騷作反反騷初授大理寺副非其好也上書乞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二

王

四

改國子監博士好養生習攝形化氣之術久之病死

京師吳之文自禎卿始變而爲六代所著有文集六

卷談藝錄一卷新情籍一卷子伯虬亦以能詩名

錢同愛

錢同愛字孔周號野亭長洲人爲邑諸生好奇負異其所友必勝已者苟不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卹也家世溫厚室廬觀深嘉不秀野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消座含醺賦詩負軒而歌逸然高奇不知古人何如也爲文奇崛深奧讀之不能句然思玄語灑足自成家而尺牘尤入佳境

一行數語矢口信筆文意變然如出硃鍊化人沈思
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名自奮稍歛鋒鏑以就
文場矩矱而六試不售遂自免歸晚益放情於文酒
矣

陳鑒

陳鑒字子兼吳縣人舉進士爲工部虞衡主事累遷
都水司郎中擢四川督學僉事轉湖廣右叅議河南
按察副使以御史孫昭論調歸里中積數載起家補
雲南遷四川右叅政歷按察使右布政使一旦移疾
致其事歸又數載乃卒年七十鑒爲人坦洞不設城
本朝分省人第才

卷二十二

三

三

府寬然長者而中甚耿介其始自工部權江陵徙再
起娶妾滇蜀皆天下饒地而晚不能具中人產構一
堂廣袤僅尋丈而扁之曰已寬善八法精行草其於
榜署書尤妙所撰詩文亦灑灑顧不肯注思曰使吾
以是見役何異拮据索贖乎葛布短屐獨游山水間
客召之飲卽飲飲少卽憑几而睡不復問孰主也其
任真類是

方鵬

方鵬字時舉崑山人舉正德戊辰進士歷任南京禮
部主事刑部員外郎郎中尋改南京職方聞逆藩之

父兼程赴難適車駕南巡備嘗艱苦調南京文選充
舉其職會天子方追崇大禮朝士自卿相而下靡
不欲考孝宗皇帝而別崇興獻王如宋濮王故事
進士張璠獨請考興獻王而稱孝宗皇伯考尚書

廖紀時於後堂見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衆莫
對鵬獨曰寔宜反之心而已廖曰善語稍稍聞外於
是給事御史爭以他事論鵬而鵬用積次遷浙江
右叅議行部有聲然念言者且見侵因移疾歸而亡
何璠所持議大伸既廖由田間起柄銓衡而鵬亦爲
提學副使甫至京詔爲右春坊右庶子兼修撰尋主

六月八日命之

卷二十二

三

三

順天鄉試鵬以一言合暴通顯謂非意所得邑邑不
自解後以不終附麗其意嚙之會遷南京太常寺卿
遂移疾請告在何他臣僚有請告者內批削其新銜
以右庶子致仕卒年七十餘生平好讀書以著述自
娛爲文章典雅老成敦修行誼大員時望弟鳳嘗爲
南臺御史有直聲詩亦豪俊

邢參

邢參字麗文吳人湛默好書立士行講授里中以醇
和稱昌穀諸君皆與游其文亦質而不華貧無以朝
夕空如也竟未嘗娶恒獨居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

如朽株諸君念之試叩門見其無慘凜色方苦吟共相慰勞亦不言他弟誦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觀參則屋之三角墜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慘亦累夕矣昌教論其有四懿居約而恬愉操槩履方吳士喜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方鳳

方鳳號改亭鵬介弟也少以經術藝文與兄齊名正德戊辰又同舉進士天下盡稱之曰二方授行人選南御史時寧濠反形未具即疏言胡世寧之遠其惑誤者欲以安社稷請無罪之王守仁可大用皆採爲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三二

三六

明倫彙編

逆濠計者以母喪歸服除改北出按真定當武廟時政在中官武弁論劾不避武宗南狩疏論七事中謂不宜索婦女納之行宮又極言災青屢見宜修德祇崇天戒危言數進聞者錯古以事見忤乃請南尋移疾歸嘉靖中復補南而所陳皆天下大計會張桂大禮之議起力言其非是既二人者驟貴又力糾之尋出視廣西學政引疾不起時其兄鵬以太常得請先後臥林下杜門著書放意詩酒踪跡俱不及城府其議禮時有所不合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以是以行其志天下所稱二方者名俱不挫一子一孫

皆薦鄉書以是晚途益暢適年八十餘卒久之而少子範成進士

吳山

吳山字靜之號詡菴吳江人少保洪之子也生而英異五歲喪其母卽戚戚知哀不逐童羣戲十二歲能屬文時少保公筮官南都從居南郎中萬其者善相人見山其奇之曰南都諸公卿兒無若此者是父子並卿兄弟嗣顯山聞之笑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願復見哉弘治乙卯奉鄉試正德戊辰與弟巖同登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廉隅抗直不撓疆禦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三二

三二

明倫彙編

有富人坐當死夜待金潛遺斥還與之旦白其事置之法於是豪猾慄懾靡敢犯者然亦以不能逐世類仰奉權貴人故九載秩不遷正德丙子奉命錄囚江右先有兄弟共殺人者咸論死意憐焉憐之欲出其一夜禱於神乃忽悟曰殺人者死協謀者坐遂俱煉之其他疑獄平反者幾二百餘人民稱無冤武廟南巡諫者多忤旨抵罪詔山廷跪五日庚辰擢山東副使理驛傳清軍務釐革宿弊殆盡大戶有侵劫官糧者罪及餘民竟直之時暑月諸司多所逮繫山輕重量出之獄無滯囚遇有寒井復濫民感其惠爲

之謫曰彼泥者泉弗浚而復錫我別居無何權陝西右叅政嘉靖甲辰改浙江道歸省纔逾月而丁父艱丁亥服闋授福建按察使聽斷公明吏民懷畏謂少保嘗居是官也民之謫曰鳳之棲今其雛來儀民具是依已丑擢江西左布政使旬宣有方綜理周密禁豪登羨情節不逾辛卯有巡撫河南之命時水旱薦劇調陳明恤民賴更生山以河南惟河患爲甚遂根極利害著治河通考十卷行於世成化間親王居河南者纔五府錫封既益天胤日繁自郡王將軍而下幾數千人歲入不足以需常祿乃疏請以歲運之餘暫補不及一時賴焉伊王素柔懦縱宦豎保全等虐及無辜疏請正保全等罪而王俾之自新臨漳王府將軍貽掠者招納亡命侵掠民間民咸苦之即貽掠至無不懾懾恐罷市肆閉戶竄逸前後諸撫臣至者莫敢問也山聞其狀疏免爲庶人迺遁匿京師巧詆求貸又奏誣山等主上方事致陞而元宰永嘉與山素有卻遂左遷浙江叅議時同黜者都御史毛公伯溫御史王君儀也於是直聲頓益起山亦厚自砥礪不以謫故窘其才乙未擢江西叅政務敦豪右便窮困其爲政如其爲左使時也尋擢南府丞丁酉以

六朝金匱考

卷二十二

三人

南道士

金都御史巡撫四川遂論罷諸武臣不職者緝其豪猾舉都督何卿叅將李爵等使守松藩叙瀘後並稱名將人以爲知人又疏改廣元縣以爲州治卹疾苦舉廢陞省繇役務農桑惠流全蜀聲播萬里明年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念虔州者西番之衝賊之叢藪也嘯聚剽掠俾虐爲甚山迺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不半歲賊其渠魁威德遍溢人以爲善繼陽明王公之後先是山自蜀抵贛中道擢刑部右侍郎既得命人謂宜亟趨朝便山謂曰前巡撫王公浚守予代者將莽矣予弗往復守代予者是予處其逸而王公恒勞也乃竟抵贛人稱爲長者既天晉左侍郎越二年遂拜尚書明罰恤刑庶獄詳允威稜截然無所顧避時珣國公郭勛橋虔怙勢竊據威福志在莫測諫官舉其罪上之下廷臣議讓者故多駸言輕重靡決山自奮曰夫人臣有直節無遂垢以勛之惡及今誅之尚晚也而但爲咋舌又手共爲雷同豈得稱爲法吏哉乃陳其不軌論棄市生黨附者咸有等具獄上聞久不報會秋當報囚勛竟死獄中土怒山讞後期詔免官去朝士咸竊竊焉惜之山嘆曰臣家起布衣非有尺寸之效而父子累世被恩生

六朝金匱考

卷二十二

三人

南道士

死之年永體不報遇今顧以失職賜骸還故里非者
蓋之幸哉又顧其子案曰爾知先朝尚書劉大夏乎
被罪戍邊遇卽日荷戈就道顧不徒歎於是市車陸
走不役公騎角巾私服猶恐人之規知也行未至彭
城忽覺體中微甚語其子曰丈夫蓋棺事應定吾遇
今死無恨矣遂逝壽七十有三

吳 巖

吳巖吳江人正德二年中鄉試明年第進士拜行人
遷工科給事中遼東夷入走闕下懇所在殺其使
來告邊事奉詔巖之馳至遼廉其實還奏曰是邊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二

三十一

附錄上

吏利單弱冀以竊殺爲首功不法將益起邊隙遂抵
於罪諸夷人頓首以朝廷不外遠人願歲修朝貢不
絕九年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上疏乞視朝講學建儲
斥養子出番僧遣邊兵罷中市凡數十事言甚剴切
十三年部使者持牒四出督民逋負因以爲功并所
嘗蠲除者一切取盈奏乞徵還又乞遣大臣治東南
水利宜墾白茆故道引太湖水而注之海天子從
其言久之遷四川參政專領糧儲既至則問歲所出
入躬蚤夜督治盡得調度之方與諸守令約不得以
贏耗病民時時出行部徧鄉下邑車轍屢過以故民

間疾苦長吏賢不肖囊橐奸宄之根穴無不洞悉而
井別也奉表入賀還及安慶疾作乃命趣京口遂舟
而南未至家五十里而卒

柴 奇

柴奇字德美號黼菴崑山入生而穎敏異常少與儕
輩往謁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紙其壁間文字凡
若干篇及歸書之不遺一字弘治辛酉舉鄉薦第六
正德辛未與弟太同登進士觀政吏部時楊公邃菴
爲冢宰上書言東南水利復極陳白茅塘鴉浦之利
害請以逆瑾沒入貲給濟王賈楊公上其議於朝特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二

三十一

附錄上

命工部尚書李公允嗣往司其事績用告成實奇之
策也是年銓授吏科給事中時劇賊劉六等弄兵山
東以奇與吳堂爲監軍所核功罪皆當賊陷曲阜城
禍及闕里禮籍樂器皆焚蕩奏請移曲阜城以就孔
廟障護之九月凱旋獻俘賜金織幣袍宴兵部加
俸二級尋丁內艱歸服除遷戶科右給事已卯陞南
京光祿少卿時武宗駐蹕南京供億不貲先事周
給辛巳內察黜屬吏不職者五人查復厨役占於他
所者百二十餘人雖謗言叢集弗顧也陞應天府丞
尋轉府尹清查官占地還之民間以絕權勢起佃之

謀復以科試義從開展貢院號舍會南京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歸里口不談貴顯時事惟以詩文自娛而已母祀先必虔肅齋謹謂其子曰余在山東時夜遇呂孟社身在賊中暫止郵舍就草榻於傍垣夢吾祖父呼之曰速起方啓戶出有逸馬觸垣壓覆塌上旁近無完物矣年七十有三卒有石池稿嘉樹軒紀聞櫛菴集藏於家

王鑒

王鑒字汝和幼讀書於冶城山因以西冶爲號先世吳江人鑒未冠充應天弟子員卽以文行稱御史來

不割分省人物志

卷二二

三三

四四

試事輒拔第一凡八試不見收歲當貢於禮部京兆尹曰此行必售毋庸慮也及入國學試六館諸生無與並者是年庚午果舉應天鄉貢明年辛未連舉進士試政吏部太宰選巷楊公急於知人令試政者各以文字呈時逆宦就誅流賊甫平尚爾多事鑒以夙昔諸作不能發所欲言乃憤時作原治上下篇大旨謂今之盜賊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令非入監司惟利於趨承撫按不覈於實效而恤民彌盜之方至悉且切至於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教化嚴食墨以正其本太宰見而大奇之卽補文選主事舊例必他

司調補無進士徑授者太宰益急於用賢云居文選秉公持正不輕交一人不輕與一人言而人亦無所望進稽勲員外尋改考功當天下百司大計日嚴察愾愾自矢曰進退淑慝不明惟我罪將誰欺乎進驗封郎中夙夜益虔微細必謹貴戚大賈雖同里不納見卽見亦不相荅久而屏跡趨朝散衙障面於道有終未之識者歸則闔門課子左右圖書室室閒寂若未仕者所著甚富有集藏於家鑒以父已高年屢欲請官於南以便迎養父力止之未幾卒於官

周鳳鳴

不割分省人物志

卷二二

五五

六六

周鳳鳴字干岐別號山齋崑山人生有異質髫髻能吐奇語志識如老成人卡六補邑庠生尋應例入太學沉篤自奮研究經籍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甲戌登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初任監獄卽令吏卒潔梧械潔園室時給飯食因賴以得所且手錄監獄事宜後悉踵行之自是益精法律尚書重其材委專閫部中奏牘輕重可否必經參酌然後允當丙子移疾歸省嘉靖癸未通本部員外尋遷郎中奉 勅赴江西勘宸濠逆黨審覈詳慎無一人枉縱給傳往返秋毫無擾撫按藩臬咸敬服焉乙酉丁母憂丁亥服闋

復除本部山東司時蒞法曹益久解蔡割滯如燭照
數計諸司有重獄疑獄悉取費焉尚書李公承勛風
範嚴峻而相知特深以廣京司事最劇所轄錦衣旗
校役橫難制乃薦鳳鳴視察數日間理積案殆盡責
勢莫敢逞然雖以法律從事而宅心仁厚前後遇大
辟必反覆求其生易州上巨盜二人一瘦死一病且
殆而誣引者六人慮二盜死則六人無以自白乃哺
而療之後果獲真盜六人皆得釋其他雪冤滯者不
可彈紀戊子李公擢本兵重薦鳳鳴調職方等遂擇
將以夜究心纖悉皆手自記注人莫敢干以私總

六朝金匱卷之二

三四

梁朝也

參將以下除目一出輿情翕服都督馬永有將材坐
註誤屏廢及廷推邊將首舉永諸大臣難之曰其才
不可終廢卽忤時獲譴願以身當之 上嘗命惠安
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
請改 勅下兵部議衆漫無可否鳳鳴曰侯先伯者
常分也若上所任使則自公以下皆不敢抗事遂定
諸曹諸鎮之建曰有關係軍國者李公必諮詢焉區
處悉中機宜一歲中上百餘疏皆出其手又嘗繪九
邊圖以獻欲 上知邊隅要害不忘柔遠攘外之志
李公每語人曰職方得周郎吾可坐嚙矣其相信信

者此庚寅春遂擢大理寺左寺丞值星霜下變應制
上疏其議處兵食曰止調操以實內地選禁衛以固
邦本足衣糧以卹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又曰寬徵
收以紓民困清解納以懲宿奸定經制以裕國用致
中和以感化機其議興水利曰復專官以圖責成疏
海口以導下流濬支河以修圩岸處長橋以決壅滯
均夫役以便貧民禁侵占以飭豪右 上皆嘉納蒞
志欲有爲於天下而直道勁節屹然自立京師五年
一審錄要囚中貴銜命至法曹長貳多迎合唯諾而
獨持正論不屈張少傅汪家宰當柄並以氣勢凌人
挺然自立論多不協坐此致憾欲偵伺瑕釁中傷竟
無所得癸巳秋御史馮恩論劾諸大臣張汪欲傳致
之死而鳳鳴所擬肆赦詔條復忤其意遂落職以歸
居家十有八年兩京大臣及臺諫撫按薦可大用者
六十餘疏而晚節益堅絕交當路遂不復徵召沉沮
以終其身天下共惜之

查應兆

查應兆吳縣人成正德進士選工部主事視權浙江
時奄尹爲監者倨侮甚諸使者無敢出一言適與二
御史同報謁奄將據上坐笑引却之曰公眞老耶何

客主禮幸議席林司寇俊及陳嘉言皆以忤逐因
言官皆奸狀請戮之而召還俊等時嘉其敢言調
駕部郎家宰有所屬使人喻意因面陳所以不可爲
之促謝既而裁抑其綬騎之叨濫者衆環訴之家宰
叱曰豈有徇私查駕部哉大司馬李以論事數相忤
曰人臣奉尺一寧當舍法有所侵亂之李公爲之屈
永嘉相以其賢也置酒延致第中稱述 主上明聖
應曰可謂有君永嘉卿之甚適復忤他貴人遂出之
叅議山東轉粟遼左時將校多買首功腹削其下爲
舉憲繩之施寬惠以撫邊氓迨後遼成有據城爲變

卷二二

三六

南唐十二

者遣使撫之對曰還我查公已按察徐士發奸若神
獄有久寃者一訊得其情立釋之直 上南幸勞楚
行宮不戒於火吏多被逮大司馬王延相薦其才俾
專辦護往返不乏而民不知勞虞儼 上命尚書果
以內帑賑之果檄監其事所全活甚衆有以左道僻
者力疏言之 上不懌遽謝政歸家未幾卒

都穆

都穆字玄敬吳縣人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
羣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名聲大噪正德中舉進
士拜工部主事丁外艱服除官工部分理器皿服履

事故勞午多靡費穆鳩匠會計小大覈摺惟其舊有
不便輒弛去疋馬入厩自齋米蔬厥人掘地得金貯
之庫有私請者曰若曹何敢汚我已進禮部奉使冊
封慶陽王倪遺一無所受便道躡終南巔過首陽登
華嵩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砥柱龍門伊闕括其
勝錄之詩歌歸卽上書乞骸骨許之加太僕寺少卿
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其歸無留資於囊無田廬
園墅于鄉蕭然戒行視井官如唾莫不交嘆以爲賢
於二疏遠矣時年甫五十四耳歸而攻苦食淡寢臥
圖籍相與婆娑嬉遊屏車馬騶掃迹公府以著書爲
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若足者十有三年而卒穆
文祖韓歐詩宗陶孟郡人稱爲南濠先生行於世者
曰南濠文故玉壺冰聽雨紀談燕於家者曰南濠諸
略文略質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雅琳琅云

卷二二

三七

南唐十二

顧夢圭

顧夢圭字武祥崑山人登正德進士授刑部主事已
改南京吏部主事歷陞郎中會 詔下求言上疏六
畢皆時政之事而罷中官鎮守尤當時至計焉權廣
取叅議所轄珠池詔書督採甚急上疏言濫而珠池
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味邇者三年

再採珠已耗竭。蠶珠蚌之生息甚難。非積久不能。夫
碩繁夥也。每採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固以爲
盜。近年劇賊黃山秀。卷起於珠池也。蟹戶觸犯瘴霧
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頻罹饑荒。彫瘵尤甚。勞役
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勅停罷。養寶源以
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
不報。陶中丞諸議。勸山西徭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
襄毅公故事爲比。力言徭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
噬。而土民厭徭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
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徭比。
八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二
也。陶公卒。從其言。尋遷江西左叅議。丁外艱。服除。補
山東副使。提學河南。是年。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
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所在。乃榜詔。言於省門。宗王
以下。視常加款。跋馬陞福。建左叅政。寇掠連江。自浙
入。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
無迹。兵去。復出。剿掠。乃訊得所匿。以次捕之。其冬。復
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又捕平之。又率
閩人以賊爲囊橐。賊以故縱在。得其要。非徒兵力所
能控。云權按察使晉江西右布政使。自以文學宜在
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鬱不自得。嘗語所親曰。北

河權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弩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
者也。久羈縻於此。何爲竟迎疏乞。致仕。得命請歸。則
闔戶讀書。絕無他好。自奉猶如寒素也。以大臺終於
里第。

王積

王積字子崇。太倉州人。積少英敏。天植純篤。既長。益
自刻厲。讀恒達丙夜。冬則擁被膝坐。夏置足木罍中。
以避蚊蚋。以正德己卯中鄉試。明年中會試。時天
子方南狩。待次久之。辛巳。賜對。甲第授兵部主政。已
改南武庫郎中。故所給馬於千八百。每一。給散資衛
校士自補破產者。相望至有。焮經自溺。武散逃。他郡
者。積既任武庫。久熟計利弊。十餘事上之。部爲言於
朝。請以武庫餘羨。永衡錢治船。不以累衛使。而散逃
者。盡出爲官用。若爲令嘉靖己丑。遷廣東叅議。督治
糧儲。積念廣儲策。未有定。乃考利弊十二事。上撫按
行之。廣民繇。是稍稍蘇矣。而所部新寧新會恩平諸
邑。盜積爲剽。劫十餘年。不已。守令噤不言。兵益益熾。
積奮然。請得身當之。總督林公富。因以兵事委焉。積
條議。賊有富勦者。四有可破者。六報可。乃以十月發
師。嶺西師自恩平規崗入。嶺南師自龍眠崗入。舟師

自麗水合擊大破之捷聞賜文綺白金華節丁內外
艱服除補陝西左叅議韓國宗屬數千廩祿不時給
別聚而置前叅議率轉徙他郡避之積獨委曲計處
厚之且徧終任無敢有煩言者嘗謁召伯祠祠故有
泉久涸積入拜而泉復陝人異之庚子遷貴州按察
使癸卯監省試甫畢而還湖廣右叅政時方苗難都
御史萬鎰議以賊橋塘山岡最衝而堅宜亟攻之積
獨謂攻固固首計第賊方欲老我師不若以輕兵經
圍而別選精銳從間道破其餘巢餘巢破固膽奪矣
兵法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是也甫議進師而會柄臣

平朝分行人物考

卷二二

四十一

四十二

有修貴省御史陳者摘試錄中誤株累謫兩浙監運
使然竟以平苗功賜金一十五兩爲運使歲餘轉食
事副使又明年爲福建右叅政未幾轉按察使晉左
右轄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京輔新中虜
而山東爲左臂調發倍於平日積謀所以善後者曰
飭軍務處糧餉備災荒議保甲革冗員薦選才疏凡
千餘上東方倚以爲重尋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而積
陟歷瘴方勞苦兵事日漸貴累疏乞歸辭甚懇乃得
致仕積雖以耆廢猶能歲時行圃具酒食聚親賓談
說鄉里事以爲樂間與故人雍容杯酒論文義竟日

不德如是者十有六年而卒春秋七十有六

朱統

朱統字子純號秋厓長洲人父昂文學掌故罷歸母
施生統甫三日異母兄冠欲取統成之且將圖施母
施以百死全之統舉正德庚辰進士守開州爲軌賦
平其徭賄利賴焉爲郎職方南都奄橫有所侵撓裁
之法請者爲令遷叅議江西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
上公車訴連歲不決立訊得其情移四川按察副使
威茂奢索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賂遣之乃去
至則勒兵待奢尙狂焉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給

平朝分行人物考

卷二二

四十一

四十二

平又爲畫所以給餉成者境遂安無息遷叅攻山東
時以魏滑兵戍鄆之涉縣統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
東兵守甘土嶺畿內兵守毛嶺鄆兵守故關而又令
東人自給饋因下議主客遠近東旣煩遣率賁又千
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隘在南設虜出不意人我
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遂奪卒罷也通
都御史撫贛以閩浙被海郡奸人數與夷市以私其
利積與之通至豪奪殺掠咸爲之嚮導而奸又藉朝
賞以爲之中庇統廉得其狀義不避難卽力疏請先
治其內賊乃敢任捕倭上從之遂理根排治黨竟

其奸旁側目者百方挫沮未得卒能督兵以平閩同安寇忽有言貢者在浙意巨測卽又馳至納之館以待 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造詭語統鎮以靜使不敢發蓋督閩將盧鏜由海中趨雙嶼等監合浙兵進與賊遇疾力戰縱火張天斬獲甚夥又連戰敗之追賊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逸其巢燬烈之并燔艘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縱追鋒舸益前蹙之摧破焉獲者溺者斬首愈衆兵勢遂振銅山青嶼南荒等島穴賊皆望風遁統又親蹕其蹤於閩海中至雙嶼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稍爲築寨而還閩人城其

者并殲焉及夷之貴王妻妾咸無噍類漳人大恐有蓋室浮海者捷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捏殺作威統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譴音之矣按使者楊元澤亦以奏上得罪與并誦統竟死於家

沈漢

沈漢字宗海別號水西吳江人也正德庚辰進士時武廟南巡未賜廷對明年辛巳 世廟繼統五月東進士釋褐卽拜刑科給事中旣被簡過奮然曰天下之是非係臺諫是非公君子有所待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國家之治理出焉阿徇自容諛諂得失之小而無係於安危之大又或仰察權勢蔽妨正是養亂而惠惡也卽言亦何賴哉中官馬俊王堂自南京召至將復叙用曰人君初命當慎刑賞重命令宦璫旣斥而復進則俸門一啓不可再塞先鑒未遠也竟論罷之改元詔編四方通稅疏曰通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曠蕩恐猾者生羨心請差別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藉沒之貲不下數千萬悉當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受賜多矣 上皆加納戶部諸司之草場芻豆歲鉅萬宦監乾沒視爲利藪初

詔命科道稽覆會有旨已之漢曰凡國家之費月成
歲會載在令甲令弊蠹蔓延盈縮莫可考則弊將何
極况漙汙方出而卽反豈初政所宜爾自是中貴啗
之深矣會留都風雷之異京師地震乃援漢五行志
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至於論正體則言錦衣衛不
當典刑獄論官人則言林司寇不當使去位論先哲
則言子游甯有專祀於其鄉皂囊于牘風鳴鶴擊正
名分陳紀綱去邪掖正勵世表俗皆體之大者時論
翕然歸重初奉母就養燕邸癸未疏乞奉母還詔許
之既而廷臣以言累獲重譴漢嘆曰是尚可言乎
乃復以疾請得賜告家食者三年丙戌至京師遷右
給事中丁亥遷戶科左給事中會廷起大獄辭連權
倖管蔽甚力理官持法不可奪尋有旨逮諸理官付
詔獄人皆側立漢上疏抗論曰祖宗之法不可壞權
倖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
於是權倖忌嫉嗾當路害之坐是罷拂衣歸吳中結
屋傍幽勝處彈棋賦詩放浪山水間賓客至則掀髯
鼓掌笑飲移日凡二十年忘其身之爲淪棄也丁未
卒于其家

人物考卷之二十三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 六

陸 鈇

王 龍

陸師道

袁 翼

沈 啓

章美中

曹 祥

黃省曾

施 鳳

顧存仁

陳 交

盧 襄

趙承謙

王 忬

王 庭

王同祖

張 泰

黃姬水

陸 榮

趙 汴

張憲臣

皇甫淳

曹 達

劉 畿

錢 汴

李憲卿

嚴 訥

張 寔

張 基

瞿景淳

皇甫濂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三

南直隸蘇州府 六

陸 鈇

陸鈇字舉之吳縣人副使傅季子甫能言母命之以字百試不爽稍長慧智開發一目輒數行下爲文精俗典雅大爲時輩所宗己卯舉於鄉庚辰會試中式辛巳廷對擢甲科第二拜翰林編修讀書中秘銳志問學盡覽經史百家脩輩素以才名著者皆誦下之尤砥礪名節以古人自期待時議禮諸臣故傾心於鈇欲引以爲重鈇卒不應其人以爲少已遂銜之會預修 武皇實錄成進修撰已而大禮告成議禮者秉憲修宿憾遂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職江防時司署新設除戎禦侮簿書文牒皆創爲之而飭敘振刷憲度井井諸僚竊相與議曰嗟陸君老吏殆不如矣已而稍遷江西參議職司根儲輒能蘆葦宿弊盡徵諸所逋負又酌諸郡之贏縮驗物產之登耗而損益上下之人皆以爲便遷山東按察副使職專學校乃明章程嚴品式正文體其雕蟲靡麗則黜抑之朝不詭於大道所至敦尚孝弟分別義利才偶有篤行者引之若肺腑士習爲之不變斥佛祠道院崇祀先哲

由東舊無通志喟然歎曰海岱山川之宗也孔孟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惟茲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志何可廢遂考古觀今補遺正訛窮日夕不懈比踰年志成而武則病矣遂上疏乞骸骨不報遂卒銚性資溫厚和而不流口未嘗言人之短而剛大之氣侃侃不阿犯履墜之戒曾無回忌卒坎壈以沒云

王寵

王寵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吳縣人都御史守之弟也正德初與兄並選隸學官魏聲僂迹翹然競爽既

卷二十三

新

而守連第以去寵少學於蔡羽居洞庭三年已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人城過佳山水輒聽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曠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古之思吳書學自宋克允明逮寵皆得魏晉法而寵連媚秀時名尤歸之胡繼宗守最相推重人有以千金求請託者寵竟不顧應之父尤焉跪謝曰人所爲重寵者能脩耳使自汚傷不乃見輕而又因以利之耶寵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而悒悒不得選用恣於酒以卒所爲詩與徵明相若而格力尚之

陸師道

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始成遂士所射算入故相夏言于大奇之爲言於故相李時曰是子也其文質重而善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之二甲第五選工部主事任職廉潔夏公內自恨奏改禮部供制勅師道進雅不欲近相臣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說因母病請急歸待久之母病漸劇會所予告過期遂不肯出益肆力於學自九流七略釋官黃衣之屬亡所不窺益工歌詩以及文辭又習書小楷以至古隸皆精絕又傍晚給事簡淡咄咄逼倪元鎮時文待詔徵明里居師道造門用師禮禮之或謂業已貴胡折節乃爾且不聞世以晚目文先生耶師道曰夫文先生以執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奉之益篤文亦篤好之即膠漆莫喻也諸臺使交章特薦而師道日從吳中同志評隲今古攷校金石三蒼鴻都之學著益鑑香翰然竟日間出遊汎石湖取越來道放舟胥口尋覽虎丘上方文弼天池諸勝吳中好事人操酒船跡之於山水間亦無所拒取聞適而別吳到弄筆一點染若重寶追母以老壽終哭毀幾滅性而素所友愛弟安

道亦卒以是日邑鬱忽中風厥久之漸愈而性理亦少錯矣居林下踰二十年乃起補南儀部 召爲膳部郎中甫擢尚寶少卿尋奉使祭泰先王殊自快以生平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一寓日焉乃縱遊二華觀龍門砥柱浴驪山溫泉弔漢唐諸陵所至皆有詩而泰之嗣王習聞其名厚幣以饗謝弗納歸署尚寶篆叢何故病復作乃上疏乞歸越六年卒年六十四師道初號元洲尋更曰五湖以表寓也所著文集左史子漢鐫若干卷

哀 翼

袁翼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於鄉以母病不起自後遂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俯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耽髒潔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關小園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是萬事可捐惟積書稅菊不能忘情或時傳餐不繼回視所有欣然自樂不復知其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翼善爲制義其名

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翼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卽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信夫

沈 啓

沈啓字子由吳江人母妊時夢若麟爲薦者寤而生啓正德間舉鄉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世宗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當具諸樓船以從然具而 上或改道徒耗縣官金錢不具而 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公用以問啓對曰召商需材龍江關急驛偵 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辨夫舟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材於商不難也已 上果從陸得不匱水衡錢周乃大賢啓矣中貴人請修 皇陵尚書宋公偕啓往視啓言於中貴人曰修陵盛舉也但高皇帝制 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則不無動土罪則誰任中貴人貽聘者久之但飭垣屋以報所省復巨萬宋公益賢之見則不以官稱而恒稱沈先生啓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讞亭情法閭至損 上威以信所守出爲紹興太守賦舊爲胥吏穴焉故亂其藉無所稽爲斥山澤從量沃衍哀次高下定其征無得淆又令力役之氓說田爲煩簡定爲畫

一遂爲經法至今賴之無何子淵聞海之賈於舶者
扶島虜以通我奸民詔大中丞朱公統治之朱屬經
典守遂合策思盡剔其奸當事者反中朱公以快奸
民因并中紹興守是時已副使湖廣矣時黑苗倡亂
啓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首至云此
黑苗酋某也啓紬之曰黑苗酋某久著勇而此僅踰
冠必許也令引去監軍且不懌俄而黑苗酋復出抄
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實教我時官軍利級賞多所縱
殺啓令生獲口與級同而全活者衆啓之名日籍籍
起乃用紹興守事罷啓歸矣啓博學閱覽徧窺諸經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三

六

子史陰陽律歷水利洪範堪輿家言而邃於易理所
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楚吟南畝志南
船志杜律七言註晴憲便覽吳江水利考吳以水爲
國利害繁焉一中水潦民皆鼃鼃之與同階啓言水
道甚詳其支流皆究所從出與其所匯爲澤蓄洩各
有其經非僅闢靡於筆楮者卒之年七十有八矣

章美中

章美中字道華自常熟徙家吳縣生而警穎九歲善
屬文家貧篋待甚稍長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
僧異之問游丁翁邸丁翁知非常人厚禮之曰當貴

幸無相忘也爲弟子員試輒高等而所授經諸生修
資輒以分諸昆弟無異儲久之舉鄉試又六藝成進
士拜大理寺右評事滿三載考選左寺副潔修自矩
於人寡合退曹餽一牝馬贏至骨曰吾蚤暮亡貴人
造請安事千里也擢江西按察僉事分部豫章豫章
故多顯貴人而相嚴亦在部中凡相嚴所愛幸監奴
戚黨指使陰喝郡邑若取諸寄來往郵置視以爲下
廐美中一切禁弗予恚即榜繫之臺使者爲請弗得
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所按獄即它顯貴人居
間亡所假借豫章諸王有藏匿亡命者遣謂之曰法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三

七

南直三

自 高皇建也王爲高皇帝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
正條收王之舍人子王亦終能匿之邪立出亡者人
或謂其太峻得無虞身耶美中曰吾慮壞三尺耳不
能爲七尺計民舍災馳而拜之反風火息已捕退豐
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前後臺使上書薦者凡十三
輩而會入賀萬壽謁報相嚴無加禮相嚴復用前事
內崎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參議廣西散西
南夷地多獠獠錯漢民而居奪攘矯虔日尋干戈一
以法整櫛之咸惴惴受約束盜陷太平諸郡先諸道
兵衛其衝捕虜首百餘設伏夜擒賓利徭降之以其

間修明學官令風諸弟子矜據其魁梧彰彰矣而所按部出入箚若冒瘴毒浸以成疾數請告令還四川按察副使鎮松藩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遠歸里不復出時年四十四其爲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笑或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奧開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傲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寡衆體未備云

曹祥

曹祥字世奇太倉州人少居貧嘗時氏力讀書而數奇僚胥王生已爲公車士矣婦母張媼薄祥不以爲

本朝人物考

卷二十三

南直三

增祥突煙冷卽併日食不從張媼乞釜焦張稍悔割田遺之謝不顧試高等且廩以讓其友貧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安德遇盜同行一越人墜塞驢不能上卽以已騎易之以母老就官遺陽訓導還教諭懷安祥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爲大釜瀹貯粥糜魚羹以食之而課文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逞者鳴鼓聲其罪邵康僖公視學政獨賢祥舉以風七閩又六載始得令新昌其爲治洞坦不設鉤距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或撻之至十輒罷之曰休矣趣而歸耕織矣閭閻一二訟師斥之境外民貧苦重案嫁多弗舉

女祥容於士大夫爲嫁程若嫁厚者取婦圖貴榮裝

者產棄女者以次第法祥築長堤捍溪水行隄所而吏民畢從者祥手一最重石肩筐土而曰視吾力所任而準辰至酉罷亦以吾爲畢蓋不閱月而堤成九載俗幾變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携而送祥邑當台處孔道祥獨不事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奉以故鮮賓客聲而獨應司寇大猷爲吏部郎稱其嚴不苛辨不擾察不細莊不飾挫不折峻不激成不怠用不求爲循吏第一祥當之部考最以母年高嘆咤曰吾雖官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倍母也取部符篋之亡何母卒終喪遂不復仕新昌人爲立碑頌德祥在新昌九載臺使者薦書亦屢上陸太宰者鄉人也祥不捐咫尺書以贊太宰後坐法戍而追新昌執手曰甚愧見公祥仕宦後先十八載而廬產無所增益里居杜門間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子肩輿來輒走避市舍須過乃復出而於鄉黨會用齒推爲尊則攝齋坐上坐亡所遜而間於未坐少年非是折之苦爲面赤或目祥是不從輿中來人耶笑曰徒者避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益嚴重祥然會亦益稀王世貞曰行罰而使其人不怨爲德而身忘之古

之道也年八十二卒遺令曰毋以誌銘潤乃公

黃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別號五嶽山人蘇州人也當舞象日
一下筆而屈其豪賢長者卽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
前進而下交之乃以書贊於北地李獻吉相與揚扞
自六代西京而下洞如指掌猶欣然以爲無當千世
日夜孜孜籍徵耆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
國典廟彝禮樂之詳兵車水土平準之策下至於星
曆醫卜靡不饒辨文亦多爲俳儷引援緝綴廣喻肆
陳獵前人之華而追琢加之故鎔冶衡範操裁具嚴
亦可自奮於千載矣乃愈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
老而無當於真我遂走謁王文成於陽明洞天了然
獨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自謂得王氏玄
珠然絕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而所謂問道錄者綱
之以十襲之綱而不更發中間嘗應魁薦一遊南宮
有所不可輒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束吾腹歸
矣高其德而弗耀卑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德與
功者又秘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其
餘而欲盡其所藏夫豈易盡哉

施鳳

六朝金府八初

卷二

十

南唐書

施鳳字鳴陽吳縣人少隨大父賀遷淮陰書執京能
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嘗經五
子河與僊輩問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
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公爲南京禮書以所業往見
文僖驚焉爲介於陳御史直夫直夫失理學淵達得之
甚喜曰從吾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
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名爲難於是益潛心理學
所得深矣既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巖學政遣縣
丞敦請入試鳳以病辭固召之又辭茲勤學過苦因
得眩病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以經明行修
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鳳曰以利媒進吾不爲
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壠荒穢綽楔傾圯傷之而力
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爲之葺理因慮於墓所開
門授徒闢圃鑿池養魚種樹性度寬和而有思致種
蒔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淺深疎密卑高向背盡草
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久之枇杷楊梅甘橘葡
萄茶茗罔不畢具松干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鳳
食貧彌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千人疏食餽
粥案惟三禮敝袴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污敦行孝
友恭慎遜讓家人輩皆化之僉僕皆循循整潔初

日狂悖數犯風不校且盜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爲暴使人備之盜曰歸語汝主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淫祀一切革去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晚搆一臺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未嘗見其有戚容客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

顧存仁

本朝分省人物志

卷二二三

一一

卷二二三

顧存仁者太倉州人令餘姚能舉其職召拜給事當肅皇帝初疏上言事多愷切且直指 上身請與學修政柄相謂不當言遂 上赫怒徙邊者久之赦歸 穆皇帝召起累遷至太僕自以嘗蒙譴謫創籍又遇拔擢寵貴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以報上哉乃思止足力請歸遂卒

陳交

陳交字汝同常熟人母一日夢吞斗間一星遂有娠生而朗秀不凡既就傅卽儼然自持舉止不苟其所嬉戲惟齋書先聖賢名號日禮祀之同學姚生私嘲

書其流輩竊玩轉相手錄交奪而久之衆皆大恚交曰吾恐壞人心術耳時桑滄齋公聞之語其父曰此盛德事不謂兒童能之也嘉靖初舉於鄉屢試南宮不第謫選得浙之永康縣永康舞智難治一以真誠待之不事鈞距而士民自不忍欺遂通五省冠蓋相屬驛傳供億往往告匱一切裁抑縮費十四五民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便之矣有以毀言至者矣曰吾寧解職以謝耳何忍趨合迎悅而爲吾民病哉俗產女多弱不舉嚴爲之禁活女甚衆巨寇湯民範烏合爲亂挺身往諭之立赦其黨疑獄淹久立爲剖決兩

本朝分省人物志

卷二二三

一一

卷二二三

造讞斷裁以情法干請者雖大官貴人毫不以徇改知湖廣興寧徭獮出沒爲患以計擒其渠魁十餘人皆歸降號之曰新民歲大旱徵服步禱於江濱諸邑不雨而興寧獨雨民喜相謂爲陳侯雨上官異之命建靈雨坊紀其事邑枕巖穴民多虎患令民編竹爲戶禦以藥弩虎遠出他境以去當路刺薦微裹行有崇陟而交念母特甚遂浩然而歸兩任自奉皆取諸家其在興寧憫其硤瘠卽俸銀亦辭不受永康庫吏以美金五百進興寧巨室以金綰雜贈之皆以資其路需却勿納也行李蕭然圖書數卷而已興寧人謠

曰須臺月雖好不若陳侯皎楚江水雖深不若陳侯
清歸家獨處一室澹然自守門以外事不惟不預且
不省問筮仕時有勸以偵乞美官者謝曰將欲事君
而先欺之非臣子之道見位以嚮得則名器濫而吏
治不振豈清時所宜有哉初其父念交年少不能事
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貴屬諸伯氏命之同居俟交
之長而後畀之後父卒以田讓伯兄亦不請歸父所
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爲作傳以表之後伯兄欲託
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歸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
扶植其子愈于伯兄存日大都端肅方正本於天植
不朝公介公物之
平居見諸子未嘗不冠雖盛暑未嘗不衣雖急速倥
忽此心不擾卒業南雍時隣女奔之明日卽徙其寓
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爲白於諸道釋之後以
女爲謝正色拒之平生絕無姬媵見人畜髮倖心惡
面斥不少貸所註有心說主一稿皆其所心體而有
得者年八十餘而疾作其子泣請遺命曰吾使若等
爲清白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因命啓篋視有書冊
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日以付吾孫令熟識之他
則自數敝服外一無有也言畢而逝

盧襄

盧襄字師陳吳縣人嘉靖癸未登進士初授刑部主
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戊子
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初官法比卽思以政業自見克
勤其職暇輒檢閱故牘求其爰書論報而習之故析
律詳明不少訛縱然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
至死御史掠治當以三犯襄閱實以初犯抵罪或以
成獄爲嫌襄曰避嫌而殺人忍爲之助乎卒論出之
任雖不久而所平反爲多其在本兵尤留意戎政嘗
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訪材官謹亭徵展
采錯事長於經畫又嘗奉命典試江右嘗閱明審取
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一時稱爲得
人立朝未數年凡閱三部皆在本科凡諸曹章奏悉
從關決所在職辦諸尚書並器重之然亦操切強執
不爲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是也長身子立而
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然其中予奪分劑未
始少失尤善廉事有所審畫必中事機遇政有缺失
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維揚賑饑西北邊備
及江南農田數事皆經遠之謀非徒苟焉圖塞目前
而已雅性喜學居家時每得異書輒手自繕錄既仕
益勤雖薄俸養膏而不廢佔俾爲文事腴明暢能達

其志詩尤精詣不苟出出必求過人所著有五塢草堂集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略盧氏世譜他所纂葺多未成書

趙承謙

趙承謙字德光號益齋常熟人父玘嘗從田家游見饑民相聚拾草實道上爲發粟數百石賑之坐是家日索德之者度無以報則晨夜稽顙祝天曰願趙公有子已而趙公竟有子四人承謙其二也以嘉靖十七年成進士拜江西贛州府推官特法嚴胥吏不得闕語閭里相告許者比以情法不借不濫贛縣尉爲

本朝今省人物考

卷二三

十六

南軍主三

龍南盜所劫單車部兩卒直抵賊巢陳說利害賊錯愕迎拜立出尉中丞檄督商稅洗手奉職公私便之秩滿召爲南京吏部主事雅自顧籍不喜交俗人僚屬中特與鄭澹泉公楊叔山公友善時時相與論國家大計家宰張文隱入相每指數廉吏必曰某故嘗斥俸金百餘爲請曹郎置邸舍者二十八年出爲廣東參議和平賊李文彪爲寇嶺南潮廣兵備尤公就問勦撫之策安出以爲五嶺雜夷民輕死習戰而江閩山谷之間故爲奸穴每出他省肆行剽掠當事者於嶺民稍聽虞之使彼此相疑各爲一省之藩籬未

必非利也今驅市卒與梟鬪爭一旦之命恐坐而益敵如近者龍南寇義之事其效可睹也尤公是其議使使馳檄諭賊爲之歛兵從謙貌若儂易不備至其當官治辦臨大事密靜有思蓋皆自學問得之初爲南吏部時聲籍甚嵩子世蕃索數百金可得美官笑應曰大馬齒長懼不任事且安所得金謝絕之居廣東三年與御史數爭事不相下竟投劾以歸年八十二卒於家

王忬

王忬字民應號思質太倉州人少以文學名三吳登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按湖廣至卽劾罷所部諸墨吏曰必及吾瓜期而後罷謂楚民何由是威行部中無敢漁獵細民者中官廖斌鎮承天擅勢毒民陷前部使者至戍忬語斌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貴人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爲百姓治之不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耳斌凜懼終任無敢犯改按順天庚戌秋虜卒擁數萬騎犯古北口忬曰古北與虜一牆限耳我兵懦不勝敵倘突入奈何通州聚六師之儲實要地也願爲上守之卽日行部至通亟趙吏士登

舟楫在東岸者趣徙之夜半虜果大來竟不能踰河而西特旨擢忬爲會都御史拜命則疏請發帑以賑諸中虜者又言京城無外郭彼賊之入民實餌之築外郭便時有議增營兵者疏曰京軍歲費芻糧百萬緩急無所賴宜汰何云增請別設總督大臣轄邊鎮資其兵力以拱衛神京後悉行其言而又請增修通州二城費省且固壬子巡撫山東會倭奴寇浙且侵閩復擢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轄福建漳泉二郡至則委心參將俞大猷湯克寬奏釋在繫指揮盧鏜尹鳳而括蒼多惡少年則以其人悍而喜聞招集之分置諸部於是謀知賊巢據海港橫嶼中夜從間道火其巢賊衆大潰忽風起勢亂賊乃得脫俘賊三百餘級尹鳳時部閩兵則邀餘衆於諸洋又擊之所俘敵亦三百餘級捷聞賜以金幣是時賊魁數輩而蕭頭者號尤狡率倭四百逼松江松江守告急乃願盧鏜而謂曰我出汝死何以報我盧曰請取蕭頭以報公命厄酒壯其行授以銳師盧倍道掩擊大破之按江左者疏聞以爲越境全郡其功尤偉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所由次第畢城之獨慈谿謝不可去一歲而慈谿破始就城復得沿海大猾爲倭內主者

十八

南風吉

繁之覆其家賊自是無與鄉導往往食盡遁矣甲寅移撫大同先是虜人大同沒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上諭相嵩中外臣誰真忠者嵩遂遽不知所對上曰吾向所自拔王忬耳即手勅吏部以忬往大同比至具言歲侵乏軍與狀請金果賑之虜復入寇與總督許公合兵破之斬獲無算捷聞進兵部右侍郎乃分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各發兵拒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糧供一馬非策也又招掠夷漢一千五百戶會虜辛愛數萬騎挾朵顏酋爲鄉導入寇我所遣諜多破殺請援兵復不應虜竟入潘家口鈔掠而去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鄧懋卿言忬病悻不任事負上恩遂逮制獄世蕃取讞牘削去功次竟以失律論斬人咸寃之後嵩敗于世貞世懋伏闕陳寃狀得還故官

王庭

土庭字直夫長洲縣人登嘉靖進士授許州守許之郊有殺人者匿不獲又剿賊鞠未服皆立得其情訊置於理人咸神之後改國子博士命主山西鄉試陞南京禮部主事秩滿陞福建僉事備兵建寧時礦賊夏崇嘯聚千人殺及府佐都司官不能制密捕其黨一人解縛叩之約曰能執崇來當貸爾死其人許諾不數日果紿崇出遊伏兵擒之名震一時尋乞終養數年復補汀漳兵備席帽山洞賊負險出劫莫可誰何庭單騎挾兩像從人其洞頌正朔及布帛以禮賜之洞人皆北面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持二賊

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參議值大旱禱烈日中數日

卷二十三

三

南

得疾疾藥勿效乃上疏乞歸行李蕭然惟蘭數本而已時年方及艾歸與文待詔徵明王吏部錄之從事山水觴咏間與趙巡院厚善以罪人田百畝遺之不受也吳令曹公清介絕俗偶觸大吏將罷之庭陰爲力辨甫得解而不使曹知享年八十有四而卒

王同祖

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也豐下長目美鬚和易坦蕩不設城府二十四薦南宮明年始廷試授翰林院編修爲詩清麗有唐人風善草隸一時才名太噪而新

賁人有同年者故爲同祖所輕內訐之假大察丞之歸蓋十餘年置東官官僚以編修兼司經局正字起用同輩皆顧重而同祖猶僕僕一羸馬青衫僅還國子司業時北虜歲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書請捐內帑數百萬金以間購北荒外之虜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凡再上御史以非所宜言糾正之益憤憤不自得請上還官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內改元上所諱也見之志甚幾欲置大辟尋解斥爲民暴得風疾久之卒雖官控名損然貞村不獲究至今爲流輩所惜

張泰

泰

卷二十三

三

南

張泰字亨父本姓姚氏世爲崑山人曾祖瑞代晉陵張某戍太倉衛遂冒其姓泰生而秀穎書過目輒成誦性豪邁時輩日夜兀兀抄讀陳腐文字頗鄙笑之登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名隱隱出行輩中遭父母喪服闋除檢討登名籍甚四方之士願受學焉久之隙修撰踰月得暴疾卒泰爲人坦率絕去崖岸然憤世嫉邪特甚酒酣耳熱談論當世不平之事激烈奮發爲之攘臂岸幘恬淡自守獨喜吟詩所著有滄洲集行於世

黃姬水

黃姬水字淳甫吳縣人年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傳通國會二親繼歿遂投閒而歎曰向使停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循榮軌娛親且暮也親不待矣將以奚爲嘉靖中島夷內訌携家僑寓金陵一時名噪皋之輻輳齊和卽最能詩者出其下所著爲什甚富有曰下集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澹詞雅調然亦無徑率凡釋語王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輟良徵陽於淺中原好豪伉不免於粗淳甫乃能詞矣島夷平甫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愈益喜法書佳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指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清美携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嶽意吾老是矣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冷素侶爲開一徑耳書學祝京兆而適過之興至命管書其所撰吟詠夏雲秋逢低昂奇變已徬徨吟嘯清會要聊韻空煙而迴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氣適上自覺一座無人卽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相指目以爲天際真人矣居恒曰士不得志則聲影俱銷若乃托藝業以自見且借交游居間自潤富埃之不振拔而

沾然曰高也寧無辱煙霞而垢辟荔乎會其言可以知其人矣

陸聚

陸聚字子餘號貞山吳縣人少善屬文王文恪見所作歎曰此子當魁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丙戌舉會試第三選庶吉士七試俱首石涼楊公一清稱爲道儒丁亥改授工科給事中衆皆駭異偵之以新貴用事而聚嘗與同輩不肯往謁新貴嚙之故有是命甫三日聞邊警卽上疏請修寧夏邊牆以邊虜衝又疏言壅滯之患深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所懷講臣接見之日少又問以寒煥何以能從容啓沃曲盡事情且言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采納而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簡慎輕付之不乃視之度外乎又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者察汰冗官復制科上皆採納戊子奉命考察劾御史馬太監國洪耗敗欺罔之由條上十事九行之中貴氣適有重獄嚴衛與法司異所上罷都御史熊浹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愼不宜輕斥大臣厥後積憾已久每株送囚犯於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

今據理與爭輒賜罷斥恐法吏以決爲戒非臣之福也 上震怒下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時張桂用章復甚草疏奏劾有鬼囑於庭曰死即死耳吾義不可已也翼日疏入自分必死杖下乃獲肯聽以原職罷桂落散官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震悚都下謹稱奇男子傳錄其疏紙誦貴又以案等不登發也下之吏旣而霍詹事輶甚詆其疏謂臺與已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喊聚爲之於是上意頗回首召瓊還政府而石淙亦退矣聚謫貴州都鎮驛與岳倫玉準同出都城抵謫所讀書如平時士

卷二二三

三四

前四十三

子執經請業與之講授有因以撥科第者稍遷江西永新縣縣素鄙訟又盜繁難治乃損益保伍法隨戶稽查口召諸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盜行劫江洋莫可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而購以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土豪左鐸獲致殺人暨咬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人尤快之久之念其母乞歸惟色養爲事不爲書謝所嘗遊諸貴人而諸貴人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事寡婦撫遺甥施及宗黨釋有恩禮喪其親哀毀甚疾

遂革前後使者薦其賢凡三十餘牘竟不復用也有大臣舉事者薦疏及聚反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其勁正如此

趙汴

趙汴字伯京號震洋太倉州人嘉靖辛卯領應天鄉薦第一試文出海內爭傳誦模倣馬成茂舉進士授蘭溪令邑屬八省道津使輻輳調度有方費約用給庭無滯訟案無積牘釐弊剔蠹百弛咸振縣治火繼以大水經管賑卹民忘其災發奸捕伏境內肅如尋授南京大理評事啓書折獄廷中稱平氏以不寬

卷二二三

三五

前四十三

歷右寺正陞江西僉事掌屯田水利節丁內外艱服闋治裝北發逮真州疾作亟返臨啓幾殆經歲向瘳於是杜門養病絕意仕進或勸之仕者歎曰夫仕非徒榮其身也將以叱國阜民也不幸疾廢弗克少展命也已矣老復何爲哉總嚮湖山靜賞泉石舒心縱目竟以壽終

張憲臣

張憲臣字欽伯崑山人登嘉靖進士調選得南昌令或虞其寬大不任煩劇曰令可拜跪稿也且倖相送何以處之時南昌饒積牘數倍他縣而黠吏欲以事

管之則爭維緩急續而進之第行其急者而抵觸者
地曰胡足涸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扶汝矣吏感
舌稱伏時有段御史者勢張甚一日顧問縣義金若
干吾欲有所餽蓋倖相也徐曰縣無義御史怒謂南
昌令不奉檄覽謀而謾稱無義曰此乃三殿工義也
縣不敢置他義御史益怒神色自如後益以治理流
聞而御史與倖相後先敗召拜工科給事中即上疏
言四事平賦役修水利重守巡謹隄防時方修虜備
又疏言武庫甲仗將士司命奈何一切屬中官宜令
給事御史得覈之又謂畿試不宜諉司訓老生致失

六朝分竹初考

卷二十三

二十六

明史三

皇甫淳

皇甫淳字子安長洲人其母夢人授巨鼎而生紹秀
穎異能言卽解讀書占對敏給異於常兒積學綴文
遂有名世之志及選人郡學爲諸生益事博綜兄弟
自相師友楊推探討務求抵極摠詞發藻迥出輩流

六朝分竹初考

卷二十三

二十七

明史三

示數年相繼舉於鄉與二弟並登甲科聲名文學之
盛三吳之士鮮其儔者初授工部主事尋改禮部進
員外郎郎中藩夷朝貢凡餽館勞來與凡貢篚之屬
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時曹司忌緩稽留使人經虞
傳食供億浩穰淳奏報以時不踰浹旬斟酌維宜視
襄時捐貲什伍朶顏內屬歲有賞餐發自內帑故多
穢濫以其裨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擇
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
慮有窺伺悉屏之微外特稱其遠識自虞衡至主客
凡歷四署所在職辦遂爲大臣所簡擇春坊之擢蓋
緣於此車駕之行先已註籍扈從會改官不果行
次承天安籍推賞而淳不在有司乘間劾以失事坐
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爲南京刑部主事未任
丁父憂服闋補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
按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民快而
夜餐談喜許是爲煩劇所至懲飭綜核周審摘伏若
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甫三月而宿蠹爲清管內
振肅以其暇巡覽觀山川發爲篇詠委蛇弛文治
燦然譽聞方達而南遷考覈竟以不職論黜衆莫測
其故共相駭悼而已淳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

當其意終日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礪切不
肯脂韋取容既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崖異故愛之者
雖深而卒不能勝夫嫉之者之衆也雅性閑靖慕玄
晏先生所爲自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嘗
問學之外他無所事羣經子史莫不貫綜而酷喜左
氏著春秋書法紀原選唐文粹爲文必古人爲師自
兩漢而下咸有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
偉麗早歲規倣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
直欲窺曹劉之奧而軼之所作有皇甫少玄集若干
卷

八朝分省人物志

卷二三

三八

南齊書

曹達

曹達字履中太倉州人嘉靖中舉進士選授監察御
史甫蒞與同官糾故太宰汪不法事語過峻庭杖五
十謫隨州判官汪亦立罷前是司隸林游權貴間以
事干紀爲寘之法而翟某者爲林與主以權貴書居
間亦寘之法於是咸目相攝強項曹矣會攝斬水築
章皇太后梓宮歸顯陵道經斬水郡縣貢供億甚
急達飭吏民手板立水次常廩外不益一錢日斬水
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爲達曰是故強顏
曹耶倉風便引帆而去未幾遷南城令邑有貞婦暴

於淫姑以死者聞於上而旌之晉南籍部三年知
廣州府有趙丞者以昧露臬司屬以嚴之窮竟其罪
而直指與趙有故欲中庇焉乃持之愈力直指恚甚
達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寬拂衣出蓋趙丞嘗以
數百金行賄而達峻拒之故云直指業已中阻監司
有啗之者爲陰惕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曰守俟
三司集庭欲辱公矣直指奮刀誣以他事詔即就切
達上書自白改雲南守而丞及直指相繼罷謫縉紳
快之守雲南未幾擢本省副使備兵臨安夷酋阻兵
奮身以所部入其巢縛渠率以歸而撫使者以非初
議格其功反爲他語以中部議調遂解任而去人謂
調不當更內地耶曰吾官三十年宦味已如是矣吾
有老母在何忍倍母而貪驕餌乎達少貧日僅一粥
及貴而老不過三盞人謂其過於儉曰吾視諸君誠
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矣享年七十有七而卒

八朝分省人物志

卷二三

二九

南齊書

劉畿

劉畿字子京號羽泉長洲人舉嘉靖年進士除知瑞
安至則造請士大夫延見長老問所利害以九等別
戶產以九則定徭役邑當助役夫於鄰驛故困苦之
人不堪命畿請毋以夫往而以值往部自募邑人便

之俄島寇犯黃巖去邑且遠急趨徙傍地于女賃賄
納內城而增其雉堞儲糧募兵壯乘城爲守備居
月餘寇果至掠無所得遂巡遁去乃條防禦八策上
之臺司著爲令瑞安東南衿江其外大海南吼諸島
皆爲賊巢益募括蒼泰順壯士維邑子弟教之爲陸
軍扼其吭沿江鑿外壕繞以周垣修列戰艦於海口
與福清蒼山船相牙角調漁舟爲偵伺身戎服而旬
試之又明年抑賊於飛雲江已又殲賊於銅嶺賊其
渠魁爲令四載先後旌薦數十召拜吏科給事中

大朝災奉勅監督建條八事上之所以搜剔冗濫奸

小引分年八物元

卷二二

三

南道十三

弊殆盡又札一兵馬指揮乾沒者置之理中外肅然
所裁省萬計進通政叅議仍兼右給事無何而上
所御西宮災復奉命監造而是時嚴相孽孫鶴以錦
衣指揮預其事負寵驕橫一以法繩之不得少肆侵
漁卽有流言弗動也鶴敗陞太僕寺卿遷順天府尹
曰京兆故得備彈壓安能以獄市諉而晝寢輦轂下
耶凡所賦役卽彈射豪貴亡所憚猾吏不寒而栗時
乃議城張家灣謂非十萬金不可畿謂以五萬金城
而移大官三萬金先之益以勸募金調度往來僅四
月而城完會所勸募者足還二萬金於大官上悅

賜白金文續進右副都御史督撫兩浙礦賦起發
源流切德興玉山遂犯常山勢張甚疏請會度隸江
西兵夾討之不待報而發所部兵由衢用分三進入
擄大破之俘斬勁賊七百餘悉散歸復疏論嚴保甲
以清查源革冒濫以重名器禁妄派以蘇民困俱報
可捷聞陞兵部右侍郎賜金綺錄一子入太學未幾
移病歸里方擬起用而竟不起矣在浙時御史龐尚
鵬上其功曰劉畿用兵能以正合以奇勝卓然有古
名將風平居則恂恂一儒士也深厚不伐豈與炫才
邀賞者等哉時以爲實論

小引分年八物元

卷二二三

三十一

東十三

錢洋

錢洋字鳴教號雲江常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筮
仕候官拊循導判民安其政展錯維勸庶務畢舉富
道材之奏改慈谿爲浙省最煩劇邑洋嚴毅自將而
摘伏省徵兼以慎蒞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權
貴欲置所仇於大辟洋曰附勢而殺人吾不爲也卒
識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爲虜中奸細傳致抵死
洋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罪
不測曰知其冤而不爲白何用法爲奏上數人者得
不死出守順慶洋久更民牧諄練法比推其緒餘達

於庶政居數年俗以不變城圯且廢乃召饑氓厚直而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陞陝西副使直歲饑流莠屬路卽以便宜發廩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洋日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類矣矯詔活民卽得罪亦不恨他郡饑民相率盜礦耀兵嘯聚撫按檄兵勦除曰此饑民暫以求活麥熟則散矣撫巡因以屬洋於是榜示限以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解卽真盜矣民聞懼曰錢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喊投刃散去事亦寧陞江西參政丁艱歸里會倭夷南掠所至殺傷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洋謂

公朝分省令

卷二

三

三

邑令王公鈇曰寇得志勢必復來不可無備禦計乃練兵飾甲部分調遣甫就緒而倭猝至城下卽登城捍禦連弩繼發寇乃去明日乃自湖北諸漢港洋與王公率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倭大衆掩至麾下士皆鳥獸散洋自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事聞贈光祿卿廕一千錦衣衛百戶遣官諭祭於家

李憲卿

李憲卿字康甫崑山人嘉靖戊戌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

土不相應而稅入多寡殊絕憲卿承巡撫檄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倫旋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冠縣擒獲之既寧李尚書獻自吏部罷還沿途有司供帳頗懈比至臨清獨勞送禮有加李尚書深喜過望逾年會召選卽日薦陞湖廣參政未幾陞河南按察使甫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其民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遣土兵征勦所過半廩無缺憲卿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徒煩供餉無益其後土兵悉

大明今令

卷二

三

三

召歸不復調是時奉天殿災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米辦大木工部侍郎劉伯躍以憂去上特旨陞憲卿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制建九廟而神仙長年之殿及珍臺閣館歲有典造頗竭蜀荆之材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川往來督責鈞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索宮舊制壞璋終不能合憲卿奏言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瀟淑至山川督會處而巨材所生必欲深林窮壑崇岡絕巘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手而後至合抱臣未命初恐搜索未備今則深入窮榛知不可得伏望勅下

該部計議量才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

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

京師牌役相接而 天千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巨材故殿建猶未有期乃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之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大臣以爲言 天千亦自憐之手諭大臣曰殿材果難須設子孫能守卽茅葦亦可久於是將作大臣頗規削膠附稱 上意而見材度已足用意卿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從之大抵荆楚山廣木少路

本朝分省參考

卷二二三

三四

南臺主

且險遠必俟水漲溢而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千里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盡出入百蠻之中窮歷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此憲卿所以累疏罷役祈爲百姓請命也是歲辛酉冬徵還內臺明年大計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 天子許之至東平卒憲卿爲人美姿容談論有章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分宜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卽丰采亦足羽儀朝端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故揀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

以是爲難

嚴 訥

嚴訥字敏卿號養齋常熟人嘉靖丁酉舉於鄉明年當上春官會典試者以錄文譴罰弗試辛丑試遂成進士選庶吉士母校試輒冠其儔久之授編修乞歸省還還侍讀時江南新中倭歲復儉有司徵歛苛急具疏以請 詔下大司農多所蠲貸乙卯主南都鄉試丙辰選學士掌院事庚申進禮部侍郎壬戌陞尚書尋改吏部尚書訥念向者柄臣墨吏相貿易爲奸濁亂鈴政非若身爲天下率吏治不清乃下教諸以

本朝分省參考

卷二二三

三五

南臺主

公事調及攻吾闕者俱至待漏所吾固不受私謁天盡呼茶頭飲食勞苦之曰若輩守吾操束內跡毋外擇謹厚吏守邸舍而戒之曰若親吾肩輿惟謹外跡毋內有郡守使人上謁以屬吏而鐫守三秩曰吾不愛一守以明吾志門庭闐然然延接賓客咨訪人材孜孜無倦一時卓行異能之士毋問鄉舉歲薦皆驟得優擢而異時名人屏居田間者次第推轂幾盡而復恂恂不自居上則推功首揆下歸功於司屬於是皆以爲長者能勞而不自有其德尋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仍館部事然訥自直西苑晨出理部

半夜則應制撰述目睫不得交又直廬卑隘濕中脾
達病力疏賜骸骨歸屢請得允時訥以輔臣謝事歸
子舍而封公太夫人皆壽康無恙吳父老詫歎以爲
古今所罕觀也

張寰

張寰字允清崑山人登嘉靖辛丑進士知淳寧州至
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亡修學舍棟生徒才俊者督課
之創方正學祠州當孔道晨夜飭儲糧候望後改知
濮州復與濟比境而僻寰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
饑荒水災州城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名
不與合（分）卷二二三
三六
南直十三
跡捕不得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遂捕斬之尋丁內艱
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溢水退多填闕之田豪民兼
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寰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奸輯州
志修魏公子路墓陞刑部員外郎獨循寬法人以無
寬跪乞歸養父卒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
政司右叅議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
覆秋五品往問夏學士問詔旨夏謾應以義當自陳
乃疏上遂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後撫按先
後交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歸則日以圖史自娛臨
暮法書揮翰竟日不倦而好遊名山凡東南有佳勝

張基

張基字德載吳縣人嘉靖庚子舉應天薦例得坊金
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欲爲之地謝
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爲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悅然若
有愆者遂究心性命之學病亦尋愈已而念大母且
耄遂遂巡不赴公車亡何大母死其父亦死乃歎曰
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
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浼
蔬茹嘗而進之湯粥滲漉非親調不薦也於書無所
不窺而尤達於經術多所纂纂晚益玄詣身心融融
如失其待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密奉母外足不踰戶
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歲大
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役族皆赴行

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官寢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創矣攻內學體氣充益忽一日顧其子曰爾行何日得歸吾且有遠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如期而至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跌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瞑矣凡所手書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居管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錄爲四勿翼云

瞿景淳

瞿景淳字師道別號昆湖常熟縣人生八歲苦屬文

入朝分省

三八

南儒

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千百言然久不利於鄉薦而業益精工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以嘉靖甲辰會元及第授翰林編修丁未分校禮閣理詰勅封懷慶諸王遷侍讀出主應天試改左諭德丁內艱歸服除遷侍讀學士總校永樂大典尋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酒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累疏乞告子歸未一歲而卒計閣下所司治葬論祭二壇贈禮部尚書諡文懿淳貌不及中人而氣節偉偉堅不可奪請告還京從衆謁相嚴嚴曰俟旦夕且平何南中人控胡總督之深也立應曰相公雖明遠度之不

如不佞月親也倭奴日夜躡赤子南中人不得一置枕臥誰敢爲相公言者嚴謝曰善夫生之歲我然已目憚之領治語勅陸大保爲提騎帥與嚴相表裏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挾兵部以移容請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之笑不顧曰公母溷我吾所守者禮也淳生平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諛好交不近俗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投箋而應之有餘功其揮灑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森容乎言之也淳少時常扁舟渡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遍舟厲聲叱之應聲隨滅以故雅自負

入朝分省

米二三

三九

南儒

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怪之

皇甫濂

皇甫濂字子約中憲公第四子也母娠時夢老人授以玉戒指一枚上負以典翼日語於中憲公曰男象而玉至寶也指者止也汝產子必貴自此將不復舉矣後果驗中憲出守果州濂甫四齡鄉人有賈蜀者延濂兄於寓而寓甚湫隘置濂前席乃稱腹痛辭去歸懇於母曰兒雖幼獨非果州子耶何得慢我中憲異之登嘉靖甲辰進士拜繕部主政越歲丁內艱戊申服除仍原秩典薪嚴賈人每僞其數以罔國

利濂杖而按其罪買人女乃大可空文公妾也異日
蒞部召濂切責之濂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於寵而
聽買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奸摘伏顧欲奪屬下守法
吏乎卽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欲容以謝而
心銜之視權荊州先視權者聞喪不奔多收買人稅
以充私囊濂發其賕反誣濂不畏簡書愆彼瓜期歲
當內察考功郎又嘗所忌者議黜之少宰李公默曰
水部清介士也且擅才名今日黜之無以壓衆調河
南藩司理治獄之暇與譚藝之士楊推風雅藩王聞
其名擁樽置醴以招延之聲籍甚焉亡何遽興化倅
其名

本明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三

早

南直三

會里人劉鳳以侍御謫節推日與探歷山川寄情觴
咏壬子乙卯兩典二省場屋試文半出其手丙辰代
守人覲歸卽投劾不赴郡監司迫之堅辭以謝以嘉
靖甲子卒年五十七所著有道經解玄晏高士傳兄
皇甫汭收其遺草爲水部集二十卷行於世

人物考卷之二十四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七

朱木

王世貞

徐拭

徐師曾

杜詩

顧章志

王世懋

申時行

王錫爵

龔起鳳

劉班

戴冠

王應電

彭昉

劉鳳

王在復

柴道人

王芳

蔣以忠

管志道

趙用賢

陸化淳

錢穀

陳體方

邢量

杜瓊

支琮

補遺

徐有貞

伍袁萃

文彭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四

南直隸蘇州府七

朱木

朱木字子喬號守愚常熟人以嘉靖甲辰進士除知山東之昌樂縣昌樂土瘠民窶俗驚剽劫且孔道文衝結轍旁午似非恂恂儒者所堪也而木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政驅游惰禁淫酗督農桑弛徭役民所利病一切罷行以故農狎於野商輻於市即頑悍之徒亦多化而良矣暇則簡莘校髦與之講藝謀化而甄造之部使者入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詣曰願發

昌樂令訊鞫卽死不恨蓋境內則絕無訟者凡訟於昌樂者多旁縣民也民謠云田有黍苗野無寇盜吾父朱公體天行道以薦徵入握南臺御史巡上江尋丁繼母憂服除補山東道御史兼攝四道節印累蒙時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逮及廷杖幾斃出判鄭州赴鄭渡濠颶作將覆舟賴反風免人以子方方之其治鄭一如其治昌樂鄭民德之亦不異於昌樂之民會浙中繕兵部使者檄之行鄭父老爭攀轅轅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飢復昇與入其見愛戀若此還知還安縣歲侵民阻山發瘴俗殺教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

省部使者檄刺平之則感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
重利此土中錮錄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
且濫及無辜爲乃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
於嶺上望見羅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
服從衆立解散去不復嚙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也
無何還叙州府同知初木爲臺官念有言責欲強効
諱直而當路掣肘有未易行其志者遂有意於卷懷
矣既免喪憚於就道同年瞿文懿賴舟強挾之行乃
指虞山誓曰吾不义當考繁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
累我哉及落職倅州則曰此君命也吾豈敢違乃
又強往然非其好也尋馳遺里第稱病不出所親
之往堅拒不聽或乘隙聳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駐
也所居旁有湖山築臺濬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
日以圖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爲樂不更問
潤事平生惻惻溫厚待人色和而禮恭居鄉益朴素
無侈靡之飾人且不知其有官者家雖無饒貲而好
賑人之急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謀諸其同堂之親視
異母弟不啻如同胞姊既適而貧則迎而養之亡妹
有孤則收而撫之下至寒暑莫不煦嫗撫育人咸
謂其長者以此

王世貞

王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爲之驚席弱冠
舉嘉靖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千麟諸子相唱和
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獻獄度
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
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
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
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肘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
於州邑畫地爲界使義官統之以當時獲盜者爲上
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
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
而覺者立收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
行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
之就官大名大名之俗婚喪費不費中人之產往去
其半世貞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
十有一而真定三十餘以軍輿論供輸則大名與真
定等而是時大名關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
六于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
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
抑之吳興災兩郡富人故開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

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原中絕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願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參長晉臬以內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阿那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山鎮耶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即遂隱然爲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以父忤邸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所至吏事情絕不可悉數而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爲最著都下盜劫緹陞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安承之世貞曰狡寇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永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者盜搏賴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離間海道宋講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四

南直隸

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塔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俱粟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寬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違而呼縛者踞塔上其足蹶絛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人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絛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即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五

南直隸

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而更持正不徇獨行其志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聞某欲貸其死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跪既復因執政以請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疑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諱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而竟以浮言曠之去徒亦時起時顯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六

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慷慨淋漓不置在南都請崇文廟釐配享嘗言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率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醒睡舉此招推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減獲輩以首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祠專祀晉卽丘子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讀生平于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

疑恐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入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晉世貞以相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妍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已所著有弁州四部稿續稿弁州別集卮不卮若干卷檮羣書文華擅代才軼千古名冠海內誠一代之宗匠也

徐 拭

徐拭字世寅號鳳竹常熟人生有大志素豪宕自喜與人譚當世務輒抵掌慷慨思一見其奇以嘉靖丙

午丁未連舉進士授宜春令宜春相嵩籍也蒼頭千

六

餘橫行往往持令拭欲要束之乃白嵩請其主計者姓名曰恐有狐假爲或者相嵩立書二署名以示比至摘僞如故伴以爲非真悉答之曰若曹姓名吾久已得之若非相國僕也且相國僕亦何敢抗令于是嚴父子心街之而繼于書名且拭治行著伺之無可驚者竟得召爲南御史叵何嵩所私趙文華者備倭南中倭未靖驟晉本兵拭劾文華罪狀已彰復求出鎮自解嚴父子復申前憾遂因大計謫浙江布政司都事浙固文華坐鎮地也此至遂檄使人賦巢將藉

予焉馳詣未至而賊解當是時人人爲扶危而扶持
益力已量殺司理建寧尋還同知饒禱雨雨應拜火
火滅一時詩歌之有饒陽雙異集又之擢浙江僉事
受命監威將軍兵討流賊事平賜銀幣時分宜已去
位矣尋轉右叅議丁母憂歸服除卽以前官補河南
旋晉湖廣副使督學政精于藻鑑秉法公嚴楚人士
稱頌之已陞雲南叅政旋轉按察使時黔國席世寵
跋扈囚繫其發嫂屢抗 旨不遵都御史御史先後
列其罪猶不悛拭乃爲計身率爵聽勘以解其權而
令其子署事以安其心於是黔國欽手聽命而拭名

六十一卷 八十二口

南鑑 卷四

籍甚矣在滇六年乃調山東布政司尹順天晉右副
都御史撫江右花園洞賊自正德來嘯集蟠處當事
徂于招撫懼爲首難奮曰養寇如民何立調兵平之
賊平賜銀幣已乃請表革除諸臣請崇祀羅豫華師
弟及王文成請復臨德二倉積儲久之擢南京工部
侍郎以僉都銜移撫浙浙以西濱海而海鹽有塘以
捍之歲久圯壞甚前是盲風怪濤驟作衝決數百里
浮尸如蟻損禾稼十九民死徙無美至則愀然力圖
之或有難之者不爲沮庀石鳩工其縱橫廣厚一以
意裁不浹歲而功成巨堤虹亘在澗離披濱海數千

皆化沮如爲膏沃矣已晉南京工部尚書時江陰
以奪情怒言者拭與平湖陸先祖並上書規之而承
指者遂喉中之乃罷歸而名益重直指首疏以薦廷
議將以大司寇起用而溫然逝矣 賜祭葬如制

徐師曾

徐師曾字伯魯號魯菴吳江人生有異質弱不好弄
七歲就外傳卽匡坐讀書終日巖然授以易義輒通
大畧十二能詩歌屬古文詞自是數絀而名益起不
以數奇自沮顧益下帷誦習嘗程書自課吃吃至丙
夜不休其學自易旁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

六十一卷 八十三口 卷二四

九

初學

陽曆律曆卜筮象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公論經生
卽世稱鉅儒弗過矣嘉靖丙午始領鄉薦丁未上六
官連捷念二親年高稱疾不對制歸歸而丁父艱癸
丑或進士選庶吉士出爲兵科給事中明年嫡母歿
京邸護喪歸服闋起部補吏科其在兩垣多所建白
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兵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
命冊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屢轉左給事中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高益摧折諫官而相嵩用事陰險訖
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然失職歎曰吾奉先人遺體
不忍卽服藉閣下李何效傳筆積月俸嚙嚙坐致金

紫乎而會率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乃曰吾有以自
辭矣因請告不往開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
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為請 萬曆
初用兩臺使者薦竟起為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
復抗疏力辭 上諒其誠許之於是海內愈益高其
行論薦者猶嘖嘖不已而東山之卧益堅矣既無意
用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者彌富學尊望
崇鄉邦方倚為著蔡而遽捐館舍年屋六十有四云

杜詩

杜詩字與言吳縣人嘉靖己酉鄉薦調選司理常德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南直七十四

緩寧縣治密邇于豫其城多廢堞亟以庫銀葺之不
三日豫果入寇無所掠而去州人服其蚤識銅鼓俗
故悍獷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為之魁號
曰華欵武斷于鄉有違華欵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
于盜大吏議勦詩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欵錢周者諭
以三尺不可犯毋坐待俱斃轉禍為福在此時也周
等初百餘人裹刃庭下從者股栗及聞之泣下投刃
環拜求自新盡遣散其黨詩假便宜以牛酒犒之聲
聞五閭咸寧間爭先歛服是年同與楚試所得皆格
士于是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矣擢大理評事遷右寺

閩官輦轍下假寓僧寮清心參酌獄訟期情法止
文無害乙亥擢四川僉事蜀鹽務舊有專官至是議
汰併水利驛傳茶馬離政為一道而滯梟長去任兼
攝二司案牘山積吏蜂擁待署詩口耳授受若流凡
所因革精覈允當尋擢貴州左叅議分守貴寧道經
銅鼓等鎮軍民羣聚觀曰是向時散遣華欵者也時
烏夷與烏蒙爭地界仇殺積有年詩至履其地親為
講解剖其界限而兩酋撤兵聽命居二年以當懸車
之期政政辭任而歸又一年七十有一而卒於家

顧章志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十一

南直七十四

顧章志字行之號觀海太倉州人嘉靖癸丑登進士
授行人以不附分宜父子量移司副陞刑部郎中請
告歸養分宜敗還原秩陞江西饒州知府饒水縣災
民病飢已復大旱百方賑救瘡痍甫蘇俗健訟至則
狀牒填委奉牒充庭吏故窟穴其中以爲奸于是窮
日夜之力目披覽而心裁決乃得就理後訟者至應
來隨剖未嘗一借耳目于左右旁鄰邑之負抑不伸
者皆願得就讞焉淮王素悍以法救其下而歲祿以
時給無敢有譁于庭者陞湖廣副使治辰沅母年八
十矣奉以行及九江風濤大作稿自歎奉老母涉艱

途大非人子所宜乃密疏乞歸養得請在膝下者三年比失侍免喪補廣西副使未幾以齋奉假還歸以參政轉按察使時爲萬曆丁丑子紹芳成進士選中秘疏稱病不能赴任蓋徜徉泉石者七年會江陵籍沒特詔起廢臣復補山東憲使時當應因大辟者計數千人口夜治爰書手自叅駁平反甚衆旋轉光祿寺卿卽轉南京兆至則以寬靜馭之恤凋勸裁冗浮清郵傳釐革防範咸中肯綮歲餘陞南京兵部侍郎留都編戶軍強半于民快船小甲苦于奸猾規免尤苦丁管運內使抑勒累極則告梁甲不足以幫甲

不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一二

又加以派及餘丁猶不免以身破家摠計以船受害者蓋不止六七萬家矣時署部篆因旱糴得應詔言民病乃疏陳快船審甲之弊娓娓數千言且謂國家誠額外捐銀萬兩米萬石卽可出六七萬家子水火之中溥德意召天和莫此爲甚上惻然亟下所司議行已復條上四事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大要在杜浮言處糧餉而專委始事郎官責以威效疏下所司議如指數百年積困一朝更蘇是役也事涉中貴人無敢犯者獨毅然不少避忌疏出而朝士大夫無不擊節稱歎者矣未幾卒于官喪出國門諸

卓祖祭道左哭聲振于野曰徵我公吾儕繫累成白骨矣

王世懋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署號曰檇家生世貞弟也登己未會試肄事兵部以父忤被嚴相害歸嚴敗與其兄世貞自父冤已而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儀曹務餉得以其暇肆力於古文章而六朝之綺麗名勝賜酒詞筆靡不領會居無何其長裝病攝曹事爲魏公正名分立長子邦瑞都人至今稱之遷北儀曹又遷尚寶丞與故人黎惟敬等日相逐詩酒之社

不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十三

南直隸

揮染篇翰流豔人目忌者緣飾以游聞公子之稱而江西叅議之命下矣精心訊謀勤于其職迨督學八閩品藻甚當按李光縉于諸生久困中是年冠省試卓有文譽人咸服其鑒裁之精進本省左叅政又進南京太常少卿已而疾作請告歸遂不起春秋僅五十三耳世懋始受舉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專訓詁晚視學政傍邇諸經皆能叢其大要亦喜讀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既游於西來之教往往有所發明獨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篤於老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

病久覺定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所著草屋
編等書亦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
元於詩不規規名某氏業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
尤其蹕絕者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而持論往往
以識勝少即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隸疎行得晉人遺
意晚而獨好之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懸靈
岩謁孔林入關過華嶽具行滕布履自青柯坪而上
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嶺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
謂平生之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
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關中卓騎走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十四

南直隸

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磨之
所紹統者慨然若親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北固直
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詩亦稱是晚
治一圃悉構闢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
莪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他無所涸汝惟日致一
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卷又潛思子經子
應辟閩部疏三郡圖說親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
疏諸書總名曰日損齋雜著

申時行

申時行字堉泉吳縣人也少敏悟過人所覽輒能成

前爲一時偶儷之文絕出倫輩郡縣及督學使考試
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廷試上見所對
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每朝謁罷念
政機所出主者多濶略下吏得因緣爲姦乃集考因
革之所當者列爲定例其後事無不覈問無不對者
以此癸亥以父憂歸丁卯服除明年分授禮闈已巳
掌文官誥勅庚午典試順天辛未復分校所得士多
從落卷中搜得之不自言功而一歸主者甫徹棘進
充經筵日講官人何晉官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
署詹院坊局篆積廟升遐詔語箋表諸撰著填委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十五

南直隸

悉以屬焉癸酉神宗登極進官庶直日講自足勸
講者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纓聞者朗然上每召
屬之甲戌進官后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兼理清
黃丙子會典副總裁丁丑同蒲州張公四維主會試
八月晉禮右侍兼大子賓客已改吏右侍是時江陵
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乃與婁東王公請解
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爲之地時時餽餼
焉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益旃屢
之地啟沃功多上特愛擢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
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上坐文華殿舛

召閣臣入而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故臣嚴實以開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議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處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旨及於寬政幸甚上深然之是歲滿三品考覈禮書于臚胥監庚辰主會試淮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時行謂流移多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蕪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

卷三四

上六

明史紀事本末

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曰根秀之餘要在艾刈徐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益一言而相業于斯定矣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通倖人需實惠而姦民不得濫免江陵雖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搆劾罷陽城卒并及蒲州慨然起曰吾尚可以然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爲訂狀諸言者繼之上命擬旨下爵

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視事乃佐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政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謫籍爲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未幾有魏允貞者以其子申用懋登第爲言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之且真之要秩朝士無不噴噴歸其量矣江陵奉旨籍沒求多者日衆力請上寬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持不可謂皇考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親親之大義不可開已毀之府不嘗結不貴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

卷三四

上二

明史紀事本末

本朝分省人物考
倖加少師進中極殿其夏五月亢旱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袍服傳磁器蠲租稅慎刑獄數事上嘉納焉下詔布袍疏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守令不能愛養小民上千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有懼然自新意先是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于是選內豎二千餘人略如三營法鍊之上嚴切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譴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攔入外廷不及聞衛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

也請大增聞之色變以關臣言力奏 上遂止蓋所
爲潛移然寄者皆此類也秋屬 皇長子五齡而儲
位未建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 上以元子孱弱
爲解復言元子五齡卽未甚壯方之 宣 孝兩廟
寔已過期夫修講書之故事佛朝賀之緡儀或不任
勞苦在官中一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 上
報語意溫然絕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
衆議紛起 上寢不能堪而意亦遂巡至二月陰霧
四起風雨失調 上詔有司去妨民之政圖消弭之
實乃應詔陳言一日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
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而總
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不可不
慎欲詔令之行查奏不可不嚴 上覽疏稱善
復具言頃歲水旱異常宜勸撫按官督率司道
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飢民嗚聚攘歛者務申嚴保甲
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
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
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日雨雪有無沽
足日人民有無流亡日盜賊有無寧戢一時有司凜
凜奉令庶幾幾而不害云會 上輟講日久上言

高皇帝經營草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
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侍士
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
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 二祖爲法
隨檢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
六道裝演呈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于陟降著存之頃法 聖祖之憂勤
上忻然納之中貴張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言者交
章劾之乃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合力驅之密揭
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疏劾鯨並侵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四 一九
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時行申救之得從薄罰戊巳
連歲凶荒 上言南都卒伍驕悍近因月餉稍惡嗾
呼羣起臣以爲治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廩無可
支米不堪食救死不贍安能使之無譁當亟勅南部
科通查見在倉糧足支幾年倉廩積米有無浥澗如
有不足作何區處 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
科臣往賑所全活以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御統德
宮召四輔入 上手示評事雖干仁疏怒其語輾重
欲加譴力爲解釋天顏頓和卽以冊立豫教請 上
曰 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皇長

予出見明日遂上疏曰 皇長子倫序已定今 皇上內斷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 皇上篤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於淵衷 皇上重于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嗣後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刺川數出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莽莽有罷欵決戰之議謂禦戎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督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酋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予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又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鄭尚書洛經略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刺川絕無虜跡而它酋與套虜相表裏者一鳥獸散累朝訓錄成特晉一階秩太師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休不允晉太傅給誥支伯爵俸賜勅獎勵仍宴禮部復具疏力辭錄秩 上姑聽焉會有攻之者遂乞歸先後凡二十七疏 上親擬勅留之且命家宰率九卿趣出不得已以寬假請而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國屢言冊儲事以去就

六朝金行 卷二十四

南唐書

爭語過激 上意不懌允其歸為密具揭以請不報乃請與國同罷謝言者 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官護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綵段以寵其行歸之三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臣等升儲禮成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為表賀 上念調護功遣廷評黃琮存問于家後以 皇孫覃慶再荷存問比歲年八十當輔援華亭例以請 上特褒其齒德助勞遣行人以銀幣羊酒致於家聞之望闕遙叩者三勅使及門而還矣

王錫爵

本朝分省 卷二十四

三十一

南唐書

王錫爵字元馭別號荆石太倉州人幼多異徵尚明工屬文十二入州校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禮部舉首 廷對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丁卯允經筵講官知誥勅往多贊謝者悉卻不納己巳轉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中允充會試同考官尋掌南翰林事 神宗取極克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主順天鄉試 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八月陞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國子積分法重胄子之選申令公侯伯應裝詣監習禮一時模範中外政觀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諫奪情親事趙用賢

吳中行共疏劾之憂禍叵測約秩宗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徑遣喪次切責之江陵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何以自處惟有死而已竟入不顧卒取中旨廷管兩人既而江陵予假歸奉旨三月還朝倭者輒疏請卽召乃使吏邀署名列上叱曰此何事而以泥我爲竟投筆起隨請以省觀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曰吾知吾父而已違卹其他既歸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乃復持平其間寓書朝貴曰江陵相業僕始

不可不爲之
終不以爲非獨恨其於知人一著至死不悟耳此卒
諸君不力爲調停如國體何壬午丁外艱上賜祭
葬服除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丙戌主會試考
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力辭改太子
少傅益入都時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
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玉牒加恩懇疏賜
免者以此當是時國本未定巨猾張鯨潛蓄異意且
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震懼御史馬象乾疏論給
事李沂繼之上震怒幾置于理賴力辭得薄譴而
歸亦自以賊敗庚寅元日召朝臣入上手擁

長子令就視而出評事賴于仁疏欲下之獄進而前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誦上而以爲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上意頗釋因以升儲視朝請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疑問先後疏凡六上疊疊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九廟之神靈

不可不爲之
兩宮之慈訓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
苟順一言者疏上乃得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之
旨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
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會曠議起上遣
問閣臣力陳其非便一召曠賊二費多得不償失三
官隸釋騷四示國體形令四強得窺淺深非美事得
中輟會以母病請得予歸省既去而問採之役迄不
可止矣濱行疏祈上止酒遠濕以調聖躬抑火戒
怒以寬左右舉朝講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
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至

計既歸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 上嘉悅有白金文綺麟服之賜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乃得三王詔封之 旨於是外廷紛議交疏劾奏乃復停封而言者猶不已蓋 上英明獨斷觸迂者不復賜環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黨遂成水火之勢于是去志自此決矣會病作疏八上始允賜驢賜馳驛歸抵家數月母以大耋終遣官 賜扎賜賻予祭筵復加祭四壇辛丑子衡入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以冊立禮成遣官存問曰冊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

本朝分省人物志

卷二四

三四

南直隸

龔起鳳

龔起鳳字瑞周太倉州人少孤以家難依外家周太守居冒姓周名江舉嘉靖戊午鄉試壬戌會試始復龔姓改今名以乙榜授定州學正本以貧仕而為學官絕不受餽遺歷歷以月俸自給風度凝然州故以

爲祝學官獨不爲屈曰此非令甲胡屬爲守誦官驕恣每思中之卒不得州科額甚少有謂蘇神祠厭勝學官者力請于監司移之是歲得雋二人以薦入爲大理司務大理寺胥史應役者例納銀于鄉則爲脫役會其人貧不能辦令司務徵之不爲應鄉怒笞其隸亦輒笞其堂吏鄉恚甚自劾并劾其無堂屬禮冢宰楊公心善之而重違其長謫嚴州府學正五月遷杞縣令單車而赴毅然一意行其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鞠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勿與及他檄有勿便輒罷之吏恐不敢畧曰乃公自爲之不以累若歸德有豪恣雖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檄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勿竟其獄至縣密遣吏餽以千金以囊提吏頓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事人大稱快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令得乾沒輒庫貯以供往來驛郵之費居縣自月俸外卽薪馬多歸之官日出銀二分付小史具飯蔬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遽歸官舍蕭然夜自撲被闔門而寢其於苦節皆人所不能堪御史蔣君行縣供張儉甚寒月鹽炭弗繼出俸金自贖以諷之亦故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

本朝分省人物志

卷二四

三五

南直隸

床乎谷曰茲項事令安從知御史故父於祀欲祭其
爲事而不可得檄汴官吏皆集祀考刺以疲之最後
謂曰知若章吏衆不任劇何吾爲若調簡可全對曰
令有所不可惜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爲者其意如此
御史乃竟狀以不及聞卽治行祀故事有賢令去諸
父亡率其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間巷乃得去至是爭
集堂皇不得已聽之萬衆噓呼各持瓣香行歌前導
卽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日不肯休復共醪三百
金追五百里外送之却不納周王亦聞其賢且貧爲
裝百金亦不受蕭然一肩歸耳後王元馭過杞問其
不期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三十一
人曰若龔令何如泣不能言曰賢令冤去耳人又而
思之如此歸而怡然檄所居舊廬以償通另闢小圃
灌藝其中御史劉君行部賢而獎之加禮幣焉居四
年病後事無所備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爲治棺病
且華張目呼曰我卽親螻蟻無爲以棺汚我張仲起
聞作而與訣爲治棺而哭之而鄉之縉紳咸有助凡
三四十輩元馭自京師聞之遽致時焉監司暨守令
亦皆捐俸爲助爲買田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飢死
皆非身在特物也享年僉五十有一云

劉班

劉班字廷美號完菴長洲人少遇况守鍾推擇爲吏
謫不願吏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應天鄉試補太學
生以材舉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屯田
任職凶害甫五十乞致仕歸以終終生平孝友恭謹
與人居無失色操履介特人不取以私于之老而嗜
學不衰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正行出趙吳興
畫山水出王叔明皆逼真世甚珍之其所著完菴集若
干卷

戴冠

戴冠長洲人傳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辭負氣矜仇察
所推與試輒不利晚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
吳特重之王王銓時列上十事皆剴切詳盡爲之改
容嘆服長沙相李亦愛其文每欲薦之不偶瀕死嘆
曰天夢夢耶世汨汨耶此惟擁櫬報者斥矯虔肆駕
夷由踰耶已乎已乎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
多自憶其不平然士有以信千載雖溝壑無恨矣

王應電

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少有神解於書無所不傳而
尤精于周禮及字學與吉水羅文恭恭和陳子虛康
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恭和初若周禮解已著同文

佛者其叙六書之指其精謂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
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
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或涉于形
響必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
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故曰會意
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爲故
以人事曲成之以人處事故曰指事卽古語象事之
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
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
知爲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乃曰諧聲
不窮分省分考 卷二十四 三八 音五十四 音五十四
也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
也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
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
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
人所未解也蓋母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達也字母
二百四十雖字以萬計不能遺也聲母二十八交錯
于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本摯
之如珠聯網布汴流而還源理之如攻玉補匠用甲
勾乙損益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
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也又著書法指要六義

首刀貫珠圖六義相關關皆有禪于字學應電卒于
虛經紀其喪并贈其妻子以歸于吳

彭 彭 附于年

彭昉字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易動
而令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
猶以昉文章爾雅未嫻吏事優容之謂他所後竟以
罷歸于彭年少游于微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
誦遂皆究通微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
時靡焉向風爭相慕凡道出吳中者聞年名無不願
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楊
不窮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三九 音五十四 音五十四
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命廩 食之且命預試
南都以其意良厚亦彊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
義策士年雅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俾家素
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薨床頭朝夕飲耳書迹道
勁貴于時

劉 鳳

劉鳳字子威蘇州人也所著有劉子威集又有太霞
草等集蓋洋洋乎大觀矣內鄉李太史于田評云劉
子威拙奇索隱抗心無前凡所注筆動依古矍其駢
當世流輩蔑如矣故其詞賦奇字瑰語多不可句將

母問智者過耶嘗觀自古文士雖分旆揚鏐而究其指歸無遠兩途倣左語也過則體裁古而意不融也取宋人也近則意流放而體不老蒼舉斯二者未有能兼焉者也即子威之所自負固大人與稽矣然能兼擅于此哉其昵好季明借謏于鱗威可以論子威矣子威以進士官侍御有能聲

王在復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間倭夷內訌所在誅掠時在復年二十一隨父王亮讀書明澄巷同父奔逃至中途遇倭父于相失在復已脫身二里餘矣展轉尋父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以待跪求解免倭以刃背擊其父隨以身蔽之痛哭哀求相挽不釋倭怒奮刃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三首墮地而兩軀猶相扭時立亮家公祀絕父子僅以淺土瘞葬州城之北萬曆丁酉督學陳子貞言於朝旌表其墓

柴道人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藉世貴有心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死之京奏乞卹典選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

水明公傳人物志

卷二四

三十

南唐書

王芳

而圖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此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理寺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爲亟遣人追至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頭陀矣其游武當嘗居南巖官師事楚子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跌坐巖畔而已其家知不可強則康道金布來問無恙道人漫不置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鉢行乞均州還中過州倅出觸其驕倖怒笞之已知

本朝少卿人等

卷二四

三二

南唐書

王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別號南園太倉人也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閑

瞿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蠶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諸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恩質公校墓裏還奔其寢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昇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視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奧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窵主躬爲

卷之六

卷之六

滁除病脫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樞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也雙眸炯然芳曰古今旦莫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但化邪摩其靡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而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戚戚爾生喉間春然有聲目漸瞑匿

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余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託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匾弗前遇明南園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噴噴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頂涕者

蔣以忠

蔣以忠字伯孝常熟人也隆慶戊辰進士以長樂尹入爲南比部主事以忠才名久著爲諸生時所著藝苑琳瑯已爲海內傳誦爲長樂最有聲同時州縣皆入據津要乃獨爲郎比部又在南人咸少之恬然自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四

王五

南五七

得不爲意也時從曹中讀古人書沈酣竟日夕發爲文雄贍跌宕有司馬氏風又性不治家人生產俸人僅足自給一日聞父疾棄官歸貧不能治喪事獨捐所受田業易貲爲塋具不以累二弟又不給則令其室脫簪珥佐之其孝友清謹每如此

管志道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爲諸生時甚爲耿恭簡所器重尋師取友不語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二節槩然後可與立身益

其自信者如此以隆慶辛未成進士選授南兵部主事駕部故董貢毅衛卒苦稍役僅餘皮骨乃言於大司馬裁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以資水夫工食而四十八衛之困稍稍甦矣江淮有一二悍卒仇千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歎血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夷然不動流言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甲戌丁父艱歸同官以所積貲羨金爲喪事助固辭服闋補刑部主事部有獄夜一人值之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于簿並爲他日昭雪地常省其飢寒拊其疾楚不以囚故忽也戊寅 神宗大

本朝分省人考

卷二十四

三百

南直七十四

婚禮成爲九事以上中勸 上躬視大政無使旁落江陵銜之是冬出爲廣東僉事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陰擠之也又前疏內有明舊制一款欲司道與直指抗禮故江陵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違勅論申憲綱請入粵又上風紀十二議雖涉外臺意實以繩政府時粵方中寇又疏陳事形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蓋縷縷不下千百言也履任甫及一月直指竟露革劾之得 旨降調解任馳歸至辛卯復補楚臬而臣途之跡如掃矣堅卧不起以疾卒於家意常以西

來之義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二氏其立論蓋甚闊遠矣

趙用賢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生而魁岸起頭甫五齡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警敏父常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校而夕成誦者八十葉父玘以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布政司參議嘗從入粵署多崇所止崇遂滅跡人益奇之以隆慶辛未成進士館試第一授翰林院檢討丙子與脩會典丁丑分校會試是冬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之曰是不獨爲斯世綱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三十五

南直七十四

常惜亦當爲相國進退惜矣是時蓋出西南長竟天遂上疏極論時編脩吳中行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亦皆具論不奔喪非是疏上同日杖千朝削籍編戌而進士鄒元標時號哭于旁翼日即疏論江陵申救四臣甚力旋奉旨杖百戌蓋一日而五人之名震區宇雖弔牧并幘靡不敬慕用賢歸江陵側目未解直指范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洵洵甚聞之而曰吾得從長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日惟冥搜經史匡坐吟詠若無間既而直指中悔移病去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其人以

前殺劉御史論逮禍乃寢是年以言官累薦陞右春坊右養善而凡爲江陵所排配者皆被徵列交戟矣癸未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冊封鄭府事竣陞司經洗馬尋纂修玉牒陞左庶子掌坊事用賢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于徵輪稽之父老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錄部額豪胥伏蠹不可勝言者於是條陳一十四事窮極根抵以上而當事者謂南人不得言南事議格不行丁亥陞國子監祭酒兼少詹事大典成賜白金文綺既蒞南雅倦倦以四維廟諸生曰士不敦彝常卽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繪虎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三十六

南直隸

無濟於用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鼓舞之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一以身先士于黜薦者范于嚴而不敢肆進脩者樂其引翼而日興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之當新者諸史籍之剝蝕當更正者一一營脩故少宗伯黃公觀死請難其廟祀更葺之樹表忠碑以風世戊子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忘忠益乞早定儲位有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母令窺覲不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旋陞左而以吳鎮絕婚事許奏因三疏懇歸以丙申年卒用賢剛直好幾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

於正事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頗類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常居恒語人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戚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也

陸化淳

陸化淳字君復號湛源常熟人生方晬父抱於坐忽心動出戶未涉庭而梁仆又誤觸沸釜胸腹糜爛洞見內腑又三歲而痘當島夷肉死以是異之舉萬曆壬辰進士授水部郎治河濟上會漂水溢諸水櫃所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四

三十七

南直隸

以備涸者漸且爲豪右所侵甚至鞠爲榛莽諸治水夫役皆供他調發私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當其縮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漕楊公斯夕乘輿捧周視疏導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賢之在濟三載民間訴牒一不納曰非吾職也諸閭夫苦於中官雷使者許爲條令啟閉送迎皆有恒度秋滿出爲金華大守治郡一以簡靜盈庭之訟率曲爲曉譬令鮮去而臨事精勤無稽令無留贖聞值數渠雖至夜分必竣事迺就息會曠使劉有文欲至義

東二邑亟移書令駐郡第委官至二邑調停甚悉上不并令下不橫征兩臺聞而交是之俾列郡皆以發爲準又謂各邑無礦乃有守礦兵是開採之困也悉議罷得省餉於時方議勾義烏逃卒謂此輩始食衣食而蟻聚既畏鋒鏑而鼠竄若必誅求是絕逃者之生還又驅居者而流亡也力持而罷勾烏傷今固甚循飭也直指按發且擬置之薦列後突中蜚語乃力爲解不釋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直指後求其實令事得寢乃蜚語則起自司理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以褫職感然不自

本朝分省人考

卷二十四

三八

市東四

求虜兩僑商稅向以供軍需至是稅閹欲駐處以鑑其利開府李公不可闕乃苛求解稅者乃計閹曰稅額定於上人豈解稅者力所能加第以情告當有劑量庶有濟耳於是請於兩臺定爲畫一而商不苦於餼歛頃之疾作徧移文乞歸而當途苦留之遂發書召其子孝廉懇至敘次井井如平日泊然而逝此孝廉至左右出一笥發而視之中第一扎其區畫子女及喪葬諸事纖悉畢具既喪親歸傾城巷哭送者盈野既抵舍請所遺周恭人扎視與虔邸者無毫髮異蓋冥識前期者云

本朝分省人考

卷二十四

三九

市東四

錢

錢穀附陸治

錢穀字叔寶世爲吳人少孤能自勵喜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遍謁藏書家就而讀之且以餘能習繪事遂心通神解超人逸品於是摩日益起戶牖時滿其喜讀書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警校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有三關類抄南北吏據言長洲志及續吳郡文粹蓋仍宋鄭虎臣所纂文粹而更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更無踰此性復勁直不能容人即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藹之以氣語無私怨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同時有陸治

者字叔平亦善給事饒風雅築室文礪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繞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割蜜脾劍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步門刺豎聲如弗聞矣側儻嗜義腹田數頃盡弃以膳其先祠而於友誼尤篤兩人皆吳中高遠而翻以繪事掩故世無有能名兩人者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吳中酒徒也然沉深好書家貧落魄其所謂爲酒酣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篇並奏或口授人疾書不給管自謂鄭生非狂必我也者乃真

本朝分省八考

卷二十四

四十一

四十一

狂耳每賦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益得之天授非緣學也嘗於酒所好一姬請詩百篇立就之爲賦至六十餘首沛然若注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醉而卒人謂達生子太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語妙一時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晚益貧并家居無之寓浮屠舍又不恒東西惟所之慨醉卧

耶

耶 量 附 沈 漢

邢暈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性狷介不娶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蓄奴婢墜屋三

間青苔滿壁折鐫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密至相與清生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室中卧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叩之信手舉似不事翻檢文章簡古亦不苟作與徵遼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婉婉列所未盡也同邑沈誠字希明生稍後隱操亦高雖居通衢隣里莫識其面朝士有欲遇之者固謝不納誠博學問無不知然樸質無文故無所傳云

杜瓊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

本朝分省八考

卷二十四

四十一

四十一

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理詩尤沉着古雅有風致圖繪山水尤潤秀可觀性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問知其容儀往往形諸夢寐具圖繪其象母泣謂璠言其生平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雖介特有守而不爲過嶺之行所居在城西有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因私謚曰淵孝先生今列祀鄉賢祠所著

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支琮

支琮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寒母食卑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聲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公忱撫吳恤之僅獲濟後仕焉從事

補遺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武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脩陞侍講景帝卽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

朱三十四

四十二

卷五

援有貞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爲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堦治之入無功集議文淵閣推握僉都御史治河自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濶范寃源流度地行水治水開疏水渠渠名廣濟開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旣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郵東曹南郵北出沮洳而資灌漑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畧作大堰上建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濶廣三十有六

丈厚倍之隄之厚如濶崇如堰長倍之築濬截流柵

水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鉄盖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

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漣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

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

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凡八度其盈過

式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

節且宜用平水道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有貞負文

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畧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

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時內閣諸臣蓋

得罪死徙落籍去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

朱三十四

四十三

卷五

總兵相左李賢旁助之凡用人行政稍持以正左右

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

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事須經內閣吉祥固不悅

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見之

盛氣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

上表哭訴曰內閣事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言

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以楊御史及

都御史耿九疇有貞及賢俱下詔獄卽日雷電交作

大風震木承天門災二商家大水皆折水電尤甚不

自安

上遂釋賢謫有貞廖東泰政行至德州會有

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有貞復逮詔獄治無驗命取詰參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以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政以定策員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上合英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諭賢王朔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如坐牢獄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于家有貞短小精悍博學多能有膂力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無不通貫文雄奇詩亦道勁

伍袁萃

五朝小史合初六

卷二

四一

章

伍袁萃號容菴長州人卽伍相國之裔也萬曆丁丑舉南宮庚辰成進士授貴溪知縣行取兵部主事丁憂復除武庫司員外陞浙江僉事提督學政陞湖廣左叅議致仕復補廣東副使未幾致仕天性鯁直居官素持清介登籍五十年強半里居閉戶養重絕不與聞外事每好譚時政有聞必梓時出已見爲褒貶著述頗富而囊橐愈空壬戌之春卒于正寢幾無以爲歛

文 彭

文彭長洲縣人待詔徵明之子隆慶戊辰以歲貢司

訓嘉興府學坦率和易瀟灑出塵草書宗逸少畫得家傳殘縑斷簡人爭寶之一時名公俱從之遊

人物考卷之二十五目錄

南直隸松江府一

全思誠

孫作

何廣

何潤

沈度

沈聚

陳楨

王公亮

王鍾

李至剛

俞允

夏衡

陳詢

葉宗行

李伯輿附子澄清

夏寅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五目錄

錢溥

張畱

任勉

衛穎

唐瑜

侯蓋

朱奎

談倫

張悅

王齊

唐珣

陳章

張誥

曹時中

高祐

張繡

張弼

奚昊

周佩

袁愷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五目錄

孫衍

顧清

陸深

唐禎

錢福

二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五

南直隸松江府

全思誠

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上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卿懷才抱德志肩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授此職以輔導太子免卿早朝日宴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思誠固辭翌日放還

不朝分衍考 卷二十五

孫作

孫作字大雅自曾祖濂川傳至作而學益大門弟子以尚清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間博雜之千書中蓋不能辨也至正兵起挈家入吳盡棄他物惟載先代藏書兩敝篋張士誠聞而厚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於松馬洪武癸丑召纂修日曆授翰林編修官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三年遷學官任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後終於漢成里所著有滄螺集版

行於時

何廣

何廣上海人洪武中以明經被選知任丘縣卓有惠政邑稱循良陞江西僉事再陞湖廣叅議所至皆著能聲清廉寡欲纖滓不染在風憲有激揚名在藩垣得方岳體管者律解辨疑法比家宗之

何潤

何潤字子潤華亭人吳元年四月海賊錢鶴皋來時未定軍糧無知者鼓譟人城擅開府庫竊器伏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表浦場官李鳳哀普

不朝分衍考 卷二十五

等將害之潤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荀玉真逃之野還遇害潤坐奔其死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授其家人還葬焉府及屬司人印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贖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百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爲寘縣之終堂俱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究梓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於郊費皆自己出既又率父老諸龍井莊謁丞相徐公拜其殲渠罔治之德一方以寧馮尹深德之將聞其事於上潤固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楊維禪錢惟善諸公爲傳其事

而改之

沈度

沈度字民則華亭縣人度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於時達官重紳爭欲迎致館禮之岷王具禮幣以誘既主屢進直言都督懼能知賢下士廷於家塾爲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焉入京師以度偕行時成祖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值禮部尚書楊清爲編修以度名上擢翰林典籍時方制勅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分書之上獨覽度書稱善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一切大制作必命度書之書婉麗邁逸兼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日侍清客無間賜二品金織衣製象笏鑲度名氏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悉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承寵遇莫或加於度者度爲文章尚理致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上必畫試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永樂十四年陞侍講學士仁宗朝進協正庶尹宣宗臨御進翰林院學士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不聽度事親孝與子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苟

附初入翰林衆人有爲大宗伯者氣勢赫奕朝士希

進者日奔走其門度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

邀度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間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

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

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雜著

花卉奇石每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

條然所作詩文有韻南臺麗筆錄西清餘暇自樂業

藏於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小洞

天詞明日捐館訃聞上遣禮部郎陳謨賜祭給驛

舟歸喪命有司營葬

本朝分省翁孝

卷二十一

四

沈聚

沈聚字民望華亭人幼穎敏異常兄八歲通孝經語孟十歲善真草十三父母俱亡兄謫遠處獨閉戶讀書疑難輒走父執問辨之家貧無楮日懸腕書壁筆力遼大進鄉人長老咸異之率遣子弟從游歲致數十人時方垂髫坐上座毅然設教皆有成法太宗臨御勵精文翰與兄度同事秘顯授中書舍人於時詰勅詔學士以下班書之獨聚兄弟書上視之加喜焉度書婉麗聚書飄灑雖出一家而各臻其妙賜二品金織衣特置象笏以金鑲其名賜之時度爲

學士黎爲侍讀人咸以大小學士稱之。宣帝卽位告歸晨晏恩者徒步不以騎乘鄉里稱之還朝陞右庶子再陞大理寺少卿晚乃倦於真書惟喜行草益出入宋晉溫陳文東而得其三昧戶外之履常滿暇則與客解棋賦詩一切世務泊如也甫七十遂致仕歸歸乃畫出所賜金營錫老堂於故址日聚親故燕飲其中慷慨同爽不屑屑於細故因自號簡菴詩文典至輒就得意處多贈炙人口

陳 楨

陳楨字景祺華亭人讀書好禮喜怒不形於色洪武中以薦授禮部主事有能聲嘗大廷議事衆不能決楨徐進剖析數言而定。上喜甚俾攝部事諭之曰卿見事明敏司司之事宜悉知之楨益勤飭不敢怠坐齊麟事論戍金齒未幾召還授五軍斷事丁家艱起復上疏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員外郎出知湖廣襄陽府時湖上大蝗獨不入楨境永樂初召爲鴻臚少卿治水東吳陞河南右叅政黃河決勞來有方民不失業盜發汝寧將窺汴以計離其黨與困其首張子誠等於均山降者數千兵不血刃而定。上嘉之賜勅獎秩滿乞祭掃忤。上意謫知交趾丘溫縣時方

暑南中瘴癘甚或勸緩行曰死生命也何瘴癘之虞至縣一月而卒年五十。上聞而惜之後八年其友胡士文請於交趾尚書黃公福始克歸其喪楨居恒曰人惟仰不愧俯不忤而已身之利否何計故歷官所至並著聲績云

王 公亮

王公亮華亭人洪武初以能書舉任吏科給事中陞應天府治中念草昧之初民心未定乃剴明煩苛壹意綏輯以卓異聞遷府丞益自庠礪舉所詣民情吏治斟酌施行之人大悅服永樂改元調四川右布政久之復調廣東永樂十二年卒於官體貌魁梧舉都雅居官廉重得大體國朝京兆丞能拊民者爲稱首云

王 鍾

王鍾字公虛華亭人洪武中起家爲椽坐事戍遼東用薦授行太僕寺典簿進典府紀善。上舉義南向鍾侍。世子守北京恭慎小心夙夜不懈甚爲。世子所重永樂元年陞北京刑部郎中復陞戶部右侍郎鍾爲人端厚沉靜從容詳雅臨事無留滯僚吏多服其範云

李至剛

李至剛號敬齋華亭人少穎敏不羣嘗從學楊廉夫爲詩文有清思洪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既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還爲虞部郎中尋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會河決汴隄居民危懼建議假王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甚衆調湖廣布政司左叅議太宗入正大統來朝大臣有言其才且洪武舊人遂以爲過政司右通政方修洪武實錄至剛與焉旦暮在上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親密是冬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務叢挫至剛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五

俞允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也爲人疏節偶儻不羈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子一日有道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謂允曰子有奇氣異時當奉大對爲天子命吏遂別去允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獨得三傳於蠡箇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拜楚府紀善政魯山令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還報失期謫長沙判歷前官皆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病旣革以易簣待觀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喀喀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有長沙白鶴大仙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始爲言嘗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後遇而未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孫汝爲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守湖州

夏衡

夏衡字以平華亭縣人幼補邑庠生永樂中學士沈度以善楷書薦授中書舍人內閣書辦累官至太常卿太宗北征宣宗討武定州皆預扈從嘗病醫云得瓊玉膏可愈語聞英宗命以賜衡天順初英宗復位吏部以朝臣名上聞及衡名曰此嘗受朕賜瓊玉膏者耶衡蒞事內閣最久謙厚鎮密未嘗泄禁中語一時同事者多假內閣勢張皇於外有所干求衡廉靜寡欲公退閉門獨坐泊如也天順八年辛年七十有三計開遣官論祭命有司督葬事

本朝名翁考

卷二十五

九

南直隸
徐州

陳詢

陳詢字汝同華亭人早失怙事母以孝聞登永樂戊戌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出知安陸州景泰初召復故官陞大理少卿巡撫北直隸改太常少卿兼學士陞國子祭酒致仕卒年六十六詢性峭直寡言笑平居儼然飲酒能多而不亂在官處僚友和而不同人不敢干以私秉道嫉邪益出天授正統中中官王振怙寵公卿皆下之劉忠愍李文毅忤之皆得奇禍詢絕不與通振衡之故有安陸之謫方是時詢直聲動天下人皆爲危之而詢怡然不以爲意也編修

不諳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及誣卒爲經紀其家事無不曲至冒誣毀而爲之不惜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爲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於友誼如此爲文章清勁有氣骨類其爲人王考兩畿判國子獎拔士類甚衆若嚴銓丘濬楊繼宗彭韶施槃輩後皆爲名臣

葉宗行

葉宗行華亭人讀書尚氣節永樂中東吳大水松江尤甚蓋黃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宗行上書請棄其故道濬范家港引浦水以歸於海示近海民無私作壩以遏其流上善其言命從夏尚書原吉治之水患果息原吉還朝薦其才擢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爲定役法俾民自占甲乙書於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聽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訴者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送人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鼠乃呼王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於舵腰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流之者亦伏誅縣故多虎暴宗行爲文祭

之虎遂欲述 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不得擅自凌辱致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之惟笠澤銀魚乾一封新歎息指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出三品儀杖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立至奚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自爲文以祭錢塘人至今稱之謂不愧古循吏云

李伯嶼 子澄清

李伯嶼字君美上海人宣德丙午鄉薦歷桐廬山陰

本朝分省卷二

一一

補遺

訓導秀水安福教諭其誨人一以道義諸生貧而好學者衣食之或不率教雖束修之饋不受桐廬累舉闕人伯嶼至識姚文敏公於少年曰一蓼足矣授以春秋未幾獲擢第山陰學或傳風水不利科目請從之伯嶼曰願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卒不從其後仕者相繼陞淮府左長史從王入覲左右請他求伯嶼不可曰君臣之間有賜無求求則賈賈則不敬府使人入貢道與一縣令構爭詔下令於獄而釋使者不問伯嶼請治之以戒生事官校有犯王械寘於市伯嶼請論如律以全其生王有疾左右請施僧祈福伯嶼

請不若貸丁役錢以贍衛士王皆從之成化癸巳卒年六十八所著有文翰類選一百六十三卷行於世二子澄清並登進士澄字希范終福建左叅議恬靜有守不競榮利有古人風清字希憲終湖廣右布政使介有志操始終清謹官南京刑部時除母喪謁選尚書姚夔以其父舊恩欲留之清謝曰荷公盛意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清有所干也姚數曰希憲真君子哉在兵部議儀真守備獨薦都指揮都勝一人清白請用之推此類可見

夏寅

本朝分省人物卷二

一一

補遺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宏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行實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善於鑒別無有爽其衡者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叅政來寅歲至節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敏簡有容愛民節用或勸興作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

為耶宜在順德臨清南北咽喉一或阻梗為害不小
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
勢廷議為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錫
臨清災中早饑有司莫以告實投書巡撫發粟二十
萬石糴米十萬石贖之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敦
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於政本記
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使十六
年未嘗以落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
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錢 溥

本朝分省人物 卷二十一

十三

南直隸

錢溥字原博華亭人正統己未擢進士試書後露詩
稱 旨命教內書館授翰林檢討擢春坊左贊善仍
兼檢討修寰宇通志成陞左諭德兼編修天順丁丑
改尚寶司少卿陞侍讀學士賜二品服充東宮講讀
官千牛奉使安南國賜一品服甲申坐內侍王倫事
出知廣東順德縣成化丙戌復故官閒住癸巳起掌
南京翰林院事秩滿赴京擢南京吏部左侍郎己亥
入賀 聖節尋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補一子為
嗣子生丁未進陝榮祿大夫再補一子國子生弘治
戊申五月卒年八十一賜諡文通溥少有文名既擢

分聲舉勃起嘗上書楊文貞公論學文貞趨之居父
憂與巡撫周文襄公論便民條約復移書侍郎李公
論積荒召佃煎鹽水次倉四事多見施行在順德釋
繫囚極流民尤多善政 英宗復位大臣多受賞溥
言於兵部尚書陳汝言曰當時非 皇太后手詔則
曹石二人焉敢提兵入禁宜以功歸諸 太后上尊
號為宜汝言入言之 上即舉行已而問知出於溥
也故有學士之命使安南與禮部論移文不當與內
臣同行禮又與內臣書論 詔勅開讀先後之序
安南與王論郊迎禮儀王辭屈恭從之瀕行賕以金
本朝分省人物 卷二十五

十四

南直隸

不受至遣陪臣入奏乃以 上命受之時以為得體
前後五典文衡門生滿天下文章瞻蔚至老猶不衰
四方來請者相屬名山靈境鐫刻殆遍尤善交際見
者無貴賤皆得其歡心故人尤傾慕之

張 蕃

張蕃字廷器華亭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景泰元年擢
監察御史北虜內寇承 勅往北畿河南山東清理
馬政咨雲謠言有不軌者受審命往察且撫定之出
按宣府大同有都御史子犯法乃按其罪并劾其父
罷之以宣府將佐多冗請分守獨石諸遺歸總諸道

力勸巡撫清按治豪猾餘黨悉散天順三年陞江西副使以裁屬清吏不敢欺七年陞江西按察使纂
纂博洽居官務安靜輿論或謂其無爲然事類曲成
者實多贛州賊亂以捕獲功賜金幣成化二年陞陝
西左布政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城皆土築始
流以墾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修衛學給原食嘗
帥兵行邊與賊遇斬獲男婦及牛羊器械助勦襄
諭陝西固原達官滿四叛會王師出征勦官將致
變者宣之法時寧夏所屬地方多永樂所置虜
朝廷慮其爲變受密勦撫之各安其業七年丁憂

不與分命之
卷二十三
一五

十年起原職巡撫保定等府植久旱給民牛種俾不
廢業復承勸勾稽戎籍王師出宣府督軍餉不
乏十一年改大同斬首虜奪兵械築城濠濠清理屯
種復被勦襄諭十三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十七年
轉左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命往勘皆得實十
九年陞刑部尚書用刑多主平反囚無酷死者二十
二年加太子少保尋丁憂服闋孝宗御極起南京
兵部尚書恭贊機務秩如故以國家根本重地政尚
簡靜兵民悅服蓋自筮仕以來歷三朝四十有六年
更十餘年七十有一而卒其始所樹立施措果克自

遂而終厚重持之長稱偉幹襟量夷坦與人謙讓不
事矯飾不以富貴加人人以是稱之六年卒於官壽
七十一贈太子太保諡莊懿

任勉

任勉字近思松江人幼岐嶷厲志篤學登正統甲戌
進士授鄞陽令滿九載陞知瀘州會都民詣闕請留
移守饒州府以前守在岐同知府事薦爲福建右參
政尋改都督府經歷考察南直隸官吏出知徽州府
以事謫涪州者八年復以薦起知蔚州丁母憂服除
知睢州年七十上疏致仕壽八十有九而卒初勉宰

不與分命之
卷二十五
一六

鄞陽思前令所以亟黜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
德法所以逮也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鄉者爲四門
老有事相與的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
於縣門勉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婦有新寡者訴兄夫
弗育已勉曰汝欲他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發聞之亦無二志文
廟丁祭羊豕往悉科於民勉曰是豈崇報意哉歲令
里社分畜而獻之饒著爲令暇則坐學宮與多士講
解授受如嚴師鄞邑樂平傷屍誣逮郡以徹勉微服
往信得其情兇者款服枉者得釋先後爲今者皆不

及也

常 額

衛穎字淳正華亭人祖諱炳當元季以鄉兵歸高皇帝從征伐授薊州衛百戶累功爲濟南衛指揮使世襲穎以正統己未上京師太保成國朱公奇其貌選領山東漕兵又改領京營番上兵甲于朱公又試其騎射謀略薦之朝擢山東都司署都司指揮僉事己巳之變應詔入衛尚書于公謙以穎名薦實授僉事進都指揮同知時廷臣有異議者請募死以調諸藩兵以壯根本是冬虜酋也先入寇帥兵邀擊於黃

名錄卷之五

十一

陶兄

花鎮白羊口又分守西直門連戰累日又承勅副石亨總京營諸兵以功實授僉事虜既退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又與都御史俞士悅精兵籍收散卒造器械景泰壬申師兵出駐宣府癸酉召適復督諸營兵天順丁丑英宗復辟進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日給酒饌賜寶刀白絮諸物與兵部會閱禁兵冬錄迎鑾功封宣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賜詔朱戍寅佩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適西虜大至議者謂不宜輕動穎奮曰不奪賊氣城何能守鼓行而前進十二戰破走之會廷臣議封爵有所齟齬上以

穎方膺邊寄持乃其舊辛巳又破諸番於涼州都督毛忠在虜國冒矢石往救全帥而返甲申西寧番把沙作亂師衆深入擒斬俘獲共千七百餘人馬牛器械甚衆又請立儒學建廟置田教人醫藥皆舊所未有者西人至今德之不衰憲宗卽社召還成化乙酉命掌左府事調前府丙戌錄河西功加歲錄百石賜世襲伯爵佩征虜前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憐犯塞據險設伏追還所掠若干上降勅獎諭己丑以疾請召還京第壬辰命視後府事尋命守備鳳陽丁酉調掌南京後府事協練京營兵兼督習水戰連上

本朝分年錄卷之五

十八

陶兄

疏請者辛丑復召還奉朝請後十有七年卒於正寢壽八十八贈宣城侯謚壯勇穎廣穎豐頤聲欸如洪鍾言論英發意氣直遂而流實有謀折節下物曲遵矩度老益更事欽不世用雖達官貴人不復延接坐饗富貴以終天年然深居燕坐聞四方警報則抵掌扼腕居然有馬伏波之志蓋其性然也

唐 瑜

唐瑜字廷美其先晉陽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英洪武初官上海烏泥經稅局因占籍上海登岸泰平孔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蹇蹇不阿選知浙

江甯州府九年擢湖廣右叅政遷山西右布政使未
行丁外艱賑開改雲南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瑜之守衛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衛人
大悅會歲久旱且疫瑜還自朝覲下車即宿城隍
廟自爲文以禱三日雷雨大作後凡值旱禱輒應吏
民相與勒石於周宜靈王廟舊有孔子祭田奉於民
瑜以俸贖還之俾世供祀事有假媒聘贖財既而懼
瑜之威黨二子及妻以償瑜曰民窮而犯法畏法而
棄妻子守之過也贖其妻還之衛民健訟瑜決斷如
流數辨疑獄民遂不敢欺及去衛衛爲立生祠祀焉
不朝今見物考

卷二十五

十九

布衣五
劉破

其在湖廣城京山襄河爲害作堤障之重廣儲倉歲
饑發賑民賴以不徙其在雲南定土官世襲法以絕
爭訟定滇糧給散之宜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
四罷參將田廣副將許寧李嶼勞邊軍恤陣亡邊人
竦然會中貴人以事諷瑜不從廣等從而媒孽之竟
坐事去弘治五年詔復故官致仕七年卒於家春秋
七十有二

侯 璫

侯璫字進忠華亭人少游郡學廬陵孫先生時爲教
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粲然甚見稱許正統

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中從吏部
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
耶擢寘第一授襄陽府同知比至以屬吏不知爲政
取前元張文忠公三事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爲表王
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
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險爲亂鎮守中
貴人欲請於朝盡勦絕之盡言此州民常態願往諭
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鹽運使
司同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
往爭奪殺傷有司莫能禁上疏陳其弊朝廷命密

史一人巡視人乃知懼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垣

二十

南史

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
垣建鋪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
西功畢而鹽弊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窖中
以牟大利璫論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於官自
是鹽法大還商賈益至邊徼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
又歲省大雨池水泛溢鹽無所出璫率寮屬致齋七
日禱於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爲
誠感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
卽自引退

朱奎

朱奎字文徵號鶴坡華亭人年十二以奇童奉詔入內侍讀書師翰林諸公授春秋經而褒貶大旨皆明於胷中甫弱冠進游國學景泰紀元庚午拜中書舍人天順癸未轉尚書司丞成化丁亥進秩正卿然眷遇日隆而忌者益陰擠之遂兩外調爲廣東副提舉爲保寧府同知奎殊不芥蒂於懷但竭心民事盡其分所當爲而已用是政聲燁然聞於京師 憲宗思爲近侍舊勞召還復官仍直文華殿恩寵視昔有加焉壬寅擢太僕寺卿三載奏績進大理寺卿給從二品祿明年丁未以衰邁謝事留居京邸奎平生孝友篤至家庭內外咸行其意器度軒昂心性倜儻飄然出塵每遇賓朋過從輒觴詠或手談終日不倦自少壯至老未始有異所著詩文成巨帙藏於家而詞藻清俊殆類其爲人也

談倫

談倫字本葵上海人長身豐頤瑩然玉立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倫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

肅愛之 英廟每召見忠肅輒以倫隨 上謂之忠

肅以名對曰臣老矣於 聖諭恐有遺忘此即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丁母憂服闋至京則濟南尹公爲冢宰補虞衡司三載擢應天府丞麻陽大水尹京者不敢以聞倫自署其奏是歲詔免秋糧數萬進尹應天改順天會軍興橫索民車以千數許以百兩不可倍之不可再倍之又不可乃具以聞詔以百兩與之自是軍士無敢橫進工部右侍郎筦易州新政搜遺快隱剗奸竇歲得羨餘若干萬會南昌人李孜省以左道倖尹公子龍被逮尹公以是去倫亦隨之初公受知忠肅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於左右忠肅臨終以託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目才之故往來三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有憾於尹因孜省媒孽醞釀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及山東者盡逐之 朝班爲空尹公之門無敢闕焉倫於尹最厚其行也又往餞之故及成化初公道昭宣孜省伏誅諸逐者多召還而倫竟以病不起年七十五初倫家居歲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祀之別室崔公故亦如之尹公亦如之其爲於所事如此

張悅字時敏華亭縣人天順庚辰進士自少安靜持重爲學力行已爲鄉里所推重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致見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事訖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未幾陞江西僉事持大體不事苛察尋改浙江提學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說觀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所獎拔往往取魁甲爲聞人衆神其明而莫測其本朝今有翁米二三

二十三

周姓

部尚書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禮守備太監陳祖嘗設席獨延上坐弟姪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九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兼管機務凝重不挽留都倚以爲重議事每持大體爲恨本遠圖不操切文具十二年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悅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通書本行而誤者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及歸處仍居杖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常費亦不敢少豐以勸薄俗故自筮仕至宦成無貶議云

二十七

周姓

王霽

王霽字景明上海人天順四年進士拜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累辯疑獄有能聲遷黃州知府府嘗有虎害火災又江水常暴至壞民廬舍霽祈祝有應以是民愛信之遷廣西參政未幾遷江西按察使進太僕寺卿時馬政廢弛霽條陳十事奏行之宿弊爲之一革用薦遷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值歲饑民多死從

齊爲區畫銀五千餘兩米二百餘萬石賑之存活者甚衆召拜大理司卿稱用法平易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尋移爲和厚所與交無不得其歡心雖與隸輩亦鮮有怨之者故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以得美譽焉

唐珣

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合州與學訓農盜賊解散民立生祠奉之以刑部郎中知福州府時歲亢暘至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或言故事當先謁藩府珣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

不列分省考

卷二十五

三五

列傳五

識者以爲得體中官汪直用事聲勢振天下有假其名號行事者所至官吏望塵屈膝珣獨察其僞將執之衆交諫不聽訊之果姦人也由是風聞四方姦黨奪氣豪僧殺人有爲之地者獄久不決珣一訊實於法時皆快之設義塚以收無主之骸嚴焚屍之禁開仁惠里湖以廣民業築五虎門塘以禦海患聞人歌之歷湖廣參政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先是吳玘以彊直龍泉謂宜少貶以避禍珣至守法如故衆亦無以怨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薊州等處以母喪歸服闋會南宮弗靖卽家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兩廣方疾

聞命卽行卽至督兵進剿破材寨岳洞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勅獎勞將大用未幾以疾卒

陳章

陳章字一夔華亭人少貧力學天順壬午舉於鄉會父喪家居教授不出者十年御史天臺陳遷聞其名特就訪焉已而入太學爲司業耿公所器成化戊戌第進士拜刑部主事或問公老儒也此何以處剛諫周元公之言以對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於終身行之進員外郎郎中天津有冤獄逮繫百人請連及大臣久不決章一往得其主者寘之法而餘皆獲釋

不列分省考

卷二十五

二六

列傳五

尚書何喬新尤重之凡獄有疑滯稱寃於理寺擊登聞鼓者必於章決之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析當於理而後已自有御史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繫獄章鞠曰御史非私也卽罪不至於死貴近懇於上廷鞠之議者觀望不敢決章抗言於衆曰朝廷清明茲事不宜手滑今天顏咫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齟齬公耶私耶衆知不可奪卒從其議遷湖廣按察副使未行坐原從卒犯法以舊官調瑞州府同知盡心歷事人不知其爲謫者陞知高州府時方征雲爐大桂賊章爲檄招之降者十餘種任事者欲殺章力爭得止

或遂請兵可撤又爭止之乃設賞格遣人四出招捕有降者勞賜而遣之賊遂解散移黃州府會御史來勘事彌楨詣雷州病瘁卒韋爲人端重言動有則喜爲詩與李西涯謝方石諸老相倡和出不以罪又投荒以發時論惜之

張誥

張誥字汝欽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有能聲陞廣東副使改四川尋置按察使弘治初歲饑誥請裁荆襄徭免運又發庫銀易米得數十餘萬石隨在賑貸所全活頗多

又華亭人

陞貴州左布政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平叛獄論亂夷得撫綏體本邦並寄二部連兵不解誥登諸道練兵爲必討討皆懼而自戢朝廷嘉誥之功而厚賞焉弘治戊午乞歸至是卒誥有才幹然頗事嚴厲其在雲南時以措置失宜幾及於禍幸而免

曹時中

曹時中華亭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左卽拂衣

歸年甫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采蓴舟不能忘爾抵家閉戶掃執甘貧自守陞有悍生怒其魁岸以墜書時中名於午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激之也僮歸以告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然必欲逞志乃已每日將晡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其出則令人直入踞上之曰若休矣僕吾僮來餌而從者至命取火燭之曰知若王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大馬山鼓吹而過其門使人召而榜以慣楚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初以定名菴旣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齋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旣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云兄名泰舉景泰

本朝分省人新考

卷二五

三十八

南唐

甲戌進士性甚悍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索
枵然矣時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效至痛楊之效
怨反誣泰以不潔語坐是罷不敘 英廟復位有白
其寃者而名偶同 景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
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臧
泰者誣焉 上聞曰必若人也恨我廢斥耳詔逮至
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泰同年也素高其誼竭貲
賂焉已同使者抵泰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
子亡若何吾爲任罪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
獄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藏有鞞登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五 三十九

高祐

高祐字天錫上海人本王氏父鉉贅於高因從其姓
成化丙午以鄉貢士授泉州同知泉多山路民倚險
爲梗祐訓以德義首惡皆從化積歲通欠不督而集
凶年貸民粟以山鄉遠召從化者總授而分給之遠

迺稱便每出山民扶老携幼送迎者屬路當道漳州
宿山間有負豪家債而憤其逼者聚千人期旦日殺
豪豪亦號召爲敵祐知之俾館人往諭以禍福片言
而散其感人有如此者一日今所部市茶其人密置
銀二錠以進祐啟之笑曰爾謂我有求耶却還之屏
其人復弗接丁外艱歸部民送者千數爭携金錢跪
膝皆不受至泣而退歷廣平東昌一府操履如一塵
居邑西一室蕭然晏如也時鄉人議士大夫有三婦
之喻獨目祐爲節婦云

張輔

張輔上海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中精於法律雖老吏無以過之而不肯爲苛比
以附致人於深罪有里婦訟其子不孝者引其子責
曰是非汝所由生耶語其母曰是非汝所生耶胡爲
乃爾反覆開譬以人倫之義皆感悔泣去久之子風
鳴以御史官南臺日暮定省樂也一日出郊鳴鳳自
郊歸值之下馬立道周他御史疾馳去乃歎曰吾老
矣安得復與兒子輩爭衡哉即日疏乞致仕 上嘉
其恬退進應天府丞以歸性澹泊敦謹不事表襮下
至臧獲亦得其權心然人有過則面折之人知其非

苟然者其幼也嘗夢神示以府丞字莫測及致仕而有應天府丞之命得喪固有冥定者耶

張弼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華亭人登成化進士以言事忤宰相去尋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南安府知府府當兩廣要衝大山長谷必命嘯聚爲患日衆弼下車悉捕威之尋罷諸役以節民勞修橋梁道路毀淫祠百數十區建特祠以祀張九齡李剛劉元城諸公至周程三先生既祠而又立吟風弄月臺以致景仰其振勵風化類如此後謝病歸民立生祠祀焉歸三年卒

本朝人物考

卷二五

三一

明史

卒壽六十三弼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老且不倦詩文成一家言草書之妙冠冕一代所著有鶴城東海諸藁若干卷世謂文人類多浮薄弼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槩自持雖議論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爲一時所欲服云

奚昊

奚昊字時亨華亭人質貌類異九歲就外傳囊白金爲學資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需絲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用爲饘粥具卽以所持金千之歸以告其父父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弱冠父疾刺血額天

求以身代又重傷母太安人心匿不使聞舉成化戊子鄉薦連捷已丑進士第循例歸省壬辰拜刑部主事明敏精吏法片言輒伏人服其能遷員外郎勘貴州獄歸奏稱旨進郎中庚子復乞歸省遂就養焉居數月命瑞獄作事九劇昊受命往日奔走勞瘁成疾以卒年三十六昊和厚易直重恩義幼學時母析貴子之悉以讓兄冕俸所得金帛必分族屬爲員外時同年董知縣失官道遇寇貧甚爲館穀給綿纈厚贍之還使經景州有故寮劉判官死五年不能葬吳葬之且卹其家平居恭遜見里中先輩無窮逆皆不敢慢處寮終日不色忤故人多愛樂之尤嗜問學寒暑不時輟喜臨晉唐書爲詩文往往有奇思與客賦詠值意得恒夜分不寢有稿若干卷藏於家

本朝人物考

卷二五

三二

明史

周佩

周佩字鳴玉別號北野松江人天性穎悟力貧好學入郡費舉舉焯起一時多從遊之士成化癸卯登鄉薦弘治庚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陞員外郎職征商稅督理工作出納財賦治太往多以食墨敗佩獨毫髮不污弘治庚申以母老乞歸侍養六年母卒佩闕轉刑部河南司郎中理獄明慎時巡理擅政權

勢短赫奔趨於其門者多驟致通顯佩獨不在瑾句
問人曰刑部周秀才吾不識之何如人也惺及禍亟
疏休致以歸養高林泉詩書自娛世宗即位舉優
老之典進階中憲大夫福履優游歷二十五年乃卒
天性孝友色養誠篤竭力賑卹族人生平寡嗜好居
室之內一榻蕭然倦於將迎有司延鄉賓多辭疾不
赴獨好學雖老弗倦晚益喜讀易觀象玩占多所妙
畧作文典雅詩學唐體書做晉帖皆有法任既不大
顯家居生理渺薄至無以自給當道謂廉貧高尚宜
象恤典於是年有司歲給優養前郡守善化熊侯雅致
本朝分省物考卷二五 三三 南豐五

袁愷

袁愷字舜舉其先安丘人占籍華亭愷少貧獨學時
出事賈販不爲人知年二十七始棄去勵志讀書入
府學爲弟子員未幾擢進士授刑部主事推撫三法
司事陞江西按察僉事改廣東所至有聲人始奇之
江西賊圍西貴縣長洲村愷率兵往捕時賊勢方熾
或請宜少退愷下馬令曰吾在此汝何敢不力叱使
進攻克之巡撫葉文莊知其才委調狼山兵備不敢
肆又率偏師駐全州督軍餉贊畫梧州總府多所裨

益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愷躬操甲冑冒矢石以從
時皆壯之賊平錄功有寶鈔文綺之賜擢廣東按察
使進右布政使遷雲南左布政使未至卒愷居官廉
慎不爲身謀出仕三十年家無餘積卒之日橐中蕭
然在鄉里任其履素不以勢位自居出入乘便舟從
一二蒼頭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時以此高之子珮孫
讚皆以能書授中書舍人直文華殿

孫衍

孫衍字世延華亭人自幼穎異弱冠領鄉薦尋登成
化戊戌進士知涿州閱數月丁艱歸服除補信陽州
沔陽魚稻之鄉商賈軍衛強貪巧取明左券定市價
民始得享其利而於勸農興學扶弱抑強尤加之意
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中中官假進貢索馬快船無虛
日每裁抑之因而構成大獄上命法司按治之而
中官之勢少殺奉部檄稽覈馬政登革宿弊最多丙
辰陞延平知府邑屬有盜殺人劫財匿山谷間而其
家誣以良民余新抵罪訊知其冤果得真盜而余新
之獄立出邑有羅太學恃富武斷華人至死收捕之
一郡稱快異時解京料價多爲勢家包攬負累重徵
令編戶自輸歲辦完民亦無擾歲徭役皆手筆親定

推見纖悉人服其均民婦嫁往姓以新財後時尤喜焚屍皆嚴加禁止復設義塚以處貧乏修郡志以備往蹟未幾卒於官年五十有九

唐 頌

唐頌字元善號西園華亭人生而穎敏性復淳厚鄉先生見者皆器之家故饒財而能自刻勵讀書百里外止以一僕自隨清苦如寒士不數年而學成以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鄉薦丁未擢進士衛學登進士自頌始弘治初修憲宗實錄分遣進士詣四方采撫時事以頌往浙江悉心搜訪其所纂輯視他省不數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五

三十五

南直隸

獨精詳諸公稱之疾謂告歸承顏視膳雍容於二親膝下者踰三年而母卒服既終有勸之仕者辭曰吾父老懼養之弗及也居歲餘強遣之人都始授車駕主事明年以父喪歸辛酉改禮部儀制司主事乙酉陞員外郎中選徊前却在官者僅八寒暑凡爲二親故也爲人坦易色笑可親而中有矩度發皆中理浙江鎮守中貴人例自尊大頌往報謁見中門閉取刺授開者卽上馬去時謂其得體儀曹重事在貢舉頌兩司提調視範周密過於往時哈密貢數倍常而物皆濫惡頌在至客曰是虛名而靡我寔賜也且以折

顧 清

估聞使者來懇譚於庭不去使譚論之曰爾欺爾王易爾貢以爲利不爾罪足矣而又敢譚耶不聽且移文邊關詰爾王爾罪安歸使者情得乃屈服精膳王事凡以新茶至者必先呈樣樣者其名寔則以爲私餽從來久矣頌至飭門者正供外無得入其風槩清肅如此家居事伯見愛而能敬雖異室而處家事悉聽其處裁終始無間從兄子早孤卽養於家爲娶妻殖產後卒復拊其子宗嫻族黨有貧乏者必周之雖數無倦色丁未待試時王人女見其獨處覓膳與之言顧見卽趨出從他舍僕陽宗者嘗荷篋墮水污壞其頌衣衆謂必得罪聞而怡然曰人無傷足矣衣可更製也辛不問亦可謂厚于待物而嚴于守身矣

卷二十五

三十六

南直隸

顧清字士廉華亭縣人生而穎異九歲受小學過目成誦繼受詩於伯菴任先生一見奇之字以甥女年十五謁張莊簡張以元者負重望卽具冠服出見退語人曰大器也弱冠遊縣庠與錢太史福沈惟馨悅交最厚奮志於學廣閱羣籍而業日進三人者藝皆頌頌而清獨以沈實識者占其遠到尤爲督學司馬聖所器重每期以公輔家本儒素值歲稔有常情所

不獲者而清安貧固守自若嘗書座右曰母徇物而
為所溺母徇物而為所乘弘治壬子王文恪王南畿
試事閱清文曰昔歐陽子謂當讓蘇子瞻一頭地斯
人也我當讓矣遂置第一明年癸丑會試第二名廷
試吳文肅為掌卷官或欲道之往見清辭曰昔人所
謂呈身者吾愧之竟不往洎吳得清卷極力贊美以
九重字失提真二甲第一改翰林庶吉士讀書中秘
每試必在甲乙清與同年毛澄羅欽順汪俊每以名
節共相砥礪十月授編修預修大明會典癸亥正月
丁內艱三月以會典成進侍讀正德初還朝與修

文獻本有物考

卷二十五

三十一

南直隸

孝廟實錄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
時逆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清潛披稽核盡載
其實有嫌而欲節畧者清不為動丁卯王南畿鄉試
尋充經筵講官前後進講義辭旨剴直多所裨益逆
瑾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清抗不為禮鄉人張文冕
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清絕不與通有言清肯枉一
刺卽高位可致清叱曰吾足可輕動乎吾但知做吾
官而已遑知其他戊辰十月丁外艱已巳五月實錄
成例當進秩瑾叩之矯詔降編修尋調南京兵部車
駕司員外會憂不赴庚午瑾誅還侍讀辛未陞侍讀

學士兼修玉牒甲戌主武舉考試乙亥掌院 詔同
內閣照例考察九月有文綺之賜十一年秩滿進陞
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丁丑主
考會試防範嚴肅崇雅黜浮得士為盛奉 命啟庶
吉十一時出門下者咸一代名流又嘗教內書堂不
結生徒不使與子弟相接常曰此輩如機物遠之猶
恐其汚況近之耶餘姚謝文正每稱其臨事有守以
此時 儲位尚虛清疏請預定不報 武宗數巡幸
屢疏甚切是歲陞禮部右侍郎與毛文簡協心秉正
會 郊祀且迫而駕猶未還清草疏數百言上之

本朝分有物考

卷二十五

三十一

南直隸

上亦為感動秩滿進階贈及再世廕一孫人監讀書
辛巳 武宗崩 世廟繼統會議迎 駕冊立頒詔
易服臨喪諸吉凶大體清援古證今折中羣言時以
清所議會得體有忌清欲傾之者熈臺諫撫他人辜
誣 清不根特甚衆論囂然內閣亦持之不下而清從
容鎮靜 因詔例自引退無少濡滯一時皆為清不平
王文恪方家居因作風聞論以雪之論一出而輿論
益定於是南北臺諫上章論為 上乃起清南京禮
部右侍郎清既歸絕意仕進不謂復有 簡命不得
已之任兩疏乞歸不允疏益懇是秋得諭古陞南京

禮部尚書致仕先是清以進徽號賀表上京至東昌聞命有勸清謀以代進者清曰清破皇上渥恩得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已力疾猶云縱不能觀天顏得一拜闕門爲幸抵德州與疾而進卒於河間府瀛海縣壽六十有九清疾革時知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曰無以問也吾表安在謹護之牛深歎其忠勤始終敬畏不亂

錢福

錢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成化丙午舉南畿鄉貢已以文著禮部下第卒業國學屢試皆前多士名益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五

三十九

南直十五

起以弘治庚戌禮部第一每爲文字不屬草廷試三千餘言辭理精確若宿構然者彌封官以無業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策者防代作也今殿陞間萬目所視何嫌之避閣劉文穆公得之嘖嘖不容口曰程式中乃有此等文字邪以請於上復賜第一福幼時病甚劇其父夢人語曰爾千吳寬也時吳文定公尚家食后連舉省殿二元至是乃應松人在國朝未有爲狀元者有之自福始授翰林院修撰癸丑同考會試以疾乞歸就醫藥居數年以例得致仕放意山水益肆力爲文藻出入微纒維志所進遠近購請進

扣嚮答殆無虛日每廣坐間羣客競請各用幅紙爲起居酬酢交錯不廢諸謙以其際連續之比酒罷無弗就者因相與賞歎之以爲稍自新惜擇言而省度其所請當不止此而恃才任達不遑後恤久之以酒成癖遂不起年四十有四而已有才如此而弗克究其所欲爲惜哉與謙家居能色養念父老欲具跪乞移近地例不得行教其弟以有成亦領鄉舉與人坦率不立町咻有犯者笑而受之不爲報故雖以才見忌而怨怒不及云

陸深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五

四十

南直十五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登解南畿舉進士入翰林是時弘治御極朝廷清明百官安其職得以其餘肆力於簡冊翰墨之間諸司各屬往往名簡繼起與館閣之士爭衡深於時翹然特出與李空同徐迪功上下其議論至於字學比於趙松雲深臨書日數百字過同舍見深几輒縱筆塗寫旁若無人其品騰古今商確事理賞析文義辨識書畫古品談鋒灑然一座盡傾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往揖其貌聽其論而驚以伏也深自翰林編修陞國子司業丁憂家居數年以廷臣薦起入儲講讀遂陞祭酒一日經筵進講內閣閣

其講章輒加寬易深講畢面奏云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 上雖可之面經筵面奏非故事深出上䟽謝罪 上復批答以講章內關閱看係舊規不必更改若有所見當別具聞深感激條奏有關聖學事凡千餘言上之當路益忌之䟽下吏部左遷延平府同知陞山西副使提學陽曲生員父爲知縣笞死訴於御史趙反抵生罪深與力辯不合卽上䟽劾趙趙亦劾深已而科道官勘實趙謫外任深得復職補浙江副使仍理學政陞江西叅政四川左布政召爲光祿卿內閣䟽薦領修玉牒改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扈 駕幸承天給行在印陞詹事府詹事宗廟災 詔百官修省於是深䟽乞休得致仕後數年卒遺文凡一百卷又著詩徵書輯道南三書河汾燕間錄史通會要蜀都襍抄平胡錄諸種博而核皆足傳世

蘇門漢人初考

卷二十五

四十一

南漢書